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齊 魯

書

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八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杜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5,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 = 5333 + 0535 + 3

2・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八七册目次

史部·史評類

玄羽外编六種四十六卷 〔明〕张大龄撰 (明)张大龄撰	史懷十七卷 〔明〕鐘惺撰 蔣勵志 蔣勵修輯三八二	讀史商語四卷 〔明〕王志堅撰	古今人物論三十六卷(二)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余彰德刻本
五九八	ミハニ	亡五	: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張養正刻本

古今人物論三十六卷(二) 明」鄭賢撰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卷

前中

鄭賢 元直

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余彰德刻

十四卷》提要

附《四庫全書總目・人物論三 文之業因基章命人無異2日南祖地非桓文衆無一旅角不次人 敬辭 道彌昏道子開其楊端元顯成其末當種玄精連來時加以先 微世擅重權川基王紫至於宋祖受命義越前模晋自社廟南 而民不与漢及魏至来孤忠非結下晉籍宰輔之柄囚皇族之 首未有選奉之心觀武直以兵威服衆故能坐移天所此惟改 漢氏載犯四百比作陰周雖後四海横濱而民繁劉氏傑傑於 年 武帝劉裕 遷禄去公室朝權國命遊師台朝君位雖存主威久謝桓温雄 不盖世動高一時移為之業已成天人之望将改自放以後晋

滥品故能內清外安四海論如也皆漢氏東京常稱建武水平 太祖初年特秀領無傳保之嚴而天授和敏之安有黑君人之 故事自兹厥後亦每以元嘉為言斯四盛失授将遣帥垂分閒 德及正位南面原午長文綱維备舉條禁明客間有恒科爵無 無少人未是以恭皇尚遜始均釋及若夫樂推所歸龍歌所集魏 **背米北名高祖 权其部長久盛哉** 石變於柴天改物民已去晋異於延康之初功等請乱又殊咸 句夷的剪卷祀晋配天不失舊物誅內清外功格區字至於鍾 文帝美院 約果

之命才謝光武而進制兵署至於攻日戦時其不仰聽成首雜 結商吳推禍生非意盖亦有以而然也嗚呼哀哉 頭從即投於将非韓白而延短城境和此之由及至言滿食在雖 以取江左術後介介然於亡國之一大而必欲死之口禁筆伐 王不綱身遭廢紙文帝以晋文景以上人而承大位親臨聽訟 則裕也試遊之罪當為天下首惡矣故身沒未幾而二子不得 重民命也像寺有禁予知節也書鑄淫俸予象器也修孔子願 其死得世八葉而六主不以寄終古日心很敗國此之謂哉嗣 当到称投晋行之来丁桓女之亂在農政起布本生擒数天子 里長城岩標道济先以威多歷身際住鬼不崩賴彼峽岬宋獨 明而天下安静雄不能統法八世而元老之理亦足以此前漢 問四境之內户口蕃包語調相聞士敦操尚鄉取輕薄朝廷清 所謂将添千里而殺縣縣策聚職者也卒之魏人飲馬長江攻 破六州黔黎瀟條生靈碑刻燕果林木雞大军者而美政不終 和崇文也飲養貴而示識機苦誠養恭而勉以寬仁故三十年 文以景矣然黑水克位五臣東軸欲恢復河南以深花境而萬 武帝少帝文帝 擅道洛若在豈使胡馬至此耶 一道济而道於壞矣乃語諸白面之書生不及悼之矣子甘 明帝 二十卷 顀 艺 職也夫经教所施事行重要左點或用義止輕愆輕愆物之所輕 謝晦生聖封遊診逐免侍中斯有以見高祖之識治宰臣之稱 重要人之所重故斧钺命行於世微簡日用於朝雖貴臣細故 觸盛音歌非國刑免書我至事客園里其門失由是律無恒像 甚自非許竊深私陵而客謀則左降之條不行於權威若有自 上多弛行網維不舉而網目随之是以古人 遠網以頭行法為恩息妨德害美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傾該食 不以任陰弛法至平下蕭上草用此道也自太祖臨務慈典精 謝晦

和中初即位而尋陽兵起所在皆送,数承風休仁之師方出而 當是然一湖不所蛟一極不两雄今社稷有奉而後等于戈县 争失故綱目以討江州書之何劉琰之抵書投地欲開端門 子前之帝已称於手相東大祖之照普安世祖之穆雖云並可 姊之錢暗欲俗於側毀非滿於國斯人也果禮可絕而法可斜 物自禁流根的瑪情功愛子及至忍矣哉其東心也又至裸婦 勒拉同氣剪落洪枝而世祖二十八子靡一子道吾問春兩體 以無罪殺其雜以射雉殺休佑以馬後殺休仁以和尊殺休若 巫死印至兵院克誠宜<u>磁動刷行何至其後肆治心而出暴政</u> 人而為继续來基而不候高湘宮為功德而煎靡百姓費児貼 二十二 洗 約

THE RESERVE OF THE STREET

史 287-2

皮之高韻遺風除烈事極江右有晋中與玄風獨根為**學去於**於 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情為體並標 律異班門體察習王鄉首星獨繁文符合級平臺之境響採曲 不同祖風驗徒以賞好無情故意製相說降及元康潘陸特奏 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暴習原其殿流所始艺 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餘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 無嗣學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若盛深則乃以情緣 而無音思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聽發文以情變絕唱局戰之 向楊班崔祭之徒其軌同奔遠相師祖雖清雜鹿曲時發手篇 也周室以来風流稱著巫平宋王導清源於前賣直相如报去 以遊文不視直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與宜自生民始 民惡天地之靈倉五常之德副系选用事愠分情天志動於中 受於後英詞潤金石高龍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東創 刑歌訴外發六業所因四始依係升降語語紛被風付雖度員 無偏断于長以王間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也逐矣哉 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鈴衛取為志在豈不知選録同 世里清談士推奏論蔡耶雖業力弘正而年位未高一世名臣 **小盖為此云** 斯克连 蔡师 T 沈 約果 約果 殉主世军其人若無陽源之節丹青何貴馬耳 圖而輕天下怯寸陰而賤尺壁若乃義重平生空炳前語校 雄天行路險而未之斯遇謂七尺常存百年可保也所以據洪 何是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後嬰心徒以靈化照遠生不再來 天長地久人道則異於斯養華朝露未足以言也其間天緣由 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去之知音者有以得了 此秘未觀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非由思至張 在下博物比平七篇號劈文辭差軍平此自建封留平義熙歷 二十卷

並直接胸情非傍詩吏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驗人以於 子廷的京之作仲宣覇岸之篇子荆零兩之章正長朔風之句 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肯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誠高歷常 低品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畫殊两句 五色相宣八音畅畅由乎玄黃律品各通物宜欲使宮羽相緣 秀音範後是若夫數任論心商權前藻工拙之数如有可言呈 宋氏顏訓腾於靈運之與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客并方號前 之辭無問馬爾仲文始華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爱逮 載将百雖級響聯幹波屬室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道雅

沈

約果

洗

約果

出身事主雖兼在忘私至於君親兩既事無同濟為子為臣各 刷運創基非機變無以通其務及繼體非忠自無以守其繁顯 淵求為齊官共為與好武機之態别官令出而後身頓弗生帝 楊王大等紅李昱王敬則日天下事皆應開蕭公道成褚淵曰 **處在未測者乎自非延年之辭名而蒙帳夫豈或免** 庇衙可識失記云八十者一十不從政九十者一家不從政旨 夫自总其親必将忍人之親自忘其孝斯以申人之孝食子放 據筆数罪陵讎犯逆餘彼慈親垂之虎吻以此為忠無聞前語 随其時可也若夫馳文道路軍政恒儀成敗所因非繁子此而 忠貞之路長也故漢室 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乃迎方安成王自後王儉吐所難吐楮 不以年等系給發患将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况顛沛之道 運之君千載一有世及之主無乏於時 手相付吾以是知天道之好還孫栗不奏也 劉氏先取司馬家如此而道成之取劉也亦如此如持左奏奏 王家水運告謝而宋社屋失嗟乎嗟乎今日之事豈所其心乎 易有圖朝野之望雖隆然未以大節許也及其私危亡審存滅 物論 北面若悉以二子為心則两代宜不亡失表於清標簡青任 二十六 文墨不屈曹氏魏點将移夏侯夢 須機學之用短香 約派 在於晋世祭等亦改奏于聖朝盛代同符美矣 為仁管仲之非仁孔子軍有不知者平然不沒其善而其之者 **豈所謂蒙重於生乎雖不達天命而其道有足懷者背王經被** 露腔於朝廷之上則為慢涉水之攝案雖及股不可謂之不 及於敗此何是罪祭李論人之事當考其時君之所好惡描尝 者特以威權去已道成之勢已盛而然非察過也約不明其本 也使天未逐亡宋斬道成而夷其黨於祭何有战其不能成功 之失在乎知人不審而以謀語淵乃淵及祭而敗非祭為社稷 可比漢王陵王名陳然有古豪傑風祝褚淵華直孤風正立計 智士不獲自全乎世此大患也洗約齊之諸國小人太繁宋之 而責人太備或以己之不及而意人之皆然極排曲試使表表 用而不相悖人焉有不勸者乎後世之好為言論者持法大刻 雪以殺伐為威而生物之意未常不寓乎其問大素與大仁事 冤其心称其可称者而其罪自不能掩聖人之行法如雷電霜 則人不復知尊問為義而亂臣陵上者愈肆失故取其事而 共意汉韶律之以王道則天下無全人有功於王而不免於誅 管仲王者之罪人也孔子盖耻稱之然至於論其功則深許之 而文致細故以罪發調禁不肯當事門無雜價物情不接故 物論 干老 方孝孺明

其君不成就進極附之徒却去而不與接事君之蒙宜是也夫臣不放望者必翦除之秦不敢招權以抗其君故道釋勢利使 家於情抗節而死於石頭史稱其前淡平素而無經世之才身 生為失又罵司空不如狗真入妙屬 狗印來即所常騎也後道成以淵為司空樂府中就狗上馬門 **場忽見一徇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盛殺之少時妻子皆後此** 熱殺之緊切光死後等慶常見光騎転物戲如平日經年餘間 雄恐失之如約之所得不足以當一笑甚至於當國弑君以因 何者非其本心也宋明帝以首是私下不欲政出群臣内外之 初來於以許告褚淵欲與楮淵共事淵乃發其事故蕭道成得 生如堂矢狗亦有知能報主齊朝司空空姓楮 而会待者视桑與約亦可以知所處矣 **知矣區 照當黃曹何述言而求之者棄名節指禮義不顧驅而** 各有過故然權利卻夫不達君子之道規其罪祭之言其心可 石頭城中鎮将死父忠臣兒孝子素家小兒匿不住乳母怒問 共龍而卒不免帳帳而已套右守道以死之為愈乎後之退失 主世段即尤要厚利天地鬼神須鉴汝園場開発物戲物盛在 物論 純狗獎 素祭初儿 一十卷 李東陽明 王世貞

嚴禁前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品既輕三不将換區區斗城之 論亦曰於情名望國華受付托之重智不足以陰姦惟不足以 尼創任不肯當事問居高即門無雜賓故及於敗而裴子野之 東出海死而不辭盖歸匹大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余謂常情

親王是文之懿落而皆不免景情有自強勵為後接而收物情 當其時亦且伏金里芝賜寒觀景文表解揚州湘東報曰人 其後全於行於者也當泰始之末湘東之枝益甚以建安之助 誠名義士也其才固不足言雖然九其所以後之不能极者皆

疑人情向緊急然亦後不改此乃於之所以為全者也九始之 所以全者其後之所以不振者也雖然居上率之位當母愛則 1+4

賀要但間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载位不過執戟椎亢

官私逆之夕以不從見後贈大尉諡忠獻天下歸其節而至於 忠子死孝為禁者亦可以無愧矣盖其伯父淑常事逆郡於東 李公承於悟之難則出東府陰謀討賊不以身李節至於臣死 解職不以勢奪情間柱勝之變則扶曳入殿墨青菜騎不以私

市逆之術前世言之詳失夫戎夷狡點飘迅難屢必宜完其障 派之死亦軍能如聚哉 何承天

約果

然乃獨施是該於夫祭不死不失作謝心而敢不死乃作蕭縣

世今末於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來祭選為令居之不 史 287-5

珍奇異物棄毀不用而又訪政街於劉嶽海得失於群臣亦見 民不御精細之物不好珠王之玩內殿黄紗帳官人若紫披蘇 俘內而無所控告哀哉承天安邊論博而為矣載之云附 為臣又欲窺圖禅代取國未發復行弑逆盡勒劉氏之族而於 韶事後胎合亦廣幾近正矣乃自立順帝北面事之既已奏母 告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王像正易代之謀太后下宋終之 圖守之宜尚耕敢之畧特矮不來逐無其備周漢二策在宋項 莫不先恐地陰却保民和且守且耕何聚乘陈高祖受命王畧 光洪世妆秦在法嚴塞以限外夷吴魏交戦亦以江淮為疆場 塞謹以鈴析使迅運可防去全易便然後乃能禁暴止發養威讓 共祀於祚之不長豈無故即然其篡固之後以身率下以儉化 始果經納多周光內後外以至於此乎自然以降分青置境無 **有忠宋之心與表於等協謀及聽異姓建立宗潘以陰宋祚為** 个忠臣此上計也如其不能正蒼梧之偽胃明劉氏之已絕播 刷道成隔劉宋順尤蒼梧恭堂百姓懷懷命懸朝夕當是時果 上途改引馬橫行鱼無濟洛之固使士民獨倉天路厚地樂意 不遠雖綿河作守而兵孤援濶盛於既兆用於戎心盖由王禁 物論 高帝蕭道成 一代之賢主矣 漸近成 二十次 轍宋

經一然不陳一兵不慎一較禪其君位而有之故綱目於其象 富國為先外好強觀內保舊基封牙行誅玩法者飲手故求明 風亦有足紀者世祖副教有断惟總大體華晋宋之葵政而以 率下以後化人珍奇異物毀棄不用欲使全王同價其勤儉之 當旅位之初而伐枝之斧友噬之狼也在肘腋間矣後能以 也書称書及書徒書紙不為少為而寫猶子之爱階之於禍則 爾道成之世宋也無大功于夫下建以王祐之謀不遺一 北維至公於四海而運會時來無心於黃屋而通随物學應而 在田見指雲南之班及蒼梧泰室繁結朝野百姓傳傳命縣鎮 兵甲世妙太祖恭命之初武功皆用泰始問運大極時熟能德 門作不氏正位八君上年五紀四絕長嫡三稱中與內難邊有 然有言聖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漢高神武殿聖職 不為此皇原所以集大命也 夕龍道既行兼濟天下元功震主利器難以假人群才裁力實 曹婆宣不定劉子橋宋氏崛起匹夫兵由蒙立一世推雄卒開 亦符一時之笑語魏武初起表兵所期征西之基哲堂不內泊 條尺寸之立五五天厭水行固己人看木德歸功與能事極乎 秦氏東遊蓋是准多大言非是自知天命光武聞少公之論識 /世府庫充鑑内外宴然雖宫室苑面頗好華麗游宴雕新書 髙帝近帝 干米 顴 鉄不

昭菜皆由漢人行敗見重事起於斯魏氏君臨年祚短仗服楊 亦非稷與降此風規未足為證也自金張世族來楊爲貴奏於 之非資料者來失臣請論之夫楊武之亦里乎堯舜伊吕之心 其智之謂也疑心旗生術数是用看大流涕珍城十王神太祖 位雖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之盛司為存年羽係所除人樣差 務別表於但受米明帝 顧託察院死節於宋氏而淵逢兵運世 很之性有甚無梭者矣德薄而恩後道狹而处廣獨不思公族 世祖世宗之後並歌燼威弱子单孫之祭曾不得李誠所謂對 以樣之位而再行武逆魏主臨江詩其嚴立之故雖崔慶遂者 衙陽王等四人以就忘加刑日月之相任動貪夫扼新安之院 許林被以新安嗣之而政由帝国都陽王等七人以無罪見殺 罗羽毛之謝而猿子盛星戚然致感於父子之間似於骨肉之 於打造亦有齊之良主也但長沙武陵以宜厚而失龍已見行 **予盖先朝音城劉氏今日理数固宜然也** 豆帝之比不亦配顏天壤耶李元凱日江南多好臣威一易主 受為太同耳 則代官成後朝晋氏祭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野為門有故事 公室之枝葉也去之則本根失庇葛臨猶能庇其本根児為其 物論 明帝 者別王儉 二十卷 **斯子**斯県 前執難追劉歌成馬鄭之異時學徒以為師範虎門初嗣法駕 此馬彌為建武繼立因循語紛時不好文輔相無竹學校雖設 朝廷仰其風胃子觀其則由是家幹孔教人誦儒書執卷於於 載敢干大選認座序永明祭集充隆均校王俊為輔長於經禮 你風在世立人之正道聖德微言百代之通訓珠四既往義華 終世情之過差也 開雖殊飯將如一中行智伯未有異遇補淵當泰始初運清堂 仰則知殉國之威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驱華龍肯方來陸 **秦君臣之節徒致匿名音往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 為教衰失建元兆運戎警未夷天子少為諸生端拱以思備禁 多行晋代江左儒門参差互出雖于時不絕而罕後事家者世 李訓義侵給一世孔門祭成主執故老以為前修後生未之敢 七十稷下横論屈服千人自後專門之學與命氏之儒起石渠 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間葉服曆典藝斯風不統二代以來 異而王蕭依經辨型與碩相非爱與聖證據用家語外戚之世 勿失西京鄉士莫有獨極東都學術即買先行康成主奏漢之 朋惡之事白匠同異之說六經五典各信師言嗣守章句期乎) 顯数年之 問不必無位既以名望而見引亦随民望而去之 《母妹既輕有國常選恩非巴獨貴人以死斯固人主之所同 物論 劉默陸澄 二十卷

東 287

新子級"

第可以生也而巴陵王胡忍其死也 立而子恪兄弟十六人皆以壽終豈非重戒乎此即吁子恪日 熱照待問無五更之禮充庭嗣清輪之御身終下秩道表空行 來王夫然後知賊人以自利者乃積禍以召殃者也其後祭干 王之爲封自謂應天從人取天下於明帝家而巴陵為群隊死 雅尼器前獲州蓄養士馬非後一日齊祚已然當來其運而學 而不書及野堂書還兵而不書及不書及何子之也何子之至 移故納日於智卷多特筆達光書起去而不當及順達書奉立 照回進收之實也其餘儒學之士多在早位或隱世辭宗者知 足武明帝亦欲為子孫計以畫威本宗之派而子孫亦何復於 打悉宜慶也因珍等就實悉而實融手移大位情和帝之立徒 父門兄居右地野孫張子凌大臣趙鬼讀西京而殿壁室養婦 等悉耳狀門家自惡视仁而光惡熾禍乃敕東軸六背比有阿 有干稿云 入於平古首市欲為子孫計以畫城劉氏之者而子孫亦能養於 菜也煎衍乘機以雪門取實融因變以**腹**涪陵腹之何惡智 物論 不例色而步步生蓮芳樂節奇射親裡政政弛事麼項具不 也悉宅江表人無比歸之計英朝作輔女定中原彌見金德 王融湖縣 治陵王資本和帝寶融 二十六 附蕭行 願 新子願 十四 克

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方道亞生知學為博物允文名武多茲 恭雅官室嗚呼天道何其酷馬雖曆數斯窮盖亦人事然也 來使治天 將冠承問擔張勢羽流王屋金契辱乘與金炭祭元 混亂質罰無軍小人道長柳此之謂也實誼云可為痛哭者矣 作成作而挾別樹黑政以頭成服見東軒由其掌握是以朝經 歷矣 1 魏晋以降未或有馬及乎老年委事群倖而朱子之徒 壞財直實予夫百族其不充物王府縣角閥庭三四十年斯為 嚴府征賦所及之鄉文執旁通之地南超萬里西拓五千其中 四心既连萬幾期理治定功成遠安通肅加以天祥地瑞無絕 招於之路納十亂引該宜之規與文學修好把治五禮定六律 剪茶夷內萬邦樂推三靈改十於是御鳳曆極龍園開四門弘 英卸休旗建號滿足救焚總管兒之師異龍豹之阵雲縣留縣 亦李占然君臨於應天棄神怒衆叛親離馬祖英武唇哲求起 終軍之流亞平 不易限夫經團體遂許久為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並質証 取經界心自然能表奏若使官車未奏有事邊關歐之報效或 **数争事存係境王融生遇求明軍國奉息以文本才華不及進** 人不競也元嘉再客河南師旅順覆自此以來攻伐寝該雖有 物論 武帝滿行 武市果朝總論 二十零 十五 徴唐 史 287-8

略彼恭離而深周廟永言恭秀悲其殷墟自古以安為危既成 改爲身所非命災被億兆本居斃鋒輸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 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失遠夫精華稍竭風海 必可察見日約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雷擊湘即剪雜德如 多才然自諸生有不難之度屬你內肆匿天倫及禍以合義旅 者順高祖之遇斯屯剥不得其兒盖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五 而敗颠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 愈正見到而動慢辣遠上開門揮起棄好即仇爱起蕭墙楊成 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皆終春戀軒晃得其所難而其 衙尊組合在察宇澤流退裔千戈載敢凡数十年濟濟馬洋洋 竹方原皇天之晓布德施惠悅近來遠開荡荡之王道華歷 柜稿取獨夫如拾遺其难才大客圖無得而稱矣既懸白旗之 富鹏詞藻然文艷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淺麗東字跡通東思之 已衰感干脆受雅在好依儲后百碎莫得盡言陰躁之心禁無 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繁恩且心未遺樂虚厕蒼頭之位高 談脱張終戀黃左之 草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时**因** 好事禁尚汗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發或終日不食 馬魏晋以未水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致本斷彫為樣素多 八之所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黎慧邊人神果秀發多閣博達 一門俗大修文数盛備禮容鼓菊玄風闡揚儒業介界仁義折 物論 二十二

仁義折 到音騰稅戈泣血的先士卒致命前驅逐乃擁萊逡巡内懷飲華靡靡 帝以熙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離德如 参雖朱逆博廟臣悄浦天始似美里之拘然類望夷之禍悠悠離德如

對内壓小臣如遇大賓又却封揮之請選旗平之吏齊氏之

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何敢江陵之城亡哉敬帝遭家不

後逐雌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才適足以益其驕於

其可誣乎其駕思藝文採浮歷而兼忠信我昭果毅先骨

謀臣或領躬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俎醢朝之君子相顧傳架之配多行無禮劈智辨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瓜牙重将心体

望生视時受以為身華不然養卓之訴先行昆第之戮又沈猜

後未率而西降黃言橋敗族及上天降監此馬假手天道人事自部安若素山暴無道策林於和說即安劍楚雄元惡克朝社

一十卷

錦之織禁為人獸似有志於求佛者殊不知若欲求佛即心是 風船土木而餘寺宇朝談釋而巷言老如廟之祭不荐毛血文 左騎二百年未有盛于斯者奈何至其晚年九五居尊非為自 蕭衍以於之同姓負龍行虎步之相起義義陽宰削天下及在 戚之意夫以浮屠氏之學棄君臣絶父子而未流之禍其烈如 文教通好干魏以求息民故天监之世時和年豐四境無事江 位動於展政斷即縣之獻奉赦告粉之代死修孔子之廟以集 此有國家者尚欲崇奉其教而不悟爲果何為哉 禮叛甚至蕭正表叛於鍾雜衣君正叛於吴郡元景仲叛於廣 叛其父命正德而正德叛命即陵而即陵叛命柳仲禮而柳仲 至於不復血食如是則不待侯景入國而江左已為夷秋之區 州莊鐵叛於豫章雖有于及孫莫不遷延願望夏盛為君父討 不待社稷變逐而蕭果之宗廟不血食义矣其後臣叛其君子 知而禁尚得於是夏為夷堂堂家是至加夷秋之本宗廟去牲 馬之及金剛達閱實出展移為干古所附笑其故何哉談者謂 然说節末路學起漸惱禍成戎羯本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 東信朱 异之 型公河南之地棄與國龍叛人其楊家至於此不 **監之世時和嚴聖海內無事自江左年踰二百未有盛於斯者 感行以亦心使皆得以老死牖下晋宋南北以降鮮能及之天** 物論 十老 4 充 一年 及誤謹帷幄實許良平至于花雲沈約茶預締排替成帝 獨就 運盖一代之英信馬 拾分候就不可贖也自得之而自失之豈者事佛求福而及往 井者也卒之殃及禍延形錯貌将未能種利益福田不聞遊極 心腸速之耳正德內以程帝而強勢衝城長戈指胸伴江黃士 **柔加雲以機警明縣濟務益時約高才博學名亞逐遊俱屬部** 咸縣先見之明而金既傷缺拋擲春風吁拾身同泰猶可贖也 樂國土無由此大国党海而獲果報於臺城徒使杜朔周弘正 宋·德将謝谷嗣流歷保牒監察命縣軽漏爲祖義拯横潰士 了天折霧露之中刑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所謂見黃雀忘深 物論 红淹任坊 范雲沈約 不肯武帝事佛而真武帝非能事佛者又是一種生存 二十卷

高證復許通好以陽旦至侯景夕逐清陽之界問其老公之運 可以未佛即又至其後信牧守來降之夢而納侯景內附之謀 浸准敵境學故善家而魚幣之不恤馬是欲心也非成心也是 俗梁主以許力權人之國因人之君族人之子姓且浮山築機 全景将放之首告京并次之禁為朝廷一客已非法矣而東魏 具心也非清净心也是思心也非普愛廣度心也暗望是心而

史 287-10

+

冬陈

祭課

郵催然将奏其球将之流乎及高祖龍與旁求物色角巾來仕 副間之於宋代盖忠義者與當於建武之世佛衣止是亦充多 先覺任無信息則上秩顯贈亦末由也已 觀夫 一漢水野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許藻 以革命弗取前規故子格兄弟及群從並随才任職通貨滿朝 肯魏精兵威而並漢運晋因宰輔乃移魏曆異乎古之神受以 忠節斯亦行夷叔之風矣終屬是至台門何其美馬 命屬所能身達厄季雖獨夫喪德臣志不移及抗疏高祖無路 日月故能明經術以館青紫出問間而取卿相及居重仕站誠 徐勉少而為志忘食發憤修身慎言行擇交遊運獨與王依光 首即意司極出處之致矣 遂為废姓而孫代宋之威獨一皆藏馬其祚不長神亦由此有 德相傳故抑前代宗枝用總民望然劉燁曹志德顯於朝及宋 大天尊地平以定居臣之位松筠等所無革成果之心來千里 上土動師古始依則先王提微端軟物無異樣為果宗臣盛奉 油脂 徐勉 藏子格 二十卷 姚察陳 姚 姚 姚思旗 戏前代矣 不失於信置惟魏與晉 為其謀主成此姦愚驅率醜徒陵江直濟長戟強等淪獨管關 在茲馬若乃侯景小堅數換本國識不固身勇非出類而王常 夫道不恒夷運無常恭然則窮通有数盛衰相襲時也陽九盖 憲失於勸江何以為國若子是以知太清之亂能無及是平 龍幸往事后惟不能以道佐君尚取客媚及延緩敗國門是之 将亡必降妖孽雖曰人事抑乃天時告夷拜亂夏天戎厄周連 褐經度極毒倫黎元肆其恣雕之心成其繁溢之禍嗚呼國之 村國之道既所孫身之計不足自致殲叛悲夫 存伊電乃受府於師傍立支展尚欲行平忠義何忠義之遠矣 之重世祖機體之群泪者官論發理層實作僧辯位當将相 **范平禍亂功亦者馬在平東動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貽厥** 由禍難政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龍贈猶殊罰既弗加賞亦斯 异質等並無微點以經術逢時致於貴期行其言失而异逐微 夏侯勝有言曰士惡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 人物論 目候於地地祖據有上将以全楚之兵委僧辯将卒之任乃 朱子賀琛 王僧新 二十老 而已哉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皇居 妣 姚思杰 祭陳

動除之是三四年間遂移梁來募梁之後務從俊素常膳不過 凍新先本自花微遭時屯利屬養城告禍果亦播選選将練在 則养卓流災晋則敦玄權禍方之羯賊有逾其酷悲夫 前而不知取自未幾年文後辛寺檢身胎部之道果如是平黄 歌品於行不師金王然帶即位繼五日禮樂刑政百未一舉顧 壓污水不待行若獨謀擒虎之來而魄兆已先見矣 問祖英界大度應愛無方盖漢高魏武之亞矣及西都遊歌 祐又未幾而捨身莊嚴以奉舊職即其開國舉動要非所以朝 貫天人王僧辯閥伊尹之才空結桐官之情貞陽假秦兵之洪 模後世矣雖從政軍簡儉素是尚亦奚足以齒乎 位又遂稱皇帝失為位之後善政無聞而及及祀蒋帝以德私 **以朝先斬僧辯禮重權持兵柯服為臣子思為君父而神桑之** 夕的 聞望武平限之迹出佛牙致無速會效胡人 膜拜於觀關 之世參聲改物之展北底歸以謳歌炎重去如釋有方之前代 亦所基始自於此何首戡黎升邱之捷而已馬故於慎徽時序 不思穆縣之泣高祖乃蹈玄機而撫末運來勢陰而極横流王 太祖神斯先 陳覇先 陳馴先 南宫靖一未 察陳 充 偲也 北史日明元承運之物屬原定之始于時復顧臨時循有窺錦 之楊權以濟事危而獲安隆基固本內和外輯以德見宗良無 太祖英雄比騙朔漠末年內多繁隙明元抱統孝之心逢夏帝 以紀神元之生至今讀史者囿于所欺迄千餘年而其之辯正 丁亦 惑矣 明元帝副

权此齐

Dan 書名山石質之記汲郡孔堂之書王箱金板之文其不窮 比朝之與始丁拓跋之魏自詩分以前春宅幽方世為君長典 臣剪弦令徳光斯百行可以屬風俗可以原人倫至于九派七 江鄉持清標簡貴加潤以辭来及師長六官雅名朝望史官先 午後即中原雲被於是拓跋齡律始有并吞中夏之志馬什翼 典朝草古今就該後主旨取先臣断央馬 研青與過程次升故道冠人師縉紳以為準的既歷職背原園 便繼之征伐四克威震靈荒始改都立號恢復大業東自職貊 黄帝莊縣無證之事以釋格跋之姓下引天女迁談不經之說 旗山入稱警理而國始大矣魏之史臣醜其世本鲜甲乃上 **西及破落那莫不敦附拓跋眭嗣位稱號魏王於是建天子** 拓跋氏光鬼 江悦姚察 宮晴一宋 姚思應用 史 287-12

不及前質何敢望于房平夫子房之於漢首使買謝之於魏浩 可不知也史称崔浩自比張良且謂稍古過之以思觀之活會 並遊而不離其域者有道之士也以明濟明以智賞智報然獨 區 夏遇既险也如亦茂哉謀雄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避遍逐不 晋氏川神戎州來紫路偽紛糺豺狼競馳太祖顯晦安危之中 和外無然法周鄭敖服聲教南被祖功宗德其義良以遠矣 出不與聚為偶者有才之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逐失不 有有道之士有有才之士至明而持以晦至智而守以愚真物 遭撕酷悲失 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厄有期福生 伍仰沿躍之際驅奉道黎香其靈武克剪方難遂啓中原朝拱 加以大賜之木内難尤其帝孝心殿各權正其運祭業因其内 自全量自主等滅民惡其上將器盈必縣隆害貽禍何斯人 在治才藝通傳究覧天人政事審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 於子房也屬太宗為政之秋值世祖經常之日言聽計從宣 是將人事不是豆天實為之嗚呼 八門與谷呈核雖兒嚴極追不暇外土而制作經謀威存長世 推治 近武帝高祖右坂里 1 秦少游 101 -11-収北齐 収比齊

武為國副主亦自治後之其迹蓋相似也嗚呼且欲為子房而 之於元魏運籌則勝業無遺軍實各一時之謀臣也高祖以子 **昌破蟜七平阻渠牧犍於凉州惠帝得不慶本子房之謀而太 於之堪無威陽選定三秦城項羽于垓下太武用浩亦取赫連** 則其術盖出松陰陽之家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然高帝用子 夫是出後官姚與献友之事尤異及鄭莊老乃以為矯誣之言 治則不然其設心措意惟恐功之不著名之不類而已季順之 終故陳帝以為良平之亞雖有才之士亦原問君子之道者也 智名無男功可謂有道之士也看實雖不是以與於此然被其 事及就院、松叔孫通之下了無券伐不平之意故司馬以為無 封候第一面子於狗願封留而已及太子監閣中兵乃行少傳 房與鄰位強何為三傑用之以取天下鄰信王楚數十城蕭何 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是者道家之流也子房始将下邳 論之治自不及荀賢明矣何敢望子房平夫以其精治身以緒 籍石道傍以影直筆明哲之所為固如此平正孟子所謂小有 死治既有力而奏五實元蘇電尤誘謎妄武古人所撰圖書至 於道家若治精於所數之學其言奏或之入秦華是之城晋內 受害此上老人終日飯業人間事從赤松子将耳則其術盖出 讓權經時人子軍莫知其言部亦圖門自守退無私交皆以 未問若子之大道過足以殺其身而已盆成括之流也以此 二十卷 史 287-13

依仁将與税業中語其司徒尚义乎雖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 忽囚本此防殆弗思平 遊原及四表混一戎華其為功也大失遂便有魏之禁光邁云 王豆非神椒經綸事當命世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末則聚放所 出周旋後夷掃統萬平孝雕朝登海邊河源南夷荷擔比縣到 一世礼聪明雄斷威靈傑立藉二世之寄香征伐之氣遂戎軒四 一方常の日数式兄弟順之成望正的窓風度版雅原重朝外而行法側日数式兄弟順之成望正的窓風度版雅原重朝外 季廟器字才識一時推重謀宣中國氣折外舊所以世祖新心 位於期可謂李雖舊族其世維新美 而遭所有命報施但麥鳴呼以茲盛德克庸其歡宗緒扶陳人 投之只有日鮮之風加以泰尚有正見英朝野可謂世不乏賢 著屬代治是有街域電夷楚俊建立委衛去宗養彰顯沛奏集 赦封尸二章雄立而思禮歷屋沒犯廟庭权孫建少使誠動致 委片世哲心孝征伐有克·中原之後師藏身房雖敗所之首門 不知所以為子房者數 高名 本学順 太武帝 雲斤叔孫建 魏 収北齊 权北齊 以此齊 以北齊 之間馬后既廢而後入不當之也則過於牽制後置官中太下 **誕雅好讀書手不釋卷坐與機鞍講論經理劉芳李彪以經術** 好的文風爛然其治行之美江左五朝莫能及也惜其處人倫 進崔光刑密以文史達其餘沙獄典章開習詞翰者莫不麼 **| 脚識之書禮比于之墓虚心以訪安民之術青已以答上天之** 又愛交諸第終始無閒天地五如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林 孝文風著令聞及躬總大政日不服給東征西伐所向風靡而 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朝度斟酌用舎焼乎其有文命海内 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續天地資產監也 生民威受耳目之陽加以權才大學愛奇好士視下如傷後上 民所難行人倫之高遊雖尊居黃屋畫蹈之失若乃欽明稽十 政一日萬幾十許年間魚木暇給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至夫生 所未追也高祖幼承洪緒早著散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落 恭已玄覧獨得着目不言神契所標固已符於氣化及躬慈士 而已僧裕石雄九學為有聞津修之蒙也 第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龍四世終至 百齡有魏以來斯人 威死怕然完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已全身自非體**防知命**整照 **有魏始基代朔廟平南夏關環經世咸以威武為業文教之事** 高祖孝文帝 高祖孝文帝宏 南宫猜一米

魏

以此齊

絕大位於是高歡改立清河王之子善是而魏之境土自此型 展帝之與图事盡由高散未幾又以废帝政華逼逐大位而國 之分等思索之基特高徵之親厚就宇文之原薄其心出茶自 縣武帝馬武帝墨前車之覆轍雖鎮然有除姦之心然逞一朝 朱兆推渤海太守元朗以主號令是謂廢帝而節関生要為 浙之海内中外 翁然成稱明主然是時高歡已起於信都禁 朱此囚在帝而弑之奉廣陵王恭即位是謂節則帝手改放文 疲是志方說而納納外藩者已側目來大滑既除餘根尚在每 李國不永非天意平靈后想殺明帝立未言之見爾朱崇引自 渡河以討城為名殺太后及幼主逐迎莊帝勤於政事朝夕

东 機德彰問官到來件造寺確留方面人張盗敗議起封疆日底 宣武委任小人濁亂國政魏氏基業素失孝明幼中靈后稱制 而考文於魏號所明之主則又不當以夷状之若例論者故等 大蓬致面倒紊乱而其正鳴呼父子夫婦之失德此夷狄之當 以權絕之比其喪也辯顕哭泣視父丧殆過爲而人理天理之 物以展而悔過所當察也則竟聽證言直界以死文明太后既 非己出文當手點頭祖此不去戴天之學也即不忍考語亦官 ~欲成人之美者好于斯而太息馬 宣武帝者明帝湖在帝子敢前殿帝者後殿帝胡 二十卷 南官請一來 恩废帝立主理天倒日蘇剝黎献割裂神州刑賞任心征伐 本紀堂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者馬至於未跡出忍地逼亦見 敵陸實持縱此為我首山河失險莊帝總朋宗屬分方作威 除失而朝無謀難之幸國之折衝之将遂使餘孽相斜遠成縣 魏自宣武之後政道顧虧及明皇幼冲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命 始則希觀非望即戰反極終乃靈后少帝流流不及河陰之下 那果前韓要觀奴官當威恩馬市然則祭之功烈亦已茂失而 慎述有巨顏还整之志援主逐惡之功及夫擒再祭訴元類我 此至失爾朱宗綠将師之列籍部衆之成屬天下暴虐人神 海蓝纸已有群機之漸速于蒙后及政宣活干朝假養之後於 心緣以九義権重居官者母其聚飲來勢名在其陰器於是四 終楊典型主任命太和位當端於身任果棟德冷家門功著工 時幹之良子中早延龍谷入幹腹心風流識禁固乃一時之奏 故能從容行遇以功名如卒主有景固已像平安世識具通雅 |断程治己見飲夷而入参心有出幹政事獻可春否無際可尋 |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書盖亦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 而為二矣 人物論 至盖有魏之亂臣也 爾朱榮 李孝伯李中 李延寺所

収比齊

於軍門人名福運懷抱文武将更至有預馬統取軍衆法令最 以共定終于惡稔以至於感並亦魏衍其難齊以驅除夫 已天下之命縣於數胡夜亂弘多遂至於此豈非天将去之始 出討奉行方器罔不克提邀失指盡多致奔亡雅尚俊素力創 舊每有文教 常慈懃敖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權人授任在干 滿臨隊嗣勝策出無方聽斷昭祭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複動 村武 也不然高岸終日嚴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發化若神至 組場無答胡騎息其南侵來人不敢東顧改而荒淫敗德罔念 親戎出塞命将臨江定連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的充實 神武以难係之安始基罰禁文褒以英明之暑伐叛奈遠于時 犯愛士故退通歸心皆思如力南威無國北懷嬌爛規名遠左 才迎出所不測之智網羅俊人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 一累世之 皆在無推之會地居然壁逐聽的喉滴說非常之 衣若有君師出以律河注之役推宇文如**友掌渦陽之**載掃倭 仍才苟其所堪乃至技於厮養有虚整無實著稱見任用諸将 教新金王之節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番居家如**臣** 公如拉枯故能急懾西隣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官 护武 高被 北齊總論 二十卷 李北蔡 徴

作狂為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及後其得壽終幸也孝昭地逼

非鍋金石者難為功權枯朽者易為力與又間於自河清之後 白日以自保晚倒戈之旅控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 道成有過歸之志方更盛其言愧躬極充產謂黔首之可誣指 刑到前被於也良禄位加于大馬淺和並進法令多門持點者 如順流後閱張留軸之權姆処擅回天之力置官響綠亂政歷 既不敢物又暗於聽受忠信不問妄非必入视人如草芥從惡 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已雕橋峻宇即酒略音及肆豪於 **谷板輪稅之賦未點也士度甲兵之衆不缺也然前王用之而** 成之虚質折衝于里之将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多無異 六國之地我後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家校帑 勝好禽於自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內由人亦可楊推觀主 五餘不永助用無成若使天假之年足使秦其肝食武成即位 不止百人提樹者不惟一手於是上前无解衆叛親離領縣周 宫國禽色无於外內學書作夜間水行丹所欲必成所求必得 有餘後王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孫 級以許言依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晋之險不移也 有齊全益控帶巡阻西包必置的極江淮東盖海門比漸沙漠 雅道防災昭衰之風推爲已陸的予後主外内崩離衆濟於平 身だ逆取順守外敖文教内益雅圖将以年幾區域卷一四夏 二十七 一舉而感量

2.4.4

聖莊 帝之雖不亦此故既克本藩成其議德異天韓被伽太紹 高封二公無一人尺土之皆養夢而起河朔将致勤王之舉以 寫呼後之居子可為深戒 将也比爾胡冠西却秦軍卯開醫之牧死超城北談誅光者量 謎勝許以完工之威主暗時報自許滿鎌之固肯李收之為賴 祭之 文問印何同術而同亡也内全諸将於體外為強隣城鄉 則空有全城齊人必致物原之師奉人無後落則之策而世即 武成并吞之壮志光每臨戎誓衆式遏遂都戦則前無完即方 而泰平已還東隣侵弱開西前以巴蜀又珍江陵叶建號而用 四紀以西祖霸王之期属学文草創之日出墨游代受挫兵益 安戰術兵辯暗问翻者臨敵制命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間年格 終了返了以中國直群舰止為滿之戒動之微也幾及後嗣逐至 紀律令以前但後記之始華成王至中宗之志成此大功故能 雅平是所人然亡盖亦由人非為天道也 是上放此前失又為惡以促之欲求大及不端延期過層不亦 物產無以給其水江海不能磨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召新以 速於武平之木土木之功不自續續之選無已征稅盡人方碎 高就封降之 船津金子光 二十卷 李北察 奉北京情 物論 魏収 那那

成魏籍追政班馬城而有則繁而不無持論序言的深致速但 極終橫體物之首尤為當膽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勘 伯起少與政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對為備器學轉令古才 言執候景之女使皆人稻玉啊為勇於文間公見之唯皆短軍 **体智疑通問易罕見其人足為一代之模楷也及明崔俊之誘** 追照為累德阮籍未嘗品源人物斯亦良有以為 預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及寄天下之命托六尺之孤句朔天桑 之遊成粉宗里以引之勝力氣冠萬物韓陵之下風飛電聖然 子才少有盛名鼓動京洛文宗學府獨秀當年舉必任立情無 福朝廷之業既以仗業斷恩情忌之徒無容推心受乱是知思 分亡若學不能送往事看觀幾衛主退不能保身全名辞能极 榜指推道風流早得標致公堂人物所推去屬乱歷之世當機 幹可以你完何受指英世載德斯為美馬 之成然力湖時雄才非命世是以奉迎塵施用叶本圖高祖因 通之術非所長也 寄有所未見器具落既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過予此予繪 原於氏元功一門而已但以非類川元從虽實市故人腹心之 干米 李廷壽 李廷寺 #

斯矣 黃存質録好訟惟私至於親故之家一無所說不平之議見於 於原在是至大全有成出可屬乎太祖田無一成聚無一旅廳 不放時是四日乃王孝家監然成建武之資仲詞董華內發 水曆将於群內放命或嚴權覆主或禁逆商天成謂大寶可以 於之如沙死有比陽之捷取威定伯以弱為強絕元宗之家緒 馬之獨奏人近畿志國吞噬及並蘇電祭神術風馳弘張建城 男紀合同盟一專而於仇讎再駕的臣帝室於是內詢惟怪外 聴成馬之唇頭見行伍之間獨真能之時應及亞之運編集業 力征伸物可以來得莫不閱圖九門即現所宮面詩奏繼及世 問祚之不永或此之由乎 賢服叙述安通忧俗阜民和億水之望有騎掛讓之期允集功 洛魏晋是皆古告修六官之慶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動 細陰周之茶命南清江漢西學巴蜀北控沙漠東提伊總乃指 樹液然然好と解母盡種誅夷雖率出於推道而用非於德勒 緣武經文者就能與於此乎音漢獻家應漸及成文輔之業要 及材雄推至誠以行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緒甲兵之衆情我 女婦尚宋武建臣合之動輕德論功綽有餘裕至於清官制職 然若此人臣以終盛矣哉非夫雄暑起時美安不世天與神熱 物論 文帝丁文介 一十表 令狐德然思 足方然於前王者與 祖宗之宿檢接東多之防危盛矣哉其有成功者也若使異日 兵之街果前人之有紫順大道而推亡五年之間大動斯集標 均疆場之事一彼一此高祖暴然未親萬吳歷遠謀深以蒙養 自京西否隔二國爭聽我馬生如干大日用兵連禍結力敵勢 宇文黑傾為人論許一時文物雖遠邁於而其假若新主之罪 渾為人村質一時文物錐不逮周而其悔過事君之心實勝焉 孝武西奔以來宇文泰居西高散居東皆能變家為國然智六 既總孝武又點廢帝迹其所為特亂或之魁首視賀六渾高數 南清江漢西祭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而又得蘇綽之奇十 草菜立朝迁其為君為國也微矣然率能取威定伯以弱為強 北周起子二字文泰自元魏後亂孝武西奔遂換天子而令之披 巴刷精劳行為上華之先若處同匹夫之儉修當民之政務絕 正及並城電波朝政維新内難既除外署方始乃苦心住思方 有照德馬史謂其功業如此能以臣終吾誰欺欺天乎迹魏自 /寒無異經常之主以仲類武騎兵維見議於良史推圖速者 官衙自三代以來官名法度稍有可視者惟字文氏耳然恭 一代之文物休月禮而建六官搜人才以為拔守作九命以 北周史斷 二十君 南宮靖 令狐德茶 #

宋

堅談然逐移神的嗚呼宁文黑願親弒孝武點唇破帶把極觀 整樂 無能百威劳午殿内自是而後遊宴沉酒旬餘不出百官 初越自幼中紹茲衰亂內外按孫曹之詐風治無齊代之強楊 之初肆行免雇季父至親一旦殺之如斃大我丧僅衛年恐情 奏事悉倚宦者五后並立紀網為然得保首领已云幸失静帝 境雖殘傷苗稼者亦皆以軍法從事数年之問九平齊土盛至 大計但欲威之撞發期於懲蕭豪方之訓芸若是乎宣帝即位 我其有成功也齊平之後撤官室之華修肖妃媚之員数雕琢 兵訓武步行出谷後涉艱苦故能得人死力以弱為強及入齊 抱於後近不能前及禍根而又資以兵柄虎而傳報自強其偏 華之聖旨受除而勒威之,且也夫何機務雖収而軍旅大權猶 於護師真同治之姿然致節墻之禍明皇繼之股鑒不遠徵節 其心學可見欠字文號以中於嗣勒及為関帝立國之初權歸 實浮馬權其輕重而論之則為歡之用心或者其尚可取耳高 竹欲度越前人身末布抱綿繡繁組一皆禁斷後宮婿御不過 以蒙養正及誅該後始親政事聽覧不倦天性明察布德立行 欲臨然之時猶奉奉於其君守文意死之夕惟亦亦於於其子則 之物悉賜貧民信可謂善處勝矢而適嗣子之非才昧宗社之 老战宁文意丹行紙逆而魯國公卷成样是為武帝歷無深透 数勞讓接下帝帝志被事黑備術老釋其能以海内未原校 主策名委有或使煩暴所或契潤我行荷生成之恩家图士之 李野和兄弟看礼離之際居我無之間志器從御少男在發家 推劾敵屡悉艱危而功未書于王府仕不過於州即及終時於 人物論 後嗣宜哉 **尊禮場及後而內親外附是蓋蘇令綽之力也名冠當時度流** 理於門時之日然能雕琢為模變者從儉風化既被而下點上 太祖提劍而起百度草倒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展修治定之 抗例國之的率被之之立帝動勇之卒補能或推大敵勢建立 抗亂的極學人為之後不為民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虚冰 人物論 干者 非政治本明義維動於都聽維事第進發城門身因此志 平菜名朝府作鎮新川設堂書之陵修守御芝 術以一城之衆 不須門風亦足后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 惡之報良可畏夫 高風亦是奮於百世矣 王羅到時有然外雅未足情安儉率去在公平既而舊節花城 蘇綽 李督李遠 王震王思政 全紅德茶

政喻二十年至其字党逐落取之得國不三四年二主宗於鼓 對未及二十載楊墨遷至有其國且盡学文之裔伴無遺雜類

東 287-19

· 斯特於未光猶丘陵之仰萬岱川流之宗 溪南也然則陳信之 幸無君之心成問皇際我之禍植之由也李遠既開我方之訓 館有如布本之交由是朝廷之人則聞之士莫不忘味於遗韶 遊府之用故莫能常行無既而華車電邁渚官雲撤額其荆衙 於存實科逐樣批魏哥實章度是雄屬詞有師古之美矯在非 問氏創禁運屬变逐暴遭文子既丧聘音士如弗及是以蘇於 問親主無明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詐嫉除既兆聚及因之於京 託功動已若過意不多李植處之受遇光朝有冷機移恐威惟 知內則功名放命外国強極暗邊門公以猶予之親陪員圖之 **替為西京盛族雖金张任漢不之尚也然而太祖初期嗣若中** 國茶家花等連禪椒柳繁衍是是之盛當時英比焉自問近階 過俱原好野各著歌眉逐得任義文武於形內外位高均重光 年龍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縣超二王雕章問發成築官最 蘇經國桑唇項元佛李根之徒成在麟翼自致青紫然絕建言 又無先見之明以是誅夷非為不幸 示故能誇目後於紅紫陽心逾於即衛者楊子雲有言詩人之 人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果季其體以達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 一巴去俱将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錦乃以小誅大出疏 2样東南竹籍偷器用於廟堂者葵天唯王褒及信所才秀出 物論 王萊原信 二十卷 **企狐德於** 不是家人物放早朝野散烧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字之內虽 賦倉原然以法令行君子成樂其生小人各安其禁強無凌防衆 人物論 也七德民數九歌已治要荒威暨尉候無警於是躬節儉平德 正朔雄晋武之克平是會是官之推亡因仔比蒙論功不能尚 **险縣騎北指則軍于然寒職方所載並入疆理馬頁所國威受** 阿欽巧然後於金牌播之關文看因其且蘇約適其發推衝輕 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替也來然機運逐遷周門于時 華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該未為當時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煙 **恒院既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踰非月尉固寒齊之黎一戦而** 高祖龍德在田奇表見異晦明城用故知衣者希始以外 足以速形矣 八首之聚會大然川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士行所謂雜能 重計的古今和而能此應而能典煥乎若五免之成章紛乎補 張滑及到楊木一的劳日是經管四方楼和南邁則金陵生 高祖文帝楊至

一賦難以則詞人之賦難以確若以使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 抓其不以氣為主以文件言者其殿最定其區域擴六經百氏 廣雜詞風與表談異幹銘課題書論殊室而最其精要來其去 也原天文章之作本乎性情望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随 一直非孫為宋柳雲之秘與其調尚遠其首在深其理告留其

史 287-20

魏 壯九 徴店 一生 収 版籍遠撫長為監偶然與然日不悅詩雲而用法益峻為 展中外真安大衛皇帝乃真皇帝也支張江東分主三百年而 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参联盛烈但去無街學不能盖下無克七 後克動理道見儉省於随才任官信食必罰制義倉後陳境早 韓檢院後豫州師入建禁遂併陳氏而四海以為遊離自然而 欺孤兒以致天下奪家婦而於神器嗟哉世不多實氏女熟為 臣之跡恭于行路天時人事南歸坚固省時度之勢者由是 始資之租也劉功革引以輔政東昭星之照藉后父之威而不 **事一開照在聯集或以受大奉以金带造或以應天受命動進** 智觀網目告太子供納妃楊氏所以若哲八如年 字堅得政之 情哉迹其家敗之原稽其亂亡之处起自高祖成於楊帝所由 別代本技墳主本就子孫繼雖屠教松價繼列天下已非所有 以繁枯潤過而叛降相繼卻而不納一節深為得體故百姓繁 取另氏之患哉是昨江左未平南北未退乃命賀若獨被京口 本送矣非一朝一女其不把忽諸水為不幸也 廷彼維城推作京室背局帝制族所適行聽哲婦之言激和臣 之度有刻游之皆歷天華年此風逾勒又雅好符瑞冊於大道 /說渦龍廣始託村失所城父子之道開起第之陳紋其聲谷 三以一男子偷竊位號而宇文之族影威跡經滿無次煙至 物給 碩 充 拒而始信獨孤之誤蕭言三千二百之十盖亦有以規其終矣 也輔相舊臣惟一蘇威拜伏舞蹈勸進頌美於群监而不以為 思信而得罪避煬帝方逞好後以忤時而受教若使遂無精學 典理心同於合言聽計從東及克平南國底定於謀帷幄決勝 不全父子而宰制婦人至其脱年暗於付託陳夫人有更永之 之朝教基佐之罪而以身死之使題佩之徒知君臣之分不可 便威在文帝宮町已極龍遇已草園危主なガ不能救則朝那 隋之十七非甲兵少而財用竭朝廷無知義之士而莫為之死 **亦此之由也 跌予遠波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權命閥於與王抑** 餘年雅嚴點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止言國下而情均嚴 弘曠好同亞等有乖直道不存易簡不為通德歷事二帝三十 龍人威機衛多所福品整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清儉體非 公問道云不方事的真所室龍里首應旌命網緣任遇窮極荣 免然於美雖未可参遊稷其足以方傷所曹繼之實難情矣和 康軍百僚管而對睦年将三紀人無問言為高祖将嚴儲官由 十里高祖既復禹迹思布先心州構是寄益梅斯在北度賴以 齊公粉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里符風雲玄感正心直道新諧 蘇威 高頻蘇威 二十卷 方遊志明 後

心平錐然威固不善处其身矣而隋之威其群臣者亦有以致 犯量非大丈夫哉惜死而不忍以屈身於夢盗其辱其於死而 莫能知高祖发應干飲将 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晋衰微中原幅銀區字分關将 夫天地未恭聖哲為其機疆場尚梗瓜不言其力周之方召漢 君子為能素以小人待之而欲望其為君子之事此中人所難 勢使之然以是深怪哉不以君子待之而能以君子自為者性 除無取之人象不足以有為節不能以自守其科學於盗賊因 威不悟然人不至於死不止也更其耻辱而生就若逐死之為 也於蘇及何惠哉 之古之人必以禮貌符其臣豊偽為己裁養其系而屬其節乎 非泰身名俱丧天下至今流稱之則其生也適所以為累益不 在則有犯無思談之益不幸而臨獨思則可殺而不可及軍全 善乎厥事功始亦有可取使死得其所固席之名臣也 人物論 一受少有疑院則雖殺於殿庭之問凡仕於其時者皆往秦之 **并生而不敢負因階氏父子之過群臣許龍而威役之雖将相** 一百年陳氏恐長江之地陰特金陵之餘氣以為天限南北人 翰檎虎賓若粥 識公論來聚蘇威則公平日所自處可識矣不獨此首 古人巴也 一玉夏賀若獨慷慨申必取之長皆 魏 徴磨 一覧 不可之有而必欲敬慧於齊王之門自取納辱是豈馬珍待聘 先備謂王通為隱君子使其教授河汾若書群道以沒其外何 火必自及其斯之謂與 **殂戮丘職廣極宗族謀夷則知精惡餘殃信非從語多行無禮** 楊收之原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為亂階填土未乾閑四 於谷侈謀廣家嫡致國於傾免終使宗廟丘城市朝霜露宪其 王迪

韓徐虎香簽賈陰男以争先勢甚疾雷鋒逾駭電隋氏自此 楊素少而輕快你你不遇妻文武之實包其奇之各志懷遂了 為當時所推赴赶干城難兄難事矣 俗放內以被名逐身全華也廣陵井堂成有武藝縣推騰各並 体地然賀若功成名立於伐不己竟顛頒於匪命亦不密以失 你價益各質若居多武殺威雄韓摘稱重方於晋之王杜綽有 茂成加四海精諸天道或時有嚴與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 智許自己不由仁家之道阿諛府主尚下其心管掛離宮临石 險崎亂功臣莫居其右寬其奇策高文及為一時之傑张等以 車掃城分於牛斗江漢無波搖聽斯於龍庭匈奴遠通考其電 升若念文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楊矣韓榆累世将家成聲動 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将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数之 魏 徴專

井起華明

者六成仁壽 年通行失概然欲濟倉生西遊長安隋文帝五 見因奏太平策尊主道推翻各尺十有二策以正始為先下於 禮於河東関子明正樂於北平霍及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 天子至成人未有不管友而成者在三之業師居一馬小子鱼 昌樂締氏東川秩滿不仕四年階夫人經山聚發巨石而有娘 之君子哉 之懲告以元經之事十八年隆宴居歌伐木而召通日爾來自 是年生通九年江東平隆嘆日王道無序天下何為而一千涌 旃 派 於是 將 學四方 盖受書干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精夏興問 有兹嘆也等零至網不振生人勞手聚飲而天上将龍子隆是 侍側十歲矣有多色日上失其道民散义矣一彼一此何常之 下雖有充於之資終以不學為累承部者與衰要論七篇出令 綠住不絕亦成有还作日隆者通之父也傳先生之榮教授門 時發納七篇言化俗推移之理甚悉江左號王先生玄則以下 馬門治儒崇至六代租玄則益以儒顯仕宋終國子博士管著 王河中仲淹其先大原神人遭求嘉之亂東遷後乃于河汾 公卿皆不悅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疑日我思國客 物論 八千餘商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隆因賜對言日陛 王通俘 二十卷 柯維騏明 E WESTERN BANK ALL

分述进帝畿忽逢帝王号隆禮布衣逐懷古人之心号将軍

在孩子易日黃家元言文在中也諡曰文中子然續經世不傳 代名儒盖於首仰漢董仲舒之倫也通之言日通於夫子受問 僅傳中說盖是其徒問答多格言云子福如福時論曰王通隋 已里人化之而争為見為其卒也門第子謀曰仲尼既没文不 經日含模談繁吾安用之縣令欲廣其舍曰吾不可劳人而逸 躬耕或勞之日一夫不耕或受之機且废人職也楊素遣以 也何必永厥餘越七日卒年僅三十有三云通講學之暇受 也召薛以謂日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日歸休乎殆天子召牧 三年江都失守通寝疾嘆曰天将於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爲尽 年尚書召奏蜀郡司卢明年以者作即國子博士後並不至 玄齡鉅鹿魏徽太原温大雅賴川陳叔達成北面受王佐之道 後王之失自年十五即為第子師河南董常太山地家京北社 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管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 經九年而就其言曰吾續書以存漢者之實續詩以辯六代之 **碩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歲世通也受賜多矣通案述去** 先人欲處可以庇風兩薄田可以具體務讀書該道足以自樂 平之茶時異世變亏志乖顧遺呼嗟道之不行亏勞身西飛再 ·在來受奪者盖干餘人所季遍之教與於河沿雅雅如也 计影 西西 史 287-23

若自尼傳不仍無待吏氏於榜也由通視之君子務自修而已 謂人時大孫無忌憶其第御史凝而故抑之不知通之樹立論 極之具其徒乃云仲尼既沒文不在兹杜俸後接更選奪仲尼 **展開附有雲之士乃能為施於後世散** 素例作文中子世家則尊之過矣要之儒林列傳豈宜関通或 無其人則幾於替說矣王續有預念者傳陳叔達有答王續重 於滿石民到子今稱之兩朱祭控勒天下民無得而稱馬種木 端石爾朱祭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肯持位整本則日嚴千陵的 惟院逸本有之又院襲二本時有異同如院本日旅子後約於 可乎火遊門臣曾得唐本中說於齊州至冠家盖中說之行女 與元經以定其統陸施家送且應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本 日野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 矣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云十篇聚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 人中子動以孔子為師其見地華聖老大或以模樣太過獨 前神所注放也不然詩祖李在文祖還國未有非之者獨營多 一非也此如世人有所落悅則其举止言動不覺造假之以其 外似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言之學上如此咸獨版断其無 一十之法孔子手宋成作駁中說謂文中子力後人所假記 大中子 言然之日吾與衛有失宜逸不無增損於其間逐路後世之疑 **否建大平十二策與河東薛水西遊長安見隋君道經太白山** 日出而不登隱而不使用之則成含之則全院本則依董常而 坊而就也文中子日其道何如丈人日道有三其上馬者祭和 衣食人之果脱使稍有知熟不欲差異君民哉是有道馬不可 為龍衣對日河分王夫子也日共王通耶日然日将何之日夫 去文中子僅十少她格養臨而坐兩手操爬服視雲沒若四傍 京子淮水之医有丈人自東來絕抱無表顏色腔常有有來胡 文中子是民成既然有濟倉生之心改尊王道推翻奏指今翰 帝聪然其自任以斯道之重非人居比面而事之不後輕出出 所明者何事即丈人日感何子思之甚也夫其人之禮服人之 握衣種前母而問日丈人何哂通也置頭求問先王之道不必 子意世未治以策西見所君耳丈人大笑不止文中子其之人 **花坤經綿屋展櫃機四時輸轄五行執天之德以牖而明以達** 民不當見太平之行乎丈人日不然也曰三者既非敢問丈人 以威和萬民乎丈人日不然也豈八挺之大利害如牛毛有非 士之舌可盡乎丈人日不然也置上天未放平治天下而下 一人者接己智指文中子謂权曰彼鳳頸龍竹前至至腰者 太白丈人傳 山計卷

瀌

馬頭丈人卒教之也昔孔子大聖也車轍環於諸國福福建 行哉文中子曰丈人之論至失通何敢不故承明訓然寫有譯 出何也時不同也子如解吾言即請東藏母西向不然則于中 用惟刻薄毒痛之法及崇是鹭蕭墙之禍起在且夕子尚欲行 孤以終其分若湯之伊尹周之太公望太矣其下馬者則沿律 亦不輕於自試必待王者致敬盡誠而後起而佐之否則樂材 以峻禮間以至漢威以嚴刑式以無政治天下可蓮之掌上然 為父母以臣勝為伯仲以憲選為赤子煦以深仁財以正義防 次馬者以六合為一家以四海為新番以五樣為封鎮以元后 則必為帝者師若竟之若暗舜之務成昭禹之西王國是已其 王道子言素尼于場武之世必見誅談仁蒙於孫約之朝必見 天性沈猜不悅詩畫嚴無學校殺戮元勲弱龍廢鄉惟嫌言是 **关于今省繁而干進恋盗不待聘而存者無大相遠也况隋書** 齊王之門者乎子照眉具在軍木知所自属也且子獨不聞之 為君畸務成昭西王國子欲學伊尹太公哲平抑欲同售瑟子 利者之所為若齊王之門標瑟而售者是已自子之西來也欲 伏閼一娘近神族閣隷見訶不敢出氣此不自重惜而循時射 后來吸收等果所不遠千里街已來獨若門如天無路可除俯 古納徵請期親迎而後始成婚不然是奔也雖國人皆知我之 二家之市有處子馬必待行媒始相知名又必待納来問名納 物論 二十卷

幣君御太極殿文中子以太平十二第上之階居下 而強行謂之固在已從人謂之敗論獨德回而形止問之強禁 天不察時而日前部之孫施之不當其可謂之思不度德並力 霍汉者 易於主仲華而其智顧出魯男子下子稱為子不取也 也子問子皆少古於李百學詩於夏典問禮於関子明正樂於 子一等首即皆帶男子盖學柳下東是是成其不可而學其可 足法如矢人口法官官以及何言或在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下 **著續經数萬言君子日甚哉出廣之難也以河汾之略操經論** 子回如死灰速也夫人南行不見其背目循不斬拾薛水進日 河不達遇前不周回則不愛威則不成節則不掩是五垢者子 孔子一等則可其所可不可其不可子自視其孔子即抑下孔 梅若該是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丈人教通以不住然則孔子不 如後家之狗至再逐於無削迹於衛衛於於國於陳於而卒不 之具施之天下何不可者而文人方訟其自售断断不恕况其 柳多不悦文中子退而美日大人其至人哉於是賦東征之歌 冒新露跋陟而至此終不門其說而中这平文中子遂行至隋 子不聽彼丈人不過数言而辯者爾初未開先工之道太子衝 大千何慕之深即权州不合先王不順禮東謂之為言難辯君 皆躬端之宜平有疑於子平去子矣丈人言具有寫而行文中 人物論 一者子甚哉出處之難也 公州訴公

易並友在弱於早有令聞南平关會比却匈奴是第七中獨著 操八統單于項額越蒙重譯亦及之泉流溢於都內紅唇之 祭礼遂外倘位或峻極之崇基承丕顯之休命也地廣三代威 里徵稅百端得更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 **参五產銅珠骨肉層勒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為戮者不知甘** 以飾其姦除課官以掩其過濡荒無度法令滋重教絕四維發 法以臨之甲兵威武力董之自是海内縣然無聊生矣 委債於塞下行其當強之資思稱無脫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 至純於是獨情飾親肆敗姦回故诗獻后鍾心文皇華感大方 罪聽怒之兵屡動土木之功不息類出朔方三萬遠左旌族軍 奈漢之規模付十於已做很明德內懷陰縣外不疑**簡盛**冠服 物論 評 抵河汾自售前賢皆然但未有如此篇之及養養曲者 二十条 徴磨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一 之與其矣而漢亦起於亭長数亡之徒及其與也有天下皆數 出於黃帝夏自縣以前两自契至於成湯其問寂然無聞與問 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故其為世九長然考於世本慶商周告 自古受命之若非有徳不王自及后氏以來始得以世而有皆 功德有厚薄與其制度紀網所以維持者如何而其後世或終 有年而後已由是言之天命当易知代然考其終始治亂領甘 有不肯故其為世數亦或短或長論者乃謂問自后稷至於文 干法 静中

平原市等位不論於過輕由是提全有取伏莽知非人懷漢道 木中龍班而加巴水可汗之援甲詞本本家之書夫神機而速 無限特流歷数尚祖泰獨夫之運去知新主之幼果客連雄國 有指字年皇國极荡荒主鄰極原之焰群盗發逐應之機於其 匈奴於犯於便橋京邑成憂於左衽不有聖子王黨始哉 之冤平不實語是之慢為然而優将失断浸潤得行誅文前則 議法不從酬裝取則尚思大過数使由之具絡壁至得以极終 獻公遂間於中生小白草懷於召然一旦天加黎子矢集申了 歐陽外 劉 元直。賴 胸面面

特起者與謀其有治有記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 當不斯正行而即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際世雅 以降自或邊以壞亂或新以簽庭或能振而後起或逐至共不 店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鋤群 謂為改立非人族情風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網之 背矣然為有所制積功累仁之動而高祖之典亦何典因時而 可支持班各四世势然有德則典無德則絕置非所謂天命者 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屠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与 府室後安又将以長立憲憲舞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 解於是兄弟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各在高祖其後武 向其在太宗者春失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 為天下爲一其功亦出於太宗盖天心之所賦與人心之所歸 法後世有所憑藉扶持而能求其天命飲 其私也以為立賴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進胡 讓賢於人遂矣吾嘗論之高祖唇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 之賢而不免于華本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意义 展宗文子皆以王就弟幸氏之亂臨淄以安入討屬宗踐祚而 氏之礼族中宗立唐宗以唐宗長子憲為太子矣及中宗之在 考之前世乎太王拾太伯仲雅而立季歷文王拾伯邑考而 高祖 二十二条 蘇 被 取東都始玄感乳器首勘取関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 或稱器似項羽非也羽典五年猶天下器連兵数十百數不能 說知落之才幹合為王之爪牙委之處見卒為謀主覆族之孫 之禍或以項羽擬之文武器度則有餘剛勇果斷則不及楊季 才雄亦不可容於世云 亡也然禮賢得土乃田横徒與賢陳淡遠失應便察不為叛其 其宜也哉 為臣竭誠事上竟為叛者終是狂夫不取伯當之言遂及桃林 百聚義兵終則其心為際原其為計也不亦危于又不能養於 物論 李客 李客贯

亞防政板蕩場帝荒淫搖動中原遠征逐海内無野臣以臣國 然大伯為吳以避王季亦受亂故耳際長而立少雖聖賢相難 立武王而周以之典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 沙或未可 知至於天命有歸大事已去此陳波有餘矣始則稱 **英樂推唐公給以欣藏不亦偉式及偃師失律猶存應下數萬** 階心新機謀身臨陣敵援華洛之口號有萬之師實建德董皆 外之良更以埋民两京空虚北馬渡襲李客因民不忍首為亂 之方宗兄弟相安終身無問言馬蓋古今一人而已 聚有去精心疾必黎陽任世勤為料臣信魏後為謀主成敗之 劉 晌

歌陽脩

謀必出於高祖與表寂之徒怯懼之計得已而不已者也 兵而的進於叛人非所以為名也臣以為此非太宗劉文靜之 口而不能西其势亦可見矣然則高祖何類だ落而招之以納 世或謂客似項羽先儒固已辨之矣羽雖剽悍稍既然患在城 何及其自欲為盟主也又何憚在察而騎之以行詐哉且聚雜 席恭入陷落進照前有太原之敵後有果都之師是以聚兵洛 首文公詞而不正孔子談之當是時季客方圖洛邑高祖乘歷 用私呢照外者易來通者難疏故文静先被躁妄誅寂後坐好 能或是或從尸天之工云文静数覆軍隔降以才自進而叛義 相動耳觀二子非有與越之姿當問祖受命赫然利見だ世故 明甚且容前所移檢州郡數場十罪至是乃友降隋何哉客之 應能之翔雲霧渐然而從展風涛怒萬空不約而號物有自於 進退無所振矣其敗宜也 泰無後回就客地兵不為不久乃與東都沒為勝員其非羽比 言不誠與大臟何曹奏矣 本路 劉文静裴寂 劉文静裴寂 数器降隋自非蒙傑舉動信不足此項羽 一十一卷 范租馬 尹起辛 歐陽脩 張君英水 文静管以此縣寂故高祖恨之不然何寂之功恭智識皆不逮 子写薄何其殊也豈非以表取始益所之官人落侍尚祖之際 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古人所戒不知高祖之意代 復籍沒其家且兩露之澤不私萬物仁義之主不枉一人而以 自古佐命之臣皆無心於舊君故志士仁人皆耻之若張敬慰 調益亦有道者本夫學氣歷始所以忘隋觸唐明德折北不幸 磨牙程毒以相噬於其間亦假仁義禮賢才因之祖王偕帝所 方字· 去因黎陽蕭號始江陵寶建德連河北王世艺母東都皆 場帝失德天願其為生人類奉群盗東之如明毛而為其別 如是故 愛而恨文静形之於言故響之酷也魔皆欲好色務人之性 文於而高祖遇之獨厚即以此親高祖之心是甚樂寂私呢之 福極百彈乃就於夷宜我 人物論 王世玄管建施 推商祖原表寂之故可謂頂門上一城矣

原而不問文語出入征伐歲不率止個遇既以不厚爵位後又 恐極而表放實則無極恩龍至厚爵位至重雖有罪惡之迹皆 文節之遊固不在别白然二子皆首為謀主仍難起義及高和 不崇以妄告朕勝之事而遷加殺戮太宗極力营敢而不得免

史 287-28

歐陽脩

張唐英

洪世動之父乃姦雄之中仁人也世動者 念其父曹拘於建德 部秦王功德之大海内属望其勢可然為人臣子建成自義 易動刑人之際可不慎乎 年此由失於斬建德而致耳故曰學考之鳥難安而聽武之表 衛後於雅衆不降八月之中盡後是德故地立連得結者後事 而卒你首領誠出一言被之設便朝廷不從亦是以報後不發 科忠良之士率竹衛城無有存者建德乃厚雅公主神通又不 歐天下之思曰禁之宜也然當此之時群益**禄禄終結縣聚凡** 少思共或日建德抗拒王師外為世光之援若赦而不誅何以 京败停婦斬代長安世勘等無一言以救建德之死於建德直 朝忠臣也此受何罪又合公主神通於别館以客禮而事之生 建德陪黎陽廣星妹同安公主及准安王神通大將軍李世前 见長子不好次子聖子安得局於常法也唐有天下本春王 之平世固爲常法若夫大公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 王者立太子必嫡長者使天下之心有係以止争奪之思也行 動等又不能出力以一樣其後別黑閣之徒以誅建德為戒連 父之思全於忠幸是非仁人之心哉朝廷既不原情而定罪世 全婦門建德之於神通世前可謂厚恩失於唐可謂有禮吳及 世前乃逃帰國或御誅世勒之父建德曰世都本唐臣处還本 1 +1 × 2 孫之翰米

The second second second second second

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 亦等盡其城以親愛之而已要氣得罪於好故封也管察流言 故問公不有天下弟雖吞聖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義 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 思手夫以王親之肾其為建成議補如此先庸人平 其亦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家之将殺已也故象慶亦要來再 事解為天子也則封之皆恭啓商以叛周周公為相也則誅之 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臣竊以為不欲者者兼日以殺聲為 太伯不亦善乎且建成既為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作有功乃 父子之間失王魏以輔逆東官為政當勘建成以孝於高祖灰 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表古之道也晋獻公使太子申 以来無一事可稱道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 便之擊賊以立成結聚條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獨亂何從而 村泰王則儲位安夫秦王有定天下之功而祖荷欲立之能為 生代東山里克入而見君出見太子而勉之以孝君子曰善嚴 平則先衛大国難則歸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天下水定何汲汲於立太子也善於寧王審議太子之言曰時 也雅春王以常禮為讓胡不麼其位待天命之歸兄受命之初 建成 建成 二十二卷 范祖禹 范祖禹

村國将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 然無間然後定儲貳之位則父子之道待兄弟之好終君臣之 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為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教自 兄之弟如菜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答 之所當無也周公益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皇 之大既能失 分定而國家安於磐石惜乎計不出此厥後骨肉相發為古 返阻之心世民苦迷則質以至減察其由東之言表裡面背的 該國之美世民無推刃之慚萬一建成不從則斷以太義封之 益召建成明諭以基本所由與之故便其明白推讓則建成有 唐三百年之基茶學校秦王其當有天下無疑也高祖於是時 太子進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者矣 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為于不孝為弟不悌恃天理城 大下則殺之者已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為使建的 同鄉於道也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天下者平苟非得罪於 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姓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入所以 為太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五 進成 前論建成當為太伯之議此論世民不當為周公之學 其罪各有攸當 尹起華

4

君子観之則太宗者私其賢子已而蔽其賢子上者也原太宗之選當時以為下賢之盛事後世以為用賢之修談而不知自

也天策府應得而畜之天子左右之臣未有以令德閣子天下經常風閣盖唐之所設以待文學之士者是諸名流之所寫居時有高祖在為則是諸名流者高祖之臣也秦王惠得而臣之

石東宮妙選自王魏而外無聞也一孽子既得而建之故漏州

之心是真有意於横經論道脩齒問之禮而希帝王之節乎是

十八字士 主應送明 當世須是如此情遇祖意不能及也

豈假一介之外臣以為重式則以握其權焉而已周道既衰移

候放心だ是天下游說之士鼓墨而交在諸侯故齊宣稷下之

會泉然首科果園之盛題其故智談者率以為口質而不知事

之勝金馬王堂之荣吾無暇論獨惟夫太宗所以創慈選者為漁州之說送矣自古及今莫不像之以為美談彼其十州三島

未盡也成周之法諸侯嚴貞士于天子以當時被樸著我之盛

故成而為太宗不成而為曹植幸而為十八人不幸而為日神 隔于明帝而建成之弱于魏文耳不然則贏洲者是禍之招也 鎮馬接之成卒以觸明帝之怒而貽赤族之常鳴呼惟高祖之 理之定獨以為太宗之盛奉非所謂通論也昔時植牧召名流 齊深以來祖斯術者多矣而後之君子 販于史氏之文而迷事 之酒體内寫膠東具漢之遊志而外為河間之好文盖自魏晉 羽其以待他日之變耳盖陰為羊勝公孫龍之計而陽強發生 世世時建成元吉之際已成而,用立之勢起故收及益皆自為 固當時後世之所習而安焉者與善朽十八人奏首也 而不知流洲之選集為之樂也然則太宗者高祖之罪人而十 及事等耳思足以言得士自十八人之見用而太宗之謀益失 目相標榜平以中魏文之忌而成實立之至百种私交潘王不 心干背公死當之行自底数辱而不知悔者直非天策之遺謀 全忠昭 以父子兄第之義一為太宗忠言者騙至臨湖之變推不同氣 其所與日夜聚謀分漏直宿者無非傾端代宗之前平未能有 冬爾权文之亂以八司馬牛李之獨以十六子馴至住胤之子 之於前而一代風聲沿為故事或章之亂以朱鄭太平之亂以 震然若父而太宗遂為萬世之罪人人徒謂有唐家不洗之垢 人者又太宗之罪人也豈惟是而已自太宗以流洲之黨師 之於圖岐盧橋之干高縣盖皆以天子禁近之臣上 二十一

> 茶俊節用天下幾至刑指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 吾觀之情夫其未開大道也故者養昭王有疾上之日河為恭 府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便能将相莫非其人 福高之至不是過也不数她不得河非所發罪也逐萬祭及将 大夫請於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雅章楚之望也 孫追此氏之亂子孫為数不絕如經後世惟原其故而不得以 聞之日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官武去觀太宗所為其 益不發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為移之亦弗祭孔子 平若禁之可移於今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塞諸股肱何 死有婆如我亦為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史日其當王有 不知道者來失其能免乎自觀之問天下既平征代四夷城等 太宗 十

からなしないない

藏

愛故輕子李至於如此帝皆得私藏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 大臣力争不後便而克之北京於衛行平一勝耳而帝安馬之 灰夷 尚昌城吐谷潭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 止泉後親征高疏 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裁歷及無辜且自今已往四十 王以問李淳風欲水而殺之淳風日其兆既已成在宫中奏天 位晋王疑不能必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 王恭使兄弟相傾水乾既展晋王嫡子也欲立恭而使其日傳 原其管亦欲奉當時高後也耳太子承乾院立十餘年後聽聽

一七十多段而是别子孫無道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 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然易姓必不能絕李氏若發之後生 拜之雅,以帝之老也将擇大臣以輔以主李勘起於布衣忠力 改李若奏大天命之不可易惟脩德或能已之而帶敬以我 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後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既安且治而幾 之俠也以死徇人不以為難至於禮義之重社被所由安尼動 射的宗從之及展王后立武昭儀在動學長孫無忌緒逐良計 勘果有部俠之私管事李察及單雄信器敗不忍以其地水利 至於絕威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則凡所施村世必有遊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愛昭王惟 不知也而帝以為可以属勿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動信賢托國 失動日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展立之就送足動匹夫 不可他日勤見帝日将立昭儀而便命大臣皆以為不可今止 乃可用疾軍韶高宗衛於動無影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以傑 添犯不廣世紀之一禮雄信特数以暗肉唱之便與供死帝以是 **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也何至父逐之子後之而後可哉故** 之前稱跌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将展之遂良等 以待臣下於義既已薄矣九此皆不知道之過也有不知道 大宗不知道故親征高麗輕易太子與託孤非人故有 孩士論意輕房社則斥之順表然聽補送良疑似之 苦而味則 **陣則日朕終以文德經海内然志代高產死猶不忘陳師合止** 鞭竹然一旦乘怒逐斬張延古等冠盗南平首朋文館樂奏被 思矣而後孽愛故曰太宗假仁者也 刑矣而後濫凝知尚文矣而復聽武如任賢矣而後信禮知 泊親平建成元吉之難可以祭兵而聽恭要恪幾危嗣位知誰 大宗假仁者也何以知其然也囚至五覆罪至三部除断此禁 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是不嘆意於斯馬 物論 太宗 太宗

TANK TO STANK

世二十其可称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 於遠此中才府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法若責備在賢者是以 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碎於多愛後立浮居好大喜功勤芸 也其除附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夷無幾成康自古功德無路 若見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鳴呼可謂難得也唐有天下傳 書所載時有限各然三代千有七百餘年傳七十餘君其草然 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為誰詩 與之茶湯有天下傳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號稱三宗武王有 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萬有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 二十二卷 歐陽條

141

史 287-32

京其然子如晦谁任事日凌視玄於許與及帝所親欽則該禁 新進更用事玄齡身慶要地不會權善始以然此其成令名者 而房社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在潛以文持教美效之君是後 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誠 完胜数百年猶蒙其功可謂明宰相矣然求所以致之之跡於 若子於天下事惟其可久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否則未 祖亦因欲立之矣太宗乃固辭以止於平不有於齊之心亦惡 謀西祖管習之日事成當以汝為太子既而将佐皆以為請高 水大亂之餘紀網彫弛而能與什在僵使號令典刑緊然問不 义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文爲用是為哉 而過為好名以自速其罪於也於乎君子於天下事亦維其可 用是為我肯工李愛太王之傳國記詩人美之日帝度其心目 有不至於大樂而極敢者也唐高祖之取天下大抵皆太宗之 不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識從相貨以成因干取之溫 可敬者昔人貴太宗以子城之節子亦惜太宗不知王季之義 以成高祖之初志則其背肉之間必不若是之大壞極数而不 今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階機群盗天下已平用玄於如梅輔· 和其德首日被錫之光米曾有史蘇馬使大宗不為皮養之善 物論 評 房玄於杜如晦 議無权於之心受有王季之美太宗两失之矣 汗湯 歐陽俗 十四 家無二主國無二王若以麥附革君言之則王魏委者軍高祖 太子故夫為王魏者於建成未敗之前知其不可輔則當引身 人物論 委所於人雖日不利臣不信也 成其君也皆有人殺其君而可北西為之臣乎且以弟授兄以 不於也春秋苦公代於納料不稱子不當立者也於小白入于 院者盖房杜之細即 王珪魏做 王珪魏微

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母臻是哉彼揚已取名瞭然使 前曹之動不足進馬雅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貧強恐而越 范租禹

得弊非取諸子針也桓公民入而殺子斜惡則思失然納桓公 齊担公子 針皆以公子 出奔子 紅米響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

於以小白祭之於當立者也又日來人取子 斜殺之稱于斜所

以恐棒也是以管仲不得終離桓公而得以之為君今建成為 次于且兄也秦王為藩王又第也王魏受命為東宫之臣則建 干沙

之事君如婦之從夫其義不可以不明有不明於君臣之義而 死其難朝以為豐春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馬臣 藩王殺太子而祭共位王魏不率 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禄而不

尹起華

者也非事太子也若以食人之禄言之則王魏食高祖者也非 食太子之禄者也王魏委等軍高祖食太祖之禄高祖使之佐

平尚祖盖念不及此也建成元吉又非有尺寸之功也是太安 之失或高祖赦之更事新若則亦惟上所命可也然則王魏非 而去於建成民敗之後知其不義而死則當自請其不能正敢 王魏之罪大失而不在於死與否也夫唐之有天下果誰為之 肥才則才失比文貞之雅道不有透行乎前代詩臣一人而口 福可為萬世王者法雖漢之劉向觀之徐邀晋之山游宋之部 親族外不為別當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賣比所載章疏四 生時諫者甚多如谷未楊與之上言圖為好利與賊臣為劉道 惟不能學太宗亦不當難又宗其失在於不能請命而已斯事 道義奏為往後月正而心勁上不到時主下不阿權幸中不移 過新達能近取避得約連類皆前代諍臣之不至者其實根於 管関魏公故事與文皇討論政衛往後應對凡数十萬百其臣 梅福王吉之言雖近古道未切事情則納諫任賢能宜安倉田 悟更生徘徊伊舒極言而不顧楊退何匿益忠盡也如此當即 豆品漢史劉更生得兄其上書論王氏檀權恐移遠在漢及不 係臣之大節不得不辨 王珪魏徵 魏汝思君言 移鄉 高川使在建成則高祖君也建成非君也此可為王魏 王華明 劉 珦 之通義也唐之天下非秦主之天下乎而淵乃持狐疑不断之 之無兄乃王魏之交構其間而激其勢之至此也然則唐之禍 終不可化也則高祖在上事建成可也事太宗亦可也而安在 非王魏為之而誰乎使王魏而誠勸建成以孝第而彼之坚僻 亦不得而辭其實也夫時平則先納長世亂則先有功此萬古 不能死乎故曰王魏之罪大矣而不在于死與否也雖然尚祖 避視死如歸君子終不以一朝之節而盖其亂唐之然也况又 其必死心惟不道之以孝弟而徒故其殘賊之心則雖臨難不 以義而論則太宗可以無天下不可以無兄以情而論則太宗 夫彼有忌我之形則我有疑彼之意此因中人之所不免也故 人之力也夫太宗是母豈直有畏天命悲人窮之心哉亦乘 二十一日

時之可利而利之已耳彼其撥風沐雨出為死一生以經营子 所不為也而可以是責太宗即王魏於斯時職為官僚宜旦夕 天下大举前定而持以效之傲很之在兄此周武王漢尚前之 明高祖建成華能等然坐事唐之富貴否耶此其為計甚歐而 好矣世豈有我另而於之功而可長立天地問者耶太宗誠死 為失也知不出此而惟本举以養養春王為罪吁珪徵之心亦 則使之退處潘服而請世民為天子不能則合建成而去之未 沃太子以考察而間陳天命人心之所在果力能回建成之心 害理傷教則已甚矣惟其如此建成元吉同恐相濟該毀百端 ナセ

率践天子位者乃鋤誅同氣之力也嗚呼唐室敗倫之既倡於 以屠戮勝者為定則是除恭敬民之功不足以事天下之利而 心爲合物句且之計是成无言請發世民則聽之世民告二子 **竹殺兄以潘王殺太手是有無若無親之心比於暴弑特一問** 命而輔太子其為制也尤重安危祭歷死生以之今有人爲殺 命則不可不死也曲禮日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受君 不可王認我當死者也何也以建成之難雖不當死以尚祖之 成固不得而臣也王魏何從而馬之死我曰其事太宗可乎曰 命所使教子也何殿之有王魏承高祖之命而為建成之輔建 慈母如母哲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 **數日不然王魏之於建成非君臣也何死難之有子將問日卷** 或問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爲宝代義然 有承蛇想春之發也悲夫 王親而成於高祖欲後世子孫世守禮法雜矣無怪一再傳而 **岩勍敦惩而不敢置可否其問恣其胥成胥城而天下大器仍** 泽州不法則聽之身為君父而不能別自諸子之功罪視三子 · 於所輔而奪之他而恝然莫之者則何以後若命失且太宗以 物論 王魏論 太宗有功當立王親乃勸建成除秦王悖矣高祖不敢 置可否於三子釀成隱血之獨是真高祖之罪也 -邵實

矣徒知在尺而直尋而不知易失於時則難行於斯中雖在尋求也可以漸行不可以速行也賢人之事來至大也新行之可以在尺而直尋也易以為殆不然矣夫時之變事之宜其間不及在尺而直尋也易以為殆不然矣夫時之變事之宜其間不及在人而直尋他那一也達乎或者徒知漸合其道而不知啓沃不啻平事倍而功半也達乎或者徒知漸合其道而不知啓沃不啻平事倍而功半也差之則不及故時未至聖賢不進而來府之時失於漸中集在內方之可以連合也天下之化至。

志於漸失請以前事明之愚當聞太宗顧謂群臣曰善人為那

·行子は国際国家にはは、大学をおから、日報の行為の行

不能直尺失近者宰相道不行化不成事不不光明率由乎有

望乎親文真日不然去亂後易理猶假人易食也若盛德施化 百年然後能勝強去發留今大亂之後将來致理事可造次而 中間民命邦倫泯乎碎矣唐秦王百神武之界實惠明之實不 帝言之以按和之亂也之循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污焼焼者 大是太宗率從徵言力行不俗三数年間天下大安戎狄內附 共言時封德縣華共非之曰不可三代以後人斯澆配皆欲理 我干董早列為三國藏干五胡却子家等分為南北竭于養養 便子曰語曰有一言而丧那者其魏玄成之謂乎自漢之亡也 還直訴改業之輸該挺挺有祖風烈詩所謂是以似之者與 行如徵之就各数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之際未曾不及是為 君臣之際領不難故以徵之忠而太宗之展另法未幾何諸邊 太宗曰惜哉不使德獒見之斯則得其時行其道不敢於漸之 而不能立能理而不欲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虚說必亂國家 **輕全自古所襲云唐柳芳稱徵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為三代** 八應如響期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納 物輸 評 魏徴 别 魏俊在地強力行封倫在侵海卒崩速之與漸其意白 干 崔 歐陽倫 F 五盆端心院平知莫大平提主中以莫大平書回·我莫先於若自 異態然諭徵者令其喪和之大而等其事曹之細何居秦王斯 生民之難伊始論者曰王魏事太宗猶管仲於桓公先罪後功 則彼尾成元吉之昏夜必不足以荷大茶宿警慢将並起亡唐 年而天下定夷気清後輔建成乃日以發秦王為事兴遂此謀 史赛公立無常鮑权矛奉公子小白出奔首社預註小白倍公 管仲有功而無罪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叔子又日替仲知非 自程权于之以為玄成之事唐太宗惠管仲異而紫陽因之日 世之等亦立可坐視宗社之叛哉但玄武之軍逐較網常情五 以野勿以次受立以我勿以靈夢之正也建成則命太子也國 輔之為旅避容裹公被弑齊臣遠應協與情而迎桓公夫定亂 给不並然失齊義不道子斜小白皆無公子無若國之分其傳 子益彰其間也已 伯王之器被輸建成有為而以王猛自嚴也不識建成並符堅 尤也太少公世家襄公次弟新科督其母督女也次第小白云 無子至亂作管夷吾召勿奉公子斜来奔預註日子斜小白**馬** 而及正聖人取其及正也思以為此皆不熟於史之遇也按左 教也知建成之草可以而早去之後佐太宗可也奉孝然思多 原備之位然發秦王討里聞之外也言是美無聞馬或日徵百 魏徵論 干力 王世貞明

國為旦而事太子夕而去之非委員徒一者比也始玄成之趣 班高帝命之也當是時可以逐而為他官或下移而為秦齊之 官小白母衛女也然則針與小白俱傳公之底子而斜為无何 君子之事君也以其身許其君而已失無自便之道也做之在 也故告所以輕玄成於管仲者以事論不以人論 己玄武門之際血玄成國未曾另與其事若伸之射的也泰王 隱太子謀也不過以秦王的重有奪嫡勢勸其立功以到安而 戦以競群不勝而死之何解也夫子以攘夷等周之功大而不 以不當看感信仲何以稱知非而及正也且到傳子針與小白 的則隐太子之暴質也方高祖之託太子于徵将不有如美報 而不愛其監路子願為良臣母為忠臣之一言也何也夫徵之 得鉛軟金石繪形凌煙人臣之盛執式要不免有目便之心者 太宗朝其正言讓論無下数十餘萬言史氏稱為三代遺直本 黎陽陷為是德逐為建德之中書令人矣而獨青其死建成何 玄成為小仲甚之雖然玄成管從李書鄉居而為秘書及已使 正東官而以高帝之命召玄成玄成可以無死兵然則管仰之 青县死日仲侍也待可以無死至玄成之為隱太子宫臣則不 公玄成俱不得言無功也仲為大玄成次之亦不得言無罪也 物諭 管仲魏徵功罪可為萬古定茶 二十二十 邵 實明

繼之徵在常時止無一語許尚祖者玄武之變儲君確為雖遇 之託荀息者乎息之對歐公日臣遇其股脓之力不濟則以死 豐久展平先朝之遺事光章平玄成之平甘而未見其足以重 為太宗之良臣嗚呼以臣許君之義微獨未之思平前得起衛 之忠臣自君子之論正之惟其不得為建成之忠臣所以不得 建成而半逃建或之難散果何心哉嗚呼此固其稍為良臣之 兵夫前息以其列許奏府而卒從多於之死而魏徵以其另許 也而徵則恬然當之今日為東宮之洗馬明日為西宮之源議 立以一騎軍之微且嘆日生類其罷死不共難何以見工大夫 宫之承乾猶前日東宮之建成也而今日承乾之太師即前日 太子也何則今日自觀之魏微即前日武德之魏徵也今日東 備副之羽軍蘇備副循導朝廷也不可謂輕矣謂其重之則吾 以里承乾耶柳乃所以輕之耶謂其輕之則來朝廷之股版為 之乃以魏俊師太子以為不太子重也若子曰太宗此奉来是 於九原吾當以是問之 心也自微之心推之惟其稱為太宗之良臣所以不顧為建成 居太宗時太平承就失德魏王恭有龍駿駁李通失褚遂良言 以魏徵為太子太師 爲祖未必以運成託魏徵魏徵則當以忠臣事太子 者源而已矣不諫而謀殺太宗非忠也非必死也 干土 三

魏而其所為教太子者不過巧結魔妃排陷同氣而已夹不聞 度成之光馬也太宗即忘疇昔之事乎一時在於之才動稱王 也皆人有言或常使江花授太子而忘其敗趙之事与亦曰大 之死如大馬耳古所問死級死制者固然叩太宗何取而用之 維而改則是無核容也召之來則米官之認該則該議視建成 而其之會也教祭也官室惟其所治而莫之節也教僭也鄭衛 往往大怒其于承乾也非不擇正人以輔之無庫物惟其所用 宗使親微将太子而忘其敗建成之事何且智之昏也盖太宗 有禁石之規也臨湖之變元良被自馬立一騎士之微猶然免 是令茶府設弘文館置瀛洲學士意也一則曰我若做恭豈不 惟其所好官官惟其所罷而莫之禁也刺客惟其所養若茂惟 若此也此谁有百太師為承乾重不能養恭傾危之習矣况今 斯何言也豈非明教以觊觎顏何哉即尚之于元吉未皆故使 能原原公等一則日倘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爲若主乎嗚呼 公見王而降來是欲賜恭王警雖意也命恭招賓客脩括地志 為即高祖之于建成未曾數使若此也此雖有百太師為之重 人物論 之所以重承克者即昔之所以敗建成者乎太宗之以徵示不 其所見而莫之詰也教亂也乃至刺志軍朴玄素而上若不聞 心室于兩愛而介于在適不季適之間故其所以嚴二子者 能因其監撫之位失其子泰也非不擇正人以輔之然制三 王工工 西门

獨発而令後日紛上之至此也蘇其心牽于两介乎樹與易之 既明見之既熟一朝而易置馬大事定失胡爲模樣不决坐極 者誰其為英果也者誰其為窺何也者誰其爲冲絕也者知之 獨求得夫代之者耳于是虚心一意潜親默緊離其爲懦弱中 不聞乎吾終不以神堯之天下界不肯以基他日無劳之禍去 諸王無定分太宗而知大計者必将察諭之日東官失德卿獨 則此命實有以逐之也馬在其為重承乾耶太宗而欲重承乾 之太師也吾知不免于蹀血之禍矣太宗之以徵示春也若將 承乾見之而懼曰上以我為隱太子即胡然以彼之洗馬為我 乾也若将日徵不難正朕何難太子如世祖之用張快乎吾思 之不肯美趙朱均遂良迁儒也不爱其傾覆社稷而徒要太子 者必若何人而後可以望則玄齡乎以親則無忌乎然此两处 自太師之命下而承乾之心益以懼泰之心益以喜泰之謀見 日彼輔之羽州已成如高祖之語戚姬乎吾思恭聞之而春日 聖不能使其子不朱均竟幹惟能通其受以與賢而已矣承於 者徒能重承乾之勢亦不能敗承乾之德徒能到泰之題何 也益以急承就之謀父也亦益以急聚積乎庭閣變生于骨肉 上以輔建成者而輔承乾明示彼之不終矣而果誰當經上者 時亦不能弭天下之怨怒于後日其去徵几何雖然竟舜之 物論 1+13

間放當逐良之請護無可否徒日吾為一太師以重之耳不知

轉而為新储之太師即應太宗惟華于爱泰也故其龍過承乾 心上以卒年成太宗日計護徵亦曰計護其視水乾之缺失若 则預其荣太子亡則辭其辱如是而已矣豈其既老之年支離 猶然無所建明也猶然無所規正心猶然無所調護也太子存 今日之諫議即為昔日之洗馬其為洗馬精明剛銳之氣未衰 之命聊以在逐良之口耳逐良而明其計者當進日陛下以徵 又年于爱承乾也故欲疾而猶不糜惶上往来莫遊為主太師 夫姓人之視肥將耳承乾之展也微已死失使其尚在不将又 柳亦以隱太子之故而數千中犯辭之不得則唯上而無一談 因煩而觀能差強人意和徵之関命而辭也亦自諒其不能和 良亦無以正之也嗟乎此勿論巴吾獨怪世之人很云王魏不 父恭益縣而謀兄旋至禍亂之紛上也惜乎太宗之失計而遂 聽以一親後為太子師将欲重之適以輕之便承乾益惟而謀 商便毋來京師以布他望太宗未必不悟也惜乎念不及此而 陛下果欲易太子則明詔群臣而易之如無意也類分土而封 以爲上欲建成我也而諸王中有思爲陛下之所爲者也奈何 也其流也以高祖其後也以高祖誼與故太子絕失後固耳而 知徵非珪比也由前言之建成之死也珪流為州久矣不與難 重太子也亦不念六月四日之事乎臣恐太子聞之且為且是 目之者今日為東宫之洗馬明日為西宫之諫議忍手不忍乎 人物論 其常生被治死一也由後言之**廷能抗師禮于魏王逆折其務** 如此 府出比名将日本衛推竹罪亡之餘迷能依殊風雲勒功帝籍 共人師若此而高祖太宗自不知人始終以輔導太子嗚呼以 以此谷運拒命一日謂侍臣日欲李靖爲帥討之靖功名之大 天子等任人而能主威柄則大臣不驕不騎則中外自肅大宗 根干思智而已俗人傳着怪能機祥皆不足信故列時所設施 角药占雲夜孤虚之術為善用丘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 夫臨大節不可奉之義及與許本同科可不戒我世言婚精風 太宗動動於託孤誠有為也至以老成輔以主會房帷易奏 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入何以尚茲動之節見于黎陽故 聖石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若精圖門和疾是逐 创禁之朝丹也而前星再來也有以天 而不敢肆未聞徵所以匡承乾者珪有生氣徵如死行二也被 為當世數臣方以老病家者開其言重見執政請行天子使大 至据家而暴其首鳴呼不幾一言而丧邦乎惜其不通樂術味 學之武氏於而馬之族為幾處馬及其孫因民不忍眾兵養宗 人物論 李靖 李坊李前 孫之翰

点逐良之死居室中绝質動之由為獨置不博我太宗以動等 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都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孽后之立無 高宗欲嚴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取火於李勘之一言動若以 之所 忠託以孤初而其大節如此書目知人則皆惟常其難之信息 臣如是功名不述於時節力未表於靖者敢騎慢平人臣不敢 不顧緊馬于駟而不視者太宗豈得而用之哉 禄之士可得而使也皆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禄之以天下而 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點彭之徒詛許之術也五覇 而後用之也是以大馬畜之也失欲本其心而折之以成欲為 對侵則各世世不節人臣各盡才節天下事不足治失天子使 太宗以李訪為何如人哉以為黑也則不可以託孤勿而等去 一失以為腎也當任而勿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輕芝 八至是者無他害任人而能主成抗記 評 他李靖之克盖臣節信太宗之能鼓舞英雄也 以恃禍罪李動動後何許 太宗此舉似巧而拙觀動輔高景則動亦不可使失 不為也置差幹親賢之道平荷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 泊租馬 范祖禹 13

而下無幾也年密之騙建德之橫蕭就也充之際分擾而並即 之術背晋陽起兵之時江都傳檄之後秦王之臣自文靖裝官 爲太宗未必賢之而不疑也時當創茶之始欲藉以爲收天下 秦王不疑敬德人皆曰太宗知敬德之賢不疑而用之也吾以 為割也 龟而决也 遇古人謂之干載顏不諒我授機之會問不容樣公謹所以抵 嫌也敬德之来太宗以亦心忖之桑於不徙而大功立君臣相 屈突通盖節柱隋而爲唐忠臣何哉惟其一 不倫交持非類者還便殺之残忍無親何異於禽獸哉非所以 省已者失古者父子之間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絕也而有志氣 剖棺恭屍直非餘殃我而動之将死乃以房柱為戒可詞不能 孫率群不逞以起兵以與後為解而布觀非望之福数及父祖 以忠其子孫不肯被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不助 及其子孫世守其門戶則莫若積丟以遺之而已矣房枯事君 易日積善之家必有餘處指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君子如欲澤 **言而農母后立孽女殺忠臣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至於于** 評 李動魔立宜有餘殃動将何以自解哉 尉遲敬德 屈突通對運敬德張公謹 二十一世 心故事所君而無 馮 歐陽係 7. 琦

帝禁之不敗者變布此太宗之所不爲也雖然取天下者不有 當時之勢如此所恃以託腹心之士不可一日無矣敬德民降 之自我而彼皆不得而知爲敬德之資不可謂不悍者使其初 御之私歸附者有德我之心爱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未有為我 所抑則不能有所伸不有所操則不能有所縱敬德之因非太 而復疑之既疑而復去之是當開創之初而為失人心之首也 太宗殺泊县遇大臣亦不聞有諫者何也太宗盛意代高應挫 安尼以言棒其衆爲娟忌所來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 劉泊之才之列易所謂王臣蹇上者然性剛既輔太子欲身任 也循以既做舜之況以降附之将而可透龍以縣也隱此高帝 用者信推干既疑之後恩加於既因之餘太宗之為此非徒有 未必不見干天下未定之時也意點布以九江鍋馬南之所發 不少抑之則道宗之争不待形于天下說定之後而難使之思 示之心也使敬德而不图未必為太宗之利也夫聽雄者有難 **作所慎泊之忠不能自甲於上况其下於古人以言為戒可不** て所以爲智而太宗盖識此矣 以懷其心亦所以消其慢也仰之自我伸之自我標之自我繼 劉洎 劉泊 鈅 歐陽係 三十 富 有係客俸色以陳其成是孟氏之所謂金成括也學變伊周之 效路駁不統而與古不相似也有人馬知夫實之為重而華之 六小人録其華則小人得以借君子之跡而既我故幸則君子 雷震運擊不復思惟也故人主以以禮義養其心志使氣合太 屈而歸慙怒之氣無所發洩正動即疾而諸者觸其諱以是故 水絕曾不足以當今之本走下更而往往能爲國家持大危害 **使無論已即如周丞相霍博陸郭汾陽皆販児武卒跡其種** 而德不至於是有粗心際氣以清其體有浅表薄度以促其日 洪德歆細才欲高德欲夷才欲疏德欲喜才欲圓德欲方才至 何也夫辨天下之事者才也用天下之才者非才也德也才然 之浮薄者其無幾數日幾失情乎師且之未想其本也本之談 天下王師旦特點之太宗怪而問其故則日吾将以是戒天下 人物輸 與小人雜然而並進不幸則所得者皆小人而已宜其致治之 人之不古何也録其華而器其實也署其實則君子無以自别 三代而下天下之治所以不古若者何也日用人之不古也用 和則事無過差怒無恭悖矣 大難功業炳雅有後世村臣畧士所不敢望者何則其誠心納 為輕也則善之乎曰善昔唐太宗時王公瑾張昌齡以文献於 師旦點浮游 以懈怒殺劉泊信然 顧名成明

計其他是故論學者莫不談天人稱性命而不自懈其無能論 其部夫小人則惟務習為俳優之語以俸旦夕之富貴而尚安 過随其才之所近以就功名於一時而不知有誠意正心之事 其身者一切而出於言則天下何為而不從故賢人君子亦不 之所辞也今也上之所以爵人禄人下之所以用於上而爵禄 歷文為 哉吾聞言完而行虧聖人之所耻也言為而行奸聖人 科射策如明經如進士如制奉制科之類是也處乎取人於行 人物論 将師其行以應之高者逐而巡名以邀我甲者進而買名以則 可以施之於今今之人心非古之人心也吾取人於行則天下 當是時天下之人其不单自破礪以求當予上之所使而無速 忠和人也則書之其也孝友陸爛任恤人也則書之其也有德 世其教人也以六德以六行其取之也以選舉某也智仁聖義 盾足以對於天下也故夫德為重而才為輕德者本也先王之 誠不可謂盡無損矣顧四海之大九州之廣亦安頼此無用之 又有所不可於是更其法而立其所謂法問其所謂法則如設 我我欲一 取人之本也後之治天下者曰是不然是可以施之於古而不 可歌而上之人竟得賴其實用收得人之効故夫取人以德者 成棒進之人下而至特牧夫将女山農野士亦忠信謹撲可弦 口有消耗人也則書之至之乎鄉而貢之乎天府則爵之禄之 一而核之則势有所不能我欲一一而置之不録則

> 赦者後之人所為捐之以野而不嫌豊之以禄而不各付之以 之人所為日夜禪心竭意以來其工者也聖人之所必誅而無 射之所為或市井之所不齒其在上者亦安然而用之而一 不尊三皇慕五帝宗周孔管多而降率置貶解而曾不自耻其 經濟者莫不嘉禮樂產刑名而不自領其中之無有議古者莫 所問對其觀跡彰問從而點之則晚矣嗟乎聖人之所耻者後

望其不趋於薄是謂却行而來前數之為浮而欲禁其趋於浮 而亦上有以教之也教之為浮而望其不趋於浮教之為漢而 **瑾昌龄看了與之而不盡與者以為未親其本也人有田上者** 教之爲薄而欲禁其趋於薄是謂至新而止沸故師旦之點公

稷人民而不惜者也然則天下之趋於浮薄夫豈獨下之過

下之倡也上尚行則下尚行而篤實之風行矣上尚言則下尚

能知之能熟之而天下之為昌齡者不少也其能人人而知 之是使天下知言之浮薄之為非而不知行之浮薄之為非山 於者亦一旦歸為論馬以從我也我軍有以却之平有無以 而飾為論寫以欺我也我軍有以却之平豈惟天下即公達日 且師旦之點二人也不過點其文耳精令天下浮溝之徒相感 能知之能點之而天下之爲公蓮者不少也目齡之浮漢師日 言而浮薄之風行矣此理固然不可改也今公瑾之浮薄師且 人而點乎有不能人人而知人人而點則都者被而懲者監察

帝四王之意其所措置可謂有三帝四王之遺行之末嚴至於 責已也且夫太宗天下之賢若也聽行仁義之一言可謂有三 如移之在行則先王取上之法在也否何懂懂點二人以塞其 浮漢之為非而不知行之浮薄之為非則奚補於天下點浮潭 是使浮海其言治點而浮海其行者未必點也天大下知言之 旦之意不出於規太宗也則亦已耳有如規之則無若移之於 而適政而議循其末也而光屑唇於文辭之間乎故吾以為師 之天下以君為本君以心為本是故君子之事君也格其心人 風雅者乃以陰規太宗耳夫規太宗者正其本也吾又有以音 師旦之點二人乃周公捷伯食之意其所謂後生動暴亂陛下 臣和之天下效之紅紫之本鄭衛之音往往家服而人聽然則 機索之於王逸少之精無異律言侵語是浮潛之魁也以故群 天下之道德治效統白比於隆古矣奈何僅僅點一人以塞其 言而行之行天下則必可以變天下之風俗易天下之人心齊 設舉吾之所謂本者語之則太宗将必躍然以喜設太宗喜其· 斗米而十錢民不蒙户旅不拾遺蓋得王道之粗而其効如此 旦者無意於點浮瀕則亦已耳有如點之則無者移之於行有 其言之人而進浮灣其行之人則又奚補花天下故吾以為師 資已也或日師且之為此也所以規太宗耳太宗以英明定天 而精竟行文面不能與天下進而之古如所作晋淵明之替 一十一多 之雅罪無辜而見熱情文皇之用刑誅而不中因論以至之亦 卿其許我乎太宗厚君集而薄君表耶盖天文後于上人謹騰 以非君臣之戒 之德得無以子故書日疑誤勿成為是也使讀書至是墜若 非體者必失於若美匹夫之命不足道也治武氏後出則太宗 干下雖聖人不能不疑惟失而脩德可也疑而行誅則有備至 者國家未安若集定展其力不及置之于法吾将乞其性命公 也且昔侯若集之及也太宗自按之治得其状復謂群臣日往 照智于人故人不怨矣至於進功臣而聽宗室亦一代之真主 馬噫太宗以聖文神武駕取英雄以慶推于人故人不疑天管 封邑皆有武字乃各合女子之誠愕然忌之卒以謀及下詔誅 玄武門上因武官内宴作酒令各言小字君美自稱五娘以甘 者太宗深思之将李君美已封武連郡公又為左武衛将軍在 之法則吾謂之齊人 へ物論 李枯葵 主法

本有如移之於本則先王取士之法在也奈何僅僅點二人以 · 完乎浮游之首人人深矣有如師旦可不口賢矣哉治以事君 塞其實已也背孔子之告君也以九經至子之告君也遠則稱 **堯舜近則稱湯武齊人不言仁義則讓其不恭此事君之法也** 正視中太白類意見太史日女主昌又語言日常有女主武王 王元と

史 287-43

五五

周之遇太宗御不畢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名素臣子朝明 諒矣 之思报者于心而歸賣多素其何救哉此士費解不能傅太子 發聽籍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無忤情及稱亂已平者位等也 思渡以諸生侍孫主香然陳大義推應虎而夺之氣勇夫悍心 隋炀帝失德高祖總華家與北方鼓行入關聚京師雖若震禁 言有巧松所道之時異也夫性有不可發避差舜弗能訓承節 後者視前人之為猶以輕論期來故時時遭斥讓為所厭苦非 如唐有天下懲刈所敝數內謹言而世長等仇然處忠時主方 就駁自却不敢加無禮於立若誠使有國家者是不失義天下 與時而成敗也妖會獎旅當書到代自如得夜乃為之祥若倫 封偷裝矩其姦足以亡隋五智及以佐唐何式惟姦人多才能 仍行照情死乃从開光兩視之誅幸失太宗知士及之後為將 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不惑於伎難我 **村以抗之哉宜太宗之尊表云** 物論 評 三人真传人也太宗知之而不遠之何我 馬周 蘇世長常雲起孫伏伽張玄素 封偷裴炬字文士及 干卷 歐陽脩 歐陽脩 歐陽脩 歐陽脩 三大 俗卒使以情疑而被羅織之罪皆太宗失於獨勢而致之也喷 嫡立賢之計此豈保家安固之道於既立高宗而後欲立吳立 心争奪之禍此三代之直道而行也奈何輕天下神器之重以 之子也為天下國家之大本也既以承並不軌而誅之則官奏 爱呼太宗之立儲副不足為後世法也且立太子者非私於日 格無忌切争而止無忌等處格為患因房遭愛謀叛而誣殺之 欲立晋王無思日謹奉詔有異議者斯之既而又悔欲立吳王 形派而固恨相得脱宜英欲問才不逮傳說占望使後世未有 習讀道者非王佐十時以及茲其自視與築嚴動渭亦何以果 人物論二十一卷終 長孫無巴芳香辛勒等目我三子一弟如此我心無鄰賴因投 达焉借予 迹夫帝 統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問不 **諸子之賢不肖擇其有君人之德者立之不然則立嫡以長以** 丁林抽佩刀欲刺無岂攀争前抱持奪其刀問上所欲上曰我 太子承乾得罪大宗欲立魏王秦褚遂良諌之以為不可因召 時之念引刀自刺便顧命大臣奉部於惶恐之際不服議立 吴王恪 張斯英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二卷 於是涉過東周雖在不能復典矣其曰威者甚疾之之解也武 而太子宜自立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城之者以為文武之業 姒之比卯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央卒用於 小雅日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此周幽王之詩也是時幽王雄古 成武氏之篡何哉初親督後用佐也書曰孺子其明孺子其明 胡人逞戲而知所好之不可不慎率是道也豈不足為醫君外 高宗即位之物目引刺史問民疾者尊禮輔相恭也以聽故求 宗之治其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滅絕其為惡豈一聚 代之亂唐之宗室战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 周公所以戒成王也児高宗平 微之政有貞観之風察道於布士而自責行己之不足取信相 父子夫婦之間可問難哉可不慎於 華的宗滿愛在席不戒發霸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邦家嗚呼 个数年而悖潔昏感忠臣不可該骨肉不相保難享因日久至 人物論 始沿而終亂由于親賢用使知本之論 鄭賢 元直 歐陽修作 范祖馬米 輧

数天子不祥就甚馬上處命别去愚謂仁執此言未當也夫人 而高宗監監之校止於是乎是何止君不審則失臣也哉殺徒 **经尚宗嗣守天位而武后制其政柄是武后亦一天子矣李差** 其辭而無所隱孔子所謂法言之者也仁執此言其法言之即 臣之戒若或城其解而意有所在孔子所謂吳言之者也或婚 **姚繁越下殿走上問其故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適見壁問有** 少府監裝行為府高宗造鏡殿上與太子太傅劉仁桃觀之 之惡不若姑置之以為天下餌是固曹操所以處漢郡之智也 **岌終三十年之义者武氏何惮而不為哉盖亟除之以先天下** 則試高宗之本也然而殺后殺妃殺太子大臣而高宗得以及 而用之豈不意其有不平之然而懼其機之或發也及其既終 然則高宗之不死於武氏亦幸也已且武氏檀高宗生殺之權 世品中也而见官四型之間送在 H版機不容 委我伏之而我簽之 一卿公之所以見試於司馬昭而管武陳蒂之所以見殺於王前 有所心而不收逐發而彼得以制之鲜有不及於禍者此高智 天下之機不在此則在彼故智者慎爲方其機之未發也彼為 其至言之 耶夫日 碎間有数天子不样就甚者有似乎然言之 **学其亦可成也哉** 劉仁姚 揣學后之陰謀知高宗之幸免則内嬖者可以假矣 三十八天

陛下以心為鏡勿昏以欲勿殺以私湛然虚明可照萬事臣次 為鏡不告以肾為鏡書以之無於水鑑當於人鑑詩為般鑑不 生民之幸矣且殿庭之上並照鏡之所好邪之情豈聽鏡可得 銅為鎧可正衣冠以人為鎧可知得失此太宗以人為鑑而不 非德質也而無忌受其官與賜置未之思乎大臣故以義正君 尚宗意廢后而立妾故官無忌妾子又重賂以悦之誘之以利 願陛下号去彼而取此式不知出此乃以鏡之形為不祥謬矣 去此場帝以劉為鑑而不以古為鑑也太宗皇帝艱難以定天 朋進盗或旁午自度不免乃持鑑照日好頭頸不知為何人所 成在夏后之世所之場帝溫刑點武沉沉冒色忠言不用小人 明而投之仁執此特宜進言曰以銅為鏡不着以古為鏡以古 下致 身太平樂問直諫好用善訴皇后順正不預外事當日以 个此悟 也然則既不為異言曷不為置言也哉納約自滿因其 所然意修酷天下之人知畏李備而不知有朝廷是義所又 八物論 字、笑至於武三思為周公威福之柄又窺取之馬則三思又 公到為鑑也陛下誠能以場帝為戒以太宗為法則社稷之福 天子矣政出多門不祥就甚而仁執此言非此意而高宗亦 長孫無息 朝有三天子像然可懼代對銅鏡人鏡两段末歸之於 心俱是確論第仁執之對亦是諷意未可少 二十二卷 范祖馬求

而仲尼去戎王南妓而由余奔婦人意言野哲惧惟 落落員王佐器者始難其人名臣事業河南有馬昔齊人情感 榜河南上書言事受 有維世遠 又親後王珪之後骨鮫風果 矢 觉便長孫不逐江夏喜吳王褚不諸死劉治其盛德可少些 人物論 卒使北雞鳴於於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戏問唐而與雜義 良之忠皆領命大臣一旦誅斥忍而不省及天之到提陽之明 士仁人抗之以死央不可支然暖濟義琰樣四子可謂知所守 高宗之不君可與為治耶內牽發陰外却認言以無忌之親家 呼出信獲罪今古不免無名受戮族威何華主聞臣姦足節後 不渝及廢黜中官竟不阿肯報先帝之額託為敬宗之誣構咗 無忌成里有族英冠人傑定立儲陽力安社稷動曆茂著終始 高宗無足歲馬情乎無忌之不學也 無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然其受賜而不助已簽臣得以入謀 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而益見悼矣 而先役於利則不足以為重英無思若辭其官及其賜而不曾 長孫無忌 楮遂良 長孫無忌褚遂良翰瑗来濟上官像 歐陽修米 其福况 昫

三綱渝九法数王道蕩乾坤何等時耶而有風鳴于朝陽也鳴 宗嗣位以父子而聚歷以北難而可最以北風匪鳥且獲柄用 起矣意其初心盖恭奉皇漢武之為崇数尺之土木以致陳令 呼此固君子所為情能而深悲者也帝自蘇德以降封禪之談 屬特為治宰相議事御史得以軟讓此其致治之本也未幾至 信乎此善感所以重視獨突不得其乎而鳴者也斯時依 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之龜龍粥麟風馴爛雕麟趾之体即 度為東之化島民民醉之風天下稱盛治者必歸馬唐起書 鳳而不見其黑也當是時其政問問其民字浮心和無和無和 故元首股胀之歌刺天時發之訓鳴于唐虚敬畏無震之說的 俊獨倒輔之地為正人之題 野子古之志士仁人一言相期更 有一德之說鳴于夏商丹書之儀散勝之戒鳴于姬周皆所謂 不寫乎其中所以潜手點不論君干道者宣待昌言知識為我 不詳及觀師氏諭王以德係氏訓王以道凡度微聲誦無非認 票語同事三百六十篇分職聯事可謂織悉獨諫静一職缺而 智雞来王母之青鳥然後快其心耳豈知事之美漫和不及 土之職然後知三代之時名未始設官未始專而陳之道未始 小之悔况於居臣之間受託孤之寄而以利害禍福志平生之 物論 本書級 二十二条 蔡汝賢明

未始不為高宗罪亦未始不為本店懷也厥後群英疑結九日 鳴干吳而吳以復上下千載昭然更無生平後十一日以繁奏何 顯天下時可上矣是故屈平之風鳴子楚而奏以下伍員之風 平有是鳴哉其無樂平有是鳴哉自古忠臣義士被龍麟頭 為監視之聖殿方殿方不為武雀之笑者幾希吗呼君子此餘 **喽宴美雅雅皆皆卷阿不得事美於前失爱乎鳴風之音友視** 耻此犯 難之禍而非風之鳥搏攀無遺由是樹德以來鳴風 人物論 局宗之財是我因雖未亡牝雜之禍亦於矣鳴吓此風鳴朝弘 **好相望工門人之野中四夷交侵兵事成為其馬因之不平在** 儀而為 高宗之 淮止風 岁殿 方何德之 表也其白 菽栗不 徐機 九有耳者不忍聞矣何高宗聴之不應哉誠思之将及聚歷之 如訴如怨如養其聲東以展而民思家五音激以烈而國思 默思道以務受證其鳴天命之難忧乎斯鳴非谁雖之鳴如泣 而接积棘之所不鳴國家之盛而臨時事之一來不為舜文之來 之兴所田米也不知吾身獲敢言之名天下被卷舌之禍若之 之鳥見曲木衛高飛號肯一鳴其間或善感奮起積菜茲鳳鳴 鳥折裂笑骨鯁之臣飲酬失鴻鵠之士翔且集失舉朝皆傷号 工樂十此即止無樂子此即吾是以深悲等感不得游平志言 是於施天下而國軟亡何也吾以言忤君相政可知失吾以其 之天而有風鬼之無於天下也吾文悲夫及風不朔千似之上 计计

張公藝本高宗之問乃不言而盡旨及字此其東深而其指 補不苟然也而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張公藝文勸 張公整之言直矣可惜朴茂之民而未及古之三老也新城三 即故守為之說日有鶴鳴之納齒則飛燕之妖無所容有青婦 亦不聞一鳴以禍其義何說也豈其能鳴于此而不能鳴于彼 我花梧桐則弗生矣立仗之馬一鳴旋厅鳳且飲電而論光要 光格溴高以君臣之大義臺關三光悟孝武以父子之至情湖 耶抑並鳳其名而不鳳其靈耶又安知所謂風者非鵑鳥之優 包袱中國的不問一鳴以開其迷李朝以碩命大臣一言委和 此熟非高宗之所酿哉嗟天吾於養感有措爲當時武氏擅構 林府以鹊菜受貨即指鹿為馬之故智失追雖掛結網之徒用 家長事治權在男子婦人不追外事也如此萬分 **州東麦麦雉雅于雞至是欲間鳴風可得手磨之敗端已央子** 二老衛能辨王尊被劾之非辜正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軍有 人刺說則花禁之蟬不難逐情乎善成不足以與此 故知其朴茂而智術短失為公藝者且目臣家所以同居由 張公藝 張公藝 借風之鳴以嘆時事之衰友歷委城洋洋盈五 二十二卷 胡 鄭 一共有整語 寅 肾 之急務就有急於忍衽席之爱手一不能忍則十忍之十不能 強忍残忍者忍以害理之謂也容忍者含忍不較之就也強忍 可百世也奈漢高能聽新城而軍納素孝武能聽雪聞而祭 内壁心志器或大權去身禍不放理公義之意盖曰今日朝弃 即順公藝何敢言也以高宗之奏新武后之党传藝言 思高宗不能經公藝而忍斷愛雖有練吊之賜亦何為哉或曰 及則百忍之必痛割攻去有者及之加心然後朝廷可安廟社 方其書百念以上豈其朴茂醇直而無所寄諷哉高宗朝夢后 率此道也夫忍從及從心及加心上其誰能堪之不置易言哉 克吾不能自忍以制其私則家将何觀弊将何極故私忍則心 民養雖同居再世吾見其破壞乖離而不可収拾何九世之能 男子必至相猜婦人必至相公前棘或生於前增紫塵或起於 乖異起其問強務異常肾不肖異類而是非可否月接吾前吾 不必論矣意者其容忍手夫同居九世則親盡而情疎情踩而 者即孟子到心思性之家也公藝芝所謂思者養菜何居發及 未可謂其朴茂而短於智也夫忍之業有三日残忍曰容忍曰 為然則是忍也其強制力畜之及手盖人之私意易流私心難 公整雲水效新城臺開明言以悟主乃書百忍而使之自悟何 公心公則事事事事則心服八九世相傳以來而人無量之者 以含意待之則強者無所畏而馬陵不肯者無所禪而縱肆 二十二六

出即

無一言火官乃賢志室夫所賴大臣者以上屬而進忠耳治謂 聽四人之可否而後決使四人同解而進則帝意必回無是樣 尚宗将立武昭侯召長孫無忌褚遂良李勍子之軍入高宗将 其義深而其古微失惜手至今而人莫之測也 后必阻高宗将日此公藝教我有如上官儀之優報也武后将 引頭就誅天地為龍去将安所悲天昔極身之踏古稱其事 花脏於朝危竟不能報先帝之思當吾君之子俄至無辜被腦 雖十年不能亂使備夫女子來時得勢亦足生制群生之命 治亂時也存亡勢也使集紅在上雖十充不能治使差奪在上 動言則已以不言免禍然則史官賢志軍誤矣 是舞两端以觀望馬高宗後無也等言則已以不言為思從學 甚於前何則逢君之惡以頭媚一世此姦人之常情志當不言 王問不言為贤則無忌遂良之争非賢也可乎管謂志學之罪 良既以死争矣而季動則曰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志軍則初 東之酷世以為党武后奪賴之謀也振喉絕撥稱之見遊監碎 行不義之成觀夫武氏稱制之年真才接較靡不痛心於家堂 丁丹之且九世同誅矣如之何其可言也故曰公懿百及芝書 評 于志奉 謂志奉姓兩端信哉 二十二卷 吕祖諫宋

有方成者言附仁供之心尊時為而抑幸臣應是言而誅酷更有方哉議時禮正人物雖北難司養終能後子明群飛語辨元忠之罪被立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之数人妬婦之恒態也然循洗延謹

一般のおおをしているのは、これのとないからいのはないます。となっていましたのでしていましている

The second secon

武后為唐妾婦孩子自立惟天下不服欲對以處乃修告訂之武學門中宗 南宮靖一宋

法為雕織之刑候周來索相繼引用朝廷之士騎首就捕於是

熟而社稷後崎於唐天武后以一婦人籍天下大號溢二十年四海五王張東之桓彦範董提衛兵誅二張中宗後辟武后房四海五王張東之桓彦範董提衛兵誅二張中宗後辟武后房改旗機易服屯立宗廟而唐之社稷革而為局居害忠良毒痛

一女以傾隨主母動已生之子以借干天位虎狼之暴尚不忍食寒三十既以入寺免髮為尼又復乘間蠢或嗣帝青位昭像曾其然武后以太宗才人自年十四入官十有二年太宗既期年再然武后以太宗才人自年十四入官十有二年太宗既期年

本 之流權 我惡日滋湿藏彰國尊龍三思而武后再得志失貶損人 十五年及其即位各屬之能又其於前縱觀事之賴宣信妖女腦中宗即位之初過龍后又因大臣切諫有不道語為毋所廢意,除鋤宗屬數害大臣夫何難者迹其兇虐實天地非常之妖孽

其子而后殺已生暑無新色是而可忍則骨碎二姬此度嗣君

良士大夫及其子孫之五而後革命革命而又殺唐士大夫其 災凡耳新养已耳周武學已耳其以女主而男號者一亦學一 自天地開有君臣而中國之臣安身為然而身失之者有三平 吕氏為而未成武氏遂革唐命然傅記以来三千年間終一人 非常之變不可言也盖與嚴常理也除居尊位非常之變故也乃子有言臣於尊位罪落是也循可言也婦居尊位武后是也 熊王而愛子亦不保矣萬殺五王而功臣俱惟禍矣不惟是也 **丁孫之十九諸凡爲嬰之公卿大夫非其屠剥之餘若羊豕之** 士監於高京必逆有以處之矣 五亦不及及其引而後後也或有欲為是者言無其漸仁人差 **後月絕於天下云耳** 所殺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得豈天禄其德而絕之即柳 宗獎僧道而墨端您横公主開府而女調感行置自然官而政 位兄濫得封思初而賄賂旁午殺若月将斥宋瓊尹思自而忠 是無塞恣情極欲流歷不厭逃中宗一身始為母所廢終為事 · 方族而學不然也其殺唐諸帝之子孫殆盡而後革命唐之 | 异没不盡像似氏茶不盡像劉氏故天下率歸於如劉氏之 部 武學 太學 数則天之惡盡於此篇 二十二妻 王世貞明 胡 質 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經輸請讀禮從之私方幼學而心志如 春秋義坐發貶故商臣干載而惡名不臧弘曰非惟口不可前 至商臣事於害而漢曰經籍聖人聖訓而書此何即郭瑜對曰 太子弘切有美自其過失惟命官臣御倒 儒之識而不及秋氏姊哉 使之仕姊日吾有一子不欲其事女主乃慚而退嗚呼孰謂出 物論 太子弘 然宋於公之野不當事女主此論甚當倘皆不仕則将 其國 來之亦文當何如大抵君子未仕則重其身已仕則重 二十二萬

環而皆為之聊相宋儒之筆嚴如霜鼓斷斯馬戲散吏之楊雄 他親元忠妻師德之徒無論已賢如狄仁傑才如姚崇節如宋 有務妳老而貧仁傑管正之為設濁酒麥飯其子自外雅歸以 與故僚之王親而於是諸賢者累不之及又何也野史稱仁傑 大夫者也須其時公卿大夫相率而為之臣而不之耻何也其 女上之是僧與淫少年也不然亦其女主之屠人獨宗室賢士 唐禄省則亦其臣與食其禄之衛也朝而入朝其是欄而告其 重門祖而後鮮縛者則亦其屠剥之餘之裔也非身為唐臣食 免有供仁條日姊老矣而仁傑幸居相位奈何不及其在而 一者一婦人也又其故主之響也其并衫比肩而相揖逐者則

節而已皆是春秋 胡 寅 符以一言之矣聚炎遽嚴之其後政歸武氏炎方效忠欲以存 夫中宗维不賢吾君之子也無題罪實惡中外未有歐射之意 植遺腹置委果天下北面而不亂亦日正而已矣為英明之必 降則彰彼猜媽小数有餘大度不足又其驗也 也惟慮中宗之過失是其淺也不見太后首藏是其選也及千 裴次位居相輔時屬繁難歷覧前歌非無忠節但見逐而慮於 暴于炎之暗于幾也知中宗之不君不知或后之盛朝假處其 教弘以為太子之道臣至一言遠作而見鴆哉 此豈非好平其死也非有他過特以奏請佛古鳴呼為人臣子 而皆其神人死固宜哉 放息之萌而輕用其智不自翻點此春秋所禁也使郭瑜知此 视騰此外非所預也君父儒昏母后事惡充當遭發時獨以終 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临謎死之罪私之謂失太子之敢問步 豆彌伙詸府論則然運淺須信児乎覩構逆則示其問暇們始 永嗣請封祖禰勸殺宗親然後徒有該章何當濟軍是**奉還托** 又造命以會時何者當是時高宗要寫尚新武氏革命未見亦 日接神器而稱之君馬天下童子皆欲下之何則不正故也 物論 裴炎 朱灰 吕祖護朱 歐陽修宗 聊

如鄭恭新微寫乎奏獨何心我以武后猜得足以駕馭談當時照皇有皇唐高祖太宗之裔天人名屬不幸一失辭持王下殿盡其尚何言且匹夫交友之際為一語誤猶為之隱忍欲觀其唐讓者訓灸特暗於幾本非有邪心者夫炎會不得與叛逆兵

後時乃躬途策盡耳非炎本心也 養國獨位之謀将不可测矣且區區柳武后追尊祖考而待之 於常後值一 姚樂文子深居房屬不機權樂如兩漢諸后則炎 於常後值一 姚樂文子深居房屬不機權樂如兩漢諸后則炎 如轉恭葉發嗚呼炎獨何心執以武后猜悍足以駕馭該當時 陳皇有皇府高祖太宗之裔天人名屬不幸一失辭持王下殿

陳子昂

歐陽修木

泰山龍著不開東野子引之子言其整替數

優為之然一旦逢怒死於不道之淫刑就若以三善示之底夫過諸武二張之勢子昂回侵為之論周與求俊臣之虐于昂亦陳于弟

之武天忍人拂遊願正一見仁者之状則良心油然以生于品使之脏中和恭肯之象则后之弑戮邪心或不至於甚矣且世民道在馬學校者禮蒙之所開人倫在馬勒后立明堂頭父學克煩少衰此于昂之心而史或不知也天明堂者主政之所由

評 養備子昂之心者無人悟到此

取族一以模樣段嚴區區金紫荷益于人之分毫髮之隱皓何 器識之大者也彼此所養者王勒蘇味道皆典選馬一 裝行便之知人鉴則緊英徒以掛禄壽考論天下士而未察夫 一以鉤當

原然如秋霜烈日即繼出師表亦無不可者而謂其器之浮識 之淺也果定評乎哉噫神羊之所以稱奇者能觸羽也屈軼之

揮于人之大雅三子姑且勿論乃實王討武氏一機其大家運

所以稱端者能指依也武氏濁穢移則其数邪臭大馬舉四海 非恶而被之果與風雲月季華能聞應故行像于是乎失人争 人大卒無有一人倡大義於其間而賓王奮不顧身一 二十二天 数1

世之以成敗論人者曰裴行愈知人李世動知孫有王敬業俱 駱賓王李敬紫 郭子章明

禄茂有道以遠迹微賢平知進而不知退也

魏元忠

城明

而去上也至及聲類已露難乎其卷而懷之矣然位未高而照 幾而作不俟終日元忠誠有遠見宏思者水浮弘道之間自晦

之敬禁裹身死馬浴血而出誅武一師原子義旗世動得此不 歇不能仰視世動之相故業日敗我家者必此孫也因獲而被 以敗誅空子武學司是唐社已全起兵一檄讀未竟衛使人飲

是蓋向日立武之然家即不血食思貫二曜名華干樓所以光

做也疾風勁草板蕩該臣豈譚天雕龍之士所能辯哉比之三 李氏大矣裴之點略日士先器識後文藝養養五支藝流耳茲

二。其何多班馬野史載二公鮮甲衣緇鴻宴恩舉名若姓則

能以順逆之理論孝逸而孝逸屠馬孝逸以順逆之理論軍士 坤何等時也元忠而抱匡時之冬懷請此之忠可尚為己故前 亦蹈兹覆轍哉唐祥不競武學當陽澄獨神器磨婚婚等此節 奇且正也而用于李客君子謂之無識疏意魏元忠之在唐而 著非不常也而用于魏操君子謂之不忠徐洪容之謀歐非不 嚴尤之三策非不善也而用於新落君子謂之不智有或之才

問者知人之鑑則士必咿鳴脂當而後稱良子孫必金張許申

大些沉智又非夫人所能規測萬一者當唐周改革之際應約

老死哪戶而後稱孝也是夷齊非孤竹賢子而程義山茶賊也 聯袂屈膝籍耳廣陵之舉差強人意而徒以此臣不幸之蹟成

故行儉世勤之識未矣 **辨裝空之非明鑑則貧土敬禁心事如青天白日矣** 胡 寅

魏元忠

不待價而沾者也其言曰天下安危繁此一舉使敬禁一敗則 元忠智謀誠可為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用于女主之朝可謂

武后愈安何以繫於唐室然則将不今孝逸拒之平曰君子自 二十二卷

史 287-52

先儒以為状仁條未及復中宗年七十以卒所薦張東之等嗣 世助禁者之戒爾昔己氏命灌與擊亦要乃與蘇連和待蒙日 臣唐氏之叛敗也奏功不当學亦自及盖天假手極之以為後 易周為坐友亂為治則唐有泰山之安元忠且為當時之全人 位其問豈無事幾可乘而遲回以至於死固不可以言智然中 然其所以成者天也當武后末年中宗也還東宫而仁傑居相 氏遂誅使孝逸而能為此權三十萬之象抗表請還政天子徐 孝逸附會城后為之形天破李敬葉而安武氏可謂孽后之忠 灰不知說孝逸者即所以說武氏也用于孝逸者即所以用干 而軍士聽馬取敬業而平之告武后之惡於唐之七廟而謀之 宗既還東官則天下者東官之天下不言可知知者於此上當 而成之東之亦年八十矣使天不假年則事幾一失國於終傾 侠後碎而後罷兵則武氏豈終能獨唐哉不是之思其萬死宜 武氏也得無如尤或洪容等乎君子安得不為之深情 仁傑之不早計於此有遺恨馬是人不然九事之成雖出于 評 物論 狄仁傑 此事正與漢相類情孝逸之不能為娶也 以元出才智而慮不及此或忠之不是與 二十二米 程敏政明

東官院還則天下者東宫之天下不可後輕舉妄此正

不勝區區之念起而強國之斯所以與其鋒而自船伊戚者也可以小教勝而通於天命之達者不可以人力爭徐敬靠之徒而惡民妖虐之命天實假手於武氏耳天關於天下之大者不再為犯所這一人之私智之所為哉意者生民厄蓮實子斯時奏問之間而動于四海之大五雄豪條備首就獨天地鬼神格

所為而為虚消長之数固未有極而不及之理也吾固逆知其

氏者非倉其禄而者其遇也彼其際悍的残之极未可以早有

舞蹈對楊環人職夫連快出入而且憂劳盡受若将終身乎或公也偃城拜女子以為君而願視其草號改命之事淫名發發

史 287-53

吾方自保之不服而奚服于植堂哉然非熟察事天地之徵以 洞見乎消息盈虚之故者就能委心任運如公之所為哉或又 不服其志則與我爲敵益其已熾之勢又生其與我爲敵之心 **退見小こだ者又發馬而不待其衰夫不植其衰則撲之愈婚** 原者何也具有僥倖苟且之心者言之不足以格其志其有欲 勝陽者也肯之后子就不欲厚集同類之勢哉往往類解而功 惟其勢之相積積于陽者未有不勝陰者也精于陰者未有不 而機等之就干公門則羽翼之稱於帝室也大抵陰陽之相征 之論則以為文惠之功者盖五王之在位者公實有封殖之動 誤乘時起在者不**抵而合則彼武氏者固**己如困獸之将弊而 樹忠皆以厚其勢而分布要地以集其權裁力王室者人自為 勢之公東而徜徉以待其至則其縱時以髮這者如屋丹親多 从事周之迹為公居身之累者吸公則誠失身失欲累宜多而 葆文以何之者已四周而環會失豈有不可勝平故中宗之五 **姚言問道及養流游不能自己則彼雖逞一時之強恭以悖王** 以至意入之豈有不可回乎非回之以力也以正也於是乎庸 女子祭之以文皇大帝之靈格之以夫婦母子之義因事納論 下之公而其根心之天理萬一不敢泯滅者固自着也而吾既 ~不足以 羽吾東而吾之客之固可以日計也而又何争手子 一一張之伏率本起于泛舟之潜謀斬關之奇計而若子推本 二十一巻 陵废立之謀誰實啓之陳平之佐周勃誅諸吕迎玄代王羅羅 |立七廟及政豫王侃侃乎殿陛之問有似於王陵之為漢然廣 天下事有似同而實典者君子子其心而已矣裴炎之課武后 祝進息恨不得起之于九原耳 而不知及正之權固己在此老掌握之中人矣所謂汗其身以 合行與世委蛇對主樣炎當朝縱博非但全唐亦以完軀其事 栗公始者幾危後得免于虎口遂有悟于黄帝老子之旨同應 公而及数濟之于外明堂之最不開二張之交已合后雖校五 · 兼由之以正失其身所以得其志也身乎周所以心乎唐也公 治亂安危之係又将属之誰乎一立其朝而國祚由之以安天 人則天下央無不可為之時特未有學術如禁公者徒使人拒 公請也故機其要者録之千稿亦以見當斯之際尚有可為之 善其若者深公有馬索之何記史者往往添足其問欲以為學 信失又可害者要公實薦祭公而及以為不知人果公實重奏 亦人傑也於 秋仁傑 公之處武后也從容以待其衰而徐以一言回之又能 其論保公悉失 引用在肾以間其後唐之社稷終賴馬公真人傑也大 不表

史 287-54

李越費哪

訓

鐸啊

孝之外揭子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當处并州禄過太行山石 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于孝為臣極于忠忠 弘將奉為嚴嚴乎克當其任者惟柔公之信公諸仁傑字懷 天地閉熟将闢焉日月極熟將壓馬大厦什熟将起馬神器 贈河陽見白雲派飛日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局 成君子不與也至哉言乎 下成月之久有似于仁縣之程居然諸日分王之議能皆主之 為國耶策雖不就君子子之心不在國假善以濟其私功雖幸 兵太尉腳奇亦漢之忠臣也勸誘二張請還爐陵言項亦唐之 而故為是論源以收公隸於其然陵之所以面拆吕氏者果如 過貨生畏死以保留貨而已若万果炎之處立既當于武氏全 借日寬假日氏以圖後功諸武之王仁傑有是事乎乎之心不 不幸則君子不暇論也先儒有日人臣建策效計當原其心誠 思臣失是惡可故要之陵不必有平之功而其心即仁傑之心 是平与以炎之源而比陵以平之功而比仁條則給說昌禄屬 際不必有炎之詠而其心非平之心若乃其事之成不成幸 物 狄仁傑 同器也可愛可傳 推王陵平勃状公装炎之心及覆辨折真若藍猶之不 二十二卷 范仲淹宋

> 謂之日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語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 之至也忠之所縣生乎公當以同府禄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 光若臣之際乎公為太理寺丞央諸道滯欲萬七千命下服其 馬方毗睚不合感公之義歡如平生吁嗟乎與人交而先其為

思在少恩公獨爱若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 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盗長陵一杯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旨 怒曰彼置我不孝左右禁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 平武衛将軍惟善才坐伐略陵柏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屈上 **婚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炎并則發數萬人别** 較奉部陷陛下於不道帝意鮮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

活汝董耶相携哭于碑下齊三日而去于差乎古謂民之父母 粉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學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伙使 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致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惟陛下矜爲 部人紀之碑及遷豫州越王亂後縁坐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祠乎于差乎神僧正之而况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我夏 口有便促行刑公後之密表以即日臣言似理逆臣不言則於 存惟夏禹泰伯李子伍負四朝日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

動詩有阪帖阪祀君子于役弗忘其親此公之謂與吁嗟乎差

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

鼓寒命罷其後又公為江南巡按吏奏毀淫祠一千七百所所 開御道公為知項便日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道彼何害

二十二卷

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日乃有異議乎對日有之昨陛下 中宗幽房陵則天散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東部 之吁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置虚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 率師平越王之亂羽士食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日州將忽元 所費沒者成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出 定問出公為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為安撫大使前為突厥 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館輸識者題之北於再題趙 伙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後入相請罷戌疏勒等四鎮以 况廟堂之上乎吳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馬時何如 免復貶彭澤令狱吏皆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為 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便無辜之人肝膽塗地如 帥耶對日公以三十萬聚除一亂臣彼曹茂華聞王師來樂城 震動成學民保和郭公至下今日百姓復爾業冠來我自由 以首觸柱流血被面被懼而謝馬子麼乎陷阱之中不養不 公曰大國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奏祖 新士战時之間数百人及命處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着 遊復州刺史吁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謂大丈夫其公 行上方斬馬奶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 物論 調子為地官侍即同鳳閣繁堂五章事為來後臣誣讚下 心未配居德則天怒令策出又 三王卷 日則天謂公日代 in in 夢受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官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 思在側於發亦色則天以公歷言不奪一旦感悟道中使密召 乃召拜洛州司馬他 之務乎荆州張東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 則今宰相李崎蘇味道是矣道文立離觀思海南才以成天下 則天管命公擇人公日欲何為公日可將相者公日如求文章 定天下之業断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罪之威不得而變至 子於是天子夜置廬陵王於龍門偷禮以迎中外大悅于處乎 拊公背曰竟朕之臣社稷之臣即已而奏曰還官無儀熟為太 廉使艦陵拜日全日國老與汝天子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 思群臣無不可者惟俟公一言芝之則與卿長保富各不從則 **应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于蘇外而問曰我怠立三** 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 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日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日 無村姑之檀臣不改愛死以奉制陛下甚面爲則天咸泣命寨 姪,近立廬陵王則陛下高殿後事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 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的 之子孫三思何惠為背局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 下動陛下豈以一 無復海與鄉相見矣公送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 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擔 日又問人於公對日臣前言張

永而**催私死而循北面事之者乎武曌之時何時也们天炮關** 洛州猶未用馬改秋官侍即及召為相果能誅張易之董返正 若下年帯礪之天下機而授之他姓之手舉君之子孫若難並 不在而君之子者孫在吾事君之子者孫有死無二寧有舉五 **過獨以為米然也夫臣之事君其君在吾事之有死無二其君** 說者謂仁傑當武墨之職家取香思以權大謀至後唐室功差 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於靈萬載垂光時非天下 軍就為平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就為乎方一朝感通群陰披攘 不傷極天之山逆長風而孤騫週大川以獨航金可華公不可 正於未奪鳴呼武暴如火李寒如冰何心不随何力可回我公 澤翔公之祠而述馬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時 樣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又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 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吁遠乎游文華重才買其知人之深乎 之至誠其孰能當 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持優游薦神之中顛而 松柏不天金石不乘受於天馬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 公之動德不可疑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色載之別傳論者認 人物論 時至有為之語曰取日虞淵洗完成池沿授五龍夹之以冊 八扶充而不持者亦何心哉仲淹貶守都陽移丹徒都道過彭 狄仁傑 一十二卷 徐仲子 五 之年必死於武氏後手已死而張東之必為相手且東之已 之子孫文皇之子孫也唐之臣民文皇之臣民也武墨更 能計不相繼而死予傑見亦認矣唐之天下文皇之天下也再 如王陵勇不如朱虚能計武氏死而三思華必可制乎能計門 產禄岳兒一日姓找平勃盖鑄之熟矣傑也智不如手勃正不 再則日安劉氏彼舊如項翰雄如漢高且玩弄股掌上好區區 平勃盖壽之熱美平勃即非漢之統臣乃其言一則日安劉氏 侯太后獨有一子不過晚年男女無聊之情后之初心如此而 帝定天下其功不可誣也其殺諸大臣也為高帝謀也其殺如 空城氏也新春循不盡空劉氏也宋裕循不盡若司馬氏也彼 之有司馬氏身為祭而就其故主者不盡無也然郭沒循不盡 而有君臣其暗奸之椎若羿災之有奴氏新养之有劉氏宋裕 意也為惠帝謀也惠帝期而辟疆計售白馬預約諸日将諸台 此何時即唐之武漢之吕也吕相從高帝草養百戰中卒佐高 其子北雞而枝寫女主而男號天地倒而易位月月昏而無光 服色車漢家大號殺漢家子孫屏漢家為鄉毒痛漢家赤子本 時有魔陵在后必不為帝籍令后帝矣而改漢家旗幟易漢家 巴后即稱帝稱制而漢號如故也齊王代王固無惡也籍令當 三人者循儀然一男子也武墨以一孤媚了際入事文呈繼事 于此平勃必柳冠而起蓋為之臣平勃臣漢也未當臣日也 二十二卷

縮未包青木少年也吾不知條何顏處之也其剖心以明皇嗣 惟行者何人也非其所親則其屠残之餘又不然則其淫媒之 心見今之元元不貞親而投之釜炭失其南面見而主我者何 不全正而整粉矣條何心見今之萬鄉不利菜而含精矣條何 子不男子而婦人矣樣何心見今之大號不唐而周失傑何心 周是也條何心見今之帝不長安而魔陵美條何心見今之天 網務然主母之者平勃之不忘漢是也主母悍而輕舅姑之情 見今之旗熊服已不上而金不青而碧美傑何心見今之宗支 礼絕夫之族屬数子指子而不有而紀網猶持依遠之說日吾 也不能討如武攸緒逃而去之可也不能去如宋璟諸野沉伏 紙不能死如蘇安恒之諫可也不能該如李敬葉之以檄討可 之死為納毒于秦坑元元條于消水條也身為唐臣死之可也 旗幟而 事之為其家也為其故主也為其類主也誰則信之仁傑之事 **吃而祭之位以至韓王元莊之死鄭王璥等之死皆王靈婆室** 上位可也而為其臣為其平章為其因光可乎吾且以小喻天 也吾上之學也吾不知你何顏事之也其明王彈冠頡顏而 人紀綱僕也主母雖悍而上存姑男中存夫下不斬其子則紀 一家也以武家之主母也若惡魔陵家之弱主也平勃仁傑等 為金易唐之服色而為男華唐之大號而為周扼子之 二十二卷 酒饭仁條其子自外帰條欲官之姨養面蓋曰吾不欲子事女 去此固久丧其良心者又仁係有老姨賢而貧係過馬為設 史簡當時而有朱雲頭且斷于尚方創係固天下之罪人 唐不忠于周無補者仁傑也假令當時而有董派罪且正 功也哉厥後三思終不可制而所謂五龍不保首領尋以族則 将誰帰者即世無仁傑吾固知周必及為唐也惡在其為仁傑 也天下故唐之天下偽局狼而有之偽周沒而天下不歸之 仁傑者亂之媒而獨之招也不思唐而背唐不仇周而臣周 云功耶書記仁條親與三思呼盧浦樗披集翠裘得意馬上

人物論 親之說不過躺昭德之餘談而兩異二子之趣雖稍感武后之 天心人事之然不可回天下萬世之然不可欺武學必且色憚 **尼言正色及養晚喻以明李氏之然不可絕武氏之終不可惜** 已矣神光文皇在天而有靈吾不知像何顏相從之也思雖為 山東細民也吾不知你何顏便今之也其神尭文皇在天無當 仁傑死而五王討亂二豎伏誅太后後居嗣王入彼此天也 悟碩不言于垂拱之末而言于聖府之初鳴呼言亦晚矣自 必逐此不特為居家謀亦以為武氏謀也奈之何姑姪母子執 而心動武氏悟而三思草相繼以去玄武門不必斬上陽官不 **稅亦無婦人也而仁傑又其所最親信者籍令仁傑明日張應** 史 287-58

婦人日武學友唐之天丁

婦人日仁傑姨 平勃之功至今百口罪之何况深公宋儒乃真王陵並 稱於矣秋青之不敢附母亦恭其心乎 為随風而靡寧為嚴寒松相毋與草木同朽寧然正連如毋孤 安能坐視傾危至此極而莫可誰何者是故寧為疾風勁草母

忠臣洪國以身孫不若以人謀以一人謀不若以衆人訴何者 秋仁統統奉在公門

且鉅战馬讀唐更至狄懷英公門桃李三致意馬天自大道照 旁招将採不言券卒之事可功成而宗社要如大臣之功益去 必無濟矣惟益臣察和萬目而思焦心而求推發同升不言泊 了船徒抱朴忠忌延攬切傾葵而珠拔茅即欲為國祚計首奏 人及非一木之仕太平非一士之能別以孤寒而涉世之不及

然若桃紅杏之徒迄今有過嘆為公之桃李其果類於是乎五 人立一門戶背公植堂者流一有所為寫則軟命為桃李云至 二十二卷

花六即而香虧朝曆矣一時士君子方且歌養楚味若華相由 想公之時諒公之心學后帝北最凶帝在房州東與越草奏 不至洪鋤瓜瓞無點類矣告咨掩捕群英芟除矣青緑朱紫 所為培養者豫也微梁公就能當此友問而唐者子盖容機唐 李問芳菲馬李唐宗社幾項而後孫雖則五王力哉要亦梁公 枝葉不改字內上彈河相慶今四時臣連花即董自不得與桃 我力同心北雞結古二張授首盛陵後而王律回春瓜姓綿而

則替故梁公此舉為國忠也知人智也卒保身以濟其君的也 王断國則公以樹交植黨則私為朝廷得人則明為濫及匪 撫舉人車載斗量而糊心映目取識當年大都薦賢一也以禁 事而論之秦即十八士桃李滿瀛洲而喋血盈庭為後世笑存 學而三善備吾於深公無間以矣獨惜五王所以處此者主

武氏一日未發則房州之駕

日本家吾為人臣子有死無二

則根據之好一日未除群好一日未除則武氏之悪一日未於

三徑可歸來也而養光熹微亦可屬於是而知朝廷

一日無人

則日桑間可適也而恭離不可忘尊越可思也而神州不可及

携手於衙門之下誰肯為國家當此盤錯解此紛奸哉狄梁公

華如張見為花葉之堅好而欲其寄且華機各如姚見為從本 忠自許軍師師濟濟权取日之功母其業不子臣雜較之手卓

棟梁稱故國之為不桃紅李白盡歸墙序奉華秋實齊入樂能 若子至如則正之學敬達之範暉又見以為桃李之飲放向祭 之條餘而不必剪且代文學如該奉見為桃李之英華而蔣之 人食日梁公之多門下士也如此梁公之能為武氏得人也如 而灌溉培植之恐後居則含並益要其品彙之匹侍出則植餘

此而不知其非自為計也為李唇天下計也為嗣若計也非為 武氏用也為安唐天下用也為嗣君用也自是張來桓崔之徒 史 287-59

(蓋菩馬去草不去根於當後生季超慮之矣三思尚存悔且嘆 看五王五王 有梁公也廣萬世下倘有開誠布公如梁公而為 此而後朝食者奈何置之弗恤竟使報復敗殺諸州而昔日桃 脐說在劉幽水可鑒也吾意諸君聞此當有惻然思憬然捂城 敬則却處俊伍余日不然照德之忠於唐秋公之亞也項也苦 或謂李昭德盡忠於女后之朝是故奧吉瓚同傳而不得與朱 其桃李者慎自愛母重為果公召哉 乎主慶之部人也請立承嗣為太子而昭德杖之至死姦邪不 相委股心馬而昭徳乃曰魏王權太重姑姪何如父子子猶有 是昭德為梁公簽郵也不可謂非忠於唐也問以武承嗣為左 天子而為姑立廟者盖當革命之初使后隱然以不血食為属 陳於照公而武氏悟及周為唐然其論自昭德始日未開姓為 其匹哉特惜其书類太露而不善卒功耳姑姪子母孰親之論 敢後異謀侯思止酷吏也自擬觸邪之豸而昭德按之立幾十 暴紙其父者后遂瞿然罷其政事夫承嗣為諸武以後之尤而 旦削其柄是不待朱虚之鋤去而吕禄失止軍也可不謂忠 物論 朝利落殆盡矣中宗雖存安得以蒙其餘陰乎是非禁公 李昭德 **梁公得人非自為計非為武氏計為嗣君用為李唐天** 下用放得架公心 湯賓尹 몌 **姦人仙悠仇悔以逞盖所謂蒙形於主即敬則一諫而羅織之** 温須之曰取日虞淵洗光成池潜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為名 以權大謀引張東之等卒後唐室功盖一時人不及知故唐昌 武后乗唐中衰操生殺柄却制天下而接神器仁傑蒙恥奮也 言方高宗舉天下将以禅后處俊固争不使妻乗夫除及陽至 而生斯世有匡國之忠不可無律身之節 女主之朝而專權使氣此又秋氏之姊所不齒也士君子不 吉瑣之尉安固而遂為之合傳不幾於蕭猜共器耶雖然委身 教之首功故曰昭德者果公之亞也史氏乃以其尉南京 其力哉然則昭德固不同虞淵之取而掃霾荡城亦為潜扶日 評 物論 秋仁傑和廣俊朱敬則 歷数昭德之功立唐之忠臣狄之流亞也史氏與吉璜 同傳在矣誤矣

之恭毒盈四海吾恐房州之駕光已淪沒矣雖有五龍安所施 向非昭德默在諸武之柄遂長群小性敗之謀豈惟屠剥糾綱 其為力也易昭德杜武之逆謀於残屋方熾之時其為力也難 德所以愧與公也然果公友唐之正朔於武氏血氣既苯之際 以來立惜之認口而不得廣植桃李以成潜授夾日之動是昭 白石赤心之姦辯龜腹深書之詐尤有宰相才特其侍才楊節 民歡呼相慶夫異國儲而快人心非忠於謀而能之乎至於詰

史 287-60

歐陽脩本

二十二天

死士可以律食夫皆臣不能輔居主誠以志昏近習心無遠回 敬我時而後言者即 祖宗之耿光刷九廟之餘耻登彼帝道春茲生靈帝乃荒政名 能罪也以訓萬方而更沒遊以聚八政終聽妻之獨獨則聚偶 崎嶇瘴薦之鄉臭潤幽囚之地所以張漢陽徘徊於克後状況 不知創作之根惟取當年之縣孝和皇帝城自有承遷於方法 妈妾更假主推於妖女自樹刑實專作風福親落多門之或食 常沒遊是好不鑒尚宗之以長舌敗國北難丧家後接政柄於 禍可為寒心則宜日及不食官分不確放就業禁以勤萬幾 死之谿再祭九五崇高之位顧天欲之險足以暫膽思武氏之 歷問阻艱難苦亦倫失顛危崎嘔所為極矣一日得脫千仭必 民之命持於婦人之手度及神人毒流海内二十年矣至民意 総以命世之才則土徳去矣 華衛信妖女以抗推則藝倫失序桓敬由之覆族節點所以即 從神器樂長身去萬東之貴下血匹夫同列遷延嚴紀署囚克 文竟以元首之尊不免齊眉之禍比漢雷之惠強華為侵方 公便南以奏論逐得生逐點非已力泊涤除金虎再提將衡不 心战中宗至庸至暗之主也直宗談之不城一失其政天下中 中常 二十三卷 石守道 堂 狗田店書 崔聯死於白州張東之死於新州來恕己死於實州讀史至此 殊形治之風終殖身於二婦人之子,呈平 五王之非事其亦武華之徒與後世忠義之士欲立大功科大 後追哉肯使之寶武晋之張華皆逐疑不断盡為小人所圖若 王卒為所屬故五王能用季昶之計而誅武氏易三思則置有 其亂也夫以三思之智旨賢於五王哉盖果於先幾而發使五 己酯雞綱豈所謂漁于深淵者得禍亦大乎盖當断不断友命 誠足以其日月調其延福錫度且東唐於其為表而終乎封雲 除內配所治官開後子明碎中與國祚其免節足以貫神明神 未嘗不赦殿流浮也先平五王奮大忠仗大節誅張昌宗等協 史問利用恐續外過令自殺桓彦範死於龍州敬暉死於崖州 薛季和管勸敬暉等令誅武三思而暉等不從季押己吾不知 明厚前氏毒以與先天之業平不然安全之功賢於漢平勃落 謂中宗為其主不畫誅諸武使天下藉以為威何其淺即學幹 五七提衛兵許發臣中與唐室不淹辰天丁曼東并經濟兵至 人物論 死所矣其後因王同校事羅織其事遠為領外崔定默計造御 **啓為死后以外所來劫持数母若放豚然何哉無亦神全北** 五王 五王 二十1卷

史 287-61

歐陽修平

延有徘徊乎 寸心猶豫乎未路不能屈伸在我而在直随形則 五王之禍常倚人門户之間耳可不畏哉又甚更以季柳載於 李府天下衙有主光欲皇帝母欲武武家廟食唐為問府家以 武攸緒舍的許官安於嚴壓而使后不之疑其智足嘉失武氏 耶禍如丘山而弗省故君子遭愛事必貨明智而後濟 汲於二張惟恐不藍粉至三思返不屬意是得底不縛自貼伊 二張乳臭怙罷騙於諸武三思姦謀過二張遠甚五王定計设 雖除五王族痛恨當年存机肉 肉竹仇譽尚廷酷吏開告密白頭司空及是實司空不死唐不 及吏傳亦非也季和本身五王同謀誅易之其後又同得罪死 感也方是時三思宣經常氏著矣五王獨不知常氏是製帝时 亡天意豈在處陵王中與功業回天地盡是司空門下吏二帝 於領表附于五王傳可也何必載於良吏傳於 声. 評 五王 **机上肉** 推新 季與日產禄猶在真長處也而五王不聽以及于納真 五王之失計 盡是司空門下吏見梁公之大功痛恨當年存机肉非 不断之在手 二十二卷 李東陽明 吕祖뙗 寅 當時奇才高識不能自晦而立于其朝者深可惜矣夫下惠伯 量雖非宏而識潤達視其所為無偽飾者逐以取信由是論之 豈易為耶直道事人不以三公易其介夫豈苟于一官以求容 之行自附于伯夷而不至猶不失為守道索身之人然下惠亦 夷雖俱稱百世之師然自附於展食而失之則将有偷合荷容 人牧油 悦於其君者乎 人物論二 一十二卷終

答示因其子而在位不久因[無可稱者鳴呼女子之楊於人者 之心安社稷之計也奈何思于一妹明断不足便姦人黨附先 政進忠良退不有能料封官原軍恩廟紀綱修修當時為然的 美自高祖至於中宗教一年間再雅女楊唐祚既絕而復續 凱親自然治道維新亂階不作孝和既已失之玄貞亦未為得 法不一則發偽起政不一則朋富生觀于天后之時雲委於二 為後見貞觀之風未幾天又示變遂以大位付之格子實大公 係宗因此子之功而在位固無足稱者然能任姚宋单中宗敏 安官臣致禦那之科天子嫌巡遷之詔此雖鎮國之尤亦見照 賴投持於來應之間抵掌格太平之日以至書類告變上不自 科封清路成以進起相軌姦利是國用景隆維統污俗節清然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三卷 **茶之第孝和之在波注於三王之門賦奇則除該題庭納頭則** 八逆謀情哉 之夫夫君人孝変錫之以典刑納之於執物仰無俗偏下绝 感宗玄宗 展宗史斯 水水 二十五天 事 鄭賢 元直 歐陽修束 陳彭年 輯 彼其殿前之灰未寒而風樓之酺已設罷織之令未徧而運程 而來之首尾衡央為天下笑何者恭儉之德不可以居名借也 持一旦好名之念少衰欲質聚端潰裂而四出諸臣始于又從 名之際勉強矫飾非無銳然可喜之形領其差者難繼歌者難 夫人主不可以有好名之心也人主一有好名之心則其印必 志在於昇平 士而又旁來宏碩請道藝文皇皇於誤日問於歐納長棒速取 有不繼者明皇之葵珠王錦繡也将以來此名也不知當其好 最拔野能也廟堂之上無非經濟之才表者之申皆得論思之 如此可不慎裁 人物論 玄宗 玄宗 二十三米

管也禁女察而出官城明其教也賜酬買而放哇淫懼其荒也 我開元之有天下也紀之以典刑明之以禮樂愛之以慈儉律 取以女子方其励精政事即完之際義致太平何甚益也及後 中宗不免其身常民遂已城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察失而又 級灰于而放骨內厚其俗也第兵而責師明軍法也朝兵而計 至於敵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其其他習之相遠也至於 心一動寫天下之欲不足為其藥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 /以軌係點前朝徒俸之臣杜其姦也焚後庭珠華之龍成其 捌

李廷機明

之類見增官關之物未行而紅塵之騎巴出吾不知珠主蒙奏 前段矢而洗兒金錢又安所出乎當其焚之也惟思其不叛而 而金級細合何所供乎錦繡灰矢而霓裳羽衣何所與乎器玩 之故而已矣古之恭儉之主始終無問打莫如漢差文宋仁忠 及其索之也惟恐其不給夫安所從來而刺移若此則亦好名 春秋襄王十八年諸侯伐齊醉有寺人宿沙衛者建大連塞薛 輕變太宗之制崇龍臣者增多土貧自是以後安子國政其源 明才智之君而出群臣之未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天中 也雅故其防思也深其感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容後此雖有聽 食殺處之間不伐與不銜名故孝文以玄黙稱而仁宗恭儉四 諸臣問疾其得見馬盖其躬修子禁問塞簽之中而節告于服 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法也創業之君其得之 其末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人不可假以威權盖近而易以為奸也明皇不戒發霜之漸而 則自本皂鄉后官本不曳地一則中夜忍飢而施被漆堂非 於末流不可後寒唐堂之禍基于開元書曰監丁先王成靈 如 楊思斯玄宗命将在村平安南部 高力士事來緋案者千余人官官之盛自此始范祖馬宋 明皇真好名故與脱節大相及人心操舍可懼哉 日者固其天性然也選手人主亦何以好名為於 二十三天 尹起學明

> 而股曆臣殖經即最調之曰子殿國師齊之舜也夫以寺人殿 一是之公宗制平內難與後患室肠精為治炎質太平可問盛 大子失然流往宣者遂為古國之本有如头南之為主無将臣 大子失然流往宣者遂為一國之本有如头南之為主無将臣 大子失然流往宣者遂為一國之。 大子表情,以為一人。 一世國之之, 大子表情,以為一人。 一世國之之, 一世之, 一世之, 一世國之之, 一世國之之, 一世國之之, 一世國之之, 一世國之之, 一世國之之, 一世之, 一世之,

± 287−64

蓝之曰就其不聽之名豈徒書之污簡順至今言之循如蝇蛆 決尚未幾也秦秀從而謀之矣聚于其從而議之矣昏亂紀度

間之說之悲也和使之肺肝欲掩而不可掩每每如此夫扬湯養機誰能為買請者鳥将死而悲鳴輕手丁寧之際甚失買公

止沸不如檢新制心息應不如問緣欲人勿知不若勿言欲

而防民之口多見其斧潢四溢而不可止也張說當武歷之際

勿疑不治勿為豈有以一指而蔽養華之觀以其所以防川者

可死欲惑武后而武后怒嗔而悟說至是亦悔之矣此所以有 **應其勢位之燻灼足以為我禍福既而欲死元忠而元忠卒不** 晉侯追侯同後後的易豢始悔其泣之之失說之始懼昌宗亦 也應之姬艾封人之子也始適晉而涕泗治襟不能措及滑見 始愿天下之游已曷不若慎之于初勿受此堅子之獨之為命 亦何必後日之祈之改哉見之不定既許之又背之論者謂其 則含唐將禄而去之由是可無宋璟之激可無劉知幾之助而 两純美君子而前削其路以美官之事改其汗青史欺鬼神之 逐生麻中不得不直盖有處干諸君子之激而然也事久論定 說是欲樂卻我也是欲華亥我也說了此時能非則拒之不能 北郭華亥因而成之采而寺人諧行合比出走美昌宗之路張 是循助虎而翼也下宮之難而同枯為數由藥卻為之證埋書 女主居其上二豎間其內元忠其能無危乎使張說而為之證 可以障天層山之雲可以輔日賢人之行不坚于金石族和之 也故今大泰山之雷可以穿石洪爐之火可以綠金深壑之靈 恨之而又有昌宗易之董交撐其間岌岌然剧虎牙之勢可思 以魏元忠而歸女主之朝不價而沽為物論之所語上職者已 孤媚當國豺狼載路盛服先生不容于世忠謀切言皆聽干的 **云競之祈也夫說之祈競益不以事出於宋琴之激則我不得** 告有深于水火 若心之明不故于天日壅蔽之禍九甚子雲震 干三米 項三世為史官東暴數息之際捉虎易放虎難出于夫人模之 之為愈也不然非惟他人之簡吾不能奪雖身東史衡如秦媽 循盗跖其行而惡其名也曷不若慎之于初勿至于今日之析 之乎监助之名其可已乎張說受昌宗之屬而取受激之事息 均仁也出後義也入先勇也女其勿以我為盗跖人其有不咲 為脂常澳忍而要非明白正大之君子矣盗跖發匠肚籃刮練 際容局錦無所不至而語人曰我為益有道妄意室藏聖也 吾明非惟祈之無益而亦不必祈美不必析而祈之此其心終 較之轉雖自述之檔之以為天下告不足為吾累而適足以昭 豈不愚而智乎張說始從昌宗為齊從之小人繼聽朱璟為名 我之君子袋方述而忽悟和未發而正繼之此其如樞之運如

天下士民又相與交口同聲而和之就不為元忠快為昌宗哂 其在斯言一出不終朝而構之天下豈惟太史書之國人誦之 教語展幾納交權貴之取幸不為吾聽也是知大廷盾證宮客

說欲以一人較天下之耳目陋矣哉人固有始愚而智者有始 内中毒之言其收昧微幻閱閱隱隱如鬼如蜮不可問其發不 平始馬效門室之用會莫之辨而俄狀圖廻天下事若指諸堂 我而貴者始馬混于途之人而依然可為羌禹豈不以我而貴 可見其形者猶不能逊人于看眼之問矧其大彰明較者如是 為朱璟振養氣為張說危机會斯須之際故事有出于門門之

史 287-65

がいます

貼職于子史之獨至今為神官者未治不以資於談歷故何也 个懼助之而意氣不為楊抑之而志節不為貶可以對天地 死而改其芳美桂不以到老而改其辣士君子亦介自許獨立 **故金不以百煉而改其倒水不以百折而改其東蔥蘭不以蓁** 逐生麻中不得不直不止信然哉夫天下之人惟上智與下愚 後党和害正斯元忠得脫大禍而說亦得免於惡声朝氏謂其 皆唐族說以自宗美官之縣許證元忠卒賴宋璟諸人夾持不 以濟其私者吾于斯人不敢以此議之矣 無姚矣王荆公所謂誅在前而不標誠在後而不忌陰挟翰暴 世下崇終不能為說請也置直丟競劉五諸人哉喝呼自孔氏 矣天下後世寧無為說記之者乎然則說之見亦即克之見也 聽張說之獨則此受激之事遂将混成無聞乎吾知其必不狀 構送良所謂史官不記天下必有記之者織使其就果不為自 口入於槍之耳其踩跡詭秘何由知之而暴露于千百世之下 而下如狐佚班馬董皆以直筆稱而競亦此数子者流史可以 厥後是及蒜銘而獨其子張均將姚崇多為過美之辭吾見夢 不移中人則可以為姜可以為不善忠和枉直惟所便而已是 張就 達生麻中 不失為君子此論甚妙 初不從昌宗之路為上既而能從朱劉二公之言則亦 十二十二十 隆 名喪節之至此耳彼張說于昌宗之誘即己許之是其心已不 之如土梗矣彼其心豈不知畏名義敦旗取哉則以子子獨立 龍達折首于夏祭比干剖腹於商羊子看扶目於吳王淡治致 以盾鬼神可以将日星可以些河岳此所為上智不移者也故 **碩影無倚而所以為之夾持者鮮其人馬是以非克樹立而敗** 為員依阿洪巡突楊索楹如胎如常奴顏婢膝梁平生而盡棄 有富貴之利聽於前有斧鉞之威却於後往往節副為葉刑方 心不扶則不立不望則不行平生以忠義自許至於事變之衝 為之夾持哉乃若器方則水方器員則水員尺襲食於則以 謂下愚不移者也故唐處之世而四凶以悪禁貞觀之古而字 **鳳連枝而懿自勢也万惠正共陳而石自頑也好人守夫不** 同器而稍不能使變而為蓝開棘同林而開不可以化棘與身 **奋松陳侯朱雲折櫃於漢帝此其熟助之而熟澈之者也至籍** 下不多見而惟中人為最多以有所激而砥志以有所誘而要 先而依阿於後呈非中無所主而惟人所使者乎上智下愚天 矩伎於隋而忠於唐妖龜緘黙於始而直言於終元禎忠直於 為善可以為不善者也昔豫讓失身於中行而抗節於智伯非 文士及以依存元祐之黨而及球以奸退此豈無正人君子以 **废取不畏名表而惟縣好肆和雖聖人與居不能也而入此所** 食黄則身黄江南之橘移之江北則為枳此所謂中人之可以 物論

史 287-66

那传達之生於夢尊者也此君子貴三益之友也欲雖然宋母 中而後直則逐之直一麻之直為之也嗚呼說之所賴於君子 以訪之則忠者亦传治世之忠良遂之生於麻中者也亂世之 以激之則传者而亦忠汗濁之朝多和按非夫人而皆倭也有 夾持之功不及多子故有道之世多忠良非夫人而皆忠也有 激於若子而後直則中人之直一君子之直為之也猶落生麻 而改然易散抗節致忠復又一張說也信乎其為中人之資也 英當時有公論後世有史官說雖欲不直惡得而不直哉中人 宋劉二公激之以名義則好利禄之心又不勝其望名蒙之心 万昌宗縣之以美官則畏名義之心不勝其好利禄之心失及 **建之大人君子也是始而背公植堂塔利無恥始一張說也即** 位通顧不過蛇管狗首之徒天地問之一蕭艾矣亦何顏見朝 指氣使其為檢士之應大權好之牙爪雖由此而懸得美官致 · 廣境也而說且以文學相業顯於當時美不然則覷顏垢首順 率之。好黨不至於於惡善類不至於受誣即積表之行辛酸亦 完自持而 其段名表之念則循未盡喪也當其時交戰于公私 向励之以正直之氣宜說之洗心易應而不敢後逞其邪志也 孫呈二十之靜嚴蒙正真是以作其儒堅正心祛其和媚之私 米景之言曰名養至重鬼神難欺知幾之言曰無汗青史為子 之介經就於那正之途而為正人者相與明日張磨而力争之 1+11

> 觀武后用張東之見其任賢人之術也武后臨朝僣號瑜! 人物論 說之能從正人之激則以其猶有違之心馬耳使說而爲膝離 遊生察中則遊亦直失使藤雅而生于麻中吾未見其能直也 斯人也有鈍無比雖百宋學千知幾日與之共持亦何益故故 能受有不能受者都總之言目祭馬從人笑風好官還我為之 話若子之功不可誣矣而說之賢亦有可取也何也均一兩意 也其亦不如之何哉故吾於說有取也 一概李得之而長其何條荆棘得之而養其芒利若丁之敢有 張東ン 士有三品說為中人當美末與說之不為藤雄則說有 頻見宋劉美 ()十四% 孫之翰

任賢之術也一婦人替天下大號您行免居尚以大權付託得 立命作相其推心不輕如此則向之任用之意可知矣登非海 乎故雖內残不道不至禍敗者以此也當傑崇相國才部之士 不乏於時尚孜孜訪於二相求大才以備任用二相力為東之 如狄仁無姚元崇相於內奏師德郭元振将於外天下事何居 八久不禍敗為人君者能推誠任野天下豈有故意子

振說

寅

人無以成己志不用賢人無以庇己過能持大權者多賢才也 年所用之人姦賢相半蓋后狡智之性有過於人必謂不用為

はないの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のないのはははないのでは、日本のでは、

宋穆可謂賢矣為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聞宋學言而 如是者甚少是爵位既高不得親忠良以自助耶君子所以背 者特以蓬生麻中勢不得不直矣首為不然說他日事紫可紀 受使事君相詔相聽皆如是朝廷豈有過舉哉說非守義不回

ザ三 益之 灰也 蘇環 說之守柔宋景激之也激之能奮可不謂賢印 劉 晌

宗棄代常氏奪權預謀者十有九人咸生異該環志存大節獨 發說言且後善惡願彰點除名者聖人之言驗於斯矣題惟公 孔子云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児其獨者平當中 THE THE 1

不回善始令終先後無愧 及相以儉承家李崎許之湧泉朱璟稱其過父艱難之際節提 姚崇宋璟 歐陽修束

也鳴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環不肯賞邊臣而天容之亂卒踊 常品意聴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治場善守工 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常哉而舊史不傳說問 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與 **兀物皆已施行信不誣矣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慢**

姚崇

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盖難矣夫

為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獨者不為少獨前稱房社後

為符合小臣之論也而宰相因而賀之是何其君也上誣於王

一何于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賢猶不免於是豈不惜哉

天子任輔臣非知其才該其思推誠以待之何以貴成功輔臣 孫之翰

皇之任相姚崇之事君得其道矣初明皇以崇可相将召之張 荷天子之知非素蘊策並通逆時務盡節行之何以稱大用明 力救時弊行之不疑數十年紛亂之政旬日而變紀綱法度是 說華語言交替一不能動遂以大柄付之票亦荷其信任之意

為明皇則難自中宗復位承武后暴政之餘且為常康人所制 用致會去也良官職無叙紀綱大亂以太平暴橫不敗其惡中 然根起非君臣相待之誠至深至悉何以及此然為姚崇則易

八物 論 八人心思治甚切崇有才智因能觀時事之弊知其變之之術 大工一大

臣野而可任付以大柄推誠待之遂使盡心時政成開元治平 即位之始銳意求治任崇固宜但張說有輔置舊軟帝所親待 而信疎逐不任說而任崇此所以為難也鳴呼人君知疎遠之 方居左右與崇不協崇雖才過予說適在疎遠明皇不信親近 日當國政順人心行之不難耳明皇居藩即已懷時弊之其

日蝕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學臣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 之業後之人君観其任賢之道得不以為法哉 司馬光朱

感若宋公者追不可謂之大臣平哉其後宋公罷翰休張九齡 也故宋公部有靈圣之功而不當而不肯使其君逞志干邊功 無所抑則天下之人則目以親其行之一中者且四面至英至 以照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數其可謂賢相矣 宋學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於主敗明皇左 炭碧聲悲而王侯之第易王馬嵬環賜而杖襲之論諄切剱間 可用而羯奴之禍鑫起而難平矣漁陽鼓沸而紅塵之騎流 相繼兼去而林甫國忠之輩出于是始以邊功為可倖禄山為 於修心已城而後批蘇犯顏以争之此汲長為理鄭公之所難 而豫折之将何以敢其後即吾不折其幾後而便後功生事者 内居托唐室中衰鳴呼非仁人君子家盛克明後其幾微之始 武帝伐匈奴雖汲黯不可奪太宗征遼左雖魏徵不可回彼其 血氣之倫莫不臣服者固五帝之所難而三王所不能有也故 可以百出而不躬而來千載之一時犂王庭繁單十絕天騎使 心以為此爱世之大功豈白面書生可以口舌争也而卒乎海 府店之情征于治安而恃其富盛則其雄心後志弗盡於释色 へ物論 **利神仙土木之事而必出干武功何則甲兵之盛辎重之富** 評 質此两事崇失相體矣尤不當見于開元朝也 王美 礩 范祖禹 宋公而深悲夫唐之不幸無以宪公之志也 **荣機智足以應變懷慎体於有容不啻已出崇之才即懷植之** 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教力以濟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故奏 更洪宗已成夫不肯用事為其祭者家身保禄而從之不顧國 之私以分人之權好於自用而惟恐其不出諸已此吳起所以 然崇平立大功於唐而懷慎以長者聞亦無損於國何哉自度 昔姚崇佐明皇虚懷恨不事事一歸之崇而天下號為伴食部 誓日如有一个臣 云亦敢有利哉懷慎之謂矣 國以分其權娟嫉以毀其功懷戾以獨其名是亦罪人也崇唐 **昔劍权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產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賢而** 姚崇之才宋理之賢熟不知為有唐名相若盧懷慎獨非名相 其才之不足而不以已妨賢非近厚君子不能也誦上然挟門 家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者用事為其奏者愚惑以亂其治事 平而以伴食稱此當時奴隸小人刺公之語而史載之過矣姚 **巡田文張延貨所以沮李最者也而謂君子為之乎** 之授以國政孔子美之曹参自謂不及蕭何一遊其法無所變 **这**懷慎 盧懷慎 王三米

發聞而離宮之月傷心余讀詩至此未曾不掩卷流涕與思子 司馬光宋

★ 287 - 69

陳傳良 十四

相家無指石政衣體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俸的将有倫 件食何哉夫謂伴食必其依阿無恥懷樣的安而懷心身位上 之此固人情所甚難古人所最貴大臣之道莫堅於此而謂之 人來問之思道言則屬果環諸賢為社稷無窮之謀立區區主 也吃賢者忠於國而人若忠之謀議之事雖理道明白不從其 坚正多所遠忤又聽姦和認問又有是心故不從其言而阻之 身銳亦不過人不知以何功德可贖罪也是明皇以九齡論該 豆在賢者無負於國矣但人若外倚姦臣内養大惡楷遷之患

智之士平日私意雜接矜眩目前功必己出者能爾即然則轉 惧為居前當于古人中求之而姚崇亦後世之才耳奈何及譏 婦各何人

> 蘇 軾 末

也觀玄宗開元時勵精圖治元老魁舊動所尊惮故姚元崇忠 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息至而浸溫不振 腹則公卿持禄保妻子如張馬孔光之流爾故王 本以斗符会 随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能言者惟王章朱雲一人章死而雲 松談乃大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款忠信不聞亂立 士大夫碰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禄位非獨人臣之 張九龄

歐陽修本

物論

受言聴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义左右大臣皆帝自識

八物論

4件食战

規知古張九齡

忽其所謀意驕則樂軟熟憎鯁切較力雖多課所效不及姚宋 推押而易之志滿意騎而張九齡争愈切言盐不聴夫志滿即

逐矢終之胡雅亂華身構遊取非曰天運亦人事所致而然若

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張九龄

齡一人九齡既已作古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禄山之到 衛之才盗取神器如及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力

青漢武皇帝乘文景饒積之後校長驅逐御之才其生平不爱 李廷機明

未皆不嘆二君之如出一轍也何以故夫人君當其後肆逸欲 以九齡與直與逐以死而至宰相萬人軟問風度浔如九齡否 之汲内史君子曰武帝之天於是覩不民失及載觀唐之玄宗 之臣非刑飲之夫則俳優之客而所嚴悍者僅僅一擴斥不前 通便冠軍丞相九卿侍從侍詔而罷之者非麼私之士則希肯

理光禄山素無賢名又無大功止以勇銳可用今城而敗級則 所之論非常人可明其以将校敗或請行軍法此有何難明之 且倚任李林用姦臣謀謀固誤以合所奏禄山逆状此先費獨 九龄以尚才直道居輔相之位值明皇俸於政治厭聞謹言方 知古等皆宰相選便當天實時庸能有枚哉

張九齡

史 287-70

之時當上志則喜遊上志則怒而徐察當思者必使設遊志者 仙客李林府矢帝何不曰風度污如仙客林甫也盖帝之先後 球九齡哉踩每不至罷政事而老於曲江以來哉然九齡之風 齡事無巨細輕年彼口客腹創之林用又時時替之上帝軍不 至党案羽衣六宫粉黛無顔色矣夫以帝春欲寝生之際而九 失始也戒造功今也好造功矣向也勤政事今也怠政事夫 城哉然玄宗末年則著欲而發生英始也焚錦繡今也供織鄉 臣也使玄宗誠信任之奚至召育胡之及蹙而大河以北無敗 禄山之不殺諫林南之後要遇事無大小皆力争誠玄宗之官 必思直於是忠直者雖終身坎坷弗遇而或該其守或者其節 姚崇矣何不日風度污如姚崇也又當相宋琛張嘉貞張說本 失人也夫九龄之面折廷等多美而未有如正禄山之辟止林 日吾皆細按玄宗末年之禍而未管不嘆九齡之先見玄宗之 為帝之欽實雖既兼有所不置熟謂忠直之臣非人主之所注 所相仙客二子無論即姚元之諸公而風度或少讓九齡以故 元紘杜選翰休数子矣何不曰風度浮如数子也末年又相生 共天固有不終眠者矣今自九齡之在唐考之史稱其尚直鱼 意耶就個人主知人之大以當年之損逐而遂謂之終較耶隆 度浔如九齡帝之十九**齡其天誠不根者乎不然帝初年曾相** 反則在朝廷也玄宗之爱重則在九齡也宰相薦士而每問同 一十三大 之石而擊之則碎為百此無他有是器而不善用也嗟乎彼不 肉試則断牛馬金試則断盤匣裝薄之柱而擎之則折為三盾 例也器之利者也彼其始為是器也鎔範為淬職馬以底干成 缺折耳鳴呼為此言者其知用才之方关于将莫和天下之官 爸唐之才士也其友虛藏用等謂之曰君如于将莫邪然而度 為人也小有才未問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驅而已矣本 既成关卷其锋而不輕試是故器全而用久天下固有利創 也有才而不善用不若無才非才之害不善用之害也故曰其 關於聞而難官之月傷心曲江設真而孤臣之魄已化益知是 離災岩群悲而王侯之第易主馬是環賜而杖發之論諄切劍 疏來味其辞古令人可悲可添及觀漁陽鼓動而紅塵之所流 **雨之相之為大且一則談上貌有友相一則該其點社願之要** 才者天下之利器也君子亦善用之而已矣君子不患於無 以卷國家之禍哉 詩之使院而有古晓七人主誠污風度如九齡者蓋無損斥之 係果妙小者故宋儒當有詩曰九數已老韓休死無陽刑到 盤結以定於唐亡者其禍亦胚胎於此境也忠賢之建白其例 而卒不移人主之来唐是以義政王政步而至河北三鎮灵相 李爸 物論 評 帝思九齡天之不容昧處然本私指戶何也 陸貞山

顏色不変非斤之利也用之善也用才者亦若是而已惜平台 **丁硎非及之利也用之善也却人之劑聖也運作成風而斷之** 是惟無發也則天下事迎及而解矣去就出處将馬往而不自 意天下之務而不見其風也用諸盤根錯節而不見其缺折如 和順道德而後其器全矣故宰割天下之利而不見其鈍也非 侍又何至于不免其身故庖丁之解牛目無全牛而及若新路 以無欲上人之心而猶未也齒範於禮樂淬礪於忠信養之以 也背至于沿于未有無才者也居之以晦黙持之以讓虚操之 孔文举之外於曹操嵇叔夜夏侯太初之死於司馬昭皆是領 避老病之語語是素有殊能而不免難織之獄周子諒之徒仗 **東智為远區 鉛刀為銛負出衆之才所等城之寄而有盛名難** 議並折二張之緣開元天智之間天下以其官将日李上海而 一善用其才治無乃類是數季色之才何才也益常否城太常之 人未開此也天下之言人才者折來于孔子孔子之徒甚來獨 才見是又以飛語浮言自提其禍卒死於推好之手吁可情於 **从九齡片縣許路絕而誦俊之臣且紛紛進于将隱而毛錐用** 不敢字非才何以堪之情乎也之不善用其才也情意之時天 、物論 去兒女徒好賢嫉能之林前何人哉嚴挺之一家顧問而即 之。亂極於簽人盡領城之哲婦宰相善灸手之大權自韓体 一鳴而戶且死矣士當其時少露芒無賴不免其其當既以 二世一大 十九

物論

若高見嫉然猶為氣不屈迫于殺身而無悔斯亦奇矣皆可謂 之則行舍之則藏至于才如子路則謂之不得其成夫孔子之 爾南容日和有道不廢邦無道死於刑戮又獨稱顧淵爲日用 #時之傑也於 頑鈍不才願歸時相之閱鑄以首得富貴者亦不勝等也岂以 何至於露才楊已以中姦雄之腹剣耶雖然當玄宗之時士之 子岂之未聞此也使其有聞必知藏置于身待時而動之家亦 門歐治之門也天下之良金利器萃馬其為干将莫和宜不可 一二數而孔子之實歷如此則夫君子之所謂才者可識矣情 擬虛藏用奧季色書 就虛藏用之古發揮無遺論 金二十二 全天叙明 Ŧ

風必雅之集出於埃風必識之物性固爾人亦宜然以 盖视於干将莫邪得士養馬天天生夷才代不乏矣不高於林 推精千秋代野者當其無有創之用而後乃今稱神物也不佞 重回蓋宣歷千百五不一常試而終不看看馬奧鉛刀爭一割 無前後揮之無盤錯此亦天下之至快也然而藏以張至路以 其陽為干将其陰為莫和此剣之利水断蛟龍陸刺犀兒横公

之效是故其錢其飲其緣甚完其藏滿深其用彌廣所謂萬年

當規之曰君知于将莫和乎昔者吳王命歐治鑄千金之刻。 初李北海以才藝知名然雅自看使氣塵藏用與北海善常軍

裁抑幸甚北海污書不能用其後本為季林甫所害 非才也照足下佩往昔之訓辭鑒流俗之發轍離精葆光學自 欲犯孔子之戒於以免禍不亦難哉以不使觀足下所不足者 エ孔子不云子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後世之士謝周公之才而 楊峭厲獨起于一念侍才之心此一念侍才之心漸長漸形而 **依稿高下風之行很承石交之末籍有感於足下碩效忠告之** 祖等結於難助机害學個於華學嗣宗躬途於東市四條徵信 然之所必言而造物之所必無者也故夫王平殺身於鸚鵡德 考載給上下古今盖弱植而負尤某者不可勝数惟欲蓋領緣 是故才可有不可形氣可疑不可使人之使氣者輕浮透露飛 求皆聞大馬以不矜重訓伯陽以守雌著書蒙莊以木雞喻氣 不慎也假令操干将莫和出其鋒而盡用之而斬斷截格不避 私之所使意意自制嗚呼天道虧盈傲乃卤德禍机所伏不可 谷·崇公臣此志矣足下南金東前元精所生**汎學海之波瀾望** 少紀方侍倖然號于人日彼惡敢當我哉自未幾何終虞缺折 之器稱馬若夫曲士無以曠乎達人之觀補夫無以即乎大雅 物論 八文之, 領袖納に借才彪炳樂遊即于将英和弗話於此矣不 之形心康狐以自珍守平衛而自滿路不楊已就世受物此學 操觚未易有此 以干将莫和立論是此書本古而英詞常調即今唐 二十二米 所窮遇自躬於俗延賞躬於快弘靖躬於權惜哉 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數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 用元之。然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不者若張原等猶慘怪事迹主 國不惜才而使布衣為之情斯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家讀 **木礼璋獨上疏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為可愧至** た間之可為過度而すが不悟是食特足以失國而已哉殃不 本為暴和亦一世里也而玄宗不能容其所信任者皆小人之 及也店天等之亂世皆各其不用張九於信矣然者視是時如 其才力非能與學旗斬将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 汲黯諸侯備畏而不敢叛代宗相楊綰唐幾中與斯数君子必 尊之故問之與也以伯夷高光之與也以張子房卓茂武帝方 引設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望而 所以千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王帛之富擅海内之珍擁百萬 不污視其鄰光者德弘子中發名者於當世有非才茲芝士所 華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闘之不止一人叱之即愧怍謝罪而 逐北分則幸也當泰和之被緊張說董皆構之欲宜之死而布 人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格敗亡者終矣天下安侍乎此盖人之 人物論 張声自乾曜 孔璋 二十三次 歐陽修年

及有與國典焚沒大中以後更蘇不存雖論著之人随時裏撥不有待於後取當而行逐即何起幾以来工詞古人而謂於用 下有待於後取當而行逐即何起幾以来工詞古人而謂於用 下有待於後取當而行逐即何起幾以来工詞古人而謂於用 下有待於後取當而行逐即何起幾以来工詞古人而謂於用 下有時後我取當而行逐即何起幾以来工詞古人而謂於用 上數自韓愈為順宗實鑄議者關熱不息卒嚴定無完絕乃知 於與首韓愈為順宗實鑄議者關熱不息卒嚴定無完絕乃知 於與自韓愈為順宗實鑄議者關熱不息卒嚴定無完絕乃知 於與自韓愈為順宗實鑄議者關熱不息卒嚴定無完絕乃知 在更者亦雖古之為夏不能措勢必養秋果可信关 推置所嚴捷之 推置所嚴捷之 在更者亦雖古之為夏不能措勢必養秋果可信矣 此等當時儲者有所當而不得豐高以因浅仍俗不足於文也 於明報表面 在更有亦雖古之為夏不能措勢必養秋果可信矣
本書
為史者亦難言之為夏不能者與於秦 大宣司為求慎者关文信史之文經練 大宣司為求慎者关文信史之文經練 於寧當時储者有所諦而不得豐一吳 大宣司為求慎者关文信史之文經練 於寧當時储者有所諦而不得豐一吳 大宣司為求慎者关文信史之文經練 於寧當時储者有所諦而不得豐一吳
已致自韓飲為順宗實蘇議者則然不亦有待於後取宣而行逐即何知幾公本,其可為求慎者共义信史之文聚報表其可為求慎者共义信史之文聚報表其可為求慎者共义信史之文聚報表其可為求慎者共义信史之文聚報為與與國典獎追天中以後史鍊不存為論。
亦有待於後取宣而行逐即何知發公亦有待於後取宣而行逐即何知發之不中以後更餘不存。
随寧富時備者有所諦而不得豐美人物論 とまず為求慎者夫文舊史之文聚讓 市風姓殘餘本未顛倒故望主賢臣叛而 風姓魔像本未顛倒故望主賢臣叛而 風神 八物論 とこう
未其可為求慎者犬父信史之文聚報 而既外残餘本未顛倒故聖主賢臣叛 為再與圖與焚逸天中以後史鍊不存 為
而戰姓残餘本老顛倒故聖主賢臣叛 為再與周典焚逸大中以後更緣不存 人物論
△再與圖班焚这大中以後史餘不存人物論
人物論 上主奏 上主奏
出出少官来等來夫米重三百年半野
The Late of the state of the st
劉知幾吴競
評 是歐陽公所稱三窮者
立禄之家鮮克由禮不其定與
歷事欺城軍資河附元鼓楊炎繼及累史但非守正者也書曰
這是難以底無世以才進才節非其道者實小人或弘前輕做
正式上海神無相位致賢者不士其才先家恭傷功皆四方之
上一上北延買以私完公罷者養兵柄使武臣不陳其方失思
亦是百年不正田園奈急於勢利照比近君杖妄戏他先非中
我素的紅質弘靖
三、

萬世而無夜亂覆亡之禍也照呼太宗陵土未乾而期天祭國 備矣檀樂成美政化行美教法修美以垂於子垂於孫將謂夕 近比武德貞視二三十年間四海安然生人樂茶園家之制度 察劳心苦體放放馬致海内太平作子孫久長禁未當敢暫時 後側居求督虚心納諫畫視朝政日既不食夜禮經告漏分不 崎嶇幸竭國作允如綠旒皇都鞠如茂草誰其為之楊氏一婦 **登段職名園甲第以賜之膏腴水石以龍之牝雞炭鳴威過人** 之 カ 以事一 太宗親被矢石身冒霜路艱難辛苦十餘年以得天下既清之 神聖也為一 以西施而城天空之亂誰謂非貴妃之罪也照明皇至聰明至 及上六次放天管是一般不在本天子而在各得民是以中外看如 以之主思自財結官以斯成紀網畫際背景無序終和得選甚 事政權權朝廷大壞至獨太其之感亂則海內 氏子孫殺戮殆盡唐室宗廟将為丘城自後前皇后安祭 物論 八也還主思而自專弄國柄而無禁色荒於內面天下態數量 人門共情追接山泰女一唱而東都隨後等舊播華倉呈由開 后城專國勢傾朝廷諸侯至皆於妃子之官四方爭略於楊 婦人能致耶詩日蘇蘇宗周褒姒城之結以妲己面亡是 一女之感取笑千載之下可痛也哉臣皆思唐尚祖 女子常恐不足弟兄姊妹皆落厚封骨肉如想 福明皇南 **等人羊不世之奇谷此不及責也楊妃以妖能之安縣幹之事** 又且從而子之悉心彈力來消其意雖慈父所以待孝子者不 即凝默亦樣法失而官之而又龍之而又賜眷之而又王之而 億兆母舉斯世皆其子獨少一禄山赤心之見平失律之非不 是也明皇為天下四海億兆姓父則貴妃亦可以為天下四海 態一定不移亦不足實也意明呈堂堂天子也而何滿爱之至 肆醜房屬盖已為失節之婦其耳心禄山以快流佚此孤媚之 知名業外示殿直無所頭城一旦得省桂被椒房以聚瀬惟鄉 **人迎比暫** 物論

宗四世播逐唐至自此亦至矣總得十八帝位三百年國城家 海之馬絕為民之衆其為不孝也甚矣後世得不以為深版故 卷扼腕而泣下不止蓋楊其為人子傳人社稷不仁不孝以至 破良由尚宗中宗於宗明皇養敗祖於虚嗟嘆息滿心疾首撫 宗並改一婦人滿一女子忽然怎等廟之重索社稷之大輕四 於此臣間大十之孝在乎亦宗別本社稷無四海安萬民彼高

兒也而当处可洗也禄山本柳城胡雅天成夜點指藤葉取了 唐明皇時安禄山為實妃**児貴妃洗之帝為賜洗兒**钱麼此何 明皇 就真可為之痛哭流游然玩其意不獨為唐皇皇 級祖宗創茶樂難而于孫相仍然本發龍乃即效於充 二十二天 顔 充明

★ 287-75

来朝好極土不且日胡見眼大勿今笑我雖然

凝光非住兒乃遊光非親光也暗何帝之為爱至是也殊恩湯 唯果以於父之熟者待之即則奸姑息莫知子恶孰知禄山乃 知其必及而三尺重子因已悉其肺肠矣帝器無難色惟言唯 器也該言投耳場外城東情劉蒙傷怨魂然魄天性大倫 賜至降唇加僅浮其先母後文之一拜而漁陽藝載卒爾哈要 石無話者即信之美偏情一種百味不能回應何帝之滿美至 **科地語股之是立勝三子也而領子之即無等者死有罪者親** 所以胎爱子者不是過也帝有所發而滿實处實死有所蔽而 而附于非所发也並以己丁之不肯的欲與於者以承數除下 為樂區以限是為及語以錫子為草芥以人言為過防煙何帶 游禄山帝又忘其為被而忘其為兩馬以胡夷為首南以官關 元而我士忠臣荷戟長嘆莫可枝格其流 禍之酷烈要非止如 足也且父在子不得自等禮也割娶害之地界之掌中太阿美 **耶常見素楊國忠懇懇白友吠而禄山一名即趋帝又将以今** 巴出者死異類者親承維者灰類器者親何帶之所要非所子 且荷長驅針很友處卒之湯提我邊歷屠戮我州縣英刈我黎 D倒授而三十二人著将任黑友形瞭然盖不特九齡常楊董 美父兵而已吁在宫庭則亦心 2滿炭至是也且而果無子而子禄山也太子頭非其子平即 京非共子十九王張非其子子端蒙方賜帝範若移接至至 二十二天 一點在范勝則将德不才車 В 管子有言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事 年自以為太平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就将發於朝於田置相 告其君者盖在位者皆小人無一賢也是時明皇子國四十餘 勝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較如此而舉朝亦無 較之為惠深此明皇信一國忠**丧師二十萬而不得知以敗為** 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不类也 禍出乎爾及子爾吾于是而知天之所以為疾忍不道之報者 江茶之叶晚天錐然禄山以臣子叛君久而亦以召安慶籍之 薄報其父即滿安之終其流至此帝至是思九齡之先見而曲 三綱不極宗並平日待禄山之學待己子之蔣而加宗故亦以 家無家有國不國很很為里骨肉各天致使脂宗為於複位而 |茶何天知子芸有人何帝之不能遊獨其好即前言思之,愧恨 禄山之手及耶語日父不能爱無益之子吾於是知帝之無可 血流動花鋪奏地帶而会及於此固不若由安存子之為無有 首生出不然的深則是以一洗此羞耶山下逢思婆子維承妖 南言酬石勒外及此児素有大志令果然耳斯時也常果能發 評 步步罪玄宗滿寒讀之令人有遺恨 物論 楊國忠 楊國忠 干三天 **范祖馬**朱 **范祖禹**朱 人敢以實

便為己功當顏己之行事何如爾善悪之事未有不效者也 所不為天寶之亂乃為惡之効也為若為相者勿以目前善亦 民聰明皇惠北郭從而賞之自此擅威權起大獄姦悲日甚如 **崎草小人得希其意妄託微物用為靈典上以固主心下以異** 悪皆有後效明呈即位之初勵精政事得她崇宋環張九齡之 月以非任經感效逐漸露取天下一善事掠之為功将以掩罪 内而未及於民前日為至之効流風未改故微訟尚稀也林甫 及在位漸久怠於政治雖姦和乗間而進尚有忠齊任事未能 徒繼為朝相盡心賛助故德化被於民間風俗既厚微訟幾息 或問問元二十五年明呈用姦人逐賢相戮直臣殺三子此國 國忠既激禄山使之速及以信其言又促所行翰出兵潼関恐 業但以該死其他流敗者不可勝道此固君之大過但惡在于 不答於政及能免賢相與任務人直臣言事遂遭殺我三子無 母不飢液学 自族也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 其不利於已動為身計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來全者適足以 中大失人道幾丧也有何德化尚致天下獄訟稀少日國政善 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 李林甫 一十三米 孫之翰

> 開元中字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格時天子見海内完治個然有 模却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謀取隱户利田以中主欲 宁文融常堅楊慎矜王蘇楊國忠

|欲既充還用種娟以相看看四族皆聚為天下笑夫民可安而 草廟坦赫然天下派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 子私藏以齊植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為能故重官累賜便 矜王與楊國忠各以泉刻進剩下益上歲進豪絲百億萬為F 天實以來外奏軍與內益聽処所費金不許計於是常堅楊慎 船才有所未盡也盖子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 利說一開天子很污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 物論 二十二米

之臣軍有益臣是以與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弘羊以来未有 之施也聖王每損已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己記曰與其有聚飲 利必有害利於已必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人所以均天地 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事之必难整則所害者多故咸有 者将蘇利而布之上下者也而或其之其管多矣夫利百物之 晋荣夷公好非利属王悦之前良夫知王室之将平以為王人 思酬失 牛文融古坚楊慎於王鉄楊國忠 范祖馬米

論善悪之效大快人意可為若相烟聚

向所謂利者顧不及哉鉄國思後出横虐最甚當方毒之下在 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將觀数子乃欲擾而竭之飲怨基亡則

禄山之及固其默心亦而龍之太過以成其驕而國忠又數激 國思知之路人無不知之至是復請以著将代漢将其強謀四 关何嗟及矣明皇之謂與 皆以一當百旦雄三道兵馬夫於是精兵極天下之選財用極 路美而明皇循不之悟卒至於嚴身後國而不悔詩曰吸其近 大下之富野官者出其門将師皆其私衛其必及之謀不特楊 坐而不之疑出入而不之禁凡有血氣者俱為不平明皇獨無 不成哉 作色其故何哉夫僣凝無涯之念每起於權位之極泮漢不執 楼雞悼之嚴萬平所以定位桂被椒房之邃內外所以别妙賜 古之所謂聰明居智者必見人之所未見知人之所未知也能 劉之存民管仲之當國李如之平權耿壽昌之常平不為指克 而唐室幾百其後以劉安之能猶不免鬼其非道者子必若公 哉無利而所生者衆也天下之為騙之故其然必役其獨必能 鉄繼起又為北色種子楊國忠皆身首暴處宗族室地具故何 令終者也唐立言利始於字文融融既流死而常堅楊恒於王 之誤多出千才刀之雄 今禄山養吐士八千餘人家懂百餘人 上下皆濟馬上等其宗後嗣蒙止處矣言內禍福之效如此可 物論 安禄山 安禄山 二十二大 劉友益 黼 深於西南矣五楊請託府縣峻於制物則每文過於幾句於 地自古也賢之謀於國則拙於身多美可勝吒哉 室屋唇論村由風有前可謂深謀矣然不能自免於該卒死放 以忠嗣之才戰必免攻必破策石堡之得不當所亡高馬直以 物論 乙行非不幸也 楊貴妃 王忠嗣 王忠嗣

之以速其及其求兼群放可以悟矣而帝不悟至奏補将中五 可以悟失而又不悟逮其獻馬聚後稍悟又不為之備爲則函 百中即将二千可以悟矣而又不悟至請以審将代漢将則益

歐陽修才

可取矣若固守前該而勿分兵以助延光均之得罪不亦直至 王忠嗣可謂賢將美不為無益害有益不以所污易所亡不顧 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将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 一十二天 范祖馬示

也明皇各於貴妃凡十年以王欽為色後使併微三十年祖臣 深族進萬鮮子仲通師劔南丧師二十萬人大開邊思則非 嚴供額外錢帛百億以供官中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 天丁之草威制四海而不能此一婦人何也怨之所集禍所起 既追勉素認而後撓其謀使按人得以藉口皆能嗣思之未至 胡 寅

. 妃私松禄山以至叛及則毒又甚於两河夫如是人安得不怒 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春漢以遠米詩之官既嚴天 取其干除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爲縣人作而然情之 此使陳玄禮不言明盖臣能斷而除之盖亦迫於不得已耳 上俗語民語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随時間作至漢武帝 以麻飲有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多問周子餘年仲尼編拾選揀 丁前許至在一十去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華馬始光舜時君臣 物論 人三大然言在明備當圖其所不見者况然塞宇宙獨以背 一宗之故夫何由更避其死也人君就不有女寵而龍或至 杜甫李白 二十五天 411 租店 之孤高雜徐灰之流歷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夢昔人之所獨事 而使仲尼考銀其首要尚不知圖其多乎哉苟以為然無可無 松子美所謂上海風雅下該沈宋古旁蘇李氣香曹劉掩顏謝 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開雅則纖釋莫倫至

赋相祭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九工為五言雖 李尚不能歷其藩解児堂直守 言次循数百詞氣奮逃而風調清深虧對律切而脫去凡近則 樂府歌詩誠亦差有於子美至若輔陳終始排比聲律大或干 取稱時人謂之李社余视其社浪緣肆擺去拘束横寫物象为 不可則詩人以未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艺 奥宁成所取象受五行之副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 公之生也先所君指天枝以後姓先夫人夢長唐而告祥名之 物論 李白得 十二天 范傳正唐 州川

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語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學之體 文也意義格力無取馬陵運至梁陳溫艶刻飾佻巧小碎之極 尚文章以風容色泽放職精清為高盖吟無性靈流運光景之 極馬而又好古者遺近功務華者去實効齊操則不遠於晉種 又朱齊之所不取唐與學官大振歷去之文能者至書而又次 百連池公不在軍事散既治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死由 **商逐直翰林專掌審命将屬司言之任每陪侍從之遊他日然** 仍命高将軍扶以登开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其 以實床方丈賜食於前御手調英得音豪美福水思遇前無比 降華水迎論當世務草簽首高辨如懸河筆不停級玄宗嘉之 極於古晋世風縣稍存朱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前慢為飾相 間為文往往横禦賦詩故其道文吐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才

常調氣度宏大聲聞于天天智物召見於金金殿玄宗明皇帝 鳴響人一飛冲天後漸陸逐春好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 文逸來奇宏即按俗無數少以於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飲

可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潤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

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權去職曹氏父子較馬

史 287-79

謝安不足多其謂楚漢堅子盖非種者嚴武階殺虎而冠松子 受其才或應乗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樹恐撥後患情而 脫靴帝前僕二子胸中無有其能然即房館為将相無成子 平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金之族人代宗之初神 郊逐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侵濟沒身偶乘扁升一日千里 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勞戎馬生 除年也在長安時松書監費知章號公為諭仙人吟公与福曲 美寒醉晚視日嚴挺之乃生此見高力士貴焰微乎李太白使 能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於彤庭禮拜於玄壤生不及禄及而 **晚蔵至牛渚磯至姑熟悦謝家青山有終馬之志盤桓利居幸** 冷以過好神仙非暴其輕舉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此心造 能幼碌碌者蘇而後上哉脫發軒見聲蟲輻鎖因肆情性大放 字杜氣節高傳其自負登止文解間哉院藉發唐武戦場回時 相官馬呼命數 或遇勝境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污也 云此詩可以泣鬼神失時人又以公及賀监汝陽王惟宗之時 逐之公爲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常推撞折牙而未息機用安 **士由問飲酒非常其鄭樂取其春以富作詩非事於文律取自** 無雄遂便整子成名夫籍不偶與運耳使釋酒杯以乾功樂 杜甫李太白 子三九 日祖謙未 子看客秘書監天實初豪班帝居数日宿請為道士還故里記 監舊宅相傳三十里日賀家湾北草菜得斷碑往往遺跡尚在 高標清風彷彿於煙雲水石間賀監故斬人唐進士歷官景主公 賀知章碑 陸泉先

方於認該之餘識郭於線被之間此又君子之所難能者而世 煩耳但静其源何要不簡暗可謂仁恕長者也求之古人其容 甚相速必須行杖須從汝始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始為 何必嚴刑以立威遷河中尹録事白以小吏宜杖此人之情不 來先為益州長史司馬常抱直隸以宜行罰來先日理則可名 樊鸣為伍色不知沈宋誦諛温李達證果若是班平 将以詩人歸美之記史者獨不華置名流之列至與韓非同傳 排於己抗張申放郭子像等犯法弁州太白奇之解官以贖雪 意必有異人官馬不然何其山清水麗一至此也問之乃唐秘 若流如染至倉風浴暉填刻殊状殆不可攬結惟乃見而喚曰 余等東丹签湖心寺南望四明諸山隱隱如畫北顧石红禁帶 民以逞者亦獨何哉 而無民則世謂之柔懦以教化而訓俗則世謂之迂潤至有發 子段之倫子南漢以下循吏殆不及也後世為人上者以仁愛 表揚李柱氣節處乃觀其大者 二十三ク 張唐英 沈 愷明

· 前拱具令艦殿本人口者逐上然有平大之典若公翰氏當巧 明皇世章印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惟李翰林杜工部為尤介 第二人 一起官入與王圖蘇政事出治其民與服食飲甚過党而 嘆 者也比齊美蕭懿笑發路下落楊柳月中球先生有微雲遊 至一豪遊帝居即在即托馬以帰即不復这其皆干胡華子亦 口板放工战子故未幾王召為執珪以不能事王左右惡于王 知有城市叔敖聞其賢言之莊王召之王與語数日請歸歸 縣且放浪詩酒自號四明在客及琴等外區夫人就不欲富貴 詩之以完為千秋觀又求恩官湖数項為放生池詔賜門川西 音事左右然後去斯亦晚失乃若賀監位追清華之巡甚適矣 不知所往也夫有監之後若常居與胡華子之夢漁事務而情 王召賣之華免冠謝則役嘆曰放真敗余矣逐全其官去王使 定則無不足所立于外者輕昔者胡華子居楚豪漁四十年不 豈其情哉大出不忘隱者適也入不害存者足也適則處之泰 林監華路也黃冠者流吾儒所未與也碩辭荣號寂迷儒歸光 於問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道遇景入爾不拘 也獨胡華子之景漁則得其意為楚官則不悟至為執柱不 物論 追之这其位叔敖日弗可追矣弗可返失王使人视其篇則 孟告状 1+114 皮目休息 4 五下位不妨肾五間雖持節業陽易治然 汗青千樓軍獨以 許稱我或謂浩然不沾一命而又僅以五十疽發背終天之露 詩人不己酷乎此始不然開元之鉅夫詞你無不願交治然雖 耳邊恤其他之言固白灑然物外失張祐題其宅曰髙才何必 丘比朝宗復薦之方引弱而浩然以劇飲後期則孟生非專以 張說言之于朝明皇召是令誦所作乃以不才明主棄之句相 思仲光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 隱為高者特厄於数并矣謂貧路亦有命非即然觀其身行樂 風神散明詩律精趣張始與王摩詰與一時詞於片何心下る 之譏則亦非大中之道矣兩生嚴陵則量而後入者也。告治然 今真隱世柳段干木其間筆額之風而與起者乎而其胎見 之則藏聖謨洋洋其後貨出處之矩樣乎竊管部果父許由古 多云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子曰果哉未之難矣成用之則行令 展陽人也日休衰陽人臣暴其名觀其親盖思文王則皆昌縣 貧則天爵於身間其死則不朽於文為士之道亦已至矣先生 於危燈也相及者東不可悉数鳴呼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此 **映清准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路洗清陰此與古人平勝** 有氣蒸雲豪澤波動云陽城湖眺之詩句精者露濕寒煩草月 **港路南酒梧桐樂府美王融残日季沙峡清風動高泉先生則** 孟浩钦 SELE. 黄天全明

and the same of th

而千載之下猶浮污於一見其及孟生之所得亦多天鳴呼杜 即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發之現於物見山水差谷鳥歌中 張旭并草野不治他校喜怒窮着受悲愉快怒恨思暴醉醉 原 多眼外 恭夫外 養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哪其載者也往時 可可以写其巧都使機應於心不挫於無則神完而守即雖此 乃祸俱流落幾不自存造物亦息才即或謂文章固天地至精 少陵之詩上薄風雅下棒沈朱謫仙斗酒百篇讀之令人飛動 們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 **鱼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遊遊歌舞戦闘天地** 音於扇鵲治病僚之於九秋之於变伯倫之於酒樂之終學五 物至不形於心光好馬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中師曠治 退齡多其在此 事物之變可喜可修一萬千書故旭之書變動猶思神不可端 八京亦其所秘藏而不欲盡沒者李柱之輟軻無沛而又不喜 張旭 貧窮既有命造物又思才遇不遇獨語人哉可發一 竹九 愈出 慨 **即天晋失取流維奔播戎馬引思在為稀灾對豕遽車於** 飲於香稷觀其迎上呈於蜀道既拜慶於望野父子於是感傷 **經合旋師右輔期月而關礎底平故而都再後平於與九廟後** 宣皇帝家六聖之造業因百姓之樂推號令朝方向日而車徒 太王去國祖人不忘於周君新華機圖繁首仍思於法德是以 胡越華處於舟中如借人之支持之及刺變生於不意也所幸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四卷 院底平故能與後両都不失舊物然帝以國之元子受為馬思 幼忠旄頭終門於三川果日重明於六合軍親後國南其休哉 思己而乎洛陽是知视史吗人安能及逐獨颗大臣官方諸路 輔國賛成結輳躬籍於春郊翠德先聲於南館或御殿應宣時 武及が而東號令朔方沙司而車徒雲合旋師石輔期年而則 未於宜先恢復之謀餘煙然收付服弃平之禮方聽王頭伏 寝門之問的尽孝已足以擬倫然而道思知幾志徹遠暑残好 自言明及噬王環伏誅明皇西奔逐獨嗣君討贼肅宗权兵雖 令或祭壇宿禮以神禮即宜然時可暇給趣態未移於藍廣明 行路為之阻滯者太公迎子或從家人之言而西伯事親 八物盒 肅宗 關宗小學史新 鄭賢 元直 胸

教

我新店之湯無官中回花之來擊謀取克陽勘師廣平無季必 初公以忤楊國忠行為平原太守策安禄山必及為之備國歌 府紀綱不立使藩鎮處置盡由軍士又任用小人李輔國乃重 亦之功諸将之力也故先儒論帝直以東危寒國目之直矣子 權衡的陽之守無皆景之扼衝要看積之陳無嗣禁懷謹之力 叛君也哉何使平原之**國無光弱之嚴整河東之役無子像之** 逗過不進終至豐武張自稱帝遂成太子叛災何以討禄山之 文子君臣之表所當盡心奈何見利而動不額其親雄矢平原 天下從之失公又與常山太守果鄉改其後賊之不能直天雅 DA 排件領軍無龍過而騙逐殺建軍遷上至掛制天下南部 又為御史唐旻所諸連鞭斥李輔國逐太上皇居西它公首本 開以公由呆如機其勢也在南宗時数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 百官請問起居又鞭斥代宗時與元載争論是非戴欲有所實 國政不數月帝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多下不保其妻子近小 举事同日婦公者十七即得另一十餘萬田此觀之苟順且被 仍其鋒四方聞之華香而起唐卒以根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今 人之禍如此其烈可不戒哉 至京東則河北必非應有而西京未易後是以知唐室再造非 一際人不見去禄山既及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漆 類魯公祠記 二十四米

> 新真卿 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 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筋 無此被公之能處其死不是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筋 是有不淨不必雖中人可愈馬児公之自信也數惟歷件大發 無此故公之能處其死不是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筋 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是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筋 無此被公之能處其死不是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筋 無此被公之能處其死不是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筋 無此被公之能處其死不是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筋 無此被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筋 無此被 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 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

失守及真卿首倡忠義而諸郡由是多應账則唐室中與雜卯則聞風之人貌不從之天靈不禄山稱亂河北三十四郡莫不為齊有蓋天下之人豈無忠蒙之心苟其艱難之際有. 為倡及王蠋死節義不北面於無然後齊士靡無從之七十餘城後人物 論

干像本光朝之功而其實則真卿為之個也

范祖禹宋

解而顏果即首謀常山真則得家平原張介然崔無該死其城明皇之末朝廷無忠賢左右無正人一旦賊兵起幽顏中有友

兵郭子像應揚於朔方季光弼爾擊於河北號謂天下無人乎郭李燈盧夹將清死其官守賈貢以一尉討賊張延以縣今起

24 Mar.

史 287-83

然伐齊七十餘城皆為燕有初未聞忠臣蒙士有簽情之氣也

帖微之庶幾想見其風承也禄山叛河北二十四郡多濱降惟 德初國事方草珠為御史大夫即能正百官次序如平世以此 照曹公剛直之安見於正楷英發之氣著於行草今觀與右俸 四方其訓之首為其人則何危亂之有 三有之而不用也其後重後唐室本賴於思賢詩云無就維人 即朝恩也英义代宗元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 射郭公論原問府坐次帖譯、所稱石侯射蓋郭英父也無關府 大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素發而者之事禁之謂功精敏 **氰端人正士之手澤並不信然哉** 如人而能辨此唐之中與四方義奉自公倡之世傳願書却置 公以平原設先出師挫其鋒致玄宗驚嘆以為朕不識真卿何 使英人仰服其言艺有他日崔肝之禍乎史稱書公當廟宗玄 失為公鏡然申朝廷禮秩以折其借且以盛滿戒英义者甚至 **請易慰覆餗以議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為大瑤之至茱鶇若** 行者位次當野歌為常魯公泛而給書及複辨論力斥其非無 為石僕射唐世以中官為賴軍客便自魚朝恩始朝思為軍客 少容質當時朝恩恬龍騎肆觀其冒居成均大司成之位升軍 具自監英人為陝西軍始竟通朝恩共事人情好故舊菩提寺 人物論 書顏僧公華座帖 司馬光宋 際傳拳捷遇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聚推胡廣百萬之節軟 到不可勝守則不可被斯可謂之才失允黨友存孤見非奏也 城技色之果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 明君臣之大分減天下之大東中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美矣攻 腑承平之日迎合取答禍亂總作偷生前免至乃婚賊稱臣為 為人臣者軍名委員有外無武者对等或責為衛相或親聯肺 天以完節竹二人界名無緊不待點生而後題也 殿便其張牙便不得博食東南華型首尾大小四百數維力を 以处之中如是素如是功如是而循不免於流俗之毀况其暖 思蒙之痹而保姦和之軍即 之陳力此乃大馬之不如僕更全五首俱是論該之臣無往而 巡先死不為遠遠後死不為祖巡死三日而校至十日而敗亡 張巡許速可謂烈丈夫失以疲卒数萬里孤爛抗方張不制之 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完於已順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失嗚呼 不得計也而類果即張松之徒世治則損斥外方沉抑下僚世 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與引利價害以百易萬可名 副則委兼孤城蔡粉起手何為善者之不幸而為惡者之幸待 張巡 張巡許速

史 287-84

歐陽條末

聖主在死難之士首死事之孤或親推輻車或追運封邑厚死 張巡 輸

以慰生撫存以答亡然後看臣之義買以生死激勸之道者於

更香餐率馬合之衆當漁陽之餘城時竊據洛陽性引出朔驅 行亡君所以不過於臣臣所以不皆於君臣節於是子立伏見 派巡生於目睛少智儒語屬遊胡謀亂兒虐涌天挺身下位東 其猛蛇吞噬河南巡前守雍并清其腹心及管足以十萬之騎 之思大矣城勢傷陸運兵百萬巡以数千之衆横而制之着無 不與不惜一伍之家不假一節之權威滿表旅香好死節此巡 有根結然張西衙以拒王師雖然於珍夷而曠日持久國家以 **巡則無睢陽無雎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兵彌廣財**

湯賊遂僭监神器蝎崎两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雜柳師遷延而 系甲於完華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於**潼**關兩宫出居萬國波

後議圖江准巡退雅陽花其咽頭前後指守自春祖冬大歌者 小進列郡均風而出去而巡獨守孤城不為之却賊乃邊出巡 . 一十四卷 因之而勢勝聲勢終接而城而吸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階

八物論

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 小戰数百以少擊眾以訪制強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自 代猶有分災 下之師師至而恐死也此逃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 と一十四十

者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較不至猶傷縣思病推鋒而即便二 軍之士敢庸而食知死不叛及城陷見執然無捷詞館吃克徒 恭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士有虧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 以議巡過以蹇東自臣聞 有過失音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侯将封禪各而不書晋文 思則可以敦世教議悉之功則可以繁中與原题之情則可以 相極児非其素志平在周典之三有其一日有過失故語終 平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数百之衆以全天下臣衙司功過 以固守者非惟機獨克之志亦以侍諸軍之故較不至而食 食即盡而及人乖其本國非土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恐 快息之表光諸将同受國恩奉辭代罪乎然所

教也折骸而養非本情也春秋之東以功養過姓野之明

非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巡接節而死非虧

乃王河陽書而錦之盖以匡載之功大可以極僭禅之過也と

精貫白日雅古之思烈何以加馬而議者或非巡以食人

以守死臣切漏之今臣敢取

若刑故大易之戒過悪楊善為國之惟録瑜棄瑕今衆議越罪 被録暖棄用非所以非人倫明御戒也且逆胡悖徳人鬼所翻 是廢君臣之教総忠家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怨情善過悪

朝廷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将和從逆比有而巡朝庭不祭至宴

史 287-85

八師震其西巡以堅壘花其東故陝都一戰而大羊北走王師

第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廣與畏死而鮮 思觉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而而勝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了 而不降平常見聞守時外無此蜉蟻子之後所欲此者國與主 服於城遠誠畏死何苦中户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城抗 付若不及巡者開門延照位本照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婦 聖人之訓昭然可做日田請巡者是可以為訓失 政築城而逆道商此不能守雖避之他屬何益及其無效而且 稿不得免其他則文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軍能知人之至不 [版本活雖至惠者不忍為鳴呼而謂遠之野而為之即说者] 知死處美速之不畏以亦明失為有城壞而其徒俱免獨家恨 其言為信外無待而衛守死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数日而 児童之見無異人之将死其脈脈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絕而絶 前逐與巡分城而守而城之陷月遠所分始以此語遠此又與 4而賊語以图亡主城悟之遠見枚後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 - 納所為依巡傳與并落然尚恨有關者不為許遠立傳遠雖 之其絕必有處観者見其然從而左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 物論 好該諭不無成人之夷如是哉如巡逐之所成就如此卓見 中言大臣将相從逆比有故稱巡之忠大巡之功大可 以為訓懷二心者不恨死哉 一十四 홲 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雖陽所以不惜王命横絕凶威超千 急病議夷義之先過國之免自之大利合而動乃市實之相求 男也将其創残飢 藏之餘雖欲去必不遠二公之下至此 通 節於九攻志益等於三板個陽縣布之勁所城鳖穴之許息等 堅房斯雖強項肝治而不進賊徒乃至疾於我悉蒙合國技雖 類扼於脏陽前後捕斬要進凶氣連阻漢兵已絕守脈勒而孫 初機雅工調非要害将保工准之臣廣涌南北之奏後核我養 且專香學為馬軍兵馬便出戰則群役同族入守而百姓於固 而勸進惟公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飛懸合汗默大同 積孤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善以佐命元老用武夷前委師 臂之将軍天實不冠刺憑凌魔笑河華天旅馬斗極之位地比 礼而捉生看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奉勇神谷機知 死守亦見其首比於逆亂該経解而助之攻也 不可一二数種強兵坐而觀者標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 不知而死難狼時見點而奔師忠謀則然為天齊力公以往讓 晋鳩武 旅以過橫壞祭豪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好至柱属 發的百中東出千人不遇無詞整魔有之都尉数奇見情挫後 物論 南寒靈神戶 一百米

淮四尚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曾是時葉城而圖存者 发守一城桿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敵逃江

柳宗元郎

殘其肌勇以振其無忠以雅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内者合於 烈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平聽廣論者或未 恐緋魚袋座施治二州服忠原孝無養有荷懼祠牢义家德安 之思與公諸斯墨字其完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葵州別世 自行平外者首於義是其所以。香百代而超十把者失其完了 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陥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 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性以怒冤軍其事力於東南而去備於 王猷以光龍錫斯備於戲雕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為勇善守為 或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祭門関於周典後印段於漢儀 身離楚野徒傷帶劉之詞至德二年十月城隔遇害無傳於之 百墩此足失逐恸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情無宋之賦 之公日枚色父子相食而若唇以安禮獨何心與乃自堂其者 一校國角沮絕而無婦以有盡之喪人敵無己之強形公乃躍馬 小形預斷堅后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 顯秩賜之土田莽刻創信之形陵圖雕德之状納官其子見勾 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唯陽嚴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 同日直臣致憤情祭恭於果句朝廷加贈特賜楊州都督定功 嘆息有周苛之慷慨開義能從采其物心烈士抗詞痛滅洪之 灣圖馳出萬衆抵置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 が生産即師之大臨耳心多子都宋臣之病告諸侯環頓而其 へ物論 三十五卷 道其可忽乎明皇之失敗也則禄山暴起於他際至德之失以 之亂也天子不能守兩都諸侯不能安九枚是知有天下者治 不能速被也視天開元之治也則橫制六合較本八縣及天智 冥之灑八贏亦不能理洪清而撰烈福者何也良以勢既壞而 嗚呼治道之失也若河以金堤火炎暴衛雖神禹之乗四數女 請罪权繁大理補不已也又使列拜死節之士以恨其心然後 欲偷生首免不失所有而已豈知後有素服悲泣之時故詣胡 危之功又無仗節死蒙之守立事逆胡觀然無恥及其本心特 甚於死者耳彼除希列之徒析主修爵立人之朝既無扶願為 首待み之時率預知不死以待唐之克後哉安於義命所惡有 熟済在唐以孫行者稱為時間人禄山之亂守節不污常其引 中即圖之詞可繼 **介豆子廟親斯存碑表依託洛陽城下思鄉之豪漢米難於** 六等定罪誅強流放則是生死皆可蓋耶其罪者矣 評 保障在東南點烈在西北此論甚奇 代宗 軍門上諸五至節士也 待及又不至慶鄉強好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所起話 **縣公隱青嚴山安禄山名之不至及及封刀名之引首** 二十四章 尹起举引

胸

南供大浦好至於於輔國之更該元振之罪去朝及之惟不以 犯之效思外有民我之幸利遂得克張得首叛軍中心開輔成 部川旦明再陷大河洛大曆之失取也則樣風簡為於大茂自 各教古之野君未能及此而猶有李靈雅作被田承嗣百思命 宗行事有類英王者二馬誠率是道而之之其身安而國定 為吐蕃所築地奔於陝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也今考代 社稷朝恩和総用事籍用刑當居室大塚等其於此 神功懲循載之義回重家館之儒雅修已以粮星愛側身以神 酷利伴之自外亦立法念功之旨也罪已以傷僕固散樂而掉 市少看礼雅老於軍旅識人問之情傷知稼穑之艱難内有者 予實論代宗唐之中主也而承安史城亂之後百度草創事出 党聽克後不師大河南北後為唐臣厥功懋矣然仁而不武多 代宗少看礼離老於軍旅伏李卯之精忠愚諸将之我力前於 将出軍勞師與賦者盖陽九之未恭直君道之禍與 一部合從九州邊洲軍士高於原野民力彈於轉輸室東相品 原太過速使大阿之柳倒核於下官者程元根塵蔽度心幾亡 不聊生而干像流流於用兵元載陵愛於避後然而代宗皇 切人情震權易以生變此非常才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尝 物論 南宫靖一末 蘇軟米 用元載之獄問目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雖擅権於外而代宗 則殺之程元禄之龍固矣柳仇一言而退之易如友掌本意不 し聴之載惡し甚誅之不疑罷原朝思奏だ郭子像然其横見 元根朝恩相繼掌五氣勢隆董聚代宗去之而無肘腋之盛 能保國而安身也 則皆且蘇若不能為也是二者英王之所難而代宗有爲所以 居中無不知也去三大姦如殺大羊中外不為上下厭伏觀此 果怒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其或能問之者馬始用元 百个皆調臣官難去者以其常子其也是則難失而或不能輔國

可圖也是已科懷恩於日中矣李光弼身無将相功無與二而 懷因等光湖二人之功著懷思之特思犯上自 以下誰能忍 無足惟何也吞大功之臣信之而不疑外無姑息之迹也僕臣 宗之恩終始不衰宣不日以光弼而傷之天下其謂我何彼之 幸陝之後堅坐不應此其意非持兩端則高計以觀發也而代 則彼為成也與之較理到彼戎狄也其乘氣而見悍盖其我乃 徳宗之於懷光則如息之迹不可勝掩矣人有當其意則用之 便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国爾中 不起吾悉吾不問則己問之則必討彼非東手受死者而吾誰 而代宗不與之較侵客包納卒待其自衆造不日與之較力 史 287-88

朝 寅

利天下之談善聴之則無不良臣當以為唐室方鎮之患至於 臣聞有善聽無良謀有善謀無利勢天下之勢善謀之則無不 幾希如是而尚可謂之保護平 王道著灰今不以此為念而專念其保已夫蕃戎入寇不以問 几朝中謝諸将下謝百姓則代宗之心如天如日天下見之而 朝後後宗社於是而權宗社一身之輕重則宜肆諸市朝仰謝 殺堅牛漢高祖不賞私劳而誅丁公君子美之美其公心不以 私無以信服於吏民而児天子平是故叔孫昭子不賞私勞而 天下可謂民之父母矣夫匹夫行私不可自立於鄉黨一命行 孔子曰天無松樣地無松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告 變是知官官非難去顧人生喜怒何如耳其至於無可奈何者 厚鵙之非政刑关 盡善豈非不若惧之於初之為美與既龍之又殺之後隱之而 以人主無意於可為之時及不可為然後為之故也代宗之政 丁樣請兵不召見廣騎至便橋帝方出奔其不為吐蕃所持者 無可紀述獨誅三臣官及元誠為最武而就其事論之皆不能 身而慶天下之家也元根於代宗雖有保護之功而迷國語 月餘年而不能釋者其較盖始于天實之際肅宗木用李 李沙走議取范陽 程元振 A TAN 胡 之謀先取范陽而已何則范陽者禄山之軍穴也爲於其果此 |則敗再亂己而果然傷呼使必之部重見聽也是有方鎮之事 必排居多共功大於魯連范蠡若以范陽言之必之謀不見應 忠臣蒙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言哉柳班稱两京之後 陽事三道勁兵不徙者十有四年失其人規之猶子之於父母 者多矣其言王者之師當務其全國又安使無後患又得兩了 以禄山思明為一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敬機正主發基毀棺而 内兖州也方其陷两京所将禁府珍野顿以京旅戦歸其俗交 計瓜分河北地以付之此方鎮之患所由起也昔之取天下 則其果自潰而京可以何被而定兵亦遂息矣唯其不用必 先國范陽而必為南京言之於悉此盖天下利勢來之不可此 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故郭子俊李光獨自朔方起在皆欲 而范勝之人獨以為主延頭企踵惟恐其不成此所謂家臣不 也一旦舉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為及虜切齒療扶惟恐其不城 衆猶不悅以至於亂由是言之天暫之際若非再之盛德在 武之城河内魏武之全兖州是也夫范陽不亦禄山之関中 皆以首事之地為根本故難因敗而能後很高祖之保関中光 是以慶稱思明相繼後起至見徒黨又務天誅則偷為一 不對關無所歸數失其穴雖有絕足無所恃其勢也禄山帥充 有便關宗能應其計先紹字郭諸将特角而取范陽賊失東京

即候帝之故人也力辭相位何也無乃其心有所不可於帝的 險之情挾好配之術居人父子問投隙抵歸當幸其有事以前 城之恨發於江充若潜心楊素流又不可以悉數盖小人棟傾 籍合皆付以政當此府必於歐納為不少又佐代宗收面京衛 建上年近立功立名者觀慮宗被養養立朝廷生言野聽有所 必之為人也異哉其恭事近是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至而 忽中從遊遇相屈伏既非素於之道來危得最文相永奉均於 於傅至勸帝先事成陽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議者切而不與有為而然被至多得後不可信被其近實者 好甩道以自鮮釋既又著必数與意德接言是不經則知當時 以惟自置而為之助也繁為家傳言必本居思谷而史臣譯言 甚矣小人之凶人國也天下之至親無爱出於天性而不可以 不見録字二主不以宰相器之即徳宗晚好鬼神事乃樓用盖 紅其父而不顧者何哉小人間便之也沙立之禍成於李兌胡 不正之青此必所以重當朝弱而輕為君交者也 言問計奪者其父子若也然正變性往有至於殺其子而不歸 物論 李必 二十四表 歐陽修木 啓明 世有正名而和行者可遊謂其炫奇用說而詬病之哉君子固 尼於其身親觀於其目矣於至於此非必之也反復知課則循 **夾班間他人之事而有悟有不侍於解之母若二子者亦管親** 思朝日思表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公大笑而罷盡青公智者也 於賈朝翊不對公問其故朝日展有所思故未即對耳公日何 天下豈有相就殺之禍哉昔曹公以丁侯之諸亦欲廢其子問 小人是信則雖父子猶不能自保耳可不慎哉 不必其國本之不極也然則君無曹公之智臣無李必之忠而 李浴

挺明

受一為所惑則父不得為慈父子不得為孝子夫父不慈而子 太子卒得以不動者果誰之力哉一李必而已耳當是持談有 宗明也而子典不克善其死至於南宗之母等德宗之情心而 必去而勿用也當觀之於唐太宗賢也而承乾不能全其生女 不孝則人道滅失豈有人道波而可以為國子此小人之所以 委曲副到樓晚惻恒有以感人者故聽之議疑之班即然而雪 賴必后其間左右彌縫上下惟悅果數十言皆出於至誠盡思 功也而李輔國諸之誦無過也而張延首構之二子盖及沒矣 有終非小人之所能掩者特中無君子以發之耳苟皆得必則 消海然而水釋說悔且悟不覺之下之治樣也麵知天性之良 時之富貴故必以利益人子以害肠人父孩夢所親而嫉所 史 287-90

張良婦任李輔國其親於家子且猶殺之况宜友乎此必之所 以在憂思中陳謨獻東神益私多時方以上一個京建請遠山不 何皆窺公深哉 **火必去巾** 少邊緣盖必有不足於中故也夫遠讒去色勸賢之首隣宗節 輪縣開之術而像像乎方外遊也據逐而論其心的所謂托而 逃馬者非即世人好特姓黄短公邪子故以然以事為之一白 迹帰住之影物色平容成在文子而看其玄缺動吐精納氣轉 宗必不可化尸官衛員衛且奈何哉衡山素志戚戚吾心五数 有所托而逃馬留不計其負天下不避之名者如張楊侯當意 迁誕而世之所勢者彼且津津屬談不去吻着将追安期之野 潜引歸辭将城第三他加身不容遠卸失故神仙之說雖事屬 女之尊而議府兵論祖言動相關斷則已知唐事必不可為德 該将旗臣維列天下盧在一名紅於華相繼持國東政於雖以帝 當其時德宗以行己深刻之富華人而任己遠道而師心兼之 子其子神仙說証之說不辭而聞之則已顧好談之置其情哉 祖武成之日丞欲以亦松引去是美李節侯在唐風稱明却君 李沁衣白者山人 李必 都侯之去 官以良姊輔國諸公告 見其大者 N 二十四十 戶與華明

全大黨廣平建軍以親則機概之子以功則翻載之才也而 良姊綠衣之雙妾的而手握王面李輔國黄衫之殿禄也而口 魚已盛樂於衣之奈忘班衣之爱情緇衣之好厭宵衣之勤 有以我顏宗之微失顏宗兼父家塵縮取大物姦內未城而志 縱使朝而青綠基而朱紫亦美不可而必區區於白衣也彼 随時固未有好布素於神明炫銀黃於主華者也天既悲時憫 破失於是大将解潼關之甲艶妃死馬鬼之組父萬而西子梅 好知其可與其思難不可與其安樂也一旦功成志就将拂衣 証也又胡為丘堅其谷而廢務其服哉盖以上度其若下度其 世出身以事主失将以整項黃圖匡扶紫極建不世之功流無 古人懷匡世之歌而猶客道世之跡君子知其有深思美何即 **盧而得孔明不備於此美由是畫天謀定大計社稷之功者** 也幸而街山故友職楊權養相尋於河朔即策杖而追文叔認 而北肅宗雖志於克後至而裴見社為漸之情不足為之標準 明皇之無道也房惟不餘冠優倒置禄山一胡錐耳極之以宮 馬又何肯先受其難維平深思哉其李長源白衣之謂數既自 第之終前事立事而食其食愛其愛而衣其本固亦古今之通 山林之士絕意於繁總虧廟之儒軍身於軒冕出處異路被服 思游展而起玄納之相漁陽之聲哉一鸣而雪氣羽木勿娑 貢公之以。成實是果德而軍過之龍極騎生莊慎而前黃屋之 人物論 干四米

المعلقة ومساح عدق لا تميده بادار الم المداوية الاز

特而言之日本前若聖人本白者山人夫黑衣宰相君子養 欲掛冠神武還等製而得荷花又安可得乎是故三軍之士四 較将一旦而赤吾族也尚何望錦袍恋恋之情平當斯時也離 哉漢祖鮮衣於韓信卒至春夷光武岸情於馬援終惟說掛蕭 爲皆中與之世也當光武時雲臺諸君將相之器具失數子 也智哉斯人可以邁進范蠡之仙、踪子房之逸態失懂乎自古 哉木之白者正欲比動汾陽擀續臨淮而不為二子者之見録 侠之志即數君之志也安能不介胄不縉紳而區區一白衣也 李卯之及正紆結納者不為類處之死敗則為房杜之從君即 祖太宗之衛也且天實之末嬰介胃者不為張許之捐驅則為 稱山人以歸也有以天不然居宋而重甫居魯而逢被服之冬 無練鳴佩以明清意其日若功業日崇猜疑日起·吾恐丹朱吾 宗之居庸不敏其去二君又返矣便郭侯貪其禄位荣其龍明 布衣之士早交明主而終脫然於名禮利鎖之外者吾得两人 以時也人矣夫獨何心而必以本白為和吾聞之幼安其心于 帝曰且當不然以解群疑必亦不得已而受之未幾意謝長即 自來白衣尚是職者以及茶食馬有山人而日侍性怪者平故 赤切安之風此豈能速以釣名我誠念天解產紀功之主非事 工帽忘世也玄成脱迹於黄冠趋時也天既吐玄成之第而猶 二十四末

高忌起漸以不軍彼於父子夫婦間尚如此况一布衣之際及

常清守關而使新舒翰肅宗不使李郭平賊而使房琯此安史常清守關而使新舒翰肅宗不使李東夫明皇不使高仙文起學和縣溪王師如雲電二公威德也在天下肅宗因人心以將英郡縣溪王師如雲電二公威德也在天下肅宗因人心以將英郡縣溪王師如雲電一公威德也在天下肅宗因人心以將

望值實不副則皆各深使暗遭時承平從容惟怪不失為名字

者用這所長逐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大名盛則者

師記不後狼原理以史蒙自在上言悟王而取宰相必有以過

唐名儒多言珍德器有王佐才而少數行事亦少段矣一

日本日本

所以致急而稽誅也 不慎即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妖議人為害亦可畏矣好 死辦難城中官宣可移之君父生視而不顧天所以不敢至京 靡一為逐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 而好益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拙於謀己即方樣於狗國天下日 者及目於口舌不能以思自明查寺內構遂陷嫌隙謀就全五 勝不世出實信罰明士卒争奮發然有古良将風本夫終父要 越便禾奉韶命循當奔赴危難死生以之况徵兵之制累下乎 為而謂子像為之乎光斯之見真程元振也其亦以是乎 思以固權位雖徐思明平河北未免在桑而直及王良之所不 **斯之不幸與** 不光弼生戎扇之緒沈智有守遭禄山變孩任兵柄其策敢制 角販不足平失更言魚朝思亞干俄而不言所惡之事編意子 中澤之較李光獨不遺餘力佳得一勝看不能郭子儀使與接 係洋洪重摩不為屬尹然此其所以不可及也便子像奉承朝 小人其空位王公事繼母至孝好讀班因建書異夫庸人武士 心臣之家無以有已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児蕃戎入冠來與播 物論 李光弼 李光弱 李光福 一十四卷 歐陽修京 胡 胡 # 寅 情也特以畏竭疑阻緩於勤王雖其他美亦莫能職故君子深為之特以畏竭疑阻緩於勤王雖其他美亦莫能職故君子深為之 所有小則畏強大則長死耳誠能星馳應簽擊退房賊再安宗 節爛然獨著福禄永終雖齊桓晋文比之為御唐史臣裴垍稱 思貫日月神明状持者哉及光朝等畏個不終而子像完名高 及大難多年遭該恭說您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藏不自嫌 温崎左右推輓得濟國事君子猶為之不滿光弼為中與元功 事若有大義不可揮利害而為之蘇峻之亂陷仍遷延顧世稻 室元振錐欲踏想誣罔亦豈能盡養公緣哉不忍小念以失大 及被國際陽軍騎見廣壓以至誠情思祖謀雖再命方永亦出 不透預當是時天子西走唐作若發統而能轉天子再造王宗 天寶末益發幽慶外阻外江子侯自朔方提孤軍轉收逐止 節不學之過也 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而上不疑後第人欲而謀者不 之段鳴呼垍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云 評 郭子像 李光弼 王李公亦無所辭矣 胡子其城中官而移於居久产情其以元數而緩於動 干的表 歌陽修末 尹起车明 컨 珦

称此之意体日月而實就坤上意重朔方則朔方上重河中 分陽則以人臣之業無以有己君用之而吾之身非吾有也 無然不幸心而或若父不挟憾以執仇讎晏繁效忠有死無二 会之而吾之身始吾有也是故進退以之死生以之而獨以 夫用将必用有望者線軍實達事变他人莫及也古人用名閱 **这班破滅此兵家之所不傳文書之所不載豈計数所能及伞** 此者内為天王出行方是時房已立帝禮百官而子像收残亡 巴吾而少張其功則見以為跨部而終辞吾而少忤於君則自 之臣是亦伐謀之道哉 滅大雅君子社機純臣自然漢以還煎力之庭無與偷比而肺 天再造王室勲髙一代及國威復根群小肆謗位重襲解失龍 上河朔班師関西於寇身裡對虎身被荆棘七八年間其勤至 人都之季為起幽陵萬采描遷兩都後後天祥土德安生汾陽 以為軍事兩個個於是平帶碼之盟虧而累卵之勢成夫惟郭 天天下非有功之難而善處其功之難功名之際人之所易時 以於我想之中故身居口赴難奉天可謂忠孝之門有嗣矣 2年止以形勢示賊賊聞風鶴之聲見草木之象已自怀惕云 令公來逐濟及懷恩委三干萬之衆逼京畿十億一免官而 郭子像 二十四卷 吕祖謙求 葉 於此哉麼樂之城明不以去看崇儉不敢與宰相抗也宰相雖 之感之速也 而帝之心安失帝之心安而子像之身亦安矣吾以是知子住 然恭白于天下而帝猜疑丧息之迹亦且惟然水釋帝之疑釋 是梳天子之法也挽天子之法是重天子之好也子依是無月 麻一下已為天子執政之臣矣天子執政之所尚而吾固挽之 相而城去坐中於樂所以安之也何者稍素清儉朝野於聞白 之者疑則忌忌則畏而天子之心亦有所不安矣故因楊綰之 **城宁幾個天子失天下未有功名權位個于天子而天子不疑** 錐其心固自以為臣子分內事而他人視之其功名權位益緊 下盖一髮也子儀仗大将之飯奪天下于群盗之手而歸之唐 內有安禄山史朝兼僕固懷恩華相繼稱亂以圖社稷唐之不 再自天資以來天下殆及及矢外有些蕃回紅度劉於境上而 了下天子一等木敢抗宰相矧抗天子平是子樣心事始得的 物論 郭子儀 此論亦高第子儀之心終是成人之美

平是宜君之释然悟而信也應非甚盛德孰能蘇此者乎 試之而死亦所不顧天肯以其封輸之處而不以其身輸之君 河中尺一下而單車就道赶命如鵠至於吐蕃之國直以 以單騎見勝可以取信於君甚妙 劉朝為

史 287-94

二十四分

架人之為而其心質在平安國家利社稷使巧依之徒知己之 而至於窮欲而至於極稍知禮義者之所蓋為干僕為為而為 及非具有意於者欲也明美而論者至今疑之望子儀太問者 所不能無疑者児廟代之随俠德宗之情是平於是时也子儀 群盗之子而帰之唐威聲振乎夷狄功德加乎将臣此中主之 [萬]世之意於衆人之際受天下之疑被身後之謗而不辭者 也見疑於若暗吾若有殺功臣之名不着少徇衆人之跡以自 以致之而然耳士儀之賢其思之就矣提大将之節华海内於 **档子之用心也名譽不修置衆人之所恥而名譽太盛者尤君** 人是疑而其若釋然不復知其為可見其深慮遠計迎乎不可 以使君臣似全而已獨受全欲之名之為愈也故其事雖類乎 行而史氏謂其窮者極欲而人不非之論者尤史氏之妄以為 心者多矣雖當為啄自鮮於天下猶不能自明也子儀以為何 公為必不肯為符子儀太浅者遂以子儀果不心情于利欲奏 ~子 循意其薄天子而不為則庸天小人之 過描診度子儀之 に於主有安當世之才而不能使當世安乎已以盡其用皆有 了之所畏挟英尚之功有蓋世之名居危疑之地自古鮮有不 於者而卯十億能以功名終此其人之皆宜若有特立絶俗之 後必不至此而不知子像所以為智也有思主之心而不自 郭子儀 一十四十 方孝孺明 亦子樣之不幸也大 之乎求其迹而不察其心宜予知于儀者鮮失沛公入圖而財 仍紹在拓用 李抱直 三十四巻

開言開物成務之才威私狗公之道可知也應公權餘旬日而 「他色失音的文子無上七十七為美談崔祐用除更八百人無 益惡如楊維拜相之麻贈官之制改諡之詔則當時東筆者無 楊紹入相数日遠致移風易俗當讀諸集實善多溢美書罪多 無所點故奏從征伐而得以令終馬 国懷恩德宗時攻田悅破朱滔等功種種可録况平生節行 顕著其所長宣但練閱步至平代宗時建言起用郭子係敗僕 更稱李抱王為料臣之良而抱真乃其從第也抱真尤以忠賢 伊尹周公後世之法也不得己而以利禄自累此子侯之智也 微之名而不辭豆其所碩哉故人處疑難之地而行不失義若 九可見子儀之智非度可望也雖名者人之所惜也子像受活 察之度幾不死失子儀雖受誘於群小而未有以不臣為言者 便子樣不以此自行寧知朝恩元載不以疑沛公者語千儀必 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疑其有大志而助項籍記學勿告 表皮切名不及子依遠甚至達言之靈誘其名應圖歐非敬信 以子像之節者極欲皆為自全之計其意却從蕭何來 劉 丁奉 晌

思正之道復出於人馬呼不奏於林風必推之富家見己於前 生人之本食與其而已知所以取人不然知所以予人不之道 城之物泛言治國者其可及平察真卿才思也城王編罪正也 **殖云手經齊物開市不之治國之道也要致天下無其貴無其** 而得其人也是沒故更二十餘年繼掌財賦不其是我更記監 飲怨以指禍皆有之矣如劉安則通經滞任才能當其國而不 元敬杨奏谷以不省養適主暗庸故致住輔相若其前間尹城 府署者皆用村顕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及民而用沒及唐中信而根要有勞馬可謂知取予失其經五 買制萬物低品常擦天下藏骨以佐軍與雖擊兵数十年飲不 御之而王権用之而朝古今一也劉曼因平准法幹山海排商 歷代操利柄為國計者莫不損下益上危人自安變法以弄機 份交致党於後可為長獎息也 分於民食於家而利於衆或問曰即子產吏不能欺容子既事 小能不忍不敢也美之吏遠近自不欺者何回答白蓋任其才 分於敗西門對更不敢欺三子者古之野八也更皆畏其敢而 是不并年而逝逐古以來理世少而亂世多其家在京云 物論 **元載杨炎** 二十四本 歐陽修木 歐陽修年 駒

載本沒輔國以利合險刻者諸心豁壑之欲發平無限炎牵連 原州以謀西夏選左藏有司一祖賦以檢制存亡誠有取馬然 倒席思求於多士其始也去無名之野龍不急之官出永春之 帝初梅萬幾勵精治道思政若獨視民如傷疑旒延納於讓言 **赛莫克有為亦可以悲夫** 也不必思若暗主雖聰明聖知苟有惑爲未有不為患也甚 断自初即位既然發情志平情叛能用忠謀不或群議平收成 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疆至於唐七其患以此憲宗到明里 則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交逐行姑息之政 故其疑所後之輕已謂妄公輔為賣且而不能客用盧杞趙替 德宗猜总刻灣以疆明自任取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禮 舒以後死而劉析以辨亡若两人者所謂多才者耶 兼光骨经命於道盖自取之也夫姦人多才未始不為思故酆 載勢與觀看又國維網逐為載後轉釋言於君本息至子併誅 愈言順宗在東宫二十年天下隆受其賜於掌國日後不幸存 功门云元濟誅強潘悍将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成 令幾於後來則其無優劣不持較而可知也及其晚節信用非 人不終其然而身惟不測之禍尤甚於德嗚呼小人之能敗國 物論 に 德宗學 二十四十二 歐陽修來 劃 朐

滞能惟酒柳梓瑞縱馴象出官女威常青美政选出海内震傳 德宗初立類振紀綱知天下厭代宗之政乃削除煩苛疏滌成 則哲其若是平貞元之辰吾道窮失 賞之私化香李及之共符取延齡之奸謀罷陸對之相位知り 然力否運再昌雖知非克逐於楊炎而受传不忘於虚祀用軍 **陵於宗社奉天之寫可為涿季罪已之言補之何五所賴忠臣** 然而王朝遊妹海消代變接時而理斟酌斯難苟於交喪之秋 破賊一旦德音帰地於歐連夢果致五左借機於天王二朱典 楊交逐計遂欲此同華有東鄉簽案南行衰漢之謀止舉恒陽 統師及出衆來立之日頗有經綸故從初經却令戎權非次聽 輕取卻人之論歷測近世歷不成下德宗在藩舊胃之年自然 劉照何思照此之書文雅中與多西前代二南三祖母盛於於 政治加以天土秀茂文思雕華麗報金書無機谁南之作為聲 倫止惟郎而為資本百种威铁五典克從御正殿而東督良職 婚婦放文華之馴象威大官之騰誠服玩之奢解底大而於於 行路疾壓李正已以緇青叛田院以魏博叛孫崇素以衰隊 不幾能崔祐南而相盧把許政日垣根本日削逐使愁怒連 之伐出車些接角将星繁產國用不足以認軍國民力不聞於 廷臣而治議何此皆前王之能事有國之大歡率是而行夫何 德宗小學火斷 二十四条 君上不諒其誠群小共或其短欲無放逐其可得平詩稱其惟 用也放光冷馬拜干載一時携手提工告容易哉 哲人告之話言又有聽聞調我之恨此皆賢人君子婆言不自 死以隐語見齊者從古以還正言不易者問服戒急論該正為 人物論 此也特居班筆之列調紅之地欲以片心除衆些獨子追群和 中大夫的五百年不為不過左日公孫執杖三東說秦王淳子 要滋切仗象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未奎淪職者相類也而誠止 中之亂罪由盛祀而論為君子不各把而各帝者呈無調哉 陸對之相位用舍既差政事益好朝廷蓝勒方鎮益強人謂言 盛祀之 姦羽用延賞之私然在李慶之兵柄取延龄之 非訴罪 些百端弦明自任與元一放雖新且克首而大勢并都空言何 近代論陸宣公比漢質証而高邁之行副正之節經國成務之 昌晚節衙過省非雖央首於楊及之指斥而答數受後獨不唇 補尚相陸對無心於內季水潭城輸力於外忠臣極養否連漸 陸費 陸貨 三年でき

后烈以淮南則又叛李惟岳以成德未渝以**范陽則**又叛賦車 奉教干水旗一呼奉為盗賊假是差天国頭山南空空大府台 不容喘而而未之知也方部構逐為天命謂群臣不可倚仗精 私馬行費居送暴令峻於誅求叛之空於機輔故姚令言以舜

将

祁尔

他宗之不下顧不幸哉在定難府聽暫禁及己平追仇盡言情 性於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 管耶视教為陳教士有編歲陳府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 相濟也世言對白罷翰林以為過去通玄兄弟争繼以及之死 然以幾倍逐猶棄梗至延齡華則雅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侯之 李王道湮微列國諸侯争雄競利以取強弱於友軍天下之民 之故暴而不能信其道之必行主故何哉至在我者我可得而 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多聚數可謂進苦口之寒石氣至 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贊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悲言之法治邊 **州如丹帝所用幾十一唐祚不能情哉** 致其力在於天者雖聖人不能這天而強取况君子子當局之 有是以筋天下之變故而不能係其言之必用德是以動人士 身之皆有便德宗蓋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 馭将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無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更留 **資滿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两進和前得君則正士定何可** 任徳宗以清之為街而替都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費以新臣 入下之志何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野刺為能而對勸以忠 丁左而文則過辨如胃証而将不珠上以格若心之非下以曲 蘇 転求 納 迹於鲁衛齊察之間有見其儀刑而樂告之政事名不欲以中 立伊周之續易至夫何天未成亂竟使其酒植馬是主馬逐 蒙,望佑者亦久且衆矣時者以孔孟之皆假之以輔相之位 校事而奏容部失可非全不用出視其論李萬帝要若逐師 社既危而再安至德宗之時亦已極矣大豈無機亂友正之才 國而授之室者然率無所遇量並看不是而德不周與格於王 則迫於飢能而實之言見中於事情內則東於好德之心人 矣卒格而不行於是知夫德宗用其一二者非誠心素志也外 而更用者乃在群來之裴延齡論事者舉吏章已上而蒙騙納 服孔子曰法語之言言云經之為貴及考慮不異於前案已許 機詐取所以安天下之人分學不大罪己之詔則惟恐正言之不 常授以節鐵所以正即世之無官對李是珠棄道從順不可 學文陸對以聖旨之學經濟之其擴忠推誠塞塞諤諤當國罪 而其之能為也好孽至唐奏經女主之禍三光已晦而後明皇 著地牧時之樂在也故德宗雅其情疑至於理到之言不容不 切而行之不果成無與之數心則力讓以推誠待人該國家 多矣雖然費之職歷近侍而大拜矣位非與遠也替之言九方 於其間以應世用整點在有才而不能用用之而不盡其才也 不當便德宗能監聽之則奉天之幸未必見而與元之於必不 **縣優之時君臣否隔之日於天下之事無不知知無不言言無** 二十四港

聖代之泉境皇家之餘觥也姦和二字木足以盡之臣以為陛 罪與誤國無上者等寸斬不足以謝天下族誅不足以謝朝兵 化之為人無寸功于國無片春於身軍事養政害民時時妨以 唐德宗日人言盧北是姦和朕獨不覺其然陸對之對城失而 幾城幸而及正天所養也原祀之情與抽戈犯罪者等定祀之 病國始則保朱此之不及終則成朱此之第五軍舊播邊宗即 未並也多不曰古之所謂姦和者恭葆懿温是也其人皆有功 此豈非天哉故世之論者謂其能順天而揆事獨不能順天而 上改過當如太甲後患當如成王而日联獨不帶在於是以 **隊已**豈過情也哉 静姚宋張就之政事不謂無其人求其學行之懿識見之正惟 此州之行已必失且唐之稱賢和者若房社之功禁魏後之諫 徘徊順時異其展幾乎改故至及於屬於是陽城之諫雖切而 不設非有大故而識者已知為是針之漸實宜不接新而行猶 孔子文曰皆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是故聽画 漸必私欲已熾而良心鮮終於是平昔之拂人者稍稍見加年 同然而勢之皆商在帝心者非一日也直後大黎既除而息心 一門有善及人時君倚之以成其惡是真然邪也鷹把則異矣 補陸對對德宗 人而已進幾董仲舒賈誼之徒與而其見於事功者僅如 于四卷 # 10 賢相夫以無心於求田亦美賣報於門生以為莊也哉觀其斜 生也随其自為門生也薄子獨以為不然考之群在當時卓欽 就武如以若為及田則陸氏一往荒失世之就者謂群之草面 放三十人是也要日君非陸氏門生子 若掌文柄約其子不今 一一時俱好知及歸上妻動令水田群日子有美於三十**所勝**野 對上語多的日客臣退而思之故張南野云宣公只是詞臣非 宰相丁意情其間不能行而徒奏雖其言也 解體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陛下勿以宗社再試哉世俱宣公 **億為為風蘇觀為龜龍也王言如給其出如終天下聞之誰不** 分其言信哉是福陽所以謂種侯也 愛可與無始持成不可與其終在群以為相季林甫則治亂 常人所畏坚人易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遭 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属而深語恭去 下付之取長之也禍難已平上怙下婚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 在群有多在記 往群 指官公能一呆能行恐非定論史冊所載其行棒子若 便找立相體哉 口容臣退而以之方是宰相謀欲萬全樂人口給應對 一十四番 黄 宋 鞏明 祁

田之上上者哉然則陸氏之一在不荒矣子自帰家以來無以 調吾方尚在調吾五十常是黃語署後當作三公者大抵皆實 道而其家之人往往不能安於倉践者類有之失此門之詩室 而上丧其所以為上也故聖王在已束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 速下則治不成而功不彰德宗察察欲折伏臣下自為聪明而 群故事名其所店小至日有美正橋於五之後以報料者發表 為生念等校教室曾西所取之士適當天所謂三十人者因事 德子故奉行之以至公是乃所以為報也陸民門生一時故 治愈疏段平仲一件上倉惶失對而循以取名何故下知所職 君有常真臣有定甲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於上君不降而 也故為論者其說如此且以為群解明云 侍人天下號稱龍虎榜其為葵者豈不是重增科第之光而五 雖他日名位相並亦不少緣不幸而貧則即其家死則極其多 解之解也故知群之意亦如此唐世和承最重門生來主之地 你馬其道言是失行字文柄则天下至公之與而非私門報見 ~ 単 人交倫古我以少陵之野而其妻見猶不免於啼號况其他乎 地也獨公道以植私以其為奉主之累也大矣亦将何以本 物論 段平仲 段平仲 石敏着米 祁宋 信宗字因不為不久而身試禍忠·不為不多脫節未路宜其血 氣平和心志坦荡至此而猶此此該官是可直為落耶平仲欲 名大小信其歌学 志而無英才乎李展謂屬不可與盟則爆職因出表下遠甚功 以罪廢功城親與結實盟不能料房許但以如認為恭始有徒 唐史臣好塔沈雄忠力常先計後教母敢親令千衆無不感懷 非錡殺告者如 新也鉗天下之口而長養臣之威實德宗殺之是朝廷殺該者 德宗本惡住善正直言故使李錡并心思者正之死非特以此 子曰說大人則貌之夫士之氣未足以輕勢則局章失度以來 関說既有素當明目張騰於繁節之下以原極斷指不畏也孟 也雖然極野者也天下以為可責故實之不以功掩罪亦不可 不可信而央信之故河北三統卒不臣平原大臣奪辱旅之四 用命聞必央死未寄折止名盖一時然力能得田悅而不取嚴 人節何獨在立談問哉 評 物論 住善正 李晨 馬塔渾城 不罪綺而罪德宗信德宗之殺善正也至今猶令人情 根 二十四条 歐陽修非 范祖為非 歐陽修作

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為武人一時後不應死以 成公孝於家能於軍忠於國是武之英也苟無楊交弄權若任 幾致危亡宜哉二君守道沒身為時型訓希代之士也光文武 烈之按馬夫國得賢則安失野則危德宗内信姦邪外斥良養 節是又之除也的無虚犯惡直若任之為相遂行其道置有者 便安元 中京不少東者徒以忠素感人故家作樂為之死耳至 李納御河南李布烈江鄭阪是無積貨輸粮提孤軍抗群賊身 為延臨不足價質道像涕泗滂 望賊計困平京李罷共仆三将誰之咎在廟堂斬馬倒誅延官 及其後師鳳翔與龍石廠河隍兵益根誅既臧然不能取暴常 以吾親西平王持孤軍自北方赴行在走懷光斯朱此如及堂 可可能存在稷不能見信於衛主卒奪其兵東或雖然功盖天 是之屯東消橋也朱泚盗京師李懐光及成陽河北三叛相王 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難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将矣鳴 人道馬 之為将还族其才豈有朱此之禍馬清臣富於學守其正全直 者惟退福可以免四子世似其劳是宜有後哉 李花点 段秀實顏真卿 段秀實顏真卿 二十四次 歐陽修果 戦 驹 仰哉 國家将高出汝史臣謂不然且勒兵來城與城抗所植惟質罰 至內都掉下斬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派涕女佐亦拉曰 而行之也應呼雖千五百歲其歲烈言言如嚴霜处日可畏而 思臣義士軍以未見信也於人要及諸己得其正而後懷於中 為最臣所将見強威手發禁之氣折而不进可謂忠矣詳視 前曾公獨以烏合機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及稱者晚節腿塞 左許人說其然即孔子所謂仁者必有男平當禄山友哆麼無 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典非偶然者宗元不 取名非也太尉為人朔如常低首拱手行非三氣軍弱未常以 而事不得暴士世軍牧未之思耶 耳今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大馬辱好事者傳此以 以能守自近日始昌今中四内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書 于行事當時亦不能取信於君及臨大節歸之無二色何即彼 在牧稱軍陵之圖解劉玄佐石昌問日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 共東非自己也收以為張巡許逐而唯陽其名得昌全軍隊 劉昌 李雅快光之子 以召變而就其事皆是正議論 社会非正殺一甥以全城而沒其名歐陽思其殺無罪 歐陽修米

志以沒千古怨之子間生心可悲而處未當也夫樣先用在不 重庆對日父数千品其馬用之王遂殺于南於朝三日棄疾請 告其子亲族日令尹之不能稱之所知也因将討馬爾其名 何不知此義生混其父之為運而曾無一言然以之誠植輸令 欲死於說政之後若死于此時懷光亦未必不隱然前心也柔 進之情意雜快供而称及犯關之某尚未決也堪協知其意則 仁人芥子忍之平否也皆令产子南肆恶於楚楚王将討之以 奉留於前傷心李是同強米此事定功成歸很天子明發盛社 公理何可此并以天下忠策之士成根不得食其例和大人所 當大策進门大人十里在雞解散車圖巧在往投便橋一分或 人歌時大一死而可取名馬便君不符全其表久不得全五萬 親見者可此意果行珠就之旗将移居五景天光觀唐祥神幸 不必述及也萬一不聽則號应随之並其一悟又不聽則以其 皇井天十小心于周此小公送帝天地文順為逆如天下高世 明下君侧日不及下言以市已忠後雖其心俱死亦何救于 ~ 数為朝廷去後則福於無窮功名不朽雖如以此言進懷光 ~德楠在人心天命未去去安官周末可寫此為今日計莫若 既在自縊而死春秋亦當非之故禁疾者亦难斷罪之明安 物淪 二十四次 備朝空真張凝高水明乃訪于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妻為于 好談出公而議公征甚退至常維師逐相與於五名者更布告諸 經精件達息義的冒孝秀仰極慌密冠樣祭衣由公而嚴進退 朝廷也百年事如己己語聖日會後北留如初行至延禧門公 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已已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宣 者是勁此者益恭沉酤機衙厅逐郊逐遍親三成是退鄉黑 東追在江軍遊遊鎮能逐不果献生徒嗷嗷顧的徘徊昔公之 江何若守百六十人投筆奔走務首副下叶間顯天碩之伏在 宇高途高低及公當取施政示人學程良士,要善偽夫夫餘格 未及下乞歸統後者二十余人禮順克勢才第以與則又詩 物論 仁風有傷於做並面柔情有三聽問重言樂甚雜或膽仰德 陽城牧隆普原蒙延衛縣

四年五川皇帝以銀印赤綾即隱所起楊公為諫議大大後上 年廷華懷至累日不解帝左嘉其選為國子司禁雄五俊賢 陽城造步研 音本唯其論切然安知李曜之来嘗課也第惜其不能 **岩球而不光死於棟光之前耳** 柳子學片

韓愈非許臣論當城未有言之時也世之論者或祖報愈之餘 無所成其名矣等得逐點而己于臣以為不然楊雄日或問 意談城以在職人而不言及陸對之股而後發同君對不敗則 范祖為未

二十四卷

日為人所不能城有待而為者也過業延後為相放陸等之也 此人所不能非貨就能之一套其思名震回方終身嚴放死而 陳官而不為堂字延安門而不為固雖慟哭於廷而不為敬惟 俞者以陽城七年之中 至無一事可言必待延於相而後攻之 無城自古房七之月益於國如城者鮮失後世猶肯之無止其 欲迎在關於民倒支大夏於将領漢君心之一悔怡爲而他周 延於而及罷為有客此何時也正陰陽消長之幾而扶恭抑不 於石不必從陳成鳳所鳴則皆然不必發和時固然也敢發行 丹百九所欲言者并費所已言臣城固不必諫也黄鍾方奏則 全盛之舊及郭侯南至而敢與得君既又信而後諫耿耿炳若 陽威之時何時也即代未稅獨之先其規並認識足以度幾須 宗社之九重者然後殺寒方争而不可捷不然軍侯時而己奉 不成人之表非正矣 石間不容髮也宗社者在在此恐而當里是有歌大於是故盛衆 物論 陸公匡民往慢並功鉅美而延齡又小人之怎延齡和 直以煩瑣進言是為名塞其者也豈所改語陽公哉 回社展意朝廷大事就有大於此者放陽公極論之若 二十四天 湯野川明

> 行府若取其言之當可而其後遠利鈍固不暇計也 何審太學生 达莎 七年之中有李殿陸暫為相故不持言非不言也甚妙

一蔵乃一嗣又止之不歸者五蔵矢善处孝人也問親之老不 哲准南人父母俱全物入太學成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問 韓 愈門

留著於是太學關禁酒食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防生養言 **是太學六龍百餘人又以著之二行。表司業陽先生城請論** 自克一自指諸生歸食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附落安合中

殿文其孤而字鳥車之大小必以力後斯其所謂仁與善之 日蕃仁勇人也或者日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衆疾死者之無 二十八元

不任其體正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另也歐陽生落日未此之

配太母語上學将從之來請於蕃番正色化之六節之士不從 流法非共分與指于各之居下其可以施之於人者不流也要 /水兵為澤不為川平川者高降者平高者派平者止是故蕃

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馬 於彼者與故凡貧贱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主獨何替更至 無择於川泽們第之高下然則譯之道是亦有施平抑亦有待

~仁義兄諸公行諸太學養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将雨水氣上

祁朱

帰宗教

張愈稱即色通得化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花以門人為配 **必可法敬俗儒安知禮** 臣養廢殊不知王者亦北面於孔子然後明道之所在而王者 石政若曰崇敬以孔子人臣王者不當此面難師資道三而若 始於開元非特室於一時之稱號記回祭有與之草敢废也如 為展悉其後於陳蔡者亦各有聽出於一時後世坐祀十八人 愈之野無有打其非是者道州刺史辞自高管部天子程與回 天子以下比面拜跪薦祭禮如親邦子者可龍乘以功礼十則 て上いく以上書必有辭其妄者 宗政誠不知禮草若以獨世歷相循而不改矣伯高之語柳宗 以為哲量夫子志武觀七十子之皆未有加於十人坐而祀之 以德國目有次第崇敬乃請東揖以殺人重方是時公卿無韓 物論 崇放 干月長 石敏若 與元太 和之間以文學聲動精神之伍者宗元禹錫而已其巧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五卷 唐順宗時有八司馬而柳宗元劉禹錫與馬論者至今都之未 足以平揖古野氣吞時董而前道不謹昵比小人自致流雕淡 論詩故卒不任延齡是年為相常侍宴魚落官張水婚彩服雕 因間用事刻下取功而排除陸野張湾軍人不敢言太子從容 賊此逼迫常身先禁旅来城在戰督勵将士無不看激德宗在 鎮詩制心命書之性寬仁有斷禮重師傳必先致拜從幸奉天 **飛該博属解比事誠一代之宏才如伴之談歌帝載黼藻王言** 位威人稍不假權宰相左右倖臣如裴延齡李孫運南崇年等 順宗之為太子也留心藝術善隸書德宗工於詩母賜大臣方 賢哉 除受其賜情子寝寒賤祚近習弄權而能傳政元良克昌通於 元為對每於東奏未嘗以顏色假借宦官居储位二十年天下 除官人引升為權歌係竹間發德宗職甚太子引詩人好樂面 **答素紫故君子群而不當戒懼值獨正為此也** 柳宗元劉禹錫 柳宗元劉禹锡 前中 韓 劃 言史慎係 眗

岩躁進欲速之累則有之矣不以相権可也 論際以文人無行月之且與任文同科無末减馬豈不免哉乃 易也使河東之柳後崇玄都之桃再倒功業菲可董子後世之 其才斯宗元禹錫所自取而其心猶有及該者回欲為伊周管 之士大夫亦固快之元和中執政衛其才曾召至京師奉以為 逐州刺史則編鄉之戲終身莫釋也忤中人犯士戲選斥不重 但為之則嗣君之立中人得以有辭其段逐慶繁豈惟中人快 大於立太子請監國平宗元輩乃置不許俱中官與文珍等得 士亦疾而該之老成談國者量如是踩哉且是將天下事熟有 傷又不沒引賢倘同升共濟而乃僴然謂天下無人則縉納之 大畏之過矣太宗元華欲衣官官兵柄則中人已側目思以中 葛而們然自污謂天下無人又荣辱進退不拘程式而使士大 官市禁五坊小児追陸齊陽城赴京師皆養政其以范布朝韓 他宗故事居中用事理固然也亦其行事如於李寶却進奉能 有諒其意者夫德宗以猜忌不任宰相深居禁中而常執該無 元禹錫之志也但其采聽謀議沒沒如狂互相推奨日伊周管 不能臨御其聪明不能無所寄而伍文又皆東宫故人則其蒙 平固已與裴延齡等均為帝所取信用事矣順宗以風疾失音 本主神軍以外官官兵柄充為所備此豈**任文所能或至宗** 此論近原大抵為劉柳釋慚耳亦千古惜才意也 二十五十二

> 叔文站沾小人鞠天下柄與陽荒取大方春秋書為塩無以具 王叔文王仏劉禹錫柳宗元 歐陽修

故野者疾不肯者娼一慎而不後且哉彼若不傳匪人自勵村 宗元等使節後之徽幸一時食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

柳宗元法

韓

愈唐

所其座人名登大振一時皆本與之交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 第新然見頭角架調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傳學宏詞授集野般 子母少精敏無不通達速其父時難年少已自成人能取進士 正字仍供應停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與厲風簽寧管

位拜禮部員外即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州 門下交口為養之見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 人物輸

ニナスク

厚污柳州既至實日是置不足為政耶因其主俗為該教禁州 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頭子本相伴則沒為奴婢子 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問常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 可馬名開在自刻苦務記覧為詞章孔溢停蓄為深傳無進決

相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 使歸其皆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衛

詞者然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豪等

魏朝廷之柄以亂天下者小人也然亦有好天下之奇功而不 老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調調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 在堂吾不忍夢污之窮無解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 禹錫亦在遣中當話播州子摩洒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 原在室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利史時亦自不序戶時有 得計聞子母之風亦可以少處矣子原前時少年男於為人不 害便如毛髮比及眼若不相識落備件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 腑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看背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 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蒙今天平居里 請於朝将拜照願以柳易播维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 子屋将所願為将相於一時以此易彼熟得熟失必有能辯之 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衛对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便子 目黃重領籍為功業可立就故生處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 人力能舉之且必後用不窮然等一八不久窮不極難有出於 人其文學解華必不能自力以致於傳于後如今無疑也雖使 評 物論 石馬者皆是也此宜禽飲惠然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 解以傳謝後世文重為千學善其立意城的有味 退之情子摩不自貴重故至衛斥然自斥後益工於文 ニナシウン 周思兼

之是以天下皆惜其材坐視而莫為之言而其故人僚於難者 而其材又天下之所思也天行不足以取信故君子不敢任甘 欲發價以白土完而竟以貶死者其素行不足以取信於朝拜 伊問管葛之流而不知天下之士已聚而竊藏於其後任文奴 雖覺之而不可以役叛是以日夜噂沓以樣朝廷之政自以為 心而奪其不從之頭故雖八司馬之材亦而其術中而不自會 答以開其入仕之路而才足以起人之忌則小人亦從而交明 疾于内而任文之徒以東官之舊用事於外其心之邪正獨事 而少年書生為小人之所誘雖悔之而不可以後洗也天子官 其好不得後齒於清議至獨悲夫八司馬之材皆天下之常 事其力不幸而入於小人之當者唐之八司馬也夫八司馬ジ 不以其材自頭於世而在文之黨獨奏愁抑鬱於遍荒之域雖 縣緣於富貴是以不能必集而去以至於敗元和之處若子為 隸之村八司馬非不能誠之而迂儒 居生有謂禁已同之而又 小想望其手采而又持爵禄之權以誘天下之士亦足以或其 者于天下而一府之政亦未至于其情則雖常時士大夫未必 用事於朝天下之人莫不以小人目之而一且廢棄逐至於終 二十九夫

而忌之者盈於朝廷而一人之功無所容其間故母為数人之為錦之敗而楊於陵東宗元為娘屬亦於不能少為之助盡縣題於朝廷照陟天下之士而獨斬於一處以幾度之賢不能皆

己之者寡也夫然後知劉柳之名愈甚於天下而貶斥之禍愈 發荷天假之年度幾於理矣 飲逐群度於潘方政道園經未至表杰惜乎服食過當閱監藏 宰相備位而已及上自藩即監國以至臨御記于元和軍國框 細務每自臨決姦伎之臣如裝延齡華數人得以錢穀數街推 元十年以後朝廷威福日削方鎮權重德宗不委政宰相人問 今日獨能為理哉自是延英議政豊滿率下五六刻方退自員 知萬倍不如先聖當先聖之代猶須等執臣僚得以輔助置除 顧謂丞相曰太宗之創禁如此玄宗之政理如此既覧國史乃 世八司馬之材乃其所以自禍也與 馬之黨惟程异之才為下而元和之末衛得以自進於朝廷者 材使之有党終其多而不敢強人之所忌以起天下之勢八司 除群盗傳謀英斷近古空傳居室中理章武而已任异鎮之路 機盡歸之於宰相由是中外成理紀律再張來能剪削亂階 总宗嗣位之初讀列聖實録見真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 不得以自伸也鳴呼始以其才誘於在文而復取忌於元和之 窮也有味哉 素行不足以取信高材不免於取忌此八司馬之所以 南层清 蒋 係 十米

前方鎮浸積天下之為節度者十有五縣官賦入止於東南八德與好惡如此似亦可謂正矣自貞元十年以後朝廷威福日循緊罷鄭絕以忠宣相李滯以逢迎芹李杖以無所可否熱雅舊宗常與李絳諮諏辟事言無不酬或罕論諍軟加詰責又以憲宗常與李絳諮諏辟事言無不酬或罕論諍軟加詰責又以

准西三世之教天下深根固帶之盗皆很很異窺納盾效地精水的家服王承宗於鎮冀禁季師道淄青五世之襲平吴元府郭陈剛附削斗術連擒劉嗣於劉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從史

少節輻輳而不為之就為發都是屠害元臣而不為之懼果能道而已帝慨然發情至平備礼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師老財伍

額入朝百年之受一日後除唐之威令幾於後很失及世難漸

靴日此亦庫内物也臣以二千得之其堅如此此乃奴僕小人納當野以內庫朽物給軍将士您怒度以為言類遇引其所獲平後祭一生義人皇甫鎮以聚飲後婦得幸泉度極該帝斯不人物 論 - ニャあま

所為將很甲贱之態尚可以有某大臣之位哉當宗龍奴僕之

而陳弘正之謀遂行此無他憲宗中智之姿可上可下之主也立受其萬緣之獻而帝之志於是之荒矣未幾金丹之惡方試館嬰使以柳必為州刺史修麟德之教後離首之池中尉何人慶既能去鎮方養權憲宗自謂天下無應縣級猶甚以官者為慶既任任各等輔卻忠臣之諫至於龍其祖位何昏蔽之極也

世難則能用忠良時平則專悅和使用忠良者欲以成已之事

詠性情者謂之閉遊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他為雜律又幾世 也多至數千篇層以來所未有其自食言閱表刺者謂之認於 裴均賞論事該官喜此初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均何以能兩個 雖府度不越是失去古用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敬與能忘 也放能手天下忧邪伎者欲以成己之欲也故亦能殺其身史 其告憲宗正心之言則知垍之方寸不為利回不為義收失 不复其相禁可少管即 不行新知人之明雖在柴垍得人之譽乃歸吉用誠率是道而 防麥商矛盾之為已害也今吉甫一旦用垍所疏三十餘人會 所是之憲宗其有馬 哀辩於受應以人材志趣有異有同故是刻之人必自選择以 稱帝副明果断不過初年討禁之事耳若夫不屈於欲之謂副 后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楨俱有名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品 不昏於欲之謂明憲宗之為君正坐之此此所以貪果飲而近 主不自用而用宰相宰相不自用而用卿大夫任各得其父 白居易 裴垍 八迎佛丹而在忠誠而謂到明者如是哉傅曰素然無常惟 李吉甫 薦李藩批動 歐陽像宋 胡 胡 寅 寅 何恭段肽之位也夫賢人君子以身許國及其成功則亦有幸 不幸在馬更之不失其正則難死之年猶生之日而忠肝義 武元衛躬任討賊之背不以洋議為之動搖觀其叱去游說之 寺碑構其所以将光震空之德义而不朽者並不遠勝神樓之 聞至終之言毀之惟恐或後此亦可謂改過不吝者書毀安國 非未有不為所移者承难欲立聖德碑頌德憲宗既可其奏 此姦 州小人每以話依之事 <u>盡或其君非有忠臣賢士指言</u>其 相名望准然嗚呼居易其好哉 媒語入人肌骨不可去蓋萩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以互道 而詞迁以质合迁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果而杜牧謂繳 **野不是非在士雅人所為流傳人問子父女母交口教授逐** 便勢震赫然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植中道微陰得幸 常在天子前争安危異以立功雄中被斥脫益不衰官宗関時 八所愛惟律詩彼所重我所輕至認論意激而言質閒適形落 真天地相始終馬耳 八不顧訴毀與賊為仇誠足以當大臣之職故難身死販手而 柴度 武元衡 李絳 二十五五 尹起華明 胊

非度破敗之難任度之為難也錦魚領其功日凡此蔡功惟断 孫惟天子赫然挑拂謀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身督戦遂平淮西 師道之濟惡也姦人遍四海刺客滿京師乃至開吏禁兵附賊 胡讓馬昔仲尼雲周室凌遲齊植輔至而有微管之論當於宗 難也晋公能之誠在稷之良臣股肱之賢相元和中五之功公 排禍難小則以讓正臣過失內不處身計外不恤人言古之所 克醜誓以身殉不亦此平夫人臣事君惟忠與我大則以計謀 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聚笑前史稱度晚節類浮沉為自安 乃成其知言故榜宗不君惊人腐夫乘震講訟而度逐無顕功 憲宗計察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及用事者追較朝 陰計談臣言未出口刀已提骨苟非死表之臣就肯横身即難 哉章武之果断也晋公以書生素業致位台衛逢時遭屯長胺 據風憤廷訪嘉猷始得杜分公用高宗大評劉獨中得武丞相 德宗懲建中之難始息潘臣貞元李年威令東削章武皇帝志 計是不然美大雅日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此云 明左桩之嘆宣聖英野之深 以輔天子者药聚令不用元和之世則時運来可知也臣所以 運籌訓戎替成屠断終得樂普公權武伸威竟於兩河宿盗雄 二十五卷 祁宋 掌誠非薄物細故偶一旦天之疇不倉皇動色歷慶擾援以求 盖問君子實線以鎮天下之髮而福急者躁智者慎客以杜天 平果晋公之言曰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真宰相有容之度而 為惡之魁易去而未安之黨難懷既覆之威已成而新附之衆 之可令人得竊印以於行其私則信脫暑於出入之防息緩 天下之联而非禍急後丈夫所得谁決之也然中書政本典 必得哉公顧不駭不愕無飲自如是誠思量弘常恢恢于足籍 下之奸而脱署者頭夫銀黃章組天王之所委重臣子之所関 其存心之公待人之誠信非當時将相之所能及也 是之頭也放脈入笠尚不可以復招可以人而待之已甚乎 我威之重則其己附者安知不懷及後之疑而其未附者安知 未集以難懷之黨而後被其為惡之餘以新附之人而愈帽于 類将順實有臣故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以來上心憂動則歐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又文 際人臣所難處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之處逐美又載用丘 衛常人之事而寓思智之意者也蘇耶用,兵度責任之功名之 祭水上德請付史官語被者所為也表度亦前何也日度所 不激意外之變此其為心何示人以不廣而弭患之術又何若 物諭 装度 二十五卷

史 287-109

禁向高明

申時行明

THE STREET

宗雄行于成德師道編據於淄青美元源父子沮兵干法蔡的 裁抑之則合縱而四起劉開逆節于西川季安專制于魏博承 降務為姑息而藩臣政扈天子發完义夫憲宗號為英武稍稍 於追豫而皇前轉諸人重以縣後學之老成如晋公碩德重整 得已而用兵機客之所為暴也或者日方是時帝之心既以面 如心即而後乎祭郭之既平其心又何如心即唯此晋公之 而聚於逸豫人主之心常楊千威觸而玩干遺忘唐自肅代以 之私乎是不然吾有以窥晋公之後失天下之治常成於愛動 察松為施張功德之資将無貢讓献誦重其各而益滋其滿假 如晋公縱不能明目張膽一陳昌言以放正其失且也優見 之初則以微詞婉諷悟之而有餘及其功成滿假之後則以直 爾英何至於假禁述之迹以自獻哉大臣而假禁述之迹以自 也都们吁哪爾矣不然則麵薩塩梅爾美又不然則面折廷許 假察述之亦而寫微戒之忠古大臣之用心也夫大臣之事君 各于既失之後就若杜姦期無慎防於未失之先之為愈也 蘇則亦大臣之不得已也何者人主之心一也方其愛動圖治 言極諫許之而不足是故一為宗也前乎蔡郭之未平其心何 **柴度禁述蔡郸用兵機** 一張一貶始無遺論 八二十五卷 沈 寅

河之地還我版圖六鎮之民後我赤子歷世之元完畫珍而百 阻而帝之心此然弟動也其受動其機名何如即追夫忠臣歌 年之分職類清此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直以人主一念 婦罷失以承宗則請吏矣以元济則就擒而師道則伏鎖失两 力智士天謀決策廟堂制勝千里以西川則遠定失以魏博則 盖區區准蔡彈九之地類兵而不解者數年重以師老財歷之 一部之李終於而華天下之重付之晋公今年計劃聞明年却承 情網紀之弗立首食而村帶臨軒而花脫始而謀之黃家野而 至刺客公行元臣陰賊此乾坤何等時即帝也傷威令之不行 宗木袋而中光招撫之詔下矣又未奏而義成諸鎮之兵出名 人物節

總剪之權守官之謂何而顏若是之頭也且與其識微達變從

却預之計值紀網之南根而立子孫父遠之課至者常且日不 要動之心處置得国故也當斯斯也華風今之既行而為長度 平則帝又不聽将遂緘黙以取容件食以無雅平則善音所抱 里如晋公者将遂便游於綠野平則常不應将遂印首於丹陸 年於動之心一旦而化為追豫之心也見天下之重有天下之 台使而神仙倡皇南進而小人既韓食民而正人斤獨帝数 修而晚節不終矣盖自龍首浚而土木與佛骨迎而沙門熾天 今也美餘之言入矣昔也然志中與而官衣旰食今也發以騷 東京也即昔也信任忠謀今也朋黨之謀起矣苦也屏戶群議 眼給矣奈何蔡朝未干之先一寒宗也而蔡即既平之後又

廷詩而敬戒之意已獨至矣前此而元和之録後此而丹及之 何可一日忘也城賊則朝天有期販在則歸國無日度之言不 要動何如也用度一人是破二賊吾之言不如非子憂動之心 始之受勤何如也宰相且挽将師觀望征討之艱難可虞也中 做則必将惕然思曰元濟叛逆師道不恭神器之幾揺可畏也 之縣案為機器一書上之密勿而韶之史官使帝覧而悟悟而 忘也故取即位以來經营奏聊之事料敵制勝之方勞心積虧 若作者不必善成則以締造之親不遠于耳目而憂動之念耳 有生平所自天者又何為也其心药計以為外軍必有内豪的 役僅成之後最之不定曹公且亦帝何故晋公且亦帝何哉 已恨務漢未起而衆欲已攻數十年艱難締造之功竟順千 行之於憲宗一平蔡動而憂動之心頂什也考失方翻而思誦 舜不以四夷來王而忘台流之戒武王不以八響通道而忽鄉 之而不盈秋水時至則河伯站沾喜也人之分量亦若此失帝 **箴军是過我獨借帝之不悟而却之也凭呼滄海之大萬川縣** 而納約之義以行不必碎首剖心而靖獻之忠以害不必回拆 恢復之難觀離事於常編而益勵持盈之志盖不必引格打 之受動何如也雪夜乗虚孤軍深入将士之勤劳可念也終之 在耳乎憂動之心又何可斯須替也覧山河于凡席而求言 秦述昔日之憂勤徹戒今日之溫決大臣之善論其君 二十五卷 + 業終始好誤而成而阿跌見仲皇氣陰山率多今範讓家權於 古之所謂名将者不必蒙翰核距之村拉虎批熊之力要當以 多也是時賊戰日審盡取銳卒抗无顏屬空珠以居故想能非 世皆謂李想提孤軍入蔡縛賊為奇功殊未知光顏於平蔡為 甚哉長生之說之惧人主也天人主撞赤符既紫松草同天地 李照所論用共智将皆能之而其所不可能者有二夫忌敢者 制天下之死生不能制吾身之死生恐一日宫軍脫傷而留 生青秋而真敢抗馬亦矣水而不制應美好而不輻輳哉顧能 明並日月指顧挟風雷呼吸樂霜露天下元元之命惟吾所奴 傳如此況照之等各猶有克肖乃父者平 迎張度以敦其讓盖李是乃仁義之将而明為其子故家法法 主婦拒美妓於姦臣章武恢後之功素師之效也 黄於后之人也於是諸臣媚子窺見指意事以長生之說進 恒性也而彼獨原結李祐以圖其成争功者常態也而被獨拜 切勢出賊不意然則無光顏之勝想惡能奮哉 物油 李想 李光顔 李光顏本光進 柳泌 也如此 子五色 薛應旂明 士 奉 晌

史 287-111

故事即太宗嘗禄樂於天竺天然而樂竟不就也高宗管米奉 山之塚固世主所目睹也是以武帝曰天下豈有仙人節食服 之心不覺所然喜假狀暴處心以龍其人竭計以求其物龍之 也以人而勝天也天其可得而勝乎魏晋以下服金石而建甘 所謂藥者求少病也以人而扶天也後世之所謂藥者求長生 藥差可少病耳夫武帝悟神仙之妄而又開藥餌之端然帝之 聖人者夫亦含其保素以聽命於天而已矣生無戀心死無懼 無齊迁怪之說我然皆許越百年禹之言日生寄也死婦也三 此其辨甚明也苦者竟舜豈知有能經爲仰餌芝木服丹砂如 之其暗其毫毛之益而往往及中奇職甚矣其說之候人主也 也是故萬世稱明馬彼徐市公孫卿之徒野稱黃帝不死而橋 於烏茶失然而其人處死也天使長生之藥果何成而方士果 意壽不為忻殀不為成誠通於陰陽消息之数形神雕合之機 生者奚在即沙之方於何而受皇甫鑄於何而試之而薦之即 竹馬門所獨不思死生壽妖果人制之即抑天制之即古之長 工臨民非法也上據目頻一州之方而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何 唐憲宗以柳必為台州刺史令禄蘇天台山廷臣争之以為方 然深求之愈恨雖至威官常壞憲典一切残人毒國而不顾卒 上者非一主英為宗獨不聞也即級不聞之亦未講於先朝之 人台之餘章有即無耶即欲来之必為刺史耶不必為刺史耶 二十五老

整也天台固图浙間一陳區也有竹木之饒有魚蓝之利商帆 将軍如文成五利諸人耳奈何再之以臨民乎甚矣憲宗之思 帝獨何心而有此授即即使靈草可奉長生之樂可就而吾 薄書刑名銭穀總覧聽斷則采藥以刺史废也二者两無當馬 無死亦令以方士往耳不然假以一侍醫之名耳又不然號曰 買船之所數集而南海諸學夷象奉珠王之入中華者所統翰 師之貴承宣之事若之何是刺史以孫縣展也假令生富皇理 **冒瀑布之流石梁琪草玉洞桃花真不目被而手類之其于師** 苦之聲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夫唐之刺史即所謂太守二千石 之君日太守吏民之師即也又日展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 而天台之藥獨可成乎豈以昔之方士皆死而今之方士獨不 也承派宣化之謂何而令一黃冠野人抗顏於吏民之上即亡 死乎一何墨墨也且太宗之米藥也以方士來亦以方士遣而 可推也憲宗之所以傾心於必者豈以天竺馬茶之樂不可成 樂也吾君方且被養笠而耕夫職畝之中安得此樂乎此其 不死則太宗高宗已先得之矣晏嬰有言古而不死其鳩氏之 而后可以来蘇也為刺史者方将優優城被東重攀赤城之 表院肇来藥天台山送仙去彼兩人者兩布本耳不聞必剌· 論黃冠不可以臨民即來藥亦何須刺史和科官者派以為割 D矣不問官之也高宗號方士為将軍矣不聞使之臨民也漢 二十五处 史 287-112

神言慈儉以培除德麗色藏刻我則遠之厚味腊春我則薄之 接之邪先朝刺史如元德秀倪若水催污陽城之流皆民趣也 清心寡欲以恬散其天年可矣滴不時也過去順也而又何想 馬此唐度見后氏之所以壽也後世一惑子神仙再感千樓 主而思保身乎夫亦崇神於澹泊栖志於和平時動静以固元 以樂而成未盡之年将欲生之卒用死之将欲奪之卒用於之 中和殿之遊謀成矣其始也思以縣而留既直之年其終也于 今人而長生則太宗高宗将猶繼貞觀永徽之號失而何有於 何也使古人而長生則秦皇漢武将猶據析年未典之盛失使 而今以一方士充之平厚國屋民英此甚矣故吾謂靈草統可 之資以驗接一郡之民失會不思為民立官将以奉之耶抑以 貴而已失豈誠謂天台有靈草而長生之無可成耶憲宗曰煩 和市以飽其溪壑之欲時分一二以啖帝曰羨餘也用此保富 也錦之薦必為刺史也不過欲其為好利整山者海等商於通 二致于方藥方藥之說中人育育往往賢明之君辯察之士也 **及長生者不生而靈草者不靈也与州刺史之神效若此哉** 上而及其奏功也金丹一服縣祭轉甚關官食奴動遭撞接而 求長生之樂縱可就而刺史必不可使為也况萬萬無此理乎 思宗平憲宗政方士之就至使未失轉職五馬楊楊中東民之 州之力則是亦知其往也必将役丁夫際格藏為入山永藥 113

> 丹砂是怪民也怪國也非獨悟人主之一身也鳴呼戒之故 為之邪吾恐隴畝之嘉禾不茂千重草而元元之青血更亦子 也夫郡縣親民之官置送進来藥之境而養生養民果可無而 不悟馬君之命日刺台州來重草也臣之請曰為勾滿就丹砂 柳沙 米縣無長生之理黃冠非刺史之任委曲詳悉人主當 書之座側 胡 寅

人物 時金丹毒作躁怒取禍豈非無窮之求養故 宜其不能回其君之感也漢武喜方士妻之以女矣宜以古堂 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之理而以自古未有以方士臨民為言 **慶宗信方士求長生其臣不能友後深功極論人生不可益天** 有是而可為平東宗徒以強辯歷其群臣而不精其理曹 韓念慈 二十五十二

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為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 信既發不掩整魔茶光表方驚燃而翠排之乗危将與不懈於

字漫紙怪餐鯨鲣春產會耀天下然而果各節渺重安句通 計數古含今無有端涯潭潭瀬瀬不可境校及其酣放養由地 聖之權尚友作者政和極異以扶孔氏存星之極知人罪非成 張辛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胃無方至是婦工拱經之心無

能之至入神出天馬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如氏以來一

荒剔霉煮酿酒浸殆百餘年其后文章稍稍可述至月元元和 唐與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使有窮盡惶混并天下已定治 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失 評孜孜以居諸生恐不貌美游以該笑嘯歌使皆醉蒙忘歸唯 衣食嫁娶我好平居雖寝食大當去書息以馬杭食以餡口語 生與人洞朗軒嗣不施或級族姻交旧不自立者公待我然後 地乃出元翼春秋夷城孫辰告雜于春以為急病校其難易死 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為御史尚書即中 早雅麟传臣之懿丹為吏部侍即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 為豆褒嗚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即選拜京北尹飲禁軍 先生日止君之仁免臣之義逐至敗於歷工表責之賊惶汗伏 **慄縮先生男行元楨言於上日韓於可惜稳宗梅馳韶無徑入** 廷奏及圖牛元翼於派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權廷臣往諭毅 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逃至注感說都統師來逐和至擒元濟王 固過将凝聚惧怕向先生以右底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等 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即異元濟及吏兵父也無功 非是任為身耻上怒甚下先生處之安然就贬八千里海上鳴 **潰聖人之 民乃倡而築之及為刑部侍即遂章言屬崇迎佛骨** 書合人前後三段皆既陳治率廷讓不随為罪常使佛老氏法 二十五卷 歌勝條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本天地之化開 然以所長為一代冠其可尚美 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滿怪則李賀杜牧李商愿旨自 期王维制冊則常來楊奏隆暫權德與王仲舒李德格言詩則 文究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喬宋之問沈俭 **漫李朝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轉音魏上刺漢周唐之** 間夷才草出嘴嘴道真添沫聖涯於是韩介信之柳宗元皇由 展雕琢索理致崇雅點浮氣益雄渾則談許擅其宗大盾正元 餘風師車給可端合低昂故王楊為之伯玄宗好經術群臣稍 府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魔三天高宗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 北十六 物論 韓文公廟母 韓愈

之所以過况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 一孔子幾百年愈排二家方去千餘成撥亂反正功與齊而力倍 問愈速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侵末流及利以模刻偽以其 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唱然引聖手四海之或昔五軻距楊墨去 寫道君子矣自晋之隋佛老顕行聖道不断如帶諸儒尚天下 軍不信然至進課陳謀排難恤孤添鴻論末皇皇於仁東可謂 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其道自比孟軻以荀况楊雄為未醇

史 287-114

4

軾

宋

祁

二十五歲

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召自故情傳致 我道濟天下之弱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師此豈非太天 歷之天下靡然從公後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百代之 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 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迎丧文樂異端並起歷度 |若矣故在天為差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見神而明則後為 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侍生而存不随死而一 從失其富良平失其智首首失其身像奉失其辨是就使之女 也屬於尋常之中面塞乎天地之間平然過之王公失其貴 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治然之氣是 地關盛東浩然而獨存者子盖當爾天人之辨以為人無所不 能回憲宗之或能則經魚之最而不能祖皇南錦本逢吉之勝 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神能開街山之雲而不 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敗魚力可以得天下 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並於文學延及齊民至於合 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 也朝人之事公也飲食及祭水早疾授凡有求及構焉而廟在 號為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家人小人學道則身便 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請朝作新廟不 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期人未知學公命 二十五卷

> 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朝人獨信之深 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開成或日公去國萬里面諭于潮不能 元祐五年朝散即王君游來中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 思之至若或見之學如學并得暴而日本專在是宣理也哉 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今日願新公廟者聽民歡趋之下地於 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恋于潮也審美戰日不然公之神 大顛論

被則力辨以為直来有折其東者子便黃家於之記有云韓如 韓文公與大越電前人論之辞多蘇東坡則力言世為獨朱晦 不朝華東坡 謂多提而時為載其全書以為真思平生頭其書 二十五卷 十二

徒而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又有一整人水之引本藏編 今請之者四書又東以道馬妻女有平日謂道其所道非者 飲以大與書馬帶之其何也予日此始難言也可以意動者 有非公作而此書正在外集主為妄模木均然失或日晦新 情今未之自見而光欲聞其道无不可晓也思按東於天子之 調道而一旦水之更如此便宜既直到熱而少學宜說尚近 馬其所不可聽光機輸文輸公止因祭神至海上自具大轉 文序謂收拾清文無有些食無其目七百篇今內集是也外集 喜見其與韓文同縣公學佛指辨其為傷而先生關佛及指 防公不以始倡古文計尹師魯醉者爾如善來者常番一著

除去洋圖之法甚銳而躬愛道家之蘇服樂以來長年以此日 得一傳說為商高宗武宗用一本德格達成其功烈然其會於 克情飲恨而已由是言之其能殺弘志亦是伸其志也昔武丁 臣制五運之推遷百王之隆替亦無常治亦無常亂在人而已 為明無後仁恩之意鳴呼自是以後唐妻矣 挠椎制之不得其的故其終困以此耳歐之事禍及忠良不勝 與刑能能殺之而已是可嘆也發敬昏重失德以其在位不多 ふるが产的唇音一者也然則朱子之於韓公亦指歐陽之於 其非明智之不感者特好惡有不同耳宣宗精於聽断而以發 和之初政事修舒號為清明然其仁而少斯承父兄之事官官 故天下朱至於敗亂而敬宗卒及其分是豈有討城之志哉克 就歷三世而城猶在至於文宗不能明弘正等罪恐以正國之 命職朝放朝皆用雙日凡除吏公召見訪問親秦其龍否故之 可信又這不知外集非常公文本遊之序可機即 節為平不然朱子豈不知大與書詞非韓公之筆東坡之言為 **有秋之法君裁而賊不討則深青其國以為無臣子也憲宗之** 於治每延英對學臣學漏下十 示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實讀太宗政要低於暴之及即位數章 穆宗 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 二十五年 一刻唐制天子以度自視朝空 割 歐陽修 峋 插楚納李營而罷管殿殿本逢吉而縣崔發 敬宗以幾冠之年乃能應當處厚而審李神里就率為而罹犯 家武足以平禍配三子之操行填具其何道哉實盾不君國於 **贵绝天未降丧幸項裴度後任新諸彼校童亏夫何足器** 性継之以略感固其且也而昭献昭前英特不群文足以維和 古人謂光無子舜無父言其賢不肖之相遠也以文恩騎誕之 哉是言也 物油 数示

非富貴生不仁治勒致意実存七以之張代的配後此周後 作股肪暴為仇敵仲長子所謂至於運徒勢去獨不見悟看着 疆盗或犯五責之金做樣不習嬰兒之何親夫俸主可為痛心 方謂就是在躬可以坐馳九有曾不知聚則為来散則獨夫朝 不知創業之熟難不恤黎元之疾苦謂威權在手可以力制意 獨方車於好言龍馬飲傷於短於有或時有平勃之佐継以文 四海捕流者量武皇帝孫國命之不行情朝綱之将你乃求賢 景之才則廷處克融自縮螳螂之情智與李光敢前狗展之謀 後入提封百萬戶受較之城重蘇吾化元和之政幾致非平隐 官也有其雄果能犯大盗之唯制五臣之命五十載已絕之十 匪除自天當好黃衛牛之初則百年無事當衛子指國之以則 二十五七 分五 史 287-116

劃

胸

省 建之 課而 !!

充

带而閱之容色逐然尤動於政理凡選內外群官宰府進名臣 日别賜三官太后市白太后官送物馬得為賜處取筆改賜為 官太后帝性仁孝三官間安其情如一書內園進櫻桃所司格 等日朕欲與婚等每日相見其輟朝放朝用數日可也時還完 伊思 奉宗正寺以祭器朽敗請易之及有司呈進命呈於別处其照 郭后居與震官曰太皇太后發曆太后及上毋賴太后時呼三 特好語自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政道有意於茨泊即位之後 之際而能以治易亂以危為安太和之初可謂明美初而在察 臣军得進見八尉十六子交相附麗朝政濁亂城燭之變自貼 師将化為奢後以為家德是以嗣位之初南及易月亡哀宴樂 錦絲開発事之誠而有本漢賢失丁之表而禁度僧受丹及之 每延英對率臣率漏下十一刻故事夫子隻日視事帝謂學辞 昭默皇帝恭俊儒雅出於自然承父兄春爽之餘當開寺 首幸中和發擎愁自是逐遊產常呢比群小視朝月不再三大 後漢昭之比方之德宗拒諫豈不優哉失在於切小之時不親 能東巡凡此十餘條皆敬宗兩年所行若忠賢之於輔導亦在 沮逢吉所引而伸李棒来言者所陳而禮裝度知洛陽荒弛而 歲而優各部從北門之奏而 夏世養用張仲方之說而減船的 物論 文宗 二十五人 劉 ** 晌

> 文宗恭使隔雅出於天性承父兄奢侈之餘開寺梳權之際而 以累世変起然關左側目於中官欲盡除之欲訓汪在狡之流 為戲非有所妨帝白豈有好之而無妨也內外聞之帳息而帝 必面訊其行能然後排除中書用溫應即張賣為衙州刺史賣 蘇佐明既試敬宗於是宦人王守澄後迎江王涵而立之是為 才雖肝食焦災不能到患情哉 制御無術矢謀既誤幾致旗危所謂有帝王之道而無帝王之 好傳朝醉日帝謂之日於學善長行對日政事之餘聊思有名 文宗 南宫靖

The state of the s

思旨女子春欲聚數神仙浮屠之事藏重無有可謂賢美初在 衣羅教禁歐奇巧微微度三四年間自著銀粉接之外形 能以治易亂太和之初出官人放應天省冗食策制聚成官者 史 287-117

一十五多

今日即氣拂吾曆故事隻日視朝帝日既欲與鄉等每日相見 好延英對群臣率漏下十一刻皆英日我思真觀開元時以視 潘特好讀自觀政要好見太宗孜孜治道有意於茲即位之後

於中臣志欲除之而任用匪人不得其術以来申錫之賢不能 火断委靡不立議者以此火之帝者以累世変起禁聞左側耳 其能否故當時政治修飾中外相賀以為太平可益於其仁而 其較朝放朝用髮日可也左動政理凡選更必召見訪問親祭

有所為及受其無以李石之則正為官人所城而身幾不免児

之心僧豬以小篇功夫對也下維州道兵機之洗數十年之耻 之信也取我故地乃養所當為司馬氏不以義断之而以利客 維州李唐地為吐蕃所侵乃欲中區區之信沒險要而至之可 為言過矣故以雅州歸吐蕃栗祖宗土字轉送悉祖謀祖婦 平夫在我之地而劉我以監此正滿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 論者多級維州之取合不能中牛本之是非臣以為是時唐新 則為同化在吐蕃不免為為臣其受禁也又何彩為且德格折 與此者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告言 文宗之君道其所失者多美雖小善何益哉 盡君人之道則恭儉為全德人主無若人之道則恭儉為一即 尸駢充連頭赴我天子陽看縱酒飲泣吞氣自比報献可嚷也 李注即訓及後小人欲以一朝龍許之蘇斯累世限因之意方 丁子以是觀之中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百者利也僧孺が言者義也匹夫狗利而心義人猶耻之死天 夫迹文宗恭俊之徳比迹漢文而被禍者此何也日不然人主 知為謀疏認手足俱露卒至常血禁受積戶省地公卿大臣军 仲冬一般寒之際豈甘露下降之時而訓注奔旗欲以此故人不 則維州緩而関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宣何先子悉但說在唐 牛僧孺本徳松 中僧福本德裕議維州去取 H 司馬光 寅 是非於度外齊彼此於懷中乃與市并之徒力戦錐刀之末渝 居罪其竊位即大深文所可讓者不能释懷解仇以德報怨恨 中岡有虚禁實所才也語文華則嚴馬扶輸論政事則新曹建 亦以身犯難酬特達之遇言行計從功成事遂君臣之分千載 臣想用時丞配着德言衛公故事是時天于神武明於聴断公 故其養李士無嫌行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斯哉 及其士也人類思悉而有不為唐之實為勢利勢窮利益而止 治而惟恐黨之不進也與夫三君八俊屬名南立縣能以抗權 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和正之辨以點改之而聽其自相傾 **昔漢之常劉起於耳及二部相議而成於太學諸生相養海內 那者斯為下矣何也漢之黨尚風即故政亂於上而俗清子下 僣温刑罰故欲士之附會不入於牛則入於李不憂國家之不** 則以養成之也想宗以後權務於下朝無公正士無公諭時間 微之段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凡群臣有黨由天聽不明 全民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牛僧獨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 追其悉但謀頭以石秋後格以大家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 時視其禁被頭偷嚴而答奏料敵制勝禁蓋獨断如由基命 李徳松 牛李朋覧 上午数红 范祖禹 晌

之而及其敗也天下有以為當然者皇盡成敗論即彼其皆之 四品於宗則而望又若故也是遵何道哉文號佐武宗通數是 能取越一支郡而望若故也一屈於轉再屈於其三屈於建古 志定将談合而蔡之亡形成美公不過一替其次耳蔡下而至 福摩縣断曲中科害雖見这不勝也當裴公之下蔡也天子之 哉度不為置德裕為置故也自今觀之牛僧獨本宗閔之當為 無所不至危亦極矣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左死海上何 後無能經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署不及也度爲小人所順 规破回鹘平太原定泽路若根稿千里之外披鵬待帰百萬之 金管怪馬中與以後稱賢相者獨學裝者公不及季文既以為 表度之相思宗李德裕之相武宗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大中以 身齊海可為傷心古所謂搜金都下忽於市人雖要不見於看 來照首而聽一言之指歷國勢尊主威振即不會發表公而上 小可解後得文能一品集讀之無論其文解則整理是而已即 惟天屯可以伐旅德裕自然當而欲破朋黨此以縣伐縣也 小人德格之蓝多君子然因私以宝公扶勢必報怨問一也夫 **眺才則才矣語道則難** 一之望寫焉及其即河東握都統印環数道之五受進止而不 李德裕 一十れな 王世貞 范祖禹 度之土地人民而有之其福養與唐相終始清水之盟血表 之緩急夫吐蕃一入長安立傷帝數肆嚴可而悉檢我河西比 柳而以利害愚人主司馬光迂騰也為傳播愚而不睹其時 快美僧孺殷人也惟德裕之是四而不深為國家計以信息 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似也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此 吐蕃悉恒謀以維州之聚奔成都西川郎度便李懷裕遣五雄 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後酷司馬光日以利言 何用之上以為然記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但謀及所用 於文饒而不得稱賢相可畏哉 中怒氣直醉不三日王威陽橋此時西南数千里外得百雜 其勢彼若來賣日何事失信養馬虧如川上平原及萬騎後同 而伏兵已餐於帳外彼之請盟於長慶也豈有於墓 軍聞宰相牛僧孺日吐蕃之境四百萬里失一維州未於指 物論 評 生治精 以誠以術以容以皮表李之優为自定 二十五七

野匹者又何也裴以誠李以衔裴以容本以使如是而已史稱 衛之實浮則不聞有以前從匹者說平泉之觀後則不聞以緣 致之死地者乃止素所恩之敏中即何文能之精奏能見托衣 令抓而不能快心於敏中也則其見固督於其人也嗚呼 其一饭必報班此必酬天脩别於恩怨若此而豈意其曲濟而

史 287-119

王世貞

英即不得巴而躺維州以示信則可奈之何縛已降之将至而 彼其能以萬騎綴回中心貴我何所華聖亦何及假維刑以為 而事息英即夫亦南田於南部北推於回點刀不支而後其也 洪谷來謂維州之事當時藏者謂德裕賢於僧獨以今觀之則 語也夫夏高麗於金為不侵不叛之臣也惟臣来其主之弱而 · 則全完顏主之不受任得敬趙位題降非勢日是何可同日 弱亏之士天子仁慈不忍使一物之與際以騙爾則不能令而 德裕以出境之法受之矣受之而後及之是何求信於此本而 使之其心恶傷天地之和示中國以弱也且大悉也謀之編也 共端被力之不足不得已而事兵於推州德裕固任其能用之 校最世為唐恩展的要数非徳之可懷信之可能推州之事 **怡孺為得司馬温公断之以東利兩人曲直始分按吐蕃領** 可則日安西北庭之中國人者數十萬能解我我亦如之吐蕃 廢法而法行是我陷人於此也今投之不毛之地以示警如不 人信於悉也謀也為唐計者以正告此都日吾無所利衣彫甲 喜此得地而懂於共物必無他也應可以無限亡而全信或日 以地市金茶之何其受之若悉但謀者謂之獨化可也 物館 牛李維州爺 僧孺以信恩縉紳以利害動人主說出當時心事正告 吐蕃一段最得大體非二百者 THE 廣

有該馬自清水切盟立臨近鎮上下震災傷宗欲出幸以避之 回花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多備以牽制之知德宗素 用中國之兵使此番自图德宗日計将安在必不對大意欲結 之策必對以屯田積較致富強之術德宗喜心曰未也臣能不 自是用兵經過嚴無盡日國計慢之故德宗問李必以後府兵 之境四面各萬里失其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能成矣 鮮獲利穆宗長慶元年吐茶冠青墨堡區州刺史李文比擊却 東醫門林堂連兵架之要捷奏勝吐着本應西川南記之不暇 恨回紅故不對恐併沮屯田之議不行自吐蕃冠而川幸皇由 兄天子子文宗以為然還其城就悉也謀 那太正著 里外得百维州何所用之徒妻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必 京夜萬騎維回中於氣直解不三日至成陽橫此時西南 中國樂戎守信為上彼若来貴日何事失信養馬尉拉川上平 可洗人肚事下尚書名集該首請如德裕東獨牛僧孺日此答 俊将兵入據其城具状且言欲遣生羌焼十二橋構西戎股心 使老坦訊請降盡率其最本成都本德裕造行維州刺史廣義 靈武短鹽州自此不見再盟文宗太和五年九月此番維州副 据為會盟使入此答與盟二年六月會盟之便来送即後來玩 之秋九月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輪納羅來來盟以大理即劉元 而冠河騰之跡漸稀此正與光計相合至憲宗時雖常出起亦

354 1

故地不後德格成功不遂悉但許在死員完於無窮朱子於無 年陷入吐蕃軍軍奏攻取之而不能得悉但謀一旦東以還 境上由此親之則僧傷之語誠過矣且維州本唐故地廣復云 · 及為便然則牛李之論公云云者欲假此以柳要功生事之人 位喜於論兵富即公管云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二字 如此其者温公之言直牛而曲李者其意盖有所為宋神宗在 目特書日吐蕃将悉也謀以維州来降盖深惜之也牛李是非 沮德裕之功故緣以往日吐蕃入長安之疏恐喝天子使祖与 維州之論當以朱子綱目與致堂之認為當 取李京祚以降部邊臣招納其象公上既極論以為名山之象 温公之意即鄭公之意也當西夏部将見名山欲以横山之歌 不順目矣其一以西茂之議未央折蘭無四公著日邊計以和 其來降之日又在吐蕃敗盟之後何失信之有僧而乃以私感 常国時之美不然 牛李之事 曲直甚明公何為由李而直牛 · 百始驗公平生惟以和戎為念及得疾猶嘆日四惠未除吾品 如天後城水樂夏人來年養師數千萬神宗臨朝大樹於是公 不聽道种誇發兵迎之取緩州費用六十萬西方用立盖自此 未必能制說作幸而勝之我一該往生一該作何利之有神 牛李之諫是非人辨獨司馬公與牛之意未明今親其 但名山惠盖其意信雅州以折西戎也故曲李而直 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閉度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為何 而盗僧之子盖自度其事及為主人所思故也白氏素與楊度 數中所以負便格者亦有由為傳日監僧主人主人何看於监 鄭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獨厚若敏中本無安私雖縁極 親所以誅亦連所以屬乎者也就則敏中之事盖可見矣雖然 主後許台氏而安劉氏者平史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重 為卓父子又為王光而教卓及天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 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 足深外也馬編以為不然人臣能盡私見敢後能盡公義敏中 也其首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有魏無知其背百於劉氏至 日非魏無知臣要得理帝日若子可謂不皆本矣乃往者 日明公不見有之事丁建陽重大師子於是發布蓮對陳平辭 所厚者薄則無施不清也昔吕布為丁原主海為重卓而後 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實及之人必不能以另許國何則於 別責對策論宦官 白敏中 則知司馬非迁儒朱子有真見 二十五次

甚力或日人臣事君公義而已矣何以私恩為乎敏中之事未 白敏中因李德裕萬入翰林為學士及德格貶敏中為相談之 秦火游

the state of 史 287

胡

寅

在得其術則事無後報昭憲皇帝端見深障情其私表沒鎮官 王首之政以德朝者之政以權古先哲王率由茲道而逐能有 张度掌處厚抑聽官不令伸黃何也黃麗有三事一則 嚴及文 但欲後之干門户掃除非有草姓食獅之荒事又可行情乎悲 制奉以待非常之才而非常之才及由此而指點親策若是見 以禮則不出中身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士會點直言之 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又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 請召公鄉并責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取 救與為重平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官寺者若因黃言置之高第 宗二則力部官寺三則譽隆宰相此表本所以拒之而不敢常 **書親策制舉人而不言所得之人當時中選如裴休季的杜帕** 草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有也雖然則常常之見工二公累朝舊德益以棟國取賢臣君 **西葉而不取是以餘人付之以不足録示其不滿之意耳鳴略** 人時配重統作則者如梓人共柯而殊工良变同秤而獨勝 +增比司之氣其失豈小也我養所陳罪平宋錫李訓鄭法本 快由等亦一時之士而皆不書者則亦以忠言遠謀若劉勢 李訓 主主 剧 尹起举 * 响

無滞后之勢黃屋危哉涯飲綽有士風脆為利丧致身思城 許百端除險萬次背守澄而動配出即注以擅權抵如盡順四 之計戎車既然亂暴底軍紀律再張聲名後擺足以蹈車武出 非常之俊傑為天騎失國路車用兵不敢盛庭之言獨納大臣 立維城副茲當壁而能雄謀勇断振己去之成權運東動精揚 星夷權八校小人方寸即又難知但應為蚤虱而來溪孫翻獲 屬之以大政故也而昭軍忽君人之大体敦鐵校之府流雖終 師之迹継元和戡亂之功然後還話道之重益禮費之館棲心 開成中王室海里政由開寺及嚴太将走儲位達在昭肅以敢 伍何逃敢室之災非天之不仁自失道也 **蜿蜒之患也嗚呼明主夫何不思遠致血渡黄門兵交青項看** 日横經道篇屬思俱得好文之卷府非致治之光且李訓者祖 不除齊桓之伯韓嫣籍權何妨漢帝之明盖有管仰亞夫之縣 居之整載澄刑政之原常體一代正及訪先朝着德修文教而 厚風俗設武俗以服要就區區官者獨能悖化哉故堅习易开 武宗 二十五八 啊 史 287-122

自毒西來之教已及千年事軍之民智以成俗畏其叛甚於國

學不悟秦皇漢武之非求盖或於左道之言偏斥異方之說此

法除游将之民志欲騙贵丹拂求珠赤水徒見新街姚與之談

玄牝物色幽人将致俗於大庭欲希蹤於姑射於是削浮圖之

臣皆問恭老言大中故事献文皇帝器識深遠义歷艱難俗知 朝際後金於衛栗胡書結怨於膜拜之流犯怒於齡夫之口哲 法梁其徒不具登仙如文身榜奏之婚之智而不知其即如此 先生舎我亚去國有災乎朕有天下竟得幾年集取筆寫四上 王之與不察物情前代存而勿論實為中道欲革斯與以俟河 加以至融何充之传代不乏人非葡卿孟子之賢執與正論 火香刀之戲作觀而便以為相好可正之以成都律之以章甫 如此季年風毒召羅浮山人軒轅集訪以治國治身之要生谷 臣言歐然的接如待有僚或有所陳聞應標聽納舊時人主所 由是政刑不過賢能效用百樣四苦發者清風十餘年間領人 民自大中臨歌一曰權家欽述二日義臣長法三日嗣寺部島 清昭南明断以聽斯較美 尽即抽金賜之誠之日勿令勅使知謂予私侍者其恭儉好 行黃門先以能腦舞金精地上悉命去之名人有疾醫視之節 本樂成或小戲愛形於色雖左右近習未嘗見息情之客與経 **製道上在宮中衣幹濯之衣常膳不過數器非母后侑膳軟不** 人間疾言自資曆以來中人擅權事多假借京師豪右大擾窮 [說其之道未皆措言集亦有道之士也十三年春坚永遠山 一日先生少晋一年侯於羅泽山别創一道館集無清意上日 宣宗 二十五 剧 晌 位、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平然信曹 止方動之意哉益期廷天下と本む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 **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然則唐之表士豈** 官宗時朋當之患極矣天下奇才偉德之土大抵為朋黨之所 權處外又愈賢至與夫書龍蛇之話者何其小哉 卒用存是夷難功莫及者自古史臣出於雖斥不用盖多美存 芝助公平不敢 意在中安 克格成之世的軍團遇有 不知唐立自宣宗始宣宗徒區區勤俊謹事督青耳不知觀化 銀湯大中之際於於朝着質齷齪客院如白敏中令派網號為 " 吃里掉朝有所像然 原度治勢鼓舞長有起人材於朋當之餘是粉小而不務大也 是且通記書过理之人即何其識君臣大奏明甚不戶 一時柱石飲出設施可觀矣儿其下乎天下目宣宗為小太白 馬存亮所 馬存是管中之傑出者故東臣异三樓亲來随東面山 風風顧不显我 ---

字而十字挑上乃十四年也無替堂數其若是平而帝道皇歌 始終無鉄雄漢之文子不是過也情子問精遺落傷事一無四

287 - 123

歐陽係 世

以場修

政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继就行之際成大旱蝗民愁盗起其記 城而猶審垣多仗義之臣心股方盡忠之輔驅者歌條號令軍 孫 他流亦 門提為於中原黃屋流離於遊微點繁全及宗杜在 恭前中年衛府政在官臣協屬皮萊股惠重其獨世道交喪海 **医夷禍間於此雖有文章之英繼難以與焉自慈龜玉之不昌** 佛骨繞入於應門龍輔己泣於蒼野報應無必斯其驗與主德 然狗的車賦而篩伽藍国民財而修學來以設使為愛已以思 轉物家海動指微二蜀之杆防蒸人盡侵徐冤雖於河南幾章 颇亦勵精延納謹言曹某看德數從之內洋洋角聲然氣本中 修梁中外無礼政府庫有餘皆年穀屬豐封疆無據恭惠不掛 臣皆按威所老是言恭重皇帝故事當大中時四海承平百敗 不可役支盖亦天人之會數 及於珠伏养之徒大雪失和之耻而令放一為縁計幾卷不圖 同共宜公共商長道里言之汤東 次龍升經頭爛顏之輔臣無辜某逐是以干戈布野蓋旱職年 那為太言由事 起險陂之途罕勵自方之節見永有堡之安監非 了了小說無以忽此可得手及監結發取好生成卒發五領之 物論 流於近門所親者卷伯所昭者桑門以蠱惑之後言亂騎產 一十五卷 劃 剧 响 睮 作的於岐以謀破賊振國之處後傳敬諸鎮激以忠義致勤王 物論 僖宗 鄭败

及閉壁自固其他州郡守臣怯懦不敢抖樂縱之大亂也賴收 能玩短人推奏成完賦之盛勢勢既盛野以重兵禄天下之街 計所任宋威高野華泰陵之人無忠業之節遠大之談争功忌 色財物資朝夕之用耳何至成天下之亂由朝廷勢表那臣慢 非禄山益巨盗東籍方面權勢以起但因饞年驅集細民却州 與內臣田令被相結阻败之言不克施用芝集二贱首敗之民 事及鄭收輔政謀談要切多中事機但同列盧橋以發情不思 雖率相王鐸往彦知有一時名望亦非雄僚之才不能力正時 州都炎半天下陷兩都汗官國東與播逸投身無所将非沒重 逐謀一時半相王鐸住彦昭雖有浮奏然非雄才鄭畋爲政偶 信宗以重孺之年為官人劉行深韓文約所立政在内臣初無 林宗周竟隆文王之基祭非悟皇失道之過其土運之窮與恭 班如錢之僅存固於結之莫被茫茫馬迹空悲文命之與難棒 成過表亂之後傷宗童年繼位政在內臣同無遂謀以敢世累 天星示変或交流如織及大如杯概其為譴異抑又甚美 合事機虚為好回鄉相排阻集為本區區負販乗機点稱攻破 二十五九 孫之翰 ø

宗賞吸之功後命輔政雖在差世亦果朝綱令孜於宦竪中恩 之師大孫関中職勢民藏應門五至得以平之矣况僖宗避難 嗣君於南面難毋后於中間黃門與禁旅皆城示室及衣冠皆 才平見施如害德不與迎一來未及於典朝俸及已開於空地之 昭拒命於凌雲若於見討誠知配迹得以為詞而全忠所行止 縱脏医之不仁亦機全之有道曹操請刑於做賣盖迫陰謀馬 風而幸洛色東遠如寄珠於盗職之門蓄水於尾問之上往而 而世途多僻心藏俱亡極爵位以待賢素整珍玩而托心腹股 昭宗皇帝英献香祭忘慎陵夷劳末音傑之才欲振淪胥之運 悲找土運之将亡也五常治二百怪斯呈字縣瓜分皇圖五解 横甚至於何公正於於黑語踏配相传宗養弱不能主張賢相 諸鎮勤王之皋畋雖去鎮遠不親平賊平賊之功由於畋也僖 不返夫何言我至若川竭山前古今同藥虎亞龍戦與替無常 天下之事囚無所制置國作竟至於亡悲夫 之初城東勝而西非吸過其兇勢則危亂可測乎又以忠謀致 之臣扼統蘇及之輔痛心空町毀室之悲寧救養和之福及扶 暴五侯九伯母非問門之徒四五十連皆畜無君之迹雖蕭屈 勤國士之過军有托派之賢養皇而大多轉獲內節而虎狼逾 人的論 在及忍児自岐迁洛天子塊然六軍畫斥衣秦人四百皆環衣 昭是表宗 一五大 面 如何延永 雄乃張濕之黨也朝任乃崔亂之黨也劉崇智乃崔昭韓之當 猶不俊朋當之私念務以思仇相軋路嚴乃吾保衡之黨也孔 有以自取之也方昭宗之世唐所侍以圖存者無幾人矣數之

門生嗚呼漢之将亡天子呼管官為父母唐之将亡宦官目天 **灣後又監護掩耳嫁楊於人何九六之數點獨天人之道蓋目** 無一人赴難悲夫哀帝之時天命已去民心已難迹當特群臣 悟宗既崩匿人楊後泰立壽王傑是為昭宗天安明馬銳然有 陽而凌逼之推過逾於侯景人道寂寞陰陰難微然以此受終 朱全忠以朋黨数所不附者而白馬之禍无惨焉然亦士大夫 明黑之動唐也甚矣其始也本創以朋黨逐所不悅者其終也 地矣唐室之亡宜式 之所為非特有愧於萬世之清談視殿下之孫供奉亦恨死 沙城流高益食幽厚東内却還岐陽遣使苦部告難於四方 宣者楊後恭之徒方且恃功騎怒自號為定策國老斤其主為 恢復先列沙人志尊禮大臣豪想答案歌奏臣擅推潘鎮跋尼而 擊斯亂言之傷心哀帝之時政由凶族雖指讓之令有類於山 丁爲門生時事如此可勝瓊哉及其兵交關庭矢及御本漂泊 朱金忠 昭帝哀帝 一五老 南宫靖 石敏若

致作為養王謂行定工室實軍之也牙死部将手收配面奉於 配重祭兩得之不殺朱全忠而為全也誅絕其嗣宜矣餘皆府 克用 光水師若有為當世者俄而香私除過天子 出奔雖被朱 在於攻魏且以既張滿起風翔之伐者全忠也而其意則在於 也彼朱全忠者初皆不與為非太原之後者全也也而其意則 昔局之與也以諸侯歸之其七也以諸侯叛之平王之後問室 |誠悲枉横 乎服見東軒傳家作土而重於傷於峻法嚴而少包禍發與莹 以亂枚亂最唇者能之以亂不能枚亂傻賊者能之盖枚亂似 取郊且以逐催胤全忠結天下之炎為已利合天下之争為己 微弱政令不行歷數十百年而不亡若亦以諸侯持之也唐之 義師於安喜横身近赴不顧楊思遂得象徒雲合流監勢躬宜 伯勒王赴難者率有聲而無實唯重禁斬城使於近關處存象 疾風知勁草世配見忠臣誠哉是言也上運中微城集情越 奴下才無所管責云 自然而以之耳故不足與氏功觀重產學不信我破黃軍佐本 負數子者不之察也独且立同異分彼我豈不為太表状 物論 李克用 E重学 王重祭 范祖馬 爱 歐陽修 礼也以藩鎮及其末也藩鎮割裂疆土皆盡而唐室遂亡隱照 天命未改群策协謀废兇與仲康之一旅總徹候之六師反正 宗宜使之母翰京城控極如壘雖大厦之煎非一木能支統使 而未敢動者直以克用之思乃心王室晋陽之甲天下沿強昭 能審推以應逐為亦非忠貞之大者也盖推藏委任明主之所 狄之人疑而不信外而不親有震主之勢而無朝廷之助是以 之時惟李克用最為有功雖當跋扈而終不失臣暫王室可倚 鎮之五歲構入朝之請不堅而尚父之功日損則知用含去留 流統之変克用安能一日而至京畿我故晋陽之施既旋而諸 乗與不失舊物乃使之遠去晋陽則究自失其長城之南設有 之性情憑聽虎之群思欲華天邑而規九門非一日矣然所極 倒持数不可以行延梳不可以緩失者乎昔唐木凌夷皇家不 以圖存也來推是潛忠臣之所以狗國也是故當是功之疑者 以為藩屏使太原之勢常重則諸鎮未政筑唐也而唐以其戎 造昭宗以舞騎之貨丁土嗣之運于時權度東鐵者咸以東行 故敗謀之累殊齊蹇之術者貽後時之悔而児臺壞已極大柄 所信者不出宣有不亡者子 小競打汗而全也獨強吞噬諸鎮即威馬至自古也者不見信 人物論 八若欲自全以立國甚不可信襲以心功而依義勒王之臣不 李克用逐音風

史 287-126

林文泉明

不來國有忠臣好完不生是知忠臣者國之強樂而社稷之幹 之際理亡成後之間扇不大敗盖官論之語日山有猛跌餐屋 成之可恃也所賴克用父子起家以恤國難奮力以動王師

之界人主因不可使心臣之去其左右而異或王室者亦無樂 也故當其無事則周召成分快之功當其多難則桓文有斜合

職乎為例而使好臣之得以據其勢也帶白公之亂子明戶子

西臨於我亡矣禁公開乱而進楚人懼其傷也與肖以至國門 八日國人立己若父班然遂犯胃而入卒後白公戒定越國則 急救焚之機縱賊者不免長亂別國昌拒命所伐入冠克用雖

以斬関宣勢力之不足式誠以恬教之徒擁兵於外自撒其藩 **外俗美至其二世一夫作難而七廟東勝廣得以關澤劉項祖** 以东公之在京也能打其難己奏倚曲堂之宫縣衙天下威害 二十五卷

被也故宋督欲姚國命而該孔父曹職欲移漢門而徙孔顧無

八之國者及奪其所忘茲稱之出或抑其入以權蔽王上之祖

又每浅處而外断也是以至於情想而不然此往事之後較而 知功臣之可倚以為助也是以至於丧和而莫被而也公成之十 聽而自然其不軌之和謀加以昏君弱主往往是信而獨任不 得失可見也唐至昭宗此何時数董昌縣翻于鎮海王建縣於

不異於曹職宋督之圖也棟餘欲折羽其誰何亦非有秦芝餘 面之変也而朱温起自群盗也懷異心挟今衛王更姓敗物又 ゼ不止于斬木指竿之夫也家屋不守宮陽馬城不啻子期を

九廟之靈回黙鉴之矣何必聽盖萬之謀而為

一車州行瑜鴟張于静難茂貞扈嚴於風期干紀與丘常州路

深而清重丧眼再舉而行瑜授首點軍所臨則澤路風靡征旗 則沙陀士盛殊不知繁理昭推發之信息功者適及致危國國 無馬桃之期順聽忌功之讒沮其入衛之志置不以茂自後賊 之氣使唱宗能撫而用之則皇與康先有歸闕之路國安朱及 運指則吐谷電逝至是入朝之請教然有并劉風翔肅清宇内

選節之思起下松下九錫之禮加於不臣來與之痛修子緊組 然以腹心之朝而應其去根本之地至使矛族之夷斗丁 稍件子其始然提引以動二点数力以同三鎮則已徙或於其 二十五卷 8H Jr.,

送不哀於晉陽之還若子病昭宗之有克用而不能用也雖**然** 私自與矢斯誠國家級旅之理臣子擊梅之秋克用即宜表奏 克用之還忠則有美權則未也夫以克用之與全忠騎虎之極 不能俱存以昭宗之為而當諸鎮之強害之以稚子而格軍 一朝日奸人不道圖危社稷唯力是持臣職效炮鄉來不共能

關度自拘司敢不濟則以光繼之雖易死緊鼓而忠義之心亦 心而響應又不然即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其濟則類為 自明其不敢生視國家以有陛下唐家保問風的京附进宣告 **這些所部推輔官較以防未然如或幾臣中祖間主色凝聚器** 李之好也成人無愚智皆知之美福乃其常被其屬引以為華 唐少不士唐而獨存也臣以為不然昭宗逐自風翔而全東東 使福等不免尚惜一卿其肯以國典人乎雖福等之力不能存 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脩有言曰一太常鄉與社役號為重 武之若思欲為取家條造定中原且以昭宗為監武 盡加于此生逢三天于存品思動顕著固綱目之所予者也而 及止簿之還也照施欽甲墨學於沒此簡書不敢隨越觀出級 益於忠口善照将者制人而不制於人克用始未知此養乎典 · 京照監治未可以成月破矣又况師徒優接疆土幾成自是之 後不開有動工定難之師區區事地於臨州結忽於茲膃亦何 之所不敢私也乗權以討叛者然之所不可緩也唯夫晋陽環 認鎮之果於故寒寒睡躬者王臣之分也以衛王為己香茶人 芸夫克用狗奉天丁之合其朱也不假折簡而馳驅以赴國難 行於天下號令不照於朝廷規其君若在皇歌陵替之患亦滋 之克用沙院之種標桿之夫而振武之無徒也當是時春教不 而風翔之堂於城朱和表而全思之勢逐成則雖龍躍順流更 人可肯之深即是故矢志效義之士未始不憐克用之忠而五 我拖木公出放果捏等三 · 東然誦之亦麼事勁氣沮愈石者有識者悲唇華之主 而於斯言有聞盖迄今不能無遺恨於明宗矣 二十五卷 范祖馬

> 之不與水火鳴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選其細 及下機樞受賊首以率首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統續而唐 當如就重國亡君採與流品不分說急樞不惜長安與全忠乃 當如就重國亡君採與流品不分說急樞不惜長安與全忠乃 當如就重國亡君採與流品不分說急樞不惜長安與全忠乃 居一知不與疾廷範不恤國亡君私而慣流品之不分其爲夏 不甚八大樞非有忠桑之心能為社稷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 天在忠而附之族其佔父既從之矣以為除太常卿小事也持 之不如水义鳴全忠之公司後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選為賜昭宗朱

安有查餐而起者美福不為此而情一卿不死於昭宗之統而 北京得乎曰馬之楊盖自取之也然自古如此而死者多美貪 其可得乎曰馬之楊盖自取之也然自古如此而死者多美貪 其可得乎曰馬之楊盖自取之也然自古如此而死者多美貪 雖之士亦可少戒共

之心當全忠之切選端委而受及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

不知極等實非能為歷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櫃有存居

物論

大臣之事君未有逃退之迹不明而可以成事奏者也唐末話

也猶不從己非行聽己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欲以竊天下之處恐不意全忠矣之至此也全忠以為此小事

十五天

うりがなりませる。うしたものでもので		1
之初在獲別性所匠節其迎甚時也的村才勢又得到任不过	主暗图危韓堡义於近落五	主暗图危韓堡文於近落而不去何也昭宗多與之談議君旨
去其退其明也使世之仕者人人如然宣有欺君惧國育權固	之分有所不忍也宰相人好	之分有所不忍也宰相人所聽欲而怪終不拜非心戶还其亡
龍之患朳	難脫其志操可尚矣	
鄭 祭	可空圖	胡寅
夫令之人就肯有不足而愧為高官且固讓於鄭五自知若此	唐末進退不污者惟司空圖	唐末進退不污者惟司空圖一人其猶在韓匿之后乎迹去而
北過人遠矣 觀其刺廬州時黃葉掠河南州人甚恐麼移一微	意遠情竦而罪微此恭為伍	意遠情球而罪微此茶色伍瓊周比之所難也詳味北事想用
而東達飲生越情以完至嚴滿去藏錢千絲藏州庫不持後他	其人嗚呼其可謂肾矣我	
盗掠州終不犯即使若錢此其清德重等為何如找夫能許不		
以約十十當其官不以為稱得無意直禁之和扁維府醫作壞	人物論二十五卷	
人物論	人物論 大 七五	五
之後察不効其人不起則私為庸醫受賣於不欲相母亦為唐		
事不可為從異日受庸醫之責乎未可知已		
評 即即公之治迹似非無能為者作歌後詩以刺譏斯事		
亦非無者於當世者俱受庸醫之青實即公之素心惟		
進卿能窥其微讀之稱快		
孟昭圖常濟侯昌然皆以直陳屯 范祖禹		
後諫臣者其國公工故侯昌素孟昭圖常濟皆以諫而此自是		
以後無敢言者唐士之兆亦以若矣何及天變等字之為妖子		
夫忠臣欲校社稷之危人君不惟素其言而及数其身不祥莫		
大焉此其國所以為墟也		

年間三果而三敗以至疆遭至弱而如此此其不可以理得也 嗚呼兵之勝敗且妨言於梁共疆於天下而具人號為輕弱状 亦敗也盖自高駢死唐以深兼統准南逐與孫楊年矣凡三十 師古再聚擊兵較再敗以免於後太祖自将出光山攻壽春然 則彦車以十萬聚而不能克其才亦可見矣然所以者名者特 彦章固善開然所當者乃朱平殷夫人能被之矣及李周固开 日縱唐兵一麾宗廟還威非举亞子用兵之善乃梁之自不等 異回机皆月試過之慘天之報之及稱其施矣均王奏殊友非 節級又與宣武重鎮龍過而騎逐行墓栈刑后不收城投無差 五代始於梁梁始於朱温温本黄果城第力屈來降既受同該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六卷 以免即不屈耳此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 迷人龍任趙張檀坐敬李置皇曹智斯公行政事不修威權 而嗣立以我討敗成功固宜然梁之稔禍非一朝夕梁王才不 个念聚應之耻職成友建之禍未及十年其子屠之照禄山無 物論 朱温名全忠其由 麗師古 王彦章 一十六路 前中 鄭賢 歐陽修 胡 南昌晴 元直 寅 輯 人物論 鞭者 沉寬裕本於天性幸而適當中原擾模之際故數年之間有見 之命抗萬東之势若豈非天與烈祖之起雖無雄才太各而深 唐以天下墓於朱梁而烈祖紹之然則盗名器操生殺制 随其澤之遠近而典起矣故晉以天下食於伏人而鄉耶繼七 勾践科志於越後世之君建大義於一時而德不若舜尚者亦 兵法固有以基而敗眾以弱而勝強者顧忌置足以知之裁置 東志光生宗以弱年嗣伯麾下諸将皆白首行陣之人乃能的 後母克用眾事必特書唐晋王克用云云亦展幾可以明克用 忠我功則為唐末第一流盖以此也作史君子在城中以及古 必表開朝廷觀其答蜀王書曰誓此一生靡敢失即此其忠義 兵相攻積年不解然安於爵列為唐純臣每有除吏耻行墨制 平功為諸将第一上源之麦新干朝廷而不獲伸逐與敗梁治 在宗之與唐本於本克用克用雖沙陀微種養有河東果勉之 而有陳陳亡而田氏專政於齊馬之後千餘年而有杞杞削上 以中積厚者流澤遠看薄者流澤俠不其然子對之後千餘在 上通校天野於一時方伯遠矣故先儒稱其得人臣之体述其 在宗存易 先主姓李名知詩為你温 南宫靖

忠也行法不見實戚不以官物為私禮公也晉王欲使分過級 師法矣為哥養民畜財軍與不乏敗也受克用額托不敢達為 張永業之志行雖精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可以為內侍之 恩信結其心無果折其氣莫不竭力盡命順指如意逐服真死 批類而不此此乃小人下流之態置可以看來南回之上哉我 氣至有及相結托以布觀图實者奉天下之號被禁尚之至於 火小絕肯性酷好伶優公其出入押悔精神群臣情表表敢吐 並任士國之人所民錢次遊獵来民女借二税造樓視我數百 尚石頭張讓之禍哉 个承命守也居唐官終其身義也使中常侍皆率此道爲有賴 謙表而出之所以為後世鑿戒也昭昭矣 慢偏師西指而刨閣不守觀其所為可謂北夫情其威梁之後 井山東取漁陽遊親博策馬渡河而飛冠珍威當是時諸侯陸 作門高焚以然亦盖其自取作史者於其被抵也以伶人郭伊 來那肆首皆感愕相顧英敢保其土地王行恃其險遠解禮路 氣騎志小於功自其用匿者為監軍以伶人為刺史伦敦設之 張承業 承禁之才之對雖賢士大夫何謙為是未可以船端而 少之也 主人 胡 寅 然處於性果仁而不明奏以非事誅發臣下至於從禁父子

年為五代之君最為長世兵華粗息年盛寶發生民蹇賴以休 之靈也以詔書張廉史孫在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率物盖亦 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报上天吏有犯贓較真之死日此民 道等民間疾苦聞道苦言教品敗民無疾投則欣然日吾何以 詔武使司官中母得稀雪日此天之所以賜我也数問宰相為 然嘆日天以大成我豊宜增以多耶蔵當早己而雲茶坐庭中 有意於治矣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頭聲色不樂遊败在位十 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嚴唱 秋者者於福 翰更一字為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苦無所不 取吾於此人有取為取其等而戒其惡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 莫服施為然其為大害器可見矣獨承禁之論常然可愛而居 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藏罷官人伶官發内藏 予聞長光為全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為人純質寬仁愛人 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官者 日必何人之騎息而浸入之明宗非供君而猶若此盖其在位 鳴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人而無騙急宦女之禍非一 八之君有足稱也管起焚香仰天而祝日臣本蕃人豈 明宗京州養子師原即馬門 华大家 歐陽修 英治王

部區區獨見路王之獨而謀之不赦至於預身赤族主於自於 将及而不民故先事而言雖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事 唱呼君臣之際可謂難式蓋明者應於未明而前加暗者告以 へめか 一次 三大き 田野のため、所以可貴者以共養不苟生耳故日主在與在主亡 祭院兵之寒矣於憲之言豈止一時之病是為國者可不成哉 藏門深可是四民選業深可是上下相狗深可是康胜道清深 之間不能處應為防而変越倉卒間之以大惡常亦由此飲恨 在宗之崩不能自失而反逃免以放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 與土柱梗之臣也方明宗之立多於魏諸将未知去能前行欽 雖不屈而死非其志為及責哉 獨以及聞又發其子從孫至於断髮自警其節誠有足點天及 可是以及能直深可畏且言不開深可畏也識者特多為言切 而終當是時大理火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日為國家者有 不足惧者五深可畏者之三展失行不足惧天象変見不足惧 物論 一時病右從禁之変任國安重無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利而毀 人就言不足快山前川竭不足快水旱蝗盛不足快也賢士 **門帝從厚明宗第五子** 元行欽非畏死者其不死於在宗者當以安千不死在 三年大巻 歐陽修 政防修 念調五代史至石晋縣契丹盧龍事未等不及卷掌也日嗟去 官室樂飾後處實赐侵伶多來無等委任為王筒外美權路讀 在東内政不修而外挑強胡自陽城一捷之後騎者若非廣等 助之以土地而取人之國於王舎桑推輸之忠謀信号並 唐之 歐陽公丘代取死即者三人死事者十人而不及家令副豈以 晉石敬瑭以再朝禁下官之親地勢尊重逼於将嫌請丘於契冊 潞王本王氏為明帝養子院俸以本人之國其始也成民以買 輻輳朝政日東迎契丹入港東手就轉述其人禁豈不幸哉 而發君臣之落雖王彦章奏約何以加焉是以表而出之 关所以不終者身之股放明無道幹非其罪也令詢不以其 其官微其事鬼故道之與夫路王非明宗之子也以常五其國 國其終也民散而國亦從之矣使無石敬瑭政邑吾恐叛逆之 宗為有知其有愧於重調美表哉 亦不能久而况奪敬聘之節度殺敬瑭之子弟以自促其亡 高祖石敬瑭唐明宗之背 廢帝從河 二十六卷

及恐衛之亡也穴於徹陵其主一堪路人見者皆為之怒使明

東 287-132

寅

南宫靖

王世貞

應指行契出危解難遂成晋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為多及以 三前立學結子連取約起軍終自延唐然則晋氏之事推翰成 外無救援而徒将一介之命持片舌之腳能使契丹空國與所 聖祖始學之一罪一功昭若曹攘真有用之文 丹而與終為共所城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城城被国 馬呼自古為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晋氏之明驗也其始也以熟 南市成一完百而力罷未果因者其念在茲見大都耳 我如石哥記 匈奴突然然然吐蕃回鹘力足以有中國关號而弗能人也問 即無後競失認然石晋之以中國秋也三代以下其成者無過 中國之有金元孽哉其葉聚河最清坊監推在衣冠納之腹被 原呈前之動置不均角重昭揭萬古哉余問者欲寫取春秋之 日敷的食全也同所必至矣鳴呼石背之罪以 五年而其勢固己包中國而入其察金之一最而食事也 人之一恐而此能居也非其心不欲勢不可也官室飲食皆好弗 評 物論 社馬雅沿島 王風物候全俗商失族北技就南部更数 公开得遇州提衙其州之民鎮不旦而騎且總計之令故此矣 心也沒若弗智也緊而令居之者為歐之就藩魚龍之改產也 系統衛 景延廣 不可以的第十六州之地與状至我明 1 nn 二十六十七 歐陽修 则 世元之 問也 之事安得並行而不停耶証献此言必有其策情乎高祖之不 預防之少疑知題賢而來為之非徒知之而已晋祖納祖說而 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為此等於彼盖與基唐而後唐代之 知速便坦懷释然以濟國為粉而果付統御之權置且遇亡平 欲樂敢師克在和無寧力格上心解於之意加禮河東又致書 或日知遠先校今松又恨出帝君臣有際未易平也日推翰必 委知遠以禮此失心大者雜翰非於知遠有城特不深知之耳 宰制運動機能之所易知人善任當國之所難是時間智遠社 **豫贈縣有不可虚拘之實內謹邊偽則城池軍旅有不可掩匿** 未能有行馬則以明其利害勢有所不可也夫外敦信好則威 攻已湖而知其好和凝有過人之度觸特忌而納其說晋王有 本未不順而與萬秋共事者常見其獨未見其獨也可不戒哉 之延府鎮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獨也同其故何哉盖六 三年 兴州所感而漢風為非若李嗣源之過在宗石敬酒之本 人物論 可不戒哉 重成之徒皆為制将而維輸不能區別才否既一祭用之又不 条维阶 張缸 劉知遠 子な想 胡 胡 寅 寅

克率在朱而我存養我從來明宗則父子骨肉之思幾何其不 嗚呼本紀五代俗美若臣之際可勝道哉深之友珪友於唐战 山宗傳新明而養馬者則中國教何其不夷狄夫世宗區區五山在傳新明而養馬出則中國教何其不夷狄夫世宗區區五 用樂幣殺馬英及任圖則禮樂刑政發何其不壞老至於本衛 絕美大妃竟而輟朝莊立劉氏獨氏原智三后則夫婦之義義何 自古享國未有如此之促者也 殿山因之正氣精以少延可謂至天然知遠素非楊除暴亂之 游王和威之逐漢隱帝也晋受廣擊知遠不枚固為罪美然是 草以聚飲掌財無故居其大臣自領其驅父子相承四載而忠 非巴出民不知君自三叛既平日騎日鄉郭之明節媚得至王 漢起於劉知遠捷精銳之五居形便之地属胡騎北遷中原無 時朝權則付之李松為王而傾命大臣如秦維翰八得與失柄 九不垂而不至於食歌矣寒食野祭而於無錢相居丧改无而 正不動聲色機南面而君之盖非幸禍而興適乗時而作也故 **国國青季松而不當以幸福資知速也** 則付之柱威李守貞而動舊重将如知遠不得聞敬維翰可以 了又無積行累仁之德其能义乎隱帝雖有君天下之號而政 問吾陽稱帝而陝晋諸郡争殺契丹使者遣使奉表稱欽不 高祖到知法隱帝承枯高祖 太祖和威世宗朱榮大祖后 三十八米 磨片精一

之亞盖以此耳然帝既已文身甘心從夷而又偃然自處天位 軍主意雖享國日淺而施為有足稱者先儒稱其為唐明周世 際善政法書况有王峻以皆軍事有死質以守法度有李穀以 後官實器部百官上封事文商孔子相躬拜其墓當此亂離之 居與於郭威威両斌其若暴取大位得國之初**羅貢獻珍食**碎 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熟能至裁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使年一 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疆弱較彼我而東达律之殆得 野王哉其北取三開共不血及而史象循説其輕社稷之重而 王者之政自此始乃韶領共圖法便吏氏先習知之期以一歲 不敢言常因請者見唐元複均田圖既然獎日此致治之本也 尚在苟利於世擔欲割截况此銅像呈有所情哉由是群臣皆 以鑄錢皆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 可施於後世其爲人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 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儀利統其制作之法皆 座側其英武之才可謂雄像及其虚心聴納用人不換直非所謂 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之錢乃韶中國悉段劉佛象 六年間取素臟平准右後三関威武之聲震儀或复而方內延 可策復克准南出穀疏使學士問報為替而盛以錦夷皆置之 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為志意宣小故其位南唐問宰相李敷以 物館 太祖郭威 南宮崎

也設料取士知吏治之百方也併鄉置團首絕公息之侵漁也 今録防貪穢也名役春熙恐妨晨也立而稅法知早征之為多 邦本於五代十二君之中獨種為最潛運給耗應借於 英武之才可謂雄僚又動於為治發好摘伏聪明如神有司領 位之明年發天下佛寺三千三百八十六以佛像鏡管夜 當是時王朴實佐之其君臣相得近世以來未之有也是以即 自古豈有花項天子則帝之自處亦甚明矣世宗以柴氏子 是黄屋之中居一縣人耳何以令天下衆馬乎親帝謂劉崇四 身龍髮膚受之父母雖小人亦以致傷為恐而帝曾無作客則 降受實劉仁增以堅宁東張美以私恩見疎嚴構以重忠維 皆可施之後世而又以信令御群臣以正義責隆國王環以工 籍過目不忘且與王處納實嚴之徒脩通禮正刑統制度文為 南部江西克森以北取三関威武之養實響夷五思税發東 因政為功乗勝逐北至於太原歸而簡兵整衆欽青進取於見 之主也首禁禁何以正軍法華五十年之與政遂能變弱為西 繼大統即位之初憤然欲平天下盖念亂甚而望治切真中周 青見唐元禎均田圖乃韶頌圖法於天下使吏民先智知之如 行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見棄此其好惡固不九矣以 人意表其代的清問計李教復克准南盛穀疏鄉盡少座右 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模量小小哉亦其注意元元留心 二十六卷

其不能以秦其短惡置野婚於下而表沒其才能便若子小 材料於周哉惟知所用耳夫亂國之者常置愚不作校上面 也與國所用士國之臣也王朴之才誠可謂能美不過世宗何 處有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有敗敗者臨来注目終日而 告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等之大英知其用而] 鸣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意義 學之臣欠格心事業故於人道之間亦未免多有悖戾者又其 諸殿廷以示務慶軍本之意亦可謂賢主矣獨情其左右無 也情與將相言曰連日之寒於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事夫禄惟 新日不青情欲下治**夏**志也親臨御苑以録囚徒恐律多变民 所施打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攻戦勝内修制度謀刑法定種 恨夫恭帝以區區孺子祭永大統不足以當皇天之春命然百 用法大酷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軍之極刑略無顧惜之者 報目大石與百姓除害差可自女耳又命刘术為最大機類 府轉求相樂之近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书替屬法於智漢而 心使善災者視之為之坊置其處則勝失勝者所用敗者 人之德茶日隆已為天下所歸戴則其重負安得而不釋乎 好居正舊史悉中日的俗載之以見其不能不為盛德之東良可 失其所而身陷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智於近而置愚不 + 歐陽修 287 - 135

拒而絕之者則稱父孫君極其甲指而莫之耻首足倒懸冠藤 威是也有以巧養之子而君天下者唐明宗路王直周世宗是 而委賢者則叛逆暴然無所往而不為夷狄之主中國之所為 之衙則養爲已子便紹大統而不顏中國之君已之所實此面 也其変之大者則同姓之嗣斃於刀鋸散戮而不恤盗賊販夷 而君天下者後唐晋漢諸君是也有以黥军而君天下者周郭 児懸何物不有故有以盗賊而君天下者朱梁是也有以夷人 歷考五代之世正如中夜晦明孤山窮谷之間嚴風賜為孤狸 近於知道美五季之世而有若人耶 人物論 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找內修文治其論星曆宋定 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 五代人才王朴為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與之初先平江南 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及其所置而已鳴呼自古治君少而則 武天曆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歲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日 君多况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嘆哉 於速使君子小人各通其分而身里安學治則相去雖遠甚而 五代 王朴 关 論王朴而歸於周世宗所以做人君之用人者其意至 慎 出於武夫戰卒宣儒者果無人哉追其高節之十惡時之礼遇 來可從而知也子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獨 馬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祭其可謂無廉耻矣則天下國 其世而不肯出與柳君天下者不足個面意能致之與手管得 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子讀 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爲大臣而無 表后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蓋不<u>康則無所不取不耻則</u> 禮義康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威士善平管生之言也禮 之臣可勝嘆哉 · 置自有書契以來其獨敗之酷滅亡之速未有甚於斯者此 盖否之第剥之終困之其物之極而将逐為 王彦章裴約劉仁賭 馮道 = 1

世宗持一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贈非降者也自古忠 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與達其忠然止以為大将軍視 其子以自明夫宣有重死而受節者子今周世宗實録或仁號 食人之禄者必死人之事如彦章者乃謂得其死哉仁監既發 鳴呼天下惡深久矣然士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可也其 降者益其副使孫羽等所為也當世宗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 兵我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係國

及然載南奔教送至正陽酒附臨該肥東謂教日江南用為於 照成或之走江南也本毅送別各言所志毅之言酬而**思敬之** 用習長驅以定中原教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探寒中物 南越未必踐言而志之所尚且恭重即韓根載初異李穀相差 ·一不應應較文士高談非李毅礼教有志事之死也然自事和 后田里而支息天下者士之去心也昔野鼠欲聚量十之頭速遊 如李代而言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思難以偷生 好指或為之流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既整封落眉 仰天長働日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耶不可以 之不許其智奉氏額天巴萬不肯去主人牵其臂而出之李氏 于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断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 五代時小說一篇較王與妻李氏事態家青春之間為號州司 南者倒不能比取中原宣告文士無用耶日天下形便無常 京院死假之名器與大生不能用死而誅之者何其故 石間本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极以帰東過閉封止來合來含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過 左公軍以疾卒于官是來素竟一子尚初李氏提其子有其過 高師南征命殺為将以取淮南而無載落魄終不得大用 韓熙載 **韓馬**軟 一大大 胡寅 士 周世宗以郭祖妻姓為其養子而有周之基素固已處非其極 而來發雄宛親之心矣中道頭銀符后入官終十日恭帝承彼 医视受局库恩當主少國疑之時正宜盡心輔佐以勤王室雖

之江南布幸無事則已矣若謂江南之人柔能不可用於北方 則項籍以具中子的八千横行天下李陵以荆楚成卒當草五 如此是以雖初無分地皆不敢五大年而成帝業若六朝五代 势而經管大學有常理漢局光唇大宗皆備風沐兩躬環申胃 副其不可用乎故 数十萬而不前祖面取秦東取然所得無数亦皆江南人也熟 **慶後山川其勤民如彼知人善任修政愛民爱情解數其德又**

有陳橋之変必断以大義誅動叛率退居藩嚴當如為避拜之 ニナ大き

趙正在

子於陽城而羅歌松禄之來解然後或位康義名正言順而 按逆之非天何受命而出因变而逐來無選避之意迷居九五 之首的與未全息石敬養等耳 超压鬼 観えて

也夫米太祖取周亦其有可取之接而其謀得以施馬耳何也 太宗是美謀取者逢機選會屬施陰設而人莫或是宋太祖上 取天下者上世以德中世以力末世以謀德取者仁漸義清而 不思樂商局是美力取者誘暴鄉配而人莫能散達高祖應

史 287-137

也天命之歸近五代人謀之施過漢唐斯宋史者乃謂本告以	郑其本心對立范質之語不能味乎天理嗚呼朱祖之得天下	說於母而平然不覺在情之簽寫也又况首命諸将之醉已足	得極中之神記該平日之風成而大志果然補可驗共素必有	其非院以東上主之以濟其事不然身上之黃袍豈臨時之易	端将紅其心質医我之定謀 <u>新普之物力勝以事理晓之以盖</u>	南子はは、江西で大人で味噌皆であり場以事理院と以前	治平江北、江州主发之民族前首之肠力势以事里说之义至	清丹江北、前住茂之定謀前晋之協力勝以事理晓之以盖	清丹江北、前住茂之定謀前晋之協力勝以事理晓之以盖	新华江北·公司主发之足球前首之肠力势以事理论之义至此	着手はたい質量を大きに来的時で動力場以事理能と以前	治手はに、当党主義と定様財告と効力勢以事理能と以前	済序に共立的主義と定様的音之場が勢以事理能之以重	と行うではいいいけんとなくととは、対応自ときかりようストリロとだと、父を叫		自治、 清り前の人の原館が通行人と特別は本ですがあっている主味の日本の人のでは	は、小河のた政をよりが而禁兵を此手落議院橋と歩而	ラスカ 十日 山うる ソオーショックラング イースー・・・・・・・・・・・・・・・・・・・・・・・・・・・・・・・・・・・	方馬や守巾七天命ノ交交矢ボ禁矢無無敗と行事資無禁	孤紀之運而日光學過於天文當五代朝君看與之形而人小	Control of the second of the s	オート・・・・・・・・・・・・・・・・・・・・・・・・・・・・・・・・・・・・	於世宗掌重化攻皆見恒於士卒此天命以者夫遣周等寫婚		_	極部に強之样也州が東文聖出天命の好き自力日ナイナ身一ノ中部ニーナガ系	_	オース・プログログログログ インフェット・コー・コー・コー・コー・コー・コー・コー・コー・コー・コー・コー・コー・コー・	では、19年では無限りが現代でいた。東チリンの門間は関わっては大田安全	は、出生人的以後天丁里ノ南耳中人前耳。 カベージを上	文明ではは、1年以下限しか印作人来印作は、一天命句	1000年7月	 治師選りは不及者不り大方是可以門が思すます。リーニー	では、人がは、一人なるとというと、自己の自己のは、一川、一川、一川、一川、一川、一川、一川、一川、一川、一川、一川、一川、一川、	発大可也特其方取之際朝不段精市不易肆民取之後修文	太石田吾兄素有大志今果然美庄是官之司太祖先不多言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アリー・イン・マー・マー・マー・マー・マー・マー・マー・マー・マー・マー・マー・マー・マー・	己等美術或是成社太祖之入也者親史是指輔人根其母社	一記言が漢之師而空域受了太祖及時相間又作者見述のオープ部位持之之就				
							\$ 14 minutes	4	4	5 4	4	1	· · ·	3.											ニートで	77-														人對的核之太道無格子可人之限也一有必要言之	代名として、「「」では、人生と話	たとうとうりしたとりと	をとくいうことなりと	評価で職天命似柳之太過日本二氏乃謂天命有解而不識

唐太史令李淳風有言天之所命人不能建信哉周世宗**鉴**近 規模若足亦可謂速也已奏 位十有七年而三百餘載之基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便三代 學與學慎罰漢欽與世休息这於不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在 吏重法以塞渦亂之源州即司收下至今録幕職躬自引對致 國次第前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以來釋潘鎮兵權絕際 而降考論大明之治宋於漢唐盖無讓焉鳴呼創來垂統之五 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餐號施令名潘大将俯首聽命四方引 五季亂極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視音通 檢點日侍傍而不之夢豈非天命之有歸乎昔漢昭刻謂孔明 **稜點為天子世宗和見臣下有面方耳大者必殺之而太祖為**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七卷 府而治乎故陳橋之變難人心之已去皆天命之有歸也 能水生主之養時世亂主幼太祖不乗時自取則天下之亂何 帝王之與自有天数周世宗一日於宫中簽笥得一不問題日 口我見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備自取之亮不之取而劉禪果不 太祖 太祖 二世 前中 鄭賢 李喜彩 柯維騏明 脱脱元 元直 辑. 正他服辯濯之衣碎七野之器戒編翠之飾命課農桑大群 草酒片言兵推盡释如制嬰兒而利權里器在天子拱把之中 力之心也遣使服育諸州武王散財發東之心也忠厚為法 小光好公天下之心也命将而曰母得暴掠生民成汤吊民代 ※良法看政不可枚來 遵母后之教而望天下於龍行虎求之 國學而替孔照整於人文之盛武臣亦令讀書宿儒處以翰節 易五代之與規萬世之策讀盧書而或光舜深嘉法網之即 然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存可得而妄處之即即位之始 已有歸矣盖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以應明宗之忧 人物論 苦熱祖皇常提盡下之師收神器於五閣金文鐵馬之餘中外 面方耳犬神其相紫雲黑龍頭其異日光原連者其样則天 折藏大志果遂議者比之朱全忠石敬唐歌香孩兒管班其端 茲述本紀關之母令開創野群蒙書議為 野史氏乃言其與以謀又言晚谕盟故府於執皆形然其事 命要之實工智客執與武功乎夫帝之心非利天下灼然者多 速天下既定傳位有盟先其第而後其千雖素敦灰千重達母 禍時也宋太祖提生寒應明宗之祝陳橋惟戴天爲得而解諸 侍倒之按照此豈非天耶夫到必後蹇必解五季之亂乃天悔 代促送悉誅数諸将母竟者自謂無遺屬然天下竟歸於終日 宋太祖 二十七卷 何克

見事契丹及二帝之北擒也與遺主南軍逃相等也晋之江左 割交趾天下又失九之一而宋之君臣方日惴惴而未成都而 其君忘中原失然术告不諮問獨而賊之宋之正左其君日人 不忘中原矣然未曾不表金秋而君之伯父之晋之亡猶有 地契冊之割如故也天下固己失九之一李繼遭割銀夏黎植 武四見軍之際其為敢者偏動之孫氏而來則道統之期刻也 反之迹焉宋七而听鲜典槐丹犀王庭抑何甘心納再也故出 臣之分勢不得退而稱臣矣其祖一殿師耳固周帝之所如 武帝比也然而其所以取周則又甚為政帝指果氏之秦離君 里在到氏則輕不得不在趙氏也哥自太康中下兵即無人地 而手及者也一旦乗除而權之若承鄉然其何以見周帝地 宋所以科斯大概漢唐者獨其君恭儉崇禮讓斬然家範語乎 而非聰明神武不殺之主哉 官元元推持天下之具路越運居故能被棘湯條刻削險阻北 克劉李東克重進西克孟超南克李煜取劉欽於南漢服錢像 小人版者而宋至太宗朝始取太原除两浙然盧龍十六州之 丁惠之政而已其他固不勝音余得 略指数無張祖野非晋 山高而水清但萬方無墜炭之勞百姓有息有之地說謂太祖 於具越以構之例新雕以除不聽者威賓服者懷而漢然徒見 人物論 宋太祖 される 王世貞明

便得與精神之列可也今乃顯紫終始極其殊遇豈有一 禮義旗形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威亡范質等周朝舊臣食 君之禄受君之任非一朝夕矣灼與宋主北南北面稱臣船灼 相五朝易面炎解賣國以圖尚全者何異為噫壞有來初年 自誓又次也夫何死即之心不堅保身之謀愛切其與馬道歷 爲周宰相親受鎮命誠與國同休戚者令周祚既移不與巴京 來至應洛經之國而先王之道扶如也斯其所以為統平曰仲 間志圖後與來必惡而教之次也閉門自守家不食要而以免 臣當死忠子當死孝自人紀肇修以來不可一日而廢也范質 屈晋屈晋則不能獨伸宋且宋亦安能越晋而漢唐也或者曰 質雖知天命有婦力不能被亦當勒兵拒之戰而不勝後以太 重諸儒生乎抑諸儒生重宋乎 之治其於漢唐第也其統於晋亦第也語統者伸宋則不得機 義正之至 再至三然後引動自刎上也扶 幼主保太后周旋其 氏論為道浮流取容迎降賣國販易人主所當麼戶段賣 人心者非范質而誰 尼魯人也世卒不以魯先盟主之晋而况凍洛為也彼以為史 目不可掩也有乃偷生賣國忍耻事難四雜既絕安足為 范質 范質 周 劉定之明 纏

· 東知不受意具的鉞之重而不知正其遺命之刑此所以思不 當於其遊命而顯其後衛則麼幾公天下之論而服天下之心 過及是子當棒其免物而録其子孫意拜以遠命而發數忠臣 封羅為斬丁公之事観之似有失於輕重為盖聲通以重忠而 以珍片專教終身不受節鉞官罰之典固已明美然以漢高相 妻子而殺之何其殘威之甚耶太祖即位追贈節通為中書 忠死節當如是也王彦界逐之其格圖遇害理或可說乃 何亦於全躯保妻子寧恤人國之存亡哉質重沒簽盖之戒追 未义策免忘之即抑鄙之即備夫計直自給逐功主而不嫌是 相宋與為将校迫會送処比面以倡導群臣誠有佐命功然宋 范質持縣奉法王海魏仁浦寬厚長者皆周世宗所按雅賢字 身事四姓十君尚可得齒於人乎用是而觀五代我亂之極而 能及遂威不能服裝而失王道之大也然而港南之封雅國國 横家廉耻為之掃地記不亦可哀哉 太祖入京韓通以天平節度使同平電車率表揮禦此人臣書 何何及以彼平生清雅傳聞竟碌碌若是他尚異智假令仗節 人奈何祖於目前之見知追贈韓通之爵而不知録其子亦之 人物論 元今名當與夷歌争烈美 贈周韓通為中書令 二十七次 陳極明 柯維斯男 T,

> 朝通死於宋未少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 守信高懷德也鳴呼會開旧人者及目以相視還戈以相擊而 沙中之偶語也不祖之朋報通抑王者仁心之自然也故以宋 者皆臣漢晋美曰智氏之豫線非與 灰灰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 守即如此又當何貴子趙匡徹石守信高縣德也哉 時食養初疑之宮貴年心於叛臣进子之列勞之不幸而乃有 守節方其起象共阻其父於生前之時及其中上黨以城降忍 天理不存人心已死有如是哉雖然他人不足道也而药之子 **善之來必倒之歸我是可謂視人猶己而以忠臣蒙士侍夫石** 大夫也哉其日居周朝宿将與世宗兼同見常禁衛皆舊人聞 李筠功雖不成立氣杜其理直千萬古綱常係此一舉筠亦像 祖自然之心論之則其所於前代創禁之君遠夷 有其父於肉米寒之日養衣金帯銀鞍勒品設宴從而亦與其 韓通本重進本药 李筠 韓通本重進李筠 コナセラ 在泉明 劉定之 B 中明

進為周之明義與太祖不共敢天其起兵死難呂氏許以為忠 断以一理其辨之未辨者真蓋輔通身為宰輔社稷是帶季 呂氏論轉通李筠李重進在周為頑民在商為忠臣奉三人而

其始終一心休威同體貴為國鄉親若家相若宋太祖之於指 晋可謂難失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說理勢或然 目古创業之君其居潜旧臣定策佐命樹事建功木也是一也也 安受中書令及後起兵非其本心苟誠有為父報離之心何不 其晚物乎後周忠臣筠次通而重進又次之 失餐大箱馬而看怨水融長子中即之陳不堪尚軍力阻弱亦 韓通二本之死日氏縣以三人為忠而無辨宋史則石韓通本 當矣李節榜其鎮賦招集亡命曹以私情囚監軍使世宗不能 較於青州米移鎮之先乎李筠縣像對使而泣天機綱而良心 重進而左麥衛皆未足為足論端通之忠尚矣無可議也重進 堪令掛像懸壁不過假此以蟲或衆心耳寧有雅陽哭像之誠 不暇顏謀離未善而心固忠矣焉可以昔日少行於君而遂於 平以李筠並常通相去遠矣 韓通李重進季為 秋青俸之意典 為者者為之罪筠張之罪重進則各有所見亦曰恭 室自焚不亦重可憐我四公之論吕公即公似的與人 哉特有所激於中而自其一死耳為之赴火車是之重 三人之先志肯可尚即二李之起兵皇不知非宋之前 かれて 爬

期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收藩鎮之權運 此副之代其异相之 請聖言而忠邀利達甚至敗人家國者不少美於背責偽哉 基熟烈不亦茂哉配享發語提之目望前何王者之佐因非典 越人美帷幄圖回動中機會務婦五季風獎為社稷樹久長之 累年始授之政而者偷偷然未當貪天之工以自伐其器量門 回晋有力其問官論謂大臣以道事君胡弗省耶於平世儒! **的若晉晉古訓以飾太平則後何遠甚獨惜太宗構治陵之母** 太祖人謂太宗旗音像聞其謀事定加恩弟擢音楊客直學工 恵失し心典君子情と 往哲看造型漢宋之為治氣象醇正兹豈無功乎晚年廷夫多 普傳院告高宗日學于古訓乃有獲普為課國元臣乃能於式 有機亂之君必有城運之臣成天所置以為民也當六師推動 文之後晋以一極容直學士立於新朝范王魏三人是相始繼 家人見其斷國大議開門讀書取次方冊他日虧視乃學論耳 素定一旦舉而措之太原始州之役以輕動為成後皆如其言 **帯以動資自伐偃武修大慎罰溥欽三百餘年之宏規若平告** 其位太祖不或於酬功普不必於得或及其當換縣可替否未 人物論 により米 史 287-142

許故能言於太后借其臨於之口以為他日之地耳然則太后 陳橋之事太宗與有力無觊觎之前久矣無所施其計而選其 或日杜后賢后也知古今識義理其於境外之戒三從之道知 宗之功在於上彗星之疏讓北公之書而金匱一書尤宗廟社 其為相之道則未也 能知此数者又安能以知相來之大故語其相國之功則侵於 若子粉於家也出居河陽且憂不測是不知仁者不憂也既 之素矣臨終而好大命豈其本心與然則何如日太宗之謀也 忍也遭親吏往市秦隴屋材及以際地私易尚食號國是不知 歷是不知以直報怨也教李行上言廷美怨望是不知犯不可 則其輔相之功置不可連伊傳周公之後塵乎便至常以微時 成王聖德之功輝映天地千載之下繼芳獨者各無聞馬麦及 樱之大計也然普以天下為已任故為政事所以啓雷德縣於 所不足者言於太祖及以睚此中傷人甚多又以私城流盛多 趙曹曾謂太宗曰臣以半部論語佐太祖治天下以上部佐陛 相等之不明於世也久矣自伊尹相成湯傳說相武丁周公相 子之誘也自是以後居正義偷不過方重清介自守之相耳 政太平夫論語者誠修察治平之本也使音果能知而力行 宋太祖傳位論 二十七五 陸 劉定さ 低明

漢文帝即位未幾群臣請願建太子以重奈廟社稷宋祖即位 太祖何員於普耶宣特趙曹為太宗之黨廷臣皆其為東也苦豆 其盟而固其心又何待於已誤再誤之言而後知其好故於乎 直之以漢於共事遂夜趙者是顧命不惟不能談又從而和之 智也哉然則太宗有黨平日有普灣等常欲以位傳孫主實襲 其党少于之念故不受其言之人而信之深也是科其賊心機 何以聽之日長君切見之說動其利害之情次及廷美之言圖 旦非其無而然與他日慶太祖之或變也又上表以請之以堅

能謀其兄為天子獨不欲以天子自謀其身平太祖私以為 后想母子兄弟問必害盡吐其胸應特不可明以告人耳光多 周世宗之初死也遼漢入冠之報陳橋縣外之變義實與有 說者謂杜太后遺命非太后之命而光義之謀也何以明之 逆而不知藝祖聖職以成之也 致偏敗者幾希世皆以宋氏之禍由於杜后之失言太宗之云 亦族之誅哉故為天下之主而無断好雄生心而忠良失意不 日不然太祖既不能樂然從母之命以付其第又不能毅然出 禮之經以正其子與養南端久而不央雜肯佐不断之主以犯 太祖創奏服脏心腹之臣布列内外恩源而表目何至於是也 杜太后邊命傳位光表光美及德昭 二十七十七 鄭 野明

丁有七年之久曾無一人建此豫者豈非盡為太宗乎或又日

二月二然使明廷美運肯非心自斃耶雖然成光義之思者都 有可能而風聲氣習猶然五季之雄然也盖其處心積處惟知 普也肯王廷銀徵猶依輔建成以圖常茶况相普輔相數名 客故、言不合即動詞色致令第姓為匹夫匹婦計以為極智 而即思以傳其字孫親弟姓若仇敵然形迹猜忌便之不得自 其流事當何如也盖光義初心惟恐己之不得為帝耳況得為 此價金問無盟大寶傳子以彼之雄心很熟蓄念積根品不知 後他昭他方是美相繼而不得其死其停戾残虐尚無忌惮如 傳之其意顧不啻及美即位之初不逾年改元宋后期而不成 門課祖之楊太祖英雄盖世立不知德昭威望遠去光家龍行 恐建成元吉之禍未必不再都於斯時也夫自太后命之太祖 **虎步平日所蘇縱傳之徳昭寧能使光美優然居德昭下乎政** 德量力又從而從過之盖亦思帝建成以次及已也是以有禁 定大下省大都首世民力建成特情其長欲機其位元吉不再 此乃子在立公孫渡之意盖欲堂天下耳目使人不事於為圖 第為先好投受之舉其禁還不已秘乎然又欲傳之光美阿歐 停於弟光業亦自以為當受於兄故伴太后臨終命之日國有 **墓之报也不然由光蒙再傳德昭尚非長君乎大低虧時事聽** 長君社稷之福天下聞之将頌野母有大公保世之心異日兄 有不得不為是舉者即以唐事觀之高祖開基其經營百戰以 至乎故周既東而後有桓文桓文不生於西周也唐既衰而後 足之行頭目所謂巨室所慕一國天下告本者是美配易從而 |坐重其禄而有以份其心則其於上不啻如子第之衛父兄手 配以不得其欲也若果能體其臣而於人之有功者必尊其位 聖人之御天下不必其無亂臣而能使之不亂何者盖臣之從 無戰國天使唐非有拙婦尚礼於內則漁陽整皷必不啓方鎮 禍於其終太祖之所以能次其權者正孟子所問為政不難不 天便城列王能正韓魏趙之罪則齊楚諸國拱手聽命天下必 也使于上能後父之離則動王之師諸侯畢育天下公無春秋 問自有本也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也藩鎮非能士馬唐自亡 禁衛之兵騎方鎮之權重五代以干支智力取之而不足太祖 何是待已誤丹誤之對而後知其渝盟故嗚呼光蒙若許其角 有智其而已河陽上表明自託於光義及後之情識者已規其 以益酒宴笑收之而有餘人徒見其收之坊而不知其收之 太祖恩顧不甚與 竹削國之策豈不動七國之変哉 行罪於巨室裝度所謂處置得且有以服其心耳不然無故而 一個於其始非有宦官根固於內則敗温鋒及公不成方鎮之 物論 前候德王審琦等 高懷德王審琦等能宿衛就练 ニナセル 吕

浩

新 兵權之釋大是速應未可非也台後世之事則難聖人 不鮮也曹不務導其君体其有功之臣而專其位重其禄以務 不鮮也曹不務導其君体其有功之臣而專其位重其禄以務 不鮮也曹不務導其君体其有功之臣而專其位重其禄以務 不鮮也曹不務導其君体其有功之臣而專其位重其禄以務 不鮮也曹不務導其君体其有功之臣而專其位重其禄以務 不鮮也曹不務導其君体其有功之臣而專其位重其禄以務 不鮮也曹不務導其君体其有功之臣而專其位重其禄以務 不鮮也曹不務導其君体其有功之臣而專其位重其禄以務 不鮮也曹不務導其君体其有功之臣而專其位重其禄以務 不能之曹不務等其君体其有功之臣而專其位重其禄之辭 不能之曹不務等其君体其有功之臣而專其位重其禄之辭 不能之曹不務等其者体其有功之臣而專其故之於臣 不能之曹不務等其者体其有功之臣而專其之於臣 不能之曹不務等其者体其有功之臣而專其之於臣 不能之曹不務等其者体其有功之臣而專其之所有之於臣 不能之事。

俗奥府进送其名将之界名哉令坤延到素與太祖称善平荆古極而泰之時也彦卿一門二后累朝藥龍有謀善戰聲級殊所的以俗宿衛或請老以秦朝請雖太祖善馭将諸臣知機要亦節以俗宿衛或請老以秦朝請雖太祖善馭将諸臣知機要亦且來之亂內則權臣擅命外則藩鎮握兵來與內外廓清或納

ちのこの、現実の一般には、これ、これ、これ、これ、これ、これ、これ、では、<l

李達起別南民有該羨起者太祖青其即伯乾一次為難若馮継業孫行友重豈以微勞而撤巨歷武以為難若馮継業孫行友重豈以微勞而撤巨歷武以為難若馮継業孫行友重豈以微勞而撤巨歷武於子雲謂御之得其趙則祖許咸作伊其弗信即折德依而下數加優許以承襲而難不愛死罪不辭前屬東服罪者牛馬然

不彰刷堂之人表而明為之防是時難華世将特於折氏諸族羅

而始以強詞陽資其人不惟可以絕民之訟而且安得之心後聽悉之驕縱而不治與禮臣則是美如客於民何太祖不得已司各於此果聽民之訴而罪漢題褒愛民則是矣如客於臣何太祖知関南非漢地不可治而強娶民女不償民錢又法所不

太祖之待郭進曾章以為馭将得宜嗟呼太祖之心豈得已哉太祖之待郭進曾章以為民而以刑名絕下者哉不恤其音民專於為民而以刑名絕下者哉不恤其音民專於為民而以刑名絕下者哉不恤其音民專於為民而以刑名絕下者哉

評 待漢起則麥面待郭進則質直是可以見太祖之善将變之權非萬世不易之法也會聲之言安知取将之宜哉是不足以安達將之心而責其成功耳而使郭進如王彦県之是不足以安達將之心而責其成功耳而使郭進如王彦県之盖以郭進量寬而德厚架明而令嚴邊冤未平四卯多壘不如

史 287-145

将失故即氏謂愛民愛臣兩得其道劉氏以為一 時應

變之權是也此正取将得宜之說美 脫

曹彬以器識受知太祖逐順柄用平居於百盛之藝猶不忍傷

出使具越衙上私饋悉用施予而不留一錢則具總戎專征秋 華無犯不妄致 人益信夫潘美素厚太祖信任於即位之初

送受征伐之 劉銀遣使乞降失諭以上意辭族泰正得奉辭 以罪之體其威名之重豈待平蘋表定江南征太原鎮北門而

以見哉二人皆鑑武吏者與問事子孫皆能對立事傷其而

后章懷角等有所皆后非偶然也君子謂仁怨清惧能保

口真可謂為人臣處功名者之協

何时若是而為此自點之談哉此一言也上安主心下社說

沈義倫為推客副使

記不一日同軌哉不然則数医盖書行李重然彬固清人

如此可以貨處而無諾其也又如此即今說言高張奏非交構

之言鵬于我聽度全帝問而深念日形祇為厚利不爱高爵也

俄而自己而且不疑我有氣管棒夾功而鞅里也者萬一誤問 言實於善於予功名之際者也何也昔者使相之約言猶在五

少開則問延赤族韓越固赫赫前日事也於是以得錢愈得官

而而心之疑且水释失與王翦請夷田宅蕭相國員田宅自污

包

當不之始造派旅西征而王全然實雅教使就往董其師以天

之道前算之灵諸将之功力而士豫附遂沂巴江排刻閣破

販表凱話将功維成而非極之唯家倫獨清慎自初蕭然 而全蜀板湯雖幸而夷之而天東逸德猛於烈火濫失一時學 刑職有淫縱以送使反例之民置然器其樂生之心遂以洪為 始以社席詹夷對西人之望極僧池池然效五代騎将故事煩 不開阻深有除得耀於光明而全城不能奉宣德意差與之更 席卷以無處於蜀道難而益起小野直縛乞降百姓方幸既逐

盛者彼負才而暴識溥功而厚享禍福宜相懸失

各克紹前飲而光獻章懷又皆發賢后自首動臣問閱無若是 與萬物共盡後來建立卒如所志兩人同益武惠預配享子孫 美抑其次子夷考彬平生愛及暫虫素使卻私親仁恕廉慎盖 傷哉曹彬所至不妄殺一人秋毫無犯史稱為宋良将第一番 宋承五代之後群雄恪號寓縣分裂人之次第討平總我之動

入性然也美知漢之将亡語里人曰大夫夫宜乗將倒功名善

逐歷清朝明陰德所致理或然也

曹彬潘美

柯維騏明

功名守法度惟彬為良将第一后李将者亦以材幹自結主知

こ十七世

史 287-146

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購不說曹彬之失言予意所 陳文局明

無監勝敗数者相手昼諸大軍事仇忽之日抑何奸也傷呼帝 奇謀深策出神入鬼可以折衝千里又非有鼓勇先登斬将寒 特拜之命夫養倫之當西征時在全斌麾下一備桿任耳非有 是以厚結主知特荷簡者嗣有曹國華之應乃以提客副使授 劉之題當循以諸将得罪故不欲應然自表異以為行列蓋因 脂污此其於西征将士所謂鉄中鋒錚者乎且也帶東其動植 無已又轉而它属以為市也故難沒之全城平骨之功不録而 推副中福是将使受金之陳平不得效六出之奇而尾生孝凡 **放攻城野戦之功論功行賞固宜為諸将殿而第以清慎一節** 行李圖書数卷不効諸将華交金第之府以賣管家車牛還為 利得推择為擅副此帝風示諸将之微意也斯意也國軍見之 為言以擅依其心而黙消其希望大利之意益帝陽施陰設利 國為市故其使養兵也後緩教以市便好田电子買歌兒舞女 辰海諸将深也直非以其皆利士耻也裁彼恐其握兵宿衛以 此者雖陽德之巴陰薄之矣益觀於益酒釋五數語而見帝之 何報回不可除許而石中信該潘康橋推戴所謂非公等不及 非及高不少假借素倫即碌碌無功能直以尚書數奏情於衛 小者唆削士伍荡掠民黎大者市国實際其仇朝者當時若祭 人之有恐人之效之也既以受諸将推戴精其功力恐其食利 用意微矣所積苦兵間目擊五代諸将頑鈍不灵管利無事 物論 一七老

> 官不過多得該益以是見其為欲易足而悟於利也雖然帶之 矣故論諸将獨以來機稱首而他日平江南不拜使相而日好

斩賞於形也有市心馬而形先見之於亦善量主也哉 劉温叟 禁何部

古之所謂是傑之士者必有不可動之節人情之所趋而彼有

為之中主帝告許以千秋萬歲後相及矣而卒不克終其到唐 坦潘僚也晉王之觀未為非是而史獨卻之不受柔則何居吾 所不屑以微見其意此其器識過人遠矣晋王宋之藩即也温 上是而知温史之用意深也漢之梁王盖孝景愛第也有太后

此故何也彼當其時其君皆無其德而一時之臣皆見利而不 人宗以英明盖世之資尤非孝景比而禁門蹀血為後世失此 二十七卷

一說十八學士之流平即有之豈盛德事哉今晋王無故而飽四 唐也喷宋帝在上天下非晉王事也一時寧無思自推附如勝 欲以次相傳載之金櫃則晉王之在宋梁王之在漢世民之在 知表温史之于晉王微有以愿此失方昭恩太后之終遺命學

識温里蓋有所處而思以身防之也吾觀宋之稱爲大臣者告 全計工轉來多張而成廷美之既然利心也然則劉中丞之即 在膝弦廉賴普一出河陽即稱晋王盛德器格藏之宫中為自 也異時安知推埋落而之夫不將以利動如漢唇哉而合之封 十萬緒果何為也晉王無故而便吾亦無故而受是為晋王私

果可多得哉 樊若水

昔周亞夫得剧孟喜日具發舉大事而不成劇孟吾知其無能

馬夢預問

為也府後朱克融比認為龍未幾軍亂逐後失河朔夫別五古

将管管為展內體以率成之不追而奚他變之收圖惟共指落 不偶而伏在草矛逐致其怨對生心間関嚴策為果物是而建

之樊若水令其射策入義中而沾一資半級以繁官子朝則彼 用是觀之國有智勇辦力之士而不收用未有不好乎敢者再 胁直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繁美楚之成敗為河朔之存亡

夫及螫之去及則五知漢而七國之文遂發克脈逐瓜前而河

之擬下而母有巴之有以資於敵國則卓美 朔版圖為之再失也然則有圖者尚於智勇辨力之士權而致 ヤーニナモを

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誰乎日本書制潤相 宋太祖太宗授受籍 程敏政明 去召無芳之事而獨存此語則是不知紀間野蘇兩書之文

正史不載而刑潤野録之事附其下初意本以倫闕文祭野録 然爾大壽之所以故之者何也日壽為長編以太祖顧命賢禄 山野绿而落之陳控附會凍水紀聞而成之不深考者以為當

為我地好做為好為之又加大聲二字野録出於僧文堂之傳 可勝為選選太祖下階徵室顧太宗日好做好做而壽於截事

文堂可出召德芳之事有則留有之事無矣或乃謂書之刑

請太祖太宗對飲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状而壽改不

色等於等語則亦初無些髮可疑之際而壽略加刪潤逐不免 有盗蛇漆及之病夫壽既刪潤之以為正文天而又細辨其非 者何也日實録正史皆謂太祖有疾命內侍就建陰觀設縣而

問回不足據就其中考之如於較太宗働引群臣環聽聖龍王

終恩始召晋王入宫而野録以為太祖王子夜召晋王獨以後 野蘇以為無疾方且然閣望氣下階被宣紀問謂矣五帝崩王

後世之長也夫徑之所以成之者何也曰徑止據書所刪遇者 之先後本以為刪潤之地而不自知其刪潤之語木莹及以故 事逐指禁中故患及複致結於太祖之病否太宗之出入時日 **青之又於好為之下妄以己意添成而帝前四字後以来后母** 人物論 +

两人所記而不同者當視其人温公可提之人也温公可採則 芳在當時年最少育於朱后或為所鐘奏皆不可知但事出 紀聞又出温公事當不多震并疑德芳非宗后之子則過矣德 考又出經下矣然則宋后召德芳之事信乎曰正史等録載 論役指控所書者以為太祖太宗事之首是不過如此則其不 相纸特強合于一其所會比無之剛溫柳又甚為近世保養出

継恩召德芳而於出於祭五帝崩之後而程以獨之王子且削

丁託命之語繁之則遂威人之應開老母于託命之語本為

恐皆以不見李素全書之故正猶微官不樣人原發之案而深 昭因他人行賞一言之情不情一死乃忍其父為人所我而祭 之以無名之罪也胡一桂楊維祖梁寅之流鏡欲以裏就加之 過也就使因召德芳而街之則其事亦在太祖朋後失迁美之 盖必有定論失不然此何等大事而不加之意哉或日太宗於 太宗則亦未可以其後來之不善而逐逆探其有今将之心加 不出一語哉就使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德昭之免皆出 八年如出問部即第供信米與親王将諸王子不得情也况便 幽囚雖過之果長編謂太宗有其子惟吉於禁中日侍中食品 先趙普為之太宗固有不得辭其責者至於德耶之免非出於 初立未常除詔故丧儀多所疑損百官不成康故當時禮官之 以追證燭影之凝是又不深考之故也不踰年改元五代常事 益民然元史成於歐陽玄諸公當時後何所諱又無一語及之 継立故人無敢言者然南渡孝宗以後其事當無所請亦無 其為長編專務廣米棒為不精始有所不免也或日太宗子孫 **然有意著太宗之惡姑引野綠以精口而又自破其說以遊過** 人言之者何也借曰高宗接受之懿可以盖前人之愆故其跡 則應度之大過亦恐李素後生不肯自當爾史科素博松群者 不乃太祖第三后長編謂其前太宗設次祭表群臣奉勉以后 人祖前不踰年改元朱后前不成服廷夷德昭不得其免皆正 デレル 之或此海控之界也或又引来朝類要戴陳掛對太祖火日之 天下之能生於妄天下之妄起於疑此傳妄應不足深辨而亦 於佛老之徒之口縱使有之亦儒者所不道而况於無平子之 焼俸之國水大內者親太祖於太宗如灼艾分痛具夫龍行京· 說終有可疑是不知搏於太宗初入朝終月未嘗見太祖其說 **が馬信者過公紀聞之外一無取馬爾** 所不忍為而謂太宗為之断乎其不可信也知類要野録皆 而自成於危士立至之地病狂畏心者所不肯為凶殘絕世者 歩之語始終無**織芥之際太宗何苦而為此含從容得位之祭** 不得已之謀又必假手他人然後如志未有親自操及為萬 盖不攻而破光大千載不快之論其可以聚断者理與事耳以 也首無疑可存則亦何必據拾小說強為之辭以必後世無領 事言之不過如此以理言之凡古之表就者多出深雖急交大

軍歲之未遇耳是或将有待馬而遇有者其免乎夫傳於史法 文巧試鉤致其罪偶有刻更見而喜之又從而和之此太宗之 行至太宗立直宗方知討論故事又五代凡當次者多領開封 正太第之名考之九朝通多謂唐天祐以後建儲之禮不後議 平所以不能自解於今日也或日太祖既欲傳第何不使太宗 故太宗廷美相継為之則知太祖亦承唐末五代之習妻以

الإنافة المراجعة المستحددة والمستحددة المستحددة المستحدد

287

尤

郵明

與也盖必有所由起天下之類亦未有無故而生也亦及有形 以致天下之疑者君子當完其原美天天下之論未有無故而 宗之罪有四而州影斧聲之事不與為更名也不喻年而改元 宗而所以來天下後世之紛紛者是則太宗之罪也馬室謂太 能完者也行遇而輕太宗之欲逆也哉然太宗所以致此者則 而况隱微之中重絕之際倉皇急遇而人弗及者每不有以起 也而生於畏音疑似之心横子中則耳目口員且有不可信者 由召首龍之宛漢人之訛也而起於忌恭草木之兵泰人之妄 **衣其第也固将慎始令終保其天性之親延固其社稷而利我** 之罪而所以来天下後世之誘者職此之由也夫太祖之託國 也宋后之不成丧也德昭德芳廷美之不得其死也此則太宗 之迹其有無盖不足深辨也故獨影答發之事本不足以累太 執為扶策按犯載而養民之其紀載者未必信也無光而益姓 天下之疑而兴天下之妄論也哉嗚呼朱祖臨絕光家受遺居 有由老足故君子不辨其事之有無而深病太宗之所為也嗟 子甲成己五夏五之書春秋而後盖無聞馬故史書之紀疑似 三要孤女而揭婦有向非自明發被干載之誘失故紀子伯其 天下也亦父矣操脈染翰據傳聞而書之其傳聞者未必信也 大史之文勝也久失半之不得其實也亦久矣公論之弗聞於 公審語面床而透遊談斧而丁寧此固理之所有而禮之所不 二十七港 死婦人女子之手也以正終也天下大計非獨妾之所宜與聞 之亦不疑其我逆之状也必将日牙皆人而遠之也太祖不 無吾之所謂四罪而俱始令於也則必無燭影不聲之該縱有 後之君子又何為而謂之千古不次之類也哉向使為太宗者 得聞官禁之事也燭之影斧之聲何以必其為弑逆之状也而 中而妄論起焉就以傳訛而以妄為其美不然江湖野僧何以 耳盖天下見太宗之忍於先君也而疑心生焉疑似之心横至 哉其必不為此也亦明矣太宗所以致此者由於前四者之罪 不解太宗而将誰解也太宗何須更之不可忍而忍於弑逆 後之人也天何太宗之忍也道我令名我則更之是以背其兄 之事朝野共知能行虎太平日所議先帝将祖新君已入天下 二十七老

高紛紛馬問影之 書放太宗之就逆 粘军之禍謂太宗為我仇 機之臣為記何肯之而船領也甚矣太宗之忍也放留時之妄 **长天也天下已定何始日太平與國也母后為託金馬為就社** 示天下也山陵木乾改元之部下高是以死其君示天下也会 **新逆天下之大惡也太宗固非純德之主也然亦追華督尚臣** 獲罪除逼以安後嗣也背其兄天下疑矣死其君天下又疑矣 王子園劉劭朱友珪之條哉其必不為此也亦明矣且夫金匱 不以先王而除後人之逼天下抑又疑矣光義不可名又何取 后之横不已先星也太原班師而德昭自例多孫長流而齊王

史 287-150

貶死武安王之自後宋后之不成丧則後世不能無謀嵩 焼史 縣號 稱賢君若夫太祖之前不敢年而改元活陵縣公之 踵而至君子曰得乎在民而為天子帝之謂乎故帝之功德無 命於是并包四海混一六合千河汉之勝旗奏破膽馬白池之 太宗寫前人之烈成未集之歌洪進納土錢氏入朝劉継元四 樣馬於之效是以青春者奉之叟領率子第治道請祭禪者接 自焚以答天譴欲盡除天下之賦以好民力卒有五兵不試天 出不罪在停以動陳士来於側也動以自動日星忘食至於欲 之龍悟败遊之非絕逐物抑符瑞閱展事者治功諸學以求多 災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蚁蝗殆遍天下而民不思 經納上未幾取太原伐契丹継有交州西夏之後干戈不息天 帝沉謀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陳洪進錢飯相 以必其為統逆之事也哉故曰太宗之所以致天下之疑者由 之弗寧也数斧而大聲以為之也臨絕之際丁寧詩復以警之 也太宗之遊避也属以大事而不敢逐當之也且前且卻哀痛 前四者之罪而州影斧聲之事初不足以累太宗也 其故何也帝以慈俊為實服濟產之衣錢奇巧之器却女樂)好為之者欲其日慎一日而措天下於咸熙也斯状斯言何 太宗 一十七五 秦孝文明 脫 脱 **大宗沉謀英町勤儉自属親征太原混** 然致治之美亦有可取者為 矛則機國之心立見人之視已如見肺肝陰蘇節請何益哉 題者以市私傳之言然而改號更名則紙兄之迹難欺怒姪 兄公紹母后以天子顕授於己抱哭癡兒以舞公謙之口後相 沉謀機詐險哉太宗之用心哉觀其客誘軍校以天千寄位於 並不得其免頭先帝何鳴呼是無怪謙者有疑於受遺之際也 家法而培國基者日兢兢為平而五兵不試百般屋豐非太平 継述之業亦云弘美且畏天憫人好文納諫昭儉防湜所以循 藝祖受神十有七年次第前平諸國獨太原衛負因具越潭島 **長治陵武功死有除城上盡出太宗本心故實越普陰赞之也** 被发人性無中外軍**能便武脩文禮樂文章換**然可述其沉謀 雄断食動納課假養恤刑崇德尚養過災知懼過畢能悔是以 之效耶惜大行在獨不斷年改元朱后之所不成後涪陵武功 未納土克賴太宗之沉謀屠断區中混同雖不得志於幽熱而 難逃後世之議焉 民第而不然兵能而能戢情上負柱后遭訓太祖大漸事有可 太宗 太宗 太宗 二十七十二 版圖書於讀書而日 額 鄭伯乾 柯維騏 之明

城而殺之也德昭既死廷美徳芳又安可保其今終乎嗟乎太 **岡軍中有謀立德昭之語逐深思之是知德昭之自刎乃太宗** 通平且徳昭之言乃忠君利國之言非激恩思教之言也太宗 從征伐及言太原之實乃天怒之遂使慚憤自刎斯可謂之情 稍有間隔豈能盡致理之道然則君臣之間且猶不可間隔內 傳者也太宗宜察其才氣以使之若果有人若常度則當器重 海前德亞並天地岸化至道之間治蹟為来朝稱呢煎然與群 之選嚴城更之誅重希夷之清隱嘉种放之高節因歧溝之時 後納直頭之疏禁寺觀之置脈江南之既申戒諭之辭重循由 別卷有益讀前代史而不令宦官預政立崇文之院封文官之 竹肉平使昭之於太宗義則君臣親循父子名在誓書以次相 太宗可謂假仁者也皆謂侍臣日君臣之間要在上下情通去 號史名怒姓民弟皇后不成服壬子之夕無以解獨影各聲之 迹其所為亦無茶於太平天子廣義有道仁聖之王失情其改 臣首化賦詩而以天下之樂為樂雖觀燈乾元有自滿之意而 城膳因早蝗之废而欲自焚答謹故其致治之盛駕帙前王四 而推誠悔過因質令圖之敗而蠲逝給後因彗星之見而避解 人如其質性未純尤當茂釋正人以輔導之今乃置諸行陳俾 物論 德昭自教 一十七十五 劉定之 #

京愿後之心可謂至矣然徒能憂天下為德昭所有而不能正 |左也若此則太宗雖有機位不傳之心亦不容於不止矣奈何 物論何如耳為趙普者正宜對日太祖以唐光至公之心待陛 太宗翻然改圖遞近背恩預約之意由是國之元氣世之天理 趙普惠失富貴狗夷其心乃曰太祖已候陛下豈容再恨遂使 太宗以傳國訪於趙普者盖由其良心後見有所未安故特觀 奇中其深及而結之固也然太宗負太祖前宗負社稷二君告 淵聖尚宗之所疑也趙普以殺廷美餌太宗則後和成秦槍以 未死群臣民族不能無觀望此太宗之所危也中原用兵且後 於外由是城臣得窺之以奇中其叛則不免其人之深矣姓美 芸哉人君之心不可不淡然無欲也有欲則有蔽而其漸常見 社根為蔡京重實所順可勝嘆哉 負有為之志而卒業惡聲其各陷于欲先其私也 八之大倫為普一言而丧之矣 陛下當以虞舜至仁之心報太祖昭憲之命誓書之言不可 評 以太宗比高宗以趙普比秦槍可謂老吏断後矣 薛居正沈倫瓜多逐宋珠 迁美太宗最其陰謀 脫 £ 阿魯圖 鳌明 脫

行野学輔又能進退有禮旨以善於非盛徳君子其熟能直於 所毁而不校常正為張納所污而不辨齊賢為同列所果而不 以致承平之治可謂君臣各盡其道者矣君子謂季防爲多孫 福者非住致而投充軍死者非不幸也朱雄善持論有氣即雖 豆黄中多所薦引而不有其功此固人之所難也而况四臣者 迭點相位後進黃中學参天政而四臣者将順德美修明庶政 太宗紛精度政注意輔相以防舊德亟加進用継權家正齊賢 與其來名而爵位不侔者所遇不同焉耳嗚呼自昔懷才抱 其後自員外的歲中四遷至尚書居相位即此而觀則守道臺 関寬以是各問多中米其始為程羽買政所抑練為多遜所忌 偷曰國家以際栗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豊稔皇後有水早待前 活沈倫使吳越還請以楊四軍儲百萬餘斛貸飢民朝論難之 而抑鬱下僚以終其身者多矣直持宋雄為然哉 乃已太祖每取書史館屬多遜預戒吏令自己知所取必通夕 自尊居正而下當居相位者凡四人其始終出處雖不同然概 於其行事做可見矣初朗州亡卒職聚為盗監軍事疑城中傳 物輸 徐人皆與謀欲盡幾之居正緩其事城禽而僧不與卒賴以 李昉品家正張來賢賈黃中 李明吕蒙正張齊賢買黃中 柯維騏可 朱 史 若水機鉴明被傷而知至半至剛發簡重好古傳雅其於柄用 吏事為時用未免荷客之前瑕瑜固不相掩也仲舒見舉於蒙 若孫歷顕剧播歷春又足徵其家範滿大抵喜功者累細行持 正而及攻其短易簡不能問恤光逐而置之死地其不可與動 工矣王河臨事精客能遠私胡而考課之議頗傷 前刻仲南以 之善夫 重者之異能古人所以學才難也若夷簡華大宗愛該而器作 厚可以致俗嚴明可以集事各有所長誰能機之且化基之子 委權同列失之息事實管管生業委至利人之貨失之腦王沔 老蘇夷簡沉對無節失之放温仲舒以怨報徳失之薄幸仲甫 務乃克縣任加以文章檢操進逐有禮斯為全德如錢若水是 米制中書樞密並設副或以參大政替要機必其人明敏達世 **發表荷之風乎** 能政析哀王化基抗草自薦失之競然或以詞革或以東局無 錢若水蘇夷簡本至等 鐵若水蘇夷簡等

明敏果断似趙普賈黃中持廉有容似李穆帝方勵精政事虚 快聽納数若子者将順德意協贊并平想見當時當花曲宴麼 谷明循謹重厚似薛居正 日東正雅量忠實似石熈載張奉督 太三續大業而臻盛治匪獨謀署懿也盖亦有良執政之助馬

柯維騏

宋

史

联邊都有持里稱別詔作基之父子又並尹两京克齊井美何所以獨歸二子與舉正子 繼踐合佐得風惡體舉元北英任許辨即彬之誣化基申禹錫之柱同日語也此純厚長者之稱 為也 林父以專制之柄在焉王恍剛慢頗類先穀楊業既知不可臣 得况平生於孝最隆哉 稱首其卒也張詠稱惟公惟正為國家欽怨於身再三嘆不由 歷通野以敗事亦不負所知矣其宗眷王欽若厚趙昌言按母 張宏以文行被遇太宗由显家正張齊賢諸太臣為之應要之 個黨與終以取敗陳典百舉務點南士以避嫌疑皆非君子所 題尚紅敢言忽為不人能吏之首有足稱者然避好樊拔而頗 王氏子孫之多賢也 不之避氣際如此何論極黨細過乎陳恕久典計司為宋能由 李沆器王思陳恕取士得王曾樂代得冤华皆可謂知人之明 查言兵乃两易之中丞可使循點者居平宋失政矣趙昌言識 永宏為福副當用兵之際循點俗位趙昌言為御史中丞屬下 豆苦前林父不能過先發之達命故楚得敗之於必春秋蔽罪 張宏趙昌言陳恕 楊葉荆军儒曹光質王貴附 張宏趙昌昌陳恕 -++1 柯維騏明 柯維騏 米 史

> 實商桿城之寄臨戎力戦越刃如歸盖異夫偷生喪節者而置 部将王貴及麾下百餘人悉從以發其有田横之風哉 光野並自而輕問機宜世豈有暴虎馬河能便倖者乎然三人 一一一萬衆争鋒乃為院所激覆軍項驅誰之谷也刑罕備羽 脱

郭進控西山武守班成晋州李謙海守隰州李継數鎮昭義以 蘇令坤領常州質惟忠守易州何継勲領棣州以拒北敵义以 西夏未服太祖常注意於謀帥李漢超屯関西馬仁鴉守瀛州 宋初交廣朝南太原各群大號荆湖江表止通貢奉契丹相抗

李進鄉李漢超郭進等

脱

筦權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並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 學大原越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海屯環州工於果守 原州馬繼紫鎮電武以第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即中

錫養以達之由是邊臣富肯能養死士以為間謀洞知敵情及此 人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命将出

以為成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厚為飲食

師平西蜀柘湖湘下嶺表克江南所向遂志盖能推赤心以馭 群下之所致也若李進鄉楊夷亦事師面征而美居北海以樂 石者承短藏屯田餐和好其課基建中恩以果敢死事宋之武 **步結民心誠得為政之本延極承矩中恩名正首紹先業以助**

宗奉天青盖除高制鄉之術於軍花為無數方面國用為超貴策之之源也手換兼應祖自提於地界三天服衛在五前前人子不	
帝之謂也柳帝之深思是應記保監房不吾叛即途史紀契丹	
次 或 竟 概其 氣以 厳幣 定 盟各能 经 符日 徐方 既 同天子之功	
馬利逐大學東勝松遭湖遍門庭帝用 <u>叛</u> 些謀親鄉六師濟河	
真宗承身平之業黎氓樂生久不識立華一日典丹内侵我師	
有戶	
鳴呼皆哉	
不思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為計亦來来仁宗以天書殉葵山陵	
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廣義是以潛消其親觀之志與然	
人物論	11+4.63
諸臣因知数丹之習又見其若有嚴兵之意遂進神道記教之	八物論二十七巻移
而手接飛馬将自投地皆称為天赐祭告而終權之意者宋之	
敗患言五矣其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此發操	
逐更見契門胡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爲宋自太祖幽州之	
孫天書養降道迎英安一國君臣如病在然吁可怪也他日修	
災異以杜其移心盖有所見也及湮澗既盟封神事作祥瑞香	以從貴也共斯之謂與
五宗英悟之主其初践位相臣李流處其聰明必多作為數奏	或無賴亡命咸能自勵自樹全功名易門初六之象日利出不
真宗 脱 脱	龍寒過保終能不難哉考其發跡使一二出将家餘率由草澤
前中,鄭賢元直 輕	天輸忠香男以择禍亂鎮疆場者武人之政若劉福並累數曆
古令人物論第二十八卷	劉福王守忠田仁朗寺 柯維縣

得哉

継恩鎖閣麦立真宗本直言嗣通母經繁囚頒九經汰冗吏動 真 顀

無過率足為継世之賢君景徳之初契刑人冠擅關蛇蹤不跡

芳午關河狼毒羊腥煎蒸樓槽送書言急顛頓繁怖全驅保事 **微親扶日毅依酒肝睡火筆智之皷輦動地三春掀都震之雷** 子心臣倡為幸罰幸江東之策幸題相公掣異論之別獨立赤

而刺胺心不敢魔邊者三十有九年銷俸准緣無鷄鳴大吠之 文甲連天千里散龍蛇之雲南軍踢躍北屬各氣由是被手戶

警者臣恬然不以掛於口而愚於心天下謂之大忠随使荣

之簽盡行則将使子輪不返賽騎無還可保百年無事矣甘心 二十八卷

物論

而把東封恬不為非王清昭應會靈是監紛紛建作不日散天 黔卒之說與而天書之事起得來自於朱能崇信獨聞於帝而 錦幣市為城下之盟其帝之秦**寇貽敢與邊歷南靖意逐時聽**

今終所謂臣不窓則失身豈不信哉

中

道于天書殿矯誣上天以欺天下後世而五鬼之徒擊蹈官奏 書於朝元殿則回刻天書於資行閣不回以方士為武衛将軍 則曰贈道士號直於先生不曰聖祖降于延息發則日大會釋

得天下好而冠老不名欲得天下皇而眼丁不拔是以民造訛 者也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陽而郡臣年奏野雕山鹿之祥钦 且賢如王旦而非受美珠以左異端之袒所謂同浴不識裸程 其平立般下升視降拜猶其智識之過人也愿不及此安知前 **英於下持正不屈足以過其私於上而沙丘之事無自作夫及** 外高斯之謀合美而主之以皇后以增損夫顏命而宣行之亡 王繼恩以開官而敬禍核內李昌齡李繼動以大臣而羽望於 之旅幾何不為扶蘇耶幸而托付出端臨時應及足以制 日端

三天 學変異而太祖艱難之禁傷然為之一 空矣 日端畢士安叛進

文

辨誣契丹大學而入合辭以勸真宗逐幸遭淵終却鉅敵及 臣莫過君矢宰相不和不足以定大計華士安薦斌事又為多 計猶請去廉升殿審視然後下拜太宗謂之大事不糊全首 吕端諫秦王居哥表已見大器與巡华同相而常義之留李继 題之母不誅真宗之立閉王継恩太皇以折李后是孫而定大

嚴幣因請重期要其久盟由是面夏失奉制之謀随亦內附替

册禁中不慎所與致敬懷政和謀坐南南南數案如是而不養 見之然挽衣部該西部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 萬世龜鑑澄淵之幸力沮衆議竟成為功古所謂大臣者於 徳咸平以來天下又安二相協和所致也準於太宗朝論建 物的一大多人就及中官就及近丘此三言者可謂

史 287-156

· 一般老皇子之名不召沂靖惠王府皇子平太宗稱端大事不知 徳王師一動而洪徒 學好不能渡河也遂使請尿坐守京城 曆之何且亦無清康之獨夫清康之役亦是德之役誤之也景 威之深入而獨意和好之可久其德統和認遊郡無邀廣端所 而見房之不沒門意德不戰而和欲和在爾也遂使時旗坐視 而在於當時也策欲百年無事之計而使其言後用不惟無勝 以偷安江左為念一以畏憚戎狄為心不能長顧却感而祖於 傾国人寇之師同一嬌情鎮物也厥功偉矣夫何晋宋之君一 謝安以夹基而改符堅執鞭断流之衆冠事以飲傳而丧契冊 守不足以為謀其和不足以為信其縱不足以為德生之言至 以示大信也遂使崎康屬人議割吾之三級而猶縱屬不追其 當時若無冠準天下分為南北矣準之功不在於主親征之診 至其可謂知端矣 目前之見所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是也使能來勝於風聲協 **账之餘失戦於士卒雖呼之頃立定厥功以克末世道該禁湯** 是験美 相仍子姓被俘或晋之武帝未之真宗其失一也 物論 版准 張時泰明 禁向高時 디디 親扶日較此然如山百萬銀新折垂至多更三十餘年造無**的** 散而放失故事之計是直禁不前以為怨也然準所以來欽若 · 英苑葵 肝來則中國必易姓二三十年之內四大變相蘇皆由 例薄則叱之門生之缺三東則湖之甚至遭淵之役不且不屈 然也官居與為地無接些掛於處士之歌該者然也堂更之地 短出感之人相比三忘写殉國守道嫉和見於同列之稱薦者 實功之典可謂有見失故張沫謂率不學無衔其以此類也去 恨而何是於伐也故其後富獨更固和好而不自以為功累粹 祥至於不得已以吾君為孤注結盟城下嚴奉禮監當用以為 **護口者其失不在於以真宗為孤注而在於自矜伐耳逢時** 其到為孤注則群注首合而勝不自以其到為孤注則群在 察乎無有不危也然則不自以其身為孤注而使誰注也自以 于此直崇将欲使如趙杜二公者乎欲使如周宋二祖者干课 物論 三千八卷

進之奉真宗在遭別沒势所角信乎其以為孤注也然 田門而反施以題於是周覆中國之視契州補桑也最鳴則 冊至境而倒戈以入於是漢下朱太祖以都檢點為周察於州 契丹立 した 是出電房而晋社 尼周太祖以梅器使為漢樂契 是路王然而府即還再出帝遣杜重城架势州重威叛晋而来 計非與曰是也往者居路王遭趙德釣叛唐而來契州立己於

故仰於時将相大臣故肺腑而瓜子之者也其心故常制而天 丁自為即不造不樂契冊適常也至於景德天子鄉望於上能 是也所緣也易姓者甘至故母王也其臣故籍陰而於諸律兒 為非也夫所孫忠易姓者其積處也深而其見形也久於德亡 竹将周末二祖則己帝故準不得己而以引與天子親征思以 劉末新日五代易姓之福米有不始契刑者也将趙杜則他人 伴而忘社稷之良圖哉 惟家不可你且并其图而亡之矣境謀國者慎無以一時之優 而不可扭也宋人不成己而敢人入汴已而入淮己而人江不 挺以涿之,此敏受尾而奔不敢返顧伏雌之,者也有犯其雅敢 軍中夜博斯豈無謀者我曰既之猛也入屋而玃屬永居人標 當異而要之雖其首不之避遭別之後亦何以無是然而可 進不可議守不可六龍過河面屬即後氣遂或和議以退犯其 注之幾要亦求為過也何乃以為功而於之或曰方是之時議 兵大學人活而學方承平民不知戰倉卒之際漢本與以出使 所将链標不死於跟弩而縱其聽騎以採我師准其能吏予孤 澶淵之後平仲忠則忠矣謀則未盡善也契冊以及隊處虎之 二公之動烈何如哉此所以感雷陽之竹也 物論 陳時末明

其中則雖嫖姚管平之界亡所根而飛行軍之行亡所施法所 又其小者有型書之惠夫敢在其前談任一後兵在此外制在 方要敬則議以為迁于是大者有杜即之像小者有馬服之 議以為追飲博而誤之議以為弛固守不和則議以為喜事為 丁之喘心而榜作中于是迎擊而斬之議以為月堅極而苦必 子其左右大臣比有準而不好準中壞沮之者谁乎其不異情 斯等周故謀可外央左右大臣和故功可畢是以将可獨往而 也日不得已也古者有疆場之事其王心氣而斷故戰可勁其 其可於監管此麼而它未有當之者故往也曰其以帝親征何 大都統修少年本疆而於為容者耳故準不得不往進盖自計 祖而誰故舊臣有将依風雲而起者已稍稍物故其新旗之士 夏仁慈愛而又殿兵也一旦聞邊更之不戒有不願應備心者 瓜其軍法陳伍至習也而熟視當時中國之将即如周宋二大 部落而來士之性弦佩徑路者十餘萬至雅也蕭樣樂即律奴 历·辛無連兵者誰乎大将提孤軍萬里外而妬罪被者介文 日然則準何以往日準之不得已也夫與刑至無處也被領土 夫妄意萬無一有之事而以危無处之與彼且以準把人也哉 以戶一橋使天下而亡有奸一時臣民皆飲朱德而亡有憲法 軍之塵不楊至景德則不然史稱帝寬仁慈爱又厭立夫誠 不這之心則受得趙杜周宋二祖即有之未易以倉卒刺獲也 Q 二十八樓

於魚吉信及豚魚也孟子日至 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此理之 玉木之觸不周女媧之煉石后哭之射日重父之**奏龍姜源**之 **有是理平理之所無孔子之所謂怪也若干非信也易日中生** 陽之行亦一理之精誠所貫通耳夫世未有能感枯竹者而冠 調內變者也史孫學不許和會有課生幸兵者不得已乃於 準之往準之以天子往不得已也其日懲五代易姓非也然則 應快事我故事不往契冊不可数不以天子往契冊亦不可敵 漢然其無情者亦可以感而通之矣親乎此則知冤荣公威雷 惟可以動天地通神靈而已哉雖奉天下之物耿乎其至徽而 **何若是児欲天子依舊在京去和門千萬里而進而尚而以獨** 丁亦視之為常事失語云子不語怪言理之所無者也如所謂 公能感之表人固以為異也然無此物而有此理理之所有君 化相為将行精無形實誠無弗格其機至神而其應也如學是 人物公 和誠故人心無一時而不與氣化相為感通無一處而不與造 大地間一種而已矣理一精誠而已矣人與天地同得此理之 門常平日如準之時之才而可不然是珠抵勸也 安所不得已矣且也是時帝朝久準而耳目其誅縫栗之功而 大左右大臣誠和則無路帝城東且断驗事任學則無視終了 八弥伊尹之空秦史傅非不敬之矣後人非不道之矣顧天下 冠公成雷陽之竹 上十八巻

好壞萬里之長城而帝弗悟也曾不念其職者之忠勒也古 本不經濟淵之後社稷再造功烈盛矣不幸孤注之誤一人而 竹又何無哉思思爱若憂國果道嫉和節義高失太子之定國 如持左契以責人也古今所傳不可經失則夫忠既嚴雷陽子 色之要動星硝之變随感而通觸機而應模如影響如取諸部 至之中也哉是故庸部奏而風風儀流言起而風雷作春秋成 而麒麟至大聖之威通周其宜夷下此則于鄉風叛革之孔 具宗之心見疑天雄之軍未幾而雷州之行随繼丁謂欽者之 **恭致野姓之朝昌黎開衛岳之雲伯起徴大鳥之異魏公来五** 物資金石學夫下之有情無情至縣至養将何者而不在其時 枯俸景公一葵善言而榮威退食父母不棄敗過之子天地亦 念之精誠尚足以感通如此猶未也太戌一脩政禮而素殺立 流間關匹婦之腹非有素養積行徒動於一時之意氣發于 有以感馬角之生鄉衍一哭則繁霜預千六月庶女一號則會 其理也是故刑何暴無刑之義則白紅為之其日衛先生宣奏 所有者則雖其事之異常而君子亦信之何則不信其事而信 金洗心之物也又児賢聖之士精誠之極動天地通神靈養 風擊於醉堂把梁之妻一悲則城隔為之立地夫壮夫尚士之 入於江而不化以至孝婦之冤有以致東海之早無太子之情 之英則太白為之食外長弘之血三年而化為男子有見河 一年へ

以為理之常也鳴呼公之生繁四海之堂公之死聚萬姓之悲 幽顧天人感應之理童草也愚故曰衆人以為事之異而君子 以至於四夷八蛮博之矣児童死卒痛之矣祠字獨乎天下 動乎天而天之降監略在物語其事雖若大具而其幾雖若太 及豚魚者及以此也所謂至誠而動物者動以此也公之精誠 感公雖未之及也而于卿諸公之成公盖無多讓也已所謂信 之心乎不然天下之物多天而獨感竹乎哉彼數聖人之神其 其以此表公剛直之操乎竹之為類後彫夫其以此表公成五 乎且竹之為物清矣其以此表公清脩之行乎竹之為節動事 **食浦乎生皆是公之縣無** 神之霧固與公而相流貫也枯竹之後生其所以表公之不免 衛足以破邑來之胆公之精誠天地其諒之鬼神其盛之天下 如在也立朝之遺言循足以寒好諛之骨而北門鎖鑰之餘威 湖面心魏閼抱屈子沿縣之忠懷賈傅長沙之志卒以待蓋於 外其感緊悲情之情宜何短者然而忠臣去國略領君父身江 散惟散盖猶不忘其舊日之功而華乃屏華雅霧蠻烟萬里 留陽而月騎至尾氣作山河生而轉祭死乃廟食公之英務盖 竹固為之感也至微者而亦至霧美匪物之粥也公之翳固為 之記也亦非公之情感平物而公之熟誌事物也造化之情鬼 人其信之甚則物之無情者而有情矣匪物之有情也公之 二十八卷 一萬而不感也而獨雷陽乎哉無 獨不能以精誠而風化之也蘇長公之論目黎曰公之精誠能 則公之務因雷陽之竹而熟公之縣不因雷陽之行而有也古 王欽若丁謂及球

公之務事在你雷陽公之務獨感平枯竹不可也又進而求之 中掘地得泉而日水專在於是不可也超公感雷陽之行而日 物而不成也而獨枯竹乎哉夷務流行於天下猶水流行於

耶雖然公之死也能感雷易之竹矣而丁王之誇真宗之疑何 在於暫陽之感也使公之死而無所感也遂将不得為思義 之人以精誠而致神異之感者上下古今千萬人才數人耳其 無所感者豈盡皆愚不肖者即故善識忠思之大節者不必惡

其身代朝廷之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然 途吉皇南錦之語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一日安人物論 175年 呼公之忠熟光於竹帛風采照平後世便後人是養而不已九 **作雷陽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久在中書豈非人故鳴** 公能感雷陽之竹而不能回直祭之感彌丁謂欽若之謗能信 開衛微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經魚之最而不能 ンナハギ

群臣将順不暇而封禪之議成於謂天書之誣造端於欽若所 王欽若丁謂是球世皆無為黃邪直於時海内义安文治治和 則其當時所以感雷陽之竹者豈不益信哉 原可作領為執鞭是公之精誠又能感子後世之人心如此也 脫 脱

議也 王欽若為小官於對稱古及入櫃府協謀天書了調在三司歐 封妃之詔以格人主之私請選靈州民以奪西夏之謀無愧相 宋直宗之世號為盛治而得人亦多李流為相正大光明世差 姦者王旦李流而已 政府以後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 也用兵也而宋之自為小人者自飲若丁謂始然飲者則請講 院副十八即送轉居外不果徵何則朝多君子而人主猶是公 察計門皆指為處和黨和害正若謂者其充與然欽若作相最 監懷於其植物送起瀬籍至使相三人者巧於缺身自不為**國** 然堂意觀正幾敗國家謂其九者哉 謂以這事君者領如是耶竦陰謀精阻的致成事一居政府排 負揮等囚丁謂則請能兵無蠻叛與君子之處事何無借其人 率以前之小人難識盖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飲也嚴刑 舎計量且力皆封禪放皆後體遇**歸釣軸夏竦結欽若醫**甲 斤相随何其思得忠失也欽若以戚斯干更議其得免者幸至 漢唐之小人易知米朝之小人難見熙軍以後之小人易知熙 李沉王旦向敏中 王欽若丁謂 王次若丁謂爱竦 一十八卷 卼 当居仁 柯維斯 ď 脫

其軍堅桓至申但之書以免其累於能之除害個不形亦可謂 李沆耳而敬中耻受贓物之賜以遠其污頭避市舶之嫌以全 要更之言則至紛慢世稱沉爲聖相此言雖過誠有先知者必 有宰相之風馬 而不背辭典州喻成給而借幣西憂告民機而假糧皆一語定 王旦當因故义事至不膠有誘不校薦野而不市因校罪軟府 祠縛之事将作後王欽若丁調之徒果皆其按又告直宗不可 位关流曾謂王旦澄惠說息人主後心必生而發色土木神仙 濫用盖以道事君者乃若日奏四方報震一切罷喜事者建白 真宗倚任賢弱如李沆王旦向敏中太專且久流格後官取晚 用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所陳利害旨報思之後神宗信用安石 之備大宰相好也惟受王欽若之說以遂天至之妄斯則不 物論 李沆王旦向數中 二十八卷 柯雄騏 北上

史 287-161

宋初屬氏諸弟昆並張聲干朝竟不至公輔咸平天聖問乃有

柯維騏

宰張向非其偷耶

陳堯佐朱庠

競十萬之對清節喪馬喝呼漢韓安国唐杜黃裳皆善頗為名 咸若狂豈特先見不流若哉敏中勤改理慎承枝惜與張齊賢

元城劉氏推許得大臣体誠知言也旦守文多匡被游不校薦

不市恩逐多請求咸片言定之其器度頗類流願無行端舉朝

防井二家非云盛與省平名位由諸子以願堯更歷方州 音朱李元為相四方利害一切報罷日吾居重位無補唯此以 知飲水不裂肠茹菜不招過而養生之最要者也故浮轉之徒 宋在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對日不宜用浮簿新進善事之徒 有成者改逆免佐相業似輸入然寬於敦厚實神治体库當國 百姓側足而聽治馬此惟塵身無思以憂天下之不足而 進喜事之人真是為有天下者之大戒也 必太殘予嘗以此而揣摩天下之才萬不失一則所謂浮濞新 必大貪大直者其心必太許太隱者其心必太險太容者其心 不若老成更事之人與時相習與世相乎者也况太急者其心 文帝解以未追故新進者其英氣雄談固可傾一時之聽而終 **塗地雅悔何及焉漢之賢如買生者亦對美然改服色易正朔** 以為两京可後所引用者李掛圖秩之書生陳濟斜之敗肝腦 進為基禍之本喜事之人用為故亂之源唐廟宗用房增而自 此最為先聲之好體者告之以飲水聚膏學者告之以如来執 侵劣曰完佐長者岸因邊事請誅范仲淹甚哉其弟憐才也 練習典故檀儒雅之望和能文多建白亦難為弟夫或問二相 統國耳余始切疑之以為宰相替天子理萬發康海內群臣 李沆 李沆四方言利害一切報服 ニナハ米 玉鏊明

刻意為為相高安石塞樂之故曰可以使人臣奉職循理也御 不悟志作法之内百職成迷而僥倖者殊矣盖章日之徒争以 主好大之心也上者下之的也上好目則下隨觀上好耳則下 試性有老成長愿之君子啓沃而輔源之柳其沾沾自喜之氣 飾聽勿示所好而一以成法從事則天下不將意於法之外亦 之處蓋使神宗得流而相之則熙寧之獨不作故曰可以消人 而不禮作群小順和之口然後國是一民志定而天下無意外 席全勝之勢而負其英明之暴往往銳於從事而輕天下于 以與民休息可以長守祖宗之法而無過夫人主撫已成之茶 感也余以爲可以消人主好大之心可以使人臣奉職循理可 也欲天下無亂不可得已故四方利病一切報罷相天下之大 些而月不同上無所操持下無所信用此以優之之道治之者 非一當而宰相者較徇之安知今日之所謂利其日不有以為 計也彼常獨視夫上意之所問機情呢腕而爭於功名其言十 言利病者非人人有賣生之通達陸費之忠認為生民社被長 神宗士事言利害天子為之福除舊制更設官更紛紜替則日 利病或置不省是不震養性哉及觀然軍中王安石以新法然 以為利又有一人爲以為病者乎如此則是朝廷之政必且成 病者乎今之所謂兩異日不有以為利者乎安知不有一 不暇給平以個未然後慨然而奠知流之爲隱遠也何者彼諸 二十八卷 人馬

原也亦何思其紛更哉不然彼問公武便吾固知其非等事去 蒙成秦者同日道也是故相天下者惟其有不樣之心而已哲 其以不樣爲心則幸而享其成以無為治可也不幸而當敗華 制作之柄武侯任計城之條空忽輕弱就與俊游太平無洪而 忠益彼皆聖香其治效章重著也抑何相左與噫是於直道為 知所守息民則國家之元氣不索燕此四善者可以言相道至 維因是則天下之散必自此始盖蔗文未逸禮樂而商祖之志 佛音之关指所建置事皆懲前應後周詳精器而後來識者無 大将方谷蓋不可以清净理道前宜民不可以應柱誤問公從 流之得爲名宰相也宜哉然則吐哺而延白產之士集衆思磨 上不好大則根本之嚴專吏皆奉職則悃愊之效者法祖則下 但宗之法為然而來社稷從之已非君相獨運于上距浮議以 事者而民歌字一故曰可以與民休息也<u>創樣之主險</u>阻艱難 其民忻然戴之歷世而彌固當此之時若後更令易法以煩苦 平世之民若養生者然可以歷內而不可以藥石也海內平多 維持至於二百年而始壞故曰可長守祖宗之法而無過也夫 憲度脩关天下且相信失與之照婚乎恩澤休息子無為是以 人會即使功令日布應明特達乃所以恢張至治而開太平之 一此以樂石養生也不終日而病及之矣故曹參以醇酒聲言 一時之利害逐歌改而張之以秋毫之小善易丘山之大意 二十八天 之幹典也殊不知武臣之功能平已然之禍亂讓薛之力克 其節以此受人主與知至使人主聚集前後草疏自收置 事作肯出知陳州及事直宗益以規監歐替為已任雖死不改 |匣以道仁宗錫雖亡义矣而名不城身没之後又受知於副皇 勤勞百死一生乃成厥積逐城太常恩野帝職此則甘功鋤 可謂不到其所學也 悉如此官其感激而益堅其標在也既權為知制語因成學言 田錫在太宗朝輕緊言事而太宗親賜軍曹與之委曲辨論問 人君論功行實必以武臣為先而不及於諫詳之士盖以武臣 致峭堤偏安其立國之勢然也 不是恤率沉而亦為是言哉是以知宋之君臣偷安哲幸以馴 不至然後失備卒質元昊以致富強朝廷無人去管家務衛人 楼衙學不致臣之則保古豈能得志耶裴齊利血書於而侵兵 而宋人乃委而無之非精盗種乎使其時朝廷有佛宗之召聲 松監州之地廣方千里表、東山川真宗所授於祖宗而不可見 丁華為者也保古之得必華靈州是更人不得靈州不可為強 物論 田鍋 田蜴 大

何春圖

一漆

E C ŧ!

中

諸

爕

賢衣放也審美 太宗之世有种放真宗之時有魏野皆隱流也夷考其行則野 隠逸也 流行遺除太宗長宗則從封太山從祀分陰縣以逢迎為街及 米史思逸傳所張者首推陳梅所貶者首及种放枝放以匿名 門希求進用者益可同日語哉 徐賜既俊裝飾與服強買良田親詬驛更規籌原給悪在其為 高尚其志种放以之回視一才 神放旅途聖世抱道自樂重選母会終男不仕易曰不仕王侯 死見之危山破四除黨天下 蘭清較之武臣功歌居右宋之田 為塗膏紫血燉或大旱則曰此實陰陽失和樂理倒置或伙深 印惜于其宗竟其選表徒然嘆其天奪之速而不能的其直練 軍國機要者一朝廷大體者四求直言則言給事中之不得其 錫真其傳也故田錫之居言織几上疏五十三章因入解則陳 物論 动礼 、則請大然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其忠諫之益何如 (左右補遺不举其照開實塔成則曰衆以爲金璧熒煌臣以 规野 种放 一藝院先自鳴奔趋於桃李之 7 周德恭 赤 流肠而不顧此真可決大疑而明大義可退大義而弭大亂 而能被股心見情愫犯賴觸諱苦口論課雖至剖心碎首歷如 而卷舌循環保位養成禍皆明社稷何賴馬惟剛肠勁骨之士 天人臣依阿連恐級口自持權前建之然而不輕傷斧級之餘 希合為禄利計及帝親政始終一樣盖剛介方嚴之性於也為 呼其茲以為大臣與 了一時下 古成天也延明歲數望回過聽許令思守等語班之臨 宋五宗詎不謂知人即魯宗道薛奎王階於齊皆簡校置侍後 仁宗践作相繼登政府屬軍獻太后臨朝正色敢言此效群臣 以佩死旦本諸公矣 · 放茂陵他日末 尚稿舊書曾無封禪書之 り則二子之風節可 每乃自續其妄誕而欲以覧天下之其條即書親野之鄰名有 天舊打禪之日滿朝柳相趋州如狂而真宗乃召魏野賜林逋 當作衙官矣 爲非也前之識見超越如此豈直越中間人物雅司馬子長亦 |林逋所城之時豈直自高其行哉将使天下後世皆知封禪之 物論 心學家道 魯宗道薛奎王唱祭齊 林逋 林逋 十十八十 陸大成 柯維麒 T 張詩恭 奉

複終将賴之矣當劉后之稱制和謀事與心己襲張白武矣更 在廷請臣皆不勃之順從無王陵之廷争其不正六龍之位者 此雜之力裁則學公之為也屬呼非社後之器熟當之 則日夫死從子彼方垂涎染指於養門而吾還有以枝其口噎 **数河幸打告公之骨鲠一則曰唐之罪人二則曰如嗣君何三** 稷何賴馬惟剛勝勁骨之士為能被腹心見情樣犯顏觸諱苦 其較使之欲谷而不下與仁宗不為泥蟠之龍而為天雅之龍 日又繼此而如武皆好謀所伏也得宗道而大好以寝徒丁之 稱為魚頭於政因其姓且言骨鲠也吾不記其他獨記明肅太 魯宗道敢言真宗常書殿壁日魯直及仁宗初於知政事天下 以明大義可以殺大好亦可以四大亂社複終将賴之矣苦去 山論談雖至割心碎首歷血流陽而不碩此可以决大疑亦可人物論 諭日國打正臣社稷之福也夫人臣依阿典忍城口自持懼雷 爲呼此可知其骨類失夫武氏之問后之從遠未决也得京道 何乃止后告來發先帝行宗道以後子之義引却之逐為故事 臣請立劉氏七廟后問前字執衆莫敢對宗道獨進日如嗣君 后臨朝問武后何如主宗道對日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有那 而大疑以决七廟之請聊以等大臣耳使一狗之則繼此而如 然而尽於物等就之逐而卷舌衛最降位養成獨監則社 鱼頭象政 陸大成

> 自待失是故阿意順指語號而不言者經爲若建中之給首從 是無限之十官無關親之心自是而趙氏無動提之原國家俱率 自是而劉氏絶觊観之心自是而趙氏無動提之原國家俱率 是稱也後世堂隆森厳專平隔絕臣之視若如蛟如龍立能呼 及風雷漂蕩山岳而召取然之月若繼輔妨熙惟思一旦而桂 及風雷漂蕩山岳而召取然之月若繼輔妨熙惟思一旦而桂 及風雷漂蕩山岳而召取然之月若繼輔妨熙惟思一旦而桂 及風雷漂蕩山岳而召取然之月若繼輔妨熙惟思一旦而桂 及風雷漂蕩山岳而召取然之月若繼輔妨熙惟思一旦而桂 及風雷漂蕩山岳而召取然之月若繼輔妨熙惟思一旦而桂 及風雷漂蕩山岳而召取然之月若繼輔於熙惟思一旦而桂 及風雷漂蕩山岳而召取然之月若繼輔於熙惟思一旦而桂 及風雷漂蕩山岳而召取然之月若繼輔於熙惟思一旦而桂 及風雷漂蕩山岳而召取然之月若繼輔於熙惟思一旦而桂 及風雷漂蕩山岳而召取然之月若繼輔於熙惟思一旦而桂 及此東之大東南東本明代國下有遊轉徑不得迳至 之必死夫人主亦有遊轉億人臣以龍縣待其君必不以魚頭 之必死夫人主亦有遊轉億人臣以龍縣待其君必不以魚頭 之必死夫人主亦有遊轉億人臣以龍縣待其君必不以魚頭

生事一女主乃能舒骨便之忠止再恣之斯决大疑寝大好明卒爲豫且所图也孔明得君如此循有未盡言者乎而况一鲰

無不盡夫乃東征之來不能迫使先主收於陸碰若白龍魚服易科平故昔孔明起卧龍之餘結魚水之好宜其知無不言言而雖常即言之而不盡吐者喝馬若轍中之射魚魚頭於政可

大裁定大策有社稷功馬魚頭參政之名自其照耀

将平成循點而不言者洋馬者承中之條魚遇事激聚口将言

哉信乎造福於社稷者大且遂矣宜其名昭天壤乎雖然亦有 知也仁宗之爲少帝即中宗即未可知也而安能見此太平 即古縣魚之中不儉丁此馬四十二年之間天下熙熙有為 直培士氣而真儒軍用打號面變化之妙至干忍烧羊却歐給 宗之功也彼漢唐英主如武如文如憲豊不亦號稱納諫耶如 終也誰貽之哉同門照頭奏故則明肅之爲吕即爲武即未可 魚雅之景象而上少乃臣亦得以春和景明祖與智花的魚盖 以輕徭薄賦厚民生而問間樂業無動魚顏尾之劳以忠厚正 有臨淵美面之治馬克文網先法禁即然有察見淵面之戒馬 而不下在劉氏也不為接卷之魚而為點額之魚在仁宗也不 彼方無海染指於随門而吾遇有以枝其口噎其候使之欲於 **骨鲠也一則日唐之罪人二則日如制君何三則日夫死在子** 則頭角就而風雲生其不正六龍之位幾何我而幸有容公之 失水之無也是以敢言直諫者對至冠率王禹併田錫之徒欽 一初承五季之後士氣感奉奉於富貴之何惟恐一鳴椒斤之為 可謂社稷已夫厥後明肅既殂嗣皇或政布遊幸原玩好趣然 已聚聚平日武矣使在廷諸臣皆平勃之順從無王陵之廷争 直上朋與而魚頭念政為之首當別后之稱制也和誤事與心 後能楊等鼓類以批人主之遊野而人主亦往往慢容之於是 為泥蟠之龍而為天乘之龍此誰之力我則鱼頭珍政為之也 其死敢非避殆刑罕儒曹光實之流耶 遂上 益匪 獨看傷為 范仲亦所排而喜功無謀郭進亦料必收 命與日脫婚來運功顧而見原別皆有子大其家宣仁皆后見 世言百里皆能化惟人不能非也而瓊范是召並火年無賴亡 西之自出子為動香作草澤名與自花春頭子懷較不速二定 人物論 王們 八卷終

任不亦危乎是知仁宗之有天下四十年者其效未必不本 更常遠日盛必成日止仁宗以初中之賢而欲當國走多親之 |難以計去丁謂而置有大功於社稷也丁消賦性養回好行於 除放益不過平定平一方誅我權多是能原清平宇宙故王為 直腸潮陽之刺一行發飽麵黑之歸腹使直宗如若傳也公政 大臣之功能操除短盗者不足重惟鉄数權及者為可於盖操 吃此自古禁鱗附湿之主致想於龍吟尾騙之期也 易以成此社稷之功其视太宗之任日端不動之卓越干古非 **亦金中鱼工乃書其名于段壁而要權用委任之仰之書納正** 推勝之中一座經聖君門之原輸日舎之翁一怒機賜匣中之 王胄之去丁謂也 高理定是石其朝 柯維騏 桱

史 287-166

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側但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 出境契冊渝盟增以嚴整在位四十二年吏治若納隋而任事 輔臣曰朕未當人以死况收濫用辟乎至於身人犯遭害 古令人物論第二十九卷 庭或此立殿下夜機思勝焼羊班勿宣索大辟疑者皆上誠學 自漢以來稱守成令主必曰文書置不以仁厚恭後延重熙要 止於仁帝誠無愧馬 壅束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騎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日為人君 茂殘刻之人刑法似級她而央獄多明名之士國未告無敗俸 令上職嚴常活干餘更部選人一坐失人死罪終身不選好輸 半戒勿宣索恐膳自此成城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肆疑者皆 以是為然私皆服落准惟帶食禍多用網經官中夜機思落燒 有司請以王清舊地為御苑帝日吾奉先帝苑園循以為廣付 調輔臣日肤未曾書人以死况敢濫用辟乎至於以忠厚待士 禁之澤即有宋仁宗果何愧矣帝在位四十二年官室死園無 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器禱禁庭或號立 四增節熊私常服於灌着令諸州旬上兩雪遇水早則沒養其 物諭 二十九卷 前中 鄭質 柯維縣 元直 帝職漢府之失德且又養逐言事者以針天下之口致天下酷 賴之者故其棄群臣之日天下咸路祭恭栗感動飲飲其生也 勢手不指揮口不煩言當與地伴與與天並盖社稷長遠終必 古軟協不敢申一喙者将二年蔡襄四賢 仁澤是以逐人請題是人納欽中國莫安有倚太山坐平原之

為正學倡斯又景所外線者獨惜関雕化飲不能復三代之治 夫以至誠待夷狄視累朝不加便太乃若稽古石文表章奉奉

仁宗即位始馬恩出太后既馬政出大臣吕夷簡順父出母致 仁宗 顔 充

稅因月食而放官人因大旱而水五言瑞典年而却草木之此 世之所宜聞者自親政以來率多善政概後苑之凌減畿内之

不肯之詩要非處

态民與而出通天之犀精心者 得以應天變鬼恤民力以憫~ 無材者殿力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以共培四十二年 脈之膽歐文忠經時文之怪秋武是成廣南之功濟濟智者出 賢之進如茅斯核小范老子主造事鐵面御史專彈効黑王相 俯畏人之意昭然有及多者農曆中急於求治雅用元老而無 公在樞家間羅包老任要府富鄭公善北使之股韓魏公寒西 刑慎私華之用鼓元氣以雷域中騰百川而兩天下而仰是 窮中夜忍一羊之皆強私服洗濯之衣絕苑囿之好謹大辟之 入物論 一十九七

被尚非私念累德其文學更治亦豈可少哉 富人之誇乃同姓不避嫌所致以彼詞至姚叛達生佚死尚每 文宗而挺挺大節羞效世俗浮流以激榮利此貴恒得哉约陥 自古母高才能文章者率不能有街立去楊億劉筠並擅一代 何求乎見迎臨精善書命躬直道不為實勢屈楊劉之亞與薛 祭其死也哀待與休光 以清潔聞子宗翰以治理者而三世之賢得非先聖之道澤子 民老勿三相率有賀其惠之在民者深矣哉 收功名亦在西邊多惠政其并開封雖頗嚴煩劇再為滑州海 蔡襄王素余崎好昭陵賢御史襄数論治體推韓琦范仲淹之 **松稱首及帝展后引張慷慨網常賴以扶植者多美道輔父長** 首幸有陳官礼道輔梅謀劉随曹脩古皆端人正士而道輔木 大聖明道問天子既長而母后稱制可為一太息也主盟國是 **废曆之治息有以也夫襄精於民事吏不敢欺靖用兵黨後奏** 為不可用益仁宗錢於水治數君子提網振紀而於持之本由 質素請罷不急之質論仁宗納二女子為非靖點及東王居不 李妲王會張知白杜衍 升近輔 楊億晁迎劉筠薛映 蔡襄王素余靖 二十九卷 朱 柯維默 宋 Ţ 史 至以政績聞天子曾日就在蜀吾無西顧之事其被炎夷如此 遇之時然也馬附制我之策後果符其言而醇文與學爲世色 傳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輕米語之節蔚爲名臣所 仰錫月没之後特隆優命以對直操與答點固位者異矣缺 能用其所長然籍終至絀免随数遭聽斥何其才之難得也 楊維宣得事美式 **桑渾厚有容芸處板人物樂善不倦方之諸人其最後乎** 殊籍随得象皆起孤生致位宰相籍通際法令随練習民事皆 然有大臣之際馬宋之賢相莫盛於真仁之世漢魏相唐朱璟 惠豈漢黄次公之傳與晏殊喜薦校時賢重得象渾厚有容並 雕籍王随二人者竟敢不同皆宜於治郡及為宰相乃弗滿 稷臣於斯見之知白行勁正清約皆能斬情名器裁抑僥倖 近習不敢窺観而仁宗君徳日就章嚴亦全令名古人所謂必 章嚴臨朝頗被其才将有事制之意通曾正色危言能使官官 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皆賢相也四人風烈相似方仁宗初立 流長者慶曆朝多君子治體寬松茲立無助共 田錫王禹傅張沫 晏殊職精王随童得象 晏殊麗籍王随章得象 童得象構范仲淹可謂軍厚有容即 一十九九 新 宋 史

į

國來當隆盛之時大臣必有者艾之福推其有餘足此當世家 及以折衝架備於千里之表矣至於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 **愕我文彦博立朝端重顧黔有威遠人來朝仰暴鳳采其德華** 粉再盟契刑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華仁人之言其利 依達曹利用以取識方夷簡在下俊諸父家正以宰相才期さ 夷簡張士逐皆以儒學起家列位輔獨仁宗之世天下水平因 人臣之風又能享高尚核界平之秋至和以來共定大計功成 更執國政三世四人世界之盛未之有也 悉以固權利郭后之廢遂成其君之過聚谷莫大馬雖然召氏 及其爲相深謀遂處有古大臣之度馬在位日父類務收恩避 時制宜濟以軍厚相臣預有力馬士逐練習民事風蹟可紀而 輕崇利仲尼日吾未見剛者三若子近之矣 就不大用馬們不見容錫僅得談議蓋獨立者多關歷信道 主非即王馬傅直躬輕論與錫名齊醇文與學乃餘事耳張諫 田錫仕太平時奏上書極諫常若有朝夕之展謂東治世危明 然皆就沒自信道不論偶故不極於用云 以厳爲治熟績草爾而遠不忘君請除賊臣之疏天下快馬惜 物論 富弼文彦博 口夷節張士遜 田錫王馬傅張沫 九 朱 ħ 史 史 在前而有所不遜雖立言重略而有所不能屈嗚呼雖古之息 對便殿之數語性矣我主要臣唇臣不敢爱其死之言重要 鄉公所以能為是者人皆語其供冷多聞之功余獨有取於 乃单車人不測之房庭詰其君折其中而服其心無一語火風 公發然請往入對便殿忠激於心義形於色仁宗亦為之敗如 冊練里兵魔境使者之來詞意悖慢擇所報聘無敢行者獨 名偃與情後之識者乃謂於懷顧應火建明芳博膽大不能 **建如仁宗所料是当足累其平生即** 大猪烈日華嚴惟是心也事水其必濟功水其必成雖非 物論 富獨文珍博

凝峻名聞四夷語曰猛虎在山襲聖不採元夫鉅人之為人國 學並軍非天欲放民便數十年免於丘戈之衙與艾彦博手来 天赦是年短其實潤潤之策契刑請恩而務異日使馬之功與 富獨之生也異我景德元年其母察然旌旗鶴服降于庭云有 **背而宋業教夫書日番番良士旅力院衔我尚有之豈不信然** 退若朝野倚重感望而降弱彦傳相繼以老儉人無忌善額淪 新 編

重固如此矣夫兩人者皆忠亮果斷有古大臣之風至和此

前量謂讀國史至富鄭公奉使一事未曾不私切條係也方象 二十九九 李 赤 史 287-169

誅奚疑馬盖所誅者少而後有所懲以致所全之多故古之法 将重於師者数千萬億人之命繁於此一人若致於覆亡則當 權三十萬兵胃炎魔物故大半豈非天我豈非天哉 最後應南将馬交趾無功盖有幸不幸為青行至巴倉羅彩氏 華齊崇顯者然首郭達先後登政府尤推名将二人均有知及 照竜十一時號為知兵錐南征無功用遊其長又何充馬 達两人耳青在邊境凡二十五戰無大勝亦無大敗散後是為 宋至仁宗時承平耳之從卒至政府隱然為時名将惟青與都 使何以加諸 南之功亦本於匝中之劉與王之時大率然也今秋青斬陳四 爭動横行於江漢唐季獨河陽之捷由於靴中之刀宋曹梯江 師獲則将誅未有能改者也春秋之時楚敗于城濮殺其将不 仁宗以來元吳禁祭為邊境無故廟堂加意兵事而行伍累功 而行為亡不旋踵青亦可謂知兵美宜平見稱於韓充二公山 鬱中人賊致毒水中飲輕死忽一夕 具男子如送游其奏達 土其後敗于即陵殺其将子及用能轉敗為勝以務為疆奧西 一舉頗若可告及其識量亦過人遠矣達料為懷敏之敗如船 物論 伙青郭逵 状青郭達 二十九大 劉定之 遇而爭為激切以自於詡故考其至言敢讓人人能表而經過 其賢哉 **譯說很屑模據接致國是湯格雕所底定馬竊以為過云追云** 昌者耶 寬厚億不欲以小過鋼仕者於盛世斯非夏候勝一內古之必 皆如諸范督而其爵位並顧要非偶耳考仲奉好施與為政尚 昆韓億不悦櫃人小過而至子知其後必大皆盛德事也億容 王們日昔東安夫當以職罪鞠人史氏以其仁心足以雖乎後 宗虚し本下言者益婚而進言之義日益華矣獨孝肅持議 夫宋仁厚之治東禮之朝也于時士大夫隣位其該率自龍士 趙則忠屋之是尚此二公所以為賢也 公之謂乎夫嚴察者恒苛刻包則冤猛之相因政介者但痛必 東云包龍品論應家者輕云越清敵所謂民到于今郡之其二 古賢臣多美皆非庸人孺子所能知也今庸人孺子諭嚴明 有宋大臣閥閱如苑仲淹韓億兩家豈不誠鲜哉億諸子雖不 人物 論 **丁位公府而行各有適峰這於同維適於正續適於嚴鳴呼維** 韓億 韓悠 包拯奏議序 包拯難忭 ニナなと 周 柯維棋 膇 Ţ 奉 珋 脫

談皆草重較者不容以不講也真體國者之言我公各嚴以至 致化天城不可以不聽議日食地震其他如取士權税刺舉諸 絕內降應蔽不可以不杜議重對發恬退不可以不致議限年 **地議商指地財用不可以不節議並完食使俸不可以不抑議** 以不信議太形迎監司不可以不重議去許雇民愿不可以不 故自釋褐至發政府而仁宗倚养如一日其言多録用為夫權 本之至誠歸之也厚益無乎護務除沃之良而社稷之長屬也 董誠之職言官也言官也者以諫詳立朝上而君德之成敗下 古人處臺涼之職而以直発聚於當時可謂不看其職者失夫 孝聞而直亮公清終始一節至今田父野老循尚能誦其姓字 之斯自己是進言之義也不容輕也孝肅於是乎有取馬故國核 於輕重之分也的於緩急之序也達於時務之宜也究於機衛 忠貞之節東剛直之心作敢言之氣以靖献于天朝而後無惧 則天子将安賴之幾何而不戶厥職也自非忠義養植於天性 於言責夫苟依阿澳巡以偷禄取容而已耳與時浮沉而已耳 而生民之休城中而君子小人之進退舉於此乎閱焉故必屬 有言語不信我 則公之所以昭昭於天下後世者將無艾也孔子日有德者必 物論 趙作鉄面御史 議建太子會胃不可以弗後議網臟更大臣不可 ゴールを 屠 隆明

蓮課無常職固未聞有所謂練官之該也而亦何至以直聲電 之主而下多韓言之士於是天子不得不設之諫官而以言責 於天下如所調鐵面之號哉追三代告邊風寫世降上無意言 言庭懷以来人之說當其時則大夫諫士傳言庶人議於野商 鐵言為之設置語之鼓敢諫之木肺石之盛和顏色以米人之 超非以剛介正直之士遭遇仁宗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 者聽能獨持風裁以伸塞跨之論而以直聲震於天下哉皆宋 奪人臣之氣而燒其所守於是始有吸管最嘶喔咿嗎呢以取 端增氣足以回萬乘之心而寒好諛之膽是御史之為職亦其 又日坐平廟堂之上而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陸之 之職者故學稽古無所謂諫官之名也是故先王喜正議而樂 而全驅保家者聚而児天子威重於問遭勢重於干鈞充足以 重且數矣傾天下之士剛直者火而柔传者多之身御園者希 百像就朝綱而肅憲度袖懷諫草而莹閣生風手出彈文而朝 主封駁之司嚴轉擊之任錦衣軍服鉄簡銀魚以付天期而斜 問而與天子争是非者讓官也如此乎且實之際也乃御史則 乘與則天子省躬事関即屬則宰相待罪如此乎其權之重也 属之矣堂諫之設固直道之衰也而世之論些諫者有日言及 買診於市史在前書過聲誦詩諫工就藝事以諫是故人無常 **責在発源於號為鐵面御史鳴呼御史若閱道斯其無負頭官** 物論 二十九卷

尚乎哉孔子曰樣也欲為得剛又曰色屬而內往實語 根據之好年不可動而超鐵面則落胆夫武夫悍将權兵福 湖着理輸之直之數公者皆所調鐵中之錚錚庸中之佼佼不 者者沒難發准南之誌二鮑飲貴成之手李府伸破柱之威器 以謝過者有美臣子駢首於請室者有美性共清獻公之節至 以持禄取谷而思鐵面之臣則汙顏無地矣甚而天子且改会 長強寒而以鐵百有產於時者也閱道之氣節豈非數君子之 官被如鬼如姑而亦不免婦於鐵面之勢鄙夫儲士掛口結正 鐵面則屏氣夹大臣權門依為龍雲為城孤社風之勢曾絡結 乙屬邪類屈軟之指接直醉勁氣磅轉胡者而威望表於天下 不與於過激風来嚴毅而不病於大削法原態之得擊象辦多 該之志·勵獨立敢言之標而遭際昇平對楊明主言論慷慨而 息而莫敢誰何而風憲收聲霜威棉地盡失以是人而列之諫 要吳梯清稽如脂如常以繁楹奴顏婢脈可口如熟自同立使 是故口鄉天語自帶霜威何其北也天満貴成豪華的盛而望 也污蔑銀莹就甚馬而又何鐵面之足云也閱道風視也身直 之馬輮下之駒抱葉之寒蝉以獨張甚而如杜欽郭来者流當 者制方面不受約束而亦不免各於鐵面之威嬖人接幸出入 於王氏除妆官醫之利而直攻成帝陽取寒將之名斯盖奸人 一元者也馴至君徳日敗國是日非大奸盤點而不動衆正用 物論 一十九卷

變節者矣其有不變者則伏丹潤雙寬速後光而正氣銷磨以 彼巴之子和之司直公之謂矣雖然若死表也臣死影也表端 屬而天下有以懶其威執調清嚴公之剛而可易為者哉詩云 盘而易銷而天下得以賴其後樹立於平日者志節愈久而謂 之手豈不爲勢屈不爲利誘者我而又安在其爲鐵面也清財 於八関十六子之都韓瑞能接将帥之賊而不免毁志於歌伎 而震撼折樓之自非烈火之真金百煉之精鋼解有不靡然而 則影正君仁則臣直氣節之士何代無之人君不能培植安全 其不為無畏諸人者幾布矣故剛直也婦激於一時者意氣易 持身之節嚴矣惟無物者而後伸於物此其所以能剛也不然 所為夜必枝香告天治心之功審美人蜀而一琴一鶴以自随 十て剛陽者能爲之有来璟之貞姿動骨者能爲之関道置き 公之鐵面吾知其不易為矣必有龍路之忠肝者能為之有比 能如終保全之此直臣之所為威激而思香者也然則閱道之 **唐介之敢言張昇之孤立包極之笑比河清及趙權之城而必** 而不免改節於貶竄之後劉極雜能碎王階之首而不免朋附 能扶宋公之舊而不免丧氣於過來之時元預能劾內待之奸 内在是所謂王表而石中者也羊盾而愿及者也故文之無畏 小人夫有欲則不得為則而動於意氣之私則或死而為色屬 又安望其臣之能直也仁宗誠恭和易容受直言當其時告 物論 一十九七

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失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官线成嫌於 朝廷大體長者哉胡宿行古之道通天人之學世號鉅儒至去 張昇戶賣妃柳宦侍沮內降不附時宰非遇仁宗熟諒其忠直 雄以唐文皇事終於魏徵觀四臣而評輕坑逆心或不能堪而 忘猶古遺壞介敢言聲動天下斯古遺直也夫聽諫者明君所 ·孩為開封其政嚴明民到于今稱之而不尚苛刻惟本忠厚非 東部可尚老而仁宗之能容君人之度不亦信失哉愚故表而 恕其患不亦将故奎料王安石於未用可謂善親人於之退介 包拯長奎賴抃唐介並以清操直節里于時極非為政陵而能 孔子所謂剛者子奎博學清重君子人也非所至苦治民思不 出之以見當時一代之盛云 根府活萬人之命作及子孫宜英 之死皆以安石故殆養蹇匪躬者耶 上宗容之無味誠盛德主哉机 介于強敏恕介孫高行不閒家於有足美云 丁趙界仁乎盗贼義行於僚友其不校歐陽備力馬辨誣以全 包拯具奎趙村唐介 張昇趙熙胡宿 包拯马奎趙朴唐介 干九七 世孝淑問介子難進義問 宋 柯維棋 朱 新 + 九者以為善祭彼已休兵息兼常機開奏而無遺鐵亡矢之告 幣和終宋之世常為與國後世族成敗者又率右范而左韓右 州學之敗即魏公亦不免水川之敗而是平以二十五萬之本 之論戰則劉平有三川口之敗夏顿有豊州之敗葛懷敷有意 來釋利偷樂展岩以徐俟其豐當時多難轉而是泡為易就至 以戰者危事平定難期挑禍放擊徒阻内向之意欲以思信招 力弱賊有輕我之意而我且不支飲併力一舉以圖永是范則 藏不被兵仁宗經濟侍臣就問方者而魏公文正公各以策上 釋則以屯二十萬重五語中界凝然剪日威士氣日傳且勢分 信哉忠珍世濟其吳機相位宜失 物論 韓范評

琦嚴之裕如卒安社禮人服其量歐陽備稱其賠大事快大議 當中慶曆元美此平全師屋發達城陷沒藍自搬選背叛之是 知人也神宗之知弗速而琦弗得行其志於熙軍情我 仁宗已属意柄用遺便前之日卿無人樣為朕自知之是何其 兩官誠可謂社稷臣考其平生朴忠不避姦險自爲學士師通 韓琦輔政於嘉布治平間內外報軍黎馬豊樂且再定大冊調 垂紳正物不動於色借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置不 我六十年機運父子無歲不以和請而鄜延運原環慶之間無 沈津明 新 編 史 287-173

以全盛之時而不能制養爾之畔城逐便其後靡所能抗靡所 矣又何險陛可慮而不繼之足患我計不出此而一意于和卒 知魏公之足以了此也元景奉族而行不過五萬吾併力四回 之而今魏公文任之奚有謹嗣之任福耶吾徵自豹城之徒而 山断贼一臂賊縱阻河負山窟穴完固吾可操数月糧而得志 環慶鎮原當其前即延麟府華其左吐蕃回統出其右先復横 削大過以展易之将馭非素無之士是以動軟掣肘倘魏公信 兵深入師老糧皆為可震耳不知當時非無兵也患在藩鎮損 賜爲何以舒華及之氣鼓戍卒之心哉此愚善以為和之一字 夷極矣更欲有且姑息獎以王爵贈以金帛覆城不取而又加 破西原很将将更奉食審漢情號改元此而不緣中國之體陵 元昊父子以叛送餘學一舉而陷靈州再恐而銀級割陷清遠 而後小利幹盤者貴張其神器而緩近齒事後成敗可亡論也 計誠得也左韓者以為時出米盈驅無辜以幸不可必之功親 人慢書之及當文正之身不免而聚甲屯糧閱成無体柳中國 憑善且當時所謂小或者不過目現然不敞耳地形不便耳分 公徒激一時之務耳非長策也愚竊以為謀國者當先其大體 一士氣起四夷之玩心至以堂堂天朝而僅為么麼小脸之生 和防夷来替至不忍言 非際可為之機當幹藏之會養林 人物論 獨胎废肝之恥而實釀站即之禍者也不敢以文正之言為 一十九巻

言爲權而以魏公之策爲正

韓范經署西邊始末

沈一貫明

務則亦知魏公之議不可奪已應後之謀國者其亦以文正之 看亦以意在村里並得萬全以舉而不意當時不善用其策至 不能守而主京靈州之議者文正直見不及此面領王和議門 之势也王徳用請討而朝議竟阻之至賢如李文站亦謂中國 曹瑋當請討之直祭自欲以恩結而不果元昊始及非有極重 議論大密故謀國者雕定見制事太既故果事者鮮成功太前 則是而不敢為太輕則怯而不能為即西身一事方繼遷之死 大抵宋室之弊議論太客而制事太政視敵太重而視已太輕 不振積務之勢一成而不可及耶至是而始信魏公之見該也 个能守也視其與魏公並對有日以和議為權宜以戰守為實 和不易使中國矢一右臂宣請建紹之際其監壞遂并關應 N. こんを

史 287-174

萬餘里申婚姻結好河東諸養據兵五十餘萬以向環慶即日 闡川諸意思有夏銀綏靜宥靈塩食勝耳延瓜沙肅諸州地一 也至是仁宗野元二年乃曾是時元昊巴併哨斯雖青唐諸城 日趙保吉子徳明徳明子元昊多智野兵数諒其父臣荣非 銀夏綏靜宥五州而世有其人唐太宗時其孫繼遷内附賜姓 元昊之先夏州人柘核思恭也唐時討黄巢有功賜姓李氏鎮

震諸州而延州者夏人出入之衝也地濶呰陳土丘象弱而

述城展中牵敵人屯民营田馬持人計即欲出師請留鄜延一 策馳入奏之上用攻策期以正月出師仲淹不可奏曰正月樂 想賊衝叉大與宫田聽民互市奏以华同河中租税徒兵就食 也出仲淹日将不擇人所以敗也則大関州民兵得八千人 城而仲淹以延州為意遂自請延州先是邊兵勉至則官等者 知越州范仲淹於是维院貶則以琦樞器直學士兼經器以副 范羅儒且多與於是元昊詐疑欸襲低城下敗李士彬劉平石 路以佛格納琦亦奏两路並進尚思無功若郡延以牽制為 望我敗劉機宗兵灣學士趙宗壹記諸軍郊乃令琦畫攻守-中之議而韓琦自罰還與天子論西事甚悉宰相吕夷間推數 元孫三帥之師會大聖引去時夏竦先已與雅分鎮涇原陳固 從委涇原孤軍曾敢非計明矣詔仲遊與琦計之琦遭尹朱林 汪豈可令我師是露不若按兵觀學許臣稍以思信招機諸主 **亳又上言關中無術有如贼乘產而人而兩川貢賦非太全華** 販雅表不過五萬我諸路五不下二十萬鼓行並西破之可 伊港議而仲淹終以為不可琦又奏言仲奉意在招納而臣曹 也京師不得為依矣且舒過将為持重計又實關中兵令是不 一時晚之 寄於是凌漢民相連編業及人亦不敢窺住州失如 文練量敢聚暴出戰脩永平等時而又用世衛軍城肯制以 行深入即冠至人壁保令無所屬掠而已此完策也會元昊我 仌 然用其言使琦仲淹機四路之事開府涇州此两人名重一時 至是節制歸一號令嚴明賦聞之始落膽矣然賊雖数勝而 原琦仍兼恭鳳臣非環慶樹用並進漸後横山以斷敗臂頭部 乃引去帝聞之喜口吾因知仲淹杜也仲庵請與時同經及河 敗續於定州歐東陽抵渭州諸鎮莫敢出仲產自分淫來樣 報之籍日許也已而正美果大學凝鎮我軍淫原副将易懷 原羅新郡紅時少人早傷禄元吴後遺書仲淹約数仲淹亦 **竦龍於是分陕西為四路以韓琦仍春與仲淹領環废王沿河** 就與阻凍自守修師 面財生敢人吞我陝右心上後的仲淹納 應點無環慶文彦将領養州勝宗京領慶州以成首尾之勢 粉論

官而已然元昊由此愈不孫若当仲施對便焚之大臣以為仲 大敗子好水川福紀練皮散在則計級尚在本帶問也奏俸 元昊傾國入冠步騎十餘萬而福洪城少頗易之逐陷城伏中 **◆趁德勝告出賊後要其歸路且或目前達節制有功亦斬時** 而自行過賊果犯渭州逼懷遠城時機鎮在萬人命任福将之 號即可遂不進在時間之日無約而請和者謀也益戒嚴諸将 心本朝豈故其同勇怯哉頃之元吴納於仲亦何淹今是去帝 一般多兵火 火則難進多别難人臣見其害未見其利臣與琦並 回非臣怯願戰者危事有如失計恐更煩放月也且横山番部 一十七

史 287-175

無一當之者天耶於乎情哉 敵人開户後如脱免敵不及距今不可數而戰可以數而不此 避之終操制勝之權者是也坐失機直可為嘆息夫始如慶五 定武備漸倫斯又城此朝食之時而今東竟得請去不若則能 一段人攻群演託盾發電我強場無己時常使得氣去非力不勝 低承平之後論戰固難之矣茲范相之早計者哉乃若次第指 乎然好水之後雖将失律安科謂勿與知也而以偏禪為解す 曹秦降善平其魏東之也可謂經國之老成 應幾故念城之節 術余觀其在環慶時條約諸差如博養戲小兒平為中國用城 國有能制學無今是亦備我是徒最兩必不支必折而入我斯 而不制于人斯二者乃自吴標之而中國能與論勝行即倘中 諸将常喘悄自完也法曰無所不脩無所不察又善戰者制 條命世者其計畫亦受憂乎不相入哉夫元昊姓善兵何害不 稱臣而不名羈勿治而已明年琦仲淹召還政府其后仲淹與 **健聚澳相仍力亦不給三年上書請款上亦厭兵許其奉正**妳 轉公琦之所為計也范相持重有体事務經理内地行漸攻之 州造學有故乃出判求與軍卒存級州西境後革論日古以東 富朝同受命行造得異用事西桑本琦因种誇誘首層降城經 人順城及細腰胡蘆諸告附明珠級城等族環鎮道得不梗求 物論 韓范經界西邊事始末 二十九卷

難之會元吳遭便與仲澄約和仲淹自為曹遠之時日無約而 請和者謀也命諸将成麼而自行進賦果犯渭州過便送時 五萬吾諸路重兵二十萬若鼓行併出東其騎情必可破上於 觀蒙不可深入時後奏曰仲澄意在招納臣謂賊入冠不過四 許之仍認與時同謀乘便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懷未能 大創販若鄜延以牵制馬名則是委涇原孤軍管敵非計而以 **示仲港仲淹言臣與琦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危事也當禁** 西地必由之地第按兵粮奏許臣稍以思信招徕牵制元昊上 分二八将訓練量敵衆家出戰倫水平等砦城青湖以小城街典 守遂自請延州先是詔分造兵各督領冠至則官甲者先出仲 龍圖閣直學士並兼經是以副多球云仲淹以延州諸岩多失 日夷簡薦知越州范仲港可大用遂進琦樞客直學士進仲港 **題與我軍盡出奇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任福将之食超街** 秦外大寒宜使香深城馬疲人機其勢易制且腳延落瀬安葺 港日将不擇人以官為序此所以敗也大閱州兵得為八千 仁宗康定元年夏人元異勉延州延州者夏人出沒之衝也地 官田議務邊在就食以省較輸展層元年正月沿江在仲港言 **順岩頭土丘集弱范雅义怯懦少謀元昊盛兵乗勝低城下師** 日敗續會大雪目引去韓琦初還目蜀論西師形勝甚然宰相 于九老

罗岩出賊後要其歸路且戒曰荷達節制即有功斬失福輕信

之琦與仲淹在只間人號今歲明受撫士卒諸差來者推接 難於汉近効范公之招來諸夷慎脩我傳樂真得效皇美師理 承平滋义精神大夫不開將各十本义怯懦不可以遠武势固 二公来一代偉人也其經各西要議論職不相入乃其威名成 稱臣上逐石韓琦范仲澄為櫃案副使命鄭散代之或日華 之度賊必平滑子總佑與番将趙明先擴之家引兵至其地版 愛之呼為能問老子仲淹以農西北馬舖砦在賊地版中欲城 至部即奏行過以切害傷質諸意聞其人馬為立條約諸差親 仲淹志在招叛思於朝廷何可深罪争其力上乃降仲逐知羅 白所無罪止不一官元具既敗福軍答書根時慢作派對便發 深博陷敗伏中大敗於好水川城收散兵得琦檄於福太帝間 足以悔服敵人竟以成功何哉曰将黃度彼已以歌唐 接威感思畏成不敢軟犯追增慶曆三年元具更名養育 與琦鎮兵選将漸侵橫山以斷賊替不数年間可期平定上是 駐逕州琦蕪秦鳳臣燕環慶有警則掎角而進互相為援臣當 冠益少慶曆二年十一月仲港附奏之與韓琦问經是經原並 今勿迫已果有伏大順配城而白豹金湯首不敢犯環慶日此 築皆具何日城成即大順城也或質以三萬騎牙或許以付於 州初元吴誘属差爲功而環處首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仲淹 之大臣朱庠等謂不當較通書又不當較英請斬仲淹杜衍日

夫若子木粉持之以**即**鋪之以那面區區馬善應白黑之 分分之生日者聖人學別至天至節章亦書思白黑勝石羽長之 後替大配則分別通也轉親公不分書思白思了調公員以不 王上之知灵益哉異益哉 **始矣嗟乎士抱忠智欲教力如屬于透殭以圖垂不朽者非賴** 九二七類也而日有國施之九五合章也而日有限自天由此 印我以彼為黑彼且以我為黑至于是非倒量白黑湖消天下 而其既也小人亦是其枝以用村子我以我為白被且以花至 往往立門於樹標檢白別太過其始也若干馬其東以持小人 壞何其盛也然任福之敗來朝旨以此於韓公而元昊之後實 心相濟情心不明卒致元美數塞不煩血刃功若恭山並流天 沮丧社根倉生之應深夫輔公之力主政代擬總裁數年提兵 羅城魔極中原非礪鈍信勇期一大無創以戊貽來罕則中外 不可不察也世之君子但知分之為分而不知不分之分子見 思白之在天下有分而滋以配有不分而通以分都此 在悖被焚也大臣且欲量范公子大辟官是時两公勢盖及及 直傷元昊於與州如下視為兎盖比飲哉所公見若乖與然同 大概也聖人所以分别扶柳其間意道不幸奉失微趣夫之 8 韓魏公不分善品白黑 李廷機明 | | 史 287-177

明也長處却顧事有所必為不動其氣之伸國有所必受不求 魏小者其人已 事于春色唇吻之間徇悄悄之小節忽昭昭之大衛惟夫老成 孤死而城完大奸既脱而天下晏如則不分之所以為得也然 之路則小人或可使為君子至其甚不可化然後何其瓊而乘八物論 三九月 · 動村核太平家輕成軍錮之禍往行相枕桁楊相推善類既於 君林也宗吸吸于月旦之部而沾沾于龍門仙舟之記黎此露 賢言於激揚之節然不過分别者敢懲壮煩之凶用含章之術 其禍之若是烈散盖君子之名不必君子而後知好而小人之 漢非亦心嗚呼被其始固亦相於以名譽相結以意氣庸距知 具院推其隆而抗其絕去其暴而不窮治其然故生獲而獨安 號即月為小人者亦級然有所不樂居之心而開其翻然日新 心系漢諸君子事為名息至為標榜其也俊励其也領及其也 去之候其罪状既者而後誅戮加局帝豈之發摘之明皇班諸 大盖亦容乎其間皇慶諸賢未絕不與爲伍而帝亦不亟取而 州也不亦過哉唐風之際九官岳牧濟濟民養而庸違地族之 五山<u>數藏疾國君含垢夫火年盛氣福心沒識之七常與小</u> 名之於用版為明禮剛品杂問問群解而社稷顏之嗟乎望 不分之分是干古不可磨滅之見 與交哉 范仲淹

宋史

話所由起也其為甲兵豈不壮哉故厨僕養養華孟败武成斷 接定川而不顧原等五聲直足以寒極寒之膽正本之氣且相 歸而不疑對便禁書而不懼細腰胡戲諸建而不止由邻涇以 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义曰非如大范老子可欺此一范破膽之 事所謂其國生逐當時若從其言元初軍網之禍不至有是烈 稱敢讓失疏河導湖裁損內降華夷稱敢為矣是以節欽 相書尤樣懷以釋相屬此而在位則百官有圖四論有餘華夷 希文方在諸生即以天下爲任權粉體務志何堅也先愛 量何宏也故從學於戚可文講究政理風夜不休及在制 歷然屈服况乎有訓練六将之規有積儲省羅之備受荒運之 也仲本調的子統仁得其忠統禮得其靜統粹得其名知子统 仁位過其父我有父風元祐建議攻熙曹太急純仁救恭確一 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貴便究其所欲為豈讓古人故純 之審類如是乎放其當朝雖不能久然先要後樂之志海內固 諸為孔明草應始見貼烈数語生平事業備見於此豪傑自知 此夹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為盡行其言 自古一代帝王之與必有一代名世之臣朱仲淹諸督無愧必 王士性 郭

吾之祭可勝道哉万其得意於吾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來 带渴死而名不得处也居士 日吾 固知名之不可处然亦知天 老於此五物之間是且不為六一乎客笑日子欲处名者平而 要易其號此准生所销長影而走于日中也余将見子來走大 藏書一萬卷集録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 息千古之邪說便斯文之正氣可以昭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 之居之文涉五季而與至宋歐陽係又根起之挽百川之都波 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八一何謂也居士曰吾象 六一居士初鏑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得退休於類水 敞如其音盖均有先王之遺列淡音舞而獎至唐韓愈氏报起 三代而降鴻平秦漢文章雖與世盛衰而舊如其言脾如其出 聖成八而不家傑者也真知言哉 而武備衰甲兵之弱戎且生心馬荷非有威名之将起而臨之 漬权敖東羽野兵校若斯平甲兵之在将也兄乎宋室東客盛 不必处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日其樂何如居士日 其何以雖敢心而固封中乎傳曰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 人之力也愈不獲用失脩亦不克冤其所爲可爲世道情哉 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日是謂五一耳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 六一居士傳 歐陽脩 二十九卷 膖

盖情之然所由情者偷亦有以取之也何也惟思其不宠於用 之事散厥後光起而完其用於元祐之初脩之不完其用君子 但能讓还也經區實用非其所能也吾自有安石也何甚重 於未老之年而及其平也乃求其所作五代史其意以情與意 神宗曹司馬光於散地而其脩實治通鑑自為之序兼歐陽條 此五物俱與日盛庶幾僧其展領馬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後矣 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例然哀之賜其態骨使得與 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 學心未老而先素於五物於雖然苦日 · 然往而不點雖優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 而有意於定是乃用之所以不完也獲職是也虧琦並雖與 且病失乃以難強之筋骸食過分之荣禄是将違其素志而自 日子知軒蒙廷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日 聚也其大者有二馬軒當廷組劳吾形於外憂果思慮劳吾心 物其樂且適也依常是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吾累者 食其百宜去三也吾有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後何道若 嘎日夫士火而仕老而休盖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 何擇我村是與客俱起極手大笑日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 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愛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思吾其 一也吾會用於時馬而記無稱馬官去二也壮猶如此今說主 歐陽脩司馬光 劉定之 史 287-179

昔人有言天之所命人不能通信改英宗以明哲之資曆繼经 平其未得者懼喪平其所已能也若乃光則免乎此矣所以故 **有光之學以誠為主自不妄語人故也** 不完美以之不全是以君子無當平其外者懼累平其內無見 其後惟愈從祀孔廟而脩以漢議為銀母之織瑕良幹之末朽 之餘皆闢異端於群趨厥附之際始馬學者莫能抑楊之也至 學經歷韓愈而與之並皆宗經而格爾述太多愈惟蕭語教章 馬不然并全美世可及武與微功名會更之念一動而用以之 非欲以表正其前日漢議之為是然近於欲盖而彌彰失脩之 稍為迎合之計以致此乎故曰惟恐其不定於用而有意於如 偷洋無辯其受其馬豈非脩义於大政當輔相位見面觀觀之心 而設嗣君專大統而厚本生於禮樂爲不合於直道爲不純而 正為不當別議事為琦等必不或異矣英宗雖欲領其私親何 同任政府而知經學古母如倫東義懷百哥動脩哉脩苟以濮 新仁宗以立為後之子而今也道其宗以志所後之人替先帝 百春史而脩筆削愈嚴食惟順宗一録者衛聖道於湮徵素維 是乃用之所以不完也及其作五代史於晋出帝所謂生父敬 目故口我自是議發於政府而群言交攻惟脩之縣各調者也 而為皇伯柴世宗所謂生父守禮為元舅皆及<u>複辨詩二王</u>之 英宗 胞 魁 乐所親以展號君子日英宗于是中不經史當時建白諸臣於

者也是故情以表微紀以别嫌經以叙宗則天下之分分而后 給異以義為朱仁宗育漢王义碑之子宗哲子官中以嗣馬 是備副之名不爲不义失養育之原不爲不深矣聲即位題然 定不然本仁以率親忘親匪仁由我以率祖忘租匪義斜斜於 子大叔日禮也者天地之經上下之紀人之情也理之弗可日 帝一俱逐奏宋秦豈不太可惜重 自裁決常出群臣竟表其明春又如此胡天不欲延嘉祐之歷 雖好再受禪何以尚茲及設位臨政必詢朝廷故事與古治所 平盛德主也天吐珠於澤其誰不合州大百所屬固讓将終身 每商果本紀言至於厚陵之草國弗永未當不格我屬於日裝 **利原誠何心哉誠何心哉** 德何其益也彼情音王廣唐魏王泰賴觀神器婚操奉嫡送路 之命執心固讓者将終到而卒除帶位豈非天命平及其臨政 表雖以疾疾不克大有所為然便百世之下欽仰高風該吃至 臣下有奏必問朝廷故事與古治所宜每有裁决皆出群臣言 **伊弗克大有所為也此東海之順宗何異然順宗強國** 濮辨 英宗 丁九五 度道南 柯維騏 史 287-180

其於司馬光以為官事為伯王珪以為宜率先朝

福釋之韓琦更以爲然如鎮如讓如瞻如統仁如大防如夷偷 待期朝事属禮歐陽俯則引養服記以為當稱方通後立聽三 **電迎不以為然然則易為平辯辯之者重宗和之統明昭豫之** 制不得不尊君且親歐勝子何辭馬日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則 陽子推之繁有親也禮不敢齒君路馬髮獨有罰而况君所生 班已太戊外王河曹甲沃甲盤 東小辛小乙祖甲 庚丁兄弟者 是之謂也音奏自仲康維太康高繼不隆兄弟者二商自大車 天理或幾乎息是以君子重塵天而大報本詩日昊天門極記 **空承桃非草味與立之比則若我親我者固有在也是所當群** 非可易者盖得其常則為父子不得其常則為兄弟兄漢王於 乎推之緊有若也有親則思從親始不可不尊有若則全自君 序弗容弗辯為也或日聖人本人情而致治禮以人情為田歐 親則自藝祖而上四親之稀裕主 其昭豫世其穆未聞私小宗以養大統英宗郎為人後而私其 日孝真大於嚴父言重親也如歐陽子之對愛其為不可日非 者一也或日義以輔經情必由表公義勝則展者思私思察則 子為宗維別為禰父子相繼日世兄弟相繼日及固禮之怕經 一有一周至 英主之弟 醉方 医主之弟 瑜兄弟者亦如及昭士 仁廟兄弟也以少宗之干為太宗后則承正校接主要到子神量 石我也胡為了尼義以伸恩且輔君監國無金寒吠雅之憂主 元 哪與承自神乐而下

為所後者丧三年為所生者春此不易之是禮而濮王皆不之 我若信公安非紊日新鬼大故鬼小左氏非之是以有逆順之 則天下之分分而后定春秋曾日八月丁卯大有事于太廟時 ·本業其時或開起所富辯者二也或日服以為複雜稱以崇卑 烈是所當辯者四也條既傷藏以惡其相而又堅執以誤其者 不可而光族王以諸藩而后仁廟之正平乃若限制為人後至 說公羊高日逆把先禰而後祖毅祭亦日無明穆是無祖也胡 別服弗可越越次則乖名弗可特特名則緣數陽子所謂服可 唯有多才多數安足所設予省以為天下之事情與義均情 **建定啊丁傅之随即不惟不能上那三代而且自繁于光政昭** 也以英宗之賢明魏公之忠死延維衛是從而諸臣之議置之 展則兄弟不相為後祖神是而宗文皇有包乃若光武之不正 日宣事悼考重稱孝崇當時廷神不惟不能匡救且将順之中 南以上原為實英宗外無所接內無所足其視官董中居何如 氏法之是以有世及之論夫傷以无而上弟以無而先婚循為 勿扇平假母后手部封濮王為數是誰業仙游並稱爲后世 南類君昭烈之不帝欝陵王要三代以下所僅見其志固可則 然是所當辯者三也或日漢宣聖自外以入授神曆唐中虚智 除不可没其義有可盡非即日廟定則服定服定則名定名 5. **★** 287-181

The same and the same of the s

含情而從義義然而情或不必

之智執王奉之見行管夷吾商鞅之術人言不畏愛亂舊制喜	
志以王教之相兼李林甫之思懷火正卯蘆祀之姦祖秦弘至	
謂君不堯舜治不三代不止也而安石惟虚名無實行強辯堅	
使新念得志平盖實論之自古君臣如帝與安石相知極少顧	
康哉之歌可坐而聞者禁何以不晓事之王安石越次人對而	
神宗惟像惟動勵精求治便能用肾遂好以香大有為之志則	
神宗	有刑漢之風鳥
離禍亂日起借哉	東之才宋之中華文學法理咸精其能若劉氏曾氏之家學盖
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那佐日進人心日	不煩簡男而不勝見能自成一家可謂難失學以儒者而有能
涕者接踵而至帝終不覺悟方斷然展逐元老櫃戶諫士行之	世族子克自世科三劉皇華立言於歐陽衛王安石間舒徐而
入物論 弄老	一二九卷
青苗保甲均躺市易水利之法院立而天下胸胸騷動慟哭流	惧為來益所突此豈事君爲答從者哉が雖陳俊文埒於故奉
立常在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當遂以偏見的學起而乘之	以為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詔定樂中貴預列又陳日臣
安石入相安石為人棒棒自信知祖宗志吞幽前篡武而数敗	劉敞将學雄文都於逐古其為考工仁祖賜及嫌論上既事之
者老振置之不治官至不平进幸属精尚治将大有為未幾王	劉敞
稱肾以即位也小心謙抑敬是輔相來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	為乎辯且疑為
王讀書東宫侍講王陶講論經史軟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	則統門界正時間弗秩緒因弗承不假多言而國是重失又易
帝六性孝友其入事兩官必符立終日雖寒暑不愛管峻品二	之經也能端而經明經明而情順情順而天下之分分而后定
神宗	考之與于漢王無盡絕之理是放人之情也上下之紀也天地
新中 鄭賢 元 <u>五</u> 輯	示無已則有一為程于日別立蘇稱立于主祀則于仁宗無刃
	君子以爲然則顧養而思情去疑行無名髮事無成欲决疑以

國者子新法之行何望其能較正也及安石去位之珪實代之 升之陰功安石陽為其同以避清職二人措處如此豈誠心誠 天下者四臨川之脚爲也且又攻极交趾構想西及而禍天下 鄉俠流民之國帝方目安石為今之古人而不察其侵者生命 歌冊農者嘆於歐前者嘆於道路而躬民憔悴之状僅達於 官即看直般然皆扶術任数公弟疾所專任存王安石以間之 公死靜重鎮浮線達典憲與韓琦並相號稱老成升之自為言 而又非帝耶 帝而帝怒萬姓也偏聽則生姦獨任則成亂就習壞乳天下 吳福建干之書悔之何及吾以是知日恩卿等談安石安石器 於兵文将欲取之必姑奧之而割七百里地以界遼便甲兵師 盡口說客行其次後夢孤媚區層奉行致天下嗷嗷若蝴婚之 王珪門大之尚英家奴之薛向陳輝瓜牙之張孫李定相與全 **臺談為之一空夫表表善良皆以國事相絕致君子落落如** 求諸人以新法龍而應單三舍人逐英程顧請人以新法龍而 同思其不近人情道鎮諸人以新法罷而老成人不恤多果飲 **墨而其所用者笑寫之鄧統傳法之沙門護法之善神厮僕之** 人下喁喁思有所未息充力不速心同僚左聖右何至禁堂 服弱因生民欲相松滑交趾特為已 自公亮陳升之具充王珪 干地 魔里是而安石之街左 宋 見幾之明即鄉議論劃切精練民事青苗去行衛衛幣次次 富獻納不肯說類以國官事謂之思孝非即閩土自將楊以 郭掛之福申科也仁宗先期至者就天明得忠孝状工俸後象 心民事死衛不已難哉 至居迫不堪界恤也異為起海門屋打不變學者卒從而化 **大間利病旨空酸無用者截** 鄭術陳聚

務順百因信至於兵端以沮正人何候國之甚也夫琦實知安 思事行新法輕地少年争為競進老成知務者这些引退何其 石而對不苟爲同該二公在中書則安石必不用即用必不 乃與為其減以彰其被謀耳充不能引張賣亦多群者珪則惟 吴名王珪相繼東政公亮張琦專任儒安石以問之及安石被 巻更 本度一切依阿為于孫計升之在握審主條例司統得政 死傷哉其不足與有行也理客另同位於世何所重輕而陰忌 熙事初韓琦能相當新亦不久于位而自公克陳升之王安石 正人以神其思失之蘇都夫可康事君也與哉 員其行而公元軍亦必無以野其私人主論相可弗懷與 會尤是陳升之其文王珪 三十卷 斱 史 鍋

村維麒

部邊費安石喻韶不必盡對其爲問置特日惠卿之為礼耶夫 那之及不特司馬也劉述錢題<u>劉琦並以争新法得罪其職宜</u> 張方平初仕仁宗已被眷固奇才也司馬光調其文章之外無 其學術足以亂國故堅誅之安石奧若人酷相類華不遵任 懷公主脫着日録指斥之君父且然何有打百僚哉神宗問王 王安石天省見校人也為侍後時仁宗發其釣角符宴之非內 夫也雖然二人晚年力爭王安石新法何害爲老成人哉 得享能荣保首領以改而宋不幸受其植屬弘政之禍延数 迫以自文數世熟甚馬昔火正卯魯之聞人仲尼祭其心其言 道的裂失安石松腥糖暴管商往往見於言與行事何及接手 古人脩於家而行於國者仁義而已後世虚無功利之說與而 厚禄掩婀者何心式 可取耳目為會很盖包核亦學有言云王拱展才名不在方正 下然不免為 趙抃何 划所指摘况傾陷時賢久矣見薄於士大 大學快小官乃能爱國家華疏論群奏質逐第死而不悔當時 物輸 張方平王拱辰 王安石 台海劉述劉琦銭顕鄭侠 二爲至官三見點其發王安石之毀於未露雖官歐之智 三十枚 新 編 緬 編 足畏而微意可觀失自紹聖至政宣誤國之論盡出於安石而 是何据教也哉安石殺人與衛鞅等其文學首及衛鞅衛鞅 何如火正卯孔子誅火正卯不誅安石子安石幸免誅其男名 理何故下也彼哉珠夫録其苦節之詐文學之細府逐蔽其元 年令子孫斷骨荒屬亡國之华遂以終姓人蓋知自六敗秦於 之雷指爲瑞雷三月之雪指爲瑞雪其視天變若重雜之可仍 天命不足畏之說流禍左酷災里不言而祥端報書甚者順月 以常数對而上不之信遂託言交趾以解之雖不明言天命不 得奏災傷以散聰明而早乾華季又不可掩故七年之旱安石 情皆勉強從之而天變常數之論安石竟不能惑故令州縣不 神宗之於安石真以衆論為流俗以舊政為獎法以入怨爲常 可馬光言安石有三不足之說由今觀之實有四不足之說然 昼不為 株 珠火正卯士不謂非不非誅火正卯不非不誅安石 思教觉亦其苗族死而猶崇此緣夫也夫言偽而辯行僻而堅 賈似道而誅之安石首恩果魁特與宋城音不知人之心天之 王安石與神宗用唇政殺天下人经交國脈體割烝命三数 王安石 王安石論上 三十五 祝允明 中

以才敗罪華獨得以文際安石以才減安石由以升微有刻文 人假之日斯問於之大白魯之孟夢謂可妄持殺人無於也合

數咱何頭宜不靈也如是誅大敗不誅女石誅凝欽不誅神宗 殺物已補日雖殺者備要其首酒為飲且微其無聲非心風人 何無度数也 人院者必内諸醴或雜諸有安石以文學表物是體看而既飲

王安石諭下 祝允明明

将從之爲聖君皆行之而爰爲兩天行之而爰則亦可已然而 或云安石非志殺人期為聖臣以君為聖君世聖治也神宗亦

何以平行之安石意獨欲名為事要限尚傳說神宗獨欲為喜

三十卷

經高宗而已矣奚鄉乎殺人則國也追我然而神宗初望以而

為不肖表夫可勝許予哉 已安石一自堕神宗一座于安石終底于思歸神宗爲恩安石 主唐宗望安石諸葛亮魏後信能改過遷善為二片二臣斯

宋神宗當問王荆公以本朝所以字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公 思恕誠態此所以天下無事過大百年性陛下留神則亦天下 上疏對之其大聚云國家累聖相繼仰長天俯長人鬼仁恭倫 評 王荆公集 上編裝荆公甚此篇原其意則從末城夹 黄种昭

福也當時神宗統志為治學天下村之於公而惟言是聽

販巧許甚至為祖宗不及法天變不及長人言不及恤天下之 之及沒以財利兵軍馬先務引用內和排構出直頭迫強天陰 公常能以是数者而輔之則天津之杜鶴未必不與岐山之風 人類然丧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肆虐流事海內至於是官之 凰同為太平之瑞也奈何入相未幾果祖宗 百年之法而重要

A

以見觀人者不可遠因其言而信其行也 去之遠如此即孔子曰有言者不必有德信夫公平生文章高 際而禍死極天視向者對神宗之言不無辜髮所似何言行相 世大抵與其行事心術多不類字姑即其尤相背馳者言之

王安石為神宗學法大取民財政力而用之也在於兵兵之所 王安石新法 樹足之

即對君之疏與行事大相及起荆公於九原何醉以對

出力以役為官者皆無出力而但輸發官自以發作民應後名 收息十二秋又传而春黄之亦收息十二歲再收息則名為 用至打破逐而志頓事失取民財之法四青苗春任的林順之 一其實十四也名為貨價其實無故歲取民財也日免役几日

價以利其急錢之人民執皆不僅基而自役於私惟族為亦洽 自是我私等情馬治世之所不免今也禁其發情而官與之節 為均役而其實欲自無其他較之奇嚴也夫民熟皆不好傷而

世之所不禁令也免其自我而官與之惟暴以利其惟錢之

俾群小為之交種互麼於天下也抑原其始謀亦不過如唐太 宗於趙利可汗然太宗用魏徵先以養民爲務而兵自強安石 時過值逐有繁耀然攻之以卒安石之所圓而建以園影爲故 卒遣韓維與以七百里之地無得而有失馬若獲者置孤无刺 刑来之亡本代安石為神宗就破逐而已向使其不謀破逐而 阻悔矣然所援引共事之人固在也逼其故智以用於哲数之 鹿豕而 辟易村虎失其所孫以歸盖安石之技勢而神宗斯以 待其武而先來求地安石低回路斯為欲取之必固與之之散 試於熙河軍惇武在湖北熊本武於潼夷郭逵武於交趾首能 臣相與深謀客議而悉福異已者之論無非此心也打是王部 小用兵不用兵則不大取民財奧力不大取民財奧力則何至 學有所得而試於夏則馴至徐禧之冤得不備其失彼是者不 遼必先於爱又先於群小夷狄自小至大嘗試以圖之安石君 爲欲用於兵而後漢唐之故疆無不可也然畏僚之大故将於 何嘗為之損是其取民力幾於竭矣民財與力悉歸於我自以 謂漢皆枯民馬今使民養無害也然民既增保馬之勞而他勞 萬兵衣農也然今有保甲失而待哺之丘何當為之廢亦且不 五則民自爲兵而養兵之費不以煩官是日保甲編保伍以 即此二端言之其他取民財之法無遭巧矣而又編保伍以便 馬則馬皆在民而養馬之實不以項官是日保馬豈不以古者 物論

> 光點其民不及聽微失乃動以免費局公精口其茲夫哉 評 說出愛法心事

初仁宗時臨川王安石上書大要以天下財力日屈風俗日壞 0 叙宋新法始末

著等亡不稱其賢曾公光為之尤力帝意其衙之召為翰林學 英宗時数召不赴神宗即位於是自文彦傳歐陽脩韓雄日公 石權進士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献文水武館職安石獨石 欲法先王之意有所改易期不至傾歇天下而功以就先是安

士既至詔越次入對時上臨政圖治意就甚而安石盛稱堯舜

約束三年改諸路更戊立保甲法及行募役法四年更定科 職以不合出為河南府推官獨思布用事熙軍二年四月曹 必要思刺議之朝臣有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拆以堅帝意後 又以童惇為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事無大小安石 行其所不可當世者因為上稱周官理財之法立制置三司條 入物 衛 阿 "沙樓" 大道至易而不難因来間勸其擇術推誠上甚湯納之居無何 其事安石初與己惠卿定交至是薦之與蘇城並為檢許文之 倒司掌經書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安石領 之所急也於是安石以上排群議用之数指得其至東已欲盡 拜恭知改事因問設施以何為光對日樂風俗立法度正方合 **黎於末與軍始雕通商法九月行背苗法十一月頹覆田水**

毕以經襄論策武士五年三月行市易武五月行保馬法八月 帝亦然信之 非人得 現其意義 曲為附和 集得借資由是文秀 之則非所宜上疏控論之出知鄧州海既作安石益横安石為 行方田均稅法六年收免行錢初品酶以安石不通時華大用 村韓河宮河 马光吕公著歐陽脩范鎮趙非程顯蘇軟皆以 疾國群求去帝不得已為龍諸言者止起視事則持新法益堅 論新法相繼服去而已重辦曾希章博薛向等率致位温顯介 安石所為法獨變制科罷詩賦得之方田善為便民免後差後 馬圖上之帝爲罷新法十有八事是日果大雨而安石後刀求 無能者首意其計術多類此限軍七年夏大早前愛形於色飲 中使察之二人遊安石所陰結為助者還智言民便於是帝遂 等安石亦不疑也青苗去行上因韓琦疏論頗欲然之(會造) 各有利害其他大都巧為之名以用利於下或至朝廷與商雪 公言不足恤帝或意不能無疑安石度南然散與之共治必稱 去日惠即都總環立帝前論新法不宜配於是一切如故安石 父果於自用能以辨傳濟其說至謂祖宗不是法天變不足長 夏法民尤苦之惠卿性陰從故由安石進節得志忌安石後用 墨龍法度之不善者會鄭俠館所見東北流民状携轉徙之状 徑擠抑之而轉件數與無腳車輪度不能制器請帶後用安元 九相以弊終日惠卿代之二人守其法不火失而**思卿又立**奉 大臣之道可以相齊而不可以相思也夫有有相思之心則更 原新法山省各五五个日江人在一文五十日日以同思報 新法始終事甚詳悉不待幾敗而利害自見

既至數月惠鄉以罪免罷手實法安石悔之終月以不能識惠 不可如何乃日将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所割地幾七百里蓋 北遊人疑之使使來議辦事在及至再常以問安石安石度及 足財用後稍利用王韶能太宰開熙河擊濫夷欲以漸行之西 鄭也上初有國無之志而安石亦慨然欲以爲功故謀變去以 司馬光召公者並用為相元老者指多在位者於是保甲方田 征飲兵弱於疆場圖事始訴亦稍稍艾失哲宗初皇太后臨朝 市易保馬青苗免役諸法相繼而罷飲咸望之業猶分布中外 石谷免机帝卒用李富等大學征西及潛於靈州於是民歷於 上與安石所以勝固親信多在此然其効可晴矣至年十月安 花八年哲宗始親政群小果力排太后時事童悼台惠师皆 北紀平鴻臚水帶安民胎公若書引陳夏及唐五王率以及元 疆中國以制四夷奸人來之本亂天下九歷四朝五十餘年而 成峭康之獨紹聖以後大都祖述安石餘論要之安石志在富 盡機以恭京重貫之徒設其焰而乗之吸內事外天下學動逐 百日以紹述為事於是重複感事所行法而元祐諸臣贬斥殆 **哟南渡之宋云** 三十二

The state of the s

也介用判西京而韓魏公方爲留守冬不繼夏不南夜不就 **卒無成功宋氏之禍未必皆王氏之罪而二三大臣亦與有妻 刘小人之有才者以自輔而小人說衆遂至核亂天下之事而** 豪傑之士共起而攻新法以水工其所甚難天大臣害其功而 宋氏之治而成大功而富韓華從而掛之嗚呼法未行而先婚 之已不足以鎮服天下之心而児其所僭者又當世之望人則 大臣首以身當之而必求其無輕則介甫之法未必不足以與 不能遠去彼而從我夫其不能無疑而不欲遽從我也而一二 之所共發而臭知其能何者也故介南之法雖非所以病天下 而天下不能無疑雖所以潛國家之用而天下之安打其致者 馬以標夷狄之橫皆宋氏之所未講而大臣之所駭且愕天下 外者幾二十年而天子一旦首按而用之故不見以失策以新天 而國家之勢逐州天下之禍鮮不自斯人為之哉夫介南厄於 家傑之士又群起而攻擊之則新法不可以一日行故不得不 下之政而國家之所以倚仰而不振者皆思所以整頻之以應 大功而大臣從而壞之則天下之事始快观潰散不可以後收 其所短必逐之而後已故新進之士常樂於紛更以圖天下之 人之勝己而樂其無成惡其是以勝已則所以排擊而虧陷之 羊儿

评 不青介甫而獨黃體富諸公忍嚴功罪者未必心服益門之傳者又何以白其公議於天下也也此則介甫之所獨笑而不爲者也稱介甫之政者固元祐之也此則介甫之所獨笑而不爲者也稱介甫之政者固元祐之也此則介甫之所獨笑而不爲者也稱介甫之政者固元祐之也則介甫之所獨笑而不爲者也稱介甫之政者固元祐之之,以爲往鳴呼魏公果知王氏者哉而以自苦於學而魏公果知王氏者哉而以自苦於學而魏公果知王氏者哉而以自苦於學而魏公果知王氏者哉而以自苦於學而魏公果知王氏者哉而以自苦於學而獨公果知王氏者哉而以自苦於學而魏公果知王氏者哉而以自苦於學而獨公果如

○王安石龍役法 1444八 孫懲有明正是有過則相激之罪亦不能免

介南可恕而諸公不可深過也然當時有言新法之行

共可罷卯其不可罷卯愚謂此法無全是亦無全非可罷不可于國計民情兩稱便吳獨額夜之法則公自謂然不可罷赔喽

較如枚焚極満不緩消更罷一法民獲一利罷一法民去一室 慈華氨肌欲悉應其法以舒涛內元元之因温公起而敗茲易

發俯仰之費而更考漁鐵其間或至直不酬力靡所控告無論不可能僱侵交免乃錢數于官力輸于民貧民以力易錢為要而差無一 發免來卻奧皂混為一途則民病差後病民則僱役之子不任驅馳甚至冠冕之家簪纓之胄與守文之士皆計口配是未可以應職也夫差沒是失乃及弱之夫不堪恭掉紙禪

直不斷力即直且剛失而給不及時老幻嗷嗷待哺則民亦

至深速也夫古者辟召血替外並奉考慮賢良車及不明經被 然不以為意而獨傳然於此法之罷州公之情此可附也已屬 人祭其利害權其可否彼豆悔而能之矣故諸法之罷荆公怡 之法豈獨不良於差役哉法不可以奇因便民為上法亦不可 以時而給使富者出鐵鈴者出力貧民富民兩無所病則催得 斯之五書其法至今祖述之豈曰法自荆公均不可行哉温公 執初自用獨此僅為有見要不容以人奏也無之是蘇之城至 情爲廢典地宜為沿華此法似未可以樂罷者荆公之法大都 能者在與其他若保甲青苗之法無論温公即便利公東政之 而讓人何益當是時使有忠公之更持無權軍於上以時而數 之事非一人之私苟其法有可行胜出自荆公可也且車之不 器举而罷之好乃以人廢法平吾非私 账 一支民可以差役進之如當時秦晋長越之議此地宜也因人 役之非我要在上不病國下不病民而已大法因人情度地官 利去北等則此法之行罷之可不罷亦可異必差役之是而催 僱役病民則此法又不可不能大都差役僱役各有利害存其 **所孫聚七中者獨經義取士之法迄今未罷則安石之禍後世** 间馬不力也不策馬而策車何益法之不良人不擇也不議法 富者樂于惟谷者樂于差此人情也沃土之民可以惟後飲艺 輕變便俗為宜温公雖罷之后世淚踵而行之母亦有不可 三十九 制公特為天下國家

警易僱役以差役易經義以十科美權役之法族及旋罷至近餐古心則經義之害並沒鮮我夫僱役經義背荆公法也温公嬰床之徒皆得願名花計備之列逐便士習貴然喪其本真無知治其士習經表之害並沒辨我夫僱役之法族及旋罷至近得放工數本實界及應數有雅風自劃公創爲經義之法代行故工數本實界浮靡瞭解有雅風自劃公創爲經義之法代

阿門

本清臣張珠蒲宗孟黄春安煮 宋 史 本王安禮王安國 是以祖宗不足法也安禮安國官發其兄之說與韓維之非縪 是以祖宗不足法也安禮安國官發其兄之說與韓維之非縪 是以祖宗不足太也安禮安國官發其兄之說與韓維之非縪 是以祖宗不足太也安禮安國官發其兄之說與韓維之非縪 是以祖宗不足太而無具為人臣者不以私恩廢公議何宝且為 學歷之不足大布無具為人臣者不以私恩廢公議何宝且為

不無親政之初見應未定党已指責在廷左右形謀學日通忠

即他回道以端其志而元祐之治茶 無可守也清臣怕才吸

恐懼既树用首倡紹述之說以險國是群奏洞之衝火其障

₹ 287—189

識趣有可稱还誰立朝無附而依達熬確章停間無所臣正非 爲屬紳之禍爲至於與大徹以傾為京蘇軟者孫也助成手當 之法以壞人才調司馬光者蒲宗孟也許垂爲之事擊乌大防 聖等去之者優也清臣真小人之靡二子 抑其公字 我新 司馬尤吕公著

功野政府者何限也蔡挺出韓范之門泄機事於日相以自售 上安石富強之民行於心實延於紹置與利該兵之臣乘时立 是吃信之士耶王部偽奏整田希首停籠飲因開邊柄用乃以

八臣之道世

熬捉王韶牌向車案

新 編

山不就幸免王恢之誅後來握握持重蓋整行前車宜量祭平人物論

動去野財縣曲朝廷豈人臣過斯稱己之義耶薛向等訴取橫

种氏本洛陽儒家自世衛而下三世産名將額不其哉然為将 夏大捷足淡求樂之情夏入雖困而中國亦數矣老子曰住在 不祥之器其事好選王童之後並惟修禍有所後來我 种世衡 新

之道善謀為上善戰次之兼之者其世衛平跨电級州之役得 人人人們西師再聚禍結而不可解即方養臣董貴王輔用事

惟李綱許賴其人碩不能用師道師中持重之計而屬逐至 師道數課代逐不售無足怪者全層入悉大臣也完可倚任去

入的可 版也夫

宣仁高水起光公著用之二公米至限前法十餘事皆從中出

吕

中

之悔意太皇初年之盛心天下人心之公論也然謂太皇以母 公既至能青苗後常平禁字說等是變態軍之法乃神宗末年 非特確所能祖抑亦無待於光公者之建明非女中竟好手

平保馬戶馬可能而保印之法因其已成教閱以省在質獨不 均輸可能而催役之法去多取之數而度差役之所宜獨不可 聖之小人不可不盡去而風聖之法則主等者不必盡學青苗 三十卷

泰晋利差役关對利惟役各有利病不舒宪而連簽之過矣思 改子他日必有以子不改父之說進者又差役一事愛之大聽

可手新經字說可展而能詩賦取經業獨不可因之以崇經學 物編

史 287-190

于元祐惟不盡去底 對之 舊人獨務盡去無要之舊法所以

而為紹聖以後之紛紛也

吕公著

脫

뵚

公者父子俱位至宰相俱以司空平章軍國事難漢之常平再

之蘇季崇盛熟加馬夷簡多智数公著則一

之務嗚呼賢哉其論人才如權獨之稱物故一時賢士以於以 切持正以應天下

盡司馬光來甚群群馬以國家事為託當時大臣真光者若也

審矣追考其平生事禁盖中成之良相也然知子之賢而不能 **然未免於避嫌有愧于從祖云看也看統世濟其美然皆**

於崇寧黨禍何君子之不幸與

吕公若

新編

放其所建立安苦而浸陋大量不欲為盛德之事哉蓋其所 以其智勝之而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是而取勢干其才故也

有有不足故也于産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實服民其以

党為神宗言是在唐末五代必有典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 著不附已掛之如此時居鎮大臣韓琦等以論新法遭挫折孫 日公著王安石二人者時者相兼何其誠哉及安石當路街公

軍國事自蒙正以下四世三熱國柄世家之盛末之前聞也 稍脆指受奚待元祐始作相哉公著典父夷簡俱以司空平音 者帝他日誤憶為公著以語安石遂解中丞知題州向使公著

張文階

司馬温公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光薨朝廷謀所以追崇之於是

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

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皆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

児其下者平故自秦選而後更千有餘蔵而盛徳之士不作盖 成也是以耳心干其次以求大無失鳴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 莫如益夫子產且欲爲猛哉以爲德之效實難俱夫好高之難

也都是田里至于京師観者干萬環聚度嘎至干泣下降平此 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朝

人之所惡而去之從容指壓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失盖目

澳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站見於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應

以用公五可知也夫其處将公之門而甚王君之好德使以其 入穀勇者招敵智者召録惟有德而後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

干是其功德宜配在稷天下祀之而温者國也領不能祠而可

夫匹婦與天荒外及欲悍夫姦民心華誠服左右兩心各于太

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功烈者於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

内温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奏該即王仲孺為温令 進齊為公而國干温惟司馬氏系出夏安手獻王子而獻王河

物論

不用聚飲之巴日進民被其屋者将二十年方是時光跟居 原軍新法屬民海內醫動是言議論沮柳不行正人端士拍賣 脫 脫

0 司馬光子康 書子堂而刻之

洛若将終身馬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 為相或類许道路頭其母去朝廷及並以區區材智所能

父兄故其為功也不劳的物其之能無三代之亡聖事不作而 服無事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魚而天下從之治第子之表 為之言曰盛德之不作于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若不施而民 手於是度地作堂盡公像而禮祠為告於熊即使來使記之未

工之能有所立于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殚力招天下而從之

古之君子其身為卿間重而不為朝廷重尚論者惜之夫士君 即竟不起無乃與光異與日日随向退其受也非就禄范已奉 論也或問吕公著在元豊拜福客范鎮在元祐欲以爲門下侍 合則風夜蓋處以死斯其出廣大致有過人者動士文章姑去 司馬光奏疏几數十篇五事切其言直良田明於古人之學法 象賢不幸短命而死世衙惜之然原不死亦将不免於紹聖多 可少緩不至如是酷也詩曰哲人云亡和國於齊悲夫康濟善 述之說未聽行元祐之臣固無惡也人衆能勝天靖康之變或 院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與谷嗟嘆息淮忻皷舞是若田 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為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 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者也一旦起而為政毅然以天下 丁進則楊紫聲騰景 大溶斯民身之利害弗計也故讓不行則醉福客之命脫而遇 长是亦先且病矣天若作宋教遺一老則姦和之勢未嫌張紹 其幹也為中禮易地則皆然失 月到華孝霊海内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兩如解倒懸如 0 司馬光仰雍 物論 、司馬光 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族乾轉坤之功而光 三三十巻 縣相與發明功名於世以比迹下古名略 何三是明 柯維騏 Ŧ

人物論

不審恐司馬端明即先生知讀史至此未嘗不報卷而與日嗟

三十岁

下抑亦根古人豪心自二先生居各中各中人自相成日無為

華蒙堵的惟豪事親德器粹然不設城府而忠厚之風聞于天

不妄發一語而誠心自然天下信之盖寫行誠長者即竟天養

帆而高将之所悼也史稱司馬若督孝友忠信恭儉正直生平激頑起儲逸民之高端而聖若之所悲也範俗化民達士之安

į

異太平之續者為然差而無人覧時事者則惟然非心爲故主 是以表像當星照映来被而使朝廷之上所為恢張道理以刑 運鄉 是非士之高志上願哉而何至以成皎不鍋之行惟是為 鄉間重也士君子之行而僅是為鄉間重彼其風流標致非不

₹ 287—192

東田許工善養石户之養之流與夫雲蒸龍樂受澤九塚而

弦歌所至其雅敬而師事之者又無慮天下之半然而曾哀徹其董用幾极者三千人共列為高是有備言益者七十有二人五祀如風后力收發龍伊傳其人者融浔吾觀孔子大聖人也

墨村公山佛肸之属雅不弃也,大皇京衛軍李在公山佛

受其福士君子一日不在朝廷宣王之福哉故枕石敢流樓過

而弗獲大用於時也易曰并深不食為我心們可用汲玉明或不離嚴穴而行光者二先生其人與吾獨情夫二先生之不幸平二先生之望重落中也如此蓋所謂及不跡虧顧而名高身

衛門與夫勒發銘內高議雲臺者說得怕情源泊赴神物外如

訓據之矣夫其散居洛中也不過循墨弱軌斤斤自物云爾而 先生于洛中一意推任三劉選矣五規獻失內聖外王之各一 至以不善相戒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樂高亦且幾三十年彼其清風高節衛然在人耳口洛中人士 日偕富文為者其之會而発夫隱居謝聘逍遙獨樂園天像安 自帝不用二先生而二先生始散居洛中矣君實在洛丁五年 免夫應認補類川風練推官不熟亦不聞以安車清輸門の 工目而雅不属意二先生故以君實為禮客副便族收勒語以 君實惟判西京留室旋復致仕去應事物紹察近七日海等以 一先生有馬而要之非二先生意也假令當時之君若相起一 **君其相之明府也神宗倚安石為心膂倚蔡確旨思卿諸人為** 売夫少自推其才慷慨欲付數業而門生故舊初之勿找劫歸 洛之人至以不審相戒品謂非高賢大良到處及物之功即種 祭之三王为榜大子誠不以此易彼也二先生之歸老干洛也 然而夫子然不能相安于二三子之樂也而戚取乎吾道之弗 之用孔子豈有加干二三子弦歌禮樂雅客博雅相聚而樂哉 府夫子亦知二三子之師事其道誠尊而跡三邁五舉春秋而 先生身江河而心魏國立熟歌無意子天下者而亦之何也 去分之不用而區區以何德重望見推于鄉間也則亦非二先 意矣亦規若對時財務中念天下事率中夜歌起正禁充生 一干 則洛陽之有社好趙杜之幾二而僅存者即有國者無便園 末也院花吟咏曲水酣歌街山縣老緑野徘徊李唐之季也然 **松本元豊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 山水之佳為着碩所有故 宋福避迎士室埋形天漢之微也秋風與相三位思縣典午之 而庇養亦故鳴呼吾十洛杜者英之會未皆不為之感慨馬故 柄即則姬公不久居東以神宗柄宋則二先生久居洛於子 以碩德重要之英而退處于侵消無事之地則孰為之憂原廟 天下者于周成王宋神宗宜何所蘇矣 以姬公不久居東也宋之祚趣亡以二先生久居洛也以成十 也婚公不返居東之職姬公之用亦不能盡竟失周之作長处 而君實亦老且沒矣史稱君實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其用弗安 居東東人有家本為裳之誦追乎東歸周之八惟然如沐育雨 程子亦曰堯夫近世豪傑惜平無用子也也該哉昔者姬公日 意仕進之途若實雖後相方次第更照軍新法謂可立致太平 之也能不能整朝裝蘭天憲一消小人無忌憚之心故而奈之 何其君其相之弗庸也厥後堯夫間杜鹃聲十天下且見因絕 能使舉洛之人不敢為非而児持衛東釣視天下而之右提望 物論 〇洛陽香英 范鎮于百禄從孫祖科 三十萬 朱之蕃明

刑和正辨折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錐買直陸替不是過云 蘇軾為童子時有傳石介慶曆型德詩至蜀者輕歷舉詩中所 術正門等行為又皆相類即百樣祖禹俱直道那狗於時可謂 言光質和之光解樞容馬斯丁五年才非就龍利児两人之學 然當時物望並屬台衛日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輕盖鎮之忠 荣此豈懦夫所能光之論誠事易英観光深服於鎮似若不及 司馬光為范鎮作傳舉至難之事三而均贊曰所盖仁宗朝首 於正祖馬長於物講平生論讓不啻数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 然未易以功名侵劣論也百禄受學於鎮擬議操修粹然一出 重無疑然如山確乎其不可被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易地則皆 至稱之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輕光思濟斯民卒任天下之 器識之宏信談論之卓學文章之程俊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 發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经上第權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 能守家法也失 以言不行謝侍從終身不復起三也夫獻忠而忘楊守道而讚 耳盖巴有前頭當世賢哲之意動冠父子兄弟至京師 **临建儲一也英宗朝論列濮王典禮二也神宗朝年僅喻六十** 1號高住光緒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 物論 脱 新編 脱 一山而

若君子去父母之道則逐逐其行越在他國則觸物威事懷見 達止有軟行足以逐五方為至於福思之來節蒙足以因其有 顧感而不能已是盖存乎人而物不致馬會榜之東山以前 朽于世是所謂人與地者恒相須以頭而亦不能不相為重輕 山之助固也及乎退職件壞一丘一堅或有所憑藉亦足以不 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輸之故者之所向言是以 名臣碩輔者或原于微降或歸之地靈文音氣節亦以為清江 平種橋預名日楚頌後上表乞居常及斯自扇南卒于州即其 不獲個用亦當克禍雖然假今軟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軟 子孫得南京相矣仁宗尤愛其文官中請之騰進忘食有為天 年於志與私所為也仁宗初讀載賴制策退而喜日朕今日為 第文定公以其丧去在于類上正家亦不復至常夫天下之論 山獨者皆為蜀志又都愛立名而居之者理則然也公堂欲 之奇同學進士買田上築於兹山之麓於是易獨為蜀技爾雅 常州宜典之荆溪有蜀山本獨山也志存蘇文中心公鱼将學工 其名送·第2个公主非城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 相行命馬或日賦不得相又宣非華歐或聞試前日輸取錐 寄才二,若守有以知誠而載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 粉節 蜀山蘇公祠

及其流離及風不能居其鄉上居茲山托名以寓意讀之山名 莫之名也公之自蜀入洛隱然重京師父子兄弟之名遂擅奏 名其在金陵亦祭土以象之天下之為東山者何限而非其 上則公乃天下之人俗言三蘇生而眉山之草木皆枯者妄也

章氣節天丁莫不尊之是雖不得與于天丁之祭換之鄉先生 日暖尼者亦此義耳後雖其體魄在詞而观象之無不之者等 至不 都獨养幾子兹山也即且公所謂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 一者将流行充塞於天地間而况其經過寄萬之地哉公之文

社祭之義有過而無不及獨山之為蜀也其社之對乎然則是

文章不如公無節不如公則獨之王萬亦曾榜即即為蜀金而 物論

朱俊民劉跋為之記銘來亦不顯東陽楚人而無產皆因贈古

有感鳥 師徐文靖之約買田茲卿而選權家難竟等之遂工部以其法 頗相類而不知其文之非稱也請為記祠事之成子於是亦語 東坡笠張圖賛 £ 鏊明

柯維騏明

何因可占矣就與較同應制什仁宗讀其家甚曰朕今日為子 傳養之將得石分慶居聖德記載能學詩中諸賢以問其師益 都認有之人田觀核自小看大蘇軾自重時聞母讀潔意之傍

孫得附宰相而軾坎壞竟不獲大用或謂軾不自翻戢所致天

有義禁有功禁軾豈頭以此易彼哉

薛應新明

今之論子婚者不曰異端雜說則曰未敢之前公也嗚呼子婚

之在當時其政事其文章盖以吾儒為疑而沒汲欲有為於天 知方州民皆繪像祀之此其學術之不足以亂天下也亦明年 上者也不見施行而軍國之事因之以就緒者已大有可觀出 干数 世

制禮之言逢怒於伊川而二氏門人遂相攻擊此其血氣用事 理學之未融徹則儒之未純者又奚特子聽然哉特以孫叔通 未及論而子將則有刑公有為之志而又濟之以通酬者名 使之家亂天下之名吾恐于聽不若是之甚也刑公之是非五 但其旋用旋斥而弗克完其所施以終於志耳志既不然而又

說日蘇軟宋之賢臣也備而未統者也取其合抱之林而不計 于路固不能免亦當時已開世不能盡事師之道也告告為少 千人之 解則子 婚亦可為經世者之法也

十 存 百 下 其 如 予 何

校之赤壁吾因以適項産僱耳鯨派汗漫乗将之遊平生新

長公天仙論聖人界人界不容公魚逾週斤之杭州吾因以將

金運王帯曰維東坡製立看殿亦雄東坡出入諸教有動行

優於兄意者造物之所賦與亦有乗除於其問故 蘇職論事精確修辭簡嚴未必为於其兄王安石初議背古職 師友風雨對來時形於倡和世成稱二蘇非直其才與節美也 計故二人出處祭奉大祭相同獨轍至政府差優耳兄印自相 論或直應之氣関律之文際為之免難失元枯東政力斥並發 数語化之安石自是不復及此後非王廣淵何會則此議息星 何四听之禍福若是殊也申己胥曰人聚勝天天定勝人係於 **死滿馬故曰智者千應必有一失二人並為姦和所指死於富** 百大防劉聖蘇領記終仁成先朝宿德看史直之望元祐相繼 而友愛又妥加馬 蘇翰與兄輕自弱冠以文董齊名又皆達於世務歷四朝節重 學日大防劉弘不合君子木黨於職見之賴與兄進退出處無 歌客言鮮然素致安石之故心故能朝也若是者或若不及果 小主調停及議回河催役盛文彦博司馬光典同西遊之議至 於規數論 斤姦和與宰相争可否會不少回隱為邀罷避禍之 不相同思難之中友愛彌無無少怨吃近古罕見獨其當問 物論 不敢殆不愧温公申公矣然調停回河西邊之謀蘇軾於日朝 不完哉統仁雖不能如何之無答然皆被眷微宗壽終牖下 日大防劉擊蘇頌范紀七 蘇轍 主ヤを 新 柯維與明 緬 武子在有道則智在無道則是魏鄭公為良臣則領為忠臣則 要國之心傳然有仲淹之風使照軍用其言則元祐無改員之 赫赫之科多與于屬端之行獨矯之行多出於悉之時故天 之表而後五處士然其者有層之散而後十才子應其於大凡 有殷之危而後三仁與其須有周之顛而後四線流其光有漢 献可且死以國事獨之温光温光且死以國事獨之日公 新以疾諫也語為端之孫乃以言青墨蔣<u>其五</u>忠孝傳家裁 日海幼王安石此立朝諫疏絕草也自語罷去御史劉沙等皆 於純仁見之矣 統仁也厚仁如軍平天下不澄不撓人其能窺其際而其愛君 所遭馬耳 心乎王室弱誠蓋思故雖氣息僅屬之際猶奉奉如此所以氣 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劉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為已甚者 下多按人而後君子見豆道朝廷多獎政而後君子出危言幹 数相感死生不貳而卒濟子國事也 言安石被此是謝率衆諫也後三年以疾喻朝政表求致仕是 物論 品調 范純仁 宋敏求蘇須李大脂 丁 £ 葛弘達 許 奉 你

論以發善人之氣而折仗或回之心則國家元氣猶未至於書 索而陰為之培植扶持者亦是冷淡哉 之衰也君子固不幸以擯棄而得名然天下人心猶幸而有公 不願盖為此也然則三合人之名亦三合人之不幸也雖然時 名之後奉定之好回傾巧舉朝知之天下知之後世知之**予何** 應事之事非而三倉人之心當大為之戚矣嗚呼神宗之失妄 寧之若何如思寧之國何三舍人之名則美而思寧之事則非 暗三一舎人之名誠除矣天下之名三舍人者誠公矣然而如此 國非其國君非立君國非其國君子亦安用名為宋敏求蘇領 與否耳言遠矣道嚴矣而名則獨其是君子而見至者也以君 於而名因以高者亂世之名也君子憂之何也君子非有好名 下之公未有不稱其實者然而有二端馬有可喜之名有可憂 用于督然子之榜卷而長太包者以天下後世紛紛然以三食 八臣存出君爱國之心甚無難平身去而名為重也名出了王 ナン言品

古英能用則

君非其君以

若子之道而國其能

な別 之名功成道圖而名因以遂者治世之名也君子若之言遊道 00宋敏屯蘇衛本大師 如季如春の湖山湖 子大臨以論李定而落職也天下而之而稱之曰思當三合人 之名為三人幸而不知自其部後之心撰之則三舍人之大 物論 心亦非有逃名之心惟顧吾之名果有神子君果有益于國 干老 王梧林明 軍無李定量之那人則吾可以無言使熊軍無吾之敢言則去 稱頌是吾身被夷名于熊寧而然軍不得家質惠于吾身使熊 也米此数者曾不得一逐其鎮而觀乃以斥逐之餘為天下所 先德以祖宗是法也而變法更張之政不見子此命之朝以得 此名乎有一干此則吾之名與治俱隆矣夫何不維干此也今 幸務崩之災不形于此堂之時以得此名乎使吾君吾相道追 之世以得此名乎便吾君吾相根承帝監以天變是畏也而流

名故哉至於言之不聽而身且斥去吾忠君愛國之志不逐矣 不幸者無出此也夫君子不得也而至於身之去蒙之教立以 人物論 也而無寧使吾三舍人之名美子向美干繹寧使臨終旨重鄉 也而無辜使吾三舍人之名美干珪寧使張琛無成牙之名也 而及家天下之美名是果其心乎是故事使王珪無厮僕之名 終美于惠伽軍使李定無可斥之好軍使介前無可指之谷軍 無傳法沙門設法善人之名也而無率使吾三舍人之名美于 而無軍使吾三合人之名美干並軍使薛向陳羅無家奴之名 而無率使吾三舍人之名美干專軍使張商其無形人之名也 君相顧畏民暑以人言是恤也而愁苦然言之於不作干此當 名者果曷故即果能替成熙二之活功敦施熙二之正信使五 之心也盖名非不美也美心非不可樂也顧吾之所以得此美 使吾君無可目之非而無單使吾有可美之名者是則三名人 ± 287 - 197

之氣而拆伏好回之心則國家元氣猶未至于盡水而陰為之 軍為熊軍之三舍人不為端平之四木此又人心之之良天理 無日矣是故事為景祐之四賢不為祥符之五思軍為紹與之 培植扶持者亦不淺淺也不然則君子小人無復有辨而丧亡 非三舍人之幸也乃三舍人之不幸也雖然時之我也君子固 八君子不為官和之六城軍為景定之三列不為皆麼之三山 不幸以指棄而滞名然天下人心猶幸而有公論以簽舒善 安石不變法於風寧三舍人何自而有述吾故日三舍人之名 君子何自而有號買似道不悠惡子景定三列何自而有稱王 夷簡不平政于景祐四野何自而有詩些沐不亂國子紹與六 道則是魏鄭公為良臣則順為忠臣則不領盖為此也嗚呼旨 寧之亂而得名所亦奏以名為哉嗟乎有殷之危而後三仁即 身可以不去使此軍無吾身之去則吾舎人之名可以不彰是 之不泯而世道之所侍以不**也**也是為論 百之名生于去五之去生于言者之言生于派安之亂也以此 五道朝廷多與政而後君子出危言確武子在有道則智在無 亞有唐之 敬而後十才子騰其祭天凡赫赫之稱多典于矯矯 物論 2行矯矯之行多出於忞窓之時故天下多後人而後若子自 (烈有周之前而後四諫流其光有漢之表而後五處士士其 鮮子佐 一十大 合於溢江先生灌纓而樂之因寫以濃溪之號 有答家無百錢之儲標懷處酒雅有高越尤樂住山水遇過 先生信古好義以名節自敬礪奉己甚約俸禄盡以周宗族奏 為人居求短於取名而惠于求志薄於徽福而厚於得民非 奉身而無及婢養随於者世而尚友干古 茂权人即在局胸中處落如光風寒月好讀書雅意林整物不 寒或 得於日魔山之麓有溪馬發源於連花峰下雲清紅 身名俱全亦難矣状 然無獨私過甲之失故能不承不徐進退有道在元花諸臣中 於朋繁之禍豈非先知之明乎他有更張随事讓止不少猶默 法終不說随及元祐區別正和謂蔡確詩語之罪恐為巴甚將 存国際完介初背書王安石及其東政未管受所添仰與論新 松得以免其毒其 周悼順 周性順 王存孫固趙瞻傳発俞

如此又何難哉若鮮于佐者乃不境不狗君相無以忤止情 上之情狗則執執則深下之事是一臣者國何賴哉民何頼哉 人臣於天子法也其數莫病於捷九莫病于狗捷則元克則件 五線馬や物質が激之外而和や絶御聖和 宋

史 287-198

黄廷坚非

朱

莊木

風月無遠遊草交撃 道丧于城聖遠言是不有先望就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音 周門面 周俘順者 朱 嘁 意 審禮樂以造士上之為数下之為學無非以道德仁義修身治 那千來世傳經附追至有宋蘇湖諸書院得人為盛皆不出戶 心而已自局道既来人各異學孔子傅道於珠泗之濱其三千 人者亦非岸戶之送也自後西河都峰傳易投詩濟南関西聊

先生所行之真不俟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流

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唱嗎之即故此簽的聖之所未發覺的 不然皆等派之紅寒愛庭官之交奉体夫子之無言筋顏淵之 (之)所未帶便高速者不隆於流忽循守者不渝於滞固私意 智何所容止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態功用並不信於

生風起于于載之後獨得微古於衆言清亂之餘本于幼之太

經術而得註以水傷為宗若嫌溪先生真家儒之育出者也先 書院以維持之與我國家崇尚文教天下群園莫不有學遵用

展而成库序並不以學校之設既展而士多以進取為念故有

極中庸之誠以極夫天地萬物之變化由仁家中正之論

於舉先王之禮樂刑政於是二程晦產先生推明冤極而孔子

干粮

鷹溪周先生在宋此一年間任南原軍管過縣 陽愛医魔山之勝 王廷蘇明

物論

干水

物論

逐上居馬因溪流而思故鄉名白渡溪茶書堂於山麓時與 程明道伊川先生語學干兹世家春陵而光於廬山之下浮風

丙申太守潘候慈明後修斯堂梅翁朱子記之其日先生不由

客辨分軍之疑獄映南安之争訟歷判求州新學校以教人詳

師傳數数道體建圖嚴蓄根極理要照明見而知之有程氏者

昔加隆故光風霽月之容濯纓変望之越祭堂北拜者懺看有 為政九為世表遵其教以為學者必究道德性命之業尚其同 之地仰後軍人文為天下首稱将不但如西河濟南之傳而日 見號不惕然而與起者即體主靜慎動之功而造於明通公達 所以發明乎正學羽翼乎库序而先生之数之行於江州也相 以為政者必與蘇明仁厚之治而於世道蓋攸賴也書院之明 刑廣東尤以洗免澤物為已任又見王道之流行失及故為學

遂擴大而推明之語數詞堂之碑其行質選書散考潘南里之

觀收放乃建書院於城中名日源溪書院廷餘鴉惟先生本詩 湖胡公來按兹土謂先生產於道州而終於江州精神萬止體 竹可見也廷餘於嘉靖二十七年之本守江州越千月巡察白 志胡五拳之序程明道伊川之語録前清散張南軒惟之題替

所謂以道率人以人事君詎不謂觀風之盛奉也數哉

史 287-199

之道賴以大明於世者咸歸先生之功先生将學力行為政精

司馬光日公者還言於朝日程順之為人言必必信動道權 之務野哉先生超然絕倫大用甚適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 而化民靡有争強讓于野移之事君讓言思讓聂邪之言感動 君矣仰行其道受斯氏矣 温温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點識洞暢今古鈞深窮微該世 也和氣中俠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過事侵存從容 致於一也具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後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 赞曰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篤於親弟友其弟推以治人不為 為巴切其自信之寫也吾志可行不為累其去就吾義所安小 不欲以一善成名軍以一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 應之以是心而無躬難天下之理至來知及之吾身而自足其 官其所不辭也 極其所止沒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 不迫然誠心懷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軍學聖人而未至 第方其初起天下成事今其西矣天下懷矣誰為有力進之 物站 程順 程額 山十巻 卅六 恬

為此而伊川之一

一理會乃主字之不見請侯也此亦何宝日

物論

先生到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轉聞強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 呂蓋田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廚到方文理落察其道錐同 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宰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 公著又言曰程順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姿洞明經術 天綿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其儒也 實備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日順道德純俗學問淵何有經 長使在 朝廷必為國器 1

程頻

状乃獨不載主事明道循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 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常為條例可官不以為境而伊川所作行 以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微較

於富肯之途本優牛为而考其縣皆不足謂之野宋之将衰也 在黨中者野唐之表也李德裕牛僧儒等分為二黨以相傾為 漢之表也李膺范秀等合為一當在位者亞之亞之者非賢而 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可集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栽酌其宜難執 守伊川所奏雄高然實中人皆可企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 為同即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讓恐失所 **州草洛斯蜀草** 劉廷之

其物亦分為三當無量作新法王安石為凡元祐棓擊新法司

馬光為見光之靈賢而安石之黨非賢及光沒而其同黨又自 助而攻撃人也摩が兵勢朔嵩自守之兵也活動所敬之兵也 以醉色此何為者哉然則軟有心於立意而自然之情以合群 於中而排斥之跡行於外甚至上疏云臣深嫁程順之数不假 海而探珠各有所得俱是為實可相羡而不可相缺也嫉心生 京而不與他當相攻擊者洛當之以順為首者順進部則欲坐 所居之地相同而交游親密所守之職相近而議論協合自為 分為三朔當洛當島當徐考其故朔之所以得當名者劉聖等 **町常侵凌之兵也共不應有在矣夫不賢者之不容皆者同甘** 是也再來関子預辦善言德行若願是也學之入山而採玉入 己而惟願之異平夫聖人之道大矣宰我子真等為說解若版 以避人之真已廣大以容人之異已循恐不及也而且順為惡 可為美官三也於古人所謂三不幸者全而有之矣謂宜讓抑 以較為首別異於是較少年登制科一也高才推文二也兄弟 見打宗鼓折柳枝則日方素發生不可無故權折屑能而往吊 則拘於歌哭同日如此之類見嫌于人以致為其所攻擊而順 有所宗念然嫉必是欲使當時之也不算順而惟己之其不異 工也賢者自不相容則循兄與弟相関而為必破之家心與肺 个管報復也門人代為之報復是以有黨之名爾若乃罰當之 **愈而為必死之疾失若試與職熟不皆以為野而不容順者** 河淅司研察清华章子東之門本心無安之火以著作初東蜀 文直被與冰河古道相接武火之亦親琦特達抗去高華展 問門之膳者不可少也以故手秋之下吊其忠遠而循為林日 之士華打網而情名而雖日非中庸之就并更見持人網而 何為者哉被史籍所紀洛則首伊川美蜀則首眉山美朔則 由茲以譚唐之黨以小人相攻常也世恒有也漢末之黨以若 烈其以口古文柱領军之斯首慶木所耳心昌又且者政 沙瀬世之末流而 戦的 使能其心外外馬其如有容易則並不可以居等物之物 一與小人相攻變也世不恒有也循可言也若元祐之三篇則 元祐三黨

即慷慨自苦者亦蓋稱之他如後厨碩及之傳不勝其義慎 整府午僧儒李德於董智為刑夫牛李無足道也彼其以中 **炒市後世三代有之其最章灼較著者則東都李元禮諸君子** 不被歐三太息云天堂之議起自門唐民共工職党两人相比 因所后目標榜時因有洛黑蜀黨州党之部造頭更及斯未始 宋元祐初年程蘇請君子方泰恭衛用東米先以意氣相於 時同聲附和者又大都依水山而分餘輝 年惠 史鑑階明

史 287-201

調近于於身而党禁不解置獨小人 故俄而和夫進就炎為主聽得精口以修其私知大者風小 派落江准積麦朋其接降而欲退扼脱而思奮者未管原 以彼其見而計不遂此何哉別元完雖前產樣猶在惠鄉諸 倒持太阿以授之柄乎且當見滿時又非從容文墨議論日中 意不可一世其英級果毅之氣不用之千炳炳根城而用之於 和鳴於承明建章之下而不誇於見所長則當日之治僅僅元 内資格沃外籍謀斷而為数若了若亦除将迎忘爾我雕雖然 若子也特未透其會且自三党之讓起而彼可以强題相 先柄政謂宜日夜講水利葵解不調之琴藝而更張之煙平地 業已獨朱室之元氣而朘其脂血幸而天烙原明一時民最後 金陵以偏初之見紛紛制作諸君子實飲成之青尚子實之法 非其非入吾党者群而進之出吾党者院時馬目眺而舊擊之 施已手而獨奈何有當之該也其於特始干片語關供而卒至 力中原鞭弱當世試恩三黨人物而核其生平操行大致不出 文次則絲黃繪句呻吻而謂文章膨脹寫飾其葉院而思以努 **楼**文式而航平防聚歷之蝇令諸君子安則宋之宗社安 的就不相能標私門樹赤徹若得日月而行甚且各是其是各 于三生矣之数君子者假令少得的用之入奏乘與出寄干城 省所悉悉将収卿曲之是而至百代之前不循環文者入室而 、之だ要が諸君子之高い 存亡而不失其道者與 之情常希合朝肝膽而暮然及者誠不可同日道矣然而始以 事雄長者為之媒也魔此三党者砥柱中流百折而不回視世 党自禍既以党禍天下亦甚非君子所宜有也彼敢村歐生輕 去唇吻而區區第三党之優多者非達見失 物論 評 邵雍 邵雅 自高 不區區品第優劣直說君子不宜相攻以禍天下意見

先生始學於百原勤苦刻厲冬不為夏不南夜不就從者数年 波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為老德孟那玩心高明觀天 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權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其意 中於是走美藏差過於魯客音樂人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笑盖 衛人賢之先生嘆日昔人尚友干古而吾未皆及四方或可見 解於元祐之初卒不能勝於紹聖之日康節之學所謂知進浪 **熙寧之日而尤光見於皇祐之時其後司馬花日諸若雖能稍** 柔過當聽受易提即使得志不可以終展其學且不惟明視 則知其忠矣然方是時諸野已各立門戶勢将相競而神宗仁 夫皆尚其節然不知康節非以是為高也想其勉鮮于然之言 展節預濟世之學讀其書知非忘情於世者而堅时不出士大 产 王宗沐明 颜末 朴 史 287-202

平之遠化陰陽之消長以達天萬物之變然後類然此順浩然 訴通而不迁左引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贱親即之間群居 生之年。昌祥武宣之可知主於然不事表養不成方形正而不 毋居之裕如語學手家不管強以語人而就問者目求鄉並化 **社師在洛幾三十年始也達事環培不蔽風雨射衛以泰立父** 逐消事之士人之過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虚先 英城隨行百源之上大量思於易經夜不設發日不再食三年 死生少受學於北海季之才挺之又將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 濱形於濟汶连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馬乃退居

遊飲笑語終日不欲甚異於人種吾所樂如何臣病畏寒者當 隸皆知惟官或本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思信樂道人之音而 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軍音倒發迎致雖光宣奴

材者先生之功多矣皆七十千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會 不管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

物論

114-11

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豫伯惟其原派遠有端緒今務李之言 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 宜為學雖問草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吳兄後此千餘民 及其行事既可見失而先生再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於自得 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至于者矣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

張

邵雅

語成德者音樂其居者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 有多失然而名其學者皇所謂門戶之來各有所因而入者自

天挺人家英邁盖世駕風鞭建原暫無際手攀月在足職天根

燕宋

無所惡其志晚尤喜為詩平易而造於理

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於之故治人义 也年三十餘來遊於洛以為洛邑乃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 開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警 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脫於名縣名王傳達之士乃長於自 而益草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士大夫之過洛者莫不兼其風而 士乃定居馬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践皆不肯 服率舍其學而學馬北面而草師之衞人乃知先生之為有

看來而知之者尚察及接之人察其所屬無不中于理叩其所 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為買宅丞相富公為買園以居之年六 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當有水於人或餽之 **香無所不讀諸子百學之學皆定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 十始為隱者之服隆寒盛著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

問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 這其魔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賺語而強益之或 史 287-203

失字由問升沉聚散機者動植得失悔不莫非易也其或打的 沉沉而升始終互換倚伏無常變化莫測以推物類人事意 智有淵源也多之淵源則出于天地矣列於陰陽而報於萬物 儒論康節而非康節之真也何也康節之學出於易也而易未 於有宋道統大明而尤未免於異同彼此之見若卻康節者 漢之季而支又分支黨又立黨標果比者私帳中之業承略了 之典學漸出黨枯竹護朽骨以詞魚相擊排於是淵源別爲治 人物論 必求其學術淵源而自陳轉榜脩种放之才而來愚謂此以史 **石跡橋下之時開市争名同室僕利而學術之為世宝县奏る** 泗 日星之 訓揭若中天而實未嘗私衣鉢於子思宝軻也惟世 埋意縫之會響如猴王而實术嘗别門户於老期師葉也雖然 安得淵源之名而稱之學術者自孔子以後時也吾孔子雖本 俗自販夫紙婦以至天子世子所統敞而誦讀者初無二門又 若下不可名者上顧安得學術之名而稱之師無異教家不見 附中今古醉水坑坤 以上含醇抱璞之士黙成象語成爻咕嗶為下射修為上可久 天天下一道而已道一聖人而已自道得不明而天下乃始分 目而議聚徒而訟則俗儒之論而非所以論其係也役自三代 邵雍 日日

首以者乃所以名易也調山崩而蜀鐘應春意至而室末芽

徐天下事事失故其詩曰眼前事有如田地世上皆無平路 行平南施平為最而魚躍乎故其詩曰人物類不同情理玄 之書繁稱極論皆一靈以後事也其妁見易體者其辨於詩而 **然不可逆去不可追放其詩口中問此子好光景亦得工夫之** 恍惚混沌之中最初一念如石大如電光不暇思維何芳換 異見前即是擬足即軍家人嘻嘻飲食行行而答于于而此公 曰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布物物皆真頭頭是道一 級所謂自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當舌無味故其 學術之程度廷之執中而孔門之一貫乎是物也無形有無階 本體矣日一念不起鬼神吳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立非萬世 天若數音之及萬聲而天精之響萬數也不予之詩等等直指 比竹而竹之必不同於金也其觸是觸念率然而或者是為先 詩又不必工盖天下凡匠意經管而成者是為後天若然之必 易之精微與學的者何也自庖犧氏一畫而易之理盡失邵子 經世群易之序易之序卦說卦可以見易之廣大而不可以盡 謂其折理精而取義廣不知此直卲子之粗耳仰子之有皇極 科即子者往往稱其至極經世中所謂元倉遠世帝皇王朝等 以用易也即千未放斷其能用易也而易之埋莫明馬世之艷 天吸動九地冬水可造日取可週山可言而失可得者聖人可 心動而鬼神鉴聖人所以作易也待我而生待我而死呼動九 腔之中

語言緣之横之上之下之而御子之易見矣華易者易也依古 迁皇極經世會不若堅白同里之辨而奚以邵子為故貌尊郁 明不拘者而一一流之如虞必修仁及必修禮則其理支其說 而不放談而心珠其淵源至於即手之級横上下参鏡旗倒以 而我日於牖中随矣随矣雖然此猶未失即子也若陽草郡子 所謂以至手往者也被謂即子為駁雜者穿鑿者别天於管外 易而實非易也大抵道無不在直若碎盤示見随人所取先標 好在我看以為重器大寶在彼者直以為屬鼠土其親之皆事 道所謂易也如京房郭璞劉歆魏伯陽之徒各得其一節以自 藏和授時首山鑄門而內亦以修身外亦以治天下不執之皆 以來有以易為曆者有以易為律者有以易上軍者有以易為 子始失仰子矣然則御子之學術數和理即白數随埋具豈有 生者以為盡分非也以為非易循非也如女娲被軍天龍吐圖 為數點於理之驗與以耳食何具呼此可與知易者道力 程于不容後辨即于不容後應而世乃謂程于竟以是難即子 起而天地人物古今寒暑之變盡是失此時雨之化莫逆之機 尤生志氣不養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別人焦寅将軍甚談立 一也音邵子問於程子曰今年雷從何處起邵子不應知起處 物則不能更搜一物而以空手在則物物皆我有也者展節 物論 品盈田 如光天通信也觀物董理失而事必至言必偶以數為之也然 之義聘以東延之學官異日禮際士子於式馬脫自崇文移疾 經嘉祐初見程伯浮正本見另於京師與語道學之要先生過 **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語欲成就之乃青之曰儒者自有名** 先生說其官當處定用兵時年十八概然以功名自許上書館 其達天人躬宇宙俗識悉曲而暢之無所不至恨後世之亂 早悦孫吴脫逃佛老身徹兼比一變至道精思力段妙與疾事 本斤異學自至学以來未之有也 後已間者甚不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第神知化一天人立大 西縣終日危生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 日益人學益明方未第時又濟公以故相判長安間先生名行 然自信日吾道自足何事旁庆乃盡業異學浮如也問起從仕 於是又訪諸釋之之書是年盡然其說知無所得及而求之二 也學者有問多數以知權成性變化無盾之道學必如聖人而 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於始須更息亦未皆須史忘 取何事於兵因動請中庸先生部其書雖受之猶未以為是也 聖事之不作聖人要天下之心也張子厚真儒也論性多面 司頑之訓示我廣居 1 馬一龍男 ç:1 森宋

質之說推極道原其不入于在老一間耳因論二儒而悉許之一	古今人物論第三十一卷
局茂叔大儒也程伯醇醇儒也其弟正叔正儒也朱元晦明儒	前中 鄭賢 元直 輯
也有楊子盛斯有堯夫有王仲浴斯有子屋有韓退之斯有茂	哲宗 脱 脫
叔有董仲舒斯有二程有数子斯有元晦或及偏為正或因小	哲宗以切中或非官在同政初年召用馬口諸賢能肯由後
致大或爲末見本或以一節通全體故諸儒非諸子所能及吾	平餐後良闢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族幾仁
獨部光夫有精義入神之功又非諸儒之傷	茶何無萬在最好去水盡已而媒華後用平假紹述之言務
	前政報後善民馴致監籍禍與君子盡斥而宋政益版矣可
10 · 10 · 10 · 10 · 10 · 10 · 10 · 10 ·	情報
	哲宗
人物論三十卷終	哲宗幻冲踐祚政出宣仁倚任元老象征太賢悉感至安石
人物論 三十次 四个	人物論
	與為以後祖宗之舊當是時海內元元權若平生逐人亦以
	軍為戒封徽罷警盖蔗幾慶曆嘉祐之隆矣及帝親政乃殿
	康普蒸黨假紹述以報復由是仁賢受福國事日非馴致请由
	之難夫審於思和則哲察於理亂則哲帝為足以語此
	· 作宗
	老宗切中高后以文中華愛養唯茂政有利社稷母愛美層
	破事血之內盟於老成于散地權忠無於滴籍而日光苦司見
	光諸人類頭爛類於元祐七八年間同管喉及盡行仁宗之故
	所熟者皆好党所革者皆暴政所建者皆良法雖以斗祭等家
	之惠卿亦知不自答於時而髁求開地百姓見活如出重果自

有怨或稍拂意者非顯斥則陰擠舉其能院而諫官陳次升等 紹聖元符崇軍中董府曾布蔡下蔡京董相繼用軍士大夫有 誣欲殿之是以人人與鬼而帝恩不辨身側之城不善之積以 至絕嗣雖承以賢者猶恨不堪仍以浪子端王嗣之子 惟此茶事甚至嚴賢后立幸妃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而 正士兩露洗滌其禍同于漢末之完調惠末之清流君子何官 山朋比報後佐然使朽骨雪兔于地下子孫禁錮于荒京端 夜號憩客伎色甲唱し和競為紹述以輕優九年已行之法而 而不知紹聖文轉而為账軍矣躬政以後小善無一而二茶一 白日被教察视青天可謂有大功於社稷有大德於生靈失悟 好之徒 叛項門紅歐弄在機望風布進者又皆拍前報於書 **番人以轉售職群言交擊鹽瀬如故君子方欲以元祐為嘉祐** 蛇不死刺虎不斃太后沒後多有調政官家者平由是別用 欲為調作以请小人馬混至石於同區雜寒春十一所豈知斷 鐵未去無二 之根 尚存而公著大防等又不監陳實五王之禍 也深賢不察而有洛萬蜀黨朔黨之名據戈入室全三門戸喷 八不為偷禦之計而自為閱播之争是招之悔也是時新法之 日聞君子不當君子亦當華華之居室者姦隣悍僕潜機何於 八為挠至暴其罪於請加之罰何工於謀國批於謀身也 村維製明 課為上頭的慈確等以倡孫党劉擎諸公之衆論先蓋朝拜官 仕账等政績已彰哲宗初立吕公者范統仁意願權右正言司 如此錫之美蓝果就宗就厚印 陽城為認議大夫而無言韓子作静臣論以議之予親王則在 彼豫亦太甚矣然此三凶者並不得其死而安世等身後咸站 京所信息聖被陳雅任伯兩相繼遠案陳不則坐擊重哲學 默默于章博華哉博諭之南荒倫屋縣陰徽宗既乃權復為 劉安世之讓孔媼部治之讓龍妃皆政於觸人主己論又馬 京然下群發之罪無少畏忌古所謂到正不撓者臭 呼皆哉陳瓘任伯兩抗迹疎遠立朝寒養而力發童情的者於 宗同也而産亂招爱曾不異職易形小人勿用豈不信哉 該緊雇報後之福固不足言如宗社何嗚呼建中之號度唐德 人聯論 言官俱入白其母母俱勉以盡忠報國無分毫顯應後是意鳴 馬光之用心也都治諫立劉后及養的折極人所難言二人除 劉安世復文於傳之言時年尚少然狂言即元祐之初政而 後宗青因物議逐群奏于外然京兄弟結接要俸方龍即召逐 王誢 劉安世邹浩陳瓘任伯兩 劉安世都治原难任伯雨 十一春 Ţ 新 編

司

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遼天祚之下張帶舉平州來良嗣以 為納之失信於金必於外悔使! 臣委看事君豈宜如此耶 吾身能免乎宋世士大夫之見絕有類丁是為國子為己子 高者即棄去不顧幸其冊優以快至言之不用不知冊既養 之可也及宗社存亡在乎此果循以所主不同索身來去譬如 大臣以道事君當同寅楊恭可否相濟以共成國家之事若所 見各有不同相與委曲開譬必相洞莲而後已政不必其出於 氏不以傳之無行顏以傳文於是沒沒予待師道矣 竟不敢出且不赴董博之領見不服趙捷之之錦來而以死中 之推歷官至秘書正字而卒師道倉而高介傳亮命懷金以贈 師道心非王氏經學遂絕竟進取因蘇試等應致有徐州教授 為世道之一慶美 子謂帝之納諫觀之盡職品之知人三者共成元祐之治可 刀舟馬一主帆一主橋一主萬主人後主帆者之言則主橋自 徽宗之禍竟察首惡趙良嗣属所以於宗之前徽宗未立也 也宋世賢士君子議論異同即便來去當國家無事之時猶 陳師道 報忠芳傳発俞許将 三大大 一人之計行朱不立後是不納 脫 脫

インススススト 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跡後宗失國之由非若普惠之思樣 君玩物而丧志欲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微宗其馬故特者以 張勇金雖強何震以代宋哉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人亦能知 宋承此曹紹聖禄丧之餘而微宗文射蹈二事之獎乎自古 猶告武王以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敗用物况官政之 政日行無稽及軍員用事文住兵動遠聽禍速亂他日國被自 志潮信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追蘇相為誕慢息素國 正士押近数該於是蔡京以張薄巧俊之資濟其聯者溢伏之 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侍其私智小慧用心 今途與石晋重賣同科官得該諸数哉昔西周新造之外召入 松宗 多一卷 4 微宗所謂 潜明 一偏珠年 史 287-208

政不以為用者非漢文帝於其不以為用者用馬而千其答以 類此夫老氏之教育于清净慈俊以為本者是而棄其紀網刑 代唐之微後之論者謂天託合主以上七十世微宗之言是不 紀年為廣明是時黃果初起日唐去君而存黃以為廣此黃心

中華被金杖之数者指佛教而言也然其言可謂妖失未幾女

真是重人建議大会事作事斯言若為之先兆也唐僖宗

之完正司馬晋於其資以為本者不管之而于其不以為用 所展而不信者為之祭也然周天元後老釋教於甘人於教之 可勝應故敬宗事信老梁武事信釋其後首項身亡國艺前世 此數愚眩衆不自知他目将為旨德公於金而不勝其軍為五 王長生大帝若於天今日為教主道君皇帝于宋何其尊也以 道已能主此教君此道而天下之能事事失青日為神情玉法 王道君皇帝此何典於冰猴而兒者哉謂之教而不言何教以 是務設隆坐于林墨素之便應其嘲談媒咲之言品自號為教 主也於修丹煉藥之言或爲微宗者下馬之主也經經際聽之 無非以莊爲人主而餐其龍禄馬爾漢武帝唐憲宗皆中材之 修身煉藥又其後變而言經驗養縣亦自託於老氏每變似完 高世之主不能惟漢文帝能之於是世之依託老氏者變而言 亂由從老氏之非者而遠其是者也然清净慈俊最人所難非 范而人紀茶 盖漢之治由從老氏之是者而道其非者也母之 既並致崇信亦稱身亡國此又何故也君子曰無他國路雙指 不用之當是時也頭實於雞轉聲色而天常失於後手胡羯我 此教之外無他教謂之道而不言何道以見此道之外無他 三十二次

> 不可以形物小人而可以圖治乎京固小人之禁谁也其人即 像宗初立用な去那君心未敢有為用慈以都河武獻東莫助 働而重點天下之憂大為腹心之患所治所不可以接兵換泥

微宗

顿

京號為六城相與蟬鳴照住交結構角類帝欲述父光之太而 金大也發言為於官案言也果師成字老乐動王翻查自過於 士則媚皇交者來尹氏太師則軍尹氏者進是以謀大礼多悉

因之以軍其義易日二人同心其利斯金群党合意以順一七

英一或於玩好則未動領在石網搜嚴引数以不小八府知道 而定新樂館九門笑一感于神仙則置道階天神降雲至像高 约而東南有小朝廷矣一威於方士則漢魏津與事本良之記 雞不移成放一藏干罪役則東京人籍党人而刺路不息不够 N. 三十二五 史 287-209

免夫錢収經前錢店田於京東西路利價推懶監際沒經論歌 則謂遠亦可國而李良嗣不字海通女真笑一惑於接起則以 而置於華極門一户萬以美觀美一或於是功而污悉於西老 歸籍造之泛照者不可勝計失一致干土不則有延得官之

唐而受册為教主道名矣一惑于後楽則有寫奇山之作而

京不鎮美身為萬乘之主而苦天下之民以養耳目韓日者 華王獅第幸察京第主婦上香粮子奈衣醇飲無節而損威傷 蘇軟官嚴府當而民告如妻使而第而無至矣一或於徵行則

於人國将亡聽於神差釋之神既歐其心而惟是之聽則人思

人當修為而不修為者多矣而况於奉主神養主徒場生民之

月血積山填海不足件工

亡碩之至也復何

世知其為君子之常是則京之此之乃所以譽之也歐陽子 以為事也嗚呼及僧之私果何以掩是非之公即京可謂認用 論之在人心者終不可泯至于摩達遭刻歷考芳名然欲若見 崇寧物京在相府追城无格諸督乃籍司馬光以下三百九人 其心矣碑之所立德紫觀間者居多然賴此碑之存而天下後 後世京之意室欽污該所以使其子孫亦有餘為也抑立知公 潜離自開誘盗敗於堂真之内開防不容納蜂盛於懷神之中 蒙天而又的首於全何怪大郭藥師為物學而金屬國太有故 章閣天地黑神府臨重整旨我替之竭天下之財以此征使得 星之展天難其子孫亦以祖父得與涼水伊川縣名為你官不 指為茲黨請撤宗宣門之又自書頭于天下俾各刻石以示 沙漠萬里有貼伊成耳 人物論 七空城而加計進行深為得計也外通金屬面內納來或民納 北近在一月前見文女五名人隣域兄弟之國取号海籍呈立遠之天 商机張仙則紀於山東也高托山則起於河北也而去是廣池 京師則大水也婦則生竟也男則孕子也與青則見於禁中也 三十年古日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帶之謂也故孤則升御獨忘 天地為之分別奏百姓然對而不知上天震怒而不悟敗亡之 山荒疾意珠壞形層出失方勝則起於睦州也宋江則起于淮 蔡京 三十九 接之師尚謂國有人平徐處仁曹輔匪由附麗進法處仁收節 人物論

元彼議之致力乃信譽而榆楊置不信哉

時政府白時中軍並和伎府項多出二家之門左右發洪激力 敏華誤國之罪當正其教而欽高二君徒從為典信失刑矣其 功挑患汁洛既震則恒果無策苟生句和被邦彦安中生深思 再王蔡二堂階京者充京締輸者右翻後選书臺送相指城後 機京椎柄以不肯易不肯猶去野葛而代為曝也病愈哉當是 不疑京参用王黼等除分其杨是何異以酒解難以為慈毒也 雕之行佐紹述之政凡忠鯁正士悉目為禁而禁錮之徽宗頗 複識者由朋之說也觀宋微欽之失國其故豈殊哉蔡京以次 昔歐陽修作唐六臣傳推論漢唐之亡由國無君子而君子滋 坐斤不變獨然始無朋與其賢矣乎 格民預推載者状乃死無足騎者曹輔以小臣剛上而洪大臣 上籍下銅其術巧矣徽宗亦頗悟間用鄭居中王黼李和芳季 國播如宋中葉之烈也蔡京以紹述為羅張端官修士而盡多 三代而後有天下而長久者漢唐宋耳漢唐末世朋黨相确小 買亂及屬犯關東手莫展寸籌內則勻和不為備外則逗過入 人在位然猶有君子扶持遷延浸徹未有純用小人至於主蘇 蔡京王糊李邦彦王安中唐恪等 祭京王黼字形彦王安中原恪等 新 编

尚望治乎劉正夫生平所為联神出没正邪之間商英之徒 此何執中黃蘇在學致位兩府照所建明從務奶級至用石城 層陳雅取尊先集欲因以殺雅何為者即官政命相得若而人 該战商英以領賊之行騙忠臣之名沒齒猶見褒稱其欺世如 之計而已徽宗知京不可顧任乃以鄭右中張商英軍敢與分 例紹述之謀脈排正人靡所不至其論蔡京不過為樣發權需 寧新法之行迎合用事元祐更化宜為諸賢楨棄至於紹聖首 君子小人猶水於不可同處者也趙挺之為小官薄有才具此 可没哉 淵聖得伊日之十亦無所後施兄東華盾府者子抑春秋卒主 語有之治經易為塔弱難為計當請康之難何息孫傳陳過度 師葵之加等所以動臣節也四人者皆從主播選以死其節胡 理事塚长崇視宣政已極河央魚爛之勢誰能壅而救之縱使 張叔夜並在政府以彼嫉和攀姦之素志宜若有济顏朝網官 何南渡後有偽學之禁俾士智大樂國勢日類以底子亡非甚 **临弱輔劑城部偕同和謙亦馬盖於事即嗚呼清康之鑒近夫** 為異者参用之不知二人者向背離合視利所在亦何有於公 息手我 物論 超挺之張商英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 何泉孫傳陳過庭孫叔夜 手 脫 柯維騏 日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謂是與管師仁執政僅兩月對疾求 本為京党所擊橋奉京為計敬於隣國渝約於學罪莫大馬品 詩劉遠林德者皆是北京門遠中雖果京然其材智皆非京敬 去斯可尚矣侯蒙康治五路将即力為申理十八 是失之小人度徹宗於不能去、名文不各走其門若張康國朱 樂軍宣和之間政在於京龍不旋踵軟起或完日番一時合得 朋工野為川者偽也觀此信然 漫無可不致與后中合係商英央非為京地失失此五人者其 張商英過為發展及競利争推逐相循掛方京能而政更亦随 思彦能而蔡京進相總為率執竹京之徒也超拔之由其推拔 他行事祭不是道即其僚友異同尤微險校歐陽子曰 這雅相善達既改京所為則正夫可樹以於京即何就中謹事 動念部名中與劉正夫力援之者望事情復揚其惡正夫與劉 士就不與之又何責乎爾英 商英有清才而其失德獨其王安石為可处安石未相正人端 物输 張康國朱將劉逵林據管師仁侯荣 張展國米器劉連林振管師仁侯蒙 人利溥之言子 手工

國有小人雖治世不能免然未有業集受引若欲宗朝者自韓 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 柯維製明 287 - 211

末

新編

衰一常能相之後所謂權利盡則交缺豈處死灰尚後然平管 · 芝為因買得非尤其馬張康國劉達晚與京異然一當主恭之 同利為偽朋同道則同心相益而共济小人見利則争先利書 善子歐陽之論明黨也其言曰君子以同道為其別小人以 學者清軍之為也察京以皇安永美執中從而替該之然則使 然則使童存等內垢飲機者於黃之為也徵宗蓋核成召用正 之黨進劉極與之你董敦选上官均力攻元祐諸贤欲宣首南 元枯之治不然者易重為之也無何楊畏紹还之就售而此等 諸野翼替刀實易來之邵楊畏及媒藥其過相繼去朝然則使 传是該主職而生亂階也當哲宗更化海內維新法之苦實惟 所資司言青者非以其我植天下之公讓乎嚴公議則為認為 以疾早逐步素心叩若依診者行事論讓不失正應差賢云 師仁昔為諫官忍於逐二蘇答不全立朝其阿附可知及與或 非所締合故朱調林機全深薛昂威之死靡或而擴深替其計 长哉蔡京之恣處福也同己者超權異己者傾接正時兩所能 切時病且能非絡还與京件罪差為云 · 放相為國靈既深且久者都中輩之為也若均者其他建白頗 人致適石豫是村乃疾視巧武連及益東然則使建中之治非 買易到極錢遊兵執中 劉禹宋春年強消明等 鳴呼朝廷失道道在首茅安民何人 飲於核府寒光威干四海由是觀之君倒之賊非草停而誰也 **奎延政門内要定策之功外迎重约之勢然猶離被不已緩是** 無厭欲誅元枯舊臣誣謗宣仁聖德及輕野后後立幸如監部 以數君传足以亂國者支如音傳也始傳與落確等深為結納

石工安尺

がガス不忍刻元就伴しる 蔡 清明

童悍朋發用事危人家國天安得不事象以明之我紹聖之初 天道之不遠於人也如此夫按火入與鬼乃賊在居倒之北今 耳亦使接臂然唯敬撞無忌嗚呼朋党之說真能空人之內 至是而三子之言效為被劉尚強淵明宋喬年劉嗣明五十 敗人終以党敗國不冠途及運三十年其楊法於東都行馬盖 而鄭居中張商並禁至上翻諸人至指為党不後能辨始以党 崇我既正常論滅起於是紹聖指元祐為党崇軍指元符為党 存則小人卒将志君子終夢空其說明甚徹宗被於紹述之說 視亦言君子小人不免有党人主不辨州正必至兩處或言两 道不住小人不得志則僥倖後用惟然之報此所以不勝心奉 則頭而相威害是蘇軟續修說認君于不得志則本身而退樂 **委伎如惠鄉蔡確因非一人然當時位居權要內遇群和該及** 物論 童傅 二十一卷 割及だ +

其青矣 朝名恐行罪於後世則魏魏衮夷齊齊納笏獨不念為後世善 君相則良心之断喪已久也有人心者問安民之風亦可以慢 而為此舉動耶噫安民之為是也乃良心之不容很滅而當時 陳臣之引帝据省有二辛此引之而魏文容之是以為篡借之 易其衣而曰留以旌直臣此一憶之明亦有可取平自漢成輯 英椎陳木引之而末椒宗謫之建以為敗亡之開碕然米撒不 得以大肆其免派毒干於雖然之派出干養京而做完不好蘇 養黨神但見簽臣傳 當大石群臣宣示於言潘告中外斯時也必有忠鲠之臣如於 万於上書之言言氣源然信乎為干古忠義之仍于時被宗則 過世門全石刻丞相手書或完籍長安後者安石工不識人賢 不要之折檻亦日旌直臣失成欲旌雲而制于張馬做欲旌 有得致去思之力何微宗不以形言小衆及以較言不以使京 人為非資門夜平來毀得神可野亦可建盖棺事久乃見不見 以但識司馬光半球不敢前國事幸免刺名為後累匹夫前泣 物論 陳禾 安石工 方軫 三土卷 張時春 T r 而制于重實嗚呼為天子者至此可哀也已 突該處之生死不一視乎全具斯道以立於世非至副者不能 遇京又連逐論的無懼馬思難有二乎於東利之來惟草之後 天而不能信使其父子同黨以成義臣之勢馴至於敗亡悲天 為見难之事君一惟忠誠雖正是不暇顏也微宗可以信其言 総惟名世之界其道有三日合内外一思難齊死生者常終終 用獻忠效職自無作爲內外不合乎過博三联官一再從惡地 止菜惟之言京動後東宮雅中必為國禍之言而權父為子隱 事安民 自少應舉不從王氏經學其要直察確之安見第中不 如之極也先生思考正直言行一致未常有夢色作利之好是 **经京之姦难每被摘其處心簽露其情愿而不道餘力矣及乎** 不坡之言者數我哉抑聞先生學於温公公教之以誠且今自 八物論 不妄語始退而陳括七言而後能然則先生所立之皇性誠下 人家以回方之可也而难乃曰校私情以符合其說則竟所不 全量布攻蔡原攻張商軍攻周秩既被滁州之此率遭然京用 形於外與 不相往還則其首節素定矣是以紹聖之初攻惠卿以至為 劉安世 常安民 許

吾上毛腥我天地禁食張勿愈不鼓順大肆需索雖打技即律 數宗之立身值式後南朝無人胡馬分牧女直籍·百勝之好於 所自真可悼也夫 施之 受失情其亂勢已成不可救藥君臣相視又不能同力協 靖康之福置忍言战如山茶京王簡重實量之於學然的思格 至於是是亦異傷而不知義者與芋國月溪而受禍至深者并 校正也避難而國與後義猶未絕也常父子並為內外何以沒 謀以済斯難備備馬諾和之不暇卒致父子淪胥社稷獲勝帝 能正王翻朱励等罪而嚴極之故金人間常內禄将有樣甲北 帝在東宫不見失徳及其践作聲枝音樂一無所好的康初政 公有關冗在位而能濟事者要之臣主供牌宣政之能勢已成 子邦彦耿南仲華之詩和自古未有好佐盛朝而不致亂者亦 前任重道遠之器耶 學入宣籍流落二十年而卒嗚呼直始終徹生死而一於正可 程使欽宗與諸臣有副斷之才安施乎抑春秋之法國君死往 暴亦不極於此僅惟李綱有為國之謀而又能之以謝金人 物論 欽宗 二十一卷 碩 脫 汇 脫 率若水常主奉駕者也使其不死亦在誤回之数惟其一死明 至一族何足以塞其資哉 王之中國也天子則肯衣中原則左在京鄉道首請奴董嫌罪 此故帝亦日学相誤我父子暗帝王者中國之帝王中國首帝 光政宣不道至有特及原共所自發朝廷為發臣所以以至於 第一也将顏為倉與不滌之耶夫皇皇軍宋萬里一與八豪重 非宋而差於二帝九官渡河北行棘路沾衣警察修計四領潜 南面之位東獲為馬田是主帝位者非越而張矣非心而臣至 浪子宰相當國方主和該夫耕不食婦藏不衆走騎如龍行車 人物輸 李若水

之外皆非我有而日射於脱霞天文帝座甚傾而青城 非我族類性校臣測欲以買其飲而殺其衙行平古有之日風 洪沈在宗旨和抑執知金層之暴光也其合狼也其徒條備也 退黨等受之。無者不過自六甲法六丁力士北斗神兵天樹土 若水遠供金屬處唱縣於之水此屋楊空自謂雜策尚未汗 忘壁壁不忘風全人不忘宋矣卒之衣冠野首為 的為如四母 行以功見數而已今月割三鎮明月割两河後日上降表作 堂右段沧海以沃煤炭卒来對其如舉灰火以葵飛澤此住死 夕安寝而起視四境幹離不粘沒喝已揮沒犯我關失鋒顛霜 者君死社殺之時且能四方動王之兵以獨坐務山其所以為 史 287-214

雲之死雖其有以取之於亦天未欲絕宋祀也不然是行也 靖康之學梅執禮程根不忍都人堂炭拒強敵無威之欲親及 自經丁金軍以著其死節之實若目齡之思義為展所服不能 劉給死義表來無疑然何以不審死之而書自經徇名古買也 舌而死且相寒言目南朝死氣惟季侍即一人嗚呼壮哉故至 共內李原請譚世勣不肯以身軍二姓悲不食以終何准劉延 所以見當時張崇之典表其死節之烈為後動也 節兼之道風化所開固非等開比也至是書贈其官訪其名者 可至全導然獨有生氣水浴更衣酌酒自縊何從容也故特書 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之言歸書片紙自者必死以報其子子羽 天以金雖非然不能以威亞齡受命館件以等輸降御其偷生 全言心義者稱為 即其僕慰辭之亦叱曰忠臣事君有死無二金人以刀裂頭斷 白船斯故誤國之罪釋便其言曰天無二日若水海有二上哉 **褒敗而決此数人者其所遭不同至於死國難則一而已下** 京而於自經之云耳 若水等或特立不屈或抵然不臣從容就死便若毫芒然而 李若水霍安國劉於 三丁多 宋史 周 禮 王其危哉 意示能中與子 唐主 何雅等

帝方偷安忍取匿怨亡親卒不免於來世之訴悲天 ス物論 王之師内相李綱外任宗泽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捧 憫的宗之心而重傷其所遭之不幸也依當其初立因四方勤 物則晋几帝與宋高宗視四君者有餘黃為高宗恭儉仁厚以 世有安史之難賴宗即位老靈武不得六世而徽欽陷於金高 **厅岳飛父子竟死於大功垂成之秋有志之士為之花孽切** 災妨僻重以首劉群盜之亂權宜立國确乎難哉其始惑千江 兴前財匱而事之難處又有甚於数君者乎君子於此盖亦有 問歷共和漢間新空災如晋西宗則歲月相續者也蕭王瑯郡 古今人物論第三十二卷 皆出頭獨少康宣王蕭宗前宗則父子相承者也至於克後舊 宗緒國於南京六君者史在稱為中班而有異同馬夏經罪從 役立而與強晋傳的世有懷愍之獨元帝正位於建業遵傳六 王死於是宜王後立而繼周漢傳十有一世而新奉竊位光武 可以后氏傳五世而后界其少康復立而嗣夏周傳九世而歷 終體守成則有餘以之撥亂及正則非其才也况時危勢區 其然制於姦稽恬堕很儒坐失事機甚而趙點張沒相終官 高宗

原缺第三葉

以舒此該岳飛以速就和議盖帝志則然宜權姦之獲住也息

及惟原滿好是賴帝與後之策曾不出此乃幸安

一問點季網

日格父之盛往未得也其帝之謂子

避戎狄難東從洛邑事身帝同然平王能保彌土信援却之威

都附西葉天下之半與仇為和何其異懦不自振也苦問平王

延趙氏紀伴中與耶顧橋迫於敵鋒播奔而南經經泛梗竟定靖康元二之禍宋族胥下獨高宗以親王出盾殷虎口非灵欲

任道其曹君子也殞其生又伐其死排其尤又威其學許其罪以停京小人之等古未有也審進而佯退國利而捷經個和而特兵而兵散夫取天下者乘人心而已矣宋自王安石州事織在子曰痛乎宋高宗之南也父兄黎矣毋妻常矣宁险而悔失宋後豐論

已調聖必不勢即帰而帝不鮮以一唐名名之别言耶凡帝之 高宗之不欲二帝歸者亦非情也當是時政和帝祖矣用兵不 高宗之所以信秦格而必欲和者非格之称自是以動之也謂 臂而任後雙後為簡牘之赞已爾 因之之禁以佛異已宋亡而後止然諸臣獨联目而非和謀攘 也昨是今非雖有一二臣然而張凌失之罔陳俊卿失之懦超 **高設棘並引根滋莫克剪伎儒者过辨疑學角勝成敵小人** 汝禹失之流其他不平無足賴也好人賊相用罷即作聲之延 郊水遠荒宋之君臣任人也忽不忽正修事也忽暗忽明議制 韓岳斜兩河之忠義響可後也是目順人岳飛朱像之徒廣係 九之言其下者子產相鄭孔則立屬王村與問皆功運問題而 豆易窥改且夫頭城來新復土在國公有定規以包之靈德以 於國己而全謀敗成逆豫再成策士村臣効能官方中西之勝 後也是日來勝夫何正貴問其交恭槍看其主臣身形保何助 民悅高宗若能內任趙尚恭用諫辞招携惠服明罰正典雖哥 金人方昌及豫旋師大遠高宗若此政任李綱兵授宗澤武以 無民而濟有是理耶然而宋不後與其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 又被諸石楊於朝一工之末音帰而長公蘇易白包無魚起白 乘势方金之下作亡帝中國之志而民初灣廣歷恩歐而去之 高宗論 一一 王世貞明

紅石烈志軍孝宗有志而不發時帝有時而不見志若聞福的 而誰後哉夫大定之治治於淳熙而沒之才又不能過僕散修 劉琦吴璘敵也師上之女五其禮熊領注者漸以被老中有岁 惡高宗而文之罪者也嗚呼高宗誠可深惡也自建炎而至咸 序首餘年來甚其可以恢復者獨此時耳完顏望前枯罕死 總張與出三将軍其共告重於京師而於僧以和之就進了於 從也日中疑者何也苗劉變而帝之心不敢以盡付諸将矣是 何有於中原帝之所憂者非二聖之不還也感其以身為二帝 行之可以敢者僅几木工非出機敢也撒離鳴島保非衛也也 輕於嚴窮而易於像岳者皆此意也凡言不欲二帝婦者皆四 其兵而易置之帝之安不安於和而安於三将之失兵矣後此 海也及沒其身之不保者數矣夫身之不保臨安之不敢有而 也大學之話和也與磁州之南馳也維楊之宵遍也明州之此 其所有者也且以其所不得者非其所素有者也白氣奪者何 所以信奉僧而必欲和者有三而茲不良馬一 雖失中原然稍有天下半也很重視其所有而恐失之者是於 不過以一使相奉朝請終其身足矣今雖稱臣金妖猶人主此 奪三日中疑曰志是者何也夫帝故康王也天下非有變而帝 弟則循知有宋德也而我之兵方驟振而甚敢才於茲時你 一一天 日志足二日魚 若網之心非諸萬孔明之儒與 人物諭 李綱 李綱

歌馬視其家格而從之鳴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H 一克不易之理也網若相位值七十日其課数不見用獨於實 斥忠誠不少臣不以用含為語歌若亦子之蘇其母怒可猶 善汪伯彦秦僧之言信而任之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至 至於北行而宋堂至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 人的渝 終有不可得而發者是亦可謂一去之信人失 其引之有禍品雖以議問風下慶頻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 計以後其君治往往接跡於當世有能看然後起於其間如李 請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倫母婚滿而為全驅保妻子 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立也然而世衰俗轉學處不 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經論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 公之為人知有君又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 脫 意宋 脫

朱

自古扶傾已亂非得到真忠亮之臣無足以弘濟縣難而萬安

李綱

侯也乃思于汪黃不能終任遂使其功不成可慨也夫 敗終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遺張所招撫河北王變經制河東 夫何難乎網再為相所施設如此使高宗能專住之中與可力 逆有所懲則人不敢為逆患有所勸則人皆勉為思以是致主 李綱為相而斥邦昌則逆有所繁英贈給着水則思有所勸名 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開陸南至獎節且将在據形便以為必分 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風定經制 已任抗忠数疏中時管首和守之議央而國是明俸远之罪正 自綱之入為右僕射也以五哲之全德勉人主以修政攘夷為 中原之計此朱文公謂李綱人來方成朝廷正謂此也 人物部 李網 111-11 林俊明 許

> 而罷命又下安置命又下金五再入公再召未至而京師失母 股公獨以再至為受力陳邀擊倫學至計而宣撫命又下失終 任城中力戰而却金兵而罷命下失公再留金兵引去京師雖 局嗚呼謂小臣獨愛天下事哉竟之金人入我公洪策内禪獨 也仁條樹扶日之功委后陰說該獨可動也李忠定公伯紀據 為良臣母為忠臣夫以孔明奏副足之勢君臣賦睦志別可為 司而能命又下安置命又運下百层速如楊州奔鎮江如臨安 一帝北行公再相事力修復任宗澤張所傳光為必守中原之 母建炎之際治又其難者來文治百七年陽德弟到群郡交前 **图黑倡而正人為空宣和大水公以起居即極論針到左官卧**

故有福國正成公根國文公先生之序侍御胡君士宣祖尚 **今讀之個情舊填胸一字一淚當時和談誤國者何情故是事** 者我公孤忠大節精誠充論動天地这思神日月為之無无至 不說而王業偏安至革命而後已嗚呼謂獨繁安危打功為到 不比約其而不能而宗不的遷東後宣撫雖後能命華下宋終 也金至公相相則守金退公龍龍則不守夫使始而不罷二帝 寛之 航海如旋風點梗益東以播鳴呼元夫鉅人為國情命 王王 公者致除腹馬唱呼無水

BS: **2**53

1.35

猶為之把脫國之不競有以哉 而循不渝高宗惑於儉邪之口乍任乍點干載而下忠臣東十 之終益有威馬澤之易實也運呼渡河者三而馬自題其銘族 有無作山河北本朝之語二臣发音交團雖處死生禍學之際 見思於秦槍戶逐遠從衛忠而亡君子所尤痛心矣竊論學出 事以固本為先根本固而後敵可圖學可復此則之心也情主 可乘之要到養五方以俟時不則徒取危困之唇故此之為國 平宣不悲哉及避遇為相南北之勢成失两敵相持非有灼然 謀國用兵之道有及時乘鐵而可以立功者有者威沙里而後 垣顧問耳黄潜善汪伯参嫉能是功使澤不得信其意發情而 想激之心哉使澤得勇往直前怨或牽制則及二帝後舊都特 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蒙旅数十萬聚若響赴蘇楚田澤 能有為者二者設施不同其為忠一而已方金人逼二帝比行 人思性素氣有以風動之神斯民目視君父之階於金草熟無 物節 三十二

> 之心者來說賊之口其不然子 知非高宗意設澤不死必與古飛同獲罪失劉向有言執狐聲

柯維骐

宗澤趙州

脱

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媚嫉而天之于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去 能逐北施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城而北駕且爭論 臨禍變曾不少的觀其自題銘旌氣作山河之句視天為歷世 模和議為春倫所掛股軍以死然此像棒報主之志雖歷照清 輔久矣紹與八相者再其初力替親征國勢不振效年後的 全力足以旅配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接夷而安夏始以 超部自為小官已若榜節中與音管陳時政管施謀天下屬 之任方切而巧言但人於帝聰波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忽隕於 **松賊者豈異耶** 之勢已成粉持重發威以固根本所謂險在前品能需者乃為 物論 宗澤像賛 二十二卷 吴伯宗 + 史 287-220

原缺第十三至十五葉

失事機綱即弗安于位而澤亦曾志以死悲乎按澤撫群盗事

弘旅居待己之地史調黃潜善等庸緣置且聚信何祭之亦節

靖展建炎之祸极數四而北高宗播而南一時忠義之臣舒勢

新

編

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並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咤也

宗澤

小人替臣後者有執政李綱舊都留守宗澤朝皆阻於致传

以為不及至於富軍之濟師淮西之兵變則成敗利鈍難克 逐級曲端光能用法弄直沒不能容李綱起两而久談之茲所 望及其複都前敵招降劇盗能使将師同命所需如志遠人伺 觀其初地張利昌之該平苗劉之亂其才識固非偷儒之所敢 逆屬家患盖無性而不自得馬若張沒者可謂善養其無者吳 儒者之於國家能養其正直之氣則足以正君心一衆之捷內 通不敢以老病辭其姿を養之心何如哉時論以後之中失 言沸騰廉養展頭而辭魚慨然曾曰上如後飲用沒當即日就 其用合為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為安尼豈非自然人不者與群 銀諸葛亮妖萬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為異同後以吴玠故 配逆流也 张汶 張液 脱 柯維則 中六 脱

張设在高孝朝存歷将相之任根其平原盗討除克逆始於非 余観趙問處張俊之事華子所謀為國而非以已故也門心為 戰敗仲尼以為禁而不請金國響也可以用丘勝百樣次哉 定修史者第軍水中語何耶雖然苦魯在與藏不共國天動時 和議與強層抗非傷於忠義能然平奈才頭量福往往自用於 思之口不得就其忘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不晓然知 波此不到高宗而高宗看之使二人之才不得蓋長而自随其 之矣然亦為國墨而懷而非以已懷也改他日罷相而力存息 南渡以來士大夫倡為和議其賢者則不過為保守江淮之計 則可見矣的初養沒而沒有則沒不有乎與也他日言思不欲面 國家若行而憾之沒心亦為國也為國謀而所謀見抑則宜感 男伙制命會歌過人其知其為大學獨親公欲正人心雪事 後期門力争而免是的不負後沒門不自相看其首看過完 一期悔撰状失實元儒揭奚斯亦極論其罪盖事人而是非然 夏有明能容是以園事鮮勝王師娶歐沒身有餘恨為朱熹晚 典之業可惜也夫 上字鎮撞黎晚後緊遇主該益壓難天會其功使公用於語 張浚 張淡戲尚 王惠 許 + 浩

一年 日本の一一日の

知邊鄙有敵懷折衝之将王十朋文謂陛下用兵為祖宗陵舊 而後戰也孝宗謂数十年無此克捷胡銓謂四十年未有此舉 而後與之戰今則往而在之所謂先驗有奪人之心非不得已 建炎以來十四處戰功皆未有符雕之一學者盖向者因其來 顯忠之過也今而於沒顯忠則此之於宏淵則赦之是豈實罰 成大功者不以少挫而或其心謀大事者不以微嫌而介上登 而得誇之易也 思即宏淵進兵淮北蔣令潰散不過失其所下之城邑而朝廷 恭露而舉為微宗钦宗復聖而聚為中原中民伐罪而聚亦何 土師偶失小利而幸災樂禍者横議紛起矣今符雕之役李顯 **哪人緣此震情智言若有大有為之志知廟堂有出不意之奇** 百戰之失謀常以此精口沒竟以此阻於當時甚哉任者之難 公哉 勝一敗五家之常符離之壞乃邵宏淵之或衆耳初非張沒 物論 張凌 評 任青難而得證 多平古確論 此議可為魏公洗完盖以新宋當法屬魏公難三取締 然亦数大捷論者以改且敗而不計其捷則曹購之赤 一下一天 品本中 周 禮

宏網與顕忠不相能而沒不能禁士卒情怒遂濱而歸夫是以 畔孝宗即位命沒都督則褒總率李顯忠邵宏淵等進克有 德素不相下出無言其必爭而沒能然不應夫是以有腳題多 之為将其視趙者之下許麼篩信之拜李左車相去固亦遠生 兵道由同州郡延以衙屬居復在三分之該必與廣戰逐為廣 家教世之利而乃謂壞不可支如周詩穆叔之言不終夕而知 道府天禍遠班数當其自己及其後平天長割之為周草其子 合諸侯因供謂之有咎然則竭思力以潘杆王室其皆為遺玉 以自副乃以集做争利之人自随與圖大事夫安得不敗策浚 而不能留存離之戰人之文遠在川陝沒難聞工財而不能與 沒是之而不能用淮西之聚在聚在营沒悪之城其歸終母本 雖然淡之不能經署中原豆止如是而已富平之役李綱的 有符雜之是故概其三敗之跡非其量狹拒諫智縣不明而何 所來大是以有官軍之敗至紹典七年沒視師准西鄰瓊其王 宋之任張沒非不重也然三命為将而三至敗續者何哉盖以 百里子之論長叔為其将輔表局而強之也魏於子尊周而為 物齡 表,而不能下士智點而不能知人故耳建炎之初沒後命出 張浚 而復根此兵家之常也安可以一 「製而過ます 劉 創定之

其非矣者宋張凌之謀國平則雖強變天道縣用弱國事謀獨 國家財貨野資似非拘牽之見而不能兼客博納来找家保知 帷幄平故若沒若有其意無其度意有餘才不足雖謂其輕用 各型其措置准西也使而不能延納精以專稿得如蕭張之祭 重天氣傷沮山東之國忠義之士翻然無南面之思是又誰歸 用之也又不可謂不專矣付之陕蜀驅三十萬而前似可乘全 **整之不後极者數準屬然不可以力勝哉夫宋之雙全雖百敗** 以取敗逐便後以為墨而終不敢進一寸以争中原和議逐固 私萬全必取坐制扼坑深入中其要至之奇而輕率奔退便我 百死而不可己者沒然始主於戚主于守主子恢復未常可以 个可接着實謂沒已不效於前也有以歷運之與我盡多之王 魔除松報松奉主之功而他有所不計者然亦規威失宜措施 犯束手而待之可矣何以首殉主安時极危機亂之才平惟尚 一時者端玠不協縣戰而敗而宋之事去矣逮符離之失亡之 少福旦夕安緩須史死易處而改圖北哉其為心與若其主之 不當計畫不能兼復才智有所不足豈可盡歸之天道而謂威 其身固失而不謂國之威監聚之行亡整十一戦胡再不能 一等聽徒急於成功而寡於智養勇於犯難而陳於原其忠不 何泉談哉李那之才未足憑伏而徒奪其過已何預大計不 待於匡濟旋運支其壞此所以深有責於沒而惜之也 三十一卷

原缺

和穀榆生王枝則知亡朱之禍己兆於是失不致於之惡莫甚於秦檜惡固同於樹机內實類於解奇信天地不入再生春秋再作亦不能書其彌天之罪矣然則槍質天地不為之人人神共怒之賊然獨得保育領以沒何哉麼予此又天為之人人神共怒之賊然獨得保育領以沒何哉麼予此又天為此至被之惡莫甚於秦槍惡固同於樹机內實類於解奇信使聖

切直與實亮俱作素倫一則誣以罪譴一則逃遁以死嗚呼怖

林勲李舜臣妻寅其高祭采汝為

柯維斯明

而高宗亦慨然從之非君仁而臣直手宋汝為歸目金國部

官皆布庆乃有志天下事先後論列雖古質証之通達國體始立昌隊後以定國本係人心皆中與之失策者林勲諸人特小南茂民弊共弱政多因循而苟安僻壤中原不復留意文不無

劉定之

史 287-224

									11年11巻 キャ	人物論三十二卷終						To the state of th	死道澄雷尔等之謂與	議立不見納竟要尚登宋改為成以件茶槍得罪該白直如弦	無以過杯動率齊臣之用弗宠君相弟之知也要雷先建儲之
祖於常勝縣心侈與二世為将釀成遊職之變品督宗祀盖有	家定正 討切改甚者有父嗣子 無价 脫頭 荒浩璘多袭 放 並 班 類 對 勇 犯 實 數 力 物 心 襟 喻 拉 敵 卒 保 全 罰 以 功 名 終 盛 敬 社	軍無以過馬或謂其英縣不足雅量有餘里其然平吴玠班至	劉新神機武暑出所制勝順己之捷威鎮敵國難韓信法上之	劉錡吳玠吳璘	作江南圖韓公吳公還有無	足胡兒喜若不見和尚原頭走流胡天為中原留逆雅他府再	金山廟前鼓聲起江頭走却四太子緋抱王帶墜後跳華人墳	兀术走	人物論 "干!!*	帝思頗牧於前代宋有世忠而不善用情哉	行都口不言其部的舊将不以利見監懲在最之事也皆漢文	言是聽使世忠不得盡展其才和議成而宋事去失奉年退居	原人心動權世忠請來時進兵此機何可失也高宗惟姦槍之	復也方几本渡江惟世中五之對陣以間 服示之及劉強發中	下安范之機也剪名忠家如韓也忠而為将是天以實子之師	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查将宋靖康建炎之際天	韓世忠	直如弦	建儲之一古令人物論第三十三卷
眼成逆城之後照督宗祀盖	然介脫賴荒活費多喪敗主那至保全罰以功名終盛載	世里有餘里其状中 吴玠班	人捷威鎮敵國難歸信法上去	脱脱		元胡天為中原留进雅他時	太子緋抱王帝 堕後跳華人	李東陽明	2	小善用情哉	心見盖懲伝派之事也昔漢文	加議成而宋事去失秦年退	此機何可失也高宗惟姦槍之	到陣以間服示之及劉豫發	世忠而為将是天以實宋之四	尼注意将宋靖康建炎之際H	宋 史	新中 鄭賢 元直 輯	

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将代不之人來其文武全器仁智 **媒孽横生不置之死地不止万侯高以顧倫銀鍊而清中及王** 殺岳飛而後可和之言僧之心與唐合而張沒之心又與僧 之軍無以過馬成英縣不足雅量有餘管其然乎是故生為儒 又科衙神機武界出奇制勝順見是成板敵國難韓信心上 鮮比不智性子職建選其宗二世為特固道家所心與 與兒玠存卻金兵保川獨而子提亦克繼家聲崇動華問 種房德銀而国於疾候命實為之立之莊縣如另珠所短即西 俊以希旨誣告而浮廉車姚政傅選之徒亦以阿附並沐累 将則與孔明匹休沒謹武穆則與岳飛絕夷案何贼恰所是薩 大下飛死世忠能中外大權萬縣干槽干是憲还在子盡用 處既久時方倚重而旋即告終盖宋之否運使然也 按張沒信南渡名特以張韓副岳並稱劉至指行云順自之情 人龍附會其事無所不至而莫須有三字世忠終以為無以眼 文美 岳飛 劉鎬 出飛 劉舒吳珍吳獅 吕祖讓宋 丁奉 柯維斯 冤哉 岳派

發九木身被数十創獨沒数十人而還一時整勢可知矣是? 自任所向有功飛之神将楊再與則那人之子也望騙入陣 車則紹與千年七月也是時秦槍方定和該而飛鏡然以恢 則其暴功偃城時所被受者觀觀礼所謂楊沂中劉請立功之 隅循不忘其君父何敢有整之之心也今見思陵赐岳飛親礼 旗集承之國史書讀其詩而悲之以為當府道臣志士區區海 文敏趙公孟類像古之詩日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 而後何至悠悠蔵月尚守江南十数道之疆域哉 取立談可愛何但舒一邑之難雖河北二百州之版圖不 人物論 天子曾其才矣使不音五用大其任矣使不來其成雖九廟之 塚汝萬里長城高宗之自棄其中原故死殺飛鳴呼冤哉鳴呼 榜得志則張有死而已苦劉宋殺極道濟道濟下欲順日日日 榜之手盖形與椅勢不两立使飛得志則金響可後宋此可母 為表答認忠蒙之言流出肺腑其有諸葛亮之風而卒死于奏 默未皆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伯鎮有認班師**飛自 亚施如宋在被者一代宣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左氏森林中** 大木厭宋主禀忠肝義膽以生天未亡胡王抱赤心情氣而死 **主张函域被至高宗赐礼政** 童子仁宋

斯特而發也歐 即城之役恢使之業繁馬飛師乘勝海朱仙與兄木戰破亦在 父子沒餘二十年孝宗受禅其孫珂實始以額天辨誣録請問 垂成之禁而棄之使馬異君臣專夷於干載云飛久于哪克公 適足以禁忌嫉之口以忠百許國者卒無以逃銀鍊之禍天時 因戰勝之鋒用岳飛而狗主和之談任秦僧故以恢復目任者 權臣故回溪之敗馬里之罪小朱仙鎮之捷岳飛之功大光武 臣亦非業時馬里仗剣而崛起者加以重風望冷之仁漸磨思 土者異矣而靖康之敵又非新室亦眉之比南渡将相瓜牙之 宋高宗承祖宗之緒間關播越退保江南然與漢九武不皆及 洪皓區區號書雖至而中原無後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詩其名 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二月檜遂授飛父子而几大無後奏 項刻而槍急能兵飛赴行在而沂中劉光世騎皆以其兵南歸 イ以一姓之失志遠園故能卒以再造之功與漢室市宗不能 而皇帝舊物其故何哉盖光武知人明見萬里而宗是國聽於 T子中與之主者不以其能室父兄之形光祖考之到平人至 化秋飲思宋不城三輔然光武弟兄徒步南陽左祖一呼盡得 及無情決随並二百年一旦两官家歷宗社為塘中原父老日 下此孝子忠臣所以讀金化粹編者未當不為高宗情也發 物論 岳飛 三十三卷 陳 基元 用事以來宋失民父矣彼元不者非折鑵可下也且勝看之 王也親見父兄母要之唇井干篤伏而不敢奮盖畏金人獲得 應成者請可也專則悖吾既逆命矣何以實下之順哉高宗養 日間以外将軍不制之乎白制之者其身将軍也言有位也沒 君之還者奪之也在之一而不受命是叛也以叛伐叛夫誰與之 及矣 訴上由是認賜墳廟復爵位頒封諡禄遺孤高宗為太上呈演 罪其遠語而叛名之将何以伐伏平語曰同力度德自王安石 議者曰忠武之屯朱倦也中原成思附之盖通詔而後舊京兼 驗發名果之類也非召而奪之也召之而不赴則騎胡代毅年 惡何言也不受命者其身獨将也問亞夫是也非召之使還也 岳武穆全人乎污其正而斃矣或曰将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曰 難以鄉地之力與角也故僧之言與之投使忠武抗而北也或 之事若無武通國之遭難須共濟理及直者諫可也拒則止事 小諒成大績不亦茂乎崔子白不然易否之觀曰有命无咎臣 代之而不赴則陽周之獨錢下矣鳴呼岳也得正而聚矣春秋 及見之恶意其北望在原必恨不誅恭僧以謝天下嗚呼已無 台飛 **船** 二十三卷 崔 李夢陽明

銑明

冤而有之死有餘辜矣故衙檢者至于今猶不釋雖然應因不 慎也主和一人私利也以私利沮公慎故雖織飛者為甚克張 岳飛之見殺也以恢復也有之殺飛也以主和也恢復天下 盡其情囚即死許必不服有不足道也論高宗者亦有遺譲太 不成其心是故忠武臣節周矣若夫成为則天也君子無實辭 将不然之甚者唐李光弼一不朝乃至慎死非代宗同難故義 楚越生養教訓而後報民盖本提者校披其心防險者水發化 中其民故德九而兵一管仲范蠡佐伯者耳亦作内政而後接 将其末馬耳是故附衆以仁招携以德迷方無悔者始討之而 我有小人之雄也彼小人者各於課國而提於**愛國衙於用才** 者一端而已大至此後安歸乎夫帝王林亂之道二曰德日相 大智難科郭李常數於思明矣况力十於思明者乎夫民之苦 成夷狄往來之忽固非鄰國之守然彼君相如此徒貴功於 而巧於壞才人将有為也型之或之必窮以促使自失其據而 方僧之班金而歸也就縱之則謹慎也非謹懷也金國之話 屬人父母都人兄弟凌暴直管內能無寒心平於是思所以 要其名以實其言卒亡國而後已忠武果北槍之其心快公 尼者投仁以生也厭勞者望我以佚也斯二者忠武臣得而遂 主和 羅洪先明 稱嗚呼惟無關於之智故不免以身却於人惟無漢尚之權故

愍之言曰吾國已有君矣日治兵不少懈足以廣情破而不及 也正言若及馬宗其知之平正統土木之變不幸類是善乎 分養之語至為不仁然籍之不敢果於京者未必非斯言之力 側可施於與國而不可施於监賊之前項籍掌獲太公日后奏 來也發之於疾砭石技其會湯敬解其煩方恨醫樂相見之時 自非出世之質無人之,男也不足以辦此宋不足以辦此其命 從建炎讓則于是之禍且夕且至保富貴者就無是心高宗士 其機順之則禍逐逆之則禍速趙芭徐展之事亦足以鑒高 為軽天理人情之至人不得而奉也是故生則望五縣沒則請 制其命而馬芝而污二度二盾存金人可以得总於宋高祝無 有能通其對者故僧得以來主問嗎呼文告之往來誠意之像 尚宗董疾又失忠蒙之士急於成功而正論之士認於達變末 再目而得美官数月而和謀成明年而相此非槍之好沒能致 數是為质飲不請宋之畏我者去英楠之既歸也一日而入對 **國已無於金之等接雖無為和其終無成乎故二帝之計講然** 能脱然乎此一点也有父母之愛常於前有兄弟之嫌迫於後 其能熬飲平此一盾也淵聖兄也建交第也湖聖讓則金必不 夏矣 首者五子答桃應以為舜之有好限而逃也親為重天下 小諸极被之間訂在三年而欽則莫知义近其意以為接即死

下肺腑之托而延吾國家萬世之昼随聚鞭而北城此而後朝 題表而南極陳時之難得易失不敢自麼於好臣之計以有此 君义大事自我去失又何言哉夫雅好可畏也宗之不及何吾 速道國哭者整震於禁此亦天意也不以此時特出不得已之 亦知之矣獨不見前日宗留丁十人臣殺此引有益於君則為 **計脫然于季常法度之外而有所敢為則終為好臣所制縛而** 為念果何說也吾為國臣子誓赤心報國者也朔又成命在以 社稷專之可失公素好左氏獨不知斷以此義即况其時萬世 聽之則亦配命之類耳将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正為此也首利 無故一日十二金牌召班師非榜之為而誰為格為之而再思 記命公向者稳受高宗肺腑之屬曰中與之事一以委卿今私 鸣呼岳公報國之志所以然不酬者果天耶人即彼高宗奉養 奸臣之言使我十年之功度於一旦将不復以宗社為意父兄 無役論失爲獨恨公之未知權也孝子之於親也從治命不能 人仍殺其身以善其君子當日之事思以為正當用權以亦直 奪之策找熏以清中 愛親之心適以益其段愛心適以益其長於是其為金人思語 小自覺宋之儒臣方且攻槍之奸而以隱公者立若是止濁而 一悲情的精香胸中不世之機會又在吾目前朝廷乃無故入 出那 其疑 蔡 清明

以及與金和而急乃公者亦惟懼吾力之不足以克而及速末 医可我也胡為平竟以不得擅留一語自将我夫殉君命之為 思執若為吾君報萬世不共載天之仇之為也且高宗之所

英倘必吾全則将乙骸骨然田里終身布衣疏食自處於除名 為何如也則克之日安集之餘人民府庫籍之於朝将士卒伍 命進立之罪籍豪以待粉身碎骨萬死其之吾赤心報國事典 禍耳今吾自揆吾力必克無疑矣一舉而克之以還報吾君以 亦約束以俟朝命吾将養頭既足直歩至國門上表自劾其選

心迹則與温有間不害為同行其情也此乃所謂權也大權出 法而白此心於吾君與天下後世矣盖其軟行雄近類桓温而 不做之数自後有這所者雖能盡忠如此律若是亦足以行士 三十三日 -229

於不得已者也若果不得已而又不用權則難聖人無以濟

立不懼意大過之時必有大過人之才而後敢為大過之事不 可以一日安者平易有之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大過君子以 而聖人亦不必立權之說以教天下後世矣况公當日之事值 於尋常放職馬乃克有濟也是故以天下與人上世未有也

放松事也誰得而罪之夫大丈夫建大事首無私意其能為 名教罪人者况公當日而出此其要歸於思孝矣且未有改立 的羌始行之君無道而伐之上世未有也而湯始行之君養 刑而放之上世未有也而伊尹始行之萬世之下不聞其以免

常法度所制縛裁青天白日萬世一時所責備平英雄者正在 論曰天下有不可必為之事而議者必欲其為之其亦難與論 英鳴呼公何不為趙氏九廟神主惜此去就乎此見可與權者 此耳今一鮮而歸非惟前功盡棄其為之不免人固己豫知之 知有難易之道更不知難易又安足以論天下之勢哉非惟不 公耳之矣 之難也嗚呼使公當日雪配之志既酬而後為檜所害息亦名 如其勢也進有誣妄退有束縛又何如其難也而謀者必欲其 山推乗與播遷中原陸沉何如其時也君昏臣好忘雙事慶何 断到央時有所難用機會問時有所難乗吃胡馬交馳突如 **難聖人且無如勢何而况天下者乎今該者於岳飛之班師而** 伐志存雪恥志不共戴天一戰而汜水克再戰而養陽夜節城 於飛事矣精思之旗知職深矣飛何有不可必為又論飛之此 及與論勢而亦不足以論時矣何也才力智勇時有所難這果 歷一為之吁尚是與論職哉今論者不過日宋高間外之家 東以不能應學是欲為不可必為者也責人以不可必為是不 公安百姓雖堯舜未嘗以為易勢難於王天下雖文王亦以為 人矣盖事有易有難易則順難則逆二者惟勢而已矣故勢難 之捷金吾校首朱仙之駐**兀木褫魄颇固将棄汴京**友矣此 出班 三十三二

勢可必為耶不可必為耶何也順不可犯进不可**路受**有所 殺我之情非前日萬我之沒矣前日用飛事今不專美前日知 陽局之賜劍至夷劍不至檜之心不但也也不然則班師之詔 飛今不知城矣前日用飛今詔飛矣詔而不選則伍胥之鐲雙 前日織字之牌今日左響之宋高非前日在忠之宋高矣今日 必能行頭逆而志未必可遂如飛者哉何則今日金字之牌非 者也况於君臣之際哉君臣之際犯順以行權臨逆以遂計而 足以知勢與時哉吾术見天下有不順而成亦未見逆而有済 再浮飛於守常則可矣要之非應變之才也為此言者是知順 提兵外應表有之惡與天丁共誅之差東氏之誅董至亦可也 代魏曹可也却好臣之計果於自用如祖述之清中原亦可也 於此成如介子之破楼蘭可也以死自管戴罪而行如武侯之 調大順而至多也即有十二金牌召之班師飛也矯認進軍期 更而為誅叛之部失又不然則削奪官爵之部下失此其時日 而不知逆知易而不知難知可必為而不知有不可必為又安 而飛也皆不之為夫邀勢者亡審時者昌故日時不再來勢不 史 287-230

者我也将為清中原之送則驅兵在前追記在後将為伐魏之

度種有所難施故耳飛於是時将為諫早之紹則宋高謂班師

也而天子以他将代重夫第不知重夫仍為将否即點仍發入 降易者裁之順與逆知順逆者张後達權變故予等日私之不 也知孽之不得以奪嫡則飛之師班不班又不待辨而自益明 個父之子子子之子父從治命不從副命此其說尤不通具公 秋之素講之熟笑尚其意不及此即今樣者碩又曰君之于百 是也設使點之於倉栗也忽有詔曰不發方亜夫不聞天子詔 外之寄誠可以逆君則二人者當先為之矣今議者不察有可 而樂教奔以身為萬里長城知非不深也心疑而道濟死使間 論天下者責之君如孟子一正君而國定是已善論天下者責 大故善論天下者本諸勢與時善論時勢者機諸難與智力善論 果否即知此則形之班不班不待辨而自明矣飛忠孝人也要 類是也又日将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至夫不聞天子詔之都 能进其君者也故句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任非不專也說入 托君命之数此其時與數果可必為者即不可必為者即且主 分大界之主中有思功主和之姦動而有遠節制之誅進而有 石極也相運之者也将國押以止人者也以宋高為福秦僧 公表秋之義黃飛曰苟利於社稷專之亦可此及對發倉要之 之相如柳宗元相道得而 高國理是已未聞謂事間外之寄而 之雖百岳飛無益於宋而預責之權變其亦不思爲耳矣故善 命子命嫡子平命董子平以宋高之事言之則僧嫡也飛 114-1114 使之必不得是故志士仁人所以深痛恨於高宗也 行便或以為此上意心君威不遠顏だ人臣扞雄鼓孰敢奸之 行也或以為此丞相獨詔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宜斬便而該 · 一人有以丘武後朱優之後奉金牌十二班師為恨者且謂武 之軍為之左右橋角劉錡王德以殿嚴之本後勁吳璘以春嗣 兵尚聚於原雲之北而未盡發也或移入勢必用韓世忠張淮 宋讀史至岳武楊抵朱優鎮一日受金牌十二未曾不**在**淚數 勝到之機固未有所分也天武德可以後中原而不使之復又 奉韶歸而武穆以孤軍深入情見氣幡而屬悉其全師以萃我 重共出切其西接而後全之膽奪而中原可全後今諸将一時 勢亦不能獨舉何以言之兀不者亦標桿猾賊人也女宜之首 敗身也且敗國天非獨家不順也武程雖強两河之兵雖樂在 代将之而歸何以自處乎強敵乘於前而嚴修迫於後是非徒 臣也有如武禮不奉詔而進立檜以尺一削武榜官使一部将 整不足以制内而為之必敗勢足以制内而為之雖成功非純 也凡可以用出疆之命不表認而進兵者其勢足以制內者也 楼用大大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立可以報警而後中原則非 可必為者若與相之罪也 岳雅一日十二金牌 三三家

工世貞明

史 287-231

宋尚新

中原而不去得以其間走使智量丞相丞相輕看約則不得不 於沙漠故自書生之言一出而屬已心知武穆之無成故堅持 思言者逆知武穆之並武不可一世使見之者謀失其智才奉 所沮内則後無所孫至馳帝學成齊為之學度隨常為之国を 不出于忠生几本必且北去比去而丞相必且應落外則前無 其奇綠門蟲而談當世之務而武榜未之許乎向令母走之言 **於嚴而害生且印馬以該其毋行也此豈書生無單食室歌之** 臣策士且諭張鼓煽以根先群以奪其心而衰其氣何至彼将 丞相且以抗命為将軍府将軍且懸首大白不服而敢位書籍 竭力而营持等而計者乃武豫自王貴牛事而下皆間将而非 如鬼神和好如膠泰夫豈特師心自用意必有智謀之人為之 之意觀其容靈人之偽書賞脱碼之佳句雖古之絶纓以發析 之自武榜非飾說也請待事止辭夫權雖稱權簽然亦有弊才 設轉戰而前期盖敵而及而母走之敵果可盡乎不能盡敵**則** 之男果足侍乎侍其萬而抗王重是女直未滅而身為女直也 **謙士也開将之用一而謀士之用百有如一旦受詔班師闘将** 賜侍以致俠亦奚以加彼其殘害忠良交通為於使人主尊信 全師而遂便馬獨請金牌之來不出自高宗不緣自恭槍而招 不日而還兩帝之來與種仍人之塚墓英雖有金牌宣能止之 杯即使少保首能養士於平口則雖兀木無比定之意而語 三十二元 **背讀明道先生書有言白天下之士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 為得機以語於固新則未也是故征死正丘首君子仁之 岳武穆碑記

能知君子得之國第小人得之輕命盡生於權臣大将之就似 孤腋何至今奇才策士偃蹇数奇尚且就敵附會功名以輸國 移得一士則批主上之逆鱗如極肯痒蜂寝城人之皮毛如集 事生好所謂有才而不善用者經日其<u>益機也天下艾能見</u>其 吳余深悲武穆之忠毅而經於無事故重以失士為賢者惜若 之所心不以結士而以擅兵則結士非特除患神以建功不絕 再得左車而傳劇立衛恨不追而 是谷以吐提為 該該顧武務 以親附士大夫招野此不肯為人主之柄若武穆之時朝意主 曰否否衛權過武帝承平而當武安魏其之後天子常切崖故 者謂高宗時值苗劉之亂而常慮諸将有恩武穆斯王所以 家之大計使中原與一帝俱後其口中而莫追也豈不痛哉或 **基屬發斬王之餘照於江中者國士也縫衣緝較而脫男子於** 無東善五後而况武楊當方寸之既到于且當其時未嘗無士 而金牌於是乎養發至于奏發金牌則雖致事生於麾下亦必 以危言中武務於帝前而帝且為之心動則不得不敢詔班師 **虎口者齊婦也武楊倘得一士則權臣之舌可禁頭可斷心可** 史 287-232

門門

斯院寓而安耳非誠之至也奚缺為之故語王之統節惟漢諸 心直幼孫至竟以為幸不死於戦即歸死於獄笥初心之不違 食之云非協於天下之談已如信悸人不詳之說特其徇國之 三代以降才與至誠合一卓然病然至王與諸葛死兩人而戶 易忠武侯唐郭汾陽王可謂傳匹而汾陽之才又似不及王 平而語也然則主也義功業非激于高宗之知遇如信鮮大推 信夫王則不赴討稀之徵臨刑則追答指徹之誤者固未可同 至今論者猶共免之而王怡然就死暑無忿默不平之意並利 而王後拱毫暑次鄭經管顯葵為之益力比進軍朱仙恢後之 中原于時高京方或千奏檜以節制光州則不果以諫阻和議 宗之始用王有精忠之褒有中與之委其為知遇亦大率類漢 维質展如几木猶悲啼魔避之不暇其才大率類漢准陰侯高 位最早年最少然而百戦百勝為功最多郾城之捷廬州之接 濟才而不誠難有忠蒙功禁亦出于事為浮無幾何時而不喜 功且垂成失而班師之詔還下未幾主亦身及於数以忠受楊 則不納以請洒掃諸陵則不從蓋高宗之用王者已大異於初 不免前於奪的之非其罪維王自破劉豫唐州之後銳意欲取 高之干信然信困楚之績抱徹之言维有可稱而快快之私交 合非尋常號有些蒙功業者所能凝也王始起徒步在諸将中 獨書執是評古之人物至武禮王軍未肯不數王之才與至端 軟亦中里中與良可惜

江石長城随市與天子如不知識象馬精思旗奏至望風走兀 張都督授曲端閣中斷石學中與天子無相干秦永相陷去聽 不堪淚路旗折馬斃事可悉君不見嚴李網死宗澤可憐建 見思陵之牛羊寄情干悲歌节識忘親之不載 忠而確於固将軍之不展方東中原之無機吊孤墳于湖濱安 心幾在擊之那思芳又何必以之為會在原身而見逐芳伍子 亦知其至愚兮老獨述而那答損專騙以報主方乃忠臣之素 臣妾等前残喘以娛媽葵和被干洪流写意聯聯于中路府夫 ち乃峻宇而高居信龍邪之矯在ち委九廟干狐狸甘平詞以 悲鳴而不食相伊人之有心方自鳥數之不如忘數天之大恥 之尤也為後方而次殞方群哩哩而附翼依在原干機能方遇 竭心以為主方又何可以為仇也天之所處不可植方亦将軍 而可親考忠何善而可数父兄且猶不顧考何忠見之能育臣 传御公以書意報國表王之心也其觀王之深者與 有其君方子不知有其父嗚呼将軍方獨面免而懷若學何要 何為哉天地易位芳江河倒流縣風妖極芳豺很見流臣不知 木之頭守其根必傷人之将死方面看以為不祥嗚呼格軍夫 悲建紹 岳飛 A THAPPE 張巴廉元 劉基

訊金之不亡故然帝乃恤於金人之威夷其復雖無成且失甘 昌以齊異劉豫而遠師於漢矣等若擇建上字界王以征伐數 青品宗之既南也王内則前施外則過廣請建儲以安人心器 無主中國之志民毒於夷之唐而思宋之德金人以汴井張和 坐其於張俊恒於秦指而節不奪誘以隆賢而非回其兼無好 本心為若死 無加王潭從幸喜同樂五國路然看馬用精忠父繼忠子百戦人物論 1 即馬前刺 發臣收倒不畏天區區物論真無權 座州一死差快管 遺恨施 朋氣滴天下借惜不惜股李迪三字徽天下服服不服殺武穆 三壁幽朝已復無江淮樓房此七死天下事安有此國之亡党 金字牌從天來将軍働哭班師理士氣勢卷聲如雷聲如雷 情都以繁民望収河北而搞中原厄格王彦 危干杜克而氣不 父昏德子重昏重夷此日何乾坤父德壽子重養或名治號應 在不殺是故謀遠而思義明而信故能存宋不遂亡也金人 金字牌 三父子 三字獄 岳郭王廟記 李京陽明 李東陽明 华東陽明 功見知之圖當有微社之思益勵幹方之績數千時訓其水 對異恩於戲牧伐用張既収無脫維人之烈惟群作福敢後看 寄外當於翰之雄關茅社於新封錫主股於直食併加微数式 **推脈水以彰分闇之辜授鐵齊壇以示元戎之重全付西南之** 變久宣夢於邊軍實掉難于邦家有公孫讓退不伐之風有叔 之聽制置使岳飛精忠許國沉殺冠軍身先百戦之鋒氣蓋萬 初奏惡騰於戎提與圖記復於圻封肆暗淮律之府官去治朝 門下師直為此正天討有罪之刑戰功日多浮仁人無敵之重 以不明之迹而贼元臣自方以來未有如檜之敢也且夫其須 土慰我后雲竟之望林斯民空灰之中品乃成功想茲信管量 夫之散機權果達謀成而動即有功威信著明師行而耕者不 而擔好後續客若而王職關言除行至一朝一夕之城哉於乎 **據內外諸岛乃為苟安之話惟按臣之交夫俊含而王慈王忠** 王旅如飛之怒月三捷以奏功率軍人有指之疆日百里而闢 **歐迪逃之数等連六郡納為盗賊之區命以祖征远茲戡定投** 子懷柔初附之名為治罪之哺亂來衰漢之弛兵竊极一 有者檢之辨詞也其心非不賢王也而辣於其欲悉而為之正 進封開國侯加食邑制 封開國子食色制 髙 栄

門茶

改色亦士勇之買前別兹坐炭之餘積有雲電之望落都南滿 将規收於遠取直增量於使權草不知名該威举之根整在在 險阻艱難器足以任扶危之重志狗國家之急身居失石之先 **岳飛沉發而間中誠純而特立縱横奇正謀足以應料敢之機** 併昭物米於戲觀萬夫之政兩惟歷敏於我公宅九有之師我 轉或係也氣於方張力桿孤城繁倖群觀速清師而奔沿兹根 屬逆羅之挺亂並沒點以窺邊萬騎跛行震天聲千不測千里 去飛才全果教袋禁沉推說禮樂而励旗隔德選有君子之俸 其克與于王紫松若子訓永有乃心往恨式降之方勿替對無 底以過婦 載 瞬却敢之看用錫初攸之祉齊擅授鐵節兼兩鎮 深入于疆于理威行江漢之山川如飛如翰名動江淮之草木 授抱鼓而先士卒忠蹇匪王臣之躬自奪武以專往奏權堅而 罗亂夷鬼所皆者破原師鞠旅其衆無謹乃恭西南久勤經 之雄太社分子爵列元侯之者倍取升賦行食會租爰示龍 充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制 仲經陰於俱存廟就未移於種處其共乃服以穿 一一卷 高

最五武将軍中遇秦指書 屠 隆明

解庸惟一德以定功兹萬邦而為意

原缺第二十一至二十二葉

如陛下何今中原取於掌上二帝旋於目前功樂垂成而事 相國且握手等飛賜張厄酒飛軍能下縣即相國即不念二帝 **逆血之時势不俱生之日申包不何如人哉一日班師赴側下** 之相平奈何令二帝久秦胡中也君父比在危亡此臣子枕七 原手禮最之人不随於冠裳子成人之遇相國誠厚孰與大國 間則為置相矣相國如天下何內折中原之無而外長仇學相 自年耳爾相國念之且相國審從胡中回烟沙之地不像於中 不微子麥秀之歌吟周大夫泰離之篇扼腕而起仰天長號盖 國必不然故敢以書奏飛日者渡河来顧赔帝京徘徊官嗣詠 矣惟整之恥相國為天子大臣如何令屬人猖獗盡無大河以 不知其淚之淫谣下也二帝遠在沙漠之卿望軟於相國一夕 北赤縣神州二帝越在草葵而坐擁江南尺十之土以偷老此 意相國為陛下輔弼之臣陛下之遇相國厚矣語有之叛之終 從東南來者皆言非陛下意謂謀出相國相國是陰持之飛過 也飛於時謂遠定中原勢两宮而遠之陛下直墜手取之矣然 **岳飛頻首項首致書相國足下飛目領王師渡河賴陛下之重** 後角中投老西湖之上飛之頭也乃今者一日奉陛下 大群黃龍府諸軍聽飛皷音無不勁雖起介而馳者房人無當 相國之智所當推鋒陷陣大河以北無堅城飛令諸軍比比且 物論 一部飛班師天王有命臣懼頻越於下飛奈何敢不班師哉状 三十三大 金牌

敵所畏亦一時之傑也然或以戴敗或以情卒而憲以不證 爲合之聚抗金人数十萬之師卒完一州名東當時壮哉然則 使之治即用這其才惜失親勝城起無甲兵種的之資提数 顯其知所擇故王彦常家赴國累破堅敵威振河朔晚奪兵柄 王德素有威各意識劉光世審其不可恃晚從張凌竟以功名 心於諸将無後而戦死亦可傷失張憲等五人皆岳飛部将 中東で繁情哉 於和議類失事機人心阻丧不得如言用力叔受祉根旅以成 右孙舜兄弟保全川蜀数君子皆人所屬倚以成功者奈何 **带奏温展熟傷設楊存中出入淮甸無大勝召與兵最久黃奮** 李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被家狗國去後中京中 今飛十年 經营慶於一旦能不漏心部書到軍中父老摊飛馬 是役也即出陛下意相國何不強諫陛下必聽相國相國之言 倒落狀頗能知幾不陷禍敗其亦有天幸者與郭浩楊攻克左 行則功在社稷名流天壤此萬世一時也頑相國圖 TEY者言数相國不聞也相國何親於廣陛下何看於相國哉 王徳王彦魏勝張憲等 李顯忠楊存中郭浩楊政 思神直與胡潘本封事蔡虚齊班師論争道而馳 馬武穆恢後中原與切好檜忠肝義膽可揭日月可 三十二卷 脫 脫 脫

身高宗真少思哉 蘇武無愧然武賞不及嗣論者猶謂漢薄皓之譴乃不免於此 耶朱升張和洪皓崔縱並完節不為大宋蓋而皓留最久方多 往後受職留竟從容就死不肯屈而臣之部市片無行能如是 海州之功四上之梗亦是稱馬王淵以總率危從有勞逐至縣 君命與天地間之名義如鄭望之字文虚中何足等失王倫屋 宋有女直虎狼之與隣也聘問之便率慮禍惟屬是從自弗顧 **宽盖亦自取馬耳** 故曲端剛慢月用輕視其上勞效未著動應節制張淡殺之雖 淫失将士心自取獲敗兄結託康養與光世一軟為及道設解 命師律不嚴平致勵班之畔迎合檢意首納軍權難得去終婚 能守越又禁四明負亦不少别其附會主和謀殺在飛保全富 不然者俊受心齊牙瓜之哥其平苗劉雖有助王之績就說不 南渡諸将以張韓劉出並稱而侵為之冠妖夷考其行事則有 元始由韩世忠進其攻城野戰米管敗級有可稱不幸早世情 上君子不貴也二人方之韓五益遠矣然子盖示遊號俊子第 真取媚人上其母疾何如哉光些自持有将遷阻却是不用上 張俊張宗顏劉光世王淵解元曲端 王倫朱升張邵洪皓 脫 十六 敝

孔子云使於四方不唇君命可謂士矣當其炎紹典之際凡使 語不信夫 张竟以仵奉檢誦死非天立子适 遊邁有機登詞科文名滿王 勒馬麥展功林林如昨而子茶梅然还累中寒無蹈馬識者謂 公孫備東園釣于鄉也本為春秋名卿之親楚炳炳皆義聲而 北後災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于卿為甚而僧之罪艾牙 茶心豆公之節下塊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能够者有過漢 下适位極台輔而過文學尤高立朝議論故多所謂忠蒙之報 金者如探虎口能全節而歸若朱升張即洪皓其展幾乎日多 余該十列子見南郭子·秦與鄭公孫橋同學於南宫民之門既 幸逢怒於秦槍武之見抑不過不為公卿爾而公方遠陸山ン 廷其養表忠蒙皆可為後世法象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 蘇武之還自匈奴也韶拜為無屬國賜錢二百萬緣田史副馬 不足談也時留此十五年忠節尤著高宗謂蘇武不能過信意 ※別名野之伍無愧云条顆脏之泊觀漢史至蘇于即傳并 秦民軍於德而薄子命不以城弗彰終其身為子恭氏公而 洪皓 忠宜亡恨蘇武 朱升張都決時 一日本日本 方應更明 直德秀水 脫 脱

里風霆而爱耀宇内而児以孝昭之聰養孝宣之聰核名實 節塵煙薄靈運養日月而控于數部抑于命之第不符一楊眉 何子卿幸而忠宣不幸也亦足非矣易曰晋康侯用鍋馬者供 東史列洪忠宣放事喟然嘆日嗟乎士之處功名也固有幸有 九龍俗至若是異哉自甘英雄之士抱卓榮現新之才精忠峻 點逐方脫冷山後投藩海而虛然盡一息於灰管之上嗟乎是 **店皇帝之姐比面汾泗再拜標文以祭忠慎悲烈至今讀其馬** 也追宋紹與十三年忠宣公即命金處廷辱劉豫而不之臣後 年奉使皓竹而縣老母終堂生妻出常常哉子卿古今所希謝 語者數四而子卿抗色虜是猶足以寒檀寒之膽而褫之魄下 而子卿不可視直不能倒聲高不能下即李凌衛律董切制耳 可氣而齊恨死者未易數也緬苦子卿之時大漢英風如席千 哉奈之何武之在漢也以淨備位典屬國受養二百萬自天子 依寒落無抑之氣係故也宜可史冊一二親而干子如奚軒軒 角龍幹水天雪容数語尤足以激天下後世忠臣蒙士衛吁博 山之流治妖者十之九不以刀鋸將鐵基案蹈尾其間及問首 章日三接而文王之係彖曰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 公卿大夫而下莫不嗜暗異而皓之歸自金也一言忤吉旋至 不幸與天子即日天漢元年東節產使絕域軍十欲任而臣之 一行夫康侯功亦烈矣然非遇明時遭望主亦安能吐奇炫能

幸于忠宣耳以子卿大節即膻暋異類猶辟然噫嘆中即之心这爲含克死草間耶雖然以忠宣律子卿于卿幸矣然于聖僅先後而忠宣非檜黨日夜婢孽而羅識其欲豈遽齟齬坎凛汶政不當成败論也于卿不遇昭宣之世安得與中與名臣弱陷職下而統榜子第班報冠服魚服而佩印封萬里者有相摩士

即世之所稱似當照揚之将才長軒奏千隻所盆正問飯既免

者乃不得食第上爵上卿而真之十一人之末被十

丁盂以下皆以厮隷降廣賈堅之徒且彬彬位于卿上大漢

敗論也以成敗論士彼施神帶教養學十千然即名大天果出 芒刺在背之心必至既死而後快乎士生斯世有幸不幸大都 地檢以內獨之徒然然倡和解計一二老臣一旦决去無難色 然王屋母於東南半壁之天下而置君父之仇于都無計較之 子恭石而終其身威弗彰之南郭子連井心馬倪首公孫僑氏 類光也而後之論人者家就區區成敗為高下士政不當以成 如忠烈如武樓十二金牌之召不旋踵也故忠宣之節適觸其 寒寒九縣應飛淹淹如在藏之夫失而由宗備安江左自謂饿 而償其一十九年崎嶇聚阻之劳也宋自二帝比較以來三精 帛之上而子卿之仗節歸也遂得傑然麟閣以簽明功名于世 而不克自全者故雖有毛髮經要之才亦足以自效於你常竹 臣如博陸軍即有城師師喜起之風而不至猜疑尤甚思功臣 九 史 287 238

	風類逐有公除隊昏諒陰不輟樂者帝軍百以立世防意常失	
大宋氏之待忠宜、能又寸也平成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み笑然弁益不勝 可不受金廉之官治全部以帰與張 が当成仁之志者也其祭被示之文 東京之文 東京之文 東京之文 東京之文 東京之文 東京之文	帝相首其致孝太皇力行三年之丧則干載一人而已自禮殷	
大宋氏之待忠宜、能又寸也平成 小如司馬朴之果安矣然升益不歸 而不受金屬之官迨全節以歸與張 和聖桑華龍尋之京進及應水天若 和聖桑華龍尋之京進及應水天若	秦與雖然安可以是為盛德配故論者謂聪明果殺為南渡諸	
大家氏之待忠宜、能又寸也平成 一方の一方の一方の一方では一方の一方の一方の一方では一方では一方では一方では一方の一方では一方の一方では一方の一方では一方の一方では一方の一方では一方では一方では一方では一方では一方では一方では一方では一方では一方では	群臣之傷心宣力不如種素宜委於鳥禄政修園理無夫差之	
大宋氏之待忠宜、能又寸也平成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み、官治全郎以帰與張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み、官治全郎以帰與張 一大空金廉之官治全郎以帰與張 本本の一大大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存職長師規伏中阻觀楊甲對策則帝之上身焦恩不如勾踐	
大宋氏之待忠宜、能又寸也平成 如司馬朴之果亦矣然弁益不歸 如不完金屬之官迨全郎以歸與張 如子之屬之官追全郎以歸與張 就身成仁之志者也其祭被宗之文 華龍寺之皇進滅灑水天若	孝宗糸出藝祖有君人之度其繁人心成乾海之治宜也獨惟	
大宋氏之待忠宜、能又寸也平成 一大型高縣村之果决矣然分與不勝 而不受金廉之官追全即以帰與張 而不受金廉之官追全即以帰與張 不要金廉之官追生即以帰與張 一大之之 一之之 一	孝宗	
大家氏之特忠宜、能又寸也平成 か可馬朴之果み、実然丹益不勝 の不受金屬之官追全部以帰與張 が対成仁之主者也其祭敬宗之文 で記述。 で記述、 に述述、 に述、 に	請而力行之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為仁孝宗之為孝其無愧馬	
大宋氏之待忠宜、能又寸也平成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み笑然弁益不勝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み笑然弁益不勝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み笑然弁益不勝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み笑然弁益不勝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み笑然弁益不勝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み笑然弁益不勝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み笑然弁益不勝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み笑然弁益不勝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み笑然弁益不勝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み笑然弁益不勝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み笑然弁益不勝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みだ。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みだ。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みだ。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みだ。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みだ。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 一大四司馬朴之果。 一大四百里。	間父子怡喻同字高壽亦無及之者終丧三年又能却群臣之	
大宋氏之待忠宜、能又寸也平成 一大型 一大型 上 一大型	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官處之孝未有若帝其	
新雪藍拳龍琴之草速淚灑水天着 新雪藍拳龍琴之草造全部以帰與張 小如司馬朴之果决矣然升與不帰 小如司馬朴之果决矣然升與不帰 小如司馬朴之果决矣然升與不帰	127+1012	31(+11) \$6
新雪望拳龍琴之喜速汲灑水天若 東京に大き者也其祭敬宗之文 東京に大き者也其祭敬宗之文 東京に大き者也其祭敬宗之文 東京に大き者也其祭敬宗之文	為也天厭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弟遂而終馬然	人物論三十三卷終
新雪藍拳龍琴之喜速波漉水天若水外成仁之宝者也其祭敬宗之文和不受金屬之官迨全郎以帰與張小元之金屬之官追全郎以帰與張小元之之。	錢穀謹邊備必日吾恐宋人之和然不可恃盖亦是帝之将有	
	好金人易求之心至是亦寝異於前日矣故世宗每戒群臣精	皓作則何更氏之失録馬
	金國平治無常等來然易表称書改臣稱姓城去說幣以定鄉	并有曰嘆馬角之未生魂銷雪益聲龍為之真建波應水天若
	符離之避远失利重端出京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之立	即洪皓並特匹体蘇武有殺身成仁之志者也其祭徽宗之文
	英教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可謂雜哉即位之初銳志恢復	而不失王倫之當當木縣而不受金屬之官治全節以縣與張
孝宗	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	朱并欲請徽宗之制服固不如司馬朴之果次失然并與不歸
古今人物論第三十四卷 前呼 鄭賢 元直	脱.	7
	鄭賢元直	而下風鳴麟閣能不為之於邑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四卷	除崇德尚野奸錯如是其去宋氏之待忠宣,能尺寸也十歲

乘而易表為書改臣科姪被幣定好正敵國之禮遊庭不舞格 無以制勝舉朝皆婦人固不足以任此而俘謗如川聚緣成雷 後而和謀之說惑之豈知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後皆非中 燈不煙刀斗夜停旌旂置養亦彼此之幸爾妖臨御二十八載 無一日不行天下而瑕疵亦在不免值金主賢明仁恕無際首 **指道學為邪無以倒吾道之戈雖雄心速慮無一日不在中層** 泛終罷位楊甲之策覧之不悅卒置第五則恢復之所以不成 于之頭飲月氏之頭矢然纔欲用沒而湯史之衣及之方建妖 的其孫杖除司弘首即大立志之堅宜可以極手雜墨而繁體 中外鼓舞雖率即符離之敗而初志不回立馬殿廷斷弦傷目 次真的顯波江之直信任李顯忠而成靈壁之功致邊報克捷 即位頼魏公忠肝義將倚如長城而曰朝廷所恃惟公首權之 孝宗以太祖之後紹高宗之衛居潘即時慨然有期後之志又 有盖原帝以該共革為諸論兵革為迁也而又不可事各食因 人間凡施凡該歸美髙廟事親之懿二典所載亦不能過极過 **櫃而婚婚滿前專意一張說而因賢能熟王淮陳曹之言入而** 有之鄙矣剂衰上流兵力單薄丟蜀要害財賦置乏陵復開照 號孝宗誠南渡之首稱也 物論 張九成胡鈴廖副李追趙開 三十四人 脫 脱 與後就期而往忘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五易得哉次摩力於 允文米石之功朱事轉尤為安貨係平此及其能相鎮蜀受命 之亮乃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泥一勝而南北勢名 劉飾為長城飾以病不克進師允文儒臣舊惠督戦一舉而挫 允文許國之忠城如丹青金展人惠之南侵其蘇甚銳中外 **夢知無不為言無不盡至立志一以先好為法非他相可凝也** 孝宗至恢後特任張沒俊卿斥姦黨前忠義以為之佐泊居中 好那無貧言青泣政不煩居約有守晚再立朝秦誇九者南

主和之非程為力排祭京之當尤為有功于名教張閣論事無 如奎師子安園居正師于楊時敦後師于楊時表臣交子陳雅 遊洪凝朴實端亮趙遠統正善文皆一時之良為僧所以而不 長強禦大君相似若六居正辨王氏三經之謬猶年首刻奉梅 **捷者語日散果然後知松栢之後獨信哉** 其師友淵源有自來失故其議論識直到嚴熙哨不該異端不 開所謂可使治其賦也亞 秦槍我國福其誤宋大計固無以議為也張九成之策胡銓之 如忠義學然廖剛請後用德哲之人並首阿時好者我李追越 陳後卿厚名文字次階 范如奎果表臣王居正要敦後等 干四人 脱 宋 史 287-240

制之小嫌以成退散之大功也遭以有将之才而勝敢於豫备 家養兵二百秋大功竟營養生权翻今恨死劉楊州雷不車 新将代舊将去於縣來軍有主要命稿不受或為謀真獨 後之志愈取更稱其許國之思炳如丹青信乎普公之流亞至 皆出師禦敵此則将命猶師将以見當時事危勢迫故不顧為 俊曰允文優何優乎曰周瑜謝玄劉鏡宿将也名文書生也彼 有經濟不陰與乃命群也被屬奚但器量似謝安乎 陳康伯神於秦僧高宗末年始顯用其黃親征及平定太子於 孫大事於大議非被定有立者不能也周於大留正 討然之功盖明予知人而財於自知可惜也名文功業難於法 **屡允文之敗金人與周瑜之赤壁謝玄之泥水劉錡之順昌轨** 自易以書生之見而勝敵於倉卒者難此名文之所以優也 天惟采石一戦金売自勢使宋事轉尼為安及龍相與馬 **県以名文方装度備美但不自方唐憲使名文董料如果唐** 周必大留正胡香臣 虞儿文 張時春 李東陽明 代以上人物米文公請可與日月年光中與秦談此為第一 胡洛庵肝勝思表心術明白思慮深長續其文相見其人真三

致不可為信非人力所能與也汝為父善應以純孝聞而子 大奏無王中外沟湖一時大臣有長難而去者汝恩獨能會不 於同公其位與殿又非若問公之尊且既也方孝宗朋光宗再 所謂金縢之書固無因而関於王之耳目公之心果能以自明 这而切中 周公以王室敷親為孝輔四國流言而周公不免於 相養稱然必大於為忠厚能以善或其君尤亦存受之際權納 然望治其功盛矣然未為至為輔代有所排一斥遂不復逐五 者実係于此不然周其殆哉趙汝愚宋之宗臣也其賢固不及 半公之心能自明則天意之所以屬於周而總八百載之丕祚 目首大臣處危疑之地而能免於賴難者盖鮮更背者問成王 而去其可謂有立平哉若胡晋臣争為朱真則侃侃有守者以 思能守家法所致有惠政亦可謂世濟其美者失 **学定大計於頃刻収召有徳之士以輔軍宗之新政天下** 軍之憂非天降風雷之變以彰周公之德而啓成王之東則 國而完之於此見天之所以春宋者不如周而宋之陵夷則 趙汝愚 脱脱

彭龜年黃業羅點以青宫師保之甚里至無隱黃度林大中亦 · 頭有蘇子醫堂之操繳還閣門張該詞頭有陽城裂麻之忠奏 文正為宋人物第一文穆其流亞與便全革受書之樣舉朝皆 親萬機晋臣與宰相留正物心毗賛國以牧軍其功同也羅點 朱熹學宗伊洛胡晋臣排群議荐之其道同也方高宗滞疾那 仁乃能以朱喜直德秀為師友即其所好惡而二人之邪正可 能守正不阿進退裕如此数臣者告能推明所學務引出以當 次曆以直道事孝宗進賢退不肯可謂敬君之大者也孝宗禮 胸中国将有以也而時莫之用可惜矣 問與陸務機諸人曆唱見其詩請其集知其用世之具素講子 侵輔其而限於年王閥陳緊負副直而見已於來是以皆弗安 道可調粹然君子失陳歌論事順切時病磨體仁深於理學皆 罷明州海物之獻與孔敠之政同在城都演武修文與用名節 所建立云 月足稱者然緊竟試機已祖讓至視趙汝愚劉光祖為仇而體 物論 辛次府 彭龜年黃家羅點黃度林大日·陳發詹雅仁 范成大 胡晋臣羅點王蘭陳聚 三十四卷 張時泰 柯維默求 Ŧ 脫脫 右許及之之由實在膝者有方道師舞之狗吹雞鳴者有若陳 而進退由心大樣國本其小人之病風夜心者皆填門排戶附 英又從而禁偽學籍偽學嚴偽學之禁視君子若掌上之土尾 朱熹失以内批能於龍年失又以京韓計逐汝愚而一網打盡 行計校您與謀而權歸佐胃由是以內批用臺諫失以內批能 惜汝愚為人太疏不能以昼萬酬韓促冒之劳而使得以懷怨 外奏然汝愚乃少敗內侍石大儒增置講讀官天下於於望治 我以水, 學美官悠悠風塵蘇斯偷俗清汾消歌園浮積流有

見於紹此初政宜若可取及夫官開始悍內不能制整要致政 光宗幼有心間智用儒雅速其即位總權網屏發俸薄賦緩利 其時平夫何参知政事僅一月而即能去也意著孝宗徒禮貌 扶危定領任公遇節太皇太后躬定大策嘉王寅紹丕圖而中 不朝重華官不視疾不執表而手不手類趙知院以背戚之柳 光宗制於将種之婦而夫不夫嬖於陳源楊舜之黨而君不君 自是政治日本孝養日息而乾淳之紫衰為 而不能行其道平 就次府常呼其官而不名亦可謂與格少至者也君臣相遇非 光宗寧宗 三十四岁 額 充

光宗

史 287-242

紹與之前不形於浮感之際而出作胃之手以故羽撒日秦無 可忘宋之恨沒齒不能洒熟謂金之不當伐哉情此韶不見於 四十餘年民不知兵而傷於縣動輕啓兵端听金之響到骨不 不然五魔宋之禍未歌也作胃雖許彌遠益於幸者荒產偷 值蒙古造丘於沙漠金亦志在於來和而罷金嚴務兩不稱五 完之首何及情自中國之體統而言則社稷包蓋亦孔之既至 胃之罪而言新棺泉首之條未足僕自息兵之利而言發光門 南渡後一壤于紹與之秦再懷於開福之韓不其於與然自作 雷不及掩耳卒電不能與目作胃之伐金者乃自伐也君子謂 以中國有必伸之理匹夫無不報之響而下記伐金南北和好 愚人主之絕的也既以內安為厭常則必以外學為快意於是 事十孔百出不至於極敗大壞則不己吾於是而益知敵國外 目門應管學弘若飛城之投夜燭種種然若倉蝇之觸曉容美 師旦之既為暖心者自斗食以上至宰執侍從董課潘問皆出 威福至於皇嗣國統亦敢預問以達成立之私其他尚何可 和於金金人求首稿之臣軍前丞首送大師以易淮陝侵地疾 較不奶蜀口江淮之民血丹原野房飲餘及幣對相望然後求 子孤立於上而國軍日非矣處邊即告軍則朝堂在汝府人提 宣宗 三十四分

之過也若天唐虞謳歌商周雅頌君以正道流天下臣以正道 成於金國體虧失既而確遠極權幸帝養荒竊弄威福至於自 文繼體之政烽然可觀中更化胃用事內蓄群姦至指正人為 宋世内獨者四軍宗之權德當軍數之難能不失禮節馬斯可 價其別直矣非夫泰用李斯焚詩書百家之語坑儒生四百餘 見毀於权孫見訴於荷藤沮滿之徒雖能少試於魯而齊人 輔天子故治化之隆詩書載之俗吳及仲尼之聖時逢春秋乃 際軍理之視仁英其跡雖同其情相去遠矣 至於仁宗四傳而子國百年郡雅稱為前代所無由渡至寧宗 儲國統乘機何間亦得遂其嚴立之私他可知也雖然宋東都 和正學為偽外挑強都流奏准甸類藏共敗乃函作胃之首行 謂善處失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著類一時等 女樂以沮之響以而敦周委見舊於田夫野老友為所笑必不 也有宋以來幸有道學之名而天下不享道學之惠此為若者 喜其名之祥也豺狼果徒未必禍人而見者麼眉惡其名之聽 夫進學之名有國有之幸也麒麟鳳凰未必福人而見者 亦四傳而主國九十有八年是亦是偶然哉惜予神器授受之 -九人之籍亦一再傳而宋運去祖堯舜之治歷數世猶不能 再傳而恭統絕宋用錦佐曾有四書六經之禁着偽學五 韓作青禁偽學 三十四十 将宗証 史 287-243

見其彷彿蹈下秦之轍未有不旋踵丧其國者此又君子之所 扼腕而悲悼也

劉光祖

恢復大議也用兵大計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将相調和而後 韓作胃談伐金 陳

樫

姦極悪海内切齒知其無以自容乃假恢復之誤以為固龍姜 见可為一 巴之私而不顧國家之遠慮平佐 打頓朝十四年第 行又必觀緊使時順天應人委任得宜而後舉猶慮無以濟事

後之計不思以為戰危為國招難至是造端于辛縣疾附和於

鄭提衛友能之徒以陳自強為謀主任蘇師且為腹心乃於岳

成則追封於秦僧則追奪自謂得天得人而用師之意益欽故

三十日君

道學之在天下國是賴之以明人心賴之以正本不可一 柴中行

之明而人心為之一快矣

除羅劇施毒霧而較之本遇光祖飄風之一楊不能損於日星

遊學之在人指日星之在天也人不可以無道學猶天不可以 無日坐司方之今何曾有想來子遠宗孔孟近述問程都明道 季如日中天如皇正度何其正即夫何王准陳賢林既軍大擁

柯 挺明

HH

之遂使道學之名為世大禁彼小人者不惟肆其於網之謀而 者也自王准倡為偽學之說而陳賈劉德秀之徒又從而附和

有不舍所學以從人也惟無中行其見道也真其從道也更故 又今天下學者必自書其為非偽前見之不明而守之不定未 三十四十

正而吾道之功用賴之以維持世非正氣之浩然而為於者哉 難畅之以威而守不移林之以勢而志不挫卒能全其所學工 趙方尼再與孟宗政贯潘張威

宋之南渡過将之才何其鮮哉或日江南非用武之地然古之 既分宜其才之各有所偏勝也敢方少後徒杖學許國之忠産 各兵有若孫武子者亦具人也抑先王之世文武無二道文武

為名将亦方之能要學也方之子范蔡宗政子共後皆以功名 蒙之名隱然有慈姓折衝之風其部曲如尾 再興主宗政後皆

Á

和議是塞外家歷走天子和議非軍前兩首送太師議和生 既你而受傷亦然熟謂天道遠平哉

両太師幕

和之使復遭五事之要益堅不可却失然則佐胃恢復之謀滿 兩京兩河相望論沒屬騎且渡淮窺江表而行在為之震於議 用程松而程松逃歸用吴曦而吴曦降處其他如郭倪李奏

平台諫啓蒙則瓊藏丘密論首禍則不納妄用養類阻塞人

用斌之徒又皆庸瑣之才一日委以分間之柄是以師教政論

為慶國之策未幾王津之訴且函首界千金失夫佐胃之於軍

感荒政蠲苛赋亦废幾古所謂思人也 何其所見後先奸迕哉附會之罪發固無這於公論失便思言 兵召擊之失及其兴意用師命兼適草韶不從而壁獨當學馬 類而不得以直逐不免君子之識若李摩立密皆謀促胃以輕 到剧主又屡觸權臣三點不變其風聲有可尚馬季發所至此 余端禮平時該論則正及為相受制於韓化胃雖有志扶翼善 可非心乎宋室安能言之若是乎此固宋仁義之将而非他将 置恥此皆實德之可稱者觀其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網之言 趙方忠靖自守坚如鐵石守邊十年以身徇國抗疏主戰務重 大之氣此然如山而不可撼矣若政之忘身狗國者幾何人 乙可及也 目守前民大敗金人此復力拒金人勢不能支卒死於難其正 宋之字戏 自見不愧其父有足稱者實涉居方面亦號有才及其底聲似 道竟至亡 國為可數也張威者養於御衆故所至立功云 地方日催科不接是催科中撫宇刑罰不差是刑罰中 吴政 超方 余端禮李壁立宏倪思李蘩 牧民者富善此兩言於座右 一開勝至莫不望風逃奔惟恐或後獨其政以忠直 三十四十四十 周 [3] 脫 脫 禮 禮 教化 就於件票等結及身於煙焰就不以城胡誠為大慶雪心可酬 被 首有及 度之勢此不待早智之士而後知此南北之盟 先王也而愚於此重有歐属以邊而視女真則女真不可以共 志藏風屬會兵禁州火縱積新之下而命危破竹之中遺禽悉 将亡而不悟心如天地日月而為外戚近習閉而食之是十 李福李全達見中土幸趙葵部臣淮安底平斯時也新鄉之藏 之外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又何怪乎作事之乖方即 息副所由生徒歸崇儒諸妻之度名曷益乎 力樹而金屬之運已衰力聴蒙古陽地之謀忽守緒唇齒之喻 平以愈回視蒙古則蒙古世可以同心合謀雖成破察之功而 二凶居路四木當途三大大同除六君子速氣間馬丁當國勢 理宗 平

理宗因彌遠浔位不思去君側之藝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 · 光河 調不幸矣事國四十餘年彌遠權雅終其身丁大全書 看了一个老者正好理宗之立出於史預遠之獨命俾濟王不清 秀非真小人也用之而不誠勢了新非偽君子也非之而後已 論以新展政而學然既多匪人推進妃侍內發更恶外專直德 界如是也或考當世方大蒜等每以女寵侈費為言則色荒政 似道相繼任政強和浮志國事日外自古臨亂之若各賢其臣 柯維裝明 顔 丸 245

被之節操政續車為世吏師亦縣不能容假室論歷去他若見 則理宗之理文馬而已耳 程張朱能點王安石以成右文之譽而珠於小人勿用之戒然 且為區畫数端軍非忠言至計及懷念而中以法孫子秀陳他 **抖架功乃據族其罪斃於囹圄汪立信自荆圖胎書背其姚鄉** 猶俱弗支何児質似道專而復是而枝和夫向士璧即潭誠有 宋自開慶以來元兵日近宗社危如累卯當國者畅力百執事 名之則何以經國始教於史彌遠終失於買似道雖能崇尚周 仮道未開有積草尺寸之功而除乞家古之和陽歐諸路之様 流涕盖蒂琦並夜慟哭之日也顧以項劣之買似道獨當推動 一親而親既也不宜絕而絕獲車在前行概不成是以家古來之 遊便修好不見答而又幽之是直在蒙古矣宋以衣冠禮樂之 唆腹矣是離民也君人者将民之更處而離之将敵是俗禦而 較分寸於廟絲斯民數縣壓額無前無異及張以為新割股以 是召敵也漸至同用不是面賣公田行經界推排法江南之城 圖而南方已光縣接亡國之勢於此已成不特買置所謂新哭 國自居不思信義之明皎如百月四味遠國及邊家始也不宜 而川蜀江陵蹇漢之間無日不于支無人不甲胄北方未或可 死而朱先敗盟是曲在宋也王撒五至議和不成以發卒而又 買似道 三十四五 柯維某明 似道也 買似道 買似道 賈似道

春類畫美教人建私不恤國一至此極奚怪臣工多解體而叛 潜皮龍崇曹世雄皆以非墓苑文天料謝彷得皆以直道點的 斬何放於國事班其所為正可與楊國忠等其故曰誤宋事 越且百餘里方仗宋京乞和請盟果析如此似道固已視落時 安矣是夜二鼓鳴羅一聲十二萬兵須史而散軍身維楊雖 嗎呼似道不學無術生平說偽知義陽受園屋請出替性又嗾 進依退賢粉篩太平龍言邊事放功臣以失士大夫之心行公 似道不學無術處非其據之有容之量滋忌疾之私好讓思直 信議其謂下宋之君臣乎 随遷延京口沂派二十日始至無湖則計池降失軍於魯港船 愛臣 留之實無意於出也元人渡江勢不容已聞劉整死勉強 失人心之事卒至版國後身權髮不足數其罪也 南之士庇敗将則衆心離各軍券則軍心叛日積月累無 田以飲江浙之怨主推排以驗動東南之民覈士籍以餠制車 官降敵者踵相接也詩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活亂之又生君子 出禄境内以務将軍不知平日妬功嫉能将士之心久已鮮 三十四 卷 H 吕 **十**五 p 中 判

劉

人物論 說及門人所思道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 生已無內君王不誅监押誅父譬國憤一時據監押死不滅元 亦不敢辞云 皆以即虎臣殺似道為文則按朱十有一五春秋之法亂臣賊子 茶何用法伸思刑罰不當至今讀之令人慨嘆歷考諸史載籍 似道誤宋亡國罪不容誅當是之時宜正典刑以謝天下可也 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文者尚遇見絕使人典起魔然常恨於 書尚可想見也其自少時妄意為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去 第子禮見入門見吏卒強立庭中如土木偶人所然起敬遂百 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 為人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官至德安府之應時 上發為人或果明共強力不像克已復禮日有課程所者論語 城便者空嘔血 多質別中散不足木綿廣前新鬼哭梨府拉齊安足論天下蒼 監押官創虎臣誅之展可少伸神人之情雖得罪於籍鄉大夫 學為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閱肄善啓發人今讚草 而慢性論故以求是論審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躬理居動 人得而誅之故今變文直書曰詔賈似道循州安置至漳州 木綿庵業店 三十四卷 李東陽 + 惠 班及學州郡士人有以於式馬 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亦水竹之間謝絕世故四十餘年雖熟 從容者玩有得於心盡得其所傳之與羅公少然可必稱許臣 受攀或與非笑先生若不問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對 之門逐往學馬離公清介紀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 九二天資夷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節早成積於中者純粹 學空怡然自適中間都将學官問其名而招致之或遵一第從 光生少遊鄉校有登已而聞郡人羅仲素海河洛之學於龜山 石作偏割為功利之國浸水南東之侮是其威而不忘若之心 豆特沮溺草索隠行怪之比那 物論 楊時 李侗 羅從彦 二十四天

武夷胡

祖開基列聖繼親若舜馬連走而不愛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 搜訪得公所著遊光録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妄謂数 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簽之公殁之後 寫而同即李公侗傳其學康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 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機廟時居卿投徒守道尤 於無子孫及其道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 旦泯滅而無傳 谏

史 287-247

+ + 真宗

微而九所以規切時事感動君心者每随觸而聊見便至去 勢之所不能行而又病於言之所不能盡乃托諸著述以寄其 **艱位在則起而旋幹之不然亦得以其言而規益之碩其意者** 理世務若燭照数計而龜上馬 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廷咨訪紅佛必多至於裁决危疑鄉 之能自不形也推本五子性善之說發明大學中庸之道有欲 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游問居和樂色英可親臨事裁匿 儒者感時艱而托之書以示諷親甚舊而志可知也夫國軍多 情其酸鋼已深終莫能悟也 而宗而作也使其讀此能知大義復讐樣秋起可比面事廚哉 大法各具展幾望王經世之志小有補耳然安國春秋之傳為 國家之良規也所謂其君父計亂賊闢和說正人心用夏蒙軍 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色 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首 不動聲氣與之将者雖產居終日略然不語飲人以和而即強 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楊意儒學自新聖 餘年作為本傳其間顯微闡幽提綱挈自誠有益於治天下 《秋孔子之刑書示百王之大法園養東之至公安國潜心二 著春秋傳以成其志 胡安國 三十四卷 林續振明 禮

> 度可以流涕覩社稷可以寒心而高宗承父兄之重偏安於杭 曾無比渡中原以迎兩官之意當時臣子亦不過酒淚含羞玩 而實彰北指宋之天子盖已逐家沙漠之塵矣於斯時也望關 之果無賴於傳也明矣康侯之傳母乃類是而以為成其志者 星取而傳之康侯母乃奪平人亦有言二傳作而春秋散春秋 春秋者夫子所作而見諸行事之是者也其大蒙數十炳若日 安知不由此有題乎此固康侯氏所以作春秋像之志也且夫 而思爲實持於馬正華東之大防而報君父不共戴天之讎者 孔子當日吾是在春秋而春秋之作亦日王室不綱夷状情日 情日時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康侯抱匡時之志能 日安乎昔 果何志平嗟嗟此未易言也假自及嗣遣而胡馬南嘶邦昌降 1.十四卷

将遂已與又不能也獨計以為春秋一書孔子所以番世立 将欲封狼居之山勒燕狱之銘乎則将非己也将欲伏軾而陳 而夷夏之防後惟之誼煙道從者之簡冊而昭明自王氏新經 該牵楊而母說平則如五利如七策亦若付之 問聞知也然則 甚馬原侯干此将欲主玄图之策推張華之杆平則相非己 故不得已而著之言以峻其防爾高宗之時視春秋之時則文 學與而此書已為残獨斷簡矣于是取而傳之今讀其得如 者之會干唐之明黃池之争所以嚴華夷冠家之分者何然 史 287-248

機也召陵之師江黃之會所以表尊周攘夷之續者何諄諄也

胡氏之傳量如左氏公羊教祭之僻即首不惟志而惟其解則 微辭與義未易窺測自石渠異同之後專門名家者何首十数 孔氏之春秋已先失之教何春秋傅是作即所可惜者高宗之 成康侯亦志在春秋故春秋之傳作而康侯之志亦成矣不然 謹嚴則申之日所謂謹嚴者何謹平莫謹於華夷之辨盖至此 京業公復九世之響則大之為北公不能後桓公之 雙則惡之 不用至今遭千載之恨耳雖然春秋一經孔門傳心之要要其 在時報有訊觀耶誠如是則二帝可以還真兩百可以後这姓 日能也等戰敗猶且禁也况百萬能嚴重屯於江上而張韓都 忘報也况父兄家歷兩官遇望當不欲其生人王門関即則将 率而拜犬蟲耶則将曰楚猶未甚夷也而且有召陵之節江黃 訓則将日戎状尚不可與盟皇會也见可稱臣稱姪以天朝相 章天地間矣使高宗讀之而知微音之所存又以知聖人之清 則孔子之意因康侯之傳而益明而攘夷後聲之大義亦既竟 戰干乾時敗績則日能與擊戦難敗亦崇而於韓愈民論春秋 所以示君父之替不可一日安者何明且盡也至于公及齊侯 直持無點果幹離不而擒兀木亦無不可者此固康候所以作 称秋傳之志也苦礼子以為·志在春秋故春秋作而孔子之去 在其首惡而妻之以軍百姓即則将曰義公九世之仇猶且不 首春秋亦因而美之况夫金人起于海西非我族類室可不 コーコー

本於的詩辨其得歸首以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至於春秋本本於的詩辨其得歸首以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至於春秋本本於的詩辨其得歸首以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至於春秋本本於的詩辨其得歸首以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至於春秋本

之操奚自而見馬惟夫時方多難讓伎盈朝天下之大勢已聚養雅雅之休養博大之體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即有很世特立平重悲其遇矣夫當王路清夷朝當無故士君子生於其間者古人當變節之會而獨以節稱者其起于世之衰中君子於是

有之論何助平孔子曰歲寒狀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天咸寒之實不嘉其節之難及而亦未當不悲其節之見子天下也且松朝天節自然可觀而儒先稱其大冬嚴雪松栢挺然獨秀愚柔觀人也君子觀此寧不重為之悅也哉昔康侯之在宋也立以節馬天下者乎節非盛世之所宜有而彼獨以節稱者時之

是然獨秀千天下失故曰士窮見節樣世亂識心臣時為之也獨為非松枯之能後獨也時當藏寒則眾卉俱居而松枯之節時天地嚴疑之候也萬物至此靡不改何易葉矣而於柏獨複

香想失士君子處承平之世立明盛之朝入陪元凱之列出從

說之謀而懾服外夷之志此非夫正氣所激不與世相泛流而

駁乎日入于腥膻之手吾以一人獨出而砥柱之有以潜消奸

千四是

各変複與則我無節之名而天下陰受其賜世有龍逢比下則 在牧之侣當是時佩王鳴鴉音納正多川風狀雅維然於斯世 之名有千天下固去道之不幸而小君子之不幸也是故世有 推然獨秀者何異哉夫君子思無節之實而充患有節之名節 堅什之而益起可進可退而不可且可生可殺而不可撓漂漂 家之根本也是其特立之操到教之守挫之而益銳推之而益 國人欲立邦昌而調停持議不辱國體所以及夷稂莠而厚國 姨問避所以防好那之剪伐也內有盤結之椎外有於禮之冠雖 之說日進所以培君心之萌蘖也下有酷鶩之素僧而准毅之 誠與朝事之草争研就麗己哉是故上有庸懦之高宗而勧請 失安在其能抵然獨秀乎惟康侯以淵懿之識抱經綸之界且 熟養十中 立即有所建竖亦強制於一時而不免敗節 禮失九土沸騰而削棘長於原野矣汪黄用澤綱与而夢草滋 行干窮居之培養者而資干師友之灌溉者不啻干宵合抱之 本實先撥女真之廣熾而中國棒無两官未逐而喬木委於丘 丁盖可以盾天地對鬼神而大節始見于天下吳其與松柏之 小植本固而發源深即春風烈日不加荣大冬嚴雪不加持首 一殿陸矣向微以康僕獨立之身侃然不阿吾恐忘也一群姦 公節見爲時事亦重可悲矣康侯之時何時哉花石之議專而 春臺之上安所事節故非無節也有節而無自見也語士而 三十四卷

大路 子朱子發聖人未發之精題集諸儒未集之大成正心修身安 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如公者雖陽命不長不克本就其榮然其志義係然死而後日 請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有不顧身以任其責者 中道之斧斤去失况望其成再造之烈而放中原之极荡也故 天下之事将次第而舉由是可以問罪金人可以奉迎二帝可 宗以任權者任康侯而不断干匠人之手則朝廷處置得宜而 取夫子大之康侯之學詳十春秋之旨其子父子師弟之講求 而能然故盖春秋之義大綱以後仇為本而寒公不忘九世之 我有節之名而天下實被其無故使天下之被其思也軍我無 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决之明計屬之審又未有 以見干天下也至是以悲其君謹論 觀松柏之節所以見于天下也吾是以悲其臣觀松柏之節所 以晦年疏雪而直續黃龍府失就非松柏之係庇也哉奈之何 者皆不外此則當時恢復之大計非康侯之所急急者平使高 節之名而有節之名要非君子之所樂居也會謂姓然獨秀之 名而豈康侯之所耳心也武故曰時為之也雖然康侯豈無本 發同朝王石周辨卒使芝蘭與藍循同器而處為其不天干 三十四卷 周 禮

食樂道樂則行之爱則遠之誠當代之大賢也然卒心識形界 屯田其要也其恤民之本文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非苦口良 祭之苦口者利於病言之逆耳者利於行孝宗時近習盗權民 若可謂身雖沒而名不與之俱沒矣 以先知學後知以先學學後黃顏不信哉是以朱子之屈于 此斯可謂之學也已宋自程未以還談道祈者盖多岐夫先生 莫如孟子日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大賢而下靡不須 性莫如孔子白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恩不移論學 藥而中孝宗之膏肓乎孝宗讀之大怒是請疾尽管竟使慮扁 貧賦重不堪其愛文公一號塔塔於恤民而計軍實去浮冗治 時正所以伸於後世豈凡卉之流春崇而秋瘁耶嗚呼若朱子 學其為學也本除習氣以還真性所不能者學與習相進退事 果大用非朱子之不幸乃宋室之不幸也萬世而下仰其餘澤 **荷所轉何物盖舉全功行要實德非徒讀書躬理空談為也知** 所以學則一也易稱學以聚之所聚何事中庸語博學弗能弗 蓋而止耳故為果為達為藝為孝為簡為魯為恩所至不同其 古者聖賢道術精統要以践形盡性為至學也者學此者也論 大大不得試也意 物論 朱文公年譜序 三十四卷 李 异网 默明 清明

The second secon

道之宗也言之所由出也之言而無其宗如瞽在途觸處成 非不深定先王之學術亦各有在之過平謂之界法者以言不 之際與立朝大節尤喻然著明于世惟其以疏遠犯人主觸權 其析理最精著書最富與陸八之學照相遠異以其途職所從 **地起於時早開父師之訓取台二氏點百家送首力於學問思** 或未為過至謂不知其統則央不敢以者言為然英何者經 源考云耳夫五十法孔子則孔氏以前有所不暇考前氏之言 世至其徒之失真則非二子之罪也遽私其討伐而擬諸禽 也墨子本於禹楊子本於黃帝老子於當世高賢其學本以救 孟子之禽獸楊墨獨謂持論之過嚴矣夫二子之學要有所本 王而不知其院未會不敢其言也及禁道日人心稍有知回視 其類禪而以他說解之是微言妙業獨禪家所有而糟鬼標批 朱子解經不謂無功但于聖賢大百未服提掇遇精微語極恐 路見嫌群和家議偽學非先生之一迎流風餘部蓋有起千載斯 辨之間以求不傳之緒卒於遺然得之折求群偽直派伊洛故 惜晦新之不嗇於豆而勇於争論也性讀首御談孟子思法先 乃儒家物也必不然矣趙學士五静云昔讀朱子私抄未當不 人不同明矣然觀先生微言細行俱皆篤字聖謨至進退取舍 八之東者豈獨傳註為世所遵用哉 物論 朱子 三十四条 竑. 明

在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嗟乎文義尚不知解况肯會且等 去其論字直以在生為欲齊物如去字稱物之不齊之物乃日 是而非其非故曰大言炎炎小言居詹如衆竅之號而各據甘 故前卿斥之為践而莊生欲齊物論也夫物論者謂人各是其 参努刀刀以相争於靡然之途者也夫莊子之雅意欲息諸子 十沒而後言絕努势好飲食而勘廉取以詩書發家者塞路至 之畫權擊之便剥剔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矣盖自引 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不能合行孔氏則雖評隣之工彈說 新所法孔子之統者何在夫晋都之未遇魏公子也衙三軍之 不知翁之姑為是讓退耶抑所造實若此即徒所造實若此則 以為教預以祖於訓詁文義而未及求三老年尚起望洋之數 豈宜以論孟氏也孟氏之宗持志養氣是也義即子思之中和 也夫将前法孔孟法堯舜発之授舜曰於中而子思訓中為真 /争論以相忘於道術之中云耳頓雖程即大儒亦不之察究 土也及公子一旦奪符而翻休美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将者也 不發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由之肯明之至末年乃嘆師門害 於京樂之未發新則以人自嬰児以及之死無一息非已经 後之善該道術如莊生者莫如公史公也太史公堂論六字 要失日吾於道家取其長馬耳至於儒家取其長馬耳吾日 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千古智用之心靈 三十四米 ے بر

也問實見所妙神者所有而儒者所無可乎非靈覺明妙則潘 關禪而不知其實尊禅天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學禅可以學 與更始皆受人以柄而後爭則人己出其下失晦翰之論以為 項氏父子起江東以草號塩廷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車 支離之為喜稍涉易簡頭暢則動色不忍言玩懂于典端也苦 務理會以為極致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破碎 之免己顧自處于日看紫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於一 姑不論翁法程張夷而不信程張專楊謝矣而力關楊謝九 而取其其長者平有日古之學術有在于是其乃開其風而與 所肯於折奏言之表者不當如此平今觀晦新之書其所評為 量更明悟通鮮妙達之論蓋以委子神目為異端而恨其一言 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阻且路干如重楊以下蘇陸以上 天陳公前管學不備之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随者也夫物不 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以地限也逐有以後始加開議馬利 學術之歷今古聲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 者平有日各以其術鳴而同於一吹目為天籟者乎放子當讀 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皆取其長為耳其公理者至直於之己耳 不四矣至宋南北之儒殆遏羅曲防衛守谿域而不今相往來 古弹說百家推擊名士剥剔群言不遺餘力矣有日吾干丘 三十四卷 史 287-252

室外是豈謂儒者必滞室昏愚而後為正學即子思曰惟天

数語逐信二公之學之有所偏失之武陸為分明是揮者其論 者之過馬 東山之學思初因未丁十靜事草德性而喜所論道問學為多 而顧一倡群和勒說雷同豈非貴立既目不得於言勿求諸心 其書俱存學者苗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辨認者 奇陸氏之學而果如是乃所以為禅也今禅之說<u>與陸氏之說</u> 氏之學五氏之學也世之樣者以其當與晦刻有同異而遂訟 無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當斷以陸 簡易直截直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易者乃其記 而主静之說動亦定静亦定無內外無将迎之論展幾精 宋周程二子追尋孔顏之樂而有無極太極定之以中正仁義 郭曾縉紳之論以開沙順大力未必能遠為而止也 經朱氏抬擊者明其學之名有宗也附於莊生道術之後以繼 欲以暇日披覧共植取其合者為一編別為一書以表諸于凡 東明唇知足以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唇知神武而不殺是首 為神夫神之說棄人物遺物理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 塵埃濁物昏沉鎖故紙而已和僕往日讀朱子書其論如此又 百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然粹和平若不遠於二子而 物論 朱陸論 陸九淵 三十四卷 王守仁明 蔡元儒 炭之不相入而所謂始異然同者乃不之信然循以先入之言 乃知朱子後來識見更益精明深灼破其學禪之機其道若水 其中稱之有志同道合格心從善之語而子静并然文亦無少 肯以其千金易人之搏恭平哉及考隆子壽之及朱子有祭文 老之餘而逐日謂有得者盖常笑其随而譏其恪豈今垂老而 學雖極溪近然次之甚襲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堂說於佛 來喻謂恨未及見其甚至論辨有所底止此九可笑盖老拙之 之計聞之樣但故舊彫落自為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 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且其然趙素云刹門 胡呼喚置謂遠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野者之志而 書云子静旅觀經由開殊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中日大拍頭 甚嚴問計為位以哭既罷及人日可惜死了告子其答詹元菩 心輕以自責及請順歷文集始馬與家山疑信相半脫年攻擊 此之類心每不喜其說自以為淺見薄識不足以窺大儒之用 象之野調顏子精神高有子支離伊川傷我六經作我註脚如

觀象山全集其言論氣象皆與孔孟宗旨不類如下棋之見鏡 而立論之太果好之與何也京書四通而可證於心審疑之繼 後觀雞整席深點陸學之非與陽明書謂晚年定論考之欠詳 王陽明脱年定論又信二子之始县而終同皆不害其為大野 為過及見趙東山之替強對江右六君子軍及程軍敬道一個 三十四卷

陽明之上者不可以人之位里名機而勿之 而即其言亦可以觀其心之所存據渠所見有出子東山望我 辯之書一出而朱陸同異之實自昭昭而不容掩城此書非陳 **晚騎三米子以彌經陸學其忍心害理如此之甚哉今學部漏** 破而近世學者以於東山篁殿陽明之言在信象山之學為草 歷本假佛釋然必先識佛學而後陸學可辯朱子早年於佛書 路為勘破禪陸之根本此又發朱子之所未及也又按陸學來 禪學之實矣其高考據精詳繁整有證前編明朱陸早同脫異 往來於中不能項釋既而得陳東莞所者學都通辯一書於朱 統正識見精明斷制亦精當無就不為似是而非之說所亂有 君杜撰問私所好者不過據二家文集語録恭五考訂而想向 足以殺天下後世不城於楊墨之禍矣孰知篁墩諸人顛倒早 德性為光立其大真百世侯聖人而不或而朱子之學孙文離 陸平主發展議論之詳乃知象山真菌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 以决千載之疑為有功於世五吾固不知陳君面日為何如 育己通晓故能的破陸學之偽雑以南軒東來之野亦識他不 之實後編明家山陽儒陰释之實而所謂專管歸完卷精神一 皆為所惑而其徒傳子淵楊敬仲之徒大露手脚不能隱請其 之真綱孔孟之言以文佛釋之說其術巧其機深雖高明之士 八物論 吕祖謙 三十四卷 敬桑之我有敵國外患者之所當知也越標於首稱以子女行 於数数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仲默於二書 開發出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 所以聲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莫非数也数之體者 潜居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員無之数益晦馬嗟夫天地之 教之源室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及数而凝象洞極有書 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馬而数不傳後之作者珠色 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為五伯六十一而数 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一而九九時之数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 說数也謂體天地之限者易之象紀天地之俱範之数数始於 聖賢用心洪範洛語恭管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具於洪 克就其干盡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群 仲黙父師之托凛潔為常若有有盖沉潜及覆者数十年然後 **丁蒙精仁熟有成公之風馬** 物論 前象成於二個新者数之所以正個者象之所以在故二四 蔡九 真德秀 三十四卷

柄大馬以大府丞抗疏頭戶其姦孤忠凛然之死不悔追其脫 學有千載之功教育五才有数世之澤及慶元初聲臣始精大 吕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關釋河洛之徹言也扶持絕

史 287-254

王宗木

為其名也 隊修爲以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為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首 會然有以仍其說於推廣之餘極其較於口耳之末故其立胡 世道者寧縣慨然於茲平方是時臨邛魏華父起於白鶴山下 倡和說以為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獨而學者多自絕以首全論 視如泛常東手荷安以待自整德秀亦本老師邊州國無人馬 成侯云之有事中原也而後入吴之役俗郎待於境上機性玉 朱元晦論定諸君子之書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屬己 其誰與理故 之臣率不矯馬思察以為萬全心勝之圖子君府臣開荷且的 南侵而宋之兵力在淮楚者尚足自完使此時有子產范蠡為 帛待楚之能於奔命也而後敝敵之國完金方交難蒙古不暇 平寒之六二一去一就惟其時而已非西山其孰能之哉 能擇其君者矣故觀其去濟王也合乎盛之上九就理宗也合 初為行講為侍讀為直學士院為獎章閣待制任志不辭可謂 秀因力請外而去嗚呼何其光見之明若是耶至理宗即位之 具德秀害為官教諫皇太子或孝於慈好而敬大臣或不聽德 月直德秀此疏如與夢人而使之醒此范蠡子産之智也方見 八物論 真徳秀 魏丁翁 三十四卷 張時表 制有愧金鏡多矣 相禁無過人者晚因於惟姦至以玩好刑則為人王壽坐是取 所謂知子莫若父也然宋自端平以來掉樂准局兩邊朝廷倚 而意見不住趙方豫計二子後當若何而葵苑所立皆如其言 奏如長城及其筋力既老而衛國之志不表亦曰北哉謝方叔 喬行簡弘深好野論事通練范鍾将似同在相位皆謹飭自将 姨疑妹於進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難足以無得事情 好名者哉 大彌遠也填心存正故欲使彌遠之知其罪而改之耳均曾直 名也審矣而固云然者蓋彌遠謂其好名而故以之自居以曉 何以有惟恐不好名之論也境厅言官問時奉不避禍思非好 好名之人至于所深思者則三代以下之士誠不可為矣陳肯 余玠之治蜀也招賢禮士輕稱寬民通商恤旅治堡練并浸浸 **风名**類性實志以

及情哉 ▲雅自育慶以來罰間未有及之者借其义假便宜之惟不飯 公寄耳目于群小屋實相半故人多疑懷惧至於姚世安拒命 趙葵謝方叔 香行簡花鍾游似趙葵副方叔 余玠 二十四十 脫 陳 許

桱

炎而被±	散失花燈	治及之後	至校運統	可正则是於	巻	中所可了即	手與敵王	上居中	以要君	初前 子司老 三日 人物論	物論三十四卷終	而亦义	度合下编世	庭史宗	可支持確	弱後拱手	權鑰既退後懷希望南且阿矣	作之言而自鮮且辭者讓盖自許也謝方叔子第千政弗能制度原	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而自慙后稷所請何盡敢以趙
炎而後土 <u>与分裂</u> 作能六王百五十年而後士豈非禮蓋	散失を優也五世有欲自強以重単畝用垂真方馴改発生	治足之後以仁傳果視為且有間失然仁之散失花弱即	至校運被短表不係其功德之屋事為趙宋雕起於用武	可馬遷論素趙世系同出伯益夫稷契伯益其子孫皆有	恭宗帝县降元封瀛國公	前	于與敵而天下之勢十去八九平章平章軍國軍事泉半明	山居中以運天下巴而樊城失守衰勝機叛江南江北之	以要者是珠董主以精敗匿政師工以養冠路閣縣轉失	- 千五卷	岡	而亦以大任委之於師臣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品	度不端拱虚器就於酒色費幾州汗馬之劳供一夕生歌	禾	可支持管如病者始終付於庸醫至沉馴而其悟也表哉	码後拱手聽其所為故政愈禁而對愈逼漬敗之勢岌岌然	理宗季年蒙古感而我疆国盖權臣買以道是放之學是	*	莆中 鄭賢

帶掛減海島惟魚幣是見帝崩磨不一子尚在壁秀夫立之皆 **杨迎隔而帝后三宫與元俱北江河破郡誰與撑持餘屬未果** 計而及執数行人花獨松関以撩之奴為屬五年入二百州农 毛以赴烈火謀國者當如聚鏑之叢體芒刺之百皆為權宜之 雕次外而中令委印票城垂盡之緒循路灣米以符白日抱羽 州云 帝率兵入後而伯顏入建康以扼其究而有之內而庭僚畔官 宋至德花疆土存者無幾及行都脂幻帝與太后入燕二王雖 一种衣水上胡兒歡來兒怨比人學南人愁浮兒流血唯惟 一王在福張宜中等立益王天祥也無比心境海苦膽憂天而 **图式所決到處平夷雖張世傑達兵入衛文天祥起兵動主本** 何之拒走輪欲獲掉鹿而張克且於由是江淮諸軍里風唯唯 日危月削如火銷雪而半壁江南無一寸乾净之地似道者圖 恭帶幼稚元惡愈御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色則一色滿清 詩讀之可為校邑子日完普元李有託名號起公者遂還之沙 維持君子之志息惠足以固結黎展之心數 大助出師無湖惶懼怖愕心折骨為是何異騰觀之意猛狗發 弁餘村其能植乎太后為尼帝學佛帝長自慎義旅斌思辯之 物論 端示帝為 恭三帝 三十五卷 顀 柯雄骐 龙 國之罪也為萬世防則中國之人助夷之罪也嗚呼自方班 **业其亦少雪平 港将視磨則過之昔范雄論漢中無由高祖孝文之寬仁結花** 物論 端宗帝昌世史正綱 端宗帝曷 三十五年

是而乃傷於遼肉於金士於元而受禍為最酷何私談者曰養 在否六飛知何處式雖然浙海莊鹽波濤不作問則至此殿風 分而难氏一塊肉整江魚腹中悲夫來歷三百一十年黄屋果 是 和天亦不欲我存越氏把夹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 題固如此也於元乎何尤夫宋之立國以至誠待夷狄永為不

容盛而武俗衰議論多而成功少意者其然乎日然 柯維製

恭帝之北遷也二王南友海微其臣捐継擁立圖風後勢欲

與終緒竟絕盖行汗抗園慶之載云四廣之說宋果至廣南上 按宋都汴百六十八年南慶後歷百五十二年享國之人然間

由極亂之會見威夷廣我明太祖尚皇帝起而驅除之趙氏之 行其天命若宋家之積仁厚尚禮家主效亦是誣於循借丁臣 民而不能忘歐陽修諭唐之祖宗德澤制度足為後世賴故能

之道美雖日天數亦由人謀之不處為一世計則中國之臣部 接元揚侯斯曰以主弱臣強之果豈能以数萬之全數保區 江南之地故宋戰亦亡和亦亡由是觀之宋至是盖無可存

中國乃敢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日此宇宙間大変也春秋直倫 立之國而中國則無絶統之理謝抗得有言五帝三王自立と 盛矣而公不在其位擬公之節則李芾茂斯發請公吐失而公 此以行統逆而無所忌憚也嗚呼二子當三代之盛猶将亡國 日語道有不以天語義有不以命傳賢不易之道也為傳子面 故嗣而有包拒兵武與一而伯夷呼馬夫置味花天命者弘君子 比雖學城亦無有難行者惟公呼其二男一女飲奠子品於王 殺身以為名教之計為知有百世之下事尤思子是就宋元之 德之聖而周命之時弘而印課之惟后世臣子一動於利得終 有危不服非不知故之敬承於天與也懼後世非其人或得以 不在其職亦将操公以魯仲連不肯留養之義而行之元烈則 誓不與俱且從容而免嗚呼擬公之死則文天祥張世孫節公 以臣去于禽獸而以免死為幸斯時也不有徐公果家不污之 极聖神之位然則書録中普不以家天下為其禍之始即君臣 質者而誠治道者成網上策真如自治此思於宋之亡所以不 小易之義也武智北面乎紂而一旦伐之若伯夷者显不知武 非夷而罪華处人而不咎天也與 我則字由不幾於便卯方伯顏入臨安惠洋三官百官諸生以 於道亡義<u>城而禽飲制人舉天下與夷狄而不以為</u>雖奉居后 徐應應太學生與其子鄉真士 舒 芥 先生少有馬才際學發寶慶二年進士文名精甚受知理宗常 目處難夫 具潜 江萬里江萬頃

知華夷之防而不肯役於禽獸者公之風蓋不在於伯夷下差 十倍於仲連自非路道之素為有此學以回日月之光亦於古 具替程元鳳江萬里 脫

似道龍絡脱年微露鋒額輕見屏戶士大夫不幸與惟姦同朝 乏風即尚為買似道所養江萬里問學德望優於諸臣不免為 對人臣懷顧呈為子孫地者能為斯言哉程元風謹飭有餘而 刷直才数人馬潜論事雖近於好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潜以正 孔子日才難不其然乎理宗在位义命相是多若具替之忠立

子生さ H J

潜者可以爲次矣 具潜既能學以風死且有道表可謂死陳者乎宋日王女石以 後母姦臣當國状元多非其人至未連得一文山冠絕萬古若 蘇 佑

帝曰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後言去似道下 為意無何似道以去要帝帝涕泣連如既拜且留先生以手掖 以舊秋起先生需望隆重風裁蔚然顏峭直自任調事無隱時 書其姓名作几嘉熙末同知樞密院事族後罷去成淳元年後 論多祖語初為買似道宣振司泰謀似道母惡其達也先生不

之級流乃殺到成仁合生取義連翻絕斬萃集一門機靈商馬達 俗寒與學置田庫鯨以助彬彬変笑俗易化行武城下邑言将 贈太師益國公識忠文忠表寒寒文昭郁柳按謹稽展嗚呼稱 而盡情郭俊待期以弘信不是過也知南到州威橋適宜教養 **險壁之常烈激於素果英靈貴於白日朝廷嗟嚏行道痛及記** 共第飲配先生遂赴止水死道範家人情萬父子侍人監嗣 國柄日惟聲色花問是就先生屬清益師往後似道弗各逐力 一門江先生出非然君斃非年土徒以價王維之已墜張國作 **也元人支鮮陸陸屈平放逐家身汨羅張巡拒中前命睢陽方** 妥葉松弟遠走饒州月陵請兄克念天節竟為賊所執大馬不 不廢乎然歌蜀即辟遠文翁式先乎惶樂解組家居元兵通信 天弟萬頂縣居並住歷館都符執禁攸臨清謹茂著任崇置水 相繼投水中積屍如壘目目先生屍獨浮水上人以為異從首 自臣動即去留在所不計當與國為存亡既而元共至饒州界 粉比音及寒災破光生熱門人陳偉年日即今大勢已不可見 宋去 寓居都陽繁地芝山福亭止水迹泼逸豫心有隱憂人草 五年復拜先生與馬廷衛為左右丞相時衰換圍急似道獨持 潭州絳侯見猜而賈調公孫不合而重遷異代同符士林雅重 發为謝先生心實忌之数 縣縣逐會先生亦四上 號水去出知 首通去知州事唐震死之先生從容坐守以為民望已而兵之 三年五

> **趙二女不計同生死之盟而卒能使沈宋二條保造征於既死** 則如末鏞者其其絕無而僅有者乎然子又疑之師不能使謝 為臣死患者古有之夫未治一命而捐驅殉國求之古則少也 以一月死國者古有之矣而墨家聞於赶難求之百則无少也 無絕於病常直至芳度五境城平斑珍江氏為其難者非 联則

世孫廷王乃其子忠徹皆路華要則天意盖可識失抑不知彼 寬其之中或行陰誘其表與死二百餘年其南方大振今其四 湖越者兩家千節尚有達王君父子否乎請是傳為之三嘆 史 287-259

三十五年

思誠義氣其係烈猶足以感動其樣與不然天欲存鋪之後於

之後而脱之利害危急之中豈謝趙賈友之徒不可化而錦之

兵後超關勢熾建率圖之門产也則己破南劉州圖之咽喉也

爲間府宣撫使招除之班化右手軍亂又以公為知軍平之元

公尊乞楊養益王称制于閩乃後以政府召公漳州軍叛命公

起公参知政事公建議等江及欲决戰以死自哲不用卒議俗 咸浮四年於第坐直言件買以消損於家元兵變臨安謝太后 士而大足以繁天下要皆有不偶然者初忠南公文能以度宗 古昔忠臣義士固以死爲阿然其死也小有係一都一邑之存

陳文能陳費

則又破福與泉於與化唇齒也則又皆破公衛發民兵數百日

而繁花國勢如是也音米仁宗當東士時曾以忠孝状 被區區東廣後何恃而能久哉故二公之死非獨以其即與品 放守與化所以守衛也忠肅死忠武後死則與化破而開盡至 関與廣也關介於浙與廣之間門苟全則進足恢使浙左右呼 **亦類暫公守平原以動河北列郡之幾将復有同盟而共事者** 能固守則形連勢獨猶及為之聲問而綴之幸或起而應為則 少延漢人西蜀之祀故守開所以守天下也聞諸郡雖降與化 吸兩准控引江野上下以與夏少康之茶退循足屏蔽東廣以 目臨安告夏天下之勢已盡折而入於北無幾為後屬者循賴 都然送車製公居其民血流有母公死而興化不可守矣夫宋 文属卒滞河威激以衛其鄉郡復分遣家兵五百衛角張世際 時即率家財五百高絲航海以助張世傑軍継聞忠肅被執達 以復卻或素聲大振一時上下指公為質己而城卒破公衛率 副與化放以忠義守其城不下元人日遣使高降公皆斬以向 其家兵巷野力屈被執元将咳都復欲降公公比馬不絕口吃 举兵誅林華等後其城端宗因命公以通判攝風化軍公院院 不不食以死其從叔忠武公瓚與忠肅素懷忠義方忠臨開聞 始被執元将阿刺军欲降公且督之公指其版以即義文重品 **無免者會公部将林華陳州通判曹澄孫等賣降公與母夫人** 宗拒甚力元人不能風乃械公送抗卒不食死母夫人因福州 物論 臣然而終能入衛死君者亦出於世縣天祥之疏速者於處疾 宋有德祐之尼當其致危之初而安享尊荣者亦一二親近之

獨布衣傷我抗魯仲連不帝奉之節横屍狗國死有餘情公亦 真所謂國 士我世道之賴豈火我其祀之也則宜雖然二公 和問金秋犯中原語草澤泉兵追未有能應之者忠武於是乃 信因來名收有宋三百年卷士之效公真足表属天下省計宣 自是而策士展美至忠肅公始以派忠大節騎然自答卒與文

近之臣然而於院為唐蓋較者則出於張延許遠之疏遠者馬 嗚呼唐有天質之配當其召亂之始而坐字當實者獨一二期 録公大即以告世乃併其後人至連書之 便其子孫乎然則公子孫亦信所謂世其家聲者矣子用是四 文天祥張世供 - 三十五卷 張時恭

以扇廷留黃自慶忘其君亦遂忘中國唱呼彼不愧二公衡無 問里不一奉詔固未肯西向而坐也其視留夢炎軍身為朱臣 死節偉矣元人既盡侵有我中夏韶訪其子孫録用之皆自聯

張世傑儿之明志之堅謀之火其忠無可議是或日斯維之事 下者未曾無忠臣特在上之人知否何如耳 難方般之時未必重勞歐逐者而薔蔽入衛為親此則知有五 風勁草諒於向使唐宋之若移任親近者以任乎歐速則於國 張此供 張時泰明

之恩德入人民深而忠臣蒙士死不渝即也 氏亦已至矣若天不欲我後存趙氏祀者則大風湯後吾舟呼 豫談之心果何所望而及欲報之即将恐後世人臣之懷二心 而心愈然後伏橋下為裝子發之唯呼智怕之亡也其族已被 昔智伯為趙衰子所殺智伯之臣豫議欲為之報聯至丹至三 要杵臼能存道以後離死無所懷張世傑不能存道以後離死 語則知其心事如青天白日雖程恩公孫杵臼何以過之然程 得無見其少累平日不然益見其思之至也觀其露香告天之 死之韓苦諸公禦之元城於終忠臣業士紛起而以死禦之二 夷狄楊宋甚矣逐樹於初富冠諸公折之金侵於中張鄭諸 **託而風果養盛呼二臣之心較之禄讓亦何恨此無他良由宋** 劒驅去安子赴水自抱衛王俱投水中世條仰天呼曰我報趙 世條乃能抱忠抗節以死自誓取兵却收敗樓厓山秀夫乃依 亦天也嗚呼忠於 有餘悲由是知程要杵臼能存超者天也張世熊不能存趙者 一个而宋祚告於天命已去富貴名爵皆非所有而陸秀天張 陸秀夫張世傑 文天样張世傑陸秀夫 與二公並烈矣然因國士之遇則又出二公下為 禄讓平生不得與二公同日語即其報智伯之心亦可 羅倫明 次華亭三宫養動宰相逐荒公徒身獨往就之可謂天下之大 師元惟仍飲命公又上草乞斬之買似道誤園要若公當制以 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首來臣主謀和議公上立之新之日 居無犯預敢諫之士臨難必無仗即死象之臣信計 丙子之変朝臣或降茲頭而節發鼓者者二公也張杖有云平 尚多有之當姦臣似道柄國時最忠文李二公指不容於朝及 公南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心神餐前言 我教之前王韶下重臣宿将猶頭家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庸 者何也義之盡七之至也 文天祥 文天祥等告死斯

於萬者丞相奏夫也開省南部襲馬五坡目擊座山悲歌慷慨 楊州都統美才真州大守苗再成常州統制王安即湖北提刊 宋亡即義之臣丞相文天祥湖南安撫李市池州通判趙品恭 從容的同而後死者丞相天祥也三公者其死不同其心一也 公若其大也以死自营辦香机天者張世傑也抱而赴海從死 得信州守唐煮進士尹毅太學生徐應獲等者其至著者其餘 張起嚴安言守趙良淳無為中趙淮淮東制置李廷芝刺史雄 趙與畢興化守陳寶通判張日中期州守馬祭江東制置副枯 史 287-261

忠臣演死而托方外之迹以言騙其用意也微笑何者民民而 為臣之極不在於公平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墨乎天地之間珍 生四不治列對而死而國家順否之責稱萬一枚重臣正是輔 矣米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做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達此 槽死於吉安公制服哭於之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 也無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期之 工图之日未有如公之列也收求三百年卷十之功立千萬載 運趙前祭死於池姚昔死於常趙世質死於洪先君武問公問 謂與宋之亡也死國者多夫陸秀夫張世傑死衣海李前死於 信而不能免買似迎之阻黃萬石之疾李廷芝之疑陳宜中張 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夫公之忠誠能學空 於南安當死歷過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禁欲從客南面而後死 執辦堅立志彌馬非仁者其能平方公之使廣議大善罵逆賊 之諫伯夷松於之酸諸葛武侯之朝躬盡瘁俗於公一身自古 山之石能過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夷状豺狼之故 道與鯨波歸立二王開營南經院續於空坑仰藥於潮陽絕粒 及芝類之外迫於廣泛內前于鐵雕無日而不當死來後遭海 旨好股京口走真州如楊州趁高動抵泰通州苗再成逐之李 勇只好做就我只死生於一旦中人猶敬能之若被歐萬死其 黃冠點故鄉 7 孔夫龍甲 之界性既不讓來猶可追放萬里孤臣托黃別以言鼎造非 忠恢復之心惟天可表既而三官不返二王渝殁胡兒散宋印 怨比人樂南人於身不作海濱之見尚為無益死亦何濟乎去 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微欽而此者非忠從高云 學恐難頭愛丁洋東亦付之長嘎而已初心豈至此我是以從 先山河之陋奈何東南半壁之天下而長翮不足以撑持則去 婦之郎君子皇為之於前者白麻重非将欲持良尚轉日散 釋亡有張良始皇循黨傳浪之擊漢季有孔明司馬不免由問 程及公孫打回告趙宣門下各也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 則難回首中原學為左在而數天有緊傷之心則大臣一身之 十五年之後萬世俱不失為趙氏忠臣先後非所計也匹夫匹

忠何自食其言即應是不然死一也有輕於鴻毛有重如素山 坐小樓以三處不能發身成仁而猶起黃計故鄉之想臣之死 為人戶獲舉家北韓正視死如歸之日也大何因陽九於燕京 在於此與夫為子死孝為臣死忠非文丞相忠義之發乎一日 天下情不為一身幸一死而為天下幸忠臣用意之微其誠有 水雨衣鹿可伸盡忠死義之節也嗚呼不為一世情一生而為 枯木思桃李之榮意者烟霞歲月猶可奏補天浴日之功而雲 癸 而要不可輕以與人者故黃冠言歸是值洞魚想江湖之舊 生死而天下之係屬者甚重也君臣之仇尚與共敢天而暖寒

史 287-262

乎其思式真來釀館不起江東之思華亭鶴淚不餐白日之電 聖委道旁美質聚零替家理中表於前明月孤一笑天地老思 之何而那為黃新放鄉之東乎君子于此可因言而得其心幸 一般未必為思商山而採紫芝未必為處方外而偷顧問四項山 耶則槽標下堂美人已座土矣謂其思子女即則麒麟鳖粉白 合夹謂其思兄弟耶則鴻屬南北鶴傷不在原矣謂其思事姿 而或者謂其有他也是謂其思親耶則劉母死他鄉白雲無親 **耻於子衛等廬可拜也恐獲罪於張許切切速人悠悠我思如** · 熟然而無養子二若可事也恐見五千主蝎車于可降也恐見 故鄉之望吾回知其用意也微失嗚呼胡馬嘶比風越無极南 舒華夏之氣卷上重來夫豈不可及平忠臣所以惜一死而起 河竹芸故物旁想生崗省吾子弟以區區吉永一州雖弹九點 即未必為遺世獨立而羽化登仙未必為紫衣步虚而煅煉升 者而况一代宗臣任國家社稷之重派臣去國的死投荒果能 校进子有故郷之悲忠臣有恭雅之怨人情物能有所不容已 來者隻輪不返就無放來公之意乎脱若得以頂黃對而歸故 身該也非為宋謀也為中原無主謀也為殖氏不血食謀也彼 子木必無一成之田一旅之衆佐柔執言固可以號召江南祭 死而不生者非難此生而不死者為難北門鎖鐵固為失守将 為趙氏臣死為趙氏児所恨者食人之禄不能分人之要於 37.5

乃被选杭州不食而死公所云差強人意其在公被執之時乎 心德祐丙子知與化軍守将曹澄孫以城降元先生被執不屈 謂如心者即朱恭知政事陳先生文龍也先生莆田人別號如 年無死即行如心先生差強人意不知今果死否予帶放其所 伏閱公與制使書有云至汀後建福以次淪失朝廷養士三百 丞 相之辯故即者豈非忠式非愛國大臣就能當此而思歸者 大承是誠可恨也愿人生自古註無死因取丹心照汗青若文 君臣義缺誰負綱常文丞相身在顛沛未替一日而忘宋也去 乎〇按安南使人過吉水吊文丞相詩吉水江頭係容升緬懷 不行而卒有紫市之緣使三百年大宋之命脉僅絕于腥膻之 何黄冠故卿之謀方與而城臣不可之且随繼遂使忠良之策 作之意 忠臣心曲論者或未之思也 爱夫光岳氣分士無全即 二帝三宫於地下乎黄斜故卿之請而一个熱囚蓋有封很居 人之馬不能濟人之難立人本朝詩人國家他日尚何面目見 物論 丞相舊風流堂堂大篆勤王日耿耿孤忠就死秋北代自 題宋丞相文公墨蹟後附 學學因此詩當與此論恭看 期終後漢東征誰調竟亡局一身獨任綱常青首戴南祭 悲歌慷慨如擊筑易水之上讀之令人戰臭 7 黄仲昭 史 287-

是時宋作猶未終公特以関地多陷沒而嘆使節死蒙者之未

其病婦務息以與實育之徒抗盖未接及而總先於失難有時 样之所用将皆非恒範敵也元起朔漠以力雄海内外板國四 子予督學至吉公之裔孫裕及繼宗以此卷來平言識其後予 公被緊久而未死逐妄有所致疑於其間是盖未當附公此書 而數敗吾不謂其才之不稱也死閨僧之告是愛中山狂人 白未易支也故信公之数敗而能數起吾以是知其才其數記 北魏者元聚太山之勢以歷宋印而信公欲以單辭職身鼓舞 美而聚軍皆大疫死者過半五坡之役後遇張弘靶以敗儿子 收己失之郡邑而所遣張汴都風過李恒悉敗既再散而再合 也丹徒之役能以智黨免問關萬死而後至間後能合其表以 談者悲文信公之忠而惜其才之不稱也余以為不然夫信公 所及如心一事未有發明之者予故拜手稽首表而識之 讀諸先節題談其因公之言而推明公之心者已無餘經獨其 而然耳使得而觀之因其言以來其心則其感置不可以少應 見其人又恐先生未能夾一死以終其即其志如此則其所以 非無才者也當成淳之末天下之事已去而信公以一遠郡守 處已之死以報宋三百年養士之恩者盖己有定論美或者因 丁藏夷女直以至宋宋自朱便之後未有能抽一矢餐一騎而 然萬餘馬合之衆率以動王而聚不潰此非有駕取之術不能 文天祥論 三十五工 王世貞

南汉為陛骨良已鎮面不知真之他存也士何汴人來後為越東方,以為陛骨內諸评圖乃泉陛骨雜馬牛枯帶菜白游號白鎮種冬青村為藏約明日復來會出食易為人人為戒勿泄也運動人,其當易他骨馬表如廷言夜性收貯遺骸寒順亭山後又之夫要當易他骨馬表如廷言夜性收貯遺骸寒順亭山後又之夫要當易他骨馬表如廷言夜性收貯遺骸寒順亭山後又之夫要當易他骨馬表如廷言夜性收貯遺骸寒順亭山後又之夫要當易他骨馬表如廷言夜性收貯遺骸寒順亭山後又之夫要當易他骨馬表如廷自衛

食陰石諸惡少享于家爱皆繁駁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

İ

微飲不解於宮後二百年來空折木稳度遺格君真悲得差江 两後看野中傳接定誰是王原金果俱塵以何須更問冬青花時高孝野中傳接定誰是王原金果俱塵以何須更問冬青花 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京積香雪遊運翠盖萬年枝上有如 徽关有謝納者文丞相客也與廷友善管成还事為作冬青日 · 日賴收遺骸無以報飲日弟報良由二項有要擊以養乃進 至見宫關寒應一人見旒中生旁一人延上發又數黃衣進指 治中招狂為子師間問日吾聞越有唐姓來宋諸陵骨豈君即 揖及閼都然而党是有謂何已而會後料理事如夢中始悟去 買田完禁之先是狂肚疾一夕夢吏持文来日帝召君逃之行 問局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狂以故其合俊要奏 坐有指狂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式豫議不及也 而家院本家陸龍肯盛城龍無重層我士林義士條林節隊於 七願不食而有暴骨之難獨狂能差之甚美手到鳴呼狂一布 引語其帳苦時讀者莫不羅泣翔字星字聞人亦奇士云傳曰 請晋世家知趙氏有後关非程聚公孫杵臼其存其孤今 龍次君不見大之年羊之月霹薩一起天地教 全其規程公孫何愧於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廷誰問 物新 二杯足 冬青行 冬青行 東陽明 **王**宋 逃之山中挑精而死非不孝也不幸為人所執則主之臨之 就以沒過二火主至開廣而公要女二牌皆死微中國破家七 天命未把而大羊雅種亦因以海子云爾元之蒙古曆藏交亂 之作未必移也便查山之志伸於後則宋之祀未必廢也然則 聚國而養叛之又雖之其大者也以無斜之及為武之仁義士 為先生多也 能釋求之仁思有異於文山故鳴呼使文山之思伸衣前則安 同可一日而之乎其地一日而食平其栗耶即有老母則奉母 我帝王以來之中國蘇獎我帝王以來之人民就太后帝至執 查山不食死宋里夷於其勝春名無容議美顧恩心有不安者 生变姓名以去之宜美雖其才要有非文山比者然十年之夕 者依假置曹罪之何即明年敵下安仁攻信州人逐不守則先 查山守信州大結民共得庇節柳陰然一長城也比敵退執政 相非之例仁厚如宋異類如元者平自古夷状籍就者有之亂 多数人 華者有之甚至我學者有之然皆在其境內或未久解散雖日 一先生所得核道者不其有以勝天手式一死以成仁固不足 一程御中留丞相魏秦政三重日夫君父之際不共載天者也 全拳以武王太公之與滅繼絕望任元之故臣是其一会不 協査山金 謝坊得 三十五卷 王祖嫡 舒 十九 芬明 臣而畔君不可绝耶今日門生表經謝仿得謹承於我書百種 託灰獻于内相尚書大丞相國公忠泰先生對座好師弟之分 惨以陳遠之野薦其主珠遠者既明大義讎死不忘故主美可 即如曰藉此抹江南百姓則閉户與披髮禮冠者殊失况又不 則日民物一新二則日清明盛世而道德仁義之稱充等湯武 名以陰固其龍耳即休休有客如古大臣之量則于元忠美行 師臣夫夢炎之徒背主事職者也其為我者不過節進野之虚 又不可則一死而已元盗城也公雖未東宋政然當為監司為 甲詞異語與薦己者酬酢外又稱頌其美於斯時也可訟則訟 胡驅迫家業落蓋一跳孩子弟獨存共事之僕背主車盗賊隊 獻性下好義不為之臣矣奚陛下之有我譬之官母為為盗賊於 止閉户即所謂歷馬江南官吏倉酷生靈愁苦之状作萬言書 **丘墟矣孫号為即禍莫大衣殺身丧元吾挤一死奚所親以系** 之ி若不容口豈但緊虛號于前已我若曰言孫免禍則宗廟 肯帝秦誠見天名義之弗可耳今一則曰大元二則曰大元 不孝也况母以壽終後何所顧戀式元之君臣所謂不共敢天 一宋何子友得矣其子臣何夫婦大倫也夫殺婦新謂之表绝 者其馬我用我已非古人知已之誼美吾何為連篇界膽哗柴 不可訟則如豫讓之報智氏又不可則佯在混迹不交一言 物論 也就鲁仰連一匹夫耳非有宗社之恥君父之辱寧蹈果海不

自經濟濟者可窥和子曰公之孤忠全節豈但天下後世知之 太后横所與藏國公所在則痛哭不食竟死公微意言小丈夫 嬰杵臼與滅繼泡及復懇則意良苦矣及魏天祐驅至京師聞 死為計裁或者日公不即死而車詞至語也固将有為也更謂 時縱不可為豫子之事又不可雖混迹于上然不能不言也不 典也校文大君之命也被有朝廷教大君奏師第之云乎公之 亦最美且其所謂師第者徒以禮間投文之故其禮聞朝廷之 其論宗教中包否張良謹屬完事有千古之情其與意及書程

皇天后土前氏諸君之靈亦知之矣特勢不可為且德花二年

三月伯顏入臨安靴所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尚等北去美祥

に行うを

無悉耳今時勢無可為而君臣皆執矣臣子之於召父臨大節 天下彼野縣亦與於土楚後首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因 務者在後傑昔東南全事不能解我圍今以士國一

一夫而欲抗

欲

相即伏橋在厨舎之後投筑於目雕之餘二子為不智矣識時 有獨印或以不屈於心而以不死為事即仰舊主尚在未忍棄 者日再執涉月瑜時就養聚本論者整借丞相尚欲院去印 與日月争光而建廻不死王炎午為文生祭之其最仇慨悲情 樂易恢復之才申張復讎之志何所藉手平文山公大節敬然 與二年二月陸秀夫首帝赴海張世傑亦覆舟而宋士美即有

次大難事可為則屈意忍死以就蒙忍不幸即仗大節以明分

與日新之於文指干造巡遠世所謂雙忠者也何敢軒輕事品 死在二十六年時勢又甚難者弘或者曰如子言則謝非文信 之道千載而下讀之流的光文山之死在至元十九年臺山之 離不可候彼月即可盡我以丞相之位之讎豈可出光獨友自 戴萬一不利當自例李存 场代深朱奏真的皇田麟曰晋吾世 公不住之心與所以不應聘之者是持三重聚後白即次書台 心所弗安者則以三書為且使公而不為三書五真能強之仕 教具族王行民楊唐莊宗祭三辰之些全其宗族未勢行族書 故使次午為文生祭以逐其处至論當時事機之難君子處死 訴幾微之衙伏可不畏於夫文山大節本無可提徒以運廻之 偶然猶不免周世宗征淮南下詔安擬王氏子孫是身務奏 · 最後行客之業選其子孫於海陵嚴天守之至子孫自為匹 下子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即至 李光弼計史思明納敏于韓日戦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花 **漢室方除于鄉使耳非首與後事也丞相何事款擬之即又曰** 月志治氣候不陵亦陵並不惜於飲不忍而死即惟蘇子即可 刎志何由明式丞相之不為陵不待智者而後信亦何羅婆出 達八九惟不例列豈足以見志使隊降後死他故則頸且不在 欲有為且思刎頭以見志其言誠偽既不可知况形拘勢樂十 放身熱而勇於就義雷以果卿張巡諸子為正李陵降失而曰 三十五卷

> 書曰先生少為倫思晚作掌相功名官員酬素志美拜見大元 · 級幣不到溪空之歌吞噬之心脏明自南北自北耶公與夢奏 謂元本無滅宋心誠然節抑故頌之為灑图地邪使行人不拘 未保不殺哉公上書将已六十三美向使達理之際以病死儲 為差好可為過武不我殺也我亦何顏之其地食其果我况又 而弗納可也元主之德即如書中所稱天添地客慈仁如天可 豆為一身計於将以問三官起居使天下後世知君臣之業才 下此心何由明於公又謂元本無威宋心賈似道枸行人負成 又何及稱項主義表經云云特其小小者爾是故當時之應絕 東柳思之十五朝祖宗之靈悪之朝元主話趙孟斯亲李俊弟 知之表人不知也點呼差多萬米长元為宋宰相當似道設國 可發也先生此心禁知之天地見神知之十五廟祖宗之靈亦 **兩國城主原理固宜然愛乎壁平實該國之罪權勢不容数矣** 衛田之義則張邦昌劉豫為有解矣太空交之不臣豆持天地 古誰欺欺天乎三帝已安在固己常里於身美夫祖自革威為明 "候阿取容衡州南腦在藤房民 中心左衽調其不為一身計 三十五

史 287-267

為之事是符智者始知其弗濟於或者日公之不當上書也子

三近是矣然王華 美漢以安車迎薛方方謝曰上有竟舜下有

1

則然耳不知子萬不可為之時萬不可為之人而飲為萬不可

之論回已深悪之矣公者盖以忠義事成動之親其私後國皇

之初起其女旦股心之養不清萬人益以河河義對難却更分 之而已爾破大果之後留兵則有所不能取河南北之後分 近為別論至至山大節尤有教育先讀之二書心有不安人物 新 列 三十五 其言不疆致也盛山之時何時也來祥已終元理方益公園門 果由明主方歷唐度之德小臣欲守其山之前天恭暴敗也若 死節又無亦族之惟國破家士區區一老翁旦夕且死若大海 兄婿啼與之班是即止誠愚而悔之耳皆其須乏以故日本於 仮而泉之如破竹宋之大溪而南長江而北其為名城者数而 和年為之也其建衣取逐而樣衣定不皆有說逐盡其動也 干漢式茶好稱須功德誠木偶人耳堅詞以謝身各兩全如小 何城不善守而以野戦為務故全得以其長而用之一日勝 目古夷状之得志於中原者母若金而金之所以得志者則 歌去就之義子孫子惠護行之詩與王的翁生祭之文雖為 其人不能致而此守兵民之家移盖百倍村逐而不已也 不附劉氏中與不俟将命而後驗也寫使求死且及完族何益 他力属使完死可也何免發度度之倒我日本之意漢人人 就正有過耳如日妄聽先賢皇子心就言子心我 生也臣亦士君子不幸臨雞處死之断案也子母親史不敢 太泛泛說無定所乃指管級群及優數千百百明出處之百 王世貞

古今人物論第三十六卷 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俗爱養恭照每過災傷免 球何田得種初命征 灰哇以二萬人往人給致二錠其後五千 祖服然惟恐不及當有近臣言賦北京西京車牛俱至可運軍 中間大全守敘大楫中達並廣學城之寄非所謂守封藩之臣 楊大淵並非世受宋恩者哉即無論先世當世宗攻蜀時大淵 之風官有貪婪之實而更多欺証之文將求保萬邦比隆三人 五千人往樞密臣言宜追徵不行者動三萬錠帝曰非其人不 粮帝曰民之艱苦汝等不問但知後民使今年盡取之來年不 行乃朕中止也勿徵共存心如是用能以夏蠻夷混一區字立 無乃未之思乎 琴文學之士錐世世不乏而沉於下僚莫克其用所賴以為用 之約不以漢人為相故為相皆國族而又不置諌官使忠直略 元之有天下殊方絶域靡不臣服奧圖之盛亘古所無然世祖 網陳紀所以為二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日性更師而已其為法如是是以朝皆而且之政而士為養的 物論 世祖忽必烈 湯大淵劉斯 世祖 子六巻 前中 鄭賢 張九部 滐 元直 寅 輯 宋哉然伯顏賀表詞多跨誕至指趙宋為島夷臨安為偽都其 **佰瀬作世祖開漸功臣耶世祖命伯類代宋以曹彬期之於其** 戰棒地搞将大率其子姪效猶行間大擾西川元之功臣非安 平大全九過故谷數面兒宜美面大淵大雅建以城所領兵及 喝心治理凡是官立法任好漢能重儒術的賦徑定漕司更律 比朝元魏之故智不足深黄矣 耶嗚呼也軍江滸三日無湖宋之天運可親矣不然伯類能城 君父耶皆讀史綱云叛敗別整其於奚其然夫 之舉天權姦仇也君父何預無縱使臣子以罪而逃也亦可能 得矣其如宋何或謂整之所也為惟為所害不得已而為避難 之罪人哉若乃劉整以瀘州十五郡降附又歐圖宋之策校是 何啻千萬斬艾之餘只存七人悲平慘哉門彬下江南豈若是 併人無之殺人前看取油作砲城至日又盡屠之一城生聚 失渡漢即屠沙洋及攻常州人不下乃役城外居民運土為歐 宋之守臣招款不應者一遭俘獲報肆誅戮以快其忿始而 即律強材切成母訓網悟過人轉極群書房通曆数及為尤相 小般耳今觀行事何其次也夫伯顏統兵二十萬威<u>替</u>大振而 看典城破棄問迫淮南而宋事逐至於不可被鳴呼整而元計 王、老 李善長明

事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 而静則太空睛雲舒卷自如照物而動則雷雨前發草木甲折 誘而萬天屈也晚年義精仁然躬備四時过出萬物之表無事 切終無所忤至於其的之進退則學若萬夫之男何可以利禄 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啓沃之縣務以 充舜其君竟舜其民為已任由其真積ガ久至誠交至言強制 先生自證獨之功不而至於天德王道之墓故告世祖治天下 終之言固自知其仕元之非矣然則為許子計奈何曰隱居教 殺明道立言如劉因之屡召不屈出而重歸可也 竹元之臣衙為之姓而奉不書其官爵者何原其心也觀衛臨 拜則拂然怒今輕威大承也許衙以来偿仕元及不如童子之 春秋謹垂夷之辨的餘謂三尺至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 松上都李檀叛而南合至山能謹守乎西鄙均之不墜先業故 材並相盖有協助之勞焉其谷阿里不哥叛而鑄養材能擊敗 問稱制克戡家難面析政言可謂不負才名矣粘合重山與禁 令皆當時急務其禁殺釋停全活生要者無笑也太宗既前后 物論 三十六大 歐陽玄元 两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内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广典齊 於前星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君而遇不能致之 微點之任而有沂上風雪之樂有由之勇而無比都該瑟之康 廃也 則當求他師發皆往悉取向来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 日所學童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以為進學之基不然 昔所授受誠孟浪也今始問進學之尽若必数相從當悉棄前 入先生亦旦夕精調不軟為志力行以引先之雖隆寒盛暑不 劉因

知擇善固執似程权干朱元晦至於體用热該表表洞微起然 馬君實則果似張子厚光縣似周茂以英邁似邵先大將理致 烈之而知爱逐之而知慕点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疾前治 學等書讀之深有點與干中逐一一手寫以還來學者謂之日 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临養論五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 望於極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後仁甫先生即前院 者爲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 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漁洛諸君子所未發 日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野之遺言然海傷似司 大人散學盛天理流行動帶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 一下大数 耶律有尚元

六經云 先正論元人高尚不仕者惟劉因一人耳然因作渡江縣不免 出而春秋成则其志不数遊世而獨往明美得從周公孔子之 造官致命如漢惠之明四皓及其将至也祖又遣國王郊迎而 召而恭懿獨以疾辭衙在朝養廳養召及不赴乃以太子之教 信朱氏之學家贫服勞養親居養盡禮人稱其對與許衙同被 毛子之談余讚史親楊恭懿出處深有感爲恭愁力學強記使 朱之學曰問至精邵至大程至正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買之 越不瑜時人許歸終其到不出後雖以太子質各召以昭文館 以正也非高見遠流深造有得者能之乎徵令再下固解不赴 劉因才氣越邁性不苟合家居教授師道尊嚴觀其評周邵程 後為往聖繼絕學後世開太平若卯 罗之禮敬何其隆也時方征討恭點即浩然解歸事以改曆引 質曰先生之心機鎮川於先生之標玉温石貞先生之學等 景漁等以機川玉石殆非虚夷哉 綱目書曰徵士劉因聚其志也然則歐陽玄機以四皓而生生 主名以議中重看事名皆界應鳴呼野天校之許好不為便 ハ物論 劉因 楊恭懿 劉因 三十七十 李善長 李善長明 之代史自名經得知而文統以叛誅以道以脫苑被姦和誤國 柄豈不以功業顕哉惜其在朝為主文統が忌使宋為贾弘道 有重名於世學具疑列多至萬百皆為政大要使世祖委以政 所拘乃義因真州十一行六年而志不為帛書聚應何其思也卒 却經尚私都善議論博覧群書為學務有用而文詞聖智家完 其八子青顯經份際祭世胃為極盛云 五十餘年上不疑而下無怨或以郭子儀曹彬比之始非歷至 直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以怙罷為心出入冊相 教然以天下之是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請書書具名士交遊而 郡王表以美鑑树碑加贈張楊之其優美 世之野哉然天之生歐了不偶故其卒也有木水星舜之異彭切 抑元俸其告君善於納職為當時所誦述斯二人者不可謂名 鹿孟子之稱常從姚樞許衙告訪治道及入中主婦吸名 明次 之好許衙服其聽敏商挺稱為柱石產希憑篤好經史世祖有 安重勿百公輔器及八中書举姚握李與之時其勒阿合馬条歌 痱 史天澤承父兄之業益他不几平居術縣及館大節該大事即 人物論 郝經 史天墨 三十六七 李善長 李哲文

者竟何如哉

吳燈

集

四然後行之御群臣甚嚴性喜或獨自謂遭祖宗之法不蹈 帝則明雄毅沉斷卷言不樂感飲不好後靡雖后紀不許過刷 初太宗朝群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是凡部首必親起草東易數 他國所為然酷信巫覡小筮之術先行事及謹叩之始無禮日 無不自厭也

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平光服御竹等 仁宗愛育黎枝力八連

每惨側移時其孜孜為治一連世祖之成憲云 顏色待宗威數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資有司奏大辟 灣然無數不事将败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遠 物論 三十六歲

姦和之証善也逐致之死豈不悲哉賀勝歷仕五朝肅拜住五 賀勝楊朵見只蕭拜住

歌詠之為與聖皇太后所匿盖亡命罪人也英宗践林後以為 四朝楊朵見只事三朝皆有動劳於國乃為鐵木送見所構要 日獨首新首就教何其忍也夫鐵木选見完穢跡露仁宗治

> 曠古一人而已喜家傑之士找孟子發干有餘年渦花俗儒之 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特

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盛美方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

先生之生炎運動包目其好此特異常人得斷間於表演後新 者日就月将矣歴觀近代進學之勇其熟能過之又日許文正 窮山性志莫逐艱難避地重數十年其所以自致於罪以之道 知核卓識盛年華遇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禁也推折 公為於酒門人守其法义之侵失其情先生継至深懷子學者

生以次授業盡退堂後屬合則靴經者随而請問先生像歌循 阻益言明白精切因其材質之高下間見之淺深而開運誘掉 日死荒唐而徒從事衣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路

~便其刻意研究以光手精微之種及引克治以践乎進修之 物論 三十六卷

之士不数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 真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麼花是一特游觀之芳雖不到 臣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與起矣實獎人書曰天生豪原 世而都

大成則中與之豪傑也以紹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出 趙盂順

即一時送出非家佛其熟能與花斯乎又百年子朱子泉数千

陋習浮於佛老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校其間至於問程張

召天人。彰彰美而吳仲潜守蕭尸亦被収数鳴呼條哉

相任其獨裁大臣而不問國紀安在平後雖有雪克之語則數

之集何益於治也三人死時風沙晦冥百姓争持精鉄道哭感

₹ 287-272

元明善度軍指侯斯黃潛柳貫各有功業然不論論其為人鬼 益尊文懿許公之功大矣 大騎於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後明朱子之大至許公而 許公出於三先生之鄉而京任其承傳之重三先生之學卒以 三先生發人學者推原統諸必以三先生為朱子之傳納文談 則師灰之文定金公優祥又學於文思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 文公朱子之傳於其高弟文蘭黄公幹而文獻王公柏於文定 **遡流緊源析表程言而統一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公基此得** 聖賢不作師道久廢建二程子起而倡聖學以淑諸人諸子又 除年三任成均两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首委主文街內知 特鄉此若太山不可即奪其文名遠橋四裔說者以為文昌之 張起嚴性孝友博學能文善豪隸等量温雅及臨政次議意所 夏聚文章道優卓然名世羽儀斯文黃湖治具有不朽之功器 順之才頗為書並所被知其書盡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 趙孟頫傳學多聞養者者外夷得之傳以為實太史楊載曰孟 驗欧陽玄性度雅客含弘鎮密持身餘約為政無平歷官四十 小知其經濟之學云其然子 物輪 元明菩薩指侯斯黄治柳黃 張起嚴歐陽玄 三大茶 李善長 李善長 俊至老不渝友干兄弟終始無問言立朝雖居散地而急花萬 代之人豪也乃群臣不能聚至老死牖下豈不深可惜哉 病而歸一十六數優将來居無心軒見而惟以看还為功該 度集問學該傳事君忠直自文宗至順四年因馬祖常之根謝 揭黃柳為儒林四傑追非一時人士之選哉 衣金母样以躬行為先其文沉對逐演多為人所傳誦世號尚 淵然之光自不可犯為背景局後定端嚴若神當受性理之學 未發其為文後機精切氣前死容學之澄波為項輕能習伏而 一士為文級事嚴整語問而當善指書行草朝廷典冊多出其公 中書議事屢以片言離疑悟出入於瀕死不以為您其學雄博 殊方絕域威暴其名何其益也潛天資介持安我寒素君子你 其清風高節如米量王又藏塵不污然剛中少容胸物或於急 治而完極本原發而為文部態慶曆乾淳之風烈後斯平生清 是展若未易近一旋運間即照如陽春美剖析經史多先儒所 灰集

不讓今之交交者有是義平集性華友書獎後進而不有雅豪 其文明各早次文章白東出入秦漢間是後村初居於雕卷至 選之訓不各敗過前院賴開至以所作民集刪潤而集亦接筆 京即乃不能相下昔人謂文人相傾不其然即然明善素重士

三十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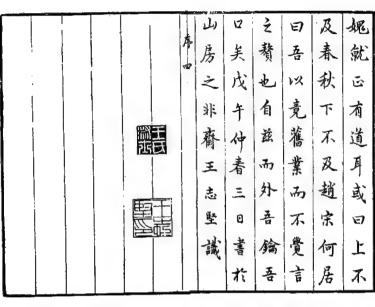
元史而不以公入儒學傳河即盖公之道德政事無所不具信元史而不以公入儒學傳河即盖公之道德政事無所不具信 屬名狀最悉盖知師者莫若第也 屬名狀最悉盖知師者莫若第也

-		_:		!		9; lii	i : 11/1°
冗雜可知矣	百二十七家所採明人之說至二百四十七家則	蓋在史評總集之間也所採元以前人之說僅一	亦附評於篇末率兼論其文不專論其事其體例	集取其論古之文夏為一編而以時代編敘之賢	成於萬應戊申掇諸史論贊及唐宋以來各家文	明鄭賢編賢字元直莆田人官震澤縣教諭是書	人物論三十四卷藏本

讀史商語四卷 [明]王志堅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共多 分不去 讀 秋 鲜 詞 复 脖 君子往 藤以 諧謹以為 以樂 史之 "漢雅 正史 拜史以廣惟余世矣以清禮多暇 在 速覽僅及沫水之書 開余告美之弗能 白 詳之間有 約 句 門与二三友生有 然為職守所經 辨色 多至 每十日出 **呼論** 动 二三百 赴至夜 吓 說 あ 廣 当 諸

告 得 君 他 論 遊 吾 持 商 如 殍 不 邢 書 佬 情 論 语 上口 胳 子 說 者 بل 或 东 Ł 者 故 Ŧ 者 很 云 中 好 莫 者 炭 黄 葉 豚 米 訂 人 編 取 取 裹 宜 商 題 意 碩 前 WI 如 沙口 在 Z 宋 之 與 坐 有 故 if 克 回 酒 ž 教 請 焼 平 夹 也 壚 成 人 同 餘 所 未 省 古 史 法 t 而 和 有 志 案 回 商 李 先 暢 不 ijŁ 歺 In 讀 的 念 而 篟 刻 浚 諸 語 ž 翻 昕 碩 好 取

쿭 於 異 名 侕 Z 豦 Ż 欲 视 興 乃 義 壮 讀 陽 爾 邢 偏 余 账 有 头 曹 觀 洗 局 委 議 渡 酞 所 之 余 矯 基 事 孟 空 谓 不 E 論 不 頭 낞 華 巾 德 是 偏 步 馬 古 編 作 者 可 夢 昔 争 者 成 非 余 延 論 奸 业 氣 是 予 恐 本 胸 陳 雅 敗 1/2 可 奪 學 觀 殴 艶 13 偏 The 脑 + 同 中 等 偏 甫 者 僕 頗 或 堂 + 多 不 ス 鐾 赫 作 免 伎 駅 雇 不 自 不 不



讀史商語卷 曾察絕之起發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遂奔魏夫曾 孟談佐趙滅智氏納地釋事而耕於負親之丘與范 沈諸梁既定楚使寧為令尹寬為司馬而老於葉張 智國絲疵於待韓魏則敗其勝也此其所以終敗也 若薰猶而魏兩得其用真知人也夫 甚哉克之善論人也一廉而好賢一貪而好色其人 吳起則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獲其弗能過 李克論相則取親成曰成食禄千鐘仕尤在外及論 智伯生平未曾用人一言拒長武子於伐齊則勝拒 歷之去越而三首精於老氏之術者也 法立訴必失十左氏無害也其言辨矣嗣君立之二 衛嗣君之言曰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 晋子為政未必不用起魯之用人如此其衰宜矣 ○魯欲將吳起或譜之日起始事曾祭母死不奔來 年術貶號日君法立誅必之效安在乎 丁在齊魯人不用也而讚人者得借其言以沮起 *** 珠塢山農王志堅輯

語哉 之不足與有為孟子一見次矣何足與語哉何足由 齊潛王之亡軍死不往燕人之召者畫邑人王蠋 合從而首犯之天下之愚其有過焉者也 矣魏近秦受其害最速循為有說齊去秦最 盖從約成之明年泰惠王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 蘇泰之策實有大利于東諸侯而惜乎其不能 祖驅馳耳孟子之言所謂雖百世可知也若夫 讀史商語 有天下者乃素稱長者之漢祖夫秦之情殺特為漢 矣然而非理之常也故六國既滅 者有之自戰國始常孟子時秦人盖殿聚乎有 之言為當時大勢發也自古未有求一天下而以殺 秦者正畏殺人也襄王素不以虐名而其所處之 首櫻之六國之救未至而國已殘故魏之屢獻地 首倡市人殺淖齒求湣王子者王孫賈之母也守孤 (如此孟子何取於不皆殺人之說而稱之盖孟子 初為合從時也魏於六國最近秦秦師出 對齊梁語温 公何 載 不嗜殺人 而素禍随之卒能 之說考其 則 時 久

拍 使然也 保所有足矣若勝負未定必須爭劫亦其所處之地 國難可感也夫 城卒性强敵者 之伐趙也王自如河内發民年十五 **阿典之役康頗以為** 富貴者不知何往而布衣小吏婦女乃能自奮以急 章耶與趙 險以邀起此亦一奇也而當時竟無其 當是時使韓魏有知兵之士一軍直走關中 夫空國而逐利用兵之大戒也而秦屢犯 讀史商語 秦之典六 有名非胃險無以出奇譬如弈基者大勢已勝 才弗若也頗是時已為上將事須萬全趙奢新進去 以屢僥也 也四公子之中惟信陵知 世言四公子以養士得其 國戰也其重兵大率在外所侍者地 相持而沛公之師方洋入關矣幸固不 人米一 1牌淄 難 市旅田單 被而趙奢請行卒勝之 士有禮 用予稿 也 非之夫 向之立其 其待侯生毛公薛 以上悉請長 八人情哉 之方 士何 八廷與共 利耳 可

公至自為執

所堅立出三君遠

也 茅焦趙鼎以悟泰王使王母子如 之何亡齊者君王后非建也 亡則齊為之續此勢之必然者爾時雖有賢佐其若 君王后戒王建 語按秦昭襄王五十一年異人歸秦五十六年孝文 史記載燕太 未害以 詞動王使知子無絕母之理迎之别宫無失人子之 生二子縱子 余以為 王后以事素為得策四十年不 演史南語 君王后曰已忘之矣后已死建用后勝卒亡齊按君 三計始皇在趙僅兩歲耳不知太子丹何以與之善 王立又明年為莊聚王元年又三年始皇立時年十 一母于 國之母則亦何以令國人平當此之時惟有微 雍亦未可盡非為一國之主至母后通 該於理而悖於事者莫焦若也泰王雖暴其 二君為知已其他益可知已 原孟曾輩之於士則 干丹曾質於趙與始皇善通鑑亦用其 無絕母之理然為太后者尚配 人卷一 日奉臣之可用者其王取筆廣受言 直養之而已毛遂馬雖 典諸侯合從迨五 初 世或多其强諫 29 類宫中 國

趙而直入關不知章耶之兵氣未挫關中豈易入哉氣順然一洗此亡秦之大關鍵也蘇明名欲羽無被乾與挫此勁敵者平自此一戰而諸侯對積惟怯之 其敢縱兵當時情狀可見矣非暗鳴咤叱之項王其 之臣則焦之餘當不旋踵而世以其能折暴主 之子為弟者獨有一焦而已秦之為國也茂裂禮義 之言當時必尊毒為太上王裂地以封二奸生之子 一體可耳至調車 數十年來未有能與之抗者諸侯軍鉅鹿者十 霍光納其少女於宣帝為后是令上官太后婦其姨 不止也秦兵之雄於山東久矣開關一出如山壓卵 余讀史至鉅鹿之戰未當不抖撒欲奮急欲浮大白 係母子賞其直而不非其謬亦未之思也已 去夷虜無幾故聞此等語而不以為惟使廷有知禮 而後可平自古未聞有以母之好夫為父以母好生 瀬史商語 天下大勢之所趨將然未然之間智者可以先見其 也勢之所在不顧倫理雖謂之夷虜可也 吕太后為惠帝娶魯元公主女是令帝夷其甥也 裂假文囊朴二弟則尤為悖謬如焦 IL.

賈誼上書有云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又云雖有愚 請史商語 其未定碎之易易耳乃聞張良之言而遂無西意去 明主言事不諱可耳至盛年天子而屬言其當早死 按文帝崩時年四十六而去誼言尚十餘年人臣事 天下不亂又日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室 幻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又日植遺腹朝委裘而 而緩急倒置 田祭之與沛公執能開中之與三齊執險此 時六國人心大略可見泰惡未稔而劉項之禁本已 三秦則項王亦可以有辭矣使 也日人有大功而殺之不祥似也未 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按此語則當 鴻門之役范增銳欲殺沛公而羽入項伯之言弗用 郢大夫不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 皆不便素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 微當齊王建之 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郡 乃爾亞父于此時竟熙熙 将入秦也即墨大夫就曰三晉大夫 羽卷甲而超關中乘 幾而漢王還定 何等事

此何說也

初仍用田租然三十取 讀史商語 民租帝十三年詔除田租嗣此終帝之世後至景帝 文帝用晁錯策募民入栗備選其言曰邊食足以支 漢之稅大率三十而取一較什一之法已第三 五歲可令入果郡縣郡縣足支一歲可時赦勿 臣所謂好也夫使帝后盛服則民間有短衣不掩脛 者矣誼之所謂好吾所謂太平之風也 屋被文稿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 買誼陳政事疏有云且帝之身自衣皂鄉 卷 之法終漢之世未之有改 而富 之 民

往置生死于度外錯之死其父知之錯亦自知之矣 朝出而夕有屬鏤之賜矣三也總之古人成事者往 **說人用極錯在帝有循得屏而諸殺之況在外手** 長一也亞夫之將出文帝遺命當時自不能易二也 蘇子膽見錯論責其不自將而欲居守以為見

殺

由於之事理實不然錯議論有餘至於用兵非

十取一不知何以能足用也 文帝之節儉自是干古

人然諸帝後低者尚多

存心如此他日之死豈武安之過哉 蘭史商語 為大將軍出兵吳楚平以功封魏其侯盖安坐而分 之臣以快其私生平底裹不已大露乎其使吳也從 時發讓言至于短絳侯因淮南王之死欲案誅張者 袁盎小人之托於正者也而其所遇亦多幸文 心於錯者不惟修前日之然亦以自取封也其素所 亞夫之功然則益得行其諸皆要為之嬰之所以其 上前口對嬰八言上上乃召益用其言詠錯乃以嬰 錯欲按治益交通吳王受金錢狀益夜見實嬰願至 集議莫敢難獨實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除已吳楚 史記錯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上令公鄉 **满敬已令人窺其微矣一遇景帝裔其伎舌殺任事** 論哉恃有帝在耳然卒被刺以死以請言得生以 反亦死不從亦死歸而策不效帝悟齊公之言亦死 言得死 乃幸而皆免後議梁事得罪於在王彼豈真能持 盎雖死得死所矣是 水卷一 何小人之多幸也

愛姬子除礙手之人亦忍矣哉同一優廟垣也晁錯則庇之臨江王則誅之景帝為

晃錯之誅後人皆知出於東盘而不知其本於實學

後人惟横

求全之念此所以不能

如古人

也

君之說叔與聞之也安國尚矣鄉似寶田似專為人徽詞者田叔也徽詞不燒于梁而燒于霸昌庭王長者韓安國也說王長君為言於上者鄉陽也悉燒梁吾於景帝梁王之事而得三賢臣爲出縣龍於王官

兵壁昌邑以梁委吳輕兵塞吳饟道從之亞夫傳又吳王濞傳言亞夫至漢陽問父容鄧都尉為畫策引主母子兄弟間調不可調之事雖實與專可也

其言是者蚧寒邑食鄃鄉居河北河央而南則鄃無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響是也有其意非而而其言是者王恢行千金丞相蚧蚡言恢首為馬邑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往救是也有其事非有其人非而其言是者田蚧議救東越曰越人相攻

水災勢言江河之次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是

粉雖 不動横亦 能臣也

出塞如李廣華皆名將

不能

有功獨青毎戰

輙 勝此

汲熟省馬張湯 傳至其孫純歷王莽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 日公自此無種矣然湯子安世封 建武

除凡八傳二百餘年異姓諸侯歷兩京不絕者僅 請關光武更封為武始侯永初三年嗣侯吉無子 國

弟及貧昆弟調馥之尤厚及死家産不過五百金皆 之後耳天之報施固未必一 人之善解人之過內行修交通賓客飲食于故人子 一不爽然湯奏事務揚

所得奉賜其人亦何可盡非也哉

職史商語

武帝時通西南夷東置者海北築朔方之郡 卷 公孫

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許之 數諫天子使朱買臣等難弘弘謝日山東鄙人不 楼 知 74

宿留衰哉

漢都長安西北諸邊乃其要客至於西南夷則真 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諍此又言其數 可已平津數語可謂深中肯於者矣史言弘毎朝

諫弘豈真不諫哉事英主開陳其端使自擇乃其所

以諫耳後之識弘者皆不足以知弘者也

衛青戰略史不詳載但言其補斬之數而已然當時

非直筆 殺之則青之為將大略可見矣青起自人奴貴極人 豈偶然者淮南王欲使人事大将軍一日發兵即刺 臣能賢汲點非獨有將才也而太史公率多貶詞皆

灌夫亦當以族報何不少俟之仲孺租礦作: 吳然則蚧之死於病幸也其身死而其族全矣蚜族 王安敗上聞粉受安全有不順語曰使武安君在 鬼 亦

蚧亦死史載其死時巫見魏其灌夫共笞之後准 田蚡以十月旅灌夫十二月晦殺魏其侯明年三月

魏其武安之事廷臣惟汲照是魏其韓安國兩是之

國為首鼠卒不以點為非也直道自可行依違者思鄉當時是魏其後不能堅然上欲并斬當時於屬此 班史酷吏傳十三人其得壽終者趙禹尹齊楊僕 而已齊僕皆坐法財得不誅禹晚節治加 行依違者里

何益哉

賞四人

酷者惟賞至死循以酷訓其子子用

寫以舜無狀在法誅之臣做賊殺無辜雖伏明法死厚吏以臣有章劾當免便歸則家謂臣五日京兆臣	- 生 去旋即家召敞敞至上書曰舜本臣素所	商	与也若乃免冠书!	謝上		介施		工以被賞本課實政而反	可以偽先天下可謂切中時弊矣	~~~~~~~~~~~~~~~~~~~~~~~~~~~~~~~~~~~~~~	知道化之要矣恨其崇信虚文以屬屋神爵為瑞張	内侯尹翁歸廉貧賜其子黃金百斤以供祭祀可謂
宣帝留心吏治守相皆久不調有異能者賜爵至關數月而已在上前直道果安在耶	, 鄭進易退望之以師傅下禄免為族人不	人意野子昔可注值道已重化 戶益十萬三千大臣得罪	為馮翊放散官拿	- 專動		百者上。	大水 真相典望と	、夫冀欲免死而不知其死	人也為丞相所案即看丞相為御	, , で育真有用之才也	京光尹疏諫丞相以鴉雀為瑞敞又上言先後皆切	敞以山陽太守上封事宣帝好神仙用方士言敞以

常恵與蘇武同使匈奴不降為所留後武之得歸惠常惠與蘇武同使匈奴不降為所留後武之得歸惠 「中不降與武同歸而世人亦不之知古人之賢介 「中不降與武同歸而世人亦不之知古人之賢介 「中不降與武同歸而世人亦不之知古人之賢介 「中不降與武同歸而世人亦不之知古人之賢介 「中不降與武同歸而世人亦不之知古人之賢介 「中不降與武同歸而世人亦不之知古人之賢介 「中不降與武同歸而世人亦不之知古人之賢介 「中不降與武同歸而世人亦不之知古人之賢介 「中不成為 「中本。」 「中本。 「中本。」 「中本。」 「中本。 「中本。」 「中本。 「中本

固漢之陋而子卿不以節義自張佛於後之所謂節之才不任重數抑當時朝廷不重節義數不重節義
命之臣在昭宣兩朝一頭一起而終不喻故官豈武
亦不過為典屬國朔望稱祭酒而已以二十年不辱
卿若不聞也無敗坐免官宣帝時張安世薦之復起
二十石上官禁等代為不平以為大将軍ノニノ
蘇子卿樹竒節子絕域及土
4
忘子孫計雖取声
清史商帝 · 念一
戚盛卒纂漢然 太
有封吾所活者萬祭
質多所縱捨以奉使不再了
武帝時使御史以軍與捕盗殺二千百人下下了
光真不如日確誰日不然
位其後再以反誅而捕反者乃日碑之弟子安上也
貴其少女日確能殺弄見而光不能教禹使之嗣大
少讓日磾不肯納女武帝而光聽婦人之言必欲奇
以少主即位幹補反之功不受封而光於爵位未書

受天下委翰大學 平準之法作於桑弘 擊斷為能者也 此方熟故耶然不疑為吏錄囚徒其母報問有所不 殺勝之不禄反坐不殺固時為之豈非多殺之報至 亂丞相欲斬司直田仁勝之止之有詔切責惶恐自 **疑教以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永終天祿後戾太子之** 騰頭是時天子巡行郡縣戶 **縣即買之欲使富**商 讀史商語 怒為不食則不疑亦非全用恩者大車夷、いいこ 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或無所出母 策也後之效之者徒足厲民而於國用未必有補 按此法雖非取民之正然實能不病民亦救時之 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民不益貼了!! 時商賈所轉販者 日禪夫光不如日禪世未有言之者自今觀之日確 武帝彌留謂霍光行周公之事光頓首日臣不如 用法者之過耳奈何并罪弘羊乎

是中 E 个 新山本受命輸降右渠右渠雖稱降而持定此誰之功也楊僕之死可以斯贖蘇獨不可以功 贖乎至於衛山本受命諭降右渠右渠雖稱 無罪然未執以前僕敗而張勝既執僕而朝鮮亦隨 誅獨取朝鮮之賣主者 此而殺之然則必受其偶降至于喪師而後可心 兵渡沒水使人諭之復引歸山此其非真降可知已 其乃祖父出萬死一生以傅蕞爾之土一旦掃地帝 年見侯裁四人夫當時列侯告統袴子牙系人 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不 武帝征南越時列 乎不服人矣 與少恩哉迨宣帝時求高祖功臣干孫失侯者百 國家亦不得其用一 書耐祭宗廟列侯以 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為不 州史商語 面之辭而擅執之誅之當矣有疏謀執楊僕不為 -六人皆賜金復其家可謂克盖前您矣 國置四郡兩将軍一誅一:: 失 拂上意至以酎金小過盡奪之 1

官禁為未央底令上體不多人 怒曰義縱以我在 武帝省病力 韓安國一時名臣廷議田實事而首鼠可 惡乃獨以得幸帝於是平不知人矣 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畢泣數行下上以為愛比 瀬史南. 所属何其醜也盖安國坐法也 得報亦異焉噫孰謂無天道哉 傳中甚無謂其他或以公康或不畏强禦皆有不可 其說皆至大官然本 由是親近此二事極相類而禁之依舌急淚尤為可 日令以我不復見馬耶禁頻首日臣問其! 百金遺粉以此母 及處其酷而且食者獨王温舒耳同時而夷五族其 未嘗妄殺也郅都田延年皆有大節可紀班史入此 命正兩將軍兩將軍自相異同樓船未有反狀逃聽 余於武帝之取朝鮮而漢失刑者屢爲公孫述本受 以安國為掌 傅 所 載賞所殺皆採丸大猾 亦

> 民者以文内之此雖非中道循可言也又曰泉 家人父子人臣生其時不捐軀殉國者非夫也 無所恨天子引見拜為冀州刺史當時君臣間 嚴延年為吏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條侵 真如

爾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出者競殺之此何為

哉原其意不過欲使人不可測耳然其如法何後饋

至誠帝無以強也如此人石顯章雖欲殺之其可得 君爵號然不好權勢帝欲用為御史大夫霸辭出 目殺以明不欺延年卒坐誅應使人不測者其效乃 **退丞義本親厚之而義自恐中傷上替言延年** |疎尚矣孔霸在帝時雖受關内侯褒成 卷 十罪

如此乎

顽史商語

九帝師傅二

至夕免為底

有愧矣

馮奉世矯制破莎車為蕭望之所沮陳湯井延壽以

嬌制破郅支為匡衡所沮二臣非惡獨制也城有

一延壽以不娶石顯姊為所惡衡之意非徒嫉有功

邪蕭望之周堪張猛戀戀一官朝下之獄夕召則

人朝召則朝至卒取殺身而

不悔視

史 287-286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可謂言人之所難言然其中有 欲成就久而安三字耳 者也自匿其聽而托之乎慎密忠厚述光之所為只 韻史南語 爭所以迎合上意也旣不敢强諫矣又安得章主過 以宗室而言此則明明與之爭權其言公而其心似 遠絕宗族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向 云排旗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進 計其所言皆不可對人者也計其所薦皆不滿人意 省政事核不希指苟合所以附會公論也不敢强諫 所薦舉惟恐其人之開知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 荷合如或不從不敢强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 私矣雖督主本自難悟未必非此有以使之也 **轗削草葉以為章主之過以計忠直人臣大罪也有** 史言孔光上有所間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 之最下者也 亦兼以媚顯也望之以腐濟編衛以商濟好皆相品 雖洋洋可聽無益也匡衡上疏於元帝時有戒於太 人臣進言視其君之所急則片言居要若泛然煩稱 米 手

得也 也權在石顯則媚之權不在則勒之以名儒居相位 語以解上惑甚善若冤而論之衛之相業可數而知 讀史商語 雖危言激論上怒不測而王氏卒能安之為主上如 踵而殺之若急為奸人報警者谷永杜欽托身權門 臨朝淵黑此正其所短衛之疏無乃以水濟水手 察戒於壅蔽戒於太暴戒於無斷戒於後時戒於遺 而盗取封邑四百項彼惠微者不知何許人使稍有 山陽王以絕鼓為上所材史丹進曰若乃器人 此其危為權門如此其安雖欲臣下不為王氏不可 元帝之於京房成帝之於王章皆親與之謀議不 豈能自審其所當戒哉至於成帝史稱其善修容儀 忘等語於成帝時有事天之容承親之禮臨東之儀 段會宗事不失時日使之謀國豈非緩急可恃者哉 西漢末將帥之才未有過陳湯者也觀其料烏孫圍 血性恐不屑與伍也 竹擊敢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此 **黎下之顏等語按元帝優柔養奸安用如許泛說彼** 老 Ī 於絲

谷永在成帝朝屢建謹言其教劉輔請却伊邪莫演 之忠絕無廉恥帝亦知之不甚親信也人臣昌言 與之疵明斥後官之過彈射狐狸之好可謂侃然敢 降論梁王好事不當窮冤皆鑿鑿正論至於毛舉乘 奸如張禹孔光者其罪可勝道哉 而在禹之一 讓史青語 知為子壻水美官請平陵肥牛亭地而已至于問鼎 張禹有疾成帝自臨問親拜床下漢時去古未遠 之罪也傳所稱娟族之臣其衡之謂乎 有當其為師則弗臣之意獨恨其所尊乃狗藏也但 美田宅察王恭驅天下有用之才甘心為不善皆衛 以坐廢至為解萬年作奏請為初陵徒民起邑冀得 不幸而遇石顯匡衡旣不得封侯且欲因事誅之遂 級和二年二月矣或守心郎麗貴言大臣宜當之上 有所以然雖有忠言至計不直一文矣可不慎哉 言矣獨其黨于王氏明明推戴謂骨肉大臣有申伯 愿舉劉氏二百年社稷拱手而授之王氏不在他日 大好近在肘腋乃自為子孫計謬稱經義以為不足 一言矣噫自古以名儒居大位而快國長 卷一 玉

讀史商語

謝毀廟大率言如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 復之衛言不可帝疾久衛府高祖孝文孝武廟又告 奉祠歲餘帝寝疾夢祖宗證罷郡國廟部匡衡議 元帝時用幸玄成議毀郡國廟及昭靈后等諸寝 失也 氏唱義可謂賢矣然其父以冤死義雖不舉兵未為 欲方進代其死此事豈可代耶王恭之篡翟義為 器親臨吊焉三月帝崩帝欲老温柔鄉多進媚藥乃 賜冊責讓丞相翟方進方進自殺上私之賜 乘與秘

耶靈后昭哀后武哀王刑請悉罷勿奉奏可衡生 如明讀此事最有識力通鑑不載其告廟文失之太 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 史言傳太后從弟遷在左右尤傾邪上 郡傳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孔光師丹執奏卒不 惡之免歸故

體不平故後諸所罷桐卒不蒙編案衛思后戾太子 復諸所罷寂廟園惟郡國廟逐聚帝崩衛奏前以 臣衛當受其殃皇帝宜蒙祐福巴而帝疾連年

欲 圍

用然哀帝亦不為所制朱博以丞相受太后指奏免 負天下之重望一出而惟其所為卒遷天下雖莽之 為并所惑如楊宣輩方為之訟冤而不知取反使若 臣盡發其諸不法事誅其尤騎横者而免其餘則恭 罪狀暴者奔亦以議傅太后號不合能去使當時大 哀帝之初盖王氏騎盛帝少而聞之已而王根王况 既剪之焰王氏輔政有日羽翼已成而不能不屈于 好人之将有為也非一日而能其勢必将乍伸乍屈 時王氏之言也 傅喜帝赫然召致廷尉博自殺其言過於太后者當 得遣其逼於傅太后皆此類也按傅太后雖暴欲自 卒不食其報或得禍馬奉世有功為蕭望之所沮 予讀為氏諸傅心獨悲之其人世寫忠義有才能然 好而當時大臣亦處之無術情哉 王有行能為石顯王屬所沮馮婕好當熊為傅太后 万其屈也使早為之所則為未蔓之芟不然則及為 所陷然有賢行以婕好同産坐死馮氏坐死者十 廢侯耳安能有所肆哉惜一時大臣無知人之明 野

其名已成而不顧本相之盡露矣噫自古小人 盖光名儒平居依附名義又以忤傅太后免當時之 謂凛然大臣矣迫下廷尉而所指為賢者光亦與 而孔光與馬王嘉封還益封董賢部書上書極諫可 尸祿為智可謂切中當時之弊矣獨其所薦為賢 讀史商語 养修舊除亦與俱徙按隆在哀帝時能忤董賢忤 **芥追直其事並徙合浦母將隆但與玄立連名奏專** 中山馮太后之獄張由聚之丁玄史立典考之後王 多不幸也 以坎壞終嘗竊議之豈其先有陰慝敷抑何其累世 劉氏已從更始歸光武光武於鮑永葉也用之獨行 死而帝亦旋用光遂極力媚賢不敢與抗 太后固一時直臣也馮后之証夫人知之隆何不出 ○鮑宣上哀帝疏言羣臣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 人恨以為賢有由然也然而為賢劾嘉者即光也喜 言而與之連奏然則謂养此事盡快人意也亦可 此猶曰遇非其主也為你在廉丹軍中即勘之 世而終自敗露如光者豈少哉 卷一 禮亦自謂

秘器珠孺玉匣令將作為賢起家內為便房剛相類 董賢以安陵之安得幸於上當貴之可矣賜以東園 其朝賀令人恨恨 武宣二帝衛霍趙充國諸臣任其勞而哀帝董賢受 單于及烏孫大民彌皆來朝漢以為樂是時西域凡 匈奴入朝然西域諸國猶未盡服也元壽」 讀史商語 為不平者也养一 甚哉哀帝之疵政巧為养地也德趙后任 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起拜賀漢得賢臣噫使 五十國自譯長至將相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 武帝鞭撻四夷諸將總兵攻戰何其勞也迫宣帝時 天下之事往往使豪傑為之而庸愚不肖之徒享之 以忤孔光廢隆與名中山獄葬得借以擠之自是 獨有王嘉鄭崇鮑宣母將隆四人嘉崇以竹賢死官 不獨此也當時士大夫習為荷容其號為骨鯁之臣 喜龍董賢蹈中山太后此數者皆天下之所側目以 十六人單子見上桩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報曰大 下礙手之人整盡矣甚哉哀帝之巧為莽地也 用而悉反之天下之人皆向养矣 T 一年旬 傅廢傳

直臣不附恭皆証以罪而殺之何武鮑宣王商子 長公主紅陽侯王立平阿侯王仁郡國豪條及漢忠 就國後咒詛詔獄 免經東平王咒詛而封亦以咒詛而死天道好還太 **凑外為微道周垣數里何其不** 辛慶忌三子通遵茂皆坐死凡死者數百人盖幹療 因呂寬之微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敬言 蘭史商語 有明白章者如斯者也通鑑但言其免就國而不詳 不祥哉息夫躬之為人也因董賢而封亦因董賢而 而以殉腐風真可惜也 天下之事有大于賢萬萬者千金俊鶴不以轉校東 王嘉鄭崇一時熊熊之臣也曾不再計而死之是時 子享天下之奉欽天下之怨罷臣不弊軒此其時矣 國之要決意黨之 出諸口哉 子以盡除諸人計亦巧矣自古起大微驅除異議 知東漢的於黨人之禍不知西漢已有之矣王 實此賊為作俑自此而東漢唐宋遂為 老 段非所以寒好人之膽也 字士大夫其忍出諸口哉其忍 ·祥也差乎賢一 好人空

之世能卓然不候者惟逢萌程義襲勝薛方郭欽蔣摩世以從之者東謂是公論不知謬以干里矣王莽 是非邪正之間惟賢者能辨之張之豈豈多從風而 發直言請誅劉秀等其亦不足敬也已 讀史商節 成廷臣欲與之抗雖自處至正循懼不勝況明明比 便於是武學公孫禄禄亦奉武太后自用莽武等 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為國計 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表比世無嗣方當選立 貴者又不知幾何人由今觀之果熟為是耶 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為符瑞之說以取 加賞安漢公者八千餘人以茶不受新野田而 詡陳成栗融禽慶蘇章曹竟宜乗胡剛數人而已請 干茶宜也禄在漢廷能持正論及茶即位應召與議 周以求大位乎武于時號稱賢者而謬戾乃爾見殺 持論甚正但兩人 漢之罹義唐之徐敬業皆干古忠義士也方天下之 何武公孫禄相與謀以為往時惠昭之世日霍上 寒 互相舉則認甚矣當時恭羽翼已

哀帝崩太皇太后詔舉可大司馬者孔光等皆奉非

必援引古聖賢以稱之殺其子則曰行管蔡之誅屬 王莽一生所為無不依傍古聖賢而為之役屬者亦 以愧天下之事賊者宇宙問其可少此等人乎顧討 等則師周禮多作不義而强取古人之近似者為蕭 天生德于子漢兵其如子何其他九州則用禹貢五 四方以樂題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殺劉茶王尋 挾劉信而亂作井田則曰敢有非井田聖制者投諸 藏史商語 昔成王切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程義亦 繼禹功居構踐於則日如周公故事程義起兵則 郡男子路建等輕訟則曰文王都虞茂治河則 三府吾不能無議也豈其既敗而人附會之耶 叛者先當正其名義之自號柱天大將軍敬業之建 人靡然無宗國之思獨會身起而為難事雖 為不善而托之古人者何以異於莽哉 身符六經語孟中不知有幾許護身符在也感世之 丁隆則傳致其屍于幽州三危羽山漢兵且至則 哀帝初欲推尊傅太后丁姬莽以議不合竟及平帝 以中山王嗣莽輔政乃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然 卷 木 成 日

使人受封而不過家則并不得比於兄弟之子矣傳 莽妻生四子就園時殺獲為安漢公時殺宇即真後 後身耶 空受其辱矣後世主推尊之說而暴貴者豈褒猶之 之議本以希肯然哀帝時不聞聚貴合浦之徒可 蘭史商語 共皇廟始建議推尊所生者論褒段猶皆徙合浦為 珠玉衣葬丁姬滕妾之次周棘其處以為世戒臨壞 明為人後之前又祭傳太后及丁姬家更以木作 天之於亂臣城子不惟於其後已也又令自相誅滅 太后妄自尊大自取發冢蹊田奪牛殆是之謂褒猶 更封安上曾孫湯為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家以 賞祭頭耶劾奏欽証祖不孝下獄自殺耶益封千日 孫欽紹其封欽謂當宜為其父祖立廟而使大夫主 以亂其侍者殺臨安又病死初幸侍者生子典匡以 侯金安上子常皆以無子國絕莽以曾孫當及安上 天子而外塞百姓之議先是於侯金日確子賞都 後者為之子此實正論然不曰兄弟之子猶子 後之龍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 聽欲以內

芥用相與共誅滅之人心幾定矣使莽盡用漢法略 器舉朝無非之者僅一崔義稍自奮而諸將閱顏為 **昔高祖創基武宣二帝百計匡攘猶多未服至哀帝** 其校童受軍于拜賀是誠何德以堪此其為有力者 而諸國臣服以一唇庸之主享祖宗未有之盛方權 授單于印去聖言章兄此皆漢氏臣屬之與圖 西漢風俗重權勢而輕節義王莽 **負之而超宜矣聖人戒盛滿至人禍無故之利有以** 王為侯西出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至匈奴庭 玄苑樂浪高句麗夫餘南出喻徼外歷益州改句 王莽革命遣五威將王奇等班符命於天下東出至 不過欲傳之子孫令其子孫等皆不安其生乃爾雖 于衣冠刻三印餐覺自殺宗姊妨為王與夫人坐咒 有天下安所用之 祖姑與與自殺兄子光坐殺人自殺恭之圖有天下 黃皇室主欲嫁之因發病不肯起孫宗自盡像被天 明留新都 國至是始迎為公女為平帝后 一妄庸 也 **贬號** MT

以茶積失恩信叛殺但欽以次瓦解矣民間饒寒吏 五單于拜而匈奴不復於塞北邊空虚矣西域諸國 平計不出此而種種迂濶紛更不已王田私屬大小 去元成 取死可以為莫幸非分者之戒 謀劫莽降漢事覺自殺本欲改名以得帝不知適以 文改名劉秀實其恭敗而已代之有漢其後與王涉 劉向素譏切王氏而子歆以推戴莽為國師歆以誠 逢赤眉不 盗賊煩多矣遣王匡廉丹討賊所過放縱東方謂寧 皆不得禄而濫用府庫金誘四夷酋長改王為侯而 錢行而農商失業食貨俱廢矣五均六筦行而 小安其生諸有奴婢者率口出錢而天下愈愁矣十 置之來盖翼幸非分 隗嚣害應更始之召矣遇光武則 主也更始之無能為夫人知之而其將相亦非長才 使之思漢者然豈非天奪其鬼乎 之弊政收其賢者以自輔 達太師矣迹其所為若急急焉驅天下之 革 資草莽之雄非肯為人下者 不幾於逆 旅距 非其 取 琳 百姓 順守 于棒

能成 事勢倥偬雖大豪傑當之容有侵計惟博采泉議則 祖矣 親信無兩故報帷幄特授之然禹謀臣獨將非其所 之既放入關之寄不輕授人禹首建大議於諸將讓史商帝 * 老一 中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 光武將北殉燕趙度亦眉必被長安又欲乘雲并 之元臣也 知何以謬計乃爾微邳形程昱之言則几上 長安曹孟德失充州聽袁紹說欲遣家居都當時不 自有能辨之者光武遇王郎之亂欲因信都兵送 長也時諸将中可遣者尚有人帝此舉知人盖遊高 萬人造西入關按光武以更始之命收河北而躬與 策矣總之禹謀臣大將非其任也 馬異代之自慚無功數以機卒微賊則并不能守其 不是但不能出方略而處靡時日久而無功至帝遭 **鄧禹之計亦**眉 王郎之亂彭寵功實在諸將之上朱浮笑為遼東白 一事哉蘇子瞻謂邳形漢之元臣然則显亦魏 也 初欲持重以俟賊自弊其意未當 肉耳豈

祖卒無罪而誅於顯宗二帝雖皆誤而以酬浮則甚中乃世祖惜其才而用之何其幸哉有罪而用於世 **承實不足以服其心** 此 惟馮 光武 謂敗亂曲州構成籠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可謂切 無食二 為更始所害諸將對光武不欲稱其官但呼為柏升 片殺機何其很也浮實致寵反又不能拒寵侯霸所 撰詞數百言誦習喻時後見帝忘之但言度改公度 更始對華臣問虜掠得幾何焦度欲從齊高帝求官 王之號殊為失體 富核心者聞之可以寒心矣 語耳 遂發兵反後攻公孫述入成都縱兵大掠漢之不敢 吳漢攻南陽諸城所過多侵暴郡奉怒漢掠其 瀬史南語 下乃爾然光武詔舉可大司馬者奉臣所 在河北諸將言更始或稱為聖公或直 時權詞耳范史因之始終稱伯升遂没其齊武 異與李軼書稱為長安其詞微而有體劉續既 語史皆載之以為笑柄由今觀之乃真語實 彩一 見帝便引王莽殺甄 推首稱 呼更始 當其才 皆失矣 之道難言之矣 而朱祐以禁制士卒為軍士所怨功名不如人為將 得進用知其當時所薦達多矣再之功出為冠之下 邵禹傳稱光武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毎有 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應繼嗣之計及薨光武厚為之 祭遵無子其兄午為娶妾送之使人逆而不受自以 禮毎朝會必思之然竟除其國不為立後可謂君臣 考之功臣中如冠恂賈復吳漢姚期皆因禹

讀史商語 請将之奉更始為劉氏耳更始既不克終而世祖 平諸將也 而名居其上諸将不以為過者韓慢之謀有以深服 可也了戀戀關廷數進言于見猜之主以其一用何其已發死之可也以泉歸世祖角巾故里終身不仕 遣人務降涅城此豈真為故主耶使果為故主則 位則劉氏有主矣馬術固守不降方聲言更始尚在 前後之相背采行當引陳較挑妻之喻似矣不知 可也乃戀戀關廷數進言于見猜之主以其 人可也夫死而隨嫁其所屬之人 寒 Ħ 以

所

THE HOLD BY SERVICE .

窮當益堅老當益壯馬伏波自許語也不知一生受 此、 其先不肯拘為人後之制情其時無通儒不足以語 以下於章陵按世祖雖日中與其實創業也當追尊 請史南語 父子可謂度越干古矣、 虚察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話子虽也如世祖 之心耳行在光武朝終身展置可謂如見其肺肝然 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春陵節侯 四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 張純朱浮奏言禮為人干事大宗降其私親令親廟 世祖部百僚上書不得言聖明帝部自今若有過稱 賢婦平哉乃 獨以矍鑠技養不休交趾之後請之何奴何奴之 問攻戰而不對其意可知矣高密限東真可法也援 知止足之義帝自隴蜀平後未皆復言軍旅皇太子 病亦在此夫時平主聖當崇掛讓之節功成名立庭 自以昭穆次第當為元帝後乃專宣帝曰中宗始祠 不盡由護聞也 知向之不降正 卷一 | 其欲以一爲而結後夫

告以思信因勒兵随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帥而 制調伏波司馬吕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廣營 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乃緣 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 護史商語 尚為縣令將哀於之不暇而里俯之乎援 真學勃未二十試守渭城宰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 之自失况知其意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卒當從汝 請之武陵所謂審蛇添足帝固己脈而疑之矣薏苡 所載如此西南夷傳亦稱蠻精夫單程等錢困乞除 降均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賜以金帛宋均傳 馬援征武陵蠻宋均為監軍援薨軍士病死者大半 位不過縣令援常待以舊恩而甲俯之及援過讒勃 之競援自開之不盡帝之過也 不過貪功名耳均受降止於金帛援意必欲得增品 宋均受之其非必死之冤明矣援之必欲進兵其意 自少至老固宜其無罪而得諺也 上書訟冤他人見佳何遽而自失已為通侯而其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當候援兄况言詞類雅援 卷一 1 一腔技心

于磨磚作鏡乎大率佛法精微廣大惟其精微故 識顯性精神之於識猶隔一重修之以圖作佛不! 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為佛通 為佛法之病差乎難言之矣 大故庸人惡人亦或托其有為之迹而儒者又得指 來名儒號為留心性命之學者實未窺一班惟其 用其語按佛教中無修煉精神之說佛法大指在 顏史商語 東宏漢紀載佛法入中國云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 廢之是也唐之武才人罪浮吕氏惜其子孫皆暗王 **辱先帝之廟平為之子孫者綱常為重斷以大義而** 也后她至於殘殺子孫私王外戚爱立非種尚可以 皇后配食地脈遷呂太后廟主於國應快意哉斯察 進官而後可而不自知其將死也貪功名一念使人 廣陵王荆之獄樊鯈請誅之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 **責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 大體不能為此亦有唐一大飲與也 不顧人性命甚且不顧自已性命其為害不亦甚哉 〇中元元年使司空告祠高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 卷一

敢不以實對睦曰子危我哉此乃孤切時進趣之 信夫 吾防車騎將軍且將兵后不之止也交結三輔衣冠 馬后救抑外戚可謂賢矣然是時廖為衛 織多矣 馬是好乃為相愛耳明帝賢主也至使兄弟之間 也大夫其對以孤襲野以來志意衰情聲色是娱力 演史商語 大夫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 北海王睦甞遣中大夫諸京師問曰朝廷設問 意旋解乃自幸洛陽徹理出千餘人明主可與忠言 而英陰疏天下名士帝之所深忌也然寒朗一 矣至於楚王英事乃散虞廷封燕廣窮治黨與吳郡 欲誅之即我子鄭等敢爾耶帝於親親之誼可 危乃爾吾以是知廣陵楚漢陽三王之欲其文致異 太守尹與以名在楚王錄中乃徵與及椽史五百餘 言事者以大旱由不封外戚無恥罔上耿恭出萬死 用錢布以千萬計羊米以數百計后亦不之禁 米 言帝

矣 昔者主上之所禁乃今者臣下之所犯讀此亦可省 我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賴解之嗟嗟 逢迎刺標起居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 **護史商語** 章帝幸河内詔曰車駕行秋黎觀收獲因涉郡界皆 之罪而后與帝處之皆有未至耳 姓屬一太子亦慘矣後卒殺諸實者乃和帝也佐帝 後并殺罪氏二貴人及其父以一子故殘四姬破 不能稅栗瓢飲耳又北巡詔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 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極修道橋遠離城郭遣車 論矣最可惡者后在而奉臣無言馬氏罪者后崩而 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可謂明達之 蜜后以梁貴人子為子先殺宋氏 二貴人蘇其子慶 **辱亦若因母氏之存亡為異者雖馬氏兄弟有自取** 有司奏其罪免就國不惟有司京煥頓異而帝之龍 其封侯耳唐文德皇后議其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 下獄免官后亦不之察也其與他外戚異者僅僅遲 城不 為漢恥 卷一 言件防而監營調者承首劾之 罕

> 而獨能推心友愛終始不替可謂兩賢也已 之如母耳安得此漏乎 為進外戚故事者即慶也和帝之子屬代之有天下 明帝之於東海王和帝之於清河王皆在嫌疑之 者即慶之子也使實后視慶如子則慶賢者也亦視

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范史取其言以為論

帝之世馬氏未曾居要職兩者相較相去不己遠平 憲之惡十倍馬氏第五倫鄭弘展言之卒不廢也明 尊寵諸馬以成其過后崩未幾旋因人言而廢之實 陳史商語 約制悍后使之廢長立幼母后賢明不能将 楚獄不免張皇其他無過舉也章帝亦賢主但不能 不知君德莫難於明不可以察察為過明帝之世惟 老 順其美

之公主訴之固已過失并其同產皆棄市漢英少四

機報應三十餘年未甞少快楊漢威德至於西海自

〇班超以單車使萬里之外因人兵食攻服諸國隨

古以來一人耳至其歸功郭恂遣還李邑幾乎學道

君子矣如此勞臣雖十世宥之可也其孫殺

鏡矣 謂矣 檢物賓客未將犯法宜裁加貨有以崇厚德帝感甘 方憲龍貴奉臣阿附惟恐不及至此敬夫人於文母 初河南尹張酺數以法治實景及實氏敗補上來日 所謂權臣者求其如憲可得乎 免陷法盖當時風俗猶朴大權猶未旁落也噫後世 為韓稜所勃論為城旦獻媚權門僅僅牛酒而猶不 高未有以害也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干寫 於狂焰者恢壽兩人而已安風尤數犯之然以其行 魯恭韓稜朱暉樂恢何敞郅壽周祭丁鴻張酺其死 實氏之盛也當時廷臣能持正論抗之者衰安任 以憲等吉凶為憂也此語曲盡具臣情態可謂照妖 為意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府豪申伯之功如 何敵 **今威嚴既行皆言當死臣伏見陽夏侯環毎存忠善** 南史南語 憲等陪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吕后之權終不 言由是環獨得全意人之不附暄者必不乘危酬之 Ŀ 封事 日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 卷一 ¥ 隗

章帝皆從張酺受尚書及即位出為東郡太守酺自 尚復誓至有為友復譬如郅惲所謂手而不憂者慈 **遂絕此從河伯娶婦事翻案然嚴而不殘可謂** 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女於县 為公極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不能林 宋均為九江太守民嗣唐后二山巫取百姓男女以 之官乃爾 年終帝之世未嘗遷官漢於帝師厚與之禮而各與 係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酺視事十五 郡引爾及門生并郡縣橡史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 管親近意不自得上疎願留優語教道帝巡行幸車 六十餘人盡誅滅之此豈經所謂復誓不除害者乎 又標於市日李君遷父頭此豈經所謂父受誅子復 謙為李暠考死其子不幸發暠父家斷其頭以祭父 復警之說雖至經所許然聽之非治世事也東京俗 響推刃之道子段賴為爲修都劫張賢收不幸 不幸之事士大夫多讓之而郭有道著論以為賢於 雨史南部 出班

之功失西域後為郡陽將兵與其零戰敗績卒以件 得免且代班超豈以才故耶抑别有術也然卒騰 時噤不發一語於其也也乃欲以子貶母不亦無恥 議按實后雖有罪較之吕氏尚隔看壞廷臣在太后 多言者詔曰實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 日太后故事段實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 伍員亦過矣 益哉 免尚之忤遵恃隣耳然卒無救於死善附麗者果何 鄧遊發其職坐棄市都属子當受尚馬騰克其子以 讀史商語 可羞甚乎時三公中張酺最賢而為此議大不可解 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其勿復 和帝既知梁貴人枉殺之狀三公上奏請依光武點 帝之立以孫程等梁真之誅以單超等而天下大權 圖窓而獨用官者鄭聚本開内寺擅權之端其後順 竇憲用事廷臣顯與之忤者不下數人和帝不與之 ○寶氏既敗諸因憲得官者皆罷任尚為憲爪牙獨 悉歸中人 漢事遂不可為履需堅氷皆和帝為之漸 卷 **職史商語**

帝下詔罷之觀此則知一騎紅塵不始於妃子矣按 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喜 送和帝時臨武長唐羌上書曰伏見交吐七郡獻生 古稱荔枝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今自價南 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 **樹南舊貢生龍服荔枝十里** 是時亦不聞有不願為三公者畢竟此道之為難徐 於外戚近習一遇灾異則策免三公至有自殺者仲 東漢三公名尊之而實不任以事其亂政客民多出 為此属民之事者乎 至洛陽不下萬里雖置郵而傳之不能必其不變而 於悍矣顧能約東外家減省供奉初不為問后所容 鄧太后婦人之有才智者也殺杜根 長統謂足為呼呼蒼天號此泣血者真實事也然當 勞生害馬為毒滋甚東漢自和帝以前皆賢君也誰 卒復其家處翻得罪鄧陽卒能用之此數者皆善政 卷一 置五 里 絕鄧康屬籍幾 候 宣夜

稍自引起則去皓無幾耳帝立以歷為衛尉後官至 **皓也其殺級劉璋間丘弘陳光趙代施延朱倀等冬** 官削國者來歷一人而已詔書嚴切首變其說者在 順帝之在西鐘下當時力諍守關連日不去因而免 之韓者得非以其有令子耶 邻傳於方術亦似以其人為不足稱者其所以曲為 翟酺所上有何證據温公削之的為有見而范史別 鄧陽故曲護任尚當聞氏用事時恐不能克定大計 前史商語 盤都不敢但言順帝初部以阿黨兼免而已部皆以 年坐災異策免將作大匠翟蘭上部潜園大計以安 后之獨 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功不顯明 得罪公議餘非有大惡也且能達賢及其得罪乃由 也雖其久不 李部傳言北鄉侯時部為司徒陰與少府陶範歩丘 平騎将軍 員氏等君子不能不惜之矣 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印涉都侯解不受此事過 ,他天下亦未為無意也那為等惟殺袁敞車 龍風弘先卒拜其子為那侵延光代皆見 卷 歸政非母后所宜然親安帝之所為則

失馬者非寫言也

七年則已汰矣至此惟有覆宗絕祀耳固知塞上之

之以七侯二大将軍鄭将尹校五十七人盛滿二十 子為太子梁華等自相質也不自知其死於實后 干之不如巧官居可睹矣 板用後至公即應觀諸人之讓 方梁松之貴也不自知其死於明帝也方梁貴人之 皆以外戚貴重此獨得稱為未有以價樂氏 典後之歷官則 其君

楊震鄧氏之故吏也李固梁氏之故吏也鄧氏少過 一肚後世節鉞大臣皆六七十老人其不能有為可知 故震始終無異同而樊豐等以為潜端深氏罪大故 其前後語皆可味大率謀議當用老成驅聽當用心 之不邁也又云臣素有固疾恐犬馬曲躬不報大 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 願乞冗官備单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閥成澤 請史商師 固在商之世但効忠告當其之時力及其所為至殺 皇前規素悉港事數自疏請效命邊歷如云若謂臣 小老 史 287-300

帝遣張綱等八人分行州郡而綱首劾其兄弟言雖 梁冀之在東漢幾成一王恭矣然當時事有可具者 身而不悔二公之所為皆是也其所遇皆不幸也 為吏者皆引召之朝廷論功當封其過之綱在郡卒 徐問乃用網為太守綱論降之里車入其量置酒為 用所劫奏皆正罪二可異也其怨綱以張娶冠亂揚 所惡之李固其餘所刻奏多其及宦者親黨固即召 不用弗罪也一可具也八使行而所舉第一人即載 續為郎中賜錢百萬綱之事皆可指為罪素其修然 張嬰等為制服行丧送至犍為負土成墳部拜其子 樂散遣部衆任其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嚼子孫欲 也應後世之朝論能如是乎然則古之曲朝今謂之 **懂懂不封而已身卒而官其干則猶之封也三可異** 讀史前語 三十年諸為弘所夾者退無您情其後子孫皆傳法 東漢郭弘習小杜律太守短恂以弘為夾曹禄斷 聖世可也古之奸臣令謂之賢相可也 中郎将者一 一人廷尉七人候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 一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吳雄亦 先

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被好執之膳海內肅清天 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幸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 崔實政論曰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 無後阜南不祀其後裔至縣布猶不免被刑皆疑說 法名家一念特平慶延於世其章章乃爾有謂法官 以明法律断獄平位至司徒子前孫恭三世廷尉為 產雖非至論亦可謂教學之樂至於論二帝處殊 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按此一段寬嚴之辨盖本於子 元帝克於恭顯未常不嚴於蕭望之周堪張猛也以 從寬大則趙盖韓楊可以無死中與之治尤受粹主 未當宣元之相去在明典暗不在寬嚴也使宣帝稍 下密如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遭損威權始奪 功譽坐徵選以种品代之按昌即前為益州刺史斜 彼其暗使更加之以嚴其為害不尤烈乎 發到君世獻其黃金文蛇為其所陷坐免官者也對 梁其素典度遼將軍陳龜有除譜其沮毀國威挑 惡龜而更以所惡代之其亦能不念舊惡哉 老

弟為牧守者羊亮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帝從之 兄太僕南鄉侯稱罪惡惟稱皆自殺又奏中常侍具 殺乘因幼覽竟免寬官司隸校尉韓續奏左惟及 **覧兄恭為益州刺史貪暴乗奏檻車徵** 生張學等三百餘人訟之赦歸家楊秉條奏中臣子 規論功當封官官求貨不答坐繁廷尉諸公及太學 廷尉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請關上書帝赦之皇南 讀史商語 許為聖書當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冠刑竟拜議即此 設伏虜以為信然乃入追類類大縱兵悉斬獲之坐 鲜甲冠遼東都尉段賴率所領馳赴之民而恐賊驚 苑故猶然盛世事也 桓帝 瑗兄沛相 去乃使驛騎許齊聖書召類類於道偽退潛於還路 事處之極當梁其當國時有此使遇匡衡必不免矣 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此時日 主在上官官用事然冀家財不入內帑苑囿不益內 桓帝時宦官恣肆極矣然朱務發趙忠父尸 蘇梁冀收其財貨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五 罪微請廷尉瑗請獄謝上還侯印詔 泰恭於道自 微詰

貶為都 矣 | 本班父為南郡太守以貪叨誅死而旺 不堪而好人得乘隙以微 讀史商語 於帝意而外廷若迫之使不得不從此庸主之所深 此數事也生殺子奪人主之操柄此數事者質不 於外廷矣然余以為成中官之勢而貽外廷之禍 府率吏卒破柱取付獄受詞畢即殺之讓訴於帝帝 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畏膺逃還匿兄舎合柱中 封者悉奪爵土劉施李曆馬親初以窮治宦官輸作 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按此數事則中官皆屢 左校旋以應奉言免之曆未幾拜司隸校尉小黃門 謝焉夫畏公儀應不作官欲作官須守公儀如此舉 不止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番乃 陳蕃為光祿勲范滂遷光祿勲主事執公儀請之蕃 其不義均耳 郭林宗李元禮所稱自今觀之父貪財子貪名貪命 鄉 侯超及璜衡襲封者並 卷一 决者也未幾而黨議起 降為 至 列名黨人為 卿侯子 弟分

動吾不

敢謂是也

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其激已對日劉滕位 歸鄉里閉門掃軟無所干及太守王显謂密曰劉季 讀史商語 於重名節以人臣而違朝命若以為必不可之事耳 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楊 為大夫見禮上質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 **很虎口為智士笑非虚也原其故盖緣當時士大夫** 贼掌握中范氏云含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狼 等推傷為師同討催等奉迎天子亦不聽卒甘心入 兵迎駕奉令討逆又不聽李惟之亂徵備入朝陶謙 從子雕勸嵩圖之不聽卓既乗政徵嵩梁衍勸嵩權 皇甫嵩朱儁 夫居鄉為偽杜密恐不如為真劉滕也 不亦萬分之一乎是慚服按密所言誠善矣然士大 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 杜密去官歸家每謁守令多所陳托同郡劉勝亦告 可與立未可與權其二子之謂乎 讀史商語卷之 | 卷 將帥之雄也方董卓遠朝命不 至 釋兵嵩

藏史商語

卷二

謂賢矣然如岑旺者本勸成瑨殺人事祭則逃之使 顧厨俊及身在禁籍能使天下斗為之死而不悔可 讀史商語卷二

已力真確論也後王甫讓陳春首以此為罪甫雖非 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歐之有豈可横叨天功以為 湯始寶武何人也亦效其所為盧植所謂同宗相後

人然所以責武者固當矣

定策論功古未有也有之自深冀兄弟胡廣趙戒幸 珠塢山農王志堅輯

皆無實用者也吾因是而知意閱申屠婚益不可及 張儉之亡命也人重其名行破家客之伏重誅者以 然則其餘諸人豈盡賢者哉天下之員虚名者大本 解袁紹為紹所殺此其人皆不足稱而皆戛然列名 權荆州既不守臣節又不能略地胡母班為董卓雖 **暗獨受其禍貪生負義市井之人有所不為劉表生** 十數連引収考者布徧天下丈夫死而死耳何至以 人性命累及無辜乃爾及黨禁解徵為衛尉儉見

竊惟王甫之奸不難殺實武幽太后又附之以段類 殺并殺 妃妾十 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傳 父報學殺李属頻以私屬故收不章并其家六十餘 胡騰共匿實武孫輔得免其人大略可想也 侍程黃旨也得無有內提故數他日品強抗疏為於 相以下悉伏誅其發酷不道如此可謂生平掃地盡 前司隸校尉劉猛不為窮治以他事罪之蘇不章為 段頻將略東漢之錚錚者也晚節甘心為宦者鷹大 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敵後與 夹甚哉鼎有實之不可不慎所之也 朱雀屬書宦官幽殺太后捕繫太學生千餘人又以 屋代樹垣井夷竈功曹張敞諫曰於屋代樹將為嚴 王暢為南陽太守疾其多貴成素族有犯或使吏癸 家碩果以全節終亦宇宙間不可無之人品也 侯豐草欲井心於儉者皆已湯為灰煙儉獨能為漢 人般之王甫惡勃海王悝誣與鄭風等謀逆逼悝自 男氏世德已明乃圖門縣車不豫政事年八十 **微史商語** 陽珠執而数之若承期然盖皆求其說珠中常 卷二

四卒 世儒以昭烈之取蜀為不義不盡考本末也 守蘇固健為太守任岐校尉買龍作乗與車具千餘 ○劉焉以益州有天子氣求為州牧後檀殺漢中太 荷得之太易則失之亦不難紹之敗固己雖於此矣 也大率功名爵土皆須費一番辛苦然後享之有味 幸也甫入冀而武統皆見殺馥亦卒不全又何其忍 浮程與皆物馥圖紹而馥自建子送印綬與紹何其 位傳弄愚夫不異小兒觀之臣如取武関純李歷趙 東紹之在冀州此韓馥掌中物耳辛平等之說**馥**遜 缶而不碎於井者乎 理交後球終以謀除申節項泄其事被殺幾見有施 劉素燉為卿不至然則爲父子雖漢臣其實 帶使其子璋齡焉爲留不遺焉死璋立未久出兵攻 **蜀乃亦稱獻帝何也** 巴貝賴訟軍邕即作曹節球代之報怨銳欲殺之者 面日孝愍帝魏日獻帝通鑑帝魏故稱獻帝綱目帝 也而強並言之亦可以微見球之此舉不盡出於天 順史南語 老二 漢賊耳

何進之召諸將國誅宦官也袁紹實為之實策董自

子何其强弱以為子本當時惟强大是畏耳故韓建 能與諸侯并力疾走行在乃聽逢紀之說而急圖輩 李茂貞皆當挾天子適足以自因李克用不能急圖 卒有天下者挾天子之操也唐之將亡節鎭恣肆天 州此何異舍腹心而顧尺寸之膚哉故紹雖强亦十 悍賊耳得假詔令以號召賢者衰紹為人心所歸不 漢之將亡主德雖衰而號令猶行於海内故董卓 近不已晚平 夹紹班在操下夹至此方以詔書不便欲移天子自 之前可謂合若符契操今日奉帝至許明日部責紹 主上以從人望亦曰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有識者 以今諸侯曰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有或勸曹操素 獻帝出奔沮授就袁紹西迎大駕即宫都都扶天子 成大事哉 亦不能勝大率本初生平更無一着不快者安望其 柘地而再犯京師克用終因而卒有天下者益務强 乃强項以關暴城幸而不死始召募山東以誅卓卒 初至鮑信勸紹乘其疲襲之又不從及卓議展立紹 碩史商語 老二

也 過層滅此與盗賊何異已而以兖州石已布者即邀 誓以必死令妻子歸張遊父嵩之死徐民何罪而所 皆不用豈尺有所短哉 快徐之事賴省或之言吳獨之事賈詡劉曄言之而 成事皆文若力也 議史商語 尚熙在虜人謂公當急在劉表公以為袁氏於民惠 相爭爭形成而公師又北隸一月之間耳其州既不 大之朱温也噫批卻等获直解牛然乎哉 曹操之初起可與之抗者袁紹吕布使雨人早連和 爾則徐未下而充破操其始哉讀文若數語知操之 曹操之始有兖州基未固也逐典念兵以攻徐至自 以也惟初之攻徐與卒之於吳蜀緩急失次不能無 而其乃安其先後應機不夷呼吸卒能削平中原有 有恩勢必招引烏在動搖河北乃出塞窮討尚熙死 全力破紹紹亡不急定河北而南征劉表使譚尚自 而先取吕布劉備南顏而無足以掣吾者然後以其 魏武之取袁紹最有深意當紹之方强公若弗聞為 賴荀程之謀全其三城强寇未殄而又欲攻徐果 大大大 五

破日布布亡而東術劉表非操所忌遂得一意圖級 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民附賢才樂用此 言候慢豈可數乎劉備謂劉表日事會之來豈有終 高順謂日布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 操之有天下紹實使之也 矣紹之臣惟 取挟天子之操而取營樓積栗之職使標得以其間 紹攻其北布襲其南易舉耳公孫瓚自守虜也紹不 主之言也漢室不可復與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 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 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 極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味順之言令 也當時天下大勢二子一眼看徹便有成局於自中 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嚴此子敬對吳主之言 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此孔明對先 可以為援而不可圖若跨有荆益保其嚴阻外結係 職史商語 到底不過如其局而止兩國之臣孔明無論矣其次 、慎事始味玄德之言令人期後效 田豐曾勸紹襲許而不見用餘無聞焉 卷二 可

與爭 動飯 快也瑜之功在拒操然首為拒操之畫者肅瑜不 那子 代之而吳蜀之交始職雖得志於蜀而稱臣於魏倘 計大謬先主君臣皆人豪也一旦幽其主部曲其 蜀分荆州無非欲連衛以圖標自是不易之計未當 也肅始勸權結先主以拒據繼以荆州借之繼又與 孫權論周瑜魯肅吕蒙微短肅而優周呂然乎曰 韓嵩勒劉宗歸曹此忠於為宗謀者也魯肅勒孫權 平權計不及此也 徐難守長江易豈知蜀亡而長江之守亦豈易哉惜 出秦川 不用劉曄之言而襲吳吳其殆矣使吳蜀同心 彼亦自知其計之不審而連衡為吳之利也肅死時 讀史商語 於地然則孫劉有紫操之喜可知矣瑜之以肅自代 將權能制其命平操開權以荆州借備方作書筆 而擅其功也至欲留先主於吳分關張各置 富貴權拒曹則可以為帝王歸曹則求為匹夫而了 柜曹此忠於為權謀者也琮柜曹則必死歸曹不失 敬若吕蒙諸人未免落夾矣 軍取徐吾恐魏人食之不下咽也蒙謂守 朱二 一方此

也已 軍還署大木表於水側路旁日方今夏暑道路不通 操乃令疇為導以襲之果勝之退軍可耳榜之道旁 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以為大軍真去也 阻水不通田職教以出北平舊道掩其不備操乃引 最無大略其末年事可見矣 巴至即以州降計其有荆州不過数日耳北齊後主 劉琮謀間其兄琦 者何為此與無銀之說何異然卒以愚虜則虜真愚 讀史商語 近而可見失援之害幸免而難知也權於三雄之中 攻井寧此其人豈可與並論者權謂子明可以次於 五十兩然而事盖有類於此者曹操征爲桓次無終 **公瑾如此提人無乃失類乎所以然者得荆州之利** 周公瑾能使程普心醉吕蒙以一厨下兒遊欲會兵 重之見也 可得裴松之是張昭之計情孫權不能為實融此兒 人有藏其五十金者恐人竊取之乃榜曰此處無銀 卷二 而自取荆州然嗣立之日而曹兵

請近臣 日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使安德得之子孫 受此其人非亂世獎龍之所能面也中間為據盡策授以將軍印而不受曹操授以僕印至再三而亦不 計者不盡實也 耻之據此一段乃知兩漢史所載征討斬獲動以萬 之也三國之士管切安其最矣其次則疇其人也、 賢矣哉田晴之為人也帝拜為騎都尉而不受袁紹 讀史商語 破鳥極為本郡冠盖報警聊試其奇耳非標得而用 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 日夫征討外冠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衛民 河間民田銀蘇伯反討平之故事破賊文書以一 跌者長一智雖古英雄亦爾矣 衛張繡殺其愛子陳琳罵其祖父皆待之有加經 曹操初得兖州以遼讓畿已殺之讓素有才名兖州 不肖一至於此貽之以安應門此語真不吾欺也 建安中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節儉 和治言日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 一時國淵統留事上首級皆如其實數曹操問之淵 士大夫皆恐懼陳宫等因為亂後乃能容劉備釋 * 卷二 節取 禰

之任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十六年分所讓三 建安十四年魏公今日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 江明平卷嘉者之飾詞耳 所無策本傳言衛治兵部署諸将未發而此直云臨 貢客所殺夫科人必死於利且又時刻不爽此理之 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 許栗皆懼嘉曰策輕而無備若刺客一起一人之敵 郭嘉傳孫策聞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 清貧中約至賣田宅以自給然其言乃爾可謂中行 知之知人之明固互有短長哉 在通人情而已凡詭激之行則容隱偽夹按史稱治 與服朝府大吏或自華壺雅以入官寺古之大教務表散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汗辱其衣藏其 之議吏有著新衣 乃得免慮如治者與不輕為異同者哉 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令朝 九主不知蔣琬而孔明知之孔明不知馬設而先主 士矣後我說死玠亦被謝魏武盛怒冷再三申救 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

江美 行實文王之事也惟汜之亂天下寧復有漢而魏 余讀魏武帝事而竊悲之魏武雖非文王其人而所 張遼傳云遼圍昌稀稀有降意遼入其家拜妻子 此人臣第宅而名為殿亦惟見於此 起第合特為選毋作殿古人君之任將務恤其私 請屯物逐母至導從出迎諸軍将吏皆羅拜道側為 太祖教之矣稀何得復降禁禁又安得擅殺之乎 **獎曰稀不請吾而歸禁豈非命耶夫豨已請太祖是** 而十五年不為司徒趙温所群公表温選舉不實公 縣封三子植據豹皆為列侯丕於公為長子皆不及 亦非漢大臣有社稷封疆之賣者徒手起義百戰 志於此不免陳謬 與禁有舊請禁降禁以圖而後降遂殺之太祖 之柳文帝而爱植無乃太著乎此通足以為之禍耳 **音随遼請太祖太祖遺稱還于禁傳又云禁攻豨豨** 一紀之中猶能奉漢謂非文王之事可乎使天假)張遼屯合肥魏文帝給其母與車及兵馬送遼家 州倡大義奉故主於贅旒之餘以後削平中 人卷二 土 開而

視之亦過矣 觀曹子桓典論自叙射狐擊劍彈基之勝其人淺鄙 此推之濟之言固不謬也 於砂接史稱文体遊亂自會稱泛海入交州收恤 許靖與從弟劭並知名而私情不協辨濟著論歸 堪負荷故毎毎柳之而欲立植而植亦輕佻不足與 無味直一 理經紀振騰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飢寒以 有為倉舒夙聽又早天不得已以丕為嗣實大非公 統務少年之有才致者耳曹公真見其不 曲

> **吕壹和顏色問狀臨出謂曰君意得無有所欲道壹** 满龍朝楊彪考掠如法而後見魏武徐解之顧雍賴

不用而利害判然懿之才其勝曹孟德遠矣、

叩頭無辭此二事皆有深意彪者魏武所忌疑臣下

陰為之地童者孫權所罪又曾舉白雅龍之不假借

正所以活處雍之和平詳惧亦所以明童之不竟也

之起亦奉恭帝未幾而自立此其名與魏武孰勝唐 月并其篆業為有力者負之而趙良可惜也唐高 愿急急然易姓使王者之局變而為篡而其後益不 不幸死而其子不足以守此中懷高洋不如父兄之 高祖太宗而在誰得而居王上者底幾近之魏武旣 以名專漢則張承業所謂讓之益堅字之益固雖 吳蜀或混一於其子孫當是時猶 胡氏美葵起其與後主私呼五百遇胡以履博面而 後棄之胡具以告下琰獄有司議日卒非攝事之 劉琰妻胡氏入質太后太后令特智胡氏經月 地下哉 際家庭疎斥骨肉而不知三馬同楠之禍已醒 |意也惜乎以中原全盛之力吳蜀有聚而不能 蕭墻魏業之際實自丕始應老購有知能不切齒於

藤葉

年得以餘力混一

定進兵臨之一曰遺人勸孫權圖荆州以解 時孔明猶在而蜀事已如此亦可惟也 司馬懿之事曹操凡建大計者再焉一日乘蜀中 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大臣之妻留之官中至 領史南語 月此其事原不美捷妻而得棄市此何等法乎 卷二 樊圍 經

幸耳而論者惡其心而誅之太源直與司馬懿軍同 之所以異於曹氏者太宗力也直高祖幸而魏武不

演史商語

卷二

#1

湯罪已之意乎其今百官各處厥職後有天地之 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部傳之後世又日官人為官 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 勿復劾三公又日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及 失之令人撫卷三噗 獨之候也幾至於亡而魏之候也可以一天下而必 之者再夫不攻其瑕而攻其堅其恨可勝道哉夫是 裴松註 魏文帝部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 讀史商語 獨而方將責其侍子何其愚也權既不應奉兵而臨 復之此天亡之也劉曄請渡江襲吳此實至計使曹 懿之計取荆州以失惟於蜀而蜀亦不勝其念起而 者不得過諸署令為金策者令藏之石室文帝於人 手唇齒相倚魏之利在乎觀聚而動而已吳中司馬 吾觀黃初初年事术皆不嘆其候也夫吳蜀之利 公在必辦之吳亡而蜀不得獨完矣文帝不足以 乃聽其文降而加以王爵寵以九錫及其得志於 、恨恨 兩 護之古人 應機苦心處每為俗儒所議令 在

|本不敢出師不意先主之計下與姚興等也 夫兵能道也險途也自古用兵未有不出奇昌險 言手 之勝策也而不能用攻城用兵之下計也而顧犯之 能有功者諸葛孔明用兵病在不能出前間道兵家 鐵騎十萬屯洛陽裕直折之日今能自送便可 不可以欺遜也劉裕伐南燕姚典使人謂之曰已遣 東應使果欲東當潛師襲之安肯先使之知此語始 先主聞魏伐吳遺陸遜書曰賊今已在江漢吾将 預史商語 為人所知者多矣豈可以史書所不載遂以 開權知其忠得免按干瑜使蜀與弟亮無私觀其避 嫌如此至於胃大嫌而與先主牋其意深見此舉 不利耳惜乎先主之不悟也或日子瑜言之而孔明 如先帝荆州大小靴與海内俱應仇疾誰當後先若 先主之伐英也諸葛瑾遺牋日陛下 不言何數曰古人告君其道多端常時忠言至計 君品在下中獨此三事卓然可法 在此數易於反掌矣時或言瑾别遣親人與漢主相 老二 以關

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為首乃以趙勢游 為爵賞附已者則嘆之盈言不附者則作為瑕豪至 重昭上疏曰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 其正色立朝招不來麾不去令人主有所嚴憚雖謂 一此然考其事曹操當徵侍子昭勸應之操破荆州東 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耶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 利為先合黨連拳互相褒嘆以毀訾為罰戮用黨及 之社稷臣可也 弟以名尊之而謀事則用周魯可謂知用人者矣至 三焉盖昭平世三公之才謀議非其所長也孫氏兄 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平昭在當時其為人所重如 劉表自作書與孫策爾衛曰為欲使孫策帳下小見 所長此皆確論世謂壽挾私致貶其殆不然 待仲達乎陳壽稱孔明為管蕭之亞又日用兵非此 亦曰比臣到完已走矣孔明之無功夫人能料之皆 致人之術再則曰權走亮膽被大軍足以制之張邻 魏明一 則 日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

卒制於逆女又何其憊也豈其老而不自克欺抑去 陰結传臣劉放孫資潛移帝意而受顧命大權在握 而稱帝雖不無失德然非有危亡之勢也司馬氏父 雖漢臣其實與開創之君等耳中原既定文明繼體 曹操之初起名位不尊處奉雄之間百戰而勝之名 之詩至使國本潜奪何其悖也已而悔之欲召和 讀史商語 竹奏翻以憩見窟張温以名見廢吾粲朱禄等以諫 報使於遼東何其迁也隱蕃之狂也而信之已壹之 孫權於三國時享國最久兩雄既亡宜其得志於天 世之名寒大率從吞樂柔調中來也何足重平、何足 **芟除異巴察** 子享曹氏之爵禄因曹氏之威福一 重被小稱帝之後昌披自恣也吾甚惜之矣 見殺何其懷也創業之君不能割在席之愛絕蔓菲 好也而用之何其昏也陸遜以功見疑張昭以直見 下然自稱帝以後竟無一事個人意者俘民於海外 何患其不已知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應末 老二 一主弑一主竟因而遷鼎焉難曰天之 一旦 奮穿術之智

史於何平叔諸人誠之無所不至試平心而論果有 又白遷司馬懿為太傅外以名尊之内欲令尚書奏 筆也乎故妥等共推曹爽以為重權不可委之於人 燦然之美於斯可觀咸晉之賢臣其言必不妄此皆 咸疏云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内外泉職各得其才 之社亦屋矣時移局換操筆舌而從事者皆司馬氏 是平不幸爽非其人以至於敗平叔諸人死而曹氏 事先來白己由今视之尊曹氏為是平尊司馬氏為 日如公言晉祚安得長應懿父子所為不過欲得天 史載懿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引弩將射 受寛者多矣 史家抹殺不盡處讀書者不於此處者眼則古人之 之臣誰復能直其事者諸人之得務所自來也惟傳 讀史商語 下為子孫計就知其事乃子孫所不忍聞也哉 發使微 懿孫謙止之日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 世所以得天下導為陳創業之始帝以面覆床 以報曹氏然效尤者得無己甚乎明帝害問王 謙 則懿危矣自後觀之懿何其智不知當時 卷二 史册耶 讃史商語

大也皆惟高貴鄉公之時舉朝無一非司馬氏之 時諱晉書杜預傳始明言之程喜者盖司馬氏之魔 未幾為程喜所劾論死以父功免為庶人陳志曲為 杜恕疏云司隸校尉孔夷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 去死無幾耳 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故取齊去 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歸下豪右執政不在親 陳思王上文帝疏曰夫能使天下領耳注目者當權 不知平時積漸不知費幾番掃除矣噫有國家者惟 司熙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大將軍者司馬懿也恕 無代好人掃除也哉 也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為 公南文伯死婦人為之自殺者二八其母聞之不哭 田族非品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帝優部答之 母言之則賢母也從婦言之不免為妬婦也言 殺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 而不用禪代之際文帝有知當復愧思王否 使與得而誅懿何 朱二 **董事**業豈不 芄 爛然

筆耳 票是何其生億而死勇也然則面轉出迎殆看人曲 此則已在江統徙戎論之先矣然不數十年而諸胡 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司馬師皆從之按 鄧艾上言單于在内差夷失統胡虜不可不深備又 面縛出迎自謂折東可致其從老們掌中乞命果爾 彪盖魏之忠臣也不幸而敗當爲賊而死乃史載其 害吃以艾之功而不免於死鍾會之罪可勝誅乎 事大與軍泉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餘而無水 當請令淮南北人屯田陳蔡之間益開河渠以增灌 作亂盖積年之冠非 不亦應平然凌死不三月懿亦死史云死於王凌之 讀史商語 王凌當司馬氏之時知齊王不任天位欲迎立楚王 派通 漕運計除衆費歲得五百萬斛嗣是每東南有 言封建同姓之利其言則似也然卒不行此所謂從 言者異則人 婦言之者乎 八皆知平蜀之功出於鄧艾不知平吳亦其功也艾 | 卷二 心變矣曹植 朝所能除師雖用其言行之 曹冏於魏明曹爽時皆上 Ŧ

未必能完如後世一人建議覆奏允行而弊如故者

其受報之巧也司馬氏一傳而太后楊為其婦所廢 皆此類也 習標以伏完故殺伏后司馬師以張緝故殺張后何

幸為劉曜后則不獨償債且益以子錢矣吁可畏哉

再傳而后買為趙王倫所殺三傳而后羊屢廢屢復

氣衰羣臣持祿保位無志在疆場者格後出據大位

余讀諸葛元遜事而深悲之吳自孫權稱帝志騎

膏盲吳亡而恪之言驗矣所可恨者身輔少主離本 演史商語 乞為恪立碑則當時公論可知已吳事之不可為盖 誕之降使恪在也司馬氏亦危矣哉孫綝死而朝臣 自為謀則疎耳其於為國謀未皆不忠也文欽諸葛 朝而履敵庭使峻得因奉臣之不樂而潜圖之然恪 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太息者也可謂深中吳 云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 概然有馳驅之志事雖不成其志未可非也其著論 自峻害恪始也 米米二

司馬昭遣賈充至淮南見諸葛誕諷以禪代誕曰卿

起抗之者非張其威則助之見德司馬氏之有天下 於近郡自是而天下歸心矣凡魏之臣子懷忠義而 赦淮南士民為誕所有格者分矣兵家室在江南者 壽春之役昭 非天與之哉日非與之司馬氏也乃奪之曹氏也 **简史商語** 司馬氏之有天下也天子之哉懿一舉而殺曹爽王 能咋盗反為盗所殺耳主家者予盗平予狗乎 狗夫誕即狗也乃曹氏防家之狗無奈盗已在内不 也人謂諸葛兄弟三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 三國之主皆以絕人之才百戰以爭天下而卒其能 死麾下數百人至死無一路者田横以後無此義上 以敗死誕事不成命也對頁充數語凛然有生氣既 有難吾當死之充歸語昭詔後誕誕遊進人降吳卒 非賈豫州子手世受魏 盂中夏民畏其威而 司馬昭父子其非曹孟德之匹明矣乃能混 獨時異哉盖亦有道焉張悌之言曰曹操雖 一舉而殺李豐母丘像威已振矣猶未見德也 一舉而平三叛方且龍文為使葬其少 卷二 不懷其德也不敢承之刑繁役 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中 熟謂報應之說非平 讀史商語 不肯從

之是又横於會矣艾嘗欲斬田續瓘使追艾并殺 赴洛未有死法也难自以為陷支恐其為變而 重無有軍歲司馬懿父子除其煩苛而布 愛亦不為皓所僧及禪亡正素妻子单身隨之 皓比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青自娱既不為 事者耳乃與衛瓘共榜艾欲令艾殺瓘因以為艾 降諭姜維使降于會會遽張大以為功所謂因 方鄧艾之進江油也鍾會攻劍間不克引退及 日知鍾會必反而卒用之彼亦深信夫人心在已必 羊祜謀伐吳令王濟作船木林蔽江而下隋文帝 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關意何世無賢者哉 亦險矣哉然丈未死而會先見殺矣會死而艾檻直 古取天下至司馬氏幾於盗矣豈知盗亦有道 心歸之亦已久矣噫此司馬氏取天下根本也昭 禪時黃皓用事士大夫多附之邻正久在內職 華當斥祭聯聯他日亦擅殺瓘井其子孫九人職 會反耳濟大事未有不以人心為本者也 其平惠民 劉 耶 艁

疾不出色里凡三十六年終於所寢之車噫如祭者 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喬等三人並兼學業絕人事侍 邵陵公之選金州也范樂素服拜送遂稱疾不言寝 人車馬何也豈在當時有所難言耶 紹父見殺於司馬氏而親事之不此之責而責其用 者紹曰正人為誰喬日其則不遠喬之輕紹是矣然 之蘇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稻紹今何所 齊王周素重務紹毎下階迎之劉喬言於阿日養張 可以已乎雖蕩除之死君子以為傷勇矣 也親與夏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是也紹之仕是亦不 諸葛誕王儀嵇康之死禮所謂父不受誅子復誓可 以離其人心耳 陳亦然兵事貴密而此不然盖明知孫陳失聚益所 有魏貞士者吾誰欺欺天手 可謂真忠如祭之子可謂真孝矣彼身受王爵而稱 **請史南語** 過忌故畜表家車牛張家奴婢耶問乃止紹謂喬曰 六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卿不足迎 公曹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與兵宿衛奏太后者 高

史書帝王子孫為人魚內至求為匹夫而不可得如 濫套君子於此亦視其事業而可矣 害不求益也感此豪傑任事之苦心亦都夫持殿之 杜預在鎮數的道洛中貴要或問其故曰吾但恐為 居言路者之法 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如此鄭重次無過當可以為 傅玄為司隸校尉毎有刻奏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 叔子之識出曹孟德司馬仲達上遠矣 或言羊枯祖墓當出天干枯遽即其服余每讀六 讀者識其微意可也 之事實為謀主而伴為不忘故主者自稱有魏貞士 襄王不能事母事奏太后者亦司馬孚也学於禪代 司馬孚也以高貴鄉公之出為欲弑太后引春秋 孫皓在吳使黃門福行州郡料取將吏家女其二千 識史南節 嫁後官以干數而採擇無已吳平武帝部選皓官 石大臣子女成歲言名年十五六簡関不中乃得出 可謂無耻矣温公為孚之裔書字事往往不欲盡言 五千人入官皓之採擇所謂為大盗積也然創業之 卷二

繫此事在後當叔子之時豈能預見及此余以為此 載別見於充傳豈為賢者諱耶充雖好邪然有佐命 賈充之出鎮也羊叔子曾密啟留之晉書叔子傳不 政不足諱也 者心事耳及有島進計納女太子遂開與午亂亡之 謀充實為之沮叔子不忌其異己而敢留之此正野 作偽之藪耳此嗣宗所謂禪中風也。 者不過再三然何遵乃其展出之子所謂 與妻相見如嚴貧再拜上酒既畢便出一歲中如是 使領覆洪基自令觀之即移以論太宗可也 功任愷與充爭權而謀出之原不出於公心伐吳之 前史商語 然曾日食其錢是何禮法也曾傳稱其生平無嬖幸 阮籍居丧飲酒何曾欲據諸四番可謂守禮之士矣 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察而不廢終 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迎於禍亂又云元 唐太宗於晉武帝本紀親為之論其云加之建立非 君至選用亡國不祥之女多至五千人 言諫止晉之立國可知已 卷二 何在廷不聞 禮法者乃

也勢相軋故致爭耳 充甚壯旋上表自劾其解殊哀二人者非能賢於克 自奉養一食萬錢後竟以不得志而死純於座間 故謀遠之及為充所間失職遂縱酒就樂極滋味以 其始末愷本怨充出令傅太子又忌其女為齊王妃 當賈充貴盛時任愷庾純謀出之可謂正人矣然者 足悲其識同暴烈罰異昔人可謂失之矣 此豈能遠禍者縣斬都市固其宜耳傳論引括母 免禍然班與較及弟濟以外戚用事交通請謁勢何 楊珠以一門二后表請遜位乞藏表石函異日得 五胡未亂天下而夷俗已始於朝廷矣 謝夫人初為武帝才人惠帝將納妃武帝應其未知 内外時人謂之三楊又與荀馮華共體齊王斥羊孫 也武帝亦英主至於父子之間公然聚應絕不知此 也入朝見怒懷與諸皇子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見 夫人求還西宫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 房帷之事乃遣往東官侍寢得幸有身買后如忌之 石崇傳載苞分諸子獨不及崇曰此兒雖小後能自 讀史商語 卷二

楊氏二后一勸立賈后一勒無糜買后已而私楊后 覆人耳 賈證二十四友二陸石崇潘岳歐陽建劉琨皆在焉 進越獲幾又云豫誅諡功赐爵關中便果爾機盖反 甚矣士之不宜近名也陸機傳稱機與賈謐親善以 滅其族者即賈后也可以為徇私候國者之戒 主戴孽后所爭亦不多也 **請史商語** 王為帝以取富貴耳其實與荷馬單之欲出王立春 可笑乎王之心不過欲為帝耳舉朝之臣不過欲擁 而已憤然而死此何以故至於諫不從而死者不尤 聞此豈復有人理哉使司馬氏諸王或其大臣唱義 賈后以婦廢姑使之稱妾已絕膳而殺之惠帝若不 * 卷二 天

楊珠獨陰勸帝出王已而帝竟遣王就國奉臣力諫 晉武帝時太子不慧廷臣意屬齊王攸而荀勗馬統 不從羊務向雄以言不用憤恚而卒攸亦憤怨發病 得文載崇為荆州刺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應崇 之人 而起察帝殺后謀於東而置君焉然後盡去其疵政 罪人不以弒逆誅而以殺太子誅不誅於正法計罪 此亦字内一快也乃竟無一人焉議及此者使如許 而誅於黨逆后謀殺太子之趙王倫使人不能

之致富與苞之所謂能自得者乃爾平

欧血薨齊王之出於帝為失計於王不過藩臣之常

其欲討司馬昭也沈走往告之賣主以取富貴何其 讀史商語 王沈事高貴却公呼為文籍丈人可謂尊禮之侵失 元亮為何如哉其保身之智姑不必論 卷二

不仕可也曾未幾何時而兄弟已在洛視張子房尚 二陸之先吳之大臣也宗國覆敗為之子孫者埋名

余觀晉八王之亂而嘆天所以報賊臣之慘也璋殺 此子也盖天實為之矣 而卒為石勒所殺司馬氏之宜有此臣也沈之宜有 擁强兵據要地坐視司馬氏之亂而不救欲自稱 萬

亮買后粮瑋偷殺買后問殺倫又殺問越殺又燒殺

類模殺關李豐殺騰劉粲殺模其人皆持權權兵可 以有為於天下未幾就数無異羊豕而嗣其後者還

無人心也沈之子沒襲父爵布賈后意害太子其後 史 287-317

敗笑人豈定論乎 為固然而其主不覺彼亦知其子孫之不振 拙出人之所不備雖拙亦巧反是雖巧亦拙縣以成 龍驤之所亦難飛度彦計未為誤也大率兵事無巧 笑柄矣然而彦固當時名將使晉師不先為之所則 始為鐵鎖横江者吾彦也吳既不守此舉直為千古 讀史商語 平息此華心地関此可以永冷矣 剪除異已而主反以為功使天下之人除戴私門以 巧未有如司馬氏之甚者也事猜忌之主陰盗太阿 然自此迄於亡亦遂無一帝可人意者自古好雄之 復蹈其覆轍惠帝死於熄懷愍死於胡僅存 蹋歌兒童殆識也非須也 心恐百姓劫強為主詔後稱為校尉南州由是遂亂 山簡鎮襄陽皆酒不恤政事表順陽內史劉 不言錢此真所謂不言而躬行者也 息夫人與楚子生二子而不言王術縱妻娶飲而 王稱帝 **今人以習家池事為美談不知** 隅而古今人皆目為牛氏子此雖未可信 卷二 山公當日乃爾很相 手 播得泉 一至是 琅

得幸者官為縣令護軍令狐盛一言遂置之死此 劉越石以一州介强敵之間所恃者區區忠義定 達切諫至自鎖於樹其臣下殊有骨鯁之風劉后至 禁料之暴不是過也罪殺盛盛子泥殺現父母然則 動衆耳當是時枕支嘗膽可也乃豪俊自雄以音 讀史商語 未必有是語也 自有丈夫耳竊疑史家文飾以甚司馬氏之配當時 之乃爾雕問日我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日彼貴為去 龍之順干與政事一年邁失節之婦不知曜何 年以十五歲計之至此亦三十五歲矣然史云曜共 惠帝以永康元年立羊氏為后永嘉五年為劉曜所 疏數語雖古明達后处無以過也而聽亦至納昌 劉聪一淫暴胡人耳然觀其為劉后起鷦儀殿陳元 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於爾時實不 納至太與二年曜立為后距為惠帝后之時凡二十 以義自克屠各小種稱雄一時其來亦有自矣 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

為多藏計者始欲東北士冀得其死力為與後計五 穀帛以賙貧乏在軍躬自儉約勸督農桑煎已務施 解校之温公通鑑但言其料合號使而已應是為野 史載祖逃在京口資客義從多為竊盗攻剽富室逃 **發且當時葬原不薄也但帛入土中經兩漢三國而** 現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告我是殺我 不畜貨産子弟耕耘負擔採薪此豈如石季倫劫商 者諱也按逃少時輕財好俠每至田舎輒稱兄意散 撫慰之曰比復南塘一出否或為吏所絕逃輒擁護 尚可用疑無此理不知史書何以有此說 陵得全角甚多部收其餘以實內府然則霸陵竟被 **葬之故然史載晉愍帝時盗發霸杜二陵及薄太后** 西漢末諸陵皆被發霸陵獨完光武詔稱之以為強 耳匹確果稱詔殺現按敦有異志忌晉臣之盡思者 〇晉書載劉琨為段匹禪所執王敦密使匹禪 執 他中之虎亦安足忌况又未必虎乎通鑑不取 情則有之然現據有方州不能有為至是為匹禪 頭史商語 卷二

| 馥起兵以討王學刀協為名則導為周氏所切齒可 渡江之初中州人士用事周玘怨望幾欲作亂且死 之其心無適莫乃爾學之能輯和泉心以安國家值 本能成功周札見殺於敦朝護欲停其追贈導卒子 知乃周續謀應徐馥導即舉玘之兄子筵討之筵亦 謂子聽曰殺我者諸槍子能復之乃吾子也聽與徐 劉現王淡邵續輩非自守無術則不軟是圖其真能 計襲武昌覆其根本則中典之功當莫與二而乃逐 韻史商語 又獲討賊名何其幸也王敦之亂使卓典熊王承合 其道之也既不給兵聽其自募既收河南而忽以載 忠義外可以圖恢復內可制逆敦者僅得一祖巡然 晉之南遷也其君既庸庸無為而北方藩鎮之臣如 非科察之說能誤卓殆陳敏之鬼除奪其鬼耳 師襄陽希圖自固不知敦既得志襄陽豈卓有 不可及也 淵統之盖恢復二字帝與王導皆不樂聞故也 股夷為長沙相在都貪殘度氷與異書屬之異報曰 下 卷二

與超之為人可謂賢於其父然信恬而忠超競而逆 **都超好聞人棲遁有能醉樂拂衣者超為起屋字作** 恐佛法之所收在情不在超也 **然情事天師道而其子超奉佛情好聚飲超獨好施** 乃真亡其國而用修不及何耶 者又有雖亡國而不因乎其人者惟石勒於劉曜女 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隋文之陳夫人中有不足紀 魏道武慕容后寶之季女也明元姚后與之女也然 讀史商語 楊用修歷言自古亡國之女不宜寵狎然亦不盡然 天所以報之也 之人即父子之間有不得而終保者非直其性然亦 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阿鐵者太子途也未發 石虎謂奉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 而遂見殺矣又未幾而宣亦見殺并殺其子矣好殺 傳而清厥族亦為貪殘者果何如哉 有時學故爾然生子如浩政是天之所以報美耳再 殷君縣豪亦似由有住兒弟故小令物情容之時治 一主皆無禍用修所列職姬夏姬息蝸符泰之清河 孟 故也不過欲借北伐之威徼九錫圓禪代耳使其經 如此者、 畧中原已定而後遷縣焉顧不尤善乎蓋兩人雖有 此絕不類臭腐一官者何向者持論之易易也 容氏之靈賊也垂請殺之誠不為過堅不聽用為首 聽後果叛秦復燕然則殺之是于曰殺之非也而堅 慕容垂歸秦王猛華無不勸堅殺之者已慕容暐等 局矣 絕異之資而年皆向衰自分精力不足以了此 桓温伐秦而不渡壩水伐燕不能用邳超之言直 夢粪然觀活被廢各桓温書處有謬誤開閉者數十 官本具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粪土故將得錢而 或問般浩將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粪何也治白 (所以待垂等尤非之非也燕之亡評實為之盖尊 秦適有彗星之變太史令張孟勸殺暐等堅皆 史商語 都劉裕破秦破無矣而卒莫之守其意不在中西 卷二

懷憤憤遂與謝氏不務感人之性行乃有自相矛盾 器服畜僮豎費百金而不各然以父位在謝安下恒

文 287-320

蘣

彗起箕尾而掃東并張孟以為十年之後燕當城秦 獨賛成之則平日之所蓄可知矣使堅當日殺評廢 陽太守且盡官其諸王以邊郡此何說也垂與冲有 足渾后及暐請帥禁兵誅之后將從之矣韓曰二公 **燕與根當勸恪廢曉自立恪不誅也反謝評恪於可** 賢無以易也 能內求諸已何懼外患惜乎僅能言之耳其言雖要 消則天象又安在乎堅之言曰惟修德可以穰災前 變者不過蘇慕客氏余竊不然之使垂冲誅而素禍 讀史商語 燕之子孫世為素臣可也 **暐推心腹於垂父子而待之以禮其治國又無祭則** 得其豪傑之報者乎伐晉之舉羣臣皆言不可而垂 至於亂其室則直俘囚視之矣豈有以俘囚待人而 而私之此又何說也以其人豪傑也而思與共功名 **桑健之資又故王公也堅以冲為弄兒并垂之夫人** 誅根忠矣然根之奸既露勢必圖恪以自免專行 國之親賢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為亂也恪之不 一十年之後代當城燕可謂市中矣然其所謂消天

也忽焉有國家者慎之哉 亡者侍此耳内有道子元顯外有王恭殷仲堪其一 君臣輯睦此善於規國者也晉之所以歷聚强而後 王猛勸苻堅勿圖晋曰上下安和權翼讓伐晉亦曰 讀史商語 其符堅之謂乎 緒之續乎已而序果以情輸石矣肥水之戰兵乍在 忠於晉安肯為吾說降晉臣且石等果降不畏為伯 之李伯緒輸飲則斬之已而遣序說謝石等不知点 苻堅伐晉始破襄陽於晉未有損也朱序力戰則官 漢高斬丁公官季布乃既定天下之後存此 幸耳不然則公子聲層隱公之故事也 肥水之戰說者以為秦之敗由於退兵不 而序從陳後大呼亂泉矣所謂兼虚名而受實禍者 之才韓信以為不過將十萬明乎將兵之難在多自 不可止只為擁衆太多耳子玉過三百乘則敗漢高 兵以伴北出奇者多矣奚遠而敗符氏之師一退而 下摊衆太多未有不敗者曹孟德之於吳隋唐之於 而能察其潜其明智幾過於漢昭此特恪所遇之 卷二 毛 知古人用 法耳

殺之時立而不能容垂卒亡之垂與永兩國也獲以 相屠戮之慘亦未有甚焉者也號立而不能容翰必 足以自立故一燕亡而三燕起非才熟能之然其自 其名者何 以異於是 讀史商語 類偕及甚矣堅之好名而暗於事也 伏步顏反於隴西即命其兄子國仁還討之權百萬 慕容氏之子孫其才矣乎如恪如垂無論矣其他皆 曰太上皇蒙塵於外征東征西為亂兵所殺其妻怒 之衆豈無一將可使而必使國仁已而國仁果與忠 遂幾欲 察殺臣下有及者得則赦之其尤可笑者之 苻堅之得國也以秦主生好殺失衆堅弑而得之後 商麗皆是也以趾高氣益之符堅而將百萬不敗何 不亡之國朕則崩矣終不改號愈世之無其實而冒 曰君正坐此口奈何尚爾始曰皇后不知自古豈有 燕桂林王鎮討擒之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安在始 泰山賊王始聚衆數萬自稱太平皇帝署置公卿南 德典實 卷二 國也叛而為兩蘇叛垂賣實卒死於

蘇子由謂宋武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 家為魏主珪所殺盖國亡而子孫之存者亦無矣噫 冲死於韓延忠死於刀雲超死於劉裕又仕魏百餘 德會叛實殺隆卒死於詳承殺瑶卒死於垂盛 者如赫連如拓跋皆夷豪也欲安關中且盡振此董 其君而遂失之細考當日亦未必然此時環泰而何 顯復何玄之隙而自取之其於利害何審也 讀史商語 時局轉移之問雖豪傑不能測其所至所 以宗易國吾無取焉爾 昭卒死於高雲詳殺會卒死於麟其他實死於蘭汗 已極而年亦邁矣即使留關中度必不能延年以東 非大豪熊為之三十年不可宋武起布衣至此功名 而反覆無常者大率牢之之故智耳 人三反識者已知其無以自立矣應世之審於利 者劉牢之為元顯而叛王恭已又欲假桓玄以除元 失其是而已若以利害輕易所向未有不兩失所據 殺崇殺澄卒死於賊熙殺元殺定殺淵殺信殺虔殺 諸人爭則精力不足也古之用衆者因其勢而驅之 * 卷二 荛 顧以求移 可恃者無 然而

|於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治趣尚 歸留子弟及諸将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雀浩則 朱武未克關中夏王勃勃則曰於不能久留必將 騙耳使如子由之策不五年武帝祖恐關中終為他 不不足也有此兩不足又迫之以禪代宜其狼俱 漢高東向而爭天下因思歸之士也帝當日從征將 原舊第耳二帝春秋皆已高其言如此亦陋矣哉 遂為間人後唐明宗曰奉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 遊能如是可謂知大體矣唇宣宗曰若建太子則朕 帝曰此非吾所知當决之汝曹國主也時帝年三十 殿臨朝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悦華臣時奏所好 坐而守也卒之各如其言二子者真工於謀國者也 讚史商語 士無不欲東使强之居關中誰與同心任事者則爪 〇魏太宗以疾病用崔浩策立子燕為太子使居正 不同適足為冠敵之資耳秦地於當為國家之有可 掣下床拳殿之帝放春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 古弼奏事魏太武太武方與劉樹暮不省弼存樹 (有而江南又不知歸何人究竟兩失所據而已

敗歷歷不爽然此語終不足以服孔明也援筆記之 率不能守此天也可言棄哉此語極中的今日偶 西蜀而一時諸將無出壯夥上者故舉以委之其後 余嘗舉其說友人欽愚公曰只乘荆州三字便不中 眉山氏謂漢昭烈棄荆州而走巴蜀宜其不能有為 亦弗能也 之罪前二事古之賢君或能之後二事雖號為賢君 與李順受金錢持議京州乏水草不可征又受楊 部發車牛運之獨執不與帝皆不之罪議征凉州 罪帝校獵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所獲麋 以識吾亡友之說 北史知崔浩已有此說蘇氏盖祖之浩智士懸斷 **镇史商語** 理當時昭烈君臣實欲跨有荆益故身與孔明經略 德黃金致文德亡入宋事覺帝以其正直有功皆弗 討晦取之如孤雛然向之所以自為計者適所以涼 道齊權重兵於外卒之宜都一入殺羨之亮使道意 察營賜則殺營陽且與傳亮手握朝權而使謝晦檀 霍光察昌邑王廢之已兩徐美之廢廬陵則殺廬 * | | | | | | |

無辭乎晦之言曰臣等若志欲執權初察管陽陛下 先帝布衣之眷點替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 其死耳雖然三人固非不忠於宋者也亮之言曰受 無他腸矣甚死而王亦繼之不已過乎景仁南得揚

诉流三千里虚館七旬仰望鸞旗者我皆實語也帝 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切権以號令誰敢非之豈得 惡其偏殺之可耳并殺其子弟及兄弟之子是獨以

崔浩魏之元臣也為史不諱國惡罪不應死魏主殺 江陵之誠免其子過矣宜其不以令終也

未之前間也人君不觀史古制也人主且不令見自 說自古史官以直筆受誅者有矣至於國史刊石則 之已過因而夷其五族亦惨矣然浩之取死亦自有 爾史商語

余觀宋文帝彭城王事而嘆小人之誤人不淺也帝 而不能自知己之生死是目睫之論也 有榜之通衢者平浩談說天文懸斷兵機洞如觀水

使迫宫禁景仁稱病不出而密函往來者五年此 果謀殺景仁帝案誅湛使王解政可矣乃遷護軍府 王冀以傾之王呆不晓事則有之實無他陽也使湛 與王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劉湛思殷景仁得主附

> 勝道哉 至欲問人主骨肉以圖官貴如港與景七者其罪可

知劭豈如義康者當斷不斷卒取大禍悲夫愈人臣 者處勘與徐王並謀議往返則猶然景仁之故智不 州即被病以死史以為死於湛之祟而帝以處彭城

先戒曰善候何顏色如其不悅無須多陳文帝於古 **厲聲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帝知之** 衛史南海 宋文帝有疑議必訪何承天承天性福促每對主者 本二

載此段不知何意 帝王品在中上今觀此語雖舜禹不是過也通鑑

論者于謝靈運多目為詩人而已此始非也觀其仕 作城噫大哉王言宜為君也哉 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熈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 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員卿也又責前吏部 孔熙先以反誅文帝使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

₹ 287-324

里

臣自近密函往來五年而王不自疑亦足以証王之 以故盖景仁欲養成其罪以為已功耳然天子

容然猶自沈於水出其鼻以冀一生向使為魏所殺 幸非分稱兵犯問兵敗而逃此時天地雖寬何所自 鐵床以待之卒不能板而去可不謂壯士哉至於僚 應迹大異世人知靖節而不知靈運人固不易知也 况則其生平懷抱大露已靈運心事與陶靖節同而 何心肯作晉書耶而當時亦若有覺其意而疑之者 運者文帝皆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應靈運 是惟以文義見接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此豈知靈 阮之在魏晋間而本傳以為自以名董應奉時政至 有一段不可告語之事故其踪跡似在似放大類称 晉者既不能有所為而靦顏仕宋又非其意其智中 意者靈運謝玄之孫也易代之後當時人心已無思 官所在托山水詩咏自娱其意絕不 滅質在町胎以孤城當强廣道書馬之虜主怒至為 請史商語 卒以不免先後為詩以齊仲連張子房龔勝李業自 則姓名至今猶香矣等死耳不死於鐵床而死於水 何其劣州 卷二 在一 官此非無

之氣借竣以發耳 廬陵得志則亦要人也史稱延之性既福急兼有酒 竣不負帝也延之少為廬陵王所知欲以為宰相使 親視起居帝不任咨禀竣皆專次軍政之外間以文 為恭敬乎為騙傲乎延之高才而位不達曾中不平 危疾及帝即位奢淫自恣峻數慰切諫爭無所回 教書機是晓哭臨若出一人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 起兵而疾發不能見將佐惟竣出入即内權王於膝 顏竣素不為父延之所喜如曰吾生平不喜見要人 等而待世祖諸子猶如平日自休仁勸殺松滋侯兄 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試令自評 **護史商語** 以至忤吉誣以與竟陵王誕通謀而殺之帝負峻耳 不可長其能久乎由今觀之竣亦何可盡非當武帝 很傲慢禍之始也况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 今不幸見汝竣官晏起怒曰恭敬 博節福之基也縣 智數解救之及或脫猪王耶帝位雖以反誅晉女王 方子業之錄三王以自隨所尤惡者或而休仁能以 **界而二十八王相繼誅死諸姪旣盡漸及諸弟於是** 聖 游

向者同患難之休裕以智數解救之休仁亦在所不 之會耶譬如餌藥當人廳冷資散石以全身及熟料 聞吳河東來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得 也 彧報之固為少恩然使或先休仁死亦決非少主臣 免矣或之一片殺機實自休仁挑之而至此亦還中 景文部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 發動去堅積以止患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又報王 讀史商語 弭伏如此尋喜心迹 並可奉中文之主遭國家可奉 **彧既殺吳喜發詔曰吳喜輕校萬端茍取物情百好** 盖休仁之勸殺諸王固所以传或亦自除碍手之人 其禍尚書下省之夕始属上得天下誰之力耶晚矣 夫高貴有危殆之懼甲賤有填壑之憂有心於避 秦始六年後南兖州刺史蕭道成為黃門 不如無心於任運存亡之間巨細 人往往不知有粲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競否 一戴位不過執戟權九人主令衰樂作僕射領選 理始絕然其出語之妙乃爾 卷二 极耳或之生平 哭 否宋之篡也皆實有大功於故主奉下亦已歸 沈攸之皆不幸而無功故道成得承乏此位然使 直是二三唇暴相繼以屠戮為事親賢盡丧而衰 時大勢自富為帝耳蕭道成之於宋其功無可 讀史商語 成終守臣節則起而圖之者亦必立至王儉所謂 時實語也盖至此而奸雄董 若小復推逐豈惟大業永渝七尺亦不可得保直此 一變矣

校尉道成懼遣數十騎入魏境安置 布列巴而休裕休仁休若相繼誅死而或病亦寂 問忽辭忽就此何以故盖前此或雖失德然諸王猶 復徵道成或勘勿就道成日諸卿不見事主上自以 騎數百履行境上道成以聞帝使道成復本任七年 道成所應道成之就乃就帝位非就官也若謂 矣所餘者兇愚之切嗣與素以凡劣聞之休範此 則或之剪除諸弟適足以成道成之篡而已 諸弟無與他人則吳喜同時見殺道成何以不 太子雅弱翦除諸弟何預他人此一道成 表二 標榜魏 也一年 果遺遊 剪條

稱 心當 相

獨趨利亦兼避禍

数司馬氏惟恐不盡實天地問第一野人也迫其後 徐州山池並存利更修繕還處其中此亦奇矣呵罵 改革朝儀詔昶專主其事已而封齊郡公加宋王已 一魏晋之受禪也皆奉其故主仰以令終至劉裕而屠 改公私費害而帝亦不之罪帝引武與王楊集始曲 與三主同些異次發石累之墳崩殺十餘人後復移 僅僕侮弄諸王至聲微御聽而帝不罪作墓於彭城 而還不奪官足矣旋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於時 而以三女委之也ñ齊之初詔昶與諸将南伐無功 讀史商語 得容於魏足矣乃連尚三公主和不難棄妻魏何取 命拓拔然其子孫亦微矣天之報施固自不爽哉 武帝五死於子業六死於明帝七死於是八死於蕭 而以大將軍開府鎮徐州昶在南北朝前後以王鎮 不為廢帝所容棄母妻携妾吳氏問行降魏此其人 余觀劉昶事而嘆其遇之多幸也昶以親王鎮徐州 道成而於之子孫在江南者靡有子遺僅僅劉刑寄 長部日集始邊方之首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 死於徐傅再死於文帝三死於元免劭四死於 人卷二 睫者也 者不 讀史商語 鍔不與二 * 七二

黎展夫老成進言當視人主之所不足孝文之所 靈至順感幽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願陛下念之以 莫重於孝順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明根曰至孝 拜如禮乞言元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 魏孝文行養老之禮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 子孫皆屠戮無餘而昶獨享此隆遇此亦事之不可 有超人才亦平平不知孝文何取而重之乃爾劉氏 **昶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 傳隆議趙稱事曰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 謂以水濟水負此盛典多矣 足豈孝乎且三老言之五更又言之何其無味也 太傳領楊州刺史加以殊禮備九錫皆非人臣所常 此言是也然究而論之經有受誅不受誅之分若在 八臣待之者及薨帝為舉表給温明秘器贈假黃 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為一笑耳若不敢以 遺小國之臣故勞公卿於此帝以所製文集 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程侯何得流名百 哭 五更帝

五日 之孝文立又欲廢之盛寒閉於空室絕其食三日可 魏馬太后內行不正憾獻文帝殺其好夫李奕而害 令主所遠不及者如以高允家貧養薄令樂部十 恐為庶民之家形迹暧昧者言之耳魯莊公之事奏 李氏族疎薄特甚而於殺其父并欲殺其身謀危社 **鑽通又時時奉以行幸后欲葬方山不祔山陵詔有** 謂無道之極矣帝既親政別為一官奉之而嚴治其 孝道於馬玄宗寵愛武妃得無非心之所安平 衣服綿絹入見則備几杖問以致治中國之尊賢 拓跋氏以胡人入主中土然其一二善政至有中國 未必是也 秋讓之詩刺之矣吾以為秦始皇未必非而魏孝子 稷之祖母曲盡孝道何也孟子謂凱風為親之過小 讀史商語 司營建豈帝終身不知獻文之所以死平帝於生母 左右可也乃過為崇奉使恣行無忌至與朱使者劉 也魏獻文帝及唐實后所謂不受誅者也孝文曲盡 祖父母亦宜微有分别石碏日磾之子所謂受誅者 一話尤以娛其志朝賄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 老 季

教顧命左右移吾床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上曰十數謝倫我不得惜意可自請之僧真承旨請敬坐定

亦自難得今統終兒以阿堵得一官便揚揚自足自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按此數之賢無論矣如僧真者

劉毅皆從庾悅求子鵝炙不得毅得志表解悅都督

以為士大夫矣

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請於上曰臣出自武吏邀

聖時階榮至此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

由

終慮人宜何從哉 致飽而退後業為然長史熱待之甚厚三人之度量 丈别為慈設栗飯菜直謂客曰宗軍人串噉廳食熱 梓貯檳榔一斛以進之宗整鄉人度業與客對膳 將軍悅不得志直發背卒劉穆之家食從夷兄家乞 護史商 不啻霄壞後毅被殺務之不永年獨慈以功名壽者 乃常幾何忽須此穆之為丹陽尹召至令厨人以全 食多見辱害求植椰江氏兄弟戲之曰槟榔消食君 讀史商語卷之二 卷二 等報管何其無取也吳均當撰齊春秋稱帝為齊明 之位亦已甚矣又舉二祖諸子而盡殞之天下有以 翼之也過於所生一旦因主器之失德拊其背而奔 佐命帝惡其實錄使人詰問數十條均支離無對勑 平帝之起兵自欲為帝借雪兄冤為名乃云為于恪 至此乃盡歸之明帝子恪等可欺天下後世亦可欺 之然則建武之事武帝實為之子恪等之生直幸耳 謀行亦欲助西昌傾齊武之嗣為謀召隨王子隆殺 侯鸞將謀廢立知蕭行以父順之死然齊武引與同 兵非惟自雪門取亦為卿兄弟報仇按建 梁武帝 實調蕭子恪子範曰建武金炭卿門 讀史商語卷三 您報德如此者乎道成殺劉氏子孫而卒之殺其子 焚其書噫所謂欲盖而彌章者非耶 孫者乃所卵異之鸞鶯殺二祖諸子而其所卵異之 **双史南海** 人之條刻不仁未有如蕭駕之甚者也道成之那而 光亦叛其子桑镜之屬固以類聚哉 未三 珠塢山農王志堅 武中西昌 我

我愈决而荆襄之義師愈疾矣身後事雖豪傑有不 昌隆事戒東昼侯日作事不可在人後不知東母殺 齊世 羅叶呼 帝見識之陋如此欲望作佛不亦遠乎 改嫁免官禁錮終身付之鄉論帝盡殺高武諸子不 齊明帝元年右僕射劉朗之坐不瞻給兄子致隨母 足以治高宗之言即英主用之未有不亂者也 能知况非豪傑者平雖然世祖之言使中主用之自 劉瑀與何偃 護不堪數恨為書狀如詩贈主主以呈帝甚蒙於僅 又以門单欲使適張弘策子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語 雍州女暫隨母向州及帝即位隨內還武帝意薄該 爾史南語 知於鄉論當何如也 勿復委人不知高宗之篡不待五 而婦終不得還時以為沈約早與服善為制此書云 南史載梁武帝與謝朓善以第二女適朓子設帝為 궲 亦卒世人於人我之間多有類此者可 牖 小謂鬱林 有隙同時疽發背瑪疾已篤聞偃 卷三 王日 \overline{f}_{i} 中 年也高宗臨終以 委宰 相 Ŧi. 發 死 年

劉瑀 媛已在後宫雲茂不得而爭也宋齊之初雖屠滅 梁武初欲納潘妃以王茂言而止 原則自于忠父子一念起耳噫人臣其念之哉 首就戮而拓跋氏亦不 顏史府部 忠元义相繼擅權關朱一入河陰之變王公以下 得留而諸王自此疎遠次第誅死嗣是趙修高華 于烈然威陽王出之干外使其子忠 文可謂太平之世矣切主立而六輔在列未 朝廷之衰未有不由於臣下之自相礼害者魏至 實耶彈章如此足矣不必慢罵醜訟而後快 端此語今讀之甚平常何以為人所畏豈非 彈王僧逵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 主卒不開掩有其官賴者有之自帝始永興深 政事范雲王茂同諫皆賜錢然而七月生子之吳淑 淮南子曰獸胎不贖鳥卵不 醜熟謂非帝自取之哉 九于瑕 ·御史中丞彈蕭慧開云非 一子不礙關中亂殺卯之不青者也今俗 米三 再振雖其間變態不 搬着 已而 オ 許諸王于上 非 望非 納余妃頗 話言為生 有際 以其 ·畏其 勲 非

豐買主若為宅此豈能為節儉者平侯景攻城琛 賀孫曾疏言時事梁武帝降物詩責帝無人君之度 知亦一自反否 引見帝他日講佛經至多間無功及嫉妬為煩惱不 帝問劉峻峻疏十餘事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 護前不讓即差死又害與約等策錦被事成言已終 語呼 者也時有郭祖 創未死求見王克勸開門納賊此其人亦非真能言 **蘭史商語** 侈靡使然宜導以節儉乃史稱琛多受財**縣家產**既 不必言矣然琛疏言天下守宰罕有廉白良由風俗 南史循吏傳載吉翰監徐充二州典籤欲活 琛而温公不取 梁武帝嘗與沈約疏栗事約少 付微殺之意此可以為循吏平 微加 火省此 為彈又或作蛋皆談 關齊呈事翰省記 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命原囚生命收典載 囚昨干齊坐見其事但此 深者與 且令去明日召典鐵謂曰 一觀上封事言頗切直殆勝干 三事 囚罪重不可全 出謂人

日 国 此 闭 被 小 卿 南史 之耶省得祭祀幾牲口禁織官仙人鳥獸之形不 變成法耳然守法而不行曷若變法而行平 功德能消此業障否也 歲九月淮水暴漲堰壞其擊如雷聞三百里綠淮城 祭武聽降人王足計堰淮水以灌壽陽發徐楊民 矛盾乃爾 末又言捨宅為寺及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 異哉梁武帝諸子弟之所為而帝所以處之者尤可 此法而官稍稍稅之循為不失體但主計者 **今私錢之禁甚嚴而民間所行者十九皆私錢若用** 鼓鑄民有欲鑄錢者聽就官爐銅必精鍊無得散 魏高祖太和十九年始鑄太和五銖錢遣錢工在 皮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此十餘萬人之命誰 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蟲晝夜聲合品 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不知何以自相 異為豫章王粽其子也與賀王正德其所子之弟子 **順史商語** 一十戸取五丁以祭之役人及戰士凡二十萬員 何敬容傳稱其 老三 為 相通衡 竹無 賄 £ 則 略 不敢 不 所

知何也 德與妹長樂主生二子正史載之而通鑑皆不取 逆之賊而獨遺于賢子耶並干綜諱其為東界子故 昭明太子厭 粽則封其子以子禮葬之干臨川永典事竟秘之 不亦大逆無道之尤者乎乃帝於正德卒復其位 又與帝女永與公主通與謀弑逆許事成立為皇后 者乎 條報豈陰枝而偽慈其罪更甚數宏通永與公主 長者事乃其骨肉所遺皆泉鏡之屬不知何 讀史商語 天倫之名耶余謂武帝雖非盛德之主然亦有 必欲子之而永興事甚既帝不欲章之且以博敦睦 死其子應為嗣卒街其事不立豈帝之慈悲用于叛 與之貳卒能摧强為弱試問六朝諸雄有得與之 齊神武魏武之流亞也當拓跋全盛之時 此大惧也夫神武當日直當挾天子行事耳奈何 事而識其將亂爾朱入 然而有遺憾為神武當議逐都于都帝不欲 深降魏 勝事在疑似之間則終不能自白以至 臨川 王宏其弟也至伏壮 洛神武實敵之已而旋 士求 以不 以獲此 戢 弑 獨 兀 īF 而 重 禾 之言即劉雕之故智實奇策也歡是時不甚忌泰姑 帝有除又不能密圖之而使宇文氏得迎帝是明明 戦慄流 歸黑猶士子悉奔蕭行人物流散何以為國又令軍 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紀綱不相 誘江東復有吳翁蕭行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 治之歡日今督將宋属多在關西字文黑賴常相 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食汗言於丞相歌語 讀史商語 戰不用陳元康之言夫印山之戰兩魏俱病豈 為大言以自張而其後終身不能取臨終悔却山 歌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 宇文泰之始有關中也王基勸歡及其未定擊滅 以好局面讓人矣 異志者使斛斯椿之徒在帝左右豈能無變乎及與 以帝意為行止哉旣 加於素哉不思基言而思元康亦未晤於勢矣 稍雖按不 爾 以異地而!

士張弓注矢舉刀按稍夾道羅列命弼胃出其間 汗軟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 **植亡遠失膽諸勲人** 身犯鋒鋪百死

假借恐督鄉

居又

不能盡去朝

魯褒作發神論蕭綜作發愚論意發非能神人神之 點者甚衆歌書與都下諸貴日崔選居憲臺咸陽干 常念吾传及其自 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運懷刺陸前文襄問此 齊文襄當納高陽王族妹意崔遇必直諫及諮事文 也亦非能愚人愚之也以目前事論但見其神不見 瀬史商語 慎之噫顛 司馬令皆吾布衣之舊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 罪狀子如坐削官爵坦還第元羨等皆免官其餘死 道元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書元羨等 前後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威陽王坦并州刺史朱軍 年高澄請以崔暹為御史中尉宋游道為尚書左丞 諫常山 獨能犯顏 生雖或貪鄙 對日未得通公主文襄大院崔季舒語人日温 王湛謂曰今太后不敢言吾兄弟杜 内外 倒豪傑殺 所取 截如此及讀北史選傳 深相感愧通鑑所載 作乃過干吾文宣立多不道遇風 者大量可 活自由如神武者真神武哉 同之常人也及其末 如此初讀甚 口僕射 南史前語 理夜久乃還寢 語而 卷三

崔遇當薦那邵干文襄邵因而毀退文襄謂選日卿 取其传非與人為善之意也 北史多自相矛盾恐未必實温公干選乃削其美而 襄立王昭儀等事頗著强直獨于后妃傳 官常日晏乃歸侵晚則與兄弟跪問母之起居恭則 短遇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為凝也 其立身本末如此豈非賢者哉季舒事 能以智自全此其才智過人 密全之周旋于三世之間與子如等諸動貴為住 密叛神武欲誅選文襄散之得免文襄欲圖文宜遇 如暹者亦少矣暹之妹高仲密之妻為文裹所私 干餘紙皆軍國大事選本傳所載如此當時士大 構成其罪文宣使人搜其家甚負得神武文襄與 皆食視寝然後至外齊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辨女 得禍與遇同後以直諫為後主所殺亦非肯為伎者 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凝人也選曰子 不考其人之本末幾何而不失人也 一生不問家産文襄殂司馬子如等 能遇之事不可謂無 又云自出身從 載隆刺 十言课

殺其 之妃嬪有色者如石如潘如余如吳并其腹中之 極不貪之至矣梁武帝初鎮樊城登樓貪丁氏女美 自古以來逆臣叛子安恐無親者有矣未有如 易之其生平所為如此貪手否耶乃數數捨身佛寺 讀史前語 主之索之也殺之并殺明帝子孫殆盡已又貪故主 而納之不顧其有夫已貪其主之國盗而有之恐故 帝之甚者也侯景孤軍犯閥勢不能久援兵四集衆 南地而納 而自干之已又貪魏之壽陽作堰以規取之殺十餘 景而武帝簡文尚在帝位非其有即父兄亡而弟姪 必死解使元帝與邵陵東西夾攻未有不濟者邵陵 亦弗思其義也已 下意方且以間圖譽圖綸圖紀推其意不過謂即 水盡帝位循不安不如緩之使景害武帝簡文而已 佛 法之有 賢子展其孫而以授不肖之子已又貪齊之河 已又貪己之帝位并不欲其子有之誣以服勝 挫不復振 其叛將已又食齊之還其貞陽而欲以景 布 而元帝持兵觀望都 施表不貪也 至於捨身出家則 下意量惟 深元 破 無

每見亡國敗家事報為悲之獨于江陵之稱為之無 盡圖 頭 爾朱兆己而知爾朱将敗襲殺世隆彦伯傳其首 薛孝通勸 反覆無行之人也然武帝當給以店數區耕 囚度律天光送齊神武已而又與武帝謀伐神武山 基於此父子孫三世為三代次大計此自古所無也 衡子收勸唐文皇據虎牢以拒實建德唐之大業 其子道衡决平陳之策隋文帝因之以混 | 南 手稱帝未幾而覆亡隨之則其所不能盡圖之咎也 于景之不盡殺也自古及今有如此忍心害理之 請史前語 江陵以嗣君為請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辩醉 牛以黎軍士及死家無餘資此其人亦非小 解斯椿初事爾朱祭祭死歸汝南王悅又背悦 沙花之戰齊神武與諸將議進趣斛律差舉請 依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京 密諭朱買臣買臣為殺少帝兄弟是其心猶快快 弟姪之礙 質板岳據有關中周文帝因之以成都 手者 為 稱 帝之完局 而 C Ī 牛二 一僧辩 北道

爾朱榮入洛欲悉誅百官慕容紹宗諫爾朱兆欲以 臣可施之君子亦可施之於父耳洪立逼通洋后李 朱氏 犯之 典戰 氏至有身湛以為子可施之於父弟亦可施之于兄 本 為無理此人素有異志疑其欲留泰以自為 軍敗績由令觀之差來實是奇策而不見用景言最 自侍則又不待人之逼矣噫 讀史商語 馬熙伐高麗攻遼東城且皆熙命將士無得 鎮兵委高歡紹宗又諫一時諸將 到平其城朕與皇后乘輦而入城中得嚴備 還高緯攻平陽城陷十 至于港后胡氏與和士開通港死而多畜僧人 心以神武之智而為其所惡亦大謬也已 為彭城太妃洋欲蒸之不從手乃殺之洋以 爾朱榮之女為敬宗后高歡納為小妻歡死爾 有云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然古之豪傑 示百姓烧殺誰彼信之諸將議既異同遂 徑 趣 人神武之知紹宗知之以此耳 成 陽 卷三 拔其根本神武欲火焚之侯景曰當 餘步将 報還報可畏哉 士乘勢欲入緯物且 於大計能不診者 地非 不克而 先登俟 往

刀 甚哉陳高祖之篡之無謂也元年十月即位三年 僧辯何畏之甚哉畏釋則為釋作不義畏齊則 平使其始終為釋亦自成其是乃備于强齊舎方智 之城遂不下古來奇事未嘗無對 祀可全使昌不貪父位而歸亦不失作長安布 作不義自謂可以無死而不 蘭史商語 所立之貞陽不貞屬也霸先以一介往而遽許盟矣 而 罪也一不用命而斫之幾死 王僧辯為湘東王将以一州之力被侯景復建康 止 坐幕下 而子孫珍盡是亦不可以已乎使帝不貪大位 月殂一子先死一子在魏歸而蒨殺之稱帝不二年 不謂功哉雖殺人之姪伐人 質六渾 ○爾朱兆既以鎮兵委軟備自追之輕馬渡水與 召馮 納立貞陽則可笑甚矣夫齊人直欲臣孫耳不 淑 授軟刀引頭使斫之軟大哭曰自天柱之夢 所間大家何 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干萬歲 妃觀之淑妃粧點 卷三 忍出此言實讀 之兄多作不義然非其 不 知是固其所以死 僧辦雖有言釋肯聽之 時 過周 以 人 以為 申力用 以木柜 則宗 也 可

候手 盡忠于未定君臣之宇文卒以身殉信之去就不亦 主義不入其國則泰獨非弑武帝者乎兼父棄 減史 南語 帝為君則已被弑若以元氏之子孫為君則東西等 獨孤信奔梁三年梁武遣還時魏已分東西信父 非禮殺二王不知亦復斷慈否 耳父母之所在而歸之于臣節未失也若以高歡逐 所殺信言事君無二似也顧當時以誰為君者以武 奉龍之先後得父母凶問皆不聽行服後為宁支該 在山東梁武問所往答以事君無二送至長安宇文 言述大笑不覺嘆日副急淚為乃祖占盡矣 且日宜忧慨流涕以感激人心緯臨泉不復記所受 副急淚及觀斛律 爾朱曰憶汝辱我母壻時向何由可耐 從遂遇禍文宣本紀又言帝至彭城王被宅謂其母 北史后妃傳載齊文宜將無禮于彭城太妃太妃不 蛤之類文宣酷虐醉則殺人支解婦灼無 齊文宣以肉為斷慈遂不復食肉禁民間 卷三 孝卿請高韓親 手自刃殺之 所不至マ 取蝦蟹蜆 爭 布 盘

勞將士為之撰詞 文宣本 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竟以此賜死其乃祖 謂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宋事親切不 爾叔敢喚我作叔蘭陵王幸蓮破 齊武成欲殺 卒不免可謂枉了做小人矣 那豊文宣已有此意部以此逢之冀其免已耶 齊文宣問元部日漢光武何故中與部日為訴諸 此 逼妻殺之齊滅達擊殺主以報管一書自相矛盾如 髮義深頗懷追您帝曰若憶時自往看也親殺之遇 共本之人不得稱叔稱家豈如衡門之下自有兄 **請史南語** 問主達拏於汝何似日甚相敬惟阿家情見文宣 傳則云文宣以文豪女樂女公主降選子達拏後帝 風沐雨出萬死一生以得國子孫一 地牢絕食暗衣袖而死部之勸殺諸元獨不自為 不盡文宣於是盡殺諸元先後所殺三千人幽部於 紀云崔暹死後帝問暹 梨者平以帝王胎子孫不如胎之 河間王孝宛孝宛呼阿 一卷三 妻頗憶遇否李日 周師於芒山後主 得位遂使同 叔帝怒曰誰是 畫 然而

史 287-336

灣 照以反坐死次即後主卒亡其國委宛餘編載五 種種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崇以穆所居天下精兵 盖周宗臣也及隋文帝為相尉遇迎将華兵遣使招 百姓安之宛委餘編載古人年少仕宦者獨不及此 月五日生而貴顯文學孝行者數人不知仍有此不 少長皆徒嶺表去迎先後一間耳穆知兄子植非保 規時也未幾穆子渾為字文述所讚誣以反坐誅無 師密表勘進隋文嘉之拜太師替拜不名子孫在福 處陰勘稳應之楊曰周德既衰愚智共悉天時若此 **静史商語** 西魏泉企年十二鄉人皇平等請為縣令好學恬 家主勒兄 称悉拜儀同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甚矣穆之巧干)周文帝以亡山之戦賴李穆免于難龍之甚厚穆 能進天乃獻隋文十三環金帶又執迫子該送京 突厥木干可汗擊柔然衛叔子滅之叔子收其餘 遠除之而獨不自除渾豈其智有 所短數 靜

> 舉而殺三千人亦異乎信度君之鳩矣此字文之祚 結木干以何齊耳然以魏之强不能庇此餘爐耶 **儘奔親木干侍其强請盡誅权子等於魏太** 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泰意不過欲 師 泰收

所以不長也

齊武成二子同以五月五日生長南陽王綽為

雄長

滅人當自驗政不必取喻外物也范畢官謂死為滅 喜佛法故於通鑑獨取范說未為通論然神之滅 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 外皆滅之古來帝王賴御之少無谕干帝者如此賢 周武帝詔後官惟置妃二人世婦三人 論者當於此處驗之 **教者無鬼論及以反訴與徐湛之書云當相訟地** 智必不短於長秋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温公不 卷三 御 妻三人 此

君僅年三十六天道固不可問也

讀史商語

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

滅獨日燭則因質生光

神在杜弼亦皆與那邵論此邵曰神之在人猶光之 之于形備利之於刀未開刀没而利存豈容形亡而 范鎮者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

孕者必勘帝厅之是 文孝伯為 語多可聽帝故畏之卒之動揺園本以至于 且如他人高頻愛妾生子潛以面欺諸王朝士有妾 有此議未免疑誤後人故表而出之 執譯又說就将帝鎖事通鑑本用二史由烏 先執字 註云宇文孝伯何為出此言也欲自求免死那然終 公但 懼内足以亡國予於楊氏見之 子皆不育則立之是 子勇多庶子則廢之晉王廣惟 古來婦人之好未有如獨孤后者也不惟 孝伯因言執持發事帝 一字胡氏誤以烏九乾為一句字文孝伯連 但恨後嗣 帝追憾被杖乃問譯譯曰事由宇文孝伯及 免也該至此竊疑之檢之北史後周書孝伯傳 客典 日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日事由烏在軟字 周武帝言太子不克負荷将帝 句但倒置孝伯軟名又節去及字譯又 弱耳宇文孝伯亦嘗言之天元氏 卷三 也此嫗有才智生平費决文帝 也不惟好他人也且好其子 使人殺執弁賜 典 立

蕭妃居處後庭牛 幸伯死胡氏 **妮其夫也** 類日好老 讀潔 循追 流也秀以厭勝 産也帝何不 皆同母弟也而僧妹特甚瓚以為 讀史商語 廢之不由嬖幸秦王俊為妃所毒則阿爾懼內之末 豈在同母不同母不必遠寒他人即文帝之于整婚 代多諸内龍孽千念爭為亡國之道耶夫兄弟之母 由生朕旁無雄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 所謂謹言者乃不克從防口之難也乃甚于伐國哉 然亦以怨望誅死伐國何等事也弼卒能成父志 思引维刺 志平江南今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 質若敦以對臺使有 **隋文帝害言世間貧家兄弟多相愛由相假籍達官** 乃自院盛德事以為過於前代帝王寧不自羞耶 ○隋文帝謂羣臣曰前世帝王溺于嬖幸廢立之所 心弟相僧爭名利故也又曰欲求名 國草 恨之獨爽為獨孤后所養愛之特異則又非 子何與焉文帝無姬 弼舌出血以戒之後平陳之役弼功居 发三 及觀耶其後太子勇之廢即其親 以反誅皆其同母兄為之忿爭 怨言被殺聯死 侍直是為悍后所劫 死整死在前 謂其子 卷史書足 弼 而 門 日吾

孔熙先欲誘范曄同反與之博故為拙行字文述說 言不差一字已試之陳言循足以為奇策此無他患 趙高勸李斯立二世說以為相久結然於天下 楊約謀廢太子與共博每陽不勝所齊金寶盡輸之 兩人之為敗亦畧相似患失者果何益哉 失之念都夫所最重此言有以深入其肺腑故也然 大子有除不如立少子為長久計宇文述說楊素其 日舒以長者乎帝之不學無術深可發笑 頭史商語 子同帝王名惡之使見此不知又當何如 知何以於帝王名字都不避諱唐德宗當以苗晉諸 陳蔡景歷妻兄名劉裕隋梁士彦子名操字孟 **唐太宗謀舉大事欲因裴寂關說高祖亦出私錢數** 未之有假使有之而因以加工課督並所謂化國之 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夫日景加長古 隋文帝時袁充表奏隋典以後日景漸長上大悦告 蟲所損食耳此三言者皆確論也 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為毛間 卷三 干 又與 德

百萬使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誘致小人無捷於正為廣謀奪宗之策者宇文述張衡也代之穆文帝直為廣謀奪宗之策者宇文述張衡也代之穆文帝者所以整分野有大丧徒素為楚公以厭之矣已而民而以整分野有大丧徒素為楚公以厭之矣已而惡而不衰中經丧師而曲全之者獨有一迹乃弒煬恩龍不衰中經丧師而曲全之者獨有一迹乃弒煬恩龍不衰中經丧師而曲全之者獨有一述乃弒煬恩龍不衰中經丧師而出來之者獨有一述乃私煬恩龍不衰中經丧所

何

用碑

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

作鎮石耳又曰

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虚行類入言之乃能村之者成事固不易哉。惟行之者成事固不易哉。而類曰今歸功德林原文之伐陳也使高類問方略於李德林及陳平授能行之者成事固不易哉。

中兼也徐洪客說以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陽久之而敗當時柴孝和說以西襲長安即密所謂策取東都為下策何其智也及其自為之卒頓兵洛

李密為楊玄感謀以直走遼東為上

策取關中為中

讀史商語

卷三

始畢可汗請兵與之約日若入長安民東土地入唐 唐之有天下也吾得兩功臣焉曰郭孝恪薛收方秦 之不善吾不能不歸咎於高祖 言媚虜其流之弊至於石晉竟割土地而奉之作法 患中國之端已北於此矣其後肅代諸帝無不以此 公金玉繒帛歸突厥此一時不得已之計然胡騎為 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 煬帝遣宇文述征高麗部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 王與世充相持而建德教之諸將請避其鋒使從其 尚祖將入關慮劉武周引突厥入冠使劉文靜往見 近取制勝之孝寬而遠引不祥之項籍何也 讀史南語 尉遲迫有疾即帳中遺婦人傳命此隋初年事帝不 至軍壘問無傷也項籍虞方即其故事按草孝宪計 獨賢頻然亦不克令終則此之故哉 至此不免惑於人由其中不忘名故耳隋之諸臣吾 之陋也類當于帝前論功能讓賀若獨其識量似優 止朝廷賞功豈可以諸將念惋而廢德林之功固非 類之所能掩顏之功又豈必攘美於德林甚矣人言 卷三

一十人謂曹孟德急於取吳級於取蜀遂至終身不能 謂建德非而高祖是也 其晉陽官人宇文士及來降而引以為親臣吾不敢 千數悉放去唐高祖隋之大臣也當其為臣時已 蕭后然後執化及等召隋文武共臨斬之得隋宫 者非有聖子不過一賊耳 歸命侯終其身不亦可平高祖於隋之逆臣如字文 事獲淮安王同安長公主館而禮之此二人者便以 姓業患其情有可憐者建德據有一方頗有一 臣賊子也鉄力未屈而降其言曰若必待力屈則 取使文皇不用二臣之策幾何而不為操哉 再叛則以殺建德故大率高祖生平舉動無 蕭銃賣建徳之起所謂倉卒間人欲為帝耳非唐 余親隱太子之事而不能不致恨於高祖之憤憤也 士及王世充皆不加誅而必殺此兩人何也 張史南語 老三 勒王據險拒之不浹旬而兩雄就擒混一之 眾則建德益張世充復城天下戰方始耳者恪等 買建德草澤一盗耳宇文化及在魏縣攻板之先詔 形成

後如文皇者真千古一 **凱望而文皇賢者其必能保全兄弟明奏乃惑於嬖** 器命之明以立賢之意布告天下則建成元吉自無 欲退就臣列雖大聖賢亦不能也使斷自上心以主 高祖自起義師以至有天下有一毫非文皇力乎以 已發則太宗死矣又誰為應之者太宗百戰之餘曾 然後應之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按建成已盡出居 六月四日之事司馬温公以為太宗始欲俟其先發 藏史商語 皇子孫於骨肉間無世不有蹀血之禍矣噫三代以 妾传幸之言當斷不斷使文皇進不能有天下退有 天子之介子手關宇宙天下豪傑皆心附之此時而 杜諸臣欲因出發使人拉殺太宗以暴卒聞不發則 而所以致稱之由則高祖實為之耳 使不以辰贏為累難謂管蔡之誅可也然嗣是而立 功高不賞之懼六月四日之事其實勢之所不容已 醇德信以為然非知事機者也 不知先發制人此語始非誠言或史家飾說耳温公 李世勣初歸唐悉籍其郡縣甲兵令李密上之高祖 卷三 帝也然不無使人有遺憾而 舌 請史商語 更未可量惜哉

世泛常條陳疏開一法門如馬周則無此病矣文皇 讀魏鄭公傳其議論雖愷直然亦時有浮冤處為後 暴卒使伏威有知應悔不自飲石灰酒而以雲母哦 宿病皆愈伏威既入朝尊龍好神仙術餌雲母被毒 藥勸之中途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大利瀕死 奸伎荷禄甚矣動之巧也然卒之殺其子孫者乃動 拙而動之巧也遇明主則以忠義售知遇庸君則以 然而卒陷嗣君於不義職奪最之禍非高祖太宗之 許諸臣皆抑楊其詞獨周無联詞既卒思得少務術 所議立之武后人雖巧其能如天何 宗重之至留以輔太子兩主之有取於劫未嘗快也 稱為純臣及太宗謀訴隱太子問於世動世動醉太 致見之君臣相得有獨異 李百藥少多病故以百藥為各杜伏威之歸唐也百 亦為人告反坐死故術不可不慎也 張亮事李密以告反得幸事太宗又告侯君集反卒 百樂耳夫死之與生豈人之所能為哉 卷三 巴而

治也 共祖 起居狀古君臣相與乃爾能得人死力宜也 太和中鳳翔司錄恭軍李彦芳上家藏高祖太宗賜 戚不得妄見以靖之賢太宗之明尚不免此人臣處 驗無狀 既生滅死徙邊靖自是國門杜絕賓客雖親 管高既生後軍期靖按之既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 請史南語 吐谷軍欲得靖為將為其老重勞之靖間之請行總 頡利為刺史使頡利果行不知御屏於名下當何 史多用親王功臣甚至以號州多麋鹿可以遊獵 功名之際亦難矣哉 李靖破突厥擒頡利蕭瑀劾靖御軍無法突厥珍物 於屏風坐眇 太宗嘗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曾 太史令傳爽不信佛法其請除佛法疏云不忠不孝 月掠俱盡請付法司推科上責而貰之已而上欲伐 公備 點 防此語 直是太宗致治之本然當時都督刺 請手詔數函一日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 日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遺來吾欲熟知公 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註於名 所 Ä 殺萬紀而反許以為直孔子惡之而太宗惑之卒殺 帝已點之矣已又以為齊王祐長史因暴王過失 貞视十六年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密明公贈司空 其子宜哉 謂中的柳子厚封建論所謂封建非聖人意實本此 長孫無忌等上表固讓有云緬惟三代封建盖 殺張蘊古魏徵曾諫其不可用已而萬紀奸狀自 之見與夾等耳 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此數言真 權萬紀始以敢言得幸於太宗毀房玄齡王珪

謂能勝胡僧矣於佛法故無與也温公取此盖温公 咒殺人佛齒作塔有如舎利不聞以碎物為奇爽可 羊角碎偽佛齒二事則尤不緊要佛法戒殺不聞用 尼道士女冠此却是正理史又載胡僧咒術及以 希萬倍之報持齊一日其百日之糧語皆沒随奕所 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祖賦布 謂佛齊公老嫗之佛耳而高祖用其言沙汰天下僧 具觀中太宗欲復古封建法詔宗室奉臣襲封刺史 由力

封德舜武德中上皇因楊文幹之亂欲廢隱太子而 改益日認削所食實封按德華卒於貞觀初年至此 立太宗德葬固諫其事秘薨後乃知之詔點其贈官 其事使人主與朽骨為警大非盛奉也臨治獄能不 之卒無成功而還無忌謂天子不可乘危自是至理 推恩古人以為臣子風然一聞魏徵以諫草示史官 春秋祠以少年給墮近五戸供灑掃帝留意忠良至 **冤此等舉動使人不快** 之理太宗嘗謂無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至此乃用 然只宜言之於廟議時既在軍中恐無不危而取勝 平壤獨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親征不可乘危徼幸從 太宗征高麗攻安市不下奉臣請移攻為骨城直取 邀仆其碑停权玉婚此何以故也 讀史商語 貞觀十九年詔諡殷太師比于日忠烈所司封其墓 十餘年上皇前亦數年臨何不早言之至此乃追發 其謬說不可聽也 太宗還自遼東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因於小夷 何也靖日此道宗所解上顧問江夏王道宗具陳在 卷三 天

駐興時 未必不克不然靖雖老則而護軍扣囊底餘智猶足 憶也皆惟太宗此舉若命道宗世動華以數萬之師 於氣盈則并其所長而丧之太宗欲征高麗不命諸 大凡人之所長必有沾沾自喜之念自喜之極而至 以了此事不此之務而無端枝凑於一戰卒見挫干 耳此其所以卒不克勝也數 日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至於推堅决勝故當不及老 滴史商語 太祖日臨敵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 将而自行是不欲以所長讓臣下也過都為文祭魏 之長孫無忌因爭乃止此雖自為計然以嫡戚為名 才不足是不欲以所長讓古人也得高麗降人論之 固正 無忌 八礼既廢太宗以晉王仁儒吳王恪英果類已欲立 自今復敢與天子戰乎又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十 醜可歎也 論也高宗立情房造爱事舞文殺恪此何為者 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則氣盈之極真一 一旦當國而弄權至此使久于其位其流毒 乘虚取平壤之言上悵然 八鬼三 日當時匆匆吾不 健見

門戸李勣寢疾誠弟弼子孫非類者皆過殺然後日 宇文述將死因司宫魏氏請帝殺其子智及 殊可笑也 復姓徐兩世之間乍與乍奪或榮或辱而終復其本 敬業敗后得之日敬業攻即姓武朕不奪也以為地 |發冢斷棺復姓徐動之子思文不與敬業之謀密去 破宗之子所以報其祖父也此豈祖父之所能殺也 聞二人之智盖預知其子孫之必敗也獨不思天生 官尚書未幾或告思文初與敬業通謀乃流於發南 賜姓李世勣死其孫敬業起兵誅武后后追削動官 賜姓一事最無謂其尤可笑者徐世勣初降唐高祖 多賢使當時果立之豈不勝於高宗 而后族之天之所以報惡人殆將使之自相屠發也 哉煬帝於述最有恩而述之子弑之李動勸立武后 瀬史商語 不知何如然殺無忌者即其所爰立之甥天之報之 宇文之後殲焉而徐氏猶存 上聞敬業得之謂曰叔黨於武氏宜姓武囚於軍由 固巧矣太宗以恪為類已必有以取之而其子孫又 卷三 一脉于夷中則為敬業 千 《望不

延忠義之後耳或云李商隱亦動裔也

亦慈唐為周前後事頗有類焉此詔若為語識云 為借以交過耳然王氏卒移漢祚為新室交母武 太子宫其未嘗幸於帝明矣高宗詔當是許李華所 然帝命皇后擇後官家人子凡五人於中得政君送 高宗立武后詔曰事同政君按王政君雖在宣帝宫

世南兒無學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亦非有辱於 刺史突厥入冠死之此政忠義之有種耳何足為訴 以幻獲免在唐俱以學行相繼為相濟諫立武后貶 爾史商部 大卷三

宗亦一思之否也

難於隋而子敬宗為唐奸臣此則深可話者不知敬 其父獨世基為依於隋而世南為唐良臣許善心死

武氏之始廷臣力遏其前者無忌遂良之外惟韓瑗

武后為御史與李義府同按柳奧韓暖獄儀之孫女 李義琰上官儀耳或貶或死固自其分而義琰子事

都直諫忤肯己而帝被弑父子同死者十人獨恒 耶按來護兒為將有功為刺史有善政楊帝久在 許敬宗嘗日該見見作相世南見作匠文武立有

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時岑文本劉治奏請濮 住居東宫臣又抗言固爭卒與無忌等共定大策及 稍遂良再**延愛州上表自陳往者濮王承**真交爭之 **満央商語** 帝笑不罪意熟謂諷諫易入平 對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風帝用后言也 為昭儀與武三思通若此時之天意故抑忠直 語何其憊也且人臣為國本有所爭執自是分所當 議立武后時誓以死爭速氣逐之餘乃作如此乞俸 咸無廢飲力小任重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遂良於 臣以社稷寬替陛下手抱臣頸臣與無忌區處衆事 先朝大漸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陛下在草土之辰 直觸機輕發暇即身乎蘇于暗嘗謂送良精殺劉泊 同州刺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吊之荅曰吾狷 褚遂良市地不如直為監察御史韋思謙所効罷為 高宗嘗讓楊弘武日爾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 權勢者可嘆也 事為許李曲筆此豈亦其類耶 ≉= 而便 那

為至自以為功則配甚矣遂良賢者於此不免落本

失刑按大非川之敗由郭待封建仁貴節制已而 之私念難忘也炎於武氏朝首罹其毒沒其家無顏 此二事皆在高宗之世盖唇主之良心易啟而忮臣 **窮窘而降耳遂誅之行儉雙曰但恐殺降無復來者** 將張虔易程務挺所逼又廻紀等自頑北南向逼之 徐之降阿史那伏念也裴炎疾其功奏言伏念為副 曼都出降願匄其死上曰朕屈法以全卿之信裴行 蘇定方破曼都法司請誅之定方曰臣許以不 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給我仁貴免胄示之面 貴與待封俱除名免待封非耳免仁貴未為過也後 魏元忠皆上封事言大非川之敗不即誅薛仁貴為 吾故表而 忠之言誰為收後効者 **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仁貴因奮擊大破之向用元** 石之儲然有此忍心事死亦宜耳 **弄其得以直言死也真小人之有幸者哉** 全是為富貴計 仁貴擊突厥虜問唐大將為誰應曰薛仁貴虜曰吾 出之以寓責備之意至無忌之欲立晋王 不卷三 一朝當國而殺吳王貶道宗紛紛流 死故

使之當納該之勇漢唐以來令主如之盖亦少矣使 媚婦人耳永嶽而後其爪牙大露矣不能制而押之 流禍均也然而炎之罪甚爲武氏之在高宗初 李動之勸立武氏也裴炎之白武氏謀廢中宗也其 萬矣 相因嗣主之弱而篡唐其為治如是亦勝於楊堅其 其為唐之子孫當使貞觀開元讓美即使其為唐字 綱自是古今第一罪人至于知人之明求才之切任 前史南部 為洮河道大總管果與吐蕃戰而敗合二事觀之果 每有奏請為李敬玄所抑怨之知敬玄非將師才奏 之事有如此傷已而薦為司元大夫又仁執鎮洮河 為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仁軟歷鄉告之曰若念疇昔 李義府惡劉仁執因其運糧失船命監察御史衰異 顧反傳之翼耶 式將行仍自掣其鎖上命除名以白衣從軍及仁軟 式鞠之異式强仁執引决仁執不肯乃具欲以問異 予讀史至武歷而恨是人之為女子也其得罪於三 **忘情報然者平仁軌盖巧宦之徒也** / 卷三 夫且擇人而食之矣然後諫其王武

所用絕無故主之思甚且代之剪戮故主子孫聞聞 唐今聞其子孫獨二人在我當立之囚延秀等發兵 怒曰吾以女嫁唐天子子今乃后家子乎且吾世附 立道其下入冠武后詔武延秀聘點啜女為妃點啜 為以女子而擅天下恐人之議其後不得不多殺以 **貶所後雖富貴之非真有心以為嗣也大率武氏之** 賀蘭敏之為士職嗣敏之復得罪死然後召承嗣 武后初修然於其兄元慶元夷皆貶死乃奏以姊子 日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 讀史商語 立威除李氏立武氏無非以為自安之計承嗣三思 之罪獨動受属無已亦弗權輕重也已 以愚而行其疎世以炎首被武氏之禍不追其快國 氏誅宗室何所見之晚乎大率動以智而佐其 王莽誘拜呼左犁汗王咸咸子登助為單于單于怒 力其實皆弄之耳 不勝其妄想求為太子而后亦佯若許之其得 初擅政也實見二子皆不堪其任自恃才智足以有 冠此二事先後略同當時臣下井心為王氏武氏 卷主

唐之子孫皆庸愚而其臣下亦無費行之者可謂飲 次書太后行某事别為后立傳入后妃類其論甚偉 合中宗紀毎年書帝在房陵如春秋公在乹侯之倒 沈既濟請於國史改武后稱太后勿稱上省天后紀 于此語不知 何以施面目

典 魏元忠在天后朝有忠直名屡為羣小所陷瀕死而

不復强諫惟與時俯仰衰差客遺書實之元忠愧謝 實封百戶元忠棒制感泣中宗朝多失政元忠為相 不改天后崩武三思等憚之矯天后制慰諭元忠賜 卷三

預史商語

讀史商語 卷三

死可矣者張廷珪也有謂無汙青史為子孫累者劉 知幾也及命宰相與武懿宗再載有抗疏理之者朱

有願叩問力爭與說同死者宋璟也有謂朝聞道夕

武后時或目之為北朝以予觀之何以多君子也即

一事論之張昌宗欲陷魏元忠使張說為證當時

下之大德二人之品何啻天壤

以進惟即朕所自權亦在此耶對曰此乃所以報陛

乃有今日港慚不能對又謂崔玄暐曰他人皆因人 后謂之曰汝亦為誅易之將軍耶吾於汝父子不諱

等八人也易之指貞慎為同反后命勒之據實以聞 死之人何當有捨死營救如此其東者哉后能盡人 被則也有以布衣上或者蘇安恒也元忠既貶為喜 之用故君子布列而公論卒不大細即一事推之其 至竹吉而不變者馬懷素也自古聖明之世不無軍 要尉復奏申理者王晙也够元忠於郊外者崔貞慎

井蛙之見乎

他所補益不見於傳記者多矣天之生賢正欲其用

於難為之時耳迁儒持論謂梁公不應事女主豈

哉

道哀哉安金藏剖心以明皇嗣至五職皆出然開

中猶受封爵卒以壽終死生之際固非人之所能為

李湛義府之子也張東之引掌禁兵與謀誅一

之時小人用事犯之者必死故為此自全之計然及

以子升為太子重俊所看為宗楚客等所劾貶死於

而已元忠所以先後兩截者固血氣之盛衰為之然

未始不因時轉移彼見天后明察猶能容正直中宗

史 287-347

重

多人 明皆有後人為將相者當時太宗子孫自在但流寬 弱皆非太宗後也此語甚誤太子承乾吳王恪曹王 子孫存者皆暗弱不足立是也倉州先生曰非獨暗 之餘雜於傭保又無傑然出來如漢宣者如仲晦所 五王之事張敬夫謂當廢中宗更立君朱仲晦謂唐 瀬史商語 丘神動王弘義侯思止傳游藝問與來俊臣來子珣 招引残刻之徒以誅戮示威然亦隨殺之如霧味道 天后自以女主擅制處天下圖之過以 酷吏所陷善思力訟其冤得免此其平反之功幾不 魔耳謂皆非太宗後何也至謂當盡誅諸武如吕氏 子豈非英主平 仁傑親元忠徐有功雖遭傾陷卒得保全此人非女 如陳子昂者雖數召見而終不用惟 索元禮萬國後卒無 下於徐有功矣新舊史皆入方技傳而舊史於平活 原干餘姓按四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劉允濟為 天后時酷吏構大欲嚴善思為御史平活入 事皆不載可謂疎矣 卷三 一免者其空言無用獻領取媚 一二忠直 美 切绳天下 八百餘人 如伙

姓而至將相者十三人唐之子孫何其振振也 宗後為大將有功自林南宗閔而外皆賢者之流 後也程石回亦疎屬皆位宰相而 林甫太祖後也勉夷衛宗問高祖後也適之見太宗 視宋亦復如朱之視唐悲夫 神宗之朝弊甚於神龍可也 政而當時屬人者亦決不自以為負天下然則謂 俟請囑味斯言則所屬者不獨要官能屬者不 **負天下,其心猶有不盡死者蘇眉山論宋事日奉** 曹未必皆然日執政則舉朝未必皆然再思自以 誠負天下唐史載之以見神龍之亂然曰要官則散 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宰相近屬再思曰吾苗 中宗時毎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吏部皆除 讀史商語 例此張東之薛季和所已言獨 下固然之事所謂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 此大惧豈待弁州始發之也先生論古往往卓然此 段全不足採 卷三 解不如一解恐後之 桓彦範不欲廣殺致 禪與鬼載義皆 獨

李戡唐宗室子舉進士就試禮部吏唱名乃入戡恥

忠劾李廻秀無量在中宗朝不附配欽明皇后亞獻 聽腰與人殿中每宴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自漢以 姚在位二子即以賄鼠宋諸子皆以貪縱敗而如蕭 唐宰相之賢必言房杜姚宋然房杜之子竟以罪詠 開元中以馬懷素褚無量為侍讀更日本入 亦在有無之間耳 如裴如張至累世宰相然其德業皆不稱盛德有後 與本朝陳真晟皆異人也 辦車馬殊非得肆志之時編考磨宗十一女玄宗二 開元初此時玄宗方檢制諸王公主公主所禀至不 有司得領解此事甚穢今以唐書考之維舉進士在 載其因岐王着伶人衣見九公主彈琵琶公主為屬 讀王摩詰集想見其人似不食人問煙火者獨 之說其人遠勝張禹華足當此職典矣 後天子尊禮儒臣僅見此事懷素在武后朝校魏元 十九女皆無殊寵非有太平安樂其人不知所謂 **競史** 所語 公主者何人也帝於諸弟厚不應岐王反乞恩於公 卷三 以耆老 苏

之徑還隱陽美民有關爭皆請戡不之官著書自然 說附會之本然據文乃玄宗末年摩詰名成諸貴 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軍薛二王待以師友此 乎惟舊史稱維以詩名開元天寶問諸王駙馬豪右 與公主相比而呢一寒士有司亦誰肯聽其指麾者 王通徙賴表張說私造岐王亦坐貶當是時豈容王 主而臣下交通之禁自嚴斯馬都尉裴虚已私與岐

幸安石在武后朝数面折二張武三思府宗時太平 耶人言可盡信乎永敢大笑今日讀唐書書此他 惡其鐵公主也余謂永啟如摩詰者不足當一

以示永改、

談史商語

卷三

公主欲危玄宗使人邀安石辭不往帝嘗密謂日聞

主憾之玄宗即位姜晦言宗楚容等改中宗遺韶安 稱且有大功陛下安得亡國語此必太平之謀耳公 朝廷皆傾心東宫卿宜察之對曰太子仁孝天下所

校定陵盗隱官物安石憤恚卒夫中宗遺記乃太平 石時為宰相不能匡正貶門州別駕晦又奏安石檢

解首

欲得為重容耳論者亦考其世可矣吾友王永敢亦

中列古人間適有文者二十餘人獨不及摩請日吾

勇許國何不一 執君臭父進攻王門軍使人謂君臭曰將軍常以忠 林大將軍拜其父壽為少府監九月吐蕃攻陷瓜州 開元十五年正月破吐蕃於清海君奏以功選左羽 恩德侯吾言必不用矣及君矣入朝果請深入討之 玄宗欲討吐蕃張說言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 閏月君臭為 回紀承宗族子護輸所殺夫張說之言 十餘年甘凉河都不勝其弊願聽其飲服以舒邊 讀史商語 然其子舜异颇受魏遺主書趙詩為崇所親信受胡 姚崇為相無居第寓居罔極寺其清德不下於懷恒 托不行嗾其弟劾之玄宗信龍没其大節使之冤死 玄宗之不明自即位之初而已然矣 不附相王事府宗不附太平此真大臣事姜皎以諸 也自為富貴耳安石事武后不附二張三思事中宗 公主上官昭答所為其用相王恭與政事非為社 八點惜哉檢身易檢子弟門客難為大臣者可不恆 一日俟吾與王君奠議之談退曰君矣勇而無謀 卷三 戰君臭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丘 連 非仁人之報耶 調史商語 官夫守令理人之官使帥音樂較勝負是明使之名 犀象之狀上日懷州之人其堂炭平立以刺史為散 更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交織服箱之牛皆為虎 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以較勝負懷州 開元二十三年上御五風樓廟宴時命三百里内 被殺不出一歲之間衰哉 者也至是而以為罪不亦晚乎

之間不知敗幾許士卒就知父子相繼得官亦相繼 真安邊之策君奏貪立功名敢人主開邊之志

平噫真仁人之言哉李林前还忠嗣欲擁兵以奉士 為之忠嗣今受責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 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不 不立碎者然能殺韋堅楊慎於等而不能殺忠嗣 子當是時忠嗣幾死矣然懂得貶林甫所傾陷未 其次不過點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 疲中國以邀功名其論攻石堡城日命以數萬之鬼 王忠嗣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己 卷三 可

之暴竟何為平 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鳥雀不極今 邦至後世人主循惑之非郭侯執與被此者乎 况坐視太子宛横而不言臣罪大矣魔李勤一言看 臣令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失所實歸於臣 此朕家事何與於卿而力爭必曰天子以四海為家 太子琰等亦曰此陛下家事德宗欲廢太子謂必曰 倪若水為汴州刺史玄宗所遣宦官取為稱雅 太子琰等以是年四月賜死而武惠妃以十二月薨 當時無一人言之者 光王舜同日賜死帝之仁及天下乃不庇其子平情 有鹊巢其樹於是百官稱賀桜是年太子瑛郛王瑶 開元二十五年大理少卿徐橋奏令歲天下斯死 可稱若水未幾入為戶部侍郎亦不開有一事登仙 僕何鄙也若水汴州一疏干古猶芬而景情無一 其送班景倩入為京朝官羨以為登仙恨不為其聯 所至煩擾若水疏諫上手物褒答可謂名臣矣及說 **宁動勘立武后日此陛下家事李林甫附武惠妃殺** 700 機等 利

> 李通之承乾之孫也數為承乾論辨追贈恒山愍王 此等皆削之此非通論 正史明言英等為泉溫公不信鬼神過儘 11 所能凡涉

楊釗張易之之甥也素乞昭雪易之兄弟部復其官

大人久處釣軸雙怨滿天下一朝獨至欲為此得乎 奸雄如奴隷然觀其出則金吾帶街居則重關複 李林甫之才智真不世出之雄也弄英主如小兒御 **爵此二事皆不當至於復二張則去中宗無幾矣** 夕屢徙床雖家人莫知其處其子岫書指役夫

林甫不樂如此亦良苦矣平居引用爪牙以張其

人卷三

忠也證成之者其壻楊齊宣也生平誤國之罪盡漏 事界公應亦可憐矣身沒未幾而以謀反告者即國 國忠且死流涕謂國忠曰林甫死矣公必為相以後 稍相軋則除之而獨無奈其所不足應之陳希烈

天誅而卒其所以敗者乃了無影響之反謀亡好在

(人亦以在報之可畏哉可畏哉

事寥寥惟大業二年免天下租賦開元二十七年至

漢時田租至輕又時時捐之或捐其半自漢以後兹

婦寺之忠也 時好相莫過於林南大帥莫過於熊山皆因力士以 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此豎似有忠讓之言然常 之諸將夫復何憂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梅 敢議之者又曾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 後魏崔亮為停年格唐裴光庭為循資格皆為當時 武后以女主妮二張然張同休等坐職 取將相羽翼既成而後抑之晚矣如力士者真所謂 南何如對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復 議史清語 玄宗管謂高力士曰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 生不知能復出一策救之否後人事事不如古獨徇 以制之後之徇私于营者即在格之中雖使二公復 所非光庭卒孫班欲予以下益不知此雖非良法亦 **汰而獨能作此曠事此亦一奇也** 與之同鞫宋璟奏昌宗罪則遣之詣臺雖不克正法 私干营奇勝耳 天寶十四載免百姓田租凡五場帝玄宗方窮極侈 時救弊之策未可非也顧古之徇私干营者格足 卷三 則特物二張

之囚琰絕朝請憂情而薨此其冤不更甚於戾太子 自古帝王皆信咒詛之說好人欲修陳於人誣為 為治嘆 以食此其故安在豈非所謂病在中飽者哉言之可 則亦非橫取之可知也同此天下也昔胡以富今胡 符置改履中琰與監院官者有除密奏琰咒詛上掩 **祖無不得遂者自古至今以咒詛究死者多矣其尤** 傷腰足者隋文帝時有司言府藏皆滿無所容於是 然鼠革膽落矣玄宗亦英主也用高力士則 而獲之球稱實不知上使刺之果孺人所為上 可恨者玄宗時樣王琰有二孺人爭龍其一使巫書 讀史商語 引百官觀之賜帛凡再然隋唐是時皆曾下韶捐租 至以稱帛為汲經玄宗時屢奏格藏充物古今空 更關左藏院以受之其亡也倉栗足支五十年東都 有愧於武后多矣 主為具食寵楊氏則其奴揮鞭及公主衣如此數事 元魏胡太后皆幸左藏令奉臣隨力取之至有負重 下至呼之為翁為爺用王鉄則其子陵你帝壻出公 卷三 太子以

覆者平 楊國忠典選就第唱補惟女兄弟觀之士之觀野奏 武拾身再三亦復不達乃爾應誰能發此干古 有同於私逆者良可發一笑也武帝玄宗皆英主孫 之符能為之禍者乃一聞其事殺之惟恐不速若真 能為禍福易知也豈有堂堂天子百神護阿 昭明太子平咒祖厭勝婦人女子容或有之然其不 個者呼其名極笑於堂聲微諸外不知當時選人中 壞何遊至是平 哥舒翰拒賊而陰媒孽之潼關失守而創為幸蜀之 人耳唐事之壞皆由楊國忠激成祿山使之速反仗 是也禄山畏林甫必不敢亂即亂而林甫之才足以 天實之亂養成之者李林南然使林南不死亂不至 天實用事之臣相則有李林甫將則 臣豈有忠臣肯住於此時者乎 何以無郤克其人他日希嘆河北二十四郡無 說唐之不亡天也使林甫之後不繼之以國忠唐之 **南史南** 辦之但恐禄山平玄宗耄則林南亦非北面事 人朱三 有王忠嗣哥舒 忠

敗為中使諧死章堅以謀立太子誅慎於以蓄誠誅 謀立太子貶死翰為國忠迫之戰降賊仙芝常清兵 於高仙芝封常清言利之臣則有韋堅楊慎於王鉄 一般山陷兩都不能追購天子太子所在掠取金帛子 鉄以弟銲反誅忠嗣賢者其克固當別論其餘諸臣 之禍遂與唐相終始矣強部應之君臣無及此者可之 **提四玄宗代宗之候一肃宗之快再自此而後藩鎮 遠不用子儀副雍王乃用僕因懷思逐捐河北與敗** 帥而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東都再陷惧三朝義餘 則賊無所歸又不用民二安慶緒在都不用李郭為 用恨一及肅宗在鳳翔李泌請以西北之兵除其器 子以招之城必内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 守潼關郭子儀李先弼請引兵北取范陽質賊黨 過數月之功耳而無奈應之節節皆恨也當哥舒翰 漢史南語 女以實光陽此其無能為可知若朝廷處置得宜不 其心者也玄宗之詩謬如此欲無亡國得平 雖養礼喪師死有餘辜而帝所以殺之皆不足以服 然皆不克終於帝之世林南死而追論謀反忠嗣以 朱三

一 欲得都城使得都城而捐關東予賊彼亦廿之矣 宗畏張后不朝果戀晨昏否耶庸主無遠圖不過急 芙展 陽亦說買循 矣虚名之能快人也則壽註程此山楊用終告 客其徒造為此說以張大琯後人不考因而信之世 讀史商語 謂禄山畏之耶劉妥當與琯書論封建與古異今諸 天下矣此妄說也當時諸王實未當出鎮僅永王 房琯勒玄宗以親王領諸道縣山間之嘆曰吾不 李郭侯請用 天下豪傑所見略同當時定礼之策無出此 禄山之亂李 未之深 明之譜意自私耳其言未當不中理雜員虚名喜 王出源官一 之戀不能待及上皇還京師李輔國劫遷之西內 人關退 出即以反敗矣由今論之禄山之難諸王何功而 無所據循許之會事泄 旦建桓文功不可致其論甚當質願谁 斬向潤客牛廷玠領其根本使西不得 西 郭請以朔方兵覆其巢穴而馬 老工 北之兵先取 范陽肅宗以 循過害然走匿得節 切 一十 取之 燃在节

事定 然矣雖然郭侯之言國正論也 未幾而中議以死退英主而進昏庸唐之末造有 立之豈不遠勝代宗情數 幸獨之役唱自楊園忠此亡國之言也非肅宗 平原遇盖當時異人也而新史的去 張均張垍以受禄山官應死肅宗請之上皇不 議者建寧王俊也俊於倉卒中知去河龍就朔 舊史載燧脱身走西山隱者徐 既不見用而燧謀不成此天厭 李憕好殖産時人 必之諫喜極而泣使用為元帥有功因人 裴見無武 心賊未服狗地皆切中事情又聞上 郭諸良将亦何能為此實唇社 頭史商語 万中原将士有所係心謹為唐出死力破賊者雖 何 不死祿山之難一守財房 面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張珀為汝 拜口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臣不能活均 節可輕素人哉 識其有地解崔無被因楊國 僕以長幼之分屬之 遇匿之喻月間 稷所造之期首 唐室而欲成 宰相門客耳盖棺 望所 其礼 忠進 方料 在 行歸 可帝

讀史商語卷之三 宗者張均兄弟史稱張說文干者語誤耳如註所 事何思之有 戈者環聚三煮盡覆事為張說保肅宗之證按保肅 宗昔日之危豈非上皇聽信林南乎聞肅宗之言而 者不欲吾多子說找劑而入上皇自黃之夢有甲而 胡三省註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何引上皇為太 之後軍國事一切不與聞可耳 曾無愧色何其顏之厚也使玄宗有自知之明還獨 當然能保護肅宗以議功之典活之未為不可且肅 張均必不可活汝更勿教帝泣而 頭史南語 子太平公主忌之楊后方城上皇密語張說日用事 木三 從命均兄 弟 死 當而已哉昔人以次律比般深源張魏公余謂房 |藩鎮得藉以撼朝廷所謂不祥之人也哉 所房屈服得全賊平歸又與程元振比請殺來填諸 之人仲昇思其威名耳仲昇後為史朝義將謝欽 年乃平由後言之展死有餘辜由前言之展 横於江淮間安史之亂不及江淮至是始雇茶事 語言智請除為江淮都統俟其釋兵誅之展覺其意 節度使王仲昇以宋州刺史劉展剛强自用姓名應 不應一人而兩截乃爾史言宜未可信 史言李輔國用事李揆山東甲族兒輔國執子弟禮 **請史商語卷之四** 測惡質蘭進明而進許叔其以制之此豈直迁愚無 謂之五父按揆立朝以直道聞其言皇后尊號議立 房次律士之空言無用者也然其智中點整 悉舉宋州兵趣廣陵李桓都景山發兵拒之展敗之 太子件張后言羽林騎士不宜代金吾替夜忤輔國 如殷張不如房以其機心愈毒也 老四 珠塢山農王志堅輯 幾不

可

光弼 令追廢張后為庶人已而潜解輔國行軍司馬進 慶鐵券令共圖之事泄思明殺承恩按承恩客為信明終當叛勸上以為承恩為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 代何其您也然輔國之敢於為此者以其握兵耳而 后是夜肅宗崩代宗立尊輔國為尚父進司空中書 甚哉代宗之不能正其始也張后欲誅李輔國謀之 明等夷使殺思明而授以鐵券則又 請史商語 史思明降上以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李光弼以思 内侍將兵實始於玄宗雖謂自取之也亦可 太子不可謀之越王係許之輔國以兵入殺係并就 郡降思明此其人豈可任事者阿史那承慶故與思 都太守常山父老請迎之以拒賊承恩解不可後以 而選之平生近侍貶斥殆盡至於斷常辟穀以至厭 五十餘年豈非英主哉及其末路一飛龍廐小見劫 玄宗少年時能創 一也肃宗無遗命而報察之是以子廢母也輔國劫 一郡王遣盗殺之然猶贈太傅張后雖有罪於代宗 何見而出此 八卷四 大義誅逆后及為天子手致太平 一思明耳不知 定矣

宗非昭宗也 質盛德事也 唐宗為武氏所立中宗復辟弗害也廣武王承宏為 故復授實文場等遂牢固而不可拔亡唐者代宗法 使德宗有鑒於此猶可為重牛之指乃以猜忌宿鄉 好時風翔之麟遊普潤益之朝恩於是有難 李泌不為元載所容上出必為江西判官載誅上召 吐蕃所立代宗平京師弗害也二帝皆唇主然處此 李輔國之罷也解其官已耳 上皇斌張后員大罪於天下既奪之權何 泌曰與卿別八年乃能誅此賊泌曰陛下知羣臣有 張自朝恩領神策軍又奉在陝兵益之又以京北之 上日善為之勿反受禍盖程李雖典兵其勢猶未其 巴耳獨魚朝恩之誅代宗與元載謀之再三既定計 者也自此而後唐諸帝遂世為此章爰立門生之號 子展母以宦官為尚文此孔子所謂名不正言不順 明告其罪於天下以寒此並之騰而令盗殺之乎以 雨史斯語 老因 程元振之敗也 不顕数之 的其爵

等署名出於中書故事豈可以為罪乎貶來已過矣 而繼為好帝明知其罪而不發必待養成而後誅載 觀之二人所執是非易辨也奏貶帖南衮代郭子儀 為遺詔天下吏人三日除服無朝臣庶人之别 誅而帝亦厭代矣此管敬仲之所以惡優與不敏 則有元載王循載本因輔國進已又與帝謀誅輔 一鎮合從以抗上也帝欲誅則誅之耳安所俟八 楊常之後宜用通雖未必不私而人顧樂之兩人皆 通衮承元王之後宜用正 如此德宗之為君可見一 即以施甫代家為相此何理也即位之初進退宰相 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奉臣亦當如之崔施 代宗在位十六年内則有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外 不可輕發載非如中人並之握兵也又非如河北諸 不善則 賢者而所遇有幸不幸焉施南始進殊不正 臣無言之者既相而薦黨元載之楊炎吾不能無議 雨史南語)代宗崩議奉臣喪服常衮以為古者卿大夫從君 去之含容太過故至於此上曰事亦 大老四 班矣大率衮近正祐南近 雖 公而人不見德祐甫承 pr. 高 應 由 # 國

若乃 理財 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皆短然所居修行 劉晏曾以厚貲致四方珍甘與本道分貢雖 用兵何曾有此恐此時不得不思晏也 獨孤妃為后德宗信而殺之不亦誣哉不數年以 游史南部 國害民一事可謂難矣楊炎為元載修然諸以勘立 仰給縣官所耗不貲皆倚辦於曼數年間不問 經心計之臣則又叛以刻剝病民此在平時猶 **楼順陋飲食偷俠室無腠姆既死錄其家惟 鎮所據府庫耗竭中國多故戎狄犯邊所在宿** 其間使國家獲利而民不病則自古以來惟劉 云 乘米麥數斛元載之獄賴晏平反王看得無死如此 以禁前發而晏販先之饋謝四方名士其有口舌 一而已肅代之世天下戶口什七八九州縣多為 稅間架除陌錢卒至於亂還思脂代之時未管不 用兵府庫不支括富商錢出萬稱者借其餘 亂離之世所入不足以供所出能於是時 事自古難之盖儒生之說無當於實用 卷四 五 封 維書兩 里粗 有 安 經 難 而 山 斷

批此雖非人之所能料然人臣挟私意以進退人亦 李惟岳不得節度則與朱潛田悅比而自稱王矣忌 領徐海沂三州不許則三州為李納有矣王武俊殺 德宗自始至末曾有 失論之則較然章著雖至愚亦能辨之矣盧祀之相 安牲而不誤哉 謂鐵屬之羽而傳虎之翼矣其後一死於此 宗旨主楊炎好相然其舉動如此為弗可及矣 為便故久不出楊炎為相請盡出歸有司上從之德 唐制天下金帛皆貯左藏第五琦患將帥求取無 功挟晏之巧而廉恕又不如晏者不知造物者當何 鄉以那寧節度使李懷光兼涇原節度使是役也 相請用其策怒涇原節度使段秀實沮之後為司 元載皆建議城原州以制吐蕃不果楊炎素德載 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 限史商語 公報之矣 八尚不免於冤死何哉則以其傷於巧也有無要之 (臣之賢不肖誠有疑似而不可知者至以成敗 一言一事之不候者乎本消請 附於

杞之候種種如此而循不覺其好既廢而循思用之 被賊入朝何以謂之留連使動王之功臣然而附敗 果反矣譜崔寧通此殺之而中外稱冤矣尤可恨者 淮西真鄉見害而希烈反自若矣保朱此不反而此 也然而格言議論宗社賴之野者賴之不與人為 又精主也所與比肩者逆監也好相也所當之事則 不重贊之先見何哉、 卒未礼贄已預見其必然矣帝重桑道茂之先見而 如此唇主真古今以來一人而已 兵過陵下何以割之荒驚使孤危之援軍濱而自退 張益出之風翔益見害而風翔叛矣惡顔真卿 而卒能以智自全古來智士無其匹也唐史以家住 異哉李都侯之為人所遇者亂世也所事者导主也 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稻冠 方德宗用兵兩河時陸贄言令朔方太原之泉 出於其子繁繁又無行多掩其美而獨以神仙名 是何 除乘虚微犯亭障未審陛下. (賊悍帥與人主父子兄弟之間所不可調停之 未四 何以架之 出之 迹

母妻妹真境上以易真卿疏入盧把持之不報恨當 顏真鄉既為李希烈所留張薦請以希烈母及妻祖 最為無識賴温公表章之繁雖素不檢然名臣子以 當時主計之臣殆罪不容誅矣 得無可已平向之以構飯菜飲餉涇卒得無已甚乎 嚴者皆給其家糧加以籍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 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 朱光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於将士公卿家属 用把上疏極論其人可想也 辨朱泚反說姓名匿城中者史題先生傳德宗欲再 時無助之請者通鑑不載此事萬三使絕域占對詳 元與他日之亦族恐不免為繁所笑矣 方畧捕盗非有大罪舒元與以宿憾殺之尤為可恨 馬兼二人之罪而有之特幸而未成張延賞是也尚 唐宰相之誤國者曰李林甫盧杞而吾以爲有 平府庫尚有餘蓄然則向之借商錢稅間架除門 顏史商語 結贊之請盟李晟柳渾韓遊襲皆以為不可而延官 力主許之延賞非真以為可直欲成晟之罪耳平 老四

南尹畏彰留姑表不使通站亦坐死史稱延賞寫於 寬延賞手 李觀不列兵伏險則吐蕃復入長安矣此與杞之語 之後使渾城不免遊壞不以你寧軍趣柏泉李元諒 **欲盡城耳當時諸將智謀實無出庭上者祿山未反** 燧之力非不能取魏也亦非真與抱真際也直是不 納久之追兵不至比明乃得入巴而悅與冀趙連和 馬遊敗田悅於洹水悅走魏州其將李長春拒 枝何其巧於枝善人而拙於枝好惡也 良等得罪死令狐彰與李帖互相討奏延賞時 前史商語 之罪有間而當其造意之時不爾也豈可嚴虚李而 勝計以動搖東官使非鄴侯以身家保之則順宗几 子昇私侍郜國公主發而殺之可矣必曰公主為嚴 懷光使之 附賊者何異延賞與李叔明有除权 李少良陸 知懷恩之將亂皆過人遊甚獨其見朝廷賞罰不 而知天下将有事既反謀罪其果穴與回統使接而 肉耳此與林甫之危肅宗者何異由今觀之三人 · 斑劾元載詔張延賞問狀稱疾不 卷四 敢 明少 河

|禁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臣長劳於元帥府 先帝未曾見也葉護邀臣至其營廟宗不許及大軍 矣此點侯之智所以不可及也 乘元子徑造其管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 過為之防也陛下富於春秋少華華不能深慮以 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不得不 德宗以陝州之耻不肯與回統和鄰侯陳曰昔回統 煎史商語 件都侯之受知於三宗非有異也又非畏李元而 危順宗則直發其好又請復所減州縣官明與延當 **昏而愎明白言之猶有一** 而好狀暴著唇者亦有時而明不如俟其自悟德与 延賞也盖蘭代唇而儒鄴侯雖言之一時必不能决 而巧渾碱智不如人而謹勝之此三人之大暑也 矣此雖用問然實烧意中事也李晟智而忠馬燧智 嘗曰河曲之也春草未生吾馬饑公若渡河我無 李輔國元載之罪鄰侯無一言及之獨於張延賞之 有鳥盡弓藏之處其破賊常留有餘不盡之枝吐蕃 其其禁熱豈非少華軍 卷四 **預陛下耶當此之時臣不敢 際之明不言則** 誤永誤

颇有 唐中葉 歸封昌化王此二事尤為濫恩當時如本郭等皆 烈以聞封通義王烏承恩為史思明所殺弟承班 吳少誠以荆南牙門將度梁崇義必叛審畫計李 位豈非名宰相乎實參史言其專權納賂然未相 去及為宣武節度單車入亂軍擒那惟恭極類 終而薦董晉實参不滿人意晉為相無可見不久 陽城張建封都侯所薦也可謂有知人之明矣獨 事平 徑造之真孟浪矣使是役以子儀副雍王則豈有此 正理也當時代宗事不遠少華華何不依故事而乃 不寒心哉都侯意在和回紀以攻吐蕃故及此然實 言其它若可 八號事其智界有足多者常曰欲知宰相能否視 安危所談議於上前者不足道可謂至言使久 而後以爵為賞諸將至封郡王者不可勝 二强直事其死也乃出於宦官恐亦非食 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 一卷即 ± Ė 天下豈得 脇

有大功然後得為王少誠等得之易易乃爾亦

以見朝政之謬矣

也骨肉未寒而籍入其家不亦異乎北平子為中官 館亦籍入官唐自天寶以後宇宙再造皆將帥之力 何惟乎諸將解體而河北之冠軍世不平也 所逼取困窮以死諸子無室廬自托而上曾不 汾陽王宅為法雄寺北平王宅為春城園扶風王亭

練深而且有師友之益德宗以元帥討史朝義為回 廷代宗與李泌恭議政事與郭子儀收兩京不惟歷 自為太子為好人所危靈武之役於干戈中草創朝 讚史商語 古云殷憂啟聖多難與那亦有不盡然者吾觀肅宗 **发四**

統所辱奉天之時因於圍城豈不可謂殷愛多難乎 末年遂無一事稍可人意者可謂下愚不移也戶 乃思述下劣曾不少進德宗懲奉天之窘專意聚飲

善政之可紀者其他不問有過舉也而其尤要在能 考之順宗初立貶李實赦通負罷進奉追逐臣此 為叔文所候而已然其實叔文亦未有顯罪也以史 叔文之黨史書談之備至即禹錫宗元自辨不過謂

> 錄不實史臣韓愈豈當時在人那此語在當時 者不察類為矮人之觀惟文宗毎與鄭單言順宗實

的為

實雲麓漫抄言范文正當有此說近來身州先生 據而陸務觀因李德裕祭章執誼文疑順宗實錄

官典兵據實而論叔文何罪焉叔文之罪在順宗

并叔文亦非有罪也史書所謂謀議唱和汲汲如 樂屏進退生於造次以為伊周管葛復出間然謂天 言而獨不免復起之望欲當事者以為從寬之其實 鎮稱快哉叔文等既為天下所棄禹錫宗元有所 下無人皆以虚詞裝點罪狀明乎作惡之詞也而讀 卷四

抱危疾身輔政内禪之舉不出其意以故憲宗惡之 川之請而車首攻之然後裴均嚴殺素為中人鷹大 以范希朝韓泰代掌神策軍而中人惡之拒章拿二

之誠已父肉未寒而殺其用事之臣旌父之過以成

中人之勢吾不能為憲宗解也唐至此而中人

藩鎮 藩鎮

太子而汲汲内禪此為國家乎抑為富貴乎德中

者和之以至一敗不振試平心論之主上有疾遽載

史 287-361

自叔文始唐末之事此實造端論者豈可助中 之勢横矣然未有加於大臣大臣見逐於中人

政則正史亦言之婚姻之家未必皆臭味相投崔無 東坡嘗議柳子厚為日温墓誌言温卒道衡二州 惡太甚乎. 被為蕭至忠壻不害其為忠義也坡公此論無乃作 |齡将者按子厚所稱有無未可知然温在二州有善 哭之為誕妄又言温為裴延齡母豈有正人肯為延 焦太史亦同之此一段公案為人所疑久矣余因前 能積財者必制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 杜黃家為河南尹召河南尉盧坦謂曰其家子與惡 新唐書杜黃裳傳言憲宗計劉胤黃裳建言宜專委 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厚遇田 人語而反覆之敢以質之持平者 開為監軍県文傳言關以李康來求雪崇文賣其失 高崇文勿置監軍宦者劉貞亮傳又云高崇文計劉 自表異黃裳因而取之要之非通論也 如坦所言則吏治皆可廢平坦為小官不得不以此 八遊破産盖察之坦日凡居官康雖大臣無厚蓄其 **爾史商語** 守斬之貞亮傳又云貞亮劾以不拒賊斬之舊史惟 卷四 古

刺謬及觀白氏長慶集論吐突承难狀云高崇文討 黃裳崇文傳同此貞亮傳無監軍事初讀頗惟新 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今日豈得專歸咎於 得乘間弄威福上日朕切在德宗左右見事有 憲宗皆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 時恐不出貞亮也 本然周寶曾以李康之斬為高駢家事此語亦在當 并存舊史以候觀者耳至於斬李康事又不知何所 用也此語在憲宗朝定不妄景文用之極是但不應 劉開以劉貞亮為都監意黃裳曾建言而當時未之 執奏如陸費者然不久即斥去臣下忠直者本 德宗耶吉甫當時何不對日德宗時亦有宰相再 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奸臣 之矣吉南素不能諫諍宜乎其黙黙也 得加以推折無惟乎唯諸者之多也使李絳在必辦 讀史商語 使憲宗不怠於為治又假之以年能平河北 四旁皆州縣無黨援相助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 何以知之日以當時之事知之淮西三州之地耳 卷四 圭 平日不 自難

舉可見矣弘正承元之後復有弘正承元則可不則事不從竟不能用一人而死則當時河北之人心大 北之人固已窺之何畏而不反然則處河北當何如 之也觀承元之去成德諸將號哭不從承元至編拜 如劉總使用其策則虛龍可平行之既安則弘正承 日弘正等雖歸命於善後之策未講也善後之策無 趙而屈則赦之再討而再屈則又赦之如此舉動河 不為下所推即為下所殺耳且憲宗未嘗不談也計 諸將而後行田布再入魏博將士劫之使用河朔故 久可恃之道也河北之叛不盡出於將帥皆士卒 用劉總所以處虛龍者則河北定於日似矣然非長 而王承元劉總相繼歸命使以處弘正者處承元而 堂易言哉曰非謂用兵而取之也憲宗脈代不期年 讀史商語 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 所拜相感泣謂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瑜十五年 臣立朝於人我是非問甚不可以成心與也李吉 亦必效之河北既平可有也 我四

> 情認也其後二李遂成深警各立黨與以相排損互 所接識君有精鑒顧悉為我言之相疏三十餘人數 所接識君有精整顧悉為我言之相疏三十餘人數

年然後克之夫河北之事

興准

西難易不啻相

萬

田季安名為進兵實與承宗通不可信穆宗討幽鎮白居易在憲宗朝言牛僧孺等直言不宜斥外王舞豈即作詩贈盗者乎何其言行之相背耶

ŧ

耻之

固解

憲宗用吐突承璀將兵諫者不一人而李雕與焉後

耳由今觀之是非人我果安在耶

有申壓而其禍卒移之國家然其原起於吉前

位那之賢無論矣即承难此事恐後之大臣中不多

憲宗出吐突承难上

疏為承难訟免者李沙也與茅

承璀監鄘軍互相敬悼承难薦獻為相獻

讀史商語

卷四

帥東西夾攻罷諸道軍不可用者魏博兵尤不可 居易言王師無功由節將太泉請用李光旗裴度 真有用之才也哉 有他隙可乘田布不死 宜令田布速退尤切中事機使當時用其言幽鎮或 師乞加獎援勢分則易制伉健之徒别開功名之途 為弟則殺其兄此豈知有君臣之義者其歸命朝廷 於兄弟不知殺之者乃其子總也總為子則弑其父 劉濟貪節度之位違弟雅約而授其子以為父子親 則無與為亂此其為 所属為三道擇麾下仇健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之京 **護史商語** 直自知罪大懼為將士所圖耳獨情其去鎮時奏分 竟不沾王化也惜哉 無人盡達其策以致朱滔之爐再談終唐之世盧龍 縛載檻車妻子係累以獻劉悟欲殺監軍直言責 李師道之反賈直言月乃諫者二與襯諫者 張茂昭雖能東身歸國實未曾有此遠慮惜宰相 如是欲效李司空耶此軍中安知無如 老四 一方善後之策甚善當時田弘 河朔不至盡陷也如樂天者 大

又畫 要欲以悟表求知留後直言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 何敢如是父死不哭何以為人從練乃發丧噫直言 歸朝廷其功匪細祗以張汝之故竟至蓋死爾孺 者使夺司空有知得無笑公於地 積奏在務宗時豈其罷而復貢耶通鑑載 残事而告 孔线元稹皆曾奏罷明州歲貢此始發奏在愈宗時 禍福亦昭然較著矣 事三帥終始一節真不負重言之名一不用再用 韓退之上表欲燒佛骨天下聞而畏之既至湖 科當是以人 抑之耳 皆人 章之美宜論述功德勸帝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去 謝自陳狂蔥之罪與潮之遠惡其詞哀苦因自言文 挺直之氣一朝頓盡吾未見剛者孔子真不吾欺哉 山奏功皇天願奏薄技窮思畢精以贖前過覺生平 讀史商語 ○元和中進士試禮部者納校苛切水炭脂炬食具 知大體令科場之前切更有甚於此者不知元 自將唱名乃得入舒元與上書言宰相公卿皆 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此語 卷四 下悟薨子從諫

| 聚隋州刺史復拜河中節度使荒侈如故軍政愈弛 振耶夫以稹之十當憲宗之世一貶至十五年不復 井高隱且住官至死恐一生未嘗至盤谷也不知昌 結納權近官貨隨路遊輕盡尋卒其生平如此無論 性奢侈賞勞既薄又峻威刑軍亂谕城走其家死焉 李愿初為夏級銀宥節度使徒武寧屬朔又徒宣武 向用尚非聖賢能無改節乎吾不能不致憾於憲宗 其謬也豈非功名之念重一經推折遂選儒而不自 馬得知制語與魏弘簡相結求為宰相·四<u>沮裴度何</u> 侍爭贬官其直節卓然一時及務宗朝乃因崔潭峻 讀史商語 臣復正不奏事等事為御史彈劾十餘事又坐與内 元稹於憲宗初年上教太子召宰相講庶政次對羣 黎之文何以云然豈君子偕老之類平 逃死間之銷兵籍卒聚為盗悉為藩鎮收用者蕭悦 一總藉幽薊豪銳不檢朱克融等送京師願得官 時以兩河界定密部天下鎮兵歲限十之一 卷四 Ŧ

雖高議論雖有餘何救其誤國哉也宰相須有才識為天下消未然之禍如二人者行也考其生平俛稍潔不苟之士植則强直議論之人自効皆抑不與遠遣之鎮不數月克融作亂者崔植

見之當何

如

也

讀此嘆一事而得三賢然史又載楊憑得罪王仲舒表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購質肯負國乎毎候者徐晦獨至藍田慰錢權德與稱之於朝夷簡遽本夷簡劾楊憑好臟不法貶購質尉姻友惲累無往

養士使士分服官之力以為自養計亦安用此士為以虚名禀之此亦田子方養老馬之意也國家不能

史 287-365

極有深意自國家以科舉取士士竭

一生之力以博

官有故而去多非少年度必不能復效齊民作活

頭史商語

卷四

提舉官觀甚者以虚衛安置不得食書公事極矣唐遠惡州司馬司戸極矣宋之臣下得罪者出領郡或唐之臣下得罪者出領郡或

時士大夫多家東都宋時隨地有寓公皆依祿為養

耳計仕於其時自牽絲以往盖無日不禀於縣官此

夫著所告都無影響且不告於他人而告於神策之 潭王湊守澄奏之上命守澄捕申錫等於禁中鞫之 語守澄知之令神策都虞侯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 文宗惠王守澄等專横與宋申錫謀除之申錫泄其 間欲作循吏不 **競史商語** 酒倡樂不知何從取辦 可乎為出錢二千萬代之嘗恠當時士大夫所在置 江西觀察使水旱民賦不入嘆日我當減燕樂他 請付外覆按守盜乃奏請止行貶斥於是貶湊為巢 屬其故不已昭然乎乃使守澄鞫之何也及廷臣屋 於貶不然又何以貶也此事與京房王章大類每節 縣公申錫開 州 小卷四 亦易乎 司馬夫申錫果謀立潭王其罪何 觀此二事可想見矣士生其 ä É

為殉隨之免相乃免死璠之代相者乃代死也此匪

1.相者路隨也德裕被逐二李亦繼之二王則舉族

者亦何利焉

李贊皇論其露之變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

注因

靡風而反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梅精兵其死

宜哉核此即元載用崔

然亦安知非此革鑑朝恩覆轍 昭結皇南温周

。時以圖魚朝

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将易如

贈餉椒以資貧民租幸宙為永州刺史斥官下什用 獨屢存之貶映州刺史豈即夷簡所為耶 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市糧賑民王仲舒為 錢椒為江州刺史州有牛田錢百萬本給刺史宴飲 仲舒何也 用裴延齡為觀察使多善政夷簡能容晦而不能容 仲 舒管諫 儒學傳若重其明哲者此何義也 文宗讀書至閣弒吳子餘祭問關何人 至此使人忿忿 那許 耳除與

莫得其力者二本也帝初官訓鄭肅力爭為喻止 臣之義訓非其人耳其對帝未為謬也如康佐畏中 中官不敢對帝後問李訓訓對因為帝言君不近刑 訓注之用當時力言其好者惟李德裕 者王涯也始漏宋申錫語以免注繼而經德裕與道 (而使人主不辨經義此豈人臣之義哉唐書列之 圖不軟為訓注報等者玉本也是德格無罪 卷四 康佐 囡

史 287-366

罪也 惟白香山處朋黨之世與元稹劉禹錫善而舉世不 敬者此理之所無所以然者固炳之好亦 湛之愚耳 忠於朝廷方兩人之勢如水火豈有 景仁獨庾炳之往來兩人之門皆得其歡心而密輸 不疑而卒受其禍城自不釋佐自不解耳非贊皇之 貶之未可謂私白敏中令狐織皆二李黛贊皇引用 讀史商語 地不起楊李得全僧孺二本能之乎二李之惡極矣 粉耳乃與同列上奏引劉晏宋申錫事為戒至於伏 惊見德裕 故之三人皆牛黨也使以私然行之立 整 以武宗之立非宰相意勘帝誅楊嗣復李五戸書杜 能釋城解雙不知此固有之然亦不盡然也仇士良 稍昂之其論當矣至其為人論者猶致不滿以為不 防諸將使不得 得以黨目之雖不為李贊皇所喜而亦不為所忮則 劉湛附彭城王與殷景仁相警諸附 李贊皇之相業唐季無兩倉州先生以此裴晉公而 宋申錫訓注事乃知元載亦一能人也 卷四 與南衙交通故注計無所 港者 面 相戒

一人而皆得其 施耶意思 **境之屬也白敏中為宰相不能爭反罪正言之王總** 會昌中處置回鶻一 論不容泯滅也 宗修生母之怨使不得善其終不合葬不科廟真 得賢宰相輔之卿革勿預朝政 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太子雖少 穆宗大漸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 兼察盟没斯情實及烏介可汗以公主屯天德軍境 其非叛將也而受之已而遣使齊詔訪問太和公主 **意史南藩** 讀此數語不愧為汾陽王孫矣如此賢明之后而官 以其中懷 去帥衆逼振武然後出兵擊之可汗走石雄迎太和 擾求索無已然循賜部諭可汗諭 上上表借振武城上遣使慰問縣米二萬射諭以宜 長君之惡罪不容誅迫懿宗朝而晦議卒伸畢竟 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平取制書手裂之 為執鞭之想 漸復舊羅借城前代無有此比回鶻嗣是侵 淡然非世味之所能累也思其人 卷四 事最中機宜 何思國家不安豈有 初盟没斯内 公主再三烏介不 重 令人有

憲宗前令狐楚為山陵使部吏盗官物又不給 尤之不顧也獨留之際不立長子不見大臣獨以第 長之直是德其立己而已方士之藥其害章章 隱伏以為智而大好在肘腋閉目插手而畏之非特 私父之賊而身自弑其母李德裕功在社稷廢而 敏察之主哉獨其為生母所感誤警嫡母以為殺其 丧亂 之而用白敏中令狐綱是殺騏驥乘跛驢也好摘 請史商語 父視務宗以下皆其深譬而修然於武宗尤甚欲討 之體可謂恩威兼濟者矣宣宗之部曰會昌中房廷 公主挾之度磧借名以為冠於中國耳此而不擊何公主歸盖回鶻已破公主為點受斯所得爲介立奪 備直收其錢十五萬縣為美餘獻之罷為觀察使官 三子屬內侍而定策國老之勢成謂之明主果明主 罪案以賢輔為奸臣使人撫悉長嘆 以靜邊然而諭之再三不得已而用兵不失故與國 人主之心不可有先入之見紫於其中宣宗非聽 可汗奔亡屬好臣當軸遠加珍滅魔以苦心為 一回鹘已被公主為點受斯所得鳥 老四 工人 胴

宗 即 一級子納賄既被發而猶為之辨鎮淮南不能用 前史商語 帝用之間者驚服夫四方利病人主誠與大臣侍從 俗鄉為撰一書澳取十道四方志紬次題為處 宣宗管謂章澳日朕毎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 有學問寧免識者之笑 留意講求奚患不周知若今臣下代撰記憶 嘗附李達吉逐裴度忌武儒衡其相 六宫避去惟山陵使攀靈駕不去誰也對以楚求其 借蜀王聽留止叢欲許之蠻兵未至豫焚城外民居 之言討叛卒反遣人慰勞給獨米養成徐 楚故用其子綯以牛僧孺故用其子叢綯之為相 而楚所薦者蕭俛也據寶而論賢耶否耶 雨不去小節也取其小節忘其大罪宣宗亦過矣楚 子編召對悅之後遂以為相夫刻減工直大罪也風 人主以一偏之見取人未有不失之者宣宗以令 何其無味也政如空腹秀才記一兩段類書自 位 泗州又造人說雕助許為請節叢為蜀帥南 問 宰 柏 老四 曰朕昔從憲宗之丧道遇 也皇前鎮薦 1 以州之亂 風雨 以 郡 百官 李 湘

劉禹錫謂張九齡為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開元 恩遇如此然緩以在禁廷憂畏得疾戒其子温不得 帝不許時大寒乃以幸妃蜀頹袍覆而去君臣之間 章殺為翰林學士德宗幸其院殺方線或欲馳告之 惡自元和初至於會事長安貴人不啻滄桑幾變彼 **禪誌所載乃嗣于未可知也但世間校心者不皆無** 于禹錫去九齡不遠不應釋戾乃爾髮九齡實無千 良臣而卒無嗣然九齡碑誌及宰相世系表皆稱有 讀史商語 任近藏不知所愛畏者何事地 代事出废寮尤竒 稱職間唐時猶有古意貫之為監察御史舉弟纁自 秋仁傑舉其子幸買之舉其弟高元裕舉其兄皆以 無齒冷地下乎 卒為亂賊所逐其明 武元衡王涯賈餘者豈瘴癘能殺之哉而唐天子服 子真枝者又不怕無子耳噫善地未必住聽地未必 斥之禹錫循 金石求長生生愈不長至此亦四易位矣獨再起再 然無恙於江湖之上禹錫之所得不知 卷四 效大驗乃爾使赞皇公有 知得

者也 考悰生平别無喜狀鎮淮南時歲餓民應漕 已也 與長安貴人熟多何必造為是說恐喝枝人其其擾 諸天諸王供養莊嚴皆人世所希有後人又奉其法 滅後之殊勝非帝王所宜幕也胡註以為佛滅度後 蕭依諫懿宗疏云佛者棄位出家剖愛中之至難 請史商語 自給取防澤芝蒲實首盡宗更表為瑞獄 宗所用不應亦在當誅之列疑此 通鑑載懿宗欲以請耶玉監國奏殺當時 滅及滅度者非謂身後謂生滅妄想滅盡 者杜悰力放得免容齊隨筆以為懿宗即位宰 書而好以已見附會之此亦其 寂為殊勝帝王不宜留心耳大率儒者患在不解 如所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是也做意謂佛教以空 而尊事之是取减後之殊勝此語甚候大率佛書稱 (至此三人已罷去惟蔣伸尚在畢誠杜重權 而荒酒宴適如此 老四 **人亦快不能回主怒救同官** 桃 事為虚此論 芜 瓜四積 宰相 相四 数百米 7) 敢 懿

餘慶矜其貧而 者為亂連數道之兵而後能被之黃果嗣是起而上 助以成本叛歸物赦其罪叛卒不信招集銀刀軍匿 以入殺銀刀都将等至數千人不已過乎未幾而 治之當亦易定耳命王式為帥帥忠武義成兩鎮兵 李景莊之母嘗因墙慣得錢盈船祝曰天必以先君 崩之勢成天下事處之一失策而其禍有不可言者 去其唱者其餘自定矣徐州軍逐温璋使以二 亂軍法也軍士之亂豈其盡於而然盖有為之唱者 逐之皆不過二百人而 韓弘韓充之帥宣武也一 觀察使不聞有非之者竊钩者誅竊國者為諸侯上 大夫持論往往然耳 玄价叙同宗相結遂得為相杜宣散為宦者祭墓得 馬上相 **懿宗時士大夫深疾官官建州進士華京管與宣** 爾史南語 軍曼識監軍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遊遇於 揖謗議誼然遂沈廢終身然楊收與中尉 老四 賜之願諸孤學問有 一鎮不復為亂終其任此御 誅將士好 礼者一 成此不 并其家 敢取命 一韓法

詩也 草罷劉 當時不公之論也 耶玉泉子曾以劉瞻為不足譚此又為嚴解朝明見 附會幸保衛以公主薨故教太賢貶劉瞻鄭畋親声 地綠煙深處認中書鄭政為學士時金變坡上南致 玉是鐘的上空虚畫戟祥烟擁帝居極 結聚三寸以進此惡人之無識者豈盡雷同者 無罪尤可恨者奏請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 造成其家可佐軍與時目其黨為牛頭阿旁豈 徒釣射時態志在諛媚雷同 位避追致此平日天勢當岐路者率多仇原附歷之 玉泉子載路嚴事謂懿宗晚節朝政多門嚴年少 於貪弟之功名者感是母也宜其有是子也 遷穆宗以下四主出太廟其貪自己之功名盖有甚 雖屢受捷不敢效人求關節可謂孝子矣然勸宣宗 其為弟關說其貪功名之念盖有甚於貪錢者景讓 掩而禁之可謂賢母矣然以景莊不第優謹景讓監 調史商語)陸務觀議其熱中於地令以史考之败為學 聯制日安數配之官仍非已有却四方之饋 卷四 一辭其實未然也按此 目向 南 門 無限

倠 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旁錄仙佛書甚衆皆楷小 並自抄錄未當假人手柳仲郢手抄六經司馬遷班 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 風常為口實廣畧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 紹宗湖水死巨容為田令孜所殺富貴果常在耶 以為富貴之資此三人者皆同一見其後樂以反誅 巢巢渡江或勒巨容窮追曰國家喜負人不若留賊 謂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劉巨容敗黃 我明日豈有汝耶樂乃還慕容紹宗追侯景景使人 彭樂為高歡將追字文泰泰謂之曰癡男子今日無 多鹵莽無此專精之學矣 固范曄史皆一抄魏晉及南北朝史再又類所抄他 王筠自云切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 讀史商語 相者必不形諸詩務觀可謂失言矣 政非急於功名人也詩人托與或别有在且急於作 李獻為淮南節度使吐突承瓘監其軍縣性剛嚴與 精真無行字古人之為學如此自印板書行學者類 畏 知路嚴幸保衡惡之貶梧州 · 卷四 刺史以此觀之

客之意恐賊盡已不得自擅耳駢之始雖立戰功然 解相位罷鄉之孫谿昭宗朝拜相崔昭緯使劉崇魯 未管見大敵幸而取勝其技質平平顧好為大言當 免為縣所欺駢實不足以辦賊其奏遣諸軍即劉戶 巢轨重輕也死之日聚以故氈與子弟七人一坎而 功又散遣諸軍幸國顛沛以圖割據聯之罪不知與 過欲保境內作偏霸之局而已身為都統曾無尺寸 時盲宰相惑之以為緩急可恃然聯實自知至此不 護史商語 分其功乃悉奏遣之果勢復振此一段未得情實不 史稱黃巢敗降於高縣縣欲誘致之恐昭義等諸軍 **陷之而不知避李氏祖孫不亦異乎** 未許是日行瑜等殺谿於都亭驛噫引之而不屑就 **郊岐兵赴闕王行瑜言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 劾罷之谿十表自訟聽抵崇魯明年復拜相昭緯召** 京解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皆解不見明年固 承难互相 **座僅餘一孫不克葬暴卒豈非太宗之靈殛之乎** 更果之亂諸將不能支李克用兵至而巢遁既而逼 敬 卷四 引那為 相鄉 耻由宦官進至

帝命也舍此而為彼吾不得其解已而全忠得淄青 國家無奈我何遂一意吞併矣獨恠克用之强可 嘆日极地之相軋由來久矣但此 情其托身非人為陳敬瑄所用而卒為所圖令人 師立皆有方器且不好殺使居方鎮當是一時賢將 唐末諸將惟高仁厚最賢其破阡能敗韓秀昇取楊 兵能自奮克用且自我不暇矣讀此可為頓足 可忌稱兵犯開與誅不義諸侯其名熟美惡同 韻史商語 之親何如殺身之仇李茂貞韓建之才何如全忠之 得志於全忠一請不得至再至三則自行其意可也 侵部和解之自是克用然朝廷不肯為用而全忠知 用表下詔暴全忠罪詔鄰道助克用討之全忠方教 **汁而全忠夜掩殺之此何理哉使僖宗稍自振因克** 大招朱全忠告急於克用克用復引兵破巢還師至 初讀崔 下之不暇豈能有所肆哉乃以大冠初平方務姑息 力全忠之因於素宗權何不遽兵之夫王重崇王珂 昭韓之害杜讓能排李點與點之錢於作相 老四 1時宰相處庸主强 為此耳噫如鄭於者豈不賢乎哉 利而能吞噬中原不知全忠之結魏正其巧於得地 無能抗全忠者矣洪容齊常惟全忠起於汴非有 族其再困於黃巢也李克用校之未幾而謀殺之其 全忠之歸唐也王重禁生之未幾而取河中卒残其 魏人巧固不如天巧哉 利也愈全忠之有天下也以魏後唐之滅梁也亦以 引汴師夷滅牙軍八千餘家魏遂不振而諸侯亦 河北耳然魏亦勁敵全忠未易一噉而盡也自紹感 乃信其謬為恭敬也為之力障晉師兖軍亡則次及 信許之則究耶不舉究耶不舉則全忠之勢未盛也 方全忠有事兖軍李克用假道魏博以救之使羅 又因於秦宗權也朱宣朱蓮教之未幾而攻覆之并 人請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起復不覺笑曰原來只 具妻而辱之如此人而羅弘信以其厚已不早與河 史商語 卷四

相多受人將許以官及母憂去位日為債家所課遣 好而害人以為之况乎昌害以為之及觀幸貽範為 藩逆閘之間進不能有所建立退有性命之憂有何

蠶食河北以自廣温方自救不暇而况敢篡位乎 益弄神器然亦未始無術也當時可與温抗者惟本 |為笑端噫郭汾陽號尚父李輔國王行瑜亦號尚父 汲汲焉吞併以圖廣大取洛孟取蔡取徐取兖鄆 為王重祭則犯關為王珂則又犯關疲頓兵力而河 克用耳而不知大勢自兵與以後藩鎮之勢常抗天 唐末羣雄並起其人皆庸才使朱温得以祖衛之雄 城泣語甚哀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尚父之號翻 北合從使得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世之愚未有 何大物之意克用初不欲叛唐不過欲為藩鎮之雄 然則克用非温敵手曰非也温自為奉盗時即有節 則議禪代焉誰復有能制之者使克用早以其兵力 河中而河東僅僅黑子著面能自完足矣一得天子 子朝廷惟視其强盛則與之克用不知攻取 **源史南**語 王行喻跋扈諷朝廷加號尚父及為李克用所攻登 如弘信者也 (重官耶官重人耶 一成一族之益温則不然自免於宗權之難 **发四** 美 以白廣 取

衝命以為此潘臣之常耳再犯關庭彼直以為桓文 其皆抗王師彼習見河北故事無之則順命奪之則 覆轍具在也克用能一朝居乎然則為克用者何如 得以偽位終其身耳使克用遠校天子關東諸侯無 難者河東欲抗而無其力吳蜀能抗而無其心故梁 能禁我則未究其害也温之寒唐大河南北無足為 韻史商語 復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又當謂其子曰昔天子幸 之舉無他腸也温既無王建遺書請各帝 侯之聚雖謂之真桓文可也 克用可以挾天子而不為吾當取其說矣然自 石門吾發兵誅賊威鎮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開中自 約衰殘而行法隨壯盛以加恩體物錙銖看人衡續 李茂貞當上昭宗表云今朝廷但觀强弱不計是非 曰乘汴人未定而急覆之退還河東益治兵以何諸 軍裁 作九錫文誰能禁我顧我家世忠孝誓死不為此皆 貫語也克用可以取天下而不為其後人卒能滅祭 非其敵吾恐朝篡而兵之至城下李茂貞韓建之 卷四 1 方克用 調誰

然他事循可也駕在鳳 愈乎噫方仁恭之歸晋也幽州一亡將耳使之 異也死等耳死於弟與荷枝而死於晉王之廟者安 劉守文之討守光討囚父之賊非討其弟也兵乍 詔不敢窥塞唐以天下之力守蜀而不足建以蜀守 馬及王建有蜀斬山行章斬三王之漏軍事者而南 和親稱弟不稱臣諸道之援卒四至而成都時发出 懿僖之間南詔何悖然不恭甚也僭號犯諱請公士 恭固不爽也 而與逆子同死於晋則固幽州為之累耳天之報行 憐矣守光得守文而殺之不旋踵是何其立心之士 而遽呼於陣曰勿殺吾弟不已過乎然而其志亦可 降可視人盛衰以為去留耶此干古笑柄也 及歸令朱全忠與茂貞書取之茂貞遽歸之公主下 蜀而有餘何相去之懸也則當時將帥之罪耳吾以 并背全忠此豈復有人心哉身囚於逆子殺其 讀史商語 **有幽州者晋也俄事全忠而背晋俄又以圖魏也而** 而知邊將得人不在开始天下之力以奉之也 翔以茂貞子侃尚平原公主 兲 日

略盡稱帝中原身率五十萬泉以臨太原即使兩軍 原見大敵多矣奮其盗賊之智權强為弱以至拳雄 相對勝敗出於意外猶當整衆以改善敢者不亡可 建於父子之情可知已最可笑者宗弼 死其他以罪死者尚多元曆乃其真子 于耶然養子中宗信以忤唐襲死宗滌以賢見忌而 其名為養子者多至數十人豈名姓一 以軍事諫者矣噫人以其强力銃氣為可常也手 也史建塘等以數百騎為奇兵以撓之遂至大駭燒 兩截判然不侔者以朱全忠之後悍在兵間三十年 人之强力銳氣全不足恃即此一人 **被有知能不笑建於地下耶** 顧彦暉其人易知也建獨親之卒賣其國於唐噫令 管夜遍存之耕者得以銀挺逐之此何以故即全忠 志怯非復向者之全忠而誅殺無常奉臣亦更無敢 老許其軍中更無一人知兵者平盖鐘鳴漏盡氣寒 東南語 木 老四 王建為田令及養子本殺令及建後所得諸將 業謂晋王曰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仇 之身盖有 改遂為真 常泄建語於 亦以忤襲死

用奇而入汴豈拒之不力之罪哉 文禮正所以拒晋也他日晋人一 横史商語 文王能行之惟有文若能言之而承業逐見及此其 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融朱珪等寫弄威福殘靈本 莊宗既破梁段疑等上言偶梁要人趙嚴趙 無暴故也及張文禮以鎮州叛晋遣使求援非用奇 唐之純臣未有過承業者也 受莊宗官爵但稱唐官以終莊宗稱帝一族不復起 野乎哉承業在唐不過一監軍且嘗部斬之及唐之 護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噫大哉斯言自古以來惟 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 力以拒之循懼 可復破是也而趙張華以為强冠迫 亡士大夫無能有宗國之思者而承業議立共後不 大機會哉敬翔謂若不乘此以復河北則晋人不 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 郭王檀皆當用奇兵粮晉陽而皆不勝一 可不誅詔敬翔李振與嚴等同斬於市凝以聯 老四 不支何服分萬人以救文禮不知教 用奇而入東平再 蜀沢掃宇内合為 在河上盡吾兵 一有備

之賢不肖不如用兵之彰著人主之知人又非若莊 莊宗入汴凝所將精兵猶五萬率以降此莊宗所親 不馬步都指揮使帝怒 日軍政在我嗣源安得為 爾父子共之同先二年嗣源表其子從珂為北京内 國家紀綱法度荷 宗之知兵者平其欺罔也不亦宜哉 見莊宗又素知兵者好人乃敢於欺罔乃爾况乎 **薦紹欽有盖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夫疑為梁將不** 段是降唐賜姓名李紹欽該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 **演叉而辞** 固不待崇朝友謙之死不待欲盡誅魏卒之日矣 而客之不亦過乎嗣源之生心也諸将士之解體 子請斥從珂使成石門前欲與之共天下後并 在宗以李嗣源策入汴牽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 莊宗聞其言亦了不之惟當時國事可知矣 開口點偽梁要人獨不思自己為偽梁何等人 嚴等代王彦章莊宗入汴望風迎降獲得不死 者唇末兵騎將帥廢置出自軍中節使視其士伍 異驕子而僚佐之苟得無耻者又陰收士心冀其戴 八朱四 一壤之其陵夷之勢有莫可底上 便爾 1

當時天子惟强有力者為之明宗春秋高嗣子弱一 安重海謀去路王不克得罪死其後路王果反歐陽 此宿意者平 稍稍振厲而天遠奪之亂源尚在非宋祖其熟與社 長與清泰之世以天子為奇貨數為流言以要賞急 **爱立天子亦傾府庫為賞則夷陵自下而上至同光** 已毎易 明宗末華臣議立太子秦王從祭謂宰相曰諸公欲 原情而論始非然也 偶如其言而重訴死又不以其罪故歐公從而與之 也忌而殺之此豈亦預知其反耶惟潞王他日之后 手之人耳從厚明宗親子也惡而出之從來明宗極 且竊弄威福一手握朝權其謀害潞王不過剪除碍 則賣之於敵而又以取賞鳴其甚矣高不之戰世宗 立吾為太子是欲奪吾兵耳彼見夫當時天子 請史商語 及然其初非有罪也且重海豈真為明宗計哉彼見 公以為使明宗有知有愧於重諦是不然游王雖在 **兵不可得也然從樂帝長子王淑妃孟漢瓊非大好** 一帥至傾府庫為賞已而中人以禁軍之数

瀬史商語

大米四

之行莊宗實使之而明宗之成敗初不係乎從璟之其節而譏其逃余謂以反聞是也殺其子過矣從母又殺其子從璟莊宗崩逃去卒被報見後歐陽公喜

明宗之兵變於魏諸將未知去就元行欽

獨以

★ 287 — 376

聖

安重海在明宗朝知潞王必為屯日之禍銳欲除之

方今天下大勢在握兵陛下魏博之事是矣異日恐似矣弟為重詩計當為帝言潞王年長數將兵有功

温令叛因以為潞王罪比帝欲生致彦温又劫藥疫不利於冢嗣宜令王解兵明宗未必不悟乃劫楊意

平立其朝而不事事者矣

可以大義責乎臂之於狗得食則為之墜耳然亦見管事劉守光守光囚父殺兄皆行鐵為之此其人皆死生行欽當為明宗養子獨不可活其子平應行金

楊行密之初起甚微弱耳孫儒以五十萬之衆臨之 吳攻梁則滕為梁攻吳則敗 年耳葛從周靡師古梁名将也皆衊於吳王茂章為 安仁義叛於肘腋皆次第削平此其才智豈淺淺者 卒被擒梁兵來大敗之朱温自來又敗之已而田頹 必勝之將惟在朝廷用之何如耳 志於虜未有如晏球者也契丹既退諸將欲乘勝取 使在中原與朱李對壘水知鹿死誰手惜天不假之 旗史商語 取王都破契丹援兵如拉朽然自中國多故將師 王娶球為果將樂唐無功莊宗入汴乃降及為明宗 明好人有以窺之他日秦王之禍熟謂非帝之自開 然卒於不察雖不誅潞王亦不罪重誨則明宗之不 **彦稠猶在帝武詰所以違部之故則重誨之橫立賭 稠令殺之以滅口** 巴歐陽公開吳之勝梁適與其機會夫機何以屢會 都曼球獨不動卒以持久弊之用兵凡十月軍中不 其燉平 一人當吳球降唐人孰知其將略如此乎自古無 老四 此豈人臣事乎顧是時彦温 (則將將者之方略可知 雖死

入薛文遇之說話責琦等至以强項責琦何耶盖清 呂琦在清本中知石敬塘必引契丹為患而請與 干禄之外自有所謂學問者乎 教其子兄勉其弟不出乎此而曾不自知其候豈知 旗史前語 美自國家以科樂取士人皆以學問得官為究竟女 食於床下將井心馬使班尚在亦應悔其教子之候 劉贊切時其父班衣以青布衫襦飯疏食於床 也 賞諸將小者觀望大者冀倖非分是故契丹兵一至 之可吸者不在房而在将士之不可用士卒志在要 力自能辨虜趙德釣杜娶球近事具在也不知當時 親此其識見過人遠甚而廢帝又雅知琦為賢者乃 救之得免然猶徒惡地終身當是時雖布衣疏食而 期詠府察竹意者重禁死朱弘昭欲盡詠赞等馬 進士為秦王重祭傳作重祭重祭以兵入朝指日咎 爾食也夫教子學問可耳何必以衣食散之替後奉 自食肉日食肉君之禄也爾欲之可勤學問吾內非 奉主關將也從明宗結髮與契丹戰彼以為兵將之 何待行密之鄉哉 老四 和 祁

之謀耶 為路王用者僅 琦等惟有拜謝而已豈時勢所超雖智者亦不能為 之肉恐不足食器王聞之亦未必不悟路王既盛 見漢唐盛時皆與房和親不足為辱萬一有事文遇 時琦等何不明言兵將難用陛下鳳翔之事昭然可 禍而為之固矣顧嚴食而易動如唐諸帝唱之以子 州而失之路王詡荷却胡冠雖代吾位吾亦甘心若 相去不啻遠矣 有見之言情乎其不用也二祖比肩而起而其識見 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直 知遠謂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角路之 女玉帛已足以致其死力矣何至割一鎮以予之劉 石晉之召契丹退可赦死進可取天下不顧他日之 頑史商語 玩冠邀君但恐犬兔俱斃述律后謂汝欲為天子 甚哉趙德釣父子之貪而愚也擁重兵居大鎮乘 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 **雲陰點契丹求立為天子其究也并自己之幽** 卷四 張敬達餘人誰復 可 用者皆惟當

帝中國優說契丹伐晉契丹主因而用之為出死力 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何面目復求生平其言皆 之主也豈容無功不忠癡漢一日而雖其位耶 中德鈞之病矣父既不得帝而死其子延壽欲代晉 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及晉高祖為六軍副使主誅 愈點善鑽者亦何利乎 臣稱安掃地殆盡應鐵之門 遠杜重威皆极力為之然皆不效而敬塘之妻子稱 開而宋齊丘以此教其主趙德釣父子世守之楊光 議史商語 節鎮者迨其後又有鐵官官卒伍得皇帝者於是又 就唐末言之有鑽官官藩鎮得宰相者有鐵卒伍得 班孟里有言商鞅挾三策以對孝公此衛之身祖也 死不忘有如此者不知當時皇帝雖賤亦天地人民 破晉帝不可得猶求為太子盖其父子有天子 從反者景延廣當陈高祖惜其才除縱之錄以為客 除許立出帝以此自功其後卒取契丹之盟晋氏 (馬鑽蠻夷得皇帝則石敬塘是已自此鑽法 即位權為節度使帝病以子重曆屬馮道延廣 * 表四 愈奇而見效愈難受禍 ★ 287-378

帝并使其嗣子不克有其國者皆延廣為之也天生 畏首畏尾以荷旦夕之安竟獲免其身亦幸矣考其 後不見容於清柔主召契开入中國割地稱臣開中 馬被塘之免延廣冀得其用耳就知使其子不克為 史書所載宦官有妻如高力士李輔國王承休事皆 至稱婦稱安於虜主古來亡國敗家共禍未有惨於 所殺重客與孫延煦延寶皆從出帝沒於契丹二后 諸子重英重胤先為清泰主所誅重信重義為反 國未有之禍真千古大罪人也得之不正自顧武然 議史南語 盡殺閉帝之從者使帝自經非能有故主之思也其 則不然其初非有功業可紀也潞王之反方將助之 中國無主或出於軍士之推戴亦自有說至石敬塘 五代之君其得國皆不以正然或有大功於先或承 延廣為石氏之禍而又使敬塘自活之篡弑之報不 推拜即中屋官以忠節稱子賀官至太守元魏中官 石氏者呼敬塘有知能不悔哉能不悔哉 **亦巧哉** 可異至東漢樂巴初為宦者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 人未四

當然耳當然耳

★ 287 — 379

咒

闕其君死焉而尚可退就臣列者乎本太后舊臨朝

蒙果南部

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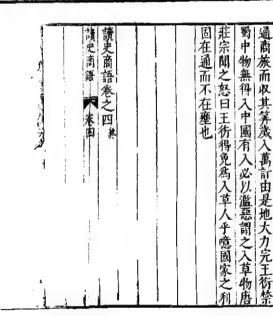
然而自古人君之有天下未有易焉如威者也以易驟之言而據孟津其父子相濟以愚是何能有成哉勢所必然耳赞不用董裔之言而走晉陽崇不聽本議所立遠威出師討契丹何其愚也澶州之事自是

黃袍出之軍中安知後之得者不笑前人之未工耶得之終以易失之其得之也以黃旗被體其失之也

母不還故先取淮南去腹心之疾論令修守備以安○世宗將有事於燕晋處南方有變北伐之師勢不

郭威之入汴已非人臣矣豈有人臣抗天子稱兵犯

國取 足定矣取三關兵不血刃迹律欲以漢地還之漢人其心然後舉勝兵以取幽州使幽州遂平則四方不 也銀降於宋此其敗亡始末顯然然此見實不獨好 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 終弱此論出於陸務觀最為有見王朴獻世宗策三 四方而幽州之功卒不成故雖得諸國而中國之熱 當是時中國之勢幾振矣不幸疾歸則天也其後中 玄宗憲宗皆是也 寶貨頻御於海舶將入海樂範編其所以逃皆官 闸之後王師至冀澄樞李托勒令焼府庫官敷悉於 臣者親近可任故政事一委宦者其欲用羣臣皆告 南漢主劉銀謂奉臣皆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 護史商語 必望風內附此說無當豈兵機不容泄姑為此該禁 有之帝 王中號為英武 置即務以賣茶其利十倍鑄金鐵錢令民自造茶以 高郁勸馬殷修貢京師因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 蜀粤江南吳越太原最後取幽州則兵已弊於 而中懷此見者多矣如唐之 季



史 287-380

讀史商語四卷江蘇 計皆非實數以漢故事破賊文書以一報十為證 與燕太子丹相善謂漢史所紀征討斬獲動以萬 皆為有理其謂素始皇在趙之時生僅兩歲無由 池為美談論漢昭烈帝非棄荆州蘇軾之言失考 殊如論茅焦稱假之二弟謬於理而悖於事論劉 通鑑麥核隨事論斷較他家史論抱殘守匱者頗 社撰讀史商語印是編也以十七史之文與資治 苑傳載其為南京兵部即中時要同舍即為讀中 市諸葛亮不能鮮責論山簡嗜酒釀亂不應以習 蜀則宜用蜀諡曰孝悠論劉珍撻妻小過至於棄 謬負虛名論通鑑帝魏故漢獻帝用魏諡綱目帝 向為漢宗室諫外家封事不當以任用宗室為言 山人萬馬庚戌進士官至湖廣提學愈事明史文 明王志堅撰志堅字弱生更字淑士亦字聞 宣帝本紀矛盾謂胡寅讀史管見誤讀通鑑字文 證調南史何敬容傳北史后如傳崔暹傳與齊文 謂魏書爾朱榮傳韓彭乃韋彭之訛以金石錄為 招爭權之嫌論後漢黨錮中岑駤劉表胡母班皆 本巡撫

史懷十七卷 (明) 鐘惺撰 蔣勵志 蔣勵修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巻》提要 巻 | と 史懷十七

河灣論人代無史則混沌 海語言状貌語属空無輪序倫類 是新五在存此程信之中即者 看在在存此程信之中即者 有語言状貌并百季之登場

藻古人借之以不死若居 謀秘計暖事味情 半感情我舒借古人以自 書不如無書雜然具心眼 目之表者乎大抵釣插饋 理亂與此直梗緊耳傳回 奸邪直楊樣耳善敗得失 寫者居半忠孝康節佞猾 知其人論其世又曰盡信 度誰紀之而沉深 跪人耳 序三 每事一、磨勘而古今之 之愛相也数千百年之批 改等 國已燒 縣矣 此之矣 者再精神在糟粕之中 者数千百年之扮演心雪 始恭其敬者亦有今日所 有案據案者不必必方國 工妙手有前人快之今日 有譜熟譜光不必同局發 開較前人手法又似勝乏

論者以才以學彼獨以慧令人自仁令人畏他人之 穆。间佐片語微甚冷其 以悟方其辟人秦淮之上 舜書玩古意有於 會朱里 嚴神種前逸與人居路 今解人绝必昔吾友鍾伯 可稱解人其人風貌清 為祭子惠用有言人生不 為然所其未是也先奪之 縣雅不欲以文人自命欲 縣雅不欲以文人自命欲 月餘两人者居然有古人 敬所讀之書上下其議凡 裹糧不逐数千里来觀伯 知者於時魏士為老扁舟 番輛又成快殺青而飛 得行胸懷維壽百歲猶多人不大器可想見也標一言我的敬之的懷欲筆之一大器可想見也標一言故可一大器可想見也標一等之書。一大器可想見也標一等一大器可想見也標一等之書。



史記	卷之六	平 書 外戚世家	河渠書	封禪書	天官書 田敬仲完世家	文帝本紀	吕后本紀	高祖本紀	史	項羽本紀	秦始皇本紀	秦本紀	周本紀	五帝本紀	史記	卷之五 燕召公世家	燕
									四								

白起王翦列傅	穣侯列傳	脹 機 列 傳	蘇素列傳	商君列傳	仲尼第子列傳	伍子胥列傳	孫子吳建列傳	司馬穰苴列傳	史模目錄 "	老莊申韓列傳	管曼列傳	伯夷列傳	史記	卷之七	科侯周勃世家	陳丞相世家	居侯世 家	曹相國世家
張耳陳餘列傳	蒙恬列傳	李斯列傳	史記	卷之入	刺客列傳	吕不幸列傳	 A原質証列傳	香仲連都勝列傳	更便目象	田單列傳	兼 頗藺相如列傳	樂教列傳	范睢祭澤列傳	春中君列傳	信陵君列傳	平原君虞卿列傳	孟嘗君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t	李將軍列傳	轉長孺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吳王凜列傳	扁鹊倉公列傳	田叔列傳	萬石張叔列傳	張釋之馬唐列傳	表盘晶錯列傳	史懷目録	季布綠布列傳	劉敬叔孫通列傳	郡 生陸賈列傳	張丞相列傳	樊郮滕灌列傳	田儋列傳	准陰侯列傳	黥布列傳	魏豹彭越列傳
----------	-------	-------	---------	-------	--------	------	--------	---------	--------	------	--------	---------	----------------	-------	--------	------	-------	------	--------

	貨強列傳	日者列傳	滑稽列傳	佞倖列傳游俠列傳	1号	酷吏列傳	汲鄭列傳·	循吏列傳	淮南衛山列傳	史懷目録	司馬相如列傳	西南夷列傳	朝鮮列傅	南号尉作列傳	平津侯主父列傳	史記	卷之九	衛將軍驃騎列傳	何奴列的
--	------	------	------	----------	----	------	-------	------	--------	------	--------	-------	------	--------	---------	----	-----	----------------	------

食貨志 食貨志 食貨志 實証傳 質証傳 愛盡蟲錯傳基雖 景十三王傳列問献王農 中山常王鷹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太史公自序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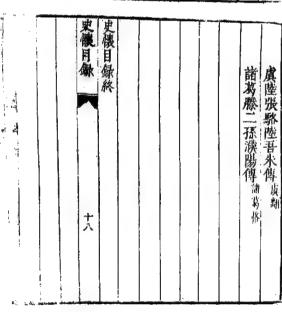
電光金日邓傳 傳常鄭甘陳段傳陳夢 傳常鄭甘陳段傳陳夢 王貢兩襲鲍傳 王貢兩襲鲍傳	梅車「像子」	★之十一株之十一株之十一株之十一株之十一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株本
--	--------	--

外戚傳來夫人 超皇后		匈奴傳	仮 倖傳	循吏傳黃蜀	楊雄傳	何武王嘉師丹傳	谷永杜鄴傳本示	程方進傳義	少樓目録	薛宣朱榑傅	王商史丹侍菩傳	医張孔馬傳生餐 弘商 孔光		盡諸為劉鄭孫母將何件益竟然 孫寅	漢書	然之十二	趙尹張韓兩王傳越廣漢 尹命站	眭两夏侯京翼李傅夏侯 赞 京房
馬援列傳	實融列傳	姚王祭列傳祭禮	耿弇列傳	吳葢陳臧列傅吳漢	馬岑賈列傳為墨	鄧	李王鄧來列傳卒通 來象 飲孫歷	外式 王領	史懷目錄	隗嚣公孫並列傳	王劉張李彭劉列傳王郎 王関	劉玄劉盆子列傳	皇后紀光武郭皇后 明德馬皇后	光武帝紀	後漢書	然之十三	王莽傳	元后傳

朱楽何列仰	等瓦重維大来引等第五倫 倫育孫種 5月37	赵列等	别過淳于江劉問趙列傳雄多 尊于恭	法膝馬度楊列傳夷尚 楊鞍	桓祭丁鴻列傳丁灣	鄭范陳買張列傳陳元 買達 張爾子		梁統列傳真	史懷目録 +三	朱馮虞鄭周列傳本并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買陸列傳孔香 兼	申屠鮑邳列傳郅师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在外外杜		後漢書	卷之十四	卓會發到列作
皇市張段列傳是市	早延史監監列専吴	步端重東刊字陳實	蔡邕列傳	馬融列俘	虚傳蒸滅列傳真湖	張王种陳列傳永綱	章帝八王列傳清河王	周黃徐姜申屠列傅	史懷目録	崔翺列傳	李陳麗陳橋列傳李梅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	後漢書	卷之十五	班梁列傳班超	郭陳列傳陳羅 龍子忠	113

諸夏侯曹傅夏侯将 曹洪 真	20	后妃傳下后	三少帝紀亦王芳 高貴州公皇		武帝紀	三國志魏附注	卷之十六	列女列傳王聯妻	史懷目録	逸民列傳	方術刘傳華作	獨行列傳光式 李華 陸續		儒林列傳 湖北 東西 礼传		鄭孔有列傳孔融 芍夷	寶武列傳	郭符許列傳
諸葛亮傳	先主傳	劉章傳	三國志對附注	卷之十七	方技傳管幣	王母丘諸荷郡鎮傳王凌 鄭艾		王衛二劉傳王兼	史僕目録 十六	武文世王公傳全部 中山下菜	任城陳蕭王傳	二李滅文日許典二龐嗣傳	任蘇杜鄭倉傳蘇則 杜義		程郭董劉蔣劉傳程是董昭	崔毛徐何那鮑司馬傳並奏	表張原國田王亦管傳王炎 师思	荷買傳買新

孫破房計道傳 吳主傳 吳主傳 張顧諸葛歩傳張昭 爾雍 諸葛達 張顧諸葛歩傳張昭 爾雍 諸葛達	東懷目歌	開張馬賣超得與羽 張飛 並雲 開張馬賣董昌傳劉巴 馬谡 並恢 董劉馬陳董昌傳劉巴 馬谡 並恢 董劉馬陳董昌傳劉巴 馬谡 並恢 董劉馬陳董昌傳劉巴 馬谡 並恢
--	------	--



也此不 也春秋之義也 之所盡之謂也穀 成先君之志也 史候 其徒 鄭伯克段于群公羊傳曰克者何能也何 成其為 以正隱也此沒而證隱公之意也人處隱 九年春正月不書即位攝也攝者何 及平 機卷第 本 敢以告人者也 作詩稱道其射很飲食之事亦仰客媚子 能殺者難殺而 秋 卷 散非如武公之徒深誤隱果所謂我開 明 有 君也 書即位之意也自處之道也元年有正所 左 1 弟 大志如晉曲沃 日非也段不足殺者也曷言乎不 1傳一門 景陵鍾 没而 **春秋左門** 將 印鄉 禁傳曰恩十年無正隱不自正 溢隱公是國 幄 致之植 公丰教 沭 卒殺之之辭 式 111 * 公 丽 處 成 质 心積慮月 一馳馬試劍公子 人君之矣國人 陵 先君之志者 14 也 然則 將致 힜 蒋荪 庭 鄭 能 之机 刷局

心公之道 段爲 有 殺 伯 也、 ネ 修出 欲 面 齸 聞其期曰可矣是公自明其欲過之欲疏之 4 IJ. 段又肯予之京之西都北都之原延以為圖 之之案也亦知段之無能為 史懷卷第一 義必自幾日 巴邑至於糜延公欲收之也 浦 不 資哉祭仲與公子 呂切切 公羊之所 京時目中無段 於姜氏之愛段 不足殺者也不足殺而 事非必以 也 也命两都北 惡有絕母之名以悔之一字愚詞考叔考叔亦 知公之謀者姜氏欲之馬辟害二語怨極 **邮沃武公待段也公並不內笑其腐哉 種母之辭** 一機失教公羊叉腐人也日緩追逸賊若 m 其能 以甚鄭伯 規 闙 春秋九何 無病将自及日 母子義絕不 地 都武於已公欲貳之也以貳 久矣殺段 爲 而惡已欲 及泉 曲 也居京都城過百姓公欲過 沃 武 殺之又若快其能 公面 語恩之梳 待黃泉之誓矣氣 然以爲憂而諫之 如龍鳥釜魚耳 有所. 不然 也 不義不雕厚將崩 殺 如以曲沃 出之耳請 何以日多行 之也不 Ī 态 武 殺者 左 放 過 氏腐 欲收 以 El il 制 瓜 此 段

勝為口實楚開伯比料莫敖必敗見楚于日必濟 可以告癡人乎若不補一段正論於後老成一語 日將立州吁乃定之矣此憤而為此及語也然豈 師此亦反語也楚千不解入告夫人鄉曼鄧曼日 之法衛州吁有寵好兵公嬖之石碏諫之是也而 天子同於一將王亦不以天子自處也悲哉 出諸口哉桓四年王伐鄭鄭伯樂之左氏序兵事 人臣告君自有體然亦視其所事之君以為進言 如均敢然當時不知有天子久矣且日王亦能軍 界而左氏猶以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一段 迁語評之又日君子結二國之信二國兩字其恐 周鄭交質自宜有後來射王中肩一事此何等世 叔段之亂其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 之禍慎之慎之 **糜延亦深惡莊公也公義在人其可以哉** 生益愛之也婦人哉然愛惡二字逐基國家無彩 寤生何足惡也姜氏惡之又愛共叔段以公之寤 學結局之計益足別鄭伯之凶而發矣 是公本私在供一

> 楚師之盡行也非此聰明婦人提悟深思發此 **婉極透之論濟師二字作何歸着乎告點諷可** |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不然天豈不知 大夫其非與之間莫放往於前縣之役將自用也 业 極

聯不可 也瞬可 也及不可 也人臣進言以君之入 不入為程耳我為及語以聽君之悟於不可必之

本文北戎侵鄉鄭伯樂之惠戎師曰彼徒我車懼 其使軟我也公子矣日使男而無剛者審逐而

天文待一人從傍分疏為危矣豈若君之道乎

発表がなり 四

千古夷情不能出此所謂知已知彼也彼徒我車 更而無剛四字平深情深理深水輕而不整一段 速奔後者不放則無縱矣乃可以是後之戎人之 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食而無親勝 前遇覆者奔脫期逐之東成師前後擊之盡贖〇 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

亦可悟古禦戎車戰之法

春秋小國之君如鄭莊公儘有智數能宇龍順

倒

人與齊人伐許入之齊以許與鄭鄉伯使許大夫

祝敢陵天子乎作此嚇心之語使祭足勞王且問 自取威德而以怨予人既用之弟又用之隣国亦 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哪以固吾圉也 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口家人有弟不能和 間之 道也 羊傳日公子雖語平隱公自古飢城篡弒多從韶 心所就者二君也有愚失之無所不至可畏哉 桓公而請弒之○羽父以求一太宰手弑一君而 吾将授之矣使替苑表吾将老焉羽父懼反諸于 **本文羽文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公日為其少故也** 飢敗面目可想不甚相遠也 官食具請行在及司馬耶哭高貴鄉公之死干古 左右與司馬懿詠門藥車駕宿伊水促送帳幔大 小人之雄矣已射王中肩猶曰君子不欲多上人 而使爾其口於四方其況能外有許乎又日寡 鄭公以雙假許田為周公防故也君子日事不近 入隱公無術以殺其身亦可哀矣然勿近韶人止 桓公 協 情自宜 婦人之如如此所獨孤后見草臣有勝妾者輕言 裁也 两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內寵人也放逐之 如果觀魚小失也然而不典也故城停伯之諫妙 於上繼之惡其子勇多內龍廢之至死代人行如 為此迁界之統裁哀伯不足論甚矣左氏之罰於 政之披髮救之核即迁詳即累也此何等事而暇 在核而詳取部大鼎于朱庇亂人私亂器情點鼓 妙於攻整者也隨計在避堅超眼以分坚者之力 以分整者之神非惟整失其為整整且化而為院 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聚 王卒可以集事隨之樂楚也季梁日楚人上左君 奔王卒顧之必佩然衛不枝同將先奔既而萃於 鄭之與王戰也日陳亂民莫有關心若先犯之必 真造化戾氣也 乃擒矣益將有軍擊兵有堅瑕鄉前在避整題亂 非惟堅失其為堅堅且化而為瑕妙於攻堅者也 怪而拒之鄭為周公秘宣情哉 人植物左角

之福也此社稷為重君為輕之統已先孟子看由 出鬼神體物之理又曰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 也天人理數出其口中為王心三字處光剝劉懿 也故歸武非將發大命而舊王心馬曼何等婦人 受日余心為鄧曼數日王祿恭矣淫而蕩天之道 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称 基左氏 一書呼 兩字透明耳 野以禦四邑我以统師官加於鄖即有虞心而 郎人 兵者不習用不智見又不智言之物也替者貴顯 及多於春秋善言兵者莫妙於左氏只謂得雅 其城莫有關志若敗耶阿四邑必鄉使敵情在我 三之危者貴快言之繁者貴要言之 恒者貴幻言 而不在敞只在看破一虞字三代而後善用兵者 人軍其郊必不試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 定者貴錯言之間者貴和言之生者貴熟言之 莊公 軍於蒲 縣將與隨統州藝伐楚 師關康 H 館之後若日豈惟為之土婚且與之符矣主婚王 無其心不可無其理也乃即之行又在逆王姬等 好之館何嘗有條齊之意哉 無其事不可無其心 疾得與吾爲禮也大會為王姬主婚於齊及樂王 所以接婚姻也其不言齊族之來並何也不使齊 何要於齊族之間乎復解一事公不如齊族遠至 命也築館王事也與之行不亦可以已平然所謂 如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秋樂王姬之館於 羊傳曰語與雌狗也齊灰能為其祖復輝於九世 春秋為賢者諱之禮處之冬公及齊人狩干部公 賢者也而齊城之公羊傳大其復九世之雠而 外毅梁傅以為樂之外變之正也曰仇餘之人 几年夏軍伯逆王师王嫁女于齊命魯主之也勢 不愛於紀族之賢哲非不能為其父復解於今日 何其高識 齊襄公通乎桓公夫人又殺桓 公父館也非四年春二月書紀侯大去其國紀矣 本傳以為其義不可受日躬君就於齊使之主師 业

公人道所絕而

之義也 臀桓公無故弑其兄生一齊姜為之妻通於齊矣 於逆姬築第二事中區區然切切然稍存一復雖 無其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其理是穀梁

巧矣哉 之手先期彭生見結前齊美一段公案兔對相說 而死彭生之手齊襄公無故殺人之父亦死無知

無知之亂鮑叔开奉公子小自出奔苔管夷吾召 忽奉公子糾奔齊數人一 在於左供 **将行止便開古今兩條**

祈子日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 朱萬私其君猛獲奔衛宋人請之衛人欲勿與石 大路一段大公案

吏之法 之石勒何物亦能以此意對加士雅可為干古海 段議論不獨明於利害極平之言從極恕之心出 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弃好非謀也此

公如齊親祉曹嗣該日君來必書四字棟然使人

主不敢妄動見史之有權

矣但歉息族一死死之難也李陵之降房也楊維

子元欲難之而泣情解俱属可謂有至性有高識 楚子城息以息妈師生格敖及成王焉本言令尹

之爲莽大夫也息媽哉

晉疾使大子申生伐東山阜落氏里克諫及見大 関公

班先友之言則日親以無災狐突嘆焉曰狄可盡 可為事君之法及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全 子又教之以共命與人父則言慈與人子則言奉

之下聲有餘慟況哀怨之氣在於一時不足招告 平、梁餘子養罕夷日逃羊舌大夫日死人申其說 史懷譽第 一 及今在梅一 而致災乎嚴於滅以城霍城魏城處號何其得志 正言危言各自有心各自有理如聚哭一堂干哉

於外女或黃內父子兄弟間釀亂無已此可為不

禁下無以以息舉動也春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 下云浴此及姜関公之弑姜與焉齊人殺之干古

是用语公 衛內治之戒也

既高又陰構其民使歸心於我霸主作用妙矣哉 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大战言乎自處 晉機乞維于泰子桑請許之不如之子豹在泰請 夷吾庸人不能終局耳 之也操放弃取旦具戰國策士之氣起者有想惜 晋中生之難都 防使夷吾重路秦以求入日人官 甚於此者深識遠心欲聽者作一轉想不當直以 其言求之不然不幾為忘備者作口實乎 必保馬四語志氣感應之理既非淺人所知而立 齊公羊傳日夫人何以不柳姜氏貶得為貶與欲 有國我何爱焉二語所謂借衣者被之借馬者馳 言之意别有在也益深憂晉之內亂若曰所急有 而對日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傑焉無戎而城雠 言外指點也夷吾訴之呆矣公使讓之士萬稽首 首庆使士為為二公子祭浦與·周不慎宜薪為此 之也魯不能討而罪齊之討乎 哀姜也為也甚矣女子從人者也若日魯則宜討 公也所貶在姜則所予在齊矣左氏謂齊人之殺 を存みを得っ

> 衆日何為而可對日征籍以無孺子諸矣間之慢 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雄歸母社 史懷無第一 日君心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惡之至也將若若何 育平晉疾使都乞告報日僧男且召之子金教之 本文音族及秦伯戰干韓獲音族左氏傳日泰許 君不能當其君臣亦不能當其臣矣 而陷其君以不義而怒一與國乎泰督兩國非惟 與夫不豹之請伐晉為父雠也就射何為者無故 及秦機乞雅干管督弗與慶 被矣其上貳图 也寒皆哭晉於是乎作爰 四吕切 存款左傳 鄭詠號射日不如勿

史 287-400

孫倉蔡伯盟干王城秦伯日晉國和平對日不和

庶有益平東皆說晉於是平作州兵

十月晉的

君有君羣臣輒睦甲兵益多好我者物恶我者懼

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

日必報衛軍事或依君干愛其君而知其罪不待

伯日國謂君何對日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 征繕以待秦命日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

人日我毒秦秦皇師君君子日我知罪

亦有本而非空言矣泰伯曰晉國和乎對日不和 史懷老第一 歸美且教以自強待敵之道而眾乃說衆皆哭乃 則主於引咎而來皆哭次代君以問其民則主於 數節次毫不可紊了此覺臣干於國家無不可 在我駕馭之中前段之和百姓此段之對強隣着 妙也後段所謂小人心失其君而悼喪其親者恭 其言善而已也又皆順民心為之施為步驟何其 何地結局然大要以民心為始終首教君告其民 主辱臣死二語塞貴看其苦心幹濟從何處入手 勢之難莫有過此者臣子處此不徒以主憂臣原 吾心也改館晉矣饋七年爲①國被君公千古時 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合之德莫厚爲刑草 氣奪身處危辱兩路擒縱能使我所待命之人及 不和二字初覺駭人解來却實質至理使人心平 作爱田聚說乃作州兵質實有一段處分不獨持 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 威馬服者懷德貳者段刑此一役也深可以獨納 人格林左門一 <u>+</u>

> 聖賢處之不過如此季風之待趙衰二十五年不 弃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〇事君事夫之道 錐 為不貞齊姜殺桑下之女不為不快然其從答詳 平寡君之使婢子執侍巾櫛以固子也從千而歸 歸乎對日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 本文晉太子图為質於秦料逃歸謂嬴氏日與子 生此語帶聽而省力其得不焚以此滿練之妙人 夏大旱公欲焚巫匹滅文仲日天欲殺之則如 其主竟以教身情 +

不知之

孤趙而思公下思也事非 及楚楚于麥之日公子若及晉國則何以報不敷 天賜也稽首及而載之受而載之人所能也稽首 重耳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怒欲鞭之子犯曰 對日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草則君地生焉 上一切無禮人惟此可以折之 人所不能也英雄轉念至提而深出人意外然世 何以報君若不解問意者滿甚妙甚正以遇於

妥似皆遜之

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臣 重耳入晉及河子犯以壁授公子月臣貨職被 思者公子一見而知之矣 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 **丛人對大國之言未可以其倖免而稱之楚子日** 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雲恥臣請從會稽之缺 臣聞主發臣辱主辱臣死昔者君王好於會稽所 摩孝公伐我北郡公使展賣犒師使受命於展 然将加誅於干一種夷盜禽獸之氣遏人 其君者爾矣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 亦是此意其立言甚妙然其心危而解迫所以待 者乎且霸主自多其知人之心有百倍於除其所 力數語學問組籍如此豈肯於因阨之中殺一賢 水循有情理勾践之言曰孤將與子分國而處不 人根米第 處成功只 權解耳不得已而後明言之然此亦危語豈 宜如此越減吳范蠡為書解勾踐 士士 惠至矣賢者之於人國豈必其身 心 此 特 已定難以告

楚人請復衛矣而封曹乃私許復曹衛以構之曹 之形灰化為朱曹衛之形化為宋而楚孤楚孤 衛告絕於楚曹衛告絕於楚而晉又有曹衛曹衛 曹衛之 田界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國自解及 衛猶晉之有宋 也楚伐宋晉不枚宋而執曹伯! 展生矣將用之子犯 目民未知信 晉之 勝楚不待戰而於矣其 晉支公城濮之戰其謀易犯始之先於中之又終 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馬明徵其 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平出定襄王入務利民 不文音矣始入而教具民三年欲用之子 之總以善用曹衞為主曹衞楚之與國楚之有 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秋以正其官民聽不感 公日可矣乎子犯日民未知禮未生其其於是 不安頓左妙忍不能待就心露於一問矣 之說得事事有心霸者行徑和經託出可矣乎二 用之〇三段本皆好事被左氏三用於是乎字 後有 颠倒不 未宣其用於 測之妙能

之用而

益於國故

之迹而獨存君臣之分可不問難乎公羊歸 敢以其直加於衛族而衛族不得離不直之名於 武守國以待衛族若乐目夷之於朱公可謂賢矣 是巴立然後為踐上之會衛族得及日叔武鎮我 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疾之不得及也故於 臣也何直之有公羊侍日文公逐衛疾而立叔武 之愚不可及者恭其難在於項直而衛矣由也項 衛元理訟其者於晉晉執衛疾孔子以為衛武子 不可謂不妙也 國其繩索收放皆在我而不在人滿則滿矣然而 曹衛用與國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還以困敵 我之仗曹衛者收曹衛而楚之此曹衛者反以失 與其國及天下之人心爭而欲保身全告民曲直 者賢叔武也賢叔武則其曲自不得在喧喧離不 而衛族以魯桓公之待隱公者報之公羊罪衛奏 九四乎之 日权武無罪終殺权武元項走而出权 天下與其國武了非與軍爭也挟一不直之替以 則在理而直在術矣哉 起於

改工行千里其誰不知○**好遊**賓上四字分別極 以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穩公訪諸蹇叔蹇叔 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穩公訪諸蹇叔蹇叔 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穩公訪諸蹇叔蹇叔 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穩公訪諸蹇叔蹇叔 之後表別 其代楚全用此意戰國人多持此說以解園者

之厚君之薄也利害了然楚黃歌上秦昭王書止

秦晉圍鄭燭之武見秦伯曰焉用亾鄭以陪隣睦

不待慈氏下生說法勸解也

存れた内

育云間之 而信〇基入 一語使人林然不敢言殺

戰於被狼憚以斬囚為右其之役先影鯯之雕怒 從容識到養到生死功名之際酒然矣斯之謂更 然則古今工於請證為身後名者就有如共王者 共正将死自請證靈與属羣臣以共知過而是懷養第二人人為經濟一人 腳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點而宜乃知我矣裝語 其灰日益死之曜日吾未獲死所此大學問人語 日共成王以爭得之孰若共王以該得之之妙心 也其友日吾與汝為難聊日吾以勇求右無勇而 以一老人知之王孫滿以一稚子知之而秦穆孟 妙人天定妙着天造妙文蹇叔之言若先設為弦 **愛商臣私成王益之日靈不唳曰成乃順王生而** 高莊奈之地無心奏合妙不可言此一役也您叔 鄭實不知而弦高以稿師莊秦示鄭之有備天生 為取就 死以與爭 濫異哉者根之於人如此楚 不知甚矣利之沒人也 文公 語簡至老成 Ġ 我解却少 溢と

> 不知晉之妙於待秦也 不知晉之妙於待秦也 不知晉之妙於得而用孟明八所能也毀於彭衙又用之人 政於滑而用孟明八所能也毀於彭衙又用之人 政於滑而用孟明八所能也毀於彭衙又用之人 政於滑而用孟明八所能也毀於彭衙又用之人 政於滑而用孟明八所能也毀於彭衙又用之人

史 287-404

智計而縱會之還晉自滿春自正春移心事器量

過桓文遠矣臨行統朝贈之以策日子無謂泰無

吾謀適不用也泰穆明知故縱之意不自言

趙宣子之復隨會不以謀臣養敵國自是大臣謀

國之心李斯逐客書似從此及看得之春人明知

如之遂遷於釋五月邪文公卒君子日知命知命日利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有利於民遷也吉莫邪文公卜遷於釋史日利於民而不利於若邾子其臣代言之無數體而無敗精神在此一贤

之正是文過拒練口角殺機萌於此矣陳靈公淫 · 荷庸暴之主乎無術其矣三進及 沿而後視之良 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福日時其目幡其腹方 觀之則專諸為公子光刺王僚僚使兵陳自官至 於夏姬泄冶諫公日吾能改矣遂殺泄治諫暴主 正人惡正言光景模寫如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 鈍得妙使其驗乗謂之左為有體役人曰從其石 甲則那若不解其弃甲二字之意者滑稽得妙頑 也華元使其縣乗謂之日牛則有皮犀児尚多弃 甲而復子思于思弄甲復來盡識其獲於宋而歸 何有尽問着阿堵輩其意豈迁哉 自處一死池也湖安石有言明王有道守在四夷 光之家聶政刺俠累持兵戟而侍衛者甚聚皆先 門馬者入其間則無人閨馬者上其堂則無人馬 不得其道豈止言之不入哉 公羊傳載晉族使勇士投趙盾入其大門則無 另士曰嘻是子之易也遂刎頭而死由此一事及 なななた僧

> 皮丹漆若何華元日去之夫其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子公之食指動此禍機也 妙口果我寡四字可悟應變止訪之法 μ 泉我 寒止 得九

晉靈公後,趙宣子縣該而不

人緊練二字並所以

晉前林父師師及楚子戰干必晉師敗積晉之師 過以狗一先輕自解其喪師之罪而不顧國事之 誰之罪也不如進也事之不挠惡有所分六人 子者荀林父也時方為元帥言出其口患不當耳 告之矣一鬱之味染指不得君臣死焉以假哉 會之言以屈聽先級韓厥日子為元帥師不用命 何患不聽而以先穀貪躁違制欲戰林父既舍上 於鄭而勒民焉用之何其見之早而處之當乎 為按鄭也及河間即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

史 287-405

觀晉之敗形日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亦林父罪

成敗此豈臣子之言乎故伍參以楚之一嬖人能

可以掩林父典師之誅若專論鄭之一役合林公 秋伐晉及清先數召之 也生先數以召於之罪 **業也及晉討郊之敗殺其大大先毅左氏傳曰赤**

字往來於爾留之際無可奈何颠倒至此魏預用 初稅亦傷并田之壞也三代之法豈必皆行於後 謂發乎情斷以義也 治亂二字管之分解甚妙被盡千古臣子拘滯所 再從其治也○日必嫁是日必以為殉總是一情 臣實際華元敬中華元告子及之言曰吾見子之 是疾病則日必以為殉及卒颗嫁之日疾病則亂 本文初魏武子有嬖安無子武子疾命類曰必嫁 也頑鈍如此安得以名制之 范蘇提科鼓應之日余鄉剛然人面哉余猶食歌 皆堕華元穀中者宋以名制楚也越滅吳哭請成 欺人之名 以聽 千反名之於人如此故曰楚君臣 反心動於君子之名以聽華元莊王又心動於不 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宋而無乎子 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及歸告楚莊王則日 易子而食析骸以炊子及亦以建之情告日楚軍 差伐宋宋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及之林日散已 **小有七日之糧爾兩者不幾於輸國情千然楚君** 「石林大竹」 人成公人

臺之戰齊高國日欲勇者買余餘勇濟矣曰余姑 也晉體齊弱晉直齊曲而以驕敵惟安得不敗 之戰齊師大敗濟及歸吊范視疾七年不飲酒不 矣便韓穿來言沒陽之田歸之於齊公羊傳曰蜜 中亂而無以自處即欲求平不可得也八年春晉 亦氣奪而許之平可見處敗亦自有道敵盛我竭 質使齊東歐則拒之以理而以背城借一要之晉 之所為所謂善敗者不亂也晉欲以蕭同权子為 齊敗於塞齊族路晉紀觀王磬與地不可則 自始合荷有險必丁推車齊何其騎而召何其 数音張戾矢貫手及肘折以御左輪未殷即丘 剪減此而後朝食晉卻克傷於矢流血及襲木絕 世乎哉雖然既壞而夜之則難未壞而守之循易 不食肉請皆及其所取侵地益悔之也悔者何當 于之青人也青其易者也 不責集者而責守者不責守者而責復首可乎君 食內晉矣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 盂 聽客 耀

奔晉子及請以重幣銅之王日止其自為謀也則 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諫而止巫臣納之 告人日神福仁而剛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 音趙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問士貞伯貞伯 坐之弃其言而雖其身豈不為楚王之罪人哉 者不察其言之有利於國典否一切以有為而言 過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大哉言乎可為萬世用 無悔晉族悔而御克危矣 言深遠特達豈一切心計之臣所知劉敬論周都 韓獻子論遷都日近寶公室乃贫老成人經國名 平祭之之明日而亡看禍福分量甚精斷人過分 史懷卷第一 人聽言之法令小人代其君以懷諫於人之有言 樂武子曰善釣從來大善國之主也三卿為主可 以虐吾民也其識議俱高一層 洛邑日飲命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合後世點奢 謂眾矣看眾字高識可定于古國是孔子謂五臣 春歌左傳 **手五** iii

> 定機業第一 ■ 定機業第一 ■ 定機機構短囚於晉晉疾見而使稅之召而吊之 建時已知儀矣豈待其對而後稱爲君子哉重為 若文子曰唯聖入能內外無忠自非聖入外率必 若文子曰唯聖入能內外無忠自非聖入外率必 之體使歸求成非獨妙於觀入亦巧於用入矣 之體使歸求成非獨妙於觀入亦巧於用入矣 之體使歸求成非獨妙於觀人亦巧於用入矣 之體使歸求成非獨妙於觀人亦巧於用入矣 之體使歸求成非獨妙於觀人亦巧於用入矣 之體使歸求成非獨妙於觀人亦巧於用入矣 之體使歸求成非獨妙於觀人亦巧於用人矣 人以為不情矣 人以為不情矣

之戰晉為都

克也為卻克而使

人之君至是惡得

可謂眼請攝飲爲公許之使行人執檢承飲造于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之勇臣對日好以眾整日又何如臣對日好以服產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看國本文樂錄見子重之旌請日楚人謂夫旌子重之

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難局

即陵之戰晉疾陷於凉樂書將載晉灰城日書退

典衣典冠同一學問春秋時治國治真同法如此

姦也乃撒公以由於淖數語法家之言與韓非罪

非惟用兵身世之道無出於此因思春秋時旬有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敢○整暇二字使某無飲子重日夫予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

有此風真干

古應變定難之法而

逐不臣者七

此亦復以整暇應之 如尊祖相對若藥鍼執極承飲於子重者正示整如尊祖相對若藥鍼執極承飲於子重者正示整

飛動止一毫軟媚不得一毫躁率不得要在理直

本盟而館館而朝節次甚妙漢文帝從代來煽喪志不待其逐之矣然如此乃可為逐不臣者疆而辭不妨婉周子初見至臣數語悚然不臣

之後用人行政又有一番絕妙樂動所以服人之後用人行政又有一番絕妙樂動所以服人

晉族之第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侯晉族怒 灰也 難其友惟其舉讎而後舉子此其所以信於君與 而奚舉其惟又舉其子吾不難其臣而難其君又 史懷総第二 授書知明主可為忠言也豈待士勉張老之止哉 欲殺之絳投書僕人将伏劍士勘張老止之緣之 **香奏好田故魏絳及之然此段與和戏之音何關** 景妙絕乃詳言后羿游败事而終之以虞箴是時 魏絲論和我而云夏訓有之日有窮后羿作一未 晉矣所其書既而出何其遠也日寡人之言親愛 也五千之計軍體也兩語並說又寬重有體 史帳卷第二 了之語以待其君之問公曰后羿何如君臣間光 **涿厚宛至告雄主之法宜如此語不及和戊晉疾** 思而自得之口然则莫如 春秋左傳二州公羊歌學傳 景陵鍾惺述 春林左傳 和戊乎自是大悟頭 栣.

此私其前也可謂知本矣。 告其君者将微和我恐君之好田而忘備故先為 草偷安言言有主張事事有賴未其引后羿處藏 和為戦守也正新真是經國實際人和我原非草 國屯田備光愈也既盟諸戎脩民事刑以時益用 猶入成功此李牧守代無所失亡民得田收趙充 王制秋人漢制匈奴止用此四字又曰民狎其野 貴獨易土土可買為皆以易土說盡力今夷情 |茶思領食一語寫出終言和我之利日或秋荐於 **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銀缶備水器量輕** 西絕吾屯府守合司官巷伯做官二師令四鄉 便皇那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吃武守使 **正其司向戍討左亦如之使樂過屯刑器亦如之** 本文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 敬事就宗用馬干四塘配鑑庚干四門之外〇世 具正徒令隱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 問最倉建之事孰有過於叛火者樂喜始終處分 **水涂積土塗巡文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

能而無益閉而應之及整而有結者此類是也 妙在 極細極詳極迁益倉遊之事有卒而應之 豊其以干乘之相易淫樂之獻必無人爲故也〇

之焚書于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 鄭子孔當國為載書將 訴弗順者子產止之請為

者而後為之法已立而後誅弗順者誅不可行而 **谷門之外衆乃定凡作法者必度民情之所可從** 眾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日眾怒難犯笑書於

復自廢其法上下俱失之矣于孔之失失在為載 音但亦無自作而自焚者焚之之議發於子產而

士鞅論樂氏之亡曰樂厭汰虐已甚循可以免其 **十孔聽之此國體也** 東京北左傳二 Ξ

歷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父之報身受之能此汰 在益平縣死益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及矣而 者身之報子受之不能庇善者其論報施甚奇之

爲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爲若猶有

大所防者做过眼道人我德怨於其間哉若產

本文師慧過宋朝将私馬其相日朝也慧曰無

是不易之理其後曲沃人見樂盈皆歎有泣者武

子之報也而卒無被於樂氏之亡者歷之報也

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牧子罕請 事不是一康字便足自了而し

段處分非情與才合不可能也可見作好人好

為重巨牧於事前而照縫於事後意各有在所全 役色中之黔實慰我心于军間之親執朴以行築 國區區而有祖有祝酬之本也高識之人以國體 者而扶其不勉者語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 侯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調日澤門之哲實與我

寄其不平者也無人為三字笑盡叔世君臣偏是 師慧師職之流亞也鄭人以為人玩而充路遺宋 人受之而不知用惜哉觀其率止言笑益以滑稽

以請死也此人亦自高藏子罕真諸其里使王人 罕弗受稽首而告曰小人懷壁不可以越鄉納此 廉者貴有情又貴有才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

無員人目中無人

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後其所弗受可能也那受後

樂盈之亂晉囚权向樂王鮒見叔向日吾為子請 母曰深山大澤必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 論之比匪人者何必遂免於關記正士者何必不 游人品所係固不妄依人以求免即以身家利害 輕君所敬者其人與言重自然之理也士若子交 果乗驛見范宣子而免之益君所愛者其人與言 真心為國之人猶作第二義也 貴而能貧民無求馬可以後下何也財者必用之 鄭公孫黑肤有疾歸已於公曰吾聞之生於龍世 則忠矣固當取其識而置其如 权何之母奶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 史像卷第二 权向弗應出不拜口樂王断從君者也何能行所 臣不任德於已而專務施人之失固是住事然在 之戰都獻子問韓獻子将 胸女若此母者所謂自為謀則過其為羊舌氏謀 為騙哉有非有識有骨未有不兩失者也 大夫外舉不弃讎內聚不失視其獨遺我乎所奚 獲四吾以分滴 也非惟有心且覺不情矣乃知人 家林が付出 斬 人止之不及 速以

> 東京市自取亡猶可言也當而生亂以為廷為相思 東京市自取亡猶可言也當而生亂以為天下尚 東京市自取亡猶可言也當而生亂以為天下尚 東京市自取亡猶可言也當而生亂以過天下尚 東京市自取亡猶可言也當而生亂以過天下尚 東京市自取亡猶可言也當而生亂以過天下尚 東大學等。 東京市自取亡猶可言也當而生亂以過天下尚 東大學等。 東京市自取亡猶可言也當而生亂以過天下尚 東大學和之故廉貪之所係大矣 及治亂之故廉貪之所係大矣

不振君若相使之至此亦可謂不為國愛才者突為不整動名益一時而以貧故至代人草奏卒以為不整動名益一時而以貧故至代人草奏卒以其飲之未脈有以致之此亦其上之過也大抵使其飲之未脈有以致之此亦其上之過也大抵使其飲之未脈有以致之此亦其上之過也大抵使

若既富而又不恢則權其功罪情法以為賞罰乃 駁下之道也

一十五年春香催杆帥師伐我北郎孟公韓日坐

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觀此語杼私道之

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侧戶出公衛 宗姜明矣特借姜為深耳崔子爾疾不視事公問 謀已見於天下雖公緯縣謹之人亦能知之不為 極而歌觀此情事好葢用其妻咱公以行就也好

之謀其妻共之矣 是快走第二

火候卷第二

與孫林及小人之交也始而同利同惡相與其出

其君久之合者易離欲自異於孫氏以解其出去

樂不歸楚楚無鞭尸事矣禍福所倚豈可前知哉 楚聲子之復伍奉君臣朋友之間蓋兩得之然伍

主歷數析公雅子子羅苗貴皇奔晉之故立談間 聲子與子水論香故以楚有材晉實用之 一語作 部掌故弄賢資敵不行其言之終而聽者悚然

父遺命與公子鄉謀復衛疾而弑剽衛矣入而殺 衛所殖與孫林父出衛縣公立公孫則殖子喜奉 喜總其始本出衛族者殖也已出復入人而負賣

> 平不知所以自處也衛矣庸矣事事出情理之外 |之罪在衞族既入之後喜不知所以自處也何言 罪之者思獻公也然則事無罪平日惡得無罪真 天前事歌梁傅日喜出君斌君而不以弑君之罪

及公子鄉者衛矣也喜之處此亦苦矣術殺其大

自立而出出而復入無一強人意者其母定姜知 之滅武仲知之師職知之右宰教知之遊琰知之 其第鱒知之故偷族之出法不可復入者也简殖

之君值必欲復其君之父喜處此甚難幸而得復 真好心之萌哉然而在喜則父命也以極不易復 之罪而獨為善後之地死而屬其子以後其科皆

以有解於君父喜即勞謙畏惧水免於里克用瑕

既入之後不知所以自處也 亦宜平故曰喜之罪不在就一君後一君在其君 氏祭則家入喜利其言而 必飲踐之以專取殺不 之禍恐不可得乃衛族水復之言日尚反政由富

擇人其效至於不得死者何也所不好者與為怨 子在為政與人誦之日取我衣冠而稽之取我田 季札請觀周樂歌周南召前以下字字是反覆想 人不可以無識也 而所好者不以為德無德有怨其誰能堪之甚矣 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好善美名也一不能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日子其 必祝日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諸君之義 吳季子賢者也其讓國非難事也公羊傳日內也 虚而是題處則凝實則信懸不必言其慎如此 像光景行祭節以下落便着實歌屬問舞屬見聞 逐有吳國亦何以為季子乎故曰季子賢者也其 如此夫人而可使為讓也若夷琳之後季子儲然 餘祭也夷味也兄弟选為君而致國乎季子飲食 至易世幸哉 深國非 辦事也 一十九年公如楚選及方城季武子取下 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此乾矣之形也得寬之以 東京 公欲無 儒不知 我何與是學部日齊其何如晏子日此李世也五 為虐子產日作凶事為四人不助天助四人乎說 子產之誅公孫黑也黑稽首曰死在朝夕無助天 春秋日周禮盡在魯矣三代人學問淹買如此拘 **晉族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 誦其成哉 得心死狠甚快甚不很不快可為除惡人之法 昭公

性有奇趣人不能知之 於谁能謀謀於野則獲是作文絕妙行徑非有至 殺子產吾其與之如此情形又安能待之三年以 得布其手足而需之歲月以有子皮在也不然熟 於巨室豪衛子皮日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產之 皮校子產政子產解以族大龍多則此言亦多起 歷出之非一切躁刻人可借以行其臆也然親子 等者之氣然須本之以極寬極誠而义以極平極 等而伍之二事動來招敲凡民心口固不足擔任 少都公本你不得二

歸也大权曰公孫沒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 鄭伯有為属于產立公孫洩艮止以撫之乃止子 者自處何地自視為何人乎 可見比有禮於人者皆其高於自處者也彼你人 本文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用逆公子并疾及晉 行二語人未說及却是至理 臣知之不能使其君為之所而私相言之哀哉 之形也春秋時兩國之君不知而其臣皆知之其 齊之由美而田也晉之由婚而韓魏趙也此敢國 那知**齊其獨陳氏矣叔向亦曰雖吾公室今亦季 圆至提至深故君子之應一事也不自一事起也** 而圖說從政有所及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即此 鄭鑄刑書权向以異國之臣治書子產规其失此 世也公室将早其宗族核葉先落則公室從之夫 夏晉侯亦將弗 逆叔向日楚辟我衷若何效碌, 大权問其故子産日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 段交情忠告後世行不去矣亂微滋豐斯路並 事大道理大機權皆在其內不好不信四字至 が秋を毎二

> 字不復言矣謂周之弱不弱於封建吾不信也 天王與列國止以辭之曲直為勝負得失紀綱二 向謂范宣子 日王離直子其圖之宣子說致問田 有不工於中其君而能為所欲為者此何等小術 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 比葬又有龍〇古小人未 本文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鄉欲殺之及喪柳 周廿人與晉間嘉爭間田王使詹桓伯辭於 不自一事止也常使之竟然有除 而能使元公以寵易殺又非柳之工而元公之太 1

地馬

開矣至云齊王舅也晋及魯衛王母第也楚是以

知與君王哉畏君王哉數段冷治王之氣柔而

王出吾孙將斬者人以為在後引所招詩一段不 是于次於 乾點令并子華與之語所謂摩厲以須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靈王原後猶能重好

與四國爭非一味順從而已對點主一味順從不 無分而後皆有語有分晓隱然見問之初楚不得

帶然王見左史倚相趨過曰是良少也子善順之

平立之會音就季孫意如干服息伯私於中行穆 晉成脫部諸侯朝而歸者皆有或心內治不修此 學之瓦亦非後世所及 且位平干懼先歸感恩知已小人不情面目如坐 今雖後歸骨於晉僧子則肉之政不盡情歸子而 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齊君微武干之賜不至於 之妙妙在用詐腐人不知也叔魚見季孫日昔廟 對日不能斷也能乃使叔魚小人獨有用處器便 **盡反模之也宜子患之謂叔向曰干能歸季孫平** 干而歸之惠伯復不欲私去欲得盟會而後見遣 謀國者至此益苦矣 断以貪問之求貨於衛小人不顧國之利害如此 叔向於此多少苦心即願終支吾猶懼不及而叔 聲服人去力服者遠矣況桓文而上平當其時衛 平丘之會非其本心也內有不足不得也而以虚 晉霸之始衰也似向日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為 不歸斷也開諸更將為干除的於西河其若之何 人經濟人縣會人怠晉無禮而欲字字以禮責人 を教を作二 **晉前吳伐鮮處園鼓鼓人叛而降者至再不許** 所以為謹人之雄也 之言春吐操縱讀之及使人笑況當時聽者平此 横古今讓人之言未有不使人情者豎牛貴無極 賞其功而惡其心也蓋兩得之矣 华夏五月壬午宋 衛陳鄭皆火禪館日不用吾言 與可謂能折大國以禮者也韓子買諸買人既成 韓宣子有張其一在鄭尚宣干調諸鄭伯于產弗 此法益老成謀國二勞永逸之計細人不知也 七縱南人不復及而後含之故得一意中原正用 とはを第二 を存むを作っ 有星牵手大展鄭神龍言於子產日朱衛陳鄭将 也小國居大國之間不如此無以自立 服數叛數計幾如是而國不散孔明服孟獲七檢 盡而後克之非獨示威示信而已易服亦易叛數 同日火若我用瓘学玉墳鄉必不火子産弗與坎 東矣商人日必告君大夫可謂能治其國以法者

三數叔無之惡而以歸齊季孫為惡之一馬所謂 自非权向所能然此時正少一叔魚不得及权向

11

非一味憤憤倔強者親其言曰天道遠人道題也 請用之子產不可前此之弗與人循能之此處之 鄭又将火衛士季災以自神其言口角如生勢人 不可人不能也然實有一段識力足以鎮物定給 成文是子為舟師以代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音 數世之禍然其說即晉處申生故智也覆軟在前 之霸也運於諸夏而楚辟陋故非能與爭若大城

為知天道是亦多言失豈不或信何其簡確而定 也遂不與鄭亦不火非子產之倖免正天道之不

不我親也能關我獨何親為藏之則彼其室也否 時門之外消澗國人請祭爲于產弗許曰我關龍 人道以源が便真桿人借口不得鄉大水龍闊外

測耳及觀其救此一番處分又極有係理所調盡

無水於能能亦無水於我乃止也無一字不是游

鼓謙城上之人亦讓甚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 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經而登登者六十人絕絕

之思等謂子產內治亂國外樂強內其舉動議論 戲人知其談言解紛清稽妙境不知全以骨力出

庶幾於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即以此數 寇列居火道行火所城此禹治水法也非大悟人 子產之救火也出舊官人虞諸火所不及司馬司 從誠至而才從人定而天從異哉後世如羅娥親 两子齊師入莒〇苦心奇想千古女侠志一而氣 楚執伍奢使城父司馬齊楊殺 太子未至而使遭 子與國為繼而其事卒濟平以一老女子與國為 董非不手亦歸者然所敵一人耳何如以一老女 錐而其事卒濟國亦何所不當備哉

不能於之

之奮揚使人執巴以至王直其解而免之可見處

城父而真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

也王統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〇無極一言楚

而不能識何哉無極之言較二五蒲屈之說局勢

更廣局勢廣則其藏麥愈微而不覺矣

本文初苦有婦人苦子殺其夫已馬葵婦及老託 於紀庫紡焉以度而上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 史 287-416

展松左傳二

本文師子産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难 勉為正哉 暴主義臣之間亦有以持正而全者人亦何必不 華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識度如此可將可相可将 與之食之此消臺斬較投壁之意所馆雖一日必 可相所以不可死不可辱也

之易而子產曰寬難其百次矣寬而能使民無死 哉水弱多死然則寬者民之死地也且末世樂寬 寬難〇子產之 猛意在使民鮮 死豈非古之遺愛 段之故鮮死馬水懦弱民狎而觀之則多死馬故 **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

地惟有德者能之此寬之所以難也

史懷卷第二

此韓信出背水陣意也然非重恩誘於前嚴法驅 齊烏枝鳴日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其如去備史懷卷第二

故也曾取外師你人想于香香執我行人叔孫始 臨難不避而有時乎獲免者其氣超乎生死之外 於後則亦未可輕言

為宛之足畏也世有真不畏死之人豈復有以死 去眾與兵而朝其氣固奪人矣人之脅人以死者

皆許諾思朝待於庭饋入石之比置三數既食使

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前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

韓宣子使犯人眾其眾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

脅之者哉在晉吏人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

密而君益疎臣益黠而君益験乾疾之犀非不幸 是也自始至末季氏節節皆姦公節節皆庸臣公 |家轉所謂機人以君徽侍事若不克君受其名者 本無去之之心代為其臣報怨而以其身狗馬子

得民久矣昭公非惟無去之之力與去之之一亦 本文九月**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〇季氏得政**

無比而為所欲為庸君舉動可勝數哉 去之事一不濟而成一終不可去之形乃给肆然 本文不根陽人有微魏戊不能断以獄上其大宗

| 喘焉負一可去之罪而有待去之意不能去而欲 不明開於諸族若受梗陽人斯若甚爲吾子必諫 路以本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 也国有大盛能去之上也不能去而置之彼循惴

陽虎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獨寝而為 陽虎奔齊請師伐齊鮑文子日陽虎欲勤齊師也 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日魯人聞余出喜於微死何 語若不知有梗陽之事者婉轉入人使魏子自止 之間二 禍兩國文子 請伐齊人知其離督而不知其散齊亂人一言而 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平香其許謀虎之 心豈朝夕之故哉 職追余自古亂國弱主往往為叛人窺破出人無 史懷卷第二 其名焉此諫賢者之道也 亦若初無是事焉減其所聽而飾其愧代為之全 者先頌言之可乎二子以食諫醉飽之外不加 食情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數中置自咎日豈將 丁賢者也賢者自愛其名梗陽之斯過未成而諫 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數及饋之畢腳以小 心腹為君子之心屬脈而已獻子解梗陽人○魏 定公 一歎何也同辭而對日或賜二小人 定公安 言而破之使其投足無地快哉真 え 酒不夕

> 益其或敗在此不係於放越也若被越之後脩備 竟此時無歸着耳月其意不出於哀科而出於縣 功成必先有此一番迅利舉動乃可 觀孔子墮成誅少卯不可非英雄手辣三 謀國之人也 吳顏越水為大失但俐忘越王之殺而父乎一語 哀公 月而治

有臺樹陂池焉宿有如嬌嬪街爲一日之行所欲 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 用之日新此夫差致敗定案也於赦越何與 史博茶第二 人表於左传二 **雌平對日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 本文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 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雖 Ŧ 史 287-418

於柏人〇王生舉一讎而為其君得一死事之臣 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借之遂宛 經也臣敢達之及范氏出張柳前謂其子爾從主

然張柳朔於君臣朋友之間亦可謂較然不欺其

抬國桓文之業也越其如吳何楚子西曰夫差次

志者矣、

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曰非禮也君子達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輕輕告公山不独公山不狂

基敵強而近與我同欲敵雖未至先有折而

入於

懼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壞地同而有欲於我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吳人皆喜唯子胥

敵之形矣漢中行說日匈奴所以強者以衣食具

未必無意。本氏非叛脅也孔子不見陽貨而欲往公山之召為虎奔齊而請伐魯若何如哉或言不狃之叛叛惡廢鄉不狃魯之坂人亡於吳者也亡不忘君視

於敗之中看出一勝局固聰明之主也國能用人日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葢謂其能俱宛耳

歌為於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 本文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打田以 入能同心雖敗猶足以威敵可不念哉

四喪家之人不得先聞其過者皆為此三字

則用兵豈有用兵而惡其眾者乎且公日魯為齊取加齊之半所以討之之事也來儒乃駁之夫討

也聖人奉動有其理貴有其事請討理也以曾之

器成而具日何不疎對日懼先行〇懼先行三字

旗核照進稱體梁糗服脯馬喜日何其給也對日

說得可段即杜甫詩所謂受諫無今日也干古亡

小部別以句釋來奔日便奉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史懷養第二 蘇繁衛二 三王

一欲同故也然進得所欲退而易失其故進得所欲

|制強則囚以窺中國五胡之於晉金元之於宋所無仰於漢也然夷狄與中國同欲弱則為中國所

退而不失其故者越之於吳是也遠近之勢與也

此子胥之所以懼也

私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取加齊之半可克齊陳恒弑其君孔子三日齋而請伐齊三日陳恒所難大國多欲豈不為小國所弄哉不也小鄉亦知子路之孫,國所弄哉不也小鄉亦知子路之解乃其所以取信於小鄉之子路子路辭子路之解乃其所以取信於小鄉之外,鄉別以何繹來奔日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

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十七年春衛疾為虎惺 衛太子疾請殺渾良夫公日其盟免三死日請三 葉公之論白公勝也日勝心好復言復言非信也 志壯其氣而塞其口也 将久矣于之伐之将若之何不為此言何以堅其 禁衣祖表帶劍也機鈴園徒此干古除惡妙手 夫良夫來東甸兩世紫衣狐吳至祖妻不釋劍而 信字補一注腳 左氏傳春秋末詳吳越及智伯事便是戰國策過 之季氏者而哀公欲用之三家乎昭公自為之哀 食太子使人率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者 於藉圖成求命名者而奧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 可勝道哉 名諸疾兵以除宦官而漢隨以亡庸手作法流編 公息三桓之後也欲以諸矣去之此昭公所不得 看信字甚深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似為此 公精於人以為之一解不如一解矣漢末用其法 · 春秋左傳二 士 史懷老第二終 知王之枝而虐也從古下之不順乎上由上之苛 我之於王康公弗獻一年王城密密母此言葢預 恭王游於經上管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日必 孫吳說不出 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兵家最簡確之言在此數語 祭公謀父之諫征大戎也曰夫兵戢而時動動則 史樣卷第三 國語列周葢以列國符周也三領列魯葢以天子 史张老弟三 两王 虚國人 勒王 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 三人 而上無以制之此後替之所以不可及也、 求於下上計求於下而下不能應則怨怨則呼畔 待會也此周之所以為春秋也素王素臣其微可 始終變編年為傳紀之前也 國有語紀一國之事也一國之中以一人一事為 國語 周部 明 **火**脂滞

廣陵門人滿願

得監詢一事又益一虐為不仁者可與言哉 請墜一事晉伏不敢動此為國以體之效也然亦 **横之敗而無益於王則其言亦有何關係** 王之所以得入也乃是定難應變妙手若專料子 惠王三年、三人夫出王而立王子穨子穨飲 之探本之言其感深矣 左氏傳之又作國語日外傳其事群自隱公而上 如北矣此周衰之所以益不可為也春秋始隱公 宣王周中與之主也國語載其四事而識者三爲 以目夫召公告王本欲因民情以止王之虐反博 得衛巫使造物 知晉文公創霸本以尊王二字招號天下詩獎無 周之衰也猶能學先王舊章乃折有功之強國 見子續之不足戴而使人一意於王無生疑懼此 之而日益納王乎妙在以此段議論作納王機緣 天酒樂及編舞鄭伯見號叔謂子韻樂勵職必及 也其意曰以宣王而猶如此也又曰宣王之世已 日不籍干本口為魯武公立戲日料民皆三大事 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 加 謂也器小受大物過於形滿則盜傾則危比事皆 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都也解者形與物相安之 退聽也 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日無射有林耳 **哉經天綽地日文從來訓故未有若此明盡者** 然孔子所以致感於敬器也大哉言手天人消息 不及也又日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又日 地正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線之以地經緯不 著她往往 單子謂齊國子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 之象也以十一善而祗足了文之一字文量易言 天下之名音不得為 經點破遂失其 出此一事 有之可不慎哉 周回語 一言得之 所以创新之具而

智男教孝惠讓而日此十一者夫子皆有馬天六 理關透才思使物無通情亦人鬼所是古今文人 過怨之本也恐謂盡言不必言人過也凡窮極事 畢聚 公謂晉悼公其行也文歷數其敬忠信仁義 首奏宜其心折氣假而貼然 奪其 招號

展請如齊議事之人即以身任事毫無遊避可為 增鐵藏孫辰請羅於齊公日誰使對日辰 心心備 WIN

芦太子僕就紀公以其實來奔近公使僕人以書 建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前其 命季文子子之邑里華週之而更其書公執之日 八臣事君之法

况未必死乎內傳載宜公與自僕色季文子使司 史懷老第三 自動

聞之也乃含之人臣於若称得一死何事不可為

宜公夏濫於泗淵里華斷其骨而弃之益由前更 宠出諸真日今日必達不知里華此舉所助實多

有採非自納其辨博正尊其所聞以明不敢欺也士大夫進諫於君雖極小事皆有一部掌故詳確 里華論泗湖一事處衛月令本未却然乃知春秋 君居要之語 師存侍日藏皆不如真里華於側之不忘也尤事 清一事為之君者有以養其氣也公使有司藏智

> 之論官史墨之論惟見舉遠扶幽如探襲得物愧 君者安可以不學嘗師子產之論實流騎臺刻子 政者有此舉動豈不乖張可笑此不博之過也事 有災海之鳥獸知而避之城文仲命國

艦馬小貼父怒相延食點離日将便態長而後食 本文公文文伯飲南宫敬以酒以露睹父為客產 文土虚過一生

之五日、替大夫解而後之〇将使艦長而後食之 祭養尸饗養上賓監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 之逐出公父文伯之母間之怒日吾聞之先子日

父此時何以為人吾以為善愧人者未有很於文 使母逐其子國去一大夫舉朝紛紛請復不知暗 當自起持其飯比之客問懸而自殺以一體之故 當飯客有一人背腦光終疑飯不均不食而去孟

終責其子然小人哉暗父亦隱然見於言外矣孟 憤中禪語口角如生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維

伯之母者也唐武后有言招答亦須擇人义何其

實臣子格順之義者一出唐東門展食以為

游将

可禁之情惟名心足以禁之名之於人何如哉然 工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瘖色無河席無招曆, 工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瘖色無河席無招曆, 在母之為其子愛名有其於哀其死者人生最不 此母之為其子愛名有其於哀其死者人生最不 此母之為其子愛名有其於哀其死者人生最不 此母之為其子愛名有其於哀其死者人生最不

· 友房富之 經出其齒類是何等識見是何等學問懷終二字 愛其子之名乃深於愛其子者也崩推中一部禮

火火を第三人類節

之矢楚則商羊萍實遣使遠問夫子至於是邦也吳以夷待之其君好問一至於此以至陳則肅慎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博物固聖人餘事春秋之吳伐越墮含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

上於虛馬父從恭字看出滿字井深葢由景伯看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恭之義齊問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閱必聞其政其故可思而得之

全在於此人臣告君其文有必不可省者此類是若必治國家者一語兩言之情辭爲至感動人主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丹甚及於齊使鮑叔為字辭曰若必治國家

所在之國則必得志天下才三字遂為古今確許,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于天下之才也,齊請管仲於魯而殺之嚴公以問苑伯施伯對日

功而小其器其意含吐於三字之中然則魯何以其為管子知已又何減於鮑叔也孔子仁管子之

不用之也日無論魯不能用管子管子亦不肯用

治國家不失其病此鮑叔之知管子者也式權以必不予我失兩國君臣皆機靈警相對如此公已先知之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校之此很於為主之人不暇復為憐才計也然種於會惟管子不肯用於魯故施伯曰殺而以其尸

相應比綴以度轉本肇末物之以賞賜糾之以刑

史懷卷第三、和節

罰此管子之白知者也千古名法家富強作用總 管伸霸齊始終作用以作內政而寄軍令馬主要 之薦管子管子之用齊告可謂信者也 史懷総第三 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爲以為軍 之制國五家為軌帆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 之心然其妙在分之以為合散之以為專何以明 使一國之人化為一人一國之人之心化為一人 不出此數語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若鮑叔 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其臨 帥之五郷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郷之帥帥之三 為卒連長師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 為之思當謂三代以前有兵事而無兵家比以兵 兵於民萬將於兵相生相藏猶做井田車徒之意 **命五家為孰故五人為伍孰長師之十孰為里故** 其家不可忘故不敢無其事有其家者此有不必 者不可忘而要不可為訓者也不可訓故不必有 五十人為小水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 外和語 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矣有守禦之 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常政故作內政而皆軍令亦 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矣 善制人者不與人同其所恃管子謂桓公曰君若 所獨恃也濟有所獨恃而後天下失其所恃天下 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

習兵之人有其事者兵無不可用之日治兵之道

失其所恃而齊始勝天下矣三代之兵主於不可

馬其心安焉不見具物而逐為然後下今出政前 勿雜處者又先為作內政寄軍令之地也少而 以異於王也然其要在參其國而仙其鄙使四民 政日寄陰陽其民使其為我用而不知此霸之所 馬兵有圖霸之實而又惡有背王制之名令曰隱 夜戦聲相聞足以不垂畫戰月相視足以相說其 為兵而意不必為用兵齊意在用兵而後使人 **撒欣足以相死即井田百姓親睦之意三代人可** 如山而順如水此所謂分之以為合散之以為專 不出於治國之中惟管子不失三代遺法其所云 **東京** 史 287-424

於治濟主於不可不勝遂問商韓一 **速得志三字霸者君臣熱中精神一** 一寫出無遁 切功利之教

立五屬大夫於其屬有慈孝拳勇之類及及是者 相地面衰征則民不移衰差也即後世方田之意

收連坐之意至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條縣 及以告有而不以告其罪五即商君為什伍相司

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融脩家 人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來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

史懷卷第三 人間 誅也則幾於刑措矣又何必設為降敵之制哉益 齊中因也去古法近故可以管子之法治之泰我

翟也古法壤盡矣故必以商君之法治之

樂共子日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 食之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觀

為葬常故慷慨從容生爲若作奇事視之世豈復 此言則死節乃極齊常事也古忠孝之人視死節

> 其欲排第之職幾於亡國人以為雙龍之由乃從 勝晉又口滅其父而畜其子子思報父之心而信 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

交持交持是交勝也公不聽遂伐驅戎克之復驅

姬以歸有龍立以為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

一歌公下伐號我史蘇占之 日勝而不吉兆日或夏

裁而若矣 恩怨報施之道斷之出尋常理數之外然幻而確

史传卷第三人間節 史蘇之言日外舊有龍與伊尹比而亡夏如已有

苦口為國之言知亡我者之為吾敢不知共為聖 龍與膠局比而亡般一聖一賢與雙龍並論也臣

+

其事之不成也自古風城雙俸冠盜夷狄乘縣而 也維獲沃田面勤易之將弗克發為人而已益言 郭偃論驪姬曰吾视君夫人也若為飢其猶緣農 為賢也似從逢干夷齊口中出之

以為亂者而已是必計彼之成不成哉、 申生始終只 一迁而不知變耳號姬副優施日吾

起者不必其有成而皆足以為佩有國者倘其足

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日必於中生其為人也小 與歸每誦此語悠然言外之感覺耳目之前很若 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日死者若可作也吾能 也不知自一念憂國之心出之 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〇此千古篤友人 史像老牙三 優施教羅姬譽中生之能與晉國之利語語為獻 故多坐此此伍胥之剛及忍詢所以不可死也 知避難中生作人之實與其所以可殺之道被此 不恐人必自恐也又日甚精必想精而易辱愚不 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恐人精潔易辱重償可疾 之死也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 本文范獻子聘於魯問具由敖山曾人以其鄉對、 本文叔向見司馬族之子撫而泣之日自此其父 公伙一死地人之段宛有甚於愛其國愛其子者 獻子日不為具放手對日先君獻武之詩也獻子 **造亂人看破久矣自來小人之敢於害君子其** 下古遊鋒如此 土

史懷卷第三 天祖師

忘其不學而服其識○引各一語大臣故使人三諱為笑焉唯不學也○引各一語大臣故使人歸編戒其所知日人不可以不學吾適會而名其

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用之誠命吳得 426 漢反上曰吳王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袁益對曰使至於難又不能定而弃之則何良之為漢吳王臣以為不良故也今范中行之臣不能匡相其君

馬用之簡子日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口

趙備子數曰吾願得范中行之民臣史黯侍日将

豪傑亦且輔王為義不及矣其言皆有至理使于

情自當水之言外實準借之成一段極正之言所魚體莫不能化雖人不能哀夫奇想奇論無哪之趙簡子數日雀入于海為蛤雉人于淮為蜃孺區言有正而實誦者意各有在不可不察

知果之論知伯籍也曰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各不相悖也

謂發乎情止乎理英雄憂生之感臣子告君之道

圭

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定部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 史的之論問兩王也曰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 **所政漢世守命即為將師使治民安邀合為一事** 将不若無事而擇吏也自古邊患之生十九起於 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可見臨事而来 其後知氏之難食長子哪弊而走晉陽曰先主之 為晉陽屬以保部誠襄子曰晉國有難必以為婦 我守以人和為木人和在於擇更超簡子使尹鐸 滅宗人不知也古滅亡之人世苦痛愚乎哉 行之知宗必滅不仁之能滅宗人知之 火俠卷第三 事之始終偏馬服晏子之論青廣而意危矣 之以同神同盡乃方矣從來論和同者有之未有 而出於 以天地生物之理明之者一言而氣運之汗隆人 不文,昭王問於親別父日周書所謂重黎實使 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手對日 **鄭語** 一手誠良法也 鄭国 古四 五代 之能 非山

能齊開張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宜 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 在男日現在女日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 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 之前也古 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脫使名姓之後能 動禮節之宜成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禮潔 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 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與業被而不濟 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 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千有天地神民 史陳春第三 四時之生物狂之物王帛之類系服之儀葬器之 量大主之度屏構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 1者民 一神不雅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 # 別胂隆之 绀 柳 為 朗

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

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置于配而不知其福、少學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樣不可方物夫人

蒸享無度民神同位民有於盟無有嚴威神

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職災存係莫盡

史懷養第三 楚白公之飢業公能料於事前而定於事後知難 脩其心非子職之其誰手恭謂者無極罪已死白 之矣其言曰大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思舊怨以 而進成功而退其於為人為已為國始終之義盡 此不知孔子之言用廣而義深 公積怨無所雲而一發之於子西此情所不宜有 自與祭祀之理未有如此精該者能既至被宗歷 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〇寫鬼神之 民曰重質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 王府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龍神其和以取威於 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敍天地 趙共後三百役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 祭司 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資是調絕地天 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 **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体父其後也當宣 座有據事所必有皆非理所本無其大吉盡於神** 公不雜四字即孔子敬鬼神而遠之之意然不讀

而勢所必至何共言之透也

巧大夫卑如進日報聲則可

戰手

越王勾践召五大夫問戦奚以而可大夫舌庸乃 以戰手王日辨大夫撒進日審備則可以帳手 吳之志也古人不欺其君與友如此 其借越以減吳乃可以終其復楚之局而快其餘 世免對頭頭相值也越王勾践請問此奚以 與不先也 之間所謂魚脱於淵不在城之勝與不勝盟之先 失在忘越患而含其國都以從濟晉於艾陵黃池 觀解令如故不露危敗之形其聽量亦自過人其 此時外對强敵內有大風猶能整兵以待意氣不 舟匠區循欲與晉爭 一載之先其數極矣然夫差 **番制則可以報乎王曰猛大夫種進曰密物則可** 進對日本質則可以戦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日 包胥對以知仁勇人知包胥之借秦以救楚 史懷春第三 **巡王大班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此吳楚風** 吳音會於黃池越襲吳入其郭次其始蘇徒 不知 而 丣

此所謂越王能丁其至臣以集其謀者也不知謀

本文王乃入命夫人上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 者學臣而斷者王也

昆第者以告王親命之日我有人事子有父母者

本文王乃命有司大狗於甲日有父母者老而無

此齊之所以終不能復晉也晉之處勝有

道

外有原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 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人內有辱是子也

王不出居乃問左闔填之以土去并側席而坐不

親命之日我有大事子有見弟四五人皆在此事

明日徇於軍日有兄第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 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若有事吾與子圖之 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我禮

若不提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衛

地之不修內有唇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唇 墙王背檐面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 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再見子

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借乃關左闔填 史保養第三

栗教訓又皆吳艾陵黃洲之後吳騙而越怒吳惰 之以土則府而坐不帰心越即新省勝二十年生

君臣用苦至是揆之天道人情亦安有物極而不 及者古之苦處勝者能使人不再復看政齊於蓋 而勝負決矣然填土左閱側席不埽使人之失妻 而越奮吳卒而越暇吳胤而越整不行兩軍相當

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者盡歸齊之侵地 齊矣歸七年不飲酒不食內晉矣間之日嘻安有

> 之生聚教訓君臣同心不精不和而欲效其所為 越王勾践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曰國家之 不幾於宋襄之仁平

事有特盈有定領有節事王日為三者奈何范蠡

秦亦以自示其貴精不貴多在和不在墩也無越 用民心而不盡其力信陵君遂用之以救趙而勝

於軍日有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日我有大事 春秋時中國君臣輕民命極矣越以夷裔之主能 史 287-429

子有戒替之疾其歸若已若有事,吾與子圖之

對目持益者與天定何者與人 越減吳直酒文臺奉臣為樂文極配越王之詞曰 與庸種諸謀臣補救於會務之後亦何以為范蠡 伐吳不勝棲於自精使龜不能早見於事前而 王不忘臣臣敢益力二語可憐免死鳥盡之悲躁 而天地人之理備焉古人不輕言真如此王不 節

周至春秋與列

國匹戰國之尚不可為國矣然而

懷卷第四

概國策

磁

主自是癡心此范盡五湖之去超然問種華之上 然言外應幾其保全以有終耳然以此望爲喙之

> 於亡周周最之言曰攻周不足以為利而聲畏天 周者皆不必有其實而皆足以為名則天下 不亡以至於戰國者何也天下欲起而亡周與存

何利

善息一語蘇厲教白起勿攻梁者以為周也然子 下周之弱周之所以不古也

其有周處甚多別亦賴之君子猶有取爲 **岩将施於人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 上之說人也就行而所就者之利害不計為說行 而其三利於所統者此類是也蘇代蘇属 **古智人所以全身全名者其道不由於此職團策** 東周 周人也

求又費財爲君必施於今之第七不必且獨大人

有故能得欲矣杜赫此語溢干古勢利到家之言

習尚伎俪盡於此矣 不必且為大人一語揣摩極 $\bar{\mathbf{r}}$ 心目極捷戰國人

者不可以劉大臣亦自是大志略人審勢待時不 泰王日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 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 觀蘇秦始將連橫說泰惠王可見合從非得也矣 弱而泰強抑亦六國之情勢分而秦之情勢一也 戰國時智謀之士用泰易而用六國難非惟六國

至書十上而說不行金盡表被而不絕望於春者 肯輕用其國以獨遊土之功名者蘇秦苦心苦以 史懷彩彰四 · 放展菜

張儀於陳輕不兩立之勢也一則日輕以國情輸 揣摩春年而後成則六國之難於秦可見矣 揣摩林年以統六國也云爾統六國必刺股統 以為如是而吾之說得用於秦猶愈於刺股流 Ka. fit.

> 絕齊楚之交今儀以商於之地敗楚合楚經外於 教楚略秦一名都與之伐齊失之於秦而取價於 之後地果不可得齊泰之交除合而兵果至較又 言絕齊之後地不可得而齊泰之兵必至及絕齊

見欺於儀楚不見欺於儀則儀之託於泰與秦之 齊使楚懷正有中主之資於較之策川其一何至

用不如忠者之見信整秦人也而事楚也具為楚 |所賴於儀者窮矣儀着者謀之於着者收之即此 一事儀安能與較兩立乎然人臣事若智者之見

忠忠且見异慘不之楚何之乎形之事楚也忠 對秦王也又信其義皆足以感人秦王雄知軫之 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擊為

芝忠而情儀之智 也泰王英主也泰所以兩得而 **儀之所以兩立於秦也日秦何以不疑儀也重慘** 爲楚不為泰而儀之言卒不能有加於縣此慘與

莫如秦秦之 所以賴於儀者莫如以商於敗楚而 能與較兩立而必分殺之者何也儀之所自託者

則日軫必之楚其意不殺軫不休儀所以不

謀則忠也故秦玉問擊日吾聞干欲去秦而之楚

信平於日然正日儀之言果信也日非獨儀知之

史懷老第四

多数四京

份問不勝信而足以相仗則人主用能臣之資地 實多設一必信者主於上面又置一相間者何於 非以堅大將之志而成其功乎然息緣一盟所賴 祈得里疾性我於內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數之 於外者也及攻之三鼓而卒不上甘茂日我是 為息壞之盟所謂永有讒臣在內面大將能立功 亦何便士之窮而養至此乎恭一國耳惟以三千 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關矣夫合從大 療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春相應侯 而科相奈者我以宜陽仰王今攻宜陽不拔公孫 如狗秦已看被即從不恨何祖於秦然六國府臣 事也天下之士至來也而三千金足以關之士時 當員耳王見大王之狗尚者問起者起行者行止 史概卷第四 而不下因以宜勝之郭為墓則內有體間又安如 || 戊為秦文宜勝恐樗里族公孫行間之至要王 有止母相與陽者投之一情 輕起相牙者何則有 工意也於是使唐雌城音樂子之五千金居武安

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 之無秦王自請白起伐趙起不肯行日大王寬臣 長平之後秦失亡趙之機趙懼而秦騎自無勝 兵以持韓庫專軍并魏觸魏之不意魏軍既 **教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形不同是以臣得設好** 伊關之戰 韓孤順魏不欲先用其果魏竹韓之統, 各有散心此主及為客之勢也自道其伐韓則日 君之自道其伐楚也日楚人自戰其地咸顏其家 兵家只情形兩字恭得人微當機自不犯手武安 國之怪而難於予矣 而收之平秦非惟料士之疑而易於取亦已料六 金閘天下士天下之為國者六獨不 明盡此數語應侯必欲訴起而無名快心於趙以 軍自濱此合及為分之形也 致臣罪暗則應侯之心尤為後中又日忠臣愛其 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謀國之忠州敵之 愚計釋趙養民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人 硬卷第四 臣寧受重誅而死不恐為原君之料不覺說出 秦田本 31. 能先其未開

問馬吁千古而下為應侯者何忠無人哉 與行而無功皆足以成應侯殺起之計而國事不 本心社 郵之劍此明知之面 甘學之矣我避不行

軍而退者三而於長平之役秦之釋趙使趙得退 轉非斥秦之謀臣不盡其忠遺恨於謀臣不為引

益其衆籍治甲兵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 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稱以益蓄積養孤長切以 其百日春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乗其振懼而

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言言皆韓非 秦風策

邊吏浚民膏損軍質以饒遺權作非惟為邊患不 之指也使起不先言之論泰事者不追咎起之疎

蔽之地然其來久矣秦攻即即十七月不下或謂 王稽日君胡不賜軍吏乎稽不聽軍吏節果部以 及杜預伐吳數館遗洛中貴要人間其故曰吾但 細亦足傷忠臣清照任事之心而為庸人養交欺

恐為害不求益也以預名德元熱稍如此况其他

哉亦可憐矣

國吳大帝以此信瑾之不肯吳皆可為忠信之勸 主國有忠而見信者諸葛瑾仕吳不強其弟免背 章子以不以死父之故能使齊王必其不欺生君

而脩備自立在深致慈爲不知白起已先言之矣 知其妻之私已也問於妾則疑之矣其妾美之不 知其妾之段已也問於客則疑之矣其客又美之 **鄒思衣冠窥鏡問其妻日我熟典城比徐公美不**

不知其客之有求於已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非

見王言其蔽大有作川王日善下令末言曰受上 惟疑之且信之矣暴寢而思之大有悟頭入朝而 史懷卷第四

言無可進者是受諫者絕妙結局 房小語破之快哉命初下琴臣進練數月之後欲 **暗反應轉境甚妙千古臣請君驕與亡關頭從閨** 賞目受中賞目受下賞與私我與我求我三段暗

命尹伐魏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慘得以蛇足之 楚軍之 法覆軍 教將者資極於令尹昭陽已為楚

說止之可見國家有事人臣動名也極封實也盡

|其人多不可復用何也功不成的 田文嘗課其父崎郭君嬰日君用事相齊至今三 為娶謂差王日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亦祭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将伐齊公孫問 秋之形也況賢不如單者乎 斯不能加其所無有生之樂無死之憂此山即攻 鉄之歌媛之報孟當君也為之替三窟使齊樂交 君客三千人止得一馬媛始似不甚知媛使有彈 世矣門下不見一賢者益進之以好客也然孟書 氏醫三家晉六卿其驗也使齊王開此當不敢封 止此言有至理即尾大不掉枝大被根之說齊田 宋小夫齊之裂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 之客齊貌辯也忘其人之多亦門人証之事聽其 重之齎黃金相印而已同其利點如是而已矣嬰 子女沮之弗聽日刻而類破吾家荷可嫌齊貌辯 喪其所有功成

原生死之中去馬媛遠矣戰國之士稱孟書 外固非孟嘗所及而貌辯之所以報之者投其身 薛嬰不肯凡所以為靖郭君者無一步不自處死 辯勸嬰廢之不聽其二言楚昭陽以數倍之地易 固不水生也至其見閔王也其一言王為太子時、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公往必得死焉貌辯曰 地由此觀之則靖郭之客貌辯置其心於毀譽之

結而喜主怨者孤教之以後起之精遠怨之時其 蘇系就齊閔王曰臣聞川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 史 287-434

史懷卷第四人概制章

者孟嘗之客三千人而其父不三千人也

於鬼谷者如此由此觀之則道德之意不惟通於 利其統齊國王也言職之害益惠王主賢而因即 申韓且通於孫吳矣蘇恭之說秦惠王也言職之 謀則其國無宿髮全是老氏退一步之法益其學 大指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疾無成 因親見戰之苦其言不能痛悉如此 正當後起遠怨之會関王主騎而國敞遊犯先天 下而主怨之形戰不戰各有所宜耳且泰不生戰

宣王蠹閃王立

三靖郭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貌

者吾無離為之知之何其確而任之何其事也及

選則吾倚間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 本文王孫賈年十 史懷卷第四人戰四京 失之遠矣 門倚間之言激之也其意在不得齊王則不歸耳 女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日潭齒亂齊國殺関 母日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 無可以分者單解裏而衣之襄王惡之目山單之 不文張王立田單相之過苗水有老人涉苗 **齒朝而殺之〇王孫賈之誅治前方齊王其母倚** 勞百姓而單亦憂之 已善王嘉單之善下 對日間之王日女以為何若對日王不如因以為 施将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惡後之左右顧無 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 令人以此為母望予歸之言作見女子私情視之 王欲與我誅者祖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诛庫 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 人處下有買珠者裹工呼而問之日女問吾言乎 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 稱寡人之意軍有是善而王 命日寡人憂民之機也單收 而寒 ilis

亦無恙即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成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 為若為大臣者、左當知之為君而如其君之善者 果頓発第四 善已大哉言乎所以處王者體面地步甚前 之收譽於民單有是香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 欲圖之 此密事也他人不聞而買珠聞之為珠者 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問里問丈夫之相與語曰 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三日丁至朝日宜召 嘉之雜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 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靠也意陽子無恙乎是助 而問之日齊有處士日鍾帶子無恙耶是功王卷 后日尚無歲何有民荷無民何有君知本哉又進 自同於臣者也為大臣而妬小臣之善者自同於 危矣珠既自全又全軍既全軍又廣王之意而然 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禁也北宮之女嬰兒 小臣者也非高於自處之道也 田單之愛人差乃王之教澤也〇齊王思田單而 田昂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合求百姓之機我 一人被包集 日善乃赐軍牛酒 - F

蘇子謂楚王日人臣莫難於無好而進賢為主死 **江乙謂楚王日下此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止** 見重隱之言人未道及由此觀之人臣如而不進 **腎之難人知之進肾之雖難於為主死為主辱洞** 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好而進賢未見一人也進 易沙丘之事死者以干數為主層易自合产以下 語易見下語難知深思而善用之取下之道不出 以為齊亡於此不知君王后內治視趙威后何如 尤自過人即轉并所云太公孫華士者也名法家 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此一問膽說 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三問發端 子無恙耶撤其環填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果 甚許而心亦甚熱又問於改子仲尚存乎是具為 人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辭族此率 学問從何處得之君王后事秦四十年不被兵人 機震第四 AL. 歌画策

則備遂可也乎否陽之圍無矢張孟談日臣問益 **皆無事之時所不可必得者也而怨勞不與爲然** 字白不易言厚其資費重其事權實其交法三者 所謂後起之藉韓魏得之 為趙亦特韓魏之楊合於智伯而陰欲亡之也故 國家戰守之具有事用之而無事備為然備之 果於拒智伯之請地而無所是張孟談之的韓魏 **藤至末餘發而試之簡節之堅不能過也矢足矣** 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間苦楚樹之其 其線索呼應久矣用趙以減智氏者轉魏也蘇泰 襄子君臣之不足以辦智伯待趙之起而韓魏應 而不欲為騙始知智伯之欲必不能得於趙而趙 學樣全第四 减智伯之志定於效地之日矣韓魏志在減智氏 智伯諸地於韓韓典之諸地於魏魏又與之韓魏 黃雄為主死為主原不足以頭其與國之罪也況 雇用者平 赸 ŧ

銅少奈何張孟談日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

過張孟談懷門之外其志然其行高孟談亦入見 伯口何以知之日城降有日韓魏之君無喜志而 臣君不能當其若故成敗異耳今前與國之必有 言用則為襄子過之言不用則為智伯臣能當其 氏有過趙有孟談其心 目賑營其是 犯對孟談之 襄子曰臣遇智過帳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智 史懷卷第四 過帳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日二主殆將有變臣 其間張孟談既約翰魏之君因朝智伯而出遇智 從古將與之國與將亡之國皆各有一種奇人生 竹頭木屑酒師其意而為之 可為處處可為而一切委之不可為可數也悔侃 不畏文法如此偷倘居無事之時引伸觸類人人 用之內既無勞怨可避而又不精黃裝不假事 寫矢於屬萬兵於杜深心在無心之中實別在不 之室皆以蘇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 晉陽城且下郊班謂督伯曰悼魏之君必及矣智 有爱色是非反如何智怕以告二君其崩沒已可 而亡國之必無人当不誤故當智伯從韓魏國 越出策 占 Ý,

> 告韓魏之者為智伯日子安知之聖日韓題之若 美美二 若越而出都班前智作 巨治文何以死言 **视疵端而越疾神酸徵驗一至於此而猶不能悟**

也則日家人胡服子亦服也遊主罪英大焉宴 | 交也而紹太子之何也猶以體貌論之趙燕臣禄 武靈王胡服之命行於公子成又行於周紹成以 豈非亡國之主禍來神林乎

蘇代統奉陽君天下事恭有六害皆不利於趙而 恐親犯刑戮之罪直劫之以刑矣 D. W. S. F.

不獨戰因之士也然則人臣事君探人主喜祭者 之便而微中之以行其就而後已之身家利爲又 國之士不探得權貴人身家之便而後中之雖有 一片為國真心安能行其說被探得權貴人身家

不在趙而決於奉陽君之得陰與不得陰可見戰 皆以君不得陰一語收之事秦之利害不在天下

固落第二義失

本文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

君烹其子而 遺之羹祭羊坐於幕下而以之盡 長信候使自首其使魏王人泰心品

所為战机斯贊一語勝滿篋訪書矣且質其生子 文族有餘何必食其子而後為忠且信效易升之 文族賞其功而疑其心〇以樂羊之才之功事魏 贊曰其子之肉而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 杯文於謂視斯實白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副於秦周部止之不可支 可為人臣疑恐求信而取疑者之成也 而置之不順可也子已死而吸其羹何為者我此

史懷老祭四 期止之不可王謂支期日吾始已認於應侯矣支

期日王勿愛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支期恐長

貴人市其土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以始於強國之 侯入見王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俟矣一魏 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討後為魏計長信 信侯日君無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死乎安牛 於長信候然能使魏王不入泰者長信候也能恐 臣則亦何所不至哉魏王行止外聽於應侯內聽 王也長信候欲使之入秦則八秦欲止則止之位

> 六國割地路泰之害人能言之英透於欲望者制 者支期也線索機關已被支期點吸而干古扇君 不悟循以其身供權貴人一腳悲夫 ďά 义能 止之

地欲地者制壓二語從古亡國之禍皆臣市其君

本文申子請仕其從兄官耶侯不許也申子有怒 豈可獨歸怨於強隣哉

色昭侯日非所謂學於子者也從了之情而廢子

史懷卷第四

が対象

此名法家學問得力處申韓治國本領也申子語 子乃避食請罪日君真其人也○循功勞視火第 官其從兄昭侯不許而申子有怒色是昭侯之於

其君以自便其私者哉昭侯不獨中子用所以能 兩韓而我有兩趙也由此觀之戰國之士誰非用

家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從平申 千日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 之道不又將專行干之術而廢子之請乐子嘗於 名法深而申于之於名法淺也成午從趙來謂申

敝則使之伐米以散之齊力既散則與秦共承齊 書昭王使之取秦節齊以釋宋非德宋也齊力未 蘇子始為燕說齊伐朱非維宋也齊伐朱宋急進 郭隗論致士請先從隗始其主不以為嫌而隗亦 神或蔽之悲哉 烏家耳 財安往無事語之則不信事至又無及千古一轍 史懷卷第四 不自為嫌真心謀國人自無形迹可避 感孫平君臣誦此為之心悸國既亡矣貪者持其 蘇代為熊謀齊請以實珠玉帛事其左右日夫縣 王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負於財刑人骨髓之言每 磐延輩所以不食戰國之食者非不機也不敢食 也然戰國之士沒於富貴而殺其身者正坐此病 以為難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此為齊伐無言之 蘇秦說齊宜主之言日人之機所以不食鳥喙者 **用申示惟其名法之學深於申子故也** 州戰風景 燕是也 史懷卷第四 史懷卷第四於 耳戰國策上中忠於為一國者如蘇氏兄弟之於 自是如此其意原不在我 宋與釋朱在為莊謀齊 戈

史記一 **보**酸種惺述

廣陵門人蔣屬

五帝本紀

太史公五帝本紀實不作一了語其一段傳疑不 敢自信之意往往於運筆虚活亦轉處見之字字

原委又似歷歷有據正其不敢自信處益多聞而 是若存若匹光景使人黃未終而先待之其引證 後能關疑多見而後能關邓也好學深思心知其

火懷卷第五一八小龍一 意是作史之本择其言尤雅者是作史之法一部

古公是古今第一知取合人和戏之说實自占公 火記要領盡此矣 周本紀

啓之土地重於財物則弃財物人民重於土地則 之用夏變夷千古特識特力周有天下定於此矣 營築城郭宫室而邑居之作五宫有可民皆歌樂 弃土地然狄人能舍財物而欲上追其取舍又自 不凡葢亦漢世冒頓之流矣遷岐後貶戎狄之俗

> 故剪商之說周人自道之初不為其配父諱也而 勢以有天下此亦開國立家至情初無損於古公 古公立季歷以傳昌猜德累仁使子孫科待時乘

聖賢必無之勢也孔子論周之至德自太伯文王 後人乃屑屑焉代為之諱不亦多事乎是欲使前 而古公後而武王與文王同一行徑而後可此古

美里之囚閎天之徒患之用美女文馬丙嬖臣獻 外不強及其他嗚呼盡之矣

至情所謂異以齊蹇也且救君父而又為百姓 炮烙之刑造可以其出於美女文馬而不為功哉 史懷影第五人大統 炮略之刑厥功大矣救君父而又為百姓去

齊世家謂其本謀出太公尤為得之 惡來是時黃廉為約不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 秦之先蜚廉恶來父子以材力事科武王伐斜訴 由而報此千古義人也發俸之臣豈可易言奏子

泰本組

日國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心則以之若為

斜以贖文王處皆蒙之君不得不如此亦是臣子

ヒ死 武公也假手藏機天人之間妙有微意使二人枉 牛為叔孫氏廢二子而立昭子然計賢牛者即昭 出子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具令人城殺出子 意鳴呼後之以忠義自命者其於故主存亡之際 謂無負於私雕矣樂布及命刷彭越頭下差有此 於用語誦則誦矣然從一片求賢苦心川之其取 在焉請以五段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其妙在 之轉常者皆不足以勢頑悍之人也 作賊臣巧哉若討賊出於他人則尋常灰凡報施 史作泰第五 出子五歲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 视蓝廉何如哉 由余於戎亦略祖此意及得後授之國政號曰五 贖之恐楚人不專乃使人卻楚曰吾媵臣百里後 百里溪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開其賢欲重 子也三爻為秦殺出子而立武公然計三父者即 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〇齊豎 本文章公率大無長弗忌威壘三文廢太子而立 而為已於非其私服許敢任之若蜚康者可

史世界第五

帝 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顏好牛臣以養牛此 乞食住人塞叔收臣臣因欲事亦君無知寒叔止 與大夫僕讓日臣不及臣友蹇叔臣當因於齊而

舉大事以人心為本雖作不順亦怕藉民心為之, 簡相如亦以此得之奈君臣如此所以霸也, 於蹇以一一從誠上看出可問觀其大者終賢於, 用芸言得脫一不用及處君難是以知其賢僕之

寒以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将蘇且留再

不親可伐也緣公日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晉殺不與鄭子豹奔秦說緣公日晉君無道百姓

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誅大臣是動眾事而及

而使人得之藉吾民以為所欲為而國亦從之可而民安之只是得民耳田怕亦用此取齊國有民以此察其民之調看得甚妙司馬懿誅曹狹何鄧

笑日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戎狄不然一國之**攻** 由余入秦秦繆公問以中國詩書禮樂法度由余

隨之乃知先王德禮之所以久也太史公之傳聞 秦以名法絕臣下臣下所以禦其上者由恐懼生 更也日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近於戲矣益以此 蒙蔽由蒙蔽轉入游戲名法之效以游戲終而國 裁其言之也由余之論一變為商君申韓原於道 則雖欲繁多其道無由簡易之流蔽一至此思深少懷卷第五——《神紀》 為漢用酷更效驗結局也吁得之矣 德鱼不信哉太史公推言之益有深感矣 秦變氣書為就簡策為紙簿書繁多更不能完姦 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又云 莫不近於迂闊所以使民自等而不輕為姦泰所 議論全是一部莊子學問大吉在簡易以便民而 泰之所以帝正恭之所以丛也蘇軾謂先王制禮滅之以為其所為泰以宮强兼天下為皇帝不知 獨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里人之治也 人有以厝其手足如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 勿强之其意自妙而商君遂聰記先王之法而 秦始皇本紀 被 不以成敗論英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所以他其 嚴然列諸帝之前而無所思蓋深情羽之不成 理蓋帝王有帝王之分英雄有英雄之分項梁之 校李慶之失也然觀羽舉動局量自無作帝王之 司馬遷以項羽置本紀為史記入漢第一篇文字、 之亦不易乎 勝之而無補於以免後世承平之後兵無可持勝 史懷卷第五 四本紀 餘效也然察随以匹民動盗起徒恃力足以勝之 以泰本上前而猶能誅陳勝項梁魏咎固張兵之 邪至平陰道有人持壁遊使者日明年祖龍灰則 法之所加人不敢開口鬼弄之耳 死而地分秦法如此而猶有不到處智力其可專 手二十六年墜星至地為石民或刻其石目始皇 博浪之權誤中副車大索十日不得此自子房高 | 始皇川衡 後之史官無此限無此手 食字易却勒字用權勢字易却政事字洞見深文 項羽本紀 石量當太史公日食於權勢至如此用

東 287-442

事.

以責項梁也留安陽四十六日不進智中原不能 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飲酒高會騎情甚矣何 楚懷王用朱義為鄉子冠軍直以戰隊而將騎卒 之起蕭門恐事不就後泰種族其家盡讓劉季一 史懷卷第五 能為帝王不屑獨與琴雄局面也 **鐵食稽守通一事與陳沙田菜起手略同庸人不** 情者敗一語破的耳義謂項羽日被坚執銳義不 人安身立命全是此一段主意 也數語說得有權術是世上第一占便定人沛公 在此在事成獨得封侯事取易以及非世所指名 陳嬰之母止其子勿王以讓項梁然其識力妹不 兩段大喜略知其意自然不肯竟學矣妙解難與 樂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义不肯竟學非有 也使其過之梁可羽而羽可沛公矣 以後羽入開以後着着皆錯分止於此而不能過 分止於彼茶農 人言陶元亮讀書正用此法 本紀 陽項羽之 小 Ĭ 於西 闒 梁談陽

臣戰河南然不自意先入關得見将軍於此謝羽 鵬財 其見事之捷而入想之細乎從張良樊喻見項王 **沛公及良用也良入告沛公沛公日孰與君少長** 錯一着不得者項伯夜告張良天送一項氏 史懷卷第五 沛公謝羽鴻門一事其間機緣所凑合有少一 不問退步 漫然授之重任古今用人往往如此 詞氣只合如是却妙在入關秋毫無所犯造将守 至鴻門謝口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 民日長於臣亦公日若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何 不得省一步不得者節次所布置有多一語不得 不破察而不可得也何也無退步也無為必勝者 可得也項羽殺朱義教碰破泰已殺朱義矣雖欲 信陵竊符枚猶破泰已竊符矣雖欲不破泰而 無從摩娑開一言之近似即以為他不考實慮遠 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等語先向項伯諾明傳 背部而 巴承平日久人不 智兵倉卒求一 不

此是古今應變解紛一大關目太史公寫一 魚 J. 一說事理便於第 一義矣 項王節次尤妙非於中有左師公後步近部氣氣 教此怒髮氣固足以制人矣飲酒的肉之後

示人皆細看之益人智意 人主不與臣下爭智力而氣局自勝之良謂肺 榜樣

日科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手沛公縣然日因

以應日坐此驚怖中安冒电地步體而毫不自失 坐項王目壯上賜之厄酒及增折項王項王未有 如也且為之奈何此名皇中個原也獎增雄盾入

一主如此在楚欲勿為項王在漢欲勿為高祖

時應機鎮物發付之妙更不能別可一部替之

可得平

可不知二人膽智皆從忠孝天性中出方是真正 陽門一役張良之智獎增之勇天護真主缺一 不

公臣也尚不恐有其念頭本領贞漢與諸將相凡 膽智所以卒能濟事項伯要良俱去良日臣為韓 自不同至讀俠哈听云作前人與之同命一語感 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此去不義此時良非神

動幽明鬼神為泣耸尋常武人可到其擁盾幣到

死其肯黨諸 冒以 危劉氏乎 兩侯不必言詩日斜 **曾諫漢王入關及枕官者數事有大臣風節** 省不

不項王得此意滿而心解矣其立言之妙如此觀 之賞二語益封侯之賞四字明明以盟主批等項 其一段正議妙從樊曾吐之若出自張良則漢

輕

而羽亦疑矣尤妙在労苦而功高如此亦有

得武夫公侯腹心 管足以當之矣 史懷卷第五

吏舞文手先用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二語說 太史公叙項羽封賞諸王侯將祖其用意之公史懷雅第五人大鄉一十 一從虚字過接處模寫肺肝如見真是老

透項王心事本領眼力也高而以

項王乃自立為

西楚衞王終之筆下如破竹 高祖本紀

沛

兵尚衆距除今不下宛從後擊强秦在前此危道 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日沛公雖欲急入關秦 公入關西略地至南陽郡南陽守愛保城守宛

項羽 少恨卷第五 人本紀 本文,漢王之出衆 勝入 使韓信等解河北超地連熱齊君王乃復是榮陽 王曰漢與楚相距榮陽數歲漢常因與君 關緊要着數也 為其實與子房計先後相成數一不可此沛公入 范陽令下避三十餘城同意恢雖為南陽守及自 引兵西無不下者陳恢此策與蒯通就武信君封 無所累沛公日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戸 與之西諸城未下者開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 又有照宛之忠莫若約降其守囚使止守引其兵 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减陽之約後 陽者王之今隔守宛宛大郡也吏人自以為降必 一開侯佐漢初着絕妙起手也所陽守欲自到其 死故皆堅守今足下盡日止其至 死傷者必多引 也於是沛 陳族止之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 必引兵南乘王深壁令來陽成斗問且 如此 4 H 乃夜引兵從他道選 楚川 備 關收兵欲後東泉生統漢 者多力分漢得 圍宛城三匝 体復與之 王武閣 蒋林 成

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雖使楚擊破越 於獨燒所過機道以齊王田榮反書造項王項 此漢自得妙着也楚方自賀戰勝而不知漢有天 以此無西爱漢心雖使楚奪漢關中可也彭越及 破布可也此楚讓漢妙者也強正不得王關中 可也項王怨黥布漢得使隨河就降之雖便楚擊 不計馬項羽殺義帝漢擊之雖使楚破漢於 如弈者然妙處不過數着全局在我而小小 |取天下者在得其大勢不在戰守之勝敗得 一尤為居裝可悟兵家分合勢逸之故 TANK TO THE PARTY OF 下要着楚雖勝漢力波而神亂矣所備者多一語 被楚必矣於王從其計 〇袁生此第亦漢 雌水 利鈍 失也 Ŧ

與傍出而中題之敵所不利印為我所利者日應 引之於彼使不得至此者 日縣着我與敵俱

販而卒

以此 取

而

之所其敵失之而我得之者曰先着我發之於此 下之局已定於此數着矣妙着有數器爲我與敵

敵不得備之於彼者日等若敵備之於此而

液 天 下之勢不 越此 數端 而

有 帝王初典其智勇盡取之臣下又皆其故等夷 種意外舉指先制其命奪其鳃使不敢 動

後能為吾用 高祖至脩武自補漢使者入張耳韓

足以逆折其邪萌而消之於未然韓信不入蒯诵 已弄信於掌股之上矣為以龍葢寓於玩戲之中 信壁而奪之軍至定陶馳入韓信壁奪其軍此

之說而不反非不欲反也知其反之無能為也知 及之無能為而又有及名信益肯為之平善平信

之言日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心服之言也

高祖自謂不如畱侯蕭何韓信而又曰此三人皆 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二語然占地 者有天下之心故將為天子及既為天子之時 才故未為天子之時自視常若有餘所不敢自信

出三人上耳封王子第至吳王廣撫之日漢後 歩非謙遜歸功臣下之言正自明其能驅策智員 者必勃也此從何處看出悍王驕后當亦骨為文 十年東南有及者鱼若邪屬呂后後事口安劉氏 開國遠慮亦自是丈夫氣然呂雉老狐不得用武 諸呂之禍而聽後人為之所不肯作法於凉不 高帝終不以戚姬故廢嫡立愛明知有人就之虚 视及若不足

爾中眼中人矣帝王識量與臣下不同屈兼屈力 帝勞軍至漸上日如兒戲耳則二新伎俩已落其

問百歲後蕭相國死能可代之次曹念次王陵次 帝處的七夫人法處之為千古恨耳高帝病呂后 復一日安敢遠期十年亦是此意然其徽府始皇 **猶云云達識遠應其異於琴雄以此光武有言日** 日天下旬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此何特 之言敗盡後世勸進者之與至於何替未央官則 帝賢者事也空言虚語非所守 漢五年諸侯奉臣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日吾聞 登待其反 而後制之哉 电真英雄真帝王

則其意向局面人定矣益所可自許者有天 **旋出關令除秦社稷立洪礼稷乃二年二月事也** ★ 287 — 446 謂東南有天子氣高祖即自疑此何等事而以自

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僕不敢與弱子抗當時韓彭 誰也漢之不必除吕后正以有不物輩在耳他日 之甚矣且自蕭曹平勃輩而下其能為豪且悍 **已死其將以蕭曹平物為豪奴悍僕平似亦不倫** 亦何有於諸台也蘇軾謂不去日后為惠帝計如 安劉氏者必初也一然守中見之處分如此則帝 **菜佐使毫釐不差而低個顧步長處深思尤於然** 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其一片苦心如醫之量藥剛 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 史康卷第五 綱常之界哉上之言曰王陵可然陵少態陳平可 諸人之足以辦諸昌又何必除一吕后以為開 后之老諸吕之庸而平勃諸人辦之有餘知平勤 知也一語根甚此時餐付只得如此然上亦知日 問其次尤為很毒上亦寒心而目此後亦非而 帝已見其肺肝矣問至周勃漢之人数已窮而復 在劉氏而觀其何以備呂氏也不待其詞之畢而 矣缩究到底正觀其用人次第分數何如其意不 大周 勃此數人者。目后联目属有中數之熟 國 所

吕后本紀

周昌當高祖時不阿高祖意廢太子立猶王所以奪漢也。

遺恨自是漢家殺通未休天生一腳商子寄校之 断伤有逆子辟疆使吕氏得握大權以危漢千古王於周昌意也在期期不奉訪時已定矣 上於周昌意也在期期不奉訪時已定矣 史像卷第五 《林紀》 共

妙甚目后謂避兄不欺也腳兄二字口角而貌酷

為受必據兵衛官慎勿送整仍為人所制主意如軍已玉產居南軍仍誠日我即開前年少大臣恐 三后病甚部署後事令趙王吕禄為上將軍軍北 像或作腳况便失之矣

此雖 處矣廼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日母為他人守也 以此觀之吕氏獨有兩女子祿產輩奴耳吕雉 屬大尉目髮聞之大怒日若為將而弃軍已氏 百雕寄何 為哉及寄給說目配歸將印 宛 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奉 此大作用大權術也三年十一月又日前日計 列候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其苦而列候亦無 由教訓其民出題甚正立言甚妙一毫形迹不露 即位之二年遣諸侯之國故自有

深意然其言日

臨光侯自是爵賞之妖然嬃之雄略消得一侯勝 後諸吕中有一人如須者漢危矣哉思當謂須封

吕氏數王耳

史懷卷第五一人典記

之要屯弱衆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 齊王舉兵誅吕氏吕產等遣顏陰侯灌娶將兵擊

一片變共誅之此最是誅旨安劉先者其得力

慈慧夙根

率制耳文帝即位行賞先論灌嬰合謀功而後及 外長齊楚兵又恐灌宴時之日氏之敗敗於灌嬰 平物朱虛之前吕産欲發關中內憚絳侯朱虚等

趙王友幽宛後大后使使告代王欲徒王趙代王 平勃朱虚等得之矣 文帝本紀

法也文帝善用之

謝願守代邊有識有體就身甚妙此老氏退一步

哉然文帝博大長者而學道人也胎骨中原 刑法其來人矣以一女子除之其功又豈止救父 |侯之国駕馭責成何其雄警而詳妥也 **提禁上書救父自是豪傑立言婉篇情理感人肉**

列 遣

史懷卷第五一人來和

帝武帝擊匈奴在行一見之志故常生事文帝在 大臣辣不聽何其勇也愚當謂文帝用兵遠過武 文帝謙遜愛養事事以靜為主至欲自將擊

懷謙志發之不露奇言與迹帝王舉動自應如此 文帝遗部薄葬短索其旨本出老莊 而以一片虚 圖天下之安故常歸於無事大小公私其本未不

不爾便是一楊王孫矣

史懷卷第五 學之妙留之也 作者能了然於心口手之間寫的腦處與轉常題 **屬萬餘言無一若實語每川虚字談語棚弄其專** 仙牵合為一及將河決匈奴諸事與求仙牽合為 將黃處歷代配與與封禪奉合為一將封禪與神 生則又益一凝心支雕細造愈遠愈批此書妙在 命之符從輸心由去之已遠矣漢武附之求仙長 不出此而有之一部天軍等故得有於後世國文 明者無異而其古而靈與而動整而變奇而則亦 **轉誦之了然乃為妙筆如天官書等作是也然由** 必使讀者雖不甚悉其故而其文一一有針路 將使人苦其數而弃之故是文章似事理幽職者 此書以理數為主文之工相不必論然文不能 似涉傳會而其中格格不相蒙處讀之自見學 禪依古郊池崇藝之義後世人主用以誇其受 封禪書 **大大大 益武帝雄主甘心求** 仙必有 夫 可

天宣書

如此方士烏得而或之哉 在舍蓄於於無極力收括之迹、 為之不必有紀也其一切可喜可們之事散見於 林先生以封禪書補武帝本紀此用考工記補 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明明以黑帝自處也雄断 所因綠柳断為藤自是侍識乃立黑帝嗣命日北 是高祖日吾知之矣乃待我而五也真主之言無 高祖日吾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 **颯然斷案悚然此一篇長文字最恰好結語却妙** 不發其原在此篇末一語日然其效可睹矣意典 累劫難斷惟江阿諛若合之徒接踵而中之往無 言妙理足以深入而先奪之太史公合其後妙者 官法不知司馬遷仕武帝朝武帝紀自當待後 **冀與其真數語是其胎骨中食族種子疑城柔海** 明白易號處見之所認欣然應幾遇之羈縻不絕 如離如見戲如街談寫人主迁呆點溺全在事理 諸傳紀之中而使人自得之微獨武帝即諸帝有 不言而娓娓譚方術皆不出盾獄之語如夢如婚

更之法原是如此、 一紀者亦不過編年梗概耳其詳自散見於他處 頗得以流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 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

變亂其中不敢復言流失 應兼漕後世营一灣而力不暇給文法繩其後事

三代至漢言水利者以潛而兼溉郡艾屯田又以

|得五千項五千項故盡河端疗地民葵牧其中耳 **果引汾瓶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

今凝田之意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出

河渠書

鄭國為韓間泰令鑿涇水開渠凝田此南君强本

卒數萬人作泉田數歲河移徙界不利則田者不

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

秦哲鬼一韓而兼收六國安在其為韓間秦平恭 之謀也荷免韓一時之患而永開秦數世之利使

史懷卷第五

秋地記一

韓與在秦也秦幸而韓不幸耳 戰國策士之習本為身謀術用身利初無分於在

本文鄉當時為大農事四異時關東治栗從渭中

洞穿渠起長安立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 上度六月而罷而濟水道九百餘里時有姓處引

然命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張三 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消稍多而張下之民

田此損濟省率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

度可令三月罷而張下民田萬餘項又可得以流 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滑如此漢中

史懷卷第五人以此

入其後人有上書飲通慶斜道及漕事下御史 能償種外之河東張田麼予越人命少府以為

|遠今穿髮針道少阪近四百里而髮水通沔針 夫張為影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 Ī

通滑背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污入褒聚之絕

之穀可致山東從污無限便於孤柱之滑且慶斜 與派全利通發斜者見其利不見其害務係之前 近而水為石不可濟〇漢言治河者三鄭當時 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聚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 村木竹箭之饒極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印

共利害中之輕重耳 相級成變全利之說未可長守而通行之娶當擇 |利害年,此其大較也然河之為物 天将 地理人事

贬詞而此皆獨無機刺也 大二字抹殺之所以武帝紛紛制作太史公皆有 |皇之力行兵湯之心功成而利亦普未可概以好 武帝塞宣易質有一段畏天憫人之意所謂以秦

平准書

平年書言財賦而一代世變人情紀綱風俗及復 史懷松第五 被制

篇眼日血脈節節相生不山變字溢得中别有本 其變也又日一質一文始終之變也二變字是一 之故有順而相因者有逆而相反者物盛而衰固

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最後之者所以 而通其道不得不出於此者也何也文景殷富而 代一切與利之事而救告稱之禍所謂窮而變變 **未而借一事發之**

蘭爵闍罪不效也鹽鐵而鹽鐵不效也鑄錢制皮 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為虚耗之世濟層關罪而

> 之獄用日縣官大空而當商大買或端財役貧口 也非惟不效而已矣而又日遇與陵遊廉耶相官 幣而發幣不效也財金而酎金不效也風示百姓 日東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日見知之法生館治 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效也募徒民而徙民不效

求為秦之季世而不可得矣桑儿羊晚出乃始為 盗與兵天下都然喪其樂生之心不思以解之且 見而勢已窮矣至於告稱之令下以天子而同 **公鄉大夫前飲取容一篇之中三致意馬則刑已**

とという。

平准之法龍天下財物歸於縣官而相薩翰貴

計皆取足大農不復告稱不復告稱此即平準之 臣籠絡人主之語而賞賜司百餘萬匹金錢巨萬 也或曰是又以天子而同於負取矣以天子而

告婚之禍可以亡平華非救鄉以救亡也故曰平 同於負販不猶愈於以天子而同於盗與兵子且

軍者所以代一切與利之事而救告稱之騙其道

萬物不得腾踊雖所謂不加賦而天下用號是

利

賣之贱即買之富商大買無所年大利則友本而

舒四百人盡復予縣官如故也為即而牧羊如故 已得御史大夫而持論駁鹽鐵船算欲亨弘羊置 許然卒不能山式彀中式之强忍出弘上遠矣至 非人情不敢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 也御史大夫之爾使人主自予之而已若無所取 史軟卷第五 報而田牧如故也持錢二千萬給徙民如故也外 之一不得 川興霊而意改故其道難於持久今式 為武帝之天下也都時觀變史監有深悲焉非 身於諸利臣之外而出其上一生较組以持正終 奇難於其奇而能持久公孫弘戲人也駁之日此 為故古今無出錢買官者未有如式者也不難於 輪家之半助邊不願官職不願報冤商矣數歲不 平準也悲其所以不得不出於平華之故也 逐無議平日惡得無議漢文景之天下何以遂化 ネ 得不 上式以奇取人者也奇之為用在乘其急而提得 出於此者也其道不得不出於此然則 天子尊顯十式其意在風示天下使百姓分財助 太史公詳著十式始未與平母意義原不相蒙益

不到此 言利之流至選舉慶遊吏道雜面多端稱可言也 鹽法做此意為之 十餘鍾政一石只七字寫盡千古濟解之苦 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面內受錢於都內後世

羊天乃雨其中熱而目出久矣、 餘名與實弘羊徐收之而式袖手觀焉弘羊賜爵 史懷卷第五 天 歌記 左庶長黃金再百金上合官求雨式突然日亨弘 點輸財助邊之效益無所發明所謂不加賦而 不得不出於平率平平行而弘羊用弘羊用而 理稍順而天下猶然英應則其勢益窮而其 縣官較之帶官鹽鉄規模看寬較之船等告掛情 道益

何其工也親其操放進退益得老氏之術而用之

史懷然第六

明

景陵鍾惺述

消粉獅 於解

太伯心同夷齊而才過之故讓國而能不失國與太伯世家

世人也獨愛身一念太重耳故凡事皆不肯犯手 賢者不已與人處吐出心肝忠告動人盖有心用 季札古之篤於友者也所至以人才爲念不識其

同一機權是古今一大鄉愿也 **世家**

東懷老第六

當園間紅立之際超遊園提與晏子處崔杼之亂

伍員來吳不歸王僚而客公子光員欲有光而用 之也伐楚之利光不使員之說得行於王僚光欲

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嚴身稅世節次地步 提解人相遇點頭印知干截在月光喜乃客員員 此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進之光轉想甚 **有員而用之也英雄心計各不相讓而相爲用如**

何其妙也然殺人之君以自快其父兄之仇能無

~報有由然耳

晁錯有言五伯不及其臣此語說桓公與管仲尤

食者數世弱者後以熟調齊得而魯失哉

以輸心出之豈不是英雄收放觀劉項吳越成敗 之恨機緣本末壽對正爾相值赦越王一段若不 殺而父乎對日不敢二語可泣幽明子胥抱父兄 大差之報父仇自是千古孝義男子獨总態

王之

之際可見古今伯王其若若臣無朴心而慈性者

古聖賢如黃帝太公皆是很人司馬遷謂日尚多 齊太公世家

奇計後世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奇

史懷差第六 計陰權四字乃後世屬儒所首為太公諱者不知

賢何事廢權謀况兵平治齊因其俗簡其禮通商 太公事周其本領不出此四字但用之妙耳古聖

工之業便魚鹽之利已豫作一富疆之規爲管子

齊此其所以為 周公也然田和篡齊之後魯之血 所為哉能為太公所馬而不為寧聽後世北 呼會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周公豈不能為太公 爾齊張本周公見太公報政速而伯為運獎日鳴

春秋諸伯佐皆不及管仲而齊桓本質較之晉文 竟桓公先管仲一着此其所以能臣管仲也 確然射鈎之時 **小白佯死以候管仲管仲不** 知

> 15 而 #

說虚心也疑而後信乃為真信不說而後說乃

日召公疑之日君與不認直道也既而日召入

維兹有陳

保义有股於是召公乃說

の始

巴盡於此一問矣志氣如此印幸而聽管仲言不 管仲則伯一不用而其做幾可以心管仲病而 楚莊素粮為最劣獨以能用管仲勝之耳足以用 相此何等大事乃及於易矛開方豎刀庸安之極

以中桓公而致其問者正在於此管仲即以此迎 史懷卷第六 然殺子以適君恐親以適君自官以適君三子所 用三千叉豈能更求賢者而川之况卒用三子乎

用人始終定案告唇庸之主語甚簡捷而猶不能

而斬之可謂妙手非人情難近五字是干古觀

甚矣桓之易惑而難悟也

君與君與不說周公周公乃極湯時有伊尹假子 本文成王既切周公攝政當國践神召公疑之作 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干上帝巫咸 燕召公世家

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

於自殺之也惡乎

衛康叔世家

與其大夫礼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姆泄冶陳公告

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其失又也

周召乎哉 管茶世家

謂和而不同也豈必一一不疑一一皆說而後為 為真說古君臣朋友之問相知相得正在於此所

周

其一封徽子及其一封康叔仍是监殷故智而 公珠管权後分殷遺民為二離其黨弱其力也

迹不露歷變而心計獨精執謂聖人無術故 世家記二

後懷王客死於秦報施之間假失故 國君宣淫而殺其諍臣亾道也乃陳又甚馬靈公 楚文王房恭哀侯以歸習九歲死於楚虐甚矣其 陳杞世家

作夷叔齊利所在則讓之位與壽死所在則爭之

晋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於太子以奚齊代之驅

姬治日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其妖點動人全

則吾不知也 维然爭处不難於讓國乎孔子日可以為難矣仁 讓仁也爭勇也天倫之問吾顧為仁而不忍言勇

晋世家

权虞於唐後人紛紛是非竟無定論不知天子之 日成王日吾與之戲耳史佚日天子無咸言遂封 成王與叔虞削桐葉為珪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

因而成之即無削桐之戲此舉故終不可廢也若 马以老人 世家 第出封於外自是周家常與特地定於唐故史佚

典禮所無及一切私暱思作史將諫之其首遂君

之過乎 曲沃武公誘召昬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號叔伐曲

此二十八年中一日皆桓王之賜也至於王受縣 晋侯第繼為晋侯立二十八年而後武公始滅之 沃武公此舉在衰尚自不可少武公入于曲沃 命武公為皆侯如祖父擊盗而其子與之市因以 TL

> 審在數將兵百姓附之二語陵逼之形隱然言外 在一段廢立正論似不從姬妄口中出而機鋒險

載如生若只如戚夫人日夜涕泣欲立其子則唐 且沒矣又路二五使出太子申生于曲沃出 好又 泣日太子何忍也史 遞兩 泣字寫出情形千 為後來私代暗伏一案及置藥胙中之計得行職

舌利口覆那豈漫無所操而嘗試之乎 主則政成心成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思也女子史機差第六一四世界 政四字此管商經國語二五從何處拾來美女破 小人偏有此標本遠漠足以發動雄主而民慢其

之平有息日能息此處不及問昌遠矣息之處自 獻公謂荷息日吾欲以奚齊為後恐亂起子 者其可以不學平 可復也息死於信不死於義不學之過也為大臣 不錯錯在以立奚齊自任耳有子曰信近於義言 能立

> 史 287 -455

史機卷第六

夷吾于蒲與屈則曰宗邑無主則民不威避場無

齊女母去心當羈旅疑畏之照藏身親勢其道 重耳以上人留齊五歲此時處約非處樂也其愛

其主殺之動重耳行重耳術辭之口人生安樂就 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數語盖從戒心出正以 不得不出於此從者謀行桑上人知之以告其主

聚公卒趙盾執政太子夷鼻少國人以亂故欲立 志其可以告入乎 載之以行始得坦然脫於樊龍英雄一片深機苦 堅齊女之意而防其泄破其忌耳及齊女謀醉而

之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于夷阜發兵距秦送 長君盾乃迎公子难於秦欲立之秦衛而送馬将 《矣太子母日夜抱太子泣於朝盾與諸大夫患

時已定之此亦人情所必至也豈思其敬諫平若 之德不勝怨矣組魔伏甲之謀盖自迎立公子確 廢不立立公子雍雍立不成而復立之者也雖 **夷皐立是為靈公推而論之則靈公益盾所本欲** 雍此國家何等事而盾舉動始終輕戾一至於此 雍者廢成謀而桃強隣之怒無故而欺公子

於此

足平盾之間面針

共工氏作亂帝學便重聚誅之而不盡帝乃以 楚世家

誅之不疑古軍法之嚴如此然不盡云者可以 實日誅重黎夫重黎之誅共工氏将不盡耳帝譽 而不誅之詞也縱冠養亂其意可疑而其情不可

造莊玉負大志善蔵其用人也即位三年活樂 教甚於力不能誅之者矣 聽政用以自晦而大有為耳被伍舉看破微言挑

時君臣相視真逆千古讀書人容易職 逗只得說出非因奉之言而後悟也雄謀隱 過

之得由春秋而戰國稱七雄者其機綠關節全在 王男乃怨越而不西伐楚此吳越之所以敝而楚 昭王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勾嶷射殺吳 春秋特伍氏之東子胥入吳楚始終爲吳所因王

於之約欺楚楚方甘心於儀儀請自往謝 **像秦縱横之士其意以游說取雷貴止耳然以**

所及然則游說以取富貴又豈一切身家趣避之 有新尚在內然膽者亦已過人矣豈後世謀國者 人所能倖而致乎

陶之一富人而已

越世家

吳此數處者其勢非越之所得獨有其勢非越之 與魯泗東地方百里夫勾踐起小國窮而滅一強 所得獨有而因以與人不符人請之自作恩威占 勾踐滅吳後以准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

先着盖同一與地也自人請之則我是人我先 世界

與之則人德我其取舍因應之妙問花為董作用

能用財者少子也能用用財之人者朱公也朱公

HIL.

中子之死故古今事無大小其成敗只在明取会 之妙不在用莊生而在用少子用少子則中子生 而千金固在用長子則虛費私獨之千金而無於

級之用財用人所以事

越之道不出於此不然質 而史憑以活中子一事為越世家終局舉此以見 明取舍只在知人越滅吳伯諸侯得力在一范蠡

> 此看出 朱公不得已遭長男已知中干之必死矣獨之日 至於殺其弟蘇干贈曾謂子弟不才亦有用處從 重於棄則此今世俗富人所謂保來主也而其害

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二語正庸鄙屑人所難朱

矣莊生謂長男亦日可疾去矣慎母留印第出勿 問其所以然數語正是無與爭事之意料謀所見 公不遣長男意正在此若少子去則不須為此言

見信於知已之朱公乃硜硜一念必殺一朋友之 仁不取之義不必見諒於野豎之長男亦何患不 以通家年少見遇正當憐之然始問全共解紛之

自然暗合長男養物不知亦何足怪便莊生長者

子以自明其不取金小人哉莊生何其忍而俠也

宝多故予安地处平夫以桓公之賢大五百伯小 幽王以褒后放王室治多邪桓公問太史伯曰H 不言強而急急乎逃死之不得何其言之太甚而 鄭世家

為利而先處一处地然則欲勿處死地者在勿為 年晋里克之所以此也其本謀在樹德於人以自 趣避無門藏身無所 至辨至核令其智中豁然而後乃日然是二者不 晋平公有疾少實沈臺點為非子產詳二 德我者所疑而已以尚昌之勉而廢立之際得免 以立一君雖有德於人人即以此疑之矣此魯賢 與勢平何其不失尺寸也生亂世有此識鑒何患 局從數百年前掌上監定如數一二型平數平時 能國周衰料齊素晉楚之必與一部春秋戰國全 伯教桓公居號館之間而勿近楚桓公雖此鄭亦 樂禍不顧國家之亂者不知逃死之難故也太史 **夫願天下太平不獨為國正以為身彼小人安危** 逃死之難如此人不生亂世安知此語之其士大 不祥 在君身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前段之意 於死者不為人所凝也 用段殺鄭子而內厲公屬公入遂殺甫瑕去 那及大戎殺國王并殺桓公秦非子亦與馬 世紀 + 神所出

立言節次甚妙平公及权向日善博物君子也似 共歸重全在此正 **松公之聽於人而** 不聽於神其

北以叔向之賢而從君諾諾聽言之難如此 全不達子産之肯者何其喜於徵事而果於觀理 趙世家

事有可筆諸書而不可見諸事者如太史於趙 貢紙其君可也直以我君之刑刑之不可也屠

史懷養第六 買滅趙宗畢竟用董狐一語作口實可不慎哉 全趙肥始終自是韓厥為主厥告趙朔趣と朔 于必不絕 趙 祀 朔 死 不恨 朔 亦 自 知 人 韓 厥 許 諾 果 康 孝 弟 木

語其意在緩之耳然此語 平公仲日富之可貴之則否富之可三字原非官 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 扁鵲醫也視簡子病其言又近於巫怪甚引秦穆 博辨悟似子産一流人醫豈易言 一出烈侠欲賜歌者田

乎稱疾不出妙用深心其際甚微難以告人也 白也無程嬰公孫杵臼厥將不全趙配而立其孤 厥從何處許諾之此 時期末一言及程嬰公孫杵

緩而意益定矣三人進而君漸說至烈俠使使謂 無主而緩之也此語有主而緩之也有主則詞益 心開而途敢矣乃進牛畜荀欣徐悅復問歌者田 於此一事之外別開妙想番吾君謂公仲日君 公仲日本未有可者愈欲緩之而別為計然未 史懷恭第六 好善而未知所持令相趙 所出也若只就此事葬討有何出路奪門 武靈王胡服主意只為教騎射耳教騎射可也 在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一 若不與焉此三代以上大臣事君之道也然歸要 相國日歌者之田且止使人 公仲日方擇其善者同一緩語求未有可者智中 重矣騎射重而後能教民騎射是胡 重矣騎射重而後能教民騎射是胡服之意也必胡服人主以騎射之故率一國而胡服則騎 納騙遇巷從何處入手 世有順我 中山 我必 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難驅世以失我 有之横態傲 四年亦有進士平公仲 語中竅臣不知其君 主自作自止而人 語月無 轉開 臣 放之妙 俱從婦 餘帝王之識量不足 之難在此其工夫却在前段老臣縣息舒祺最 語字字開話步步閒情與本事全不 看之全在舉止進退有關目有節奏一段迁 有 於親而國聽於君又將大道 奪矣太后日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稍解轉開 后日丈夫亦僻愛少子平則 歩不可省得力處即在於 此又妙在一字一步 自而臣衰竊憐愛之漸漸入題一 毫無述至太 秦第六 人性情體貼探討出來未及正說而氣已 題 月在我

歌 者 H 左師公諫趙太后出長安君為質不當在言語上 尸虽出戶同一結局若武靈王者八臣之才零有 武靈王始末規畫止於強国孫毅餓处與齊桓 雄 公子成日寡人 胡服將以朝也亦欲 所止而功有所出其言何其沈而透也然作此 段極奇率止又須看他此後用人行事部署收 在目其妙在於頑鈍 惟 其 理壓此 頭鈍 所 叔服之家聽 以能 **造**事 身火生 史 287-459

公仲

自 不

能變其

初說應日

話居

月 問

相沾而一字

臣一片為國苦心誠則生巧正可與公仲事称看 言萬想只欲討此一句 以後便如 被竹矣盖老 楚趙而寬於魏也却將秦所以不攻楚趙之故益 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三句又恐魏間泰之将攻 謂其兄關

弓飛涕泣

丽

道之者也主意在韓山之

而烈侠丈夫也故用正太后婦人也故用請

魏世家

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至云 李克與魏文侯定相曰居視其所親言視其所與

只重達視其所舉一句盖这之所來即在之所親 臣之以此定二子相不相之故辞其始末文義原 魏成于所奉三人君皆事之翟橫所進五人君皆

富之所與也猶得古大臣以人事若之義却以五 史懷差第六 #

者並說立言甚妙論其理而不必指其人此對解

慧而捷至此該之快人李克趣而出過程璜璜問 八言也文侯已得之曰先生就合家人之相定矣

在內則不爲不取二義亦備其中又以此爲魏成 逆光景丁載如生然謂食献于鍾十九在外十一 信唆者上書魏王止其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所 子得上之本尤有原委 相為誰見曰魏成子為相矣一時君臣縣食草

省此先秦文字有問力處督連之流無将春申之 情就透而所云非親無攻之說其意自明其言自

其戚故其言苦信陵此論不入本傳而战魏 其利故其言考信陵親其害同姓之臣國匹與其 一說泰昭王皆用此法其肯與蘇泰合從無大異而 立言之意不同蘇秦規其利羈旅之人事成與分

展越之使由此觀之孔子請討之果得行未為無 共詠已乃盡歸唇術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 旧常厚施於民民歌舞之既私節公之後懼

地成在我欲盡跡飽奏監止乃言於不公口德施 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四 成也然其收拾人心布置親局其節次亦自不同 言於千古祭私人為人國家同此一

種學問

₹ 287-460

史快卷第六

中見魏之存以係於此也可調觀其大矣

田敬仲完世家

孔子世家

遷世家之是用漢法族之矣用漢法族之其亦可 孔子而王也不幾於臣齊乎故想所不敢言也史

也日借愈於王也云爾, 顺涉世家

勝稱洪書字也字之者賢之也世家者黃之也日 之前詐稱公子扶蘇項無以從民至草草中起手 明涉所以得為世家處泰諸將相之後在漢功臣 勝雄已死所造置侯王将相竟と秦由沿首事者

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勿斬而戍处者因十 七八旦壯士不死即已死即寒大名耳王侯將相 亦自有想頭有本領至其論衆之言曰公等遇

雨

相為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奉漢王漢王坐河 始薄極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爱約日先貴

心威人驅策智勇良非苟然殁盜隱王賞其功而 寧有種平非惟雄界可想情辭明決實有一片誠

至在一笑之中可謂不負初矣古今丈夫處友者 兩人以實告是日召而幸之而美人妙於薦辯姬 其於得失先後之際若此者幾人况人官相如之 成車量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故 齊悼惠王世家

感慨有不盡之意焉

勝為人傭耕報耕之墊上恨恨久之全盛時草澤

女子子、

種恨恨之人為愛不知由恭減六國士

情其志之不成也死之後兩言復以陳為楚徘徊

其用正使之身家念重不肯輕死為非耳 家一念先王故爵舜與天下智勇共之不必盡得 外戚世家

無所歸耳號武帝詩口士隐者會另俠輕非心常

數怨戚戚多悲正指此一流人人之愛死玄於身 於一篇之中而使人自得之非獨文情章法之妙 不必直言命字而起伏頭倒隱然各有一命字散 總級中突出一命字遂用作全篇主意逐節叙事

史 287-461

使官關恩俸之間各有所以自安而無所觀察無

限妄想消無限隱憂固作史者之苦心也

之變乘此而起天子出入其可易言乎 擊胡意自 存 所為本 非輕舉

蕭相國村忠人也明於國家大計而智不暇及身

蕭相

國世家

守關中上使使勞苦丞 相賴鮑生言造子弟之軍

民語死自網於民益犯上所忌又若與其買田 以買田地自汗而悟至上且喜令其自謝民乃為 而悟上擊點布使使問 而悟便使益封置衛衛之賴召平言出家財佐軍 相國何為益過矣賴客教

芄

且繁之不凝王術

尉之

Ĺ

國徒既謝上日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 統濟未能使上釋然雖使使出相國帝猶不懌相

州工 國猶 智勇之士生亂世欲以將相自齊軍雄並起人人 故曰蕭相國朴忠人也若曾参則歲身甚妙然術 為賢相明其德歸已而過歸君其忌尚在也而相 而心爾苦矣 若不知補知自為者若是平其得免者俸矣

皆君全在都揮所事不輕從人泰御史欲入言對

何 周請母 行眼中已看定 一份公矣後來隔

先入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蔵之漢所以具知天 高祖英雄草林中一段結識者臣之緣已定入關 **藏果卵者幾希疾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 中興佐命之臣未有不從此看明者不然不得

力從何處得來真天授也 得秦圖書故也功第一便定於此刀筆吏此種

下院塞戸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

史懷卷第六 上已捷功臣多封何至位次未有以後難之然心 Ŧ

称何第 給食將漢王與何思難相須情勢及何事漢一片 關内候邻君進議盛言何守關 中

之解何之禍何或未之知也 赤心苦志獨出見血漢王心酸而疑解矣非惟明 何之功所以解何之禍不出於此明何之功何知 必居窮處居家不治垣屋此一 何守開中時聽客計買民四白汗及為相置旧宅 清謹者能之至云

後世賢師吾儉小賢母為勢家所奪達識名言從

何最後作此舉動出此議

自解其强買民田之朝而明其始之為自行也人 之愛名如此

曹相國世家

集百姓如齊故俗其上意何嘗不定禮益公以定 曹参大學問人深於黄老言者也相齊問所以安

羣疑即田單拜卒為神師故智耳盖如齊故俗於

生作用始終只此四字故去齊以獄市為寄日

漢用者也為韓報仇是其用漢主意博浪之惟非

用四皓而其大者在全用沛公故子房用漢非為 關東以破楚則用黥布用彭越用韓信定太子則

輕於一試也以為如是而可以報韓仇則亦不必

你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客大哉 言乎千古不易王導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

師其論本此為漢相、 史康養第六 不以犯 一遵蕭何約束只是如齊故 Ī

史使養第六

吏治無如務名聲三字正惡其擾耳何其識之遠 俗之意吏之言文刻深務聲各者輕去之知干古

於治國之中善用黄老者留侯外参一人而凡 蘭何與參不相能及病奉参自代識量如此雖欲 也飲醇一民似頑鈍復似滑精其藏身之妙即寫

吾將入相何盖依後一胜公忠被奏托出以告子

古古人真相知處即在不相能之中如此

不以大臣許之不可也參開何卒告舍人越治行

於何之囚察之醉平之汗信越之族子房於此不 得以功臣待之也漢不得以功臣待之而後可免 臣能知之也曷為欲使漢知其為韓報仇也恐造 以功臣待之乎故為韓報仇子房自道出非漢君 無戒心矣故日非得已也使為韓報仇一語子房

知之也 展地下 呼曰孺子下取履奇者為人子房已心折 于房是何等英雄一地上老人素不相識直墮其 不自道出量惟漢君臣不知即司馬遷亦不得而

留侯世家

項伯用樊喻欲楚之勿西憂漢則用田榮及書捐 操放全在用人立韓後則用項梁謝羽鴻門則 留依一生作用着着在事外步步在人先其學問

用漢用漢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用漢又肯使漢得 史 287-463

重

其降以解之節次吞吐不可亂亦不可測也 威陽良之計成矣沛公方欲聽之良之妙用却不 沛公欲以兵三萬人擊秦曉下軍良說曰秦兵 年耳且不是說妻予過地上曾有詩駁之 欲歐之為其老疆忍下取履如此干房一准陰 莫逆於心惟子於與老人知之史思乃云良門 度人心腸 畢竟是子房報韓一念所感言外授 矣點化 降不受其降而又職其意原主戰用其解以 其解擊之營着在此很手亦在此始不戰而肾之 在此乃日此獨其將呼耳士卒不從必危不 疑兵使人持重寶唱之奏將果味欲連和俱 疆未可輕召聞其將屠者子賈賢易動以利乃張 **欲指開以東等弃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 具良隨目之自是有心人父去里所復還是何 香之後哉長跪進優父以足受優笑而去光景總** 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 楚泉将與項王有鄰彭越與齊王 機鋒全在於 此 禪家所謂棒喝也告待 日、吾 戦用 而聽之開食其請立六

武思孔先開一大 門戸以待留俠之放步而入此 及雖已為漢所有矣然緊要在吾欲捐關以東等 梁地 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却先用前 大度人也便如項王印到不予此策亦安施乎 於敵奇絕險絕布方在楚越方在梁而不 段發之節次甚妙石勒胡人目不知書使人謂 指畫光景乃能干古如生共主意在未段天下海 可省可合者然妙在散 以敗也子房借前著而發八難八難中 此正典雕生立六國後之策亦合後看用前着所 也項羽紫破泰為西楚霸王免復封諸侯王將 立六國後樹春敵此人關以前事非入關以 **弃之一語自漢王先吐之何人由如此手段具** 定矣合高祖本紀讀之始末自明三人中取其 于房以田榮反書遺項王及此段漢有天下之局 面即指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被也 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 然分作八段歷歷數來甘 知自頂 前 Ö

國後日此法當失何以五

熟有過於勒者

以留俠言即日駕西都開中同一諫出合也同一留俠言之乃還軍漸上劉敬說都開中上疑之亦亦公入開飲留居之樊喻詠亦公出合亦公不聽

依則是乎基重留依之為人耳人臣事英主不能動都關中也豈其出於樊營劉敬則非而出於留

天下已定上欲廢太子吕后办诏依此第一難題自以其人重而一一取必於言不亦難乎

召四皓後上猶欲易太子祖侯課不聽此一諫走也子房之妙却妙在用裁到底不露一毫手雕然

留笑之言曰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天下二问天不得已而後出於奇也不可少諫不聽而後聽四皓為之以見大臣悟主

于者乎此四胎出山之時也然非以子房之意召世者特擇事審時不輕用其身耳事有大於定太字重四皓之爲人也四皓自是有心人非一意必避俟之言曰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天下二

之决不能使之出氣類呼應自不可強其出為子

人弄之哉非惟不知乎易四皓并不知府帝矣。而其說子房教之也高帝何如主而可以偶惟仍

觀共血脈線紫月是一路人使于形不出為韓報前有黃石後有四皓肯天生此輩奇人為子房用

化者也四皓助子房報漢德者也黄石不約而來,四皓矣子房出而後此輩助之黄石助子房報轉,他世亦安知有黄石有四皓且并子房而為黄石

で映るまで、明東正二十十年以上に上 東東京 「概義」 デス 四皓呼之即至如此行踪不謂之一路人可手

陳丞相世家,也惟其布屬寬當機緊藏意同而微故勝之耳,子房只為恩怨分明與伍子胥俱從忠孝至性中

奉友人所為滕有亦甚有品不難在是平女孫為平少時家食好讀習見伯當排縱平使游學此古

二人可標出作獨行傳而灭以平掩才能不親何生三黨此一流人最不易住而平兼之真異數也事伯如父事嫂如母數語真別廣大人不能道人鄉資之以財難在誠其孫日母以食故事人不謹

如其行誼恐出平上

對雄主共氣貴獨而情貴其平初見漢王賜食王 日罷就舍矣平日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令日

臣奉情親望正不可少此一問耳

絳疾周勃世家

英主隱然不被臣下暗過以守成之君緊開國之

受金無以為資英之極也氣不强則以為府人而 自取其輕情不真則以為偽人而自取其疑彼維 疆之極也諸將曆平受金平辭去日臣報身來不

主者何精於唐人偶人而留之哉

益嫂受金之勝入漢王與平召讓魏無知無知日

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不辨事之有無

而直論用人教時之理特達斯被其高識濟變人 史懷老第六

也其說從蘇秦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

為人也二語得來但無知以此為原平分解則有

雄心所出 也條俠強人兵在其頸而不識衰哉僧顧取著帝 條侯賜食獨置大散無切肉又不設箸即空器意 羅武賜 前或食養之乃空器也或即自殺文帝不

留心邊事正以匈奴故為正夫輩居耳全是一片

弱木體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日安劉氏者必

此武帝所以識及點霍光也光武之於彭龍又以 勃也終西漢之世看託孤之臣專用此四字為主

不視文帝勞軍細柳一段不見帝王之大然文帝

此失之

漢功臣世家者五郡相者三焉日何日参曰平在 漢猶可以相也終侯用勃爾之名之將而不相矣 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出帝目送曰此快快 者非少主臣也眉字間殺機怕人

離安劉以將安之也留侯艮所自處漢幾不得而

事也問得精明逼人縱平一段議論足以飾之而

中原不辨耳文帝日特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 若不足陳平不對火獄錢穀非真識宰相之體其 常少故事創業之主常覺有餘而事守成之君及

開國佐命明於取天下者常多而是於治天下者

體蘇泰自為言則無賴矣

三次代表大 実施二 デル		於之矣不得而依之又得而將相之乎哉
,,,,		* 故、

世家首吳太伯列傳首伯夷存君臣也涉武又皆 9. 懷卷第七 武王已平般亂伯夷采被候死作歌真有不滿於 能奪而先人手以養易暴分不知具非矣二臣是 周之意非獨不悉級而已古人自中是月人且不 史記三 伯夷列傳

府陵門人將鄉於野

伯夷傳之妙妙在誕古忠臣孝子精神使人於若 **翌宇宙雷同索然無色不見造化與君相之大** 武王克商天下宗尚前不生夷齊後不生管蔡亦 言甚妙夷齊般人也放伐之事自般始有天下之 必欲強令辭意相屬便失之矣 局獨之一變非惟為 般識益亦有不必言者失 **化可辨處得之已得之而若不能指其所在讀者**

餓死作歌主意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放下殷宇立

總叔薦管仲不獨忠於君信其友自是春秋王藏 道德見老干之大也讀書得力看出古人學問通 太史公松推得老子乃與中韓同傳曰申韓原於

子二語有淚豈是一人私感 大關頭夷夏一大公案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的

晏子解左聯以贖越石文載歸弗謝久之越石少

深所以報簽于者至奏知已而無禮不如在總續 之中語極感憤又極與至交友之道不盡於一解 于古交情遊頭之言處安子地步其尚而分誼 請絕不情甚矣然調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都是

為晏干非自為也信晏一傳朋友三致意爲越右 道全局。平仲善交从而敬之便是此種學問語語 史懷卷第七

縣相贖使沒者自失而人已之間補一聽宁為交

父一段議論又似為知我者鮑子也下一注腳

也韓非於難涉世太深居心太苦避身太窄言未 脱於口橫自中盡是一難字神亂而氣飯矣李斯 雅成敗 刷福於度外孟子所謂不動心有道者是 古來熟業富貴中皆有一等極超順之人往往先 老莊申韓列傳

姚買殺之不是虎之食人也待其懼信哉

可馬穰苴列傳

以狗三軍然後行士卒次舍井龍飲食問疾醫藥 持節被買聽入軍中斬其侵車之左騎馬之左職 豫直誘班 賈之意在請買為監軍特 山定矣使我

亦不必請買而誅之矣 自信於若然便樣直督中本無人微權輕之疑則 微權輕一旦無名之龍臣母其使者不如此無以

與左右手平日知之孫子日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孫武用吳玉龍姬二人為隊長令之日汝知而心 在殿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諸可見古人用法嚴 明不黃皆從極簡極延極易知易從處示之易知

孫干吳起列傳

而後可貴以不知易從而後可貴以不從不獨行

史 287-468

然少不得此一香舉動并惟屬象服人以種直人 身自拊循之悉取将軍之資程亭上卒誅買後

|兵儿立法皆然者以煩苛不可從之令示之前而 以訴死不復貸之刑職其後此自關之道也

議孫于形禁勢格則自為解耳及善戰者因其勢 而利道之数語只是行所無事而已從道術世故

以一熟勝之

中透熟出來乃有此言兵危道也世間危險事須

伍子胥列

以伍于胥報父仇為主而那公於平王一父仇也 夫差於越王勾践一父仇也自公於鄭於子西又

若不相應覺一篇中究對債主殺機鬼氣頭頭相 父仇也不期而會不謀而合幹挿奏拍若相應

值讀之毛豎人生與不願見此境也

地不知當有許多快心妙論而以一種語塞之安 楚使伍者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輔太子二人同 奈何以讒賊小臣頭骨肉之親呼處人所難言之 事已是禍本者知無是說太子於平王因曰王衙

得不危身以及太子甚矣忠之不可以無術也

仲尼第子列傳

以洙泗中宰相與之孔子為素王素臣一坐不應

在丘明而在回也

顏回死孔子哭之傲日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分明

子路冠雄鶏佩猴豚陵暴孔子愚謂聖門無子路

人不得中行最喜此一種人佛家所謂廣類屠見 質因門人請為第子是何等悟性真大男人也聖 不見孔子手段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儲服委

放下看刀立地成佛正取其剛耳

之一字就透古今承平時臣子一種養亂候國 子真說田常田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傷而無用

形光以偽臣而事恩土乎幹非吳起商君輩治國

衛鞅以帝王之道說孝公公已不能矣後五日復 學問只欲救一傷字其見解從此看出 商君列傳

别有所在而言必有所不盡所謂挟持浮說非其 求見鞅真是有心之主想五日内已既計鞅之意 領矣早被英主看破日孝公時時睡日不自知都 之前於庸也一段強國精神全在此寫出

> **★** 287-469

Ŧ

蘇泰得周書陰符伏而顧之掛年以出揣摩日此 致位以朝強者數世素得天下不放**理而**以辟之 應其如此商君之才不及管仲非其法之罪也然 其成管子之使民無舊也在法立之初能與凡民 原一切變更能順民情為之商君必排以情而後 操之稍急耳然管子與民同好惡下令如流水之 句今按商君之法什伍禁姦强本急公與管子作 家給人足男於公戰怯於私關此尚君變法絕順 尊樂三字作起念結局此泰之所以此於富貴也 受書而不能取尊榮可惜此一段苦願力但以取 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彼難富貴之士閉門造執皆 取非其有得少者其膈小得多者其關大也 能為之商君之使民就也在法效之後與凡民樂 用不甚相懸獨其以意外賞罰必行於目前功罪 功效也即管子治齊收功結局主意亦不出此數 有成算何智一毫當該然其言曰夫士業已屆首 不然其才辦豈出層連輩下乎 蘇秦列傳 情形宵中目中掌中井井然其筆頭口頭落落然蘇代約燕王一書此之蘇恭其節更容更樂七國 秦人數世情神 使人不得不聽 之人儿激切之言必說得新回真有一段情理乃 古法戰國不再見也 却不在代趙而在攻韓魏有節次有原委極其紅 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趙一語何等激切然其故 甚奇說來却甚切至有着落 舌鋒可畏然千古權好壅蔽欺橫寫出刻骨 奉陽君如君而不任事不曰 合從兵事也開口便用安民無事四字作起發端 乃以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一何收 秋秋 妬士而

以使之蘇泰所謂個疑處喝縣於六字連用方得 秦之力非必能勝六國也其氣能伏之而其權足 **党平豈有一家三男子盡為兵者輕民命其矣民** 生斯時真是胡運此信後君選軍八萬之令猶有 歸淄之中三萬戸不下戸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

日如君辨士

以燕為着腳 蘇氏兄弟起結皆在燕師中間成敗離合利異終 出而為一文又豈逐句而成之者哉 党出之絕不費力古人與一事固非逐節而處之 **世熱中之人然儀有功於人國而身享其利人荷** 蘇泰自以為不及張儀人未之為思觀兩人苦智 不出於此其文縱橫出沒奇變英測而絲理易葬 之深竟得良处儀泰才局優劣見矣然七國時天 見疑於燕乞身之齊以車裂終儀見惡於秦乞身 地秦為六國約從之後實事質效尺寸無間馬泰 故儀為泰連衙之前取獨伐魏伐韓欺楚得點中 能享其利不必有功人因泰意自六國相印而止 初着亦在於秦不得於秦而後以六國為退步非 時天下所惡莫如魏而勢在魏故士樂歸魏蘇秦 下所惡莫如泰而勢在泰故士樂歸泰猶之三國 张仪列侍 列門

模寫暴秦罪狀然秦所以制六國之道要領作用

數段言恭之極適燕者數段言其論雖

品告天下

据代廉頭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而數為尉神也是以別起之死死於此也禍福機緣看得其透也及為武安君自起者強侯之所任率也相善插此起為武安君自起者強侯之所任率也相善插此起為武安君自起者強侯之所任率也相善插此起為武安君自起者強侯之所任率也相善插此起為武安君自起王萌列傳自起王萌列傳

將就亦安馬與起共事兩無嫌怨本以成功此亦 王朝始終請用六十萬人伐楚非怯也用彩正自 後世人臣所難其用兵布置節次若若皆妙

其志在音樂縣然無言王聞之大縣日前先生之

不易老將自買本領耳 孟子荀卿列傳

孟有傳自為起止落落忽忽伸縮藏露勢之無端

首略叙孟子即及三騎淳子先諸子全不及孟子 字若忘却本題者而於三騎淳于死諸子處煩

用韶子位使之諸子雖非孟荷之倫亦以見上生 史快水彩孔

簡長短任其所止不必如一盡以孟葡為王而錯

敢國從橫游說之外又有此一流人也 淳于見見梁惠王壹語連三日三夜欲以聊相待

之遂謝去終身不仕觀其概於事先游於事外玩 世藏身自是會仲連流亞其數識刺孟子生戰國

時冷眼熱心見能救世者惟孟子一人故堂之深 甚高又日其諫說慕蒙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 而賣之倘耳史選謂其博聞强記學無所主看見

色為務其於梁惠王一見知其志在驅逐再見知

則已了然不待凭而知之矣然承意觀色學問職 此生出承意觀色正於此着精神若已視且試之 之於無他神術只是承意觀色四字用之入微耳 來人有獻善馬者家人未及視後人有獻認者家 **未及視未及試六字妙甚私心在彼有之一** (未及該會先生來家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 話從

以重其言重其身則其品較然矣 孟嘗君列傳

具住老弟七

國策士用以取客希世孟子北之妾婦而兒用之

田嬰駅人也五月五日生子而強其母勿舉日長

與戸齊将不利於父母此與市兒村媼口語何異 奇矣日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受命於 既與而怒責其母豈人情乎田文代母谷父便自

相見之意對駁人只宜如此用事相齊門下不見 戸則高其戸耳語語帶聽即類封人關地及泉隊 賢者責其父以好士是孟當主意却問子之子

又及孫之孫以至玄孫之孫忽生一散財結客之

天道馬 意歸病處然孟曾絕後而不原猶得與趙俱以有 孟曾則一意工於自為者也中立為諸侯是其主 戰國四君好客之就春中牵入者也其他則信陵 想發端奇甚欲以遺所不 之哲其民口孟曾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 孟當貧錢求息其意原在奉客馬驪收責舉券焼 若所重在民而反以奉客作第二義者對民言正 尚矣平原好客而眼不及盂嘗然其意猶在為國 É 為本禁也所以水息者為無以奉客也改換本題 史俊卷第七 **階謂平原君日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言從** 日請處襲中耳此明笑平原君語也至楚按蘇歷 以生於趙而竟為信陵有也毛遂之言曰臣乃今 之矣有士而使之自贊何名好士此毛薛二公所 平原合從於楚約客同往以二十人為限固已失 世食凝此達生學問不獨通於好客而已 一如此當機轉境可悟處事立言之法 平原君虞卿列傳 知何人透悟之言與醒 賢不肖皆等而禮下之也日此好士者之招不恃 者也一過而得之者識也無識不可以好士然則 古之好士者其於士皆一過而得之公子無以居 **陵無能為役處魏齊一事固為過之 齊以徇泰怒此窮愁著書之故也平原好士於信** 秋點自伤不能救魏齊之此及信陵之賢不免殺 史稱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者書世傳之日虞氏帝 即是處卿窮愁真將此窮愁二字看得太淺太酸 之謂也捐封侯卿相之位而不能救魏齊之处此 古人所謂窮愁者意有所欲為而不得為非貧賤 越足以休強主手 好士者好其所一過而得之者而已曷為乎士無 魏得侯麻去魏入趙得毛公薛公皆一過而得之 大性をライ 信陵君列傳

野日不央何也此語不向楚王道之而 曾為門一篇議論便祖此出之不然一按級摊盾 節次甚妙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語甚破的說得 理勢緊緊方能服人所謂兩言而央正是此語笑 先責其主

Ė

都不聽必擊之於是公子近公子並而生益不得 趙 之諸客不知也諸容者正所謂無賢不肖皆尊 恭正公子與生之相 卧內符與合符而晉鄙之授軍公子所難也代 必有所不能信於公子者也救趙公子所易也 事成而後处之為 快平日待公子事成而後死者 之事重於一身之死也明矣等死耳曷不待公 之竊行也日於侯生之处知之侯生日合符而晉 之竊符何以知生之知公子之必能救趙而 禮下之者也如探得趙王陰事及所遣統魏王 罪耳然候生所以報公子者獨救趙一事是救趙 生亦能知公子侯生知公子之必能救趙而後 不死候生死以償晉即且以謝其教公子獨符之 生以死送公子而返魏 難者揭一符及一朱亥以付公子而生可以死 且此而可以固勉公子豈必待事成而後死哉 而不得者皆其人也當其時非惟公子知侯生 业 一川川川 方公子虛左 視莫逆者也惟公子與生 迎候 生生之保公子之 四一-後教 Tri 40 所以 **侯地上進履識解耳** 公子不免被此老職過隨其口角轉身即是有留 時自難明言只得如此說耳太史公亦云欲以 中過客以觀公子此意甚淺不是侯生本意當此 侠生欲公子在車騎過朱亥於市屠中自不是 史像米第七 哉故好士 而不得士之利者平原也不得士! 利 所以失毛逐者也雖日斬美人造雙者之門 先助之數容者缺一不可然公子皆從數千人 子於騎於自功之時者是也公子歸魏此諫不 得為公子矣其責公子數語整點綱常各教非 **亥矣所云魔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 魏其侯也吁此無識之過也 國人之言也毛薛之前侯生之後得一容為諫 **毛公薛** 而有好士之名上與下比之而受其禍者陳 有竊行之事尚未萌芽已先看定一擊晉節之 過而得之一過而不得之遂失之矣若持吾之 禮士者無賢不育射獲而得一士此平原 公開 之微二公非惟魏不

史 287-474

何

主

稀

H

魏而

公子且

生疑得妙侯生笑曰臣同知公了之選也信得又 與客赴泰軍别 侯生前無言復引車還問侯

王務爲秦使於魏鄭安平欲薦范惟乃計

為卒

妙英雄對手光景甚微俠生到此不相公下不孫

公子到此不怕侠生不言

泰申君列傳

獨李園之好所謂器滿智督也詳其好本民好 立為王其功在雅優然者從富貴起念所以不能 春申君楚功臣也上書奏昭王全楚是太子歸 + 國

學便黄城與太子完入價於秦楚項襄王病太子更依卷第七 內非經 無干环用經珠嚴直是上石村留人狡猾耳

不得歸而太恐與泰相應侯善歌說應侯歸太子 之敬遣太子與使者出自請止以死當之度太子 茶王欲元遣太師之傳先往問楚王疾返而後圖 楚歌固先算定一應候為之用矣膽智如此豈不 去已遂乃自言泰昭王請吃應侯諫令歸歇以親

堡歸趙一事大智而小川之

矣戰國之士取相位有餘而救死不足者甚多若

范雕蔡澤列傳

能消楚之一春申君平恩首觀歌此舉覺相如完

然兩人能識范雖及任事於泰則俱敗世固有長 一范睢耳齊王知之鄭安平知之王稽知之何魏 於知人而短於自運者此漢高帝於魏無知鄂君 **佐即知其賢世有此識乎雖志在食報亦已難矣** 榜古人薦一士苦心如此稽見安平便問 所以獨貴其薦賢之功也 人可與俱西游者乎何其急才之甚也與雅語未 煺 41 쌉

東限老第七 八次似 鄭安平峰趙王精與諸侯巡應侯懼不知所 齊須買之獨関也故日禍來神林 十七 14.

其相位裁岩相位則安可奪也目者是則澤不幾 也非釋相位也釋其死也澤釋應依於死耳豈奪 實不然何也應侯此時求釋相位而無其受之者 <u> 嚴糧雖馬惟恐失時者平然間澤能奪應侯相</u> 之相印懸以待一人矣蔡澤開之往入秦也所謂 數月謝病歸澤相印未入手之時先辨此一生路 代應候處死地平日久於相而後死地生爲相秦

議矣益成功者退一語澤以之責應侯而又能以 超人而 威而有功之人與受所征忌唇者於疏而負罪之 而相方負罪求特其所有也甚急取所堅持者於 何者樣依成而相方有功持其所有也甚麼唯 雖之奪秦相於極候千也其時勢難於蔡澤百倍 之自處乃澤所以謝應侯示不奪其相者也 我者身安而名全奪之自人者身危而名好識時 故職候之相雅真奪之澤之相雖自予之子之自 至三而後言之澤面取相印於惟授受立談問 而待見見又不敢深言待其進用有功於泰至再 人順逆國已不作矣故雕之於確侯上書不敢言 知幾進退巧拙之際唯不如澤斌候不如單也 古去國之臣絕而復通者其少故廉頗之楚思 國安之君臣間非才與誠合未易言也 樂殺列傳 釋人於此面又不代人 不可得樂教存趙一班王書後往來後通 H F. 疏 明是一豪奪之局亦敢趙之無人親趙所以處此 為務量有用十五城易一壁者開口已白不情 目頤不以善馬受妾易土地泰數世以廣土 其愛壁之意以畏相如并畏趙故泰王左右循 職之其理勢盤鑿議論處分一一中節而泰始 者何如耳一相如持璧入秦非惟氣能制之智能 日今殺相如不能得璧也而絕泰趙之雖不如因 壁之成毀得失起兄秦王識量自出左右上

廉威祖

如列傳

而厚遇之此畏趙轉想也非復示監初局矣

相如事之故自有見人知相如隱於官者令人 视前相如為官者令經賢舍人可見古今奇士、 田此史之識也 知非賢之隱於宦者也 沒者甚多然賢之定力高議卓然有主看相如智 史像卷第七 民政院三 男徒小小一事中得之後世大臣有如此心果 只如一人賢才關係國家從文字章法錯綜中為 續無處而趙之與以節目全在於此數人共一傳 廉頗將相如主名、中間趙奢李牧周始穿持 九

史 287-476

温

以如其陳之必可聽而易其詞曰內之歷已執請 軍令全憑一信亦有不必信而妙者趙督令軍 也况未必能戰乎 字者重一法字猶有古用兵遺意為將如此方有 日有以軍事語者斬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課各何 本領今臂一戰而不暇此不指其本而齊其末者 是無趙也此申韓管商治國學問容為將從何處 少像老第七 平原君日君於趙為貴公子人維君家而不奉公門以一職職通於兵其古微矣其次則趙春之說 得來盡古強兵之道即在治國之中曹朝重一情 即法側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 曹劍之論職也至小大之狱必以情日此之屬 畏趙不獨在二人而在二人之能相下也二人皆 有古大臣風頗以勇枪相如以智掩耳 引車負荆之根為國愛人與自愛益兩得之秦之 缺三十日不選則請立太子以絕秦里數部已北 觀澠池之食相如從而顯明頗送王至境上 相如之膽矣可見二人在趙缺一不可各伏後來 が出 一典主 Ų 业

代將以戰為事以失多邊不得田牧而後知老的 於為將而縱敵平然緊要在如是數歲亦不上失 可將也若止將奢告已之言再述一 過亦幾於括 父之言却将括臨事舉動占其成敗而以父子異 於行而反難於言者客一 孫 显對甚難者日胥後令應變轉境圖 能難矣何不謂善也此中難言非老成熟於沙世 **杨常典其父者論兵事者不能難亦不問善概不** 李牧居馬門備匈奴下令日有敢補處者斯不幾 之請父書而不知合變矣 心一語自發一片高識成一片妙論有好如此亦 如矣及括為將括母上書言括不可將不單 括易言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可見天下事有 深於謀國者不能知之者告括母田兵處地也而 在而皷瑟也此一語道被古今忽急中用人之病 越使趙括代廉頗將蘭相如日王以名使括 此三字兵機復是郡機難與處人言也 二語是其作用收功之妙其後王怒召牧使他人 生用兵從敬戒中出可 #

抗重之效 者楊城外家墓川其然其滿面後發一也 牧之士氣實法在持之故謹烽火多問課 戰勇氣也李牧與田單俱在片片以不滿不發而 **教之本也不失即為得職守之道思過半矣** 在使不得田牧耳田牧者戰之本也不以失者田 為相者有若魏成子俸入十九在外十一在内者 士用其喜單之士氣虛法在激之故令敵人剝降 平為将者有若司馬獲直與上卒平分禮食田田 與庸思何異 易王亦非甚庸愚之上也然此等處不察即明主 自田單之謀故 面面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是以待其事由 耳樂教是誅而不敢歸以良齊為名實欲連兵南 餐矣然千古行之數驗而数不能識破是何庸主 兩歐相當及問之法母中個一 之多乎燕之間齊也日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 田草列傳 H 計 時勢情理楊摩不甚相遠不然觀 不足歲計 有 餘也益房困中國 川之可耳数用則 厚過戰 Ę.

立一王復齊舊物宣商為生死者哉 舊水諸子立為襄王蝸生而完盡也三十里死 承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於者平乃相聚 燕入齊今日還盡邑三十里無攻以王竭之故、 史像卷第七 //// 而觸不肯事態自經免齊匹大夫間之曰王悶 此又安能勇於彼乎 也有損於已之事身家之士所怯於為者也怯於 損已故也有益於國之事功名之士所則於言者 ろ操版 师典士 卒 分 功盡散飲食鄉土者 小何 加 布

一必不可得也秦被趙且及六國何憂不帝乃必以者思欲以帝秦之能一塞其不救趙之責而不知其改聽公子無忌救趙實無以自解於趙荷且僥倖

也素圖趙勢不得不救趙者莫如魏魏維畏奈

論仲連也仲蓮之所扶弘為仲遠者為人

為高節士固有高節而無救於世者然不可以此

唇伸連不聽魏之帝泰至欲蹈東海

而處世以

唇仲連翻陽列傳

紛亂而已其不聽魏

之休秦者計欲魏之

必排

秦之局可終也不然徒爭而泰之虛名而魏敬不 軍者欲以助趙也又口吾將便梁及燕助之又曰 至何益趙之以且使魏趙利皆其係於帝泰雄百 較趙可此為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而後不常 益行首議帝秦之人也行起謝而亦不帝魏不帝 連不聽魏帝泰之本指也原臨深王其語已自刺 使深觀恭行帝之害則必助趙矣助趙之說乃仲 已成趙公而魏不得為魏矣故其言曰所為見将 遂可以不救趙然而此必無之事也為魏計莫如 相應者雄關伸連此舉陰爲公子無忌地使之得 恭合救趙遂無可為者矣事固有不相家而可以 心面將軍何以得固龍平一語左敗新垣行之與 火快老弟士 之帝不帝也然不禁其帝秦之說則不敢趙之形 救趙者仲連所爭者救趙與不救趙而不在於恭 君臣方寸亂矣循以爲帝泰而萬一免遊於園吾 哉帝秦之策必不能釋越國而魏為之者此時 国趙求帝以得帝器趙 **以** 足 足 足 足 足 五 件 三 而代為魏寒不 救趙之貴

仲連蹈海安能禁魏之不弟春哉

華是也競行而身死者商君是也身死而策不行 利其身以行其策而其身及不保者縣秦半斯 為利其身以行其策者花唯茶澤張儀如是也 在天下又不必用其身行其策而别以空言自見 **后行其東利其身而志在天下者孟子是也志不 堂是也策行而身死不悔者侯廳王蝴蝶是也不** 是也其軍在行不行身在用不用之間者浮子於 者轉非是也置其身以用其策策行身去者南迎 是也不必利其身策行而身荣者縣間樂教出 史表第七 人 乃仲連之妙於用其策而深於皆其如者也於 守官則其策自不能必用身在事好而後世出 仲連好奇偉偶偽之畫策而不肯住官任職益 必喜此必無之理必不可行之事也然不先聞此 語要緊所以絕無將之 些也後告以歸縣歸 待齊之敝而返耳齊之必次於鄉城公無刑計二 齊攻聊城所開強等之未首即歷之形也燕籍亦 者其意原在統之歸齊所謂車甲全而歸燕燕王 路後面說不去 * 1 此 為

者莊周布卿而下三腳思施旗接之徒是也

屈原野 調利傑

懷王使屈原造為題令屬草葉未定上官大夫見 而欲奪之益偷奪人文字其來久矣權佐庸聰身 都樂勢何美於文字而必欲與之結終乎可見文

軍之名雖不識字人皆知慕之知其必不得於立

賈生經世才也與屈原同傳以縣合耳故諸奏疏 士而後肆毒焉非其本意也屈原寧克不與亦是 極文人氣智又就謂忠義人不於重文字哉 列光

史康卷第十

行幣不入甚有體裁正不徒以文章經濟盡買生

贾生以為漢與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 也後人不能如此割拾

當攻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與禮樂乃悉草 審時觀理其施為次第自有本水非一味少年紛 天下和治是制作之本提此四字見買生所為於 具其事儀法色尚黄數用五為官名悉更恭之法

刺客列傳

欲以三代制作救权孫草草而兩生須之百年故

與已也與齊兩生禮樂百年而後與其意幣同正

生又病其聯士之有為者亦何所適從平漢以後

為之主其時勢正相宜今於兩生則笑其腐於買

型太迂買生乘漢與二十

年之

日題交帶

可與有

見三代禮樂此等議論識見惧之也

呂不韋列傳

爾後而所取備大大買二字惟不幸可以當之然 不幸是古今第一無使錢人只是取倉明布置當 耳既盗國又盗經術彌工則得彌麻得賴庭則志

姬自隱有身期年生子政日 史懷養第七 則就中委曲不幸與姬合謀定計人矣當子楚從 知有身日白世有身

縱之妙在此真買入狡獪也 不幸飲見姬就而請之不幸怒何其不情哉然操

轉想而以柯之盟報之上問不可以一事盡 曹冰為齊稱與齊戰三北猶復以為將督莊公之 肝却取齊辭理自足服人投其七首下壇北面就 知沫不減秦粮公之於西明矣沫咸之術寫作 心維

既取邯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獻之子楚 史 287-

觀襄千處豫讓始末讓國士之知畢竟不在智伯 范中行平,只此一語責得嚴正讓亦何職與人國 豫議為智伯報仇苦矣所以職其不死竟中行之 質之彼其看刺客游俠貨殖之義自深而發人淺 臣之分一定豈以衆人國士異其報哉士前後趣 士之言為襄子所寫閱而為此對耳後來意氣中 求殺之不覺自說出本心幾了數讓自干不管事 自有深意故皆取其人足為刺客游貨宣重者以 如刺客游俠貨強皆備者所不道史選等為立傳 齊此一大學問刺客也割客可易作此史記刻傳 人臣之位顏色不變群令如故恭仍以禮克信服 必不能為智伯处哉 舍不同善變者甚多豈可謂不是死中行之豫談 您而減其心益愧心所為也既已委賢臣事人而 而在妻子使讓真以國士之故報智伯則又當後 流人皆被讓此語購過以為交游美談不知君

為名人之好名有甚於身者此戰四人行也 之蘇雖自有不死之道亦何苦為此成人之名以 是不肯負心耳意不專為其姊史記鄉使政知且 **姊者哉合前文讀之自男** 名姊弟俱数於管中者亦未必首以身許嚴仲子 無漏忍之二八不重是核之難必絕險干里以列止 自溺以絕踪其故在此以身報人至不有其名只 來韓國前與仲子為讎也世不殆哉識谷荒立政 子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涅品 處不以刺累之故漏及仲子是結算其二十二十二十 聶政之報嚴仲子不在刺一俠累在一段實後之 丹思之問其太僧鞠武其意固不獨自快其私鄉 燕太子丹欲報恭維泰亦日出兵山東滿且及燕 也此段文雄宛至未得聶政之心夫政出不知其 單于自是合從舊局而太子日太傅之計職日持 灰心惜然恐不能須史武已點會其意在得一士 亦以存無也武告以西約三晋南連齊楚北購於 (春以行其每與刺失放進四先光轉進期

脉 針線同於歸林與刺之一 路矣光謂太子以

火候卷第

明

廣陵門人海斯也非

卿日今太子開光盛壯之斯不知吾形已不速也 看光此語其少年為一刺客無疑而太子之所來 **今太子開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以矣語刺**

史記四

李斯列傳

兼天下者皆其取富貴之資而其種種罪過能使

李斯古今第一熱中富贵人也其學問功業佐奏

足以致族滅盡其起念結想盡於倉風一哭不知 秦人天下者即其守富貴之道究竟斯之留背俸 倉屋食積栗誠與厕風有間若其為憂豈止人大

史修養第八 列史是四

之為乎如斯之為鼠不死於人大而死於狸者也 而於泰以關目緊要處皆係之李斯傳若作泰太 亦可哀矣太史公言泰用李斯二十年竟并天下

其效足以以天下非斯也極而重戒亦深矣皆合 李斯始末自富貴至城族總看一過想孔千所云 秘者而結之日遂以以天下見人 臣重留貨之念

却有各以資敵國使天下之士夷足小人秦此所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二節之確早看彼此一輩**

史機然第七日

難言者特其所遭热泰時勢非復信陵雖之世而 須史非其賢失此一片苦心容計即對糊武時有 計曲折反多而謂武計曠日持久心惜然恐不能 中間更添遣荆軻刺秦王一段通脉較之鞠武之

與刺以為合從地耳其節次布置皆以合從始終 之意不專重在努與刺而仍歸於合從不過借却 殺之後秦大將擅兵於外面內有亂則君臣相疑 敢合從誠得男士切泰王得及侵地不可因而刺 事之不成也及太子之告荆卿則曰諸侯服泰真 價以一處明已之所以蘇太子者非情其死而忘 於光者可知矣光自知力不能為而進期與自代

(其間諸侯得合從其被秦必矣是太子造期卿

Ŧ

才亦利遜之然其一念存恭之心未可沒也

之看別無退步者也 行) 從惡如崩騎虎難下可以廢太子立二世則亦可 為違心之言也益斯立二世以後方寸聞矣廢立 無可奈何之意已見於語言音節之中望而知 知讀其書而一段氣喘神威心口相迎恐惟尚且 秦既拜天下為皇帝斯所以事泰者節節背 不可得矣斯合秦安之乎此谏还客一書斯盡 國且 **幷天下而斯相之較之六國卿相所得孰多別六** 天下者獨一秦耳斯精於富貴人也二十年後 情也得時無急四字是斯 以怵秦魯朱家衛 子寶其胎骨之病斯之短趙高也日貪欲無脈 以阿二 阿二世督責今督責一書人第喜其文之奇耳不 城罪案而其大者尤在聽越高蘇太子立胡玄及 事得罪神人懺悔脩補之所不能及故也語日 一人斯一逐於泰且無者足之地求為胸鼠 冠兵 世督責固其勢之所必至也然重爵禄三 而資益糧者也七 刘建州 用其言以 生學問斯之時能并 脱 岐 1 季布然而 士放斯為此 共族 斯 面

> 家恬脩直道築長城謂之輕百姓力易見也 少懷卷第八 功自解其罪此史家眼力高處 阿意興功難見也深文定案使賢者不能以 戮之氣滿於幽明久矣趙高即以之用二世行其 壅蔽篡弑之志二世亦為之用而不知卒以亾天 嚴法刻刑泰所用為富強之具以有天下者 利 芣 有天道焉、 蒙恬 IŁ 列 列傳 勢次主求欲無 駅 此 I 斯之 ₫ 自起 別別之 才與 也殺

者楚力也功在楚則罪在餘張耳之怨係囚姓益 之意於君臣朋友之間覺為不情史謂奉存軍座 先常春軍送 张熙陳泽 於她便有苟且塞貴 忌而被之有以也然則越終反乎日不反非 彭越雄警老成其作用步骤與漢指将 立表出之 於之義益矣君臣之義才不能為了

·妹則

不同、

不欲 出后

坐一語上聞其事問日壯士誰知者聖主開口茶 何事不可為對高此後一番舉動以後了事以 爭成歸王事敗獨身坐其千古謀例人有此一 古忠義節俠之氣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

知之今人當此謹敢認者泄公亦義人故 四

福之先問日縣名為何問得誕甚警甚柏人者迫 貫高等僅人柏人上過欲宿心動與主志氣在圖

於人也不宿而去解得無調而妙暗合事機王者

背楚項玉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此

漢峰布本謀而何直以告布此時已看定布之情

她有神告之 魏豹彭越列傳

市為魏王市辭不受必立魏主後乃迎魏咎於陳 陳王使魏人周市狗魏地

港不克好之市之於魏雖不及子房之於韓然始 立為王章即進兵擊魏王於臨濟市為請救於齊 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 即 人矣整使者方後兵於布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 形歸漢無疑如與家人語家事不復知布之為楚 不能不如此應真妙手也天仗姓自送一點布 動布殺楚使者先着使人不能為應急着义使 所使其有天下而機緣相奏不先不後處港

項王學齊及漢收楚彭城布皆稱病不在是兩 黥布列傳 不

布革所為彭越韓信不為也

及氣奪於與主而不能反也不能反而反陳

佐楚者必去楚之勢也必去楚者歸漢之勢也故

成敗略用數語點破全不犯手其言曰大王發兵 慶何說布歸淡直就其不佐楚一端窮之而楚道

王見之留侯見之節 何又 見之可見兩 雄動手勝

漂

母於信則飯之居中少年則

唇之皆天所以經

其有品也少年之屏信也日信能死刺我不能死日則非婦人所能矣信吾而言報母怒此一怒何

不可謂不知信者矣信王楚召為中尉亦不以凡 出我務下信此時豈輕死者哉少年業已看定亦 信也漂母見信機便信此亦婦人常性竟漂數十

局無多疾足明眼者俱不肯讓人也 准陰侯列傳

信而不以反訴也不世家平哉然信實不反也信 不反而以反誅則亦不得不降而列傳也以 等法

在私之於大将相去这矣何其言之無漸而要其 得韓信於臣遠屬於高祖口必為大将夫囚之於 鮑叔得管仲於因遠薦於桓公日使相可也請何 也日准陰俠不名者勇其人其功而原其不反也

匹夫之身婦人之仁二語從來未有合說一人者、 人特之也

非惟看得項王甚透亦是學問中高識之言及觀

史根老第八 **为代**

矣當時非漢即楚信心將安之乎其丛也亦知自 信所論高祖一 段可見信含高祖亦無可事之

蕭何之必追追而必薦薦而必得為大将放以

V

君以所太難乎日仲不相何以於不免柜公之用

若公孫座之薦衛軟於魏惠王欲屬之以國則

析

於不上高祖之用信亦必其可為大將而後用之

一叔非惟知仲何非惟知信亦各自知其君矣

仲亦必其可

以 相

而後用之也信不為大將何

IV

調不可與富而與之言者

山自獎會隻敬則疑出自

图 伙則 行何之言重而縣公之言輕即出舍都關中之誠 **膝公裁雜信又在蕭何前何能薦信而縣公不** 也飽

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許也信下齊請立為假王上 問所追者維何日韓信也上復属日諸將込者以 喜罵日若以何也何日臣不敢以也臣追以者、 何追信或言何此若一二日何來湖上上且怒且 大怒罵及聞民平躡足耳語因復罵日丈夫定諸

有所本想頭皆奇然做來皆有看落就來皆有至本無數軍拔趙機立漢赤幟皆水即及裝沙不必推無迹而後一復罵龙妙不可傳

既不可取者所以使之空壁逐利不勝不勝而歸 中弄大將旗皷者所以使之空壁逐利軍皆殊九 也必算定趙之空壁逐利逐利而又不勝出背水 也必算定趙之空壁逐利逐利而又不勝出背水 理所以為妙

見漢所立赤幟者也免職不可敗五字乃是校遊史懷本第八四次即四八八

機直漢亦機歸者處兵家川奇若若從穩處來空

之以者書耳若果有之如此光景計窮而意亂

聊甚矣即反何能為也愚嘗謂信之反與不反

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也成擒矣此時肯說廣武君師事之此豈職將所為又謂廣武君曰誠報大喜便有先着不平靠皆水陣一策被趙後求韓信未出井陘時使人問視知廣武君討不用選

着然廣武君所謂審用兵者不以

不費手不獨用兵而已二語皆看得事機極透故說得全不費辭做

短擊長、而以

長擊短與陈不

合其兩級

得全

而善將將雖信死心之言亦欲以解高祖之忌而准陰侯者明其自請王齊之非也陛下不善將兵高祖傳遊雲夢縛信篩並不能殺之哉故信封為

與蕭何文致殺信先為此對高祖之言史臣逐承永竟一處耳此時何時信收尚言及裁史而陳獨一五十子可與有言乎欲與子有言也云云似是目后拜為鉅鹿守辭信信所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獎和完第一處耳此時何時信收尚言及裁史而陳稱而音樂彩與信者之之言方徵以所意祖之是而

通之後信豈愚至此哉觀信臨苑之言曰吾悔不之時不反決矣與陳豨謀反一段情事則又称副决於聽蒯通與不聽耳一謝蒯通信已失其可反

於通而不係於稱也亦可證信對惟醫侯後與稱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干所許可見信之謀及係

H 儋 列傳

張丞相

A

重丞

也齊人立之以繼係較之儋自王者熟領祭怒其 手幣同僚死榮員項架而逐其若田假假問齊後 觀 田氏兄弟本未儋之殺令自王與順氏除 池

之義乎且項梁開章邯急圍禁引兵擊破市以敗 立不由已而逐之此量子房輔韓成周市立 恩答

之敗死平原宜也禁死田横為齊相當腳生之說 梁救荣不旋踵而榮殺祭項羽之不王然而又擊 禁及梁追即告急於禁而禁不應以致殺梁始而

實的之齊也而橫又自立為王是所必則橫之利 下齊何至罷守備縱酒此庸人來動也齊之以横

國輕生之智亦稍可謝其上齊之罪耳 也而横之立又無救於齊之以海爲俱死自是戰

樊郮腙准列俾

眼目到底要之品自見躍冶熱中人讀之花然 此能無快快况開國功臣予此傳以太僕二字作 夏侯嬰之為太僕自初從高祖起沛至有天下歷 首后惠帝一官数十年終其身令平時仕臣人處

火懷卷第人

而歷歷可見真不當以一人一事始末看之也

出處數十年官職用合沿革所續藏露英得其端 諸人繼之政中人張蒼而諸人後先周始之數 要申屠嘉銷出縣級承轉收應或用張各引起而 所傳止張養一人而周苛周日趙堯任教曹衛灌 相故本傳不曰張蒼而曰張丞相此命題主意也 以丞相三字作眼却從御史大夫說來實歸

其術以薦頗真腳而殺之小人作俑放尤者不

論有國者,抑何不自愛其人至此哉

申曆嘉欲斬節通止也欲斬龍錯私也二事已不

大夫耳提甚險甚奪其位而代之可也虛 趙晃薦周昌相趙王如意分明欲出昌祭其御史 t. 枢 遂

即生開諸将握鄉好苛禮乃深自藏匿自是高識 **斯上鄭生陸賈列傳** 以諸將好苛禮為提節則市公慢而易人其為豁

而欲以私斬銷歲甚矣嘉之不知變也 可並論矣况斯通在文帝之世個可景帝

陸買益子房之流英雄有道術而如以辨上自晦 有順之而問及之而快者非禮俗人所知也 **脲洗沛公之取鄭生在長揖英主商上過合之際** 獨帝未嘗不稱著左右呼萬歲可見英雄習中原 何之守参與勃之戰民平之智信越之勇賢皆無 者也賢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凡漢定天下之事 開馬及漢有天下可以無所用質矣賈乃起而 祖遇機鋒掠逗只合如此益鄉生之貨沛公在 主與士皆有之以好苛禮之諸將則畏易之經 不拜為市公者惟有報洗延坐而已俠路 一首極而戲之之辭隆生新語十二為房奏二 没溺 書種子不然何其入之速且深也被解冠溲 儒者上折隨何之功謂何腐儒天下安用 不相入以慢易之沛公對好前體之諸儒 一度之後無疑也 種俗儒耳 無怪也沛公一見鄉生极洗延坐何當 刘传 生者惟有長 然好青 作不 禮與提多四 拜而已

為其一 皆不在漢有天下之前也天下已定女主際朝 為自全之地而其起而有為也則事必擇其大時 無所為而又不欲為諸臣之所已為其有所不為 臣圖功食報之終乃為買齊身接策之始意 亦置其身於諸功臣之外使漢不得有所加以 也不獨養其純氣留其全力以標其獨能而已 吕氏與劉氏之人浮汝其中而不知然後可以惟 非惟呂氏之人不知即劉氏之人亦不知也 中而誅呂安劉始末業有全局於智中矣當其時 病兒家居使陸生而與之爭則其為陸生也亦溢 王諸呂畏諸大日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 躬而徐以一辨士收之則陸生之所以為 史根差第八 必待其可功必度其成諸功臣身名俱亨策方南 呂為漢克復傷物功在社稷察其動節照藏益的 文治而其大者乃在聯將相之交用平勃以 **吳買田分金飲食歌舞藏身袖手於樂生娛老** 化為漢服 遠 人共一 *****新 語為 怪 頂 和

市家帛見衣得表褐見非惟自處甚高其一片簡 即以子仁不受也四不以百金果先人名志士做 用人之賣者豈可使士會裁若田权心魯以百金 用人之賣者豈可使士會裁若田权心魯以百金 用人之賣者豈可使士會裁若田权心魯以百金 用人之賣者豈可使士會裁若田权心魯以百金 田权遊朱建遠矣此則士之可負者也 一日被遊朱建遠矣此則士之可負者也

綠高剛智中有皇帝二字而通先與得之此通制於文帝有為之主所以不能聽賈生言復三代禮於文帝有為之主所以不能聽賈生言復三代禮於文帝有為之主所以不能聽賈生言復三代禮於文帝有為之主所以不能聽賈生言復三代禮於文帝相對

恭其。年而有道南省也不然使粤之功止可當

功臣如此結局者益亦難其人矣**视其進退取合**食其報者正厚於託其身者也陸生竟以壽終讓

士自了有功臣之實而始終於辨士之名其轉於而當機繁用力輕而取道捷功歸平勃而仍以辨

平將相

不出杯杓筐匪之內而已熟制諸因之命布局寫

和調則權不分千古謀國各言身為侯騎

心妙用陸生之部署久矣容哉

無所出而不知深

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欲召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屬處作侠客安可無眼也。

嚴附之有以閱陛下也此語甚有誠然人臣對

上豈肯如此自言者高雅使尚昌相雄正昌泣

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數而去臣臣恐天下

其勇使鴻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因陛下以

史 287-489

北北

臣 季布寄書寶長君日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 處亦三人其有以自立不須避此 禁國毫無重內輕外之嫌固是古君臣真 平級照自為准南守伏謝不受印願為中 初 起 從 哔 Ţ 陛 干獨 一条何 ifi 道面 雄也 於之 2於諸 卵出 一种丘 机 ឆាំ 入 候 之意漢聯 而

似如此 府楊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布題大說布名 些反請長者 亦見布布發書大怒曹且生日僕 應可 祈

耳然使士大夫俱不好名游客失職去而别 制曹丘生敢於請害見布者亦知布 何以能拒曹丘生都古令人為此一念為 对典范門 好名 有

史被秦郭八

沙块把四

不下則殺錯之效可見矣且

錯也漢無法女

釋之馬店列傳

布母第丁公為楚將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 為恐亦清時之一憂也 兵接高祖急碩丁公日兩賢豈相厄哉葢亦以 西 短

王既城之後公然自來制見便有賣主以自為功 以為高祖也然高祖之誅丁公不在縱已而在故 高祖朝之以仰窘我者赦之縱我者誅之此其所 易此一語漢王得解去及項主滿丁公詢見高祖 昭之 也那妙在自家又占地步急中省數真不

> 非也必察其口城者守之間有一種浮詐賺刻之 令未管不當其才而張釋之力諫非謂其所對

林喬夫對食歌鄉亦是職掌文帝部拜為上

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以故不聞 氣知其非端人耳都其言曰秦以任刀筆之吏吏

過由當夫談到吏治由吏治說到

不開其過

袁益有智數人每於強該 知其滿太史公以善傅會三字盡之得其情矣 自結於人主作用甚妙彌縫甚工人知其量而 袁芷随 刻 犯颜 中微寫獻

布 丛 睧 此

布

淮南属王朝殺碎陽侯袁盎諫日諸侯大騎必生

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及殺錯後漢道益流吳 為使以歸此何 史 287-490

益乃以此殺随錯漢何以服錯哉且益言獨念

適用地上弗用由此概之削地之就發於益

文帝居代時未為天子也開趙將李齊之賢識之 於東人令廷尉結叛正欲釋之之用其術也是絕 王生治黄老言其術只在妙於用桑耳以老人而 遂矣此持法平恕之本也 時何奴新入大朝 下雖得廉願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當是 妙捐票 門又何其風力也與酷 其可得乎然釋之平恕而能劾太子梁王不下公 內也吏不治刑名雖欲求一出人之路稱為長者 由人能不浮於法之外非以意出人能減於法之 張叔稱為長者乃自治刑名得之益平恕者以 事皆判得精核史不精核决不能行其平恕皆觀 **彈問馮唐閱廉頗李牧之為將搏髀而獎唐曰陛** 史機卷第八 釋之持法以平恕為主然鞠犯 那 時一段营算如此及即位止 殺 北 吏 地 順方阿意者動 都 尉上 即盗高廟玉 相去 環一

> 虚懷鄭重低回千載如見人以為寬容不知正其 而獎頻牧誰謂文帝非好兵者恐其作用深遠 唐曰公何以 辱我獨無問處乎君臣間對語 此上所以怒也已怒矣良久召唐讓 急急水將得 一片雄略留心邊事處不然每飯不总館應轉柳 類牧 ,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明 不 能用 此 語 如朋 世 TIT 友少間復 使開 日公奈何 主源 於 人 過 思 間. 故

識遠處之言不當在一人一事看之也

不用嗇夫一事

其失自小

矣此

大

八臣洞見本

於儒與更之偽者而以此風之也 不言而齊國大治是真吏才其推重 不敬以不學與無能少之不言而躬行是真 太史公叙萬石家一段篇行至性 **对**使起回 使人用然生敬 極矣抑有感 儒術

只是恭謹二字正與此

者不知

ıllı

禮 鄉

黨編中許多

八暗合耳、

見之動止步趨又是學問知禮人所爲似熟讀 下車機見路馬必式為干孫為小吏歸詞必 史稱石杳無文學恭謹無與比然其過宮門

朝

曲 服 史原老第人

萬石

張叔列傳

武帝多矣

兒寬等推文學是數者於丞相慶何當為而上獨 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天子巡修修 元鼎五年以 古神祠封禪桑弘年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 御史大夫慶馬丞 一相是時 漢方南縣

霍光是也雄主不測如此 尊用之可見武帝紛紛動作用喜事之臣而心未 當不重質 難之士如社稷臣則歸汲驗託孤則用

史稱周仁常承敝補表消務期不為清潔期不為 奢儉放檢不必同只貨一真真偽之間邪正分為

出一想君子悪其偽耳大之為王恭小之為王安 清潔五字近於好矣與何敬容暑月熏衣焦背同 石皆不出此一種學問

H 叔 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平此語語得精明田叔 稱此舒為長者上日舒守雲中房自一入戰 田权列傳

日孟舒知士卒罷敝不恐出言士爭死敵乃其所 以為長者也乃復召舒為雲中守是時匈奴為邊 之正喜其能科士心為之用

取於長者而用

傳之之人甚難有甚於第子之求共師者原因死 **税扁鹊受術於長桑君原委可見自古神術求一** 命耳凡交帝一人一 扁鹊倉公列供 事 何嘗不留心 邊務

世心腸 重一傳字不欲吾道止於其身同此一片慈悲度 孔子日天丧予諸祖以授偈後為涅槃子聖百 祖

Ī

世間真正奇事須以平出之以診豚為名所以堅 扁鹊見垣一方人盡見五藏癥結以於豚為名耳

人意而不敢驚之也兵家用奇亦然 史懷老第八

段善本琵琶十年不彈总其本原乃可更學者也 公乘陽慶使名公盡去其故方悉以禁方子之即

人者乃能為此語

耳數語至理貪功人不肯說亦不能說真能生死 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

吳王涛列傳

神技授受多如此

游招致天下上命者益鑄錢煮游水為鹽後世國

此為及資可見天子雖属不藉錢鹽之資利器何此為及資可見天子雖属不藉錢鹽之資利器何其利使諸侯私擅之如此盡文景之世也然吳用其利使諸侯私擅之如此盡文景之世也然吳用

魏其武安侯列傳

君子者宜三後之

相太貴視魏其反太平與前所云貴城在已之右侯夫安敢以服為解灌夫此處却不免勢利視丞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日将軍乃青幸臨况魏其

次其恭其保為已為人無一可者蓋夫與魏其本之假蹇陵傲有自來矣及飲酒語侵武安又無節必陵之意又相反田吩小人 也故窥其微而益易相太貴視魏其及太平與前所云貴戚在已之右

交之战山

來而銀辱之總緣自中有丞相二字耳真可為勢以失勢相倚故開丞相之 過觀其而弃與怒其不

事业史家老微致手安侯在者族矣一語結之誅武安於既死干古快安侯在者族矣一語結之誅武安於既死干古快武安族誅之案即灌夫竟訟書也而以上曰使武遼首尾詳至如見正為夫前持武安受金確證此不可問史遷於傳末特追叙淮南與武安一提往

梁孝王出入游戲僧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鲁太 韓長孺列傳

為孝王分解以擊吳楚一事盛稱其忠孝而日安帶落第八一多四等

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共師辭無一字不妙

王父兄皆帝王所是者大故出入警即以答請侯

融洩洩光景此安國四公主告太后主意也然此言之帝帝心乃解處人骨肉間悉即安祥真有融言之帝帝心乃解處人骨肉間悉即安祥真有融言之帝帝心乃解此中節次縣理必因公主告太后官口為言之帝縣 地段議論何不言於帝而見長公主轉告太后

年勝一段有後此世收之正乃可補前此彌縫之幾於經其賜而厚其毒矣全當閱其請出公孫能語在帝怒察孝王之前及既解之後向然王言之

東無寒第八 人職四 三四 三四 三四 三四 三日僧乎子不遇特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戸侯豈足 三僧乎子不遇特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戸侯豈足孝文時廣從軍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益歌而文帝

敵恐丛之為國愛人一誠至此覺為用之者反落為上泣日李廣才氣天下無幾自負其能數與房內一而字寫出明主憐才低回之意公孫見邪至

刻敬論和親日以漢所餘彼所解數問道其意自第二義然無此一片誠心藉口蔽賢又老奸也

行說單于日匈奴不能當漢一郡然所以强者以所謂漢所餘彼所解者則將絮食物之屬而已中周古公發之千古制取夷狄變化異同用之不盡

此贼奴看破說得素然語語中的亦枭雄也漢使以示不如運聯之使矣也從來中國和戎資本被練中以示不如滿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首去之適什二則匈奴螿歸於漢矣其得漢智累以馳草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匈奴變俗好漢物漢約不

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國矣况說之言又辨而順乎至云匈奴之俗急則至匈奴與說屑屑然般漢與處之輕重也失體辱

狄洪不出此馬邑誘致單干一事即偉而勝之此漢過不先四字簡嚴有體似左氏筆古中國待夷

四字已說不去矣况卒無所得乎漢武帝時邊歷

史家不入外戚特為立傳亦英雄也武帝雄主也術青以奴虜為外戚能以邊功自會稱大将軍使衛青以與廣縣列傳衛,有將軍縣縣列傳

以皇后放資青有之然其時開邊多事信賞罰明

軍歸或言當斬或言當赦青具歸天子天子自裁 賢納不肖之柄歸之人主有識有體有機權有情 以材見率日進用為縣騎将軍大将軍漸退使青 之示不敢專處分折奏出諸将士之上稱大將軍 罪行間所以勸士力職之意也及不敢薦士以招 太史公飲縣騎将軍戰功封實極其熏灼覺大將 恩之際似有所見者亦知幾人也 不早為自處之地後將何以收局平青於盛衰消 不虚耳處盛滿之術固應如是而是嚴電去病適 亦鮮有及此者獲上收衆道俱不出此及蘇廷 實似從學問世務中出非獨奴房所難恐功臣中、 子在襁褓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徒 舒諸校尉为戰之功也陛下華已益封臣青臣青 青國辭曰臣奉得待罪行問賴陛下神靈軍人接 脫私外戚之各與迹也帝之所心醉也封青三子 帝之所內諱而青自以邊功為大将軍代為帝出 功 渐冷矣却許大将軍幕北一戰不谷口而以太 罪使 恩澤無故 加於外戚不足以 美 驅策智男亦 14

> 实表意入 下海區 安康泰萬八 下海區 安康泰萬八 下海區 大將軍聽海來言奉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天子問 大將軍聽海來言奉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天子問 之書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此人所不肯也為 自畫出一真朴人與雜主有全身之術無過此者 知似大權術占便宜人所為

史懷卷節九

史記五 明 景陵鍾惺班

・ 精解 修工・

放聽庭詩弘不忠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 平津侯主父列傳

知臣者以臣為不忠妙在不就透于古老好情以

史機米郭九八型加五 則機鋒微露矣諫通西南夷東置於海北築朔方 許弘即直認而曰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開此言 在目自固傾人作用不出於此級照指其布被泛

之那上使朱貝臣難弘置朔方之便於十策弘

之不可止而自細其說矣然順罷西南夷汾海專 得一弘事事何上肯見天子遣偃來難已知其意 得一弘乃納弘殺偃根亦在此然弘之智非十不 奉朔方上乃許之其妙在專奉朔方一語此西南

松枚并載之

以治危而可以安也斯免於梅矣二子之言互相

謹察其候使治不至於亂安不至於危及亂而

史粮参節九

季陳勝吳廣等州郡谷共與軍聚乘虎爭天下中 語日開陳勝等作亂泰為無道天下苦之項科劉 本文二世時南海尉任萬病且死石龍川令趙化 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奈相立南海鄉遠吾恐 兩學尉他列傳

夷滄海之所以得罷也却得古人納崩之意成得

半功亦不細以弘才學何事不可為往往及半

論卜式郭解殺主父假出董仲舒意很手練則弘

盗兵受地至此百欲與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學

而止益弘一生發言行事俱以不透為妙用至其

主父偃上書言九事一事課後何奴武帝方以縣 用事盛言置明方之便為滅胡之本何也恭士當 切為事而朝奏暮召入見自是特達之主及假旨 本色史謂其意思外寬內深六字弘定案也

一先後之始虛心觀世察天下所苦者在是其見自 確其言自真世味漸深級人主意向不可發達心

安危之候主父偃重一悔字嚴安重一變字變者 徐樂之論以安民為主而易動二字是千古光亂 而背其初說且助其談者多矣

史 287-496

可

革作一榜樣他調陸賈曰我 张與蕭何曹麥轉位 不能為沛公下心作韓彭而又不欲以身為陳項 一种語不任事君當自取昭烈於武侯所云嗣子不 賢而不及張良化亦有識買曰王似賢此確論也 南粤一隅地數十年偏安着者等定為後來扶於 才君當自取者非爛飾也尉 化居素楚漢之間下 吏才略者成之知此則知孫伯符之於張昭所云 雄未了之局與其予予孫不肖者敗之不若予臣 史懷老第九 過使和集百越○任爲何人識貼識地又識人後 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買因立化為南越王與剖符 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作 其黨為假守泰已破滅他即學并桂林象即自立 至急絕道罪兵自守因稍以法訴秦所置長更以 事驚死他即移檢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 更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他書行南海尉 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都中長 係哉當其時盡豈不為干孫計而徑以授他盡英 **曾病甚且番因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順有** 列門五

> 况英雄全盛之主乎 夷夏之分自不可強梁武府老公侯計一見氣來 東夏之分自不可強梁武府老公侯計一見氣來 氣化上書有偏疆處然蠻夷首長面目畢露臣主 文帝予南男王尉他書有謙遜處然自是帝王曰

朝鮮列傳

將過史朦朧免罪要功失外夷心開繫生事從來者朝鮮神王長即避馳入塞蹄報天子曰殺朝鮮終不肯奉韶何去至界上臨損水使御刺殺送何終不肯奉韶何去至界上臨損水使御刺殺送何朝獻右渠誘漢亾人不入見漢使洗何誘渝右渠

左將軍以職持之陰欲降右渠以奪機船之功公達情形寫出如見右渠如將以約降之花皆機船、蘇出討右渠機船、政師所謂名矣者安在機船因縣出討右渠機船、政師所謂名矣者安在機船因與之此大病竊也及遺棲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衛便之指矣况所殺非其將罪可勝訴乎上為其名

孫遂入左將軍之說執捕機船俸之軍左叛軍之

Z.

如此且以務翰右渠往而以殺其將歸粮已失奉

左將軍之得禍甚於接船差強人意可為為將不 許得矣右果已誅論功行賞及於朝鮮之降 左將軍跡免機船頭為無人誤國好功卒致兩敗 而

西南夷刻傳

和之戒

巴蜀民竊出取斧馬獎僮髦牛以此巴蜀致富可 但處之貴有法耳 見邊民與外夷私市貨物利之所在從古不能禁

之故予女則亦嫁娶之常耳何以表文君之能識

番舉動其女不患不歸相如矣然王孫以臨不令

如以自託其身不落臨中令彀中此文才之所以 相如哉文君欲自以其能識相如之意明之於相

衛霍傳次匈奴傳後伐匈奴者也司馬相如傳次 史懷卷第九

司馬相如列傳

椭過也

報愁節九

臨邛令曰長卿久官游不遂而來過我此下不添 **百之慧心各種其前有不可限沒者臨刊合是子** 如擇婦亦深恐文君之失所歸耳相如貧過歸刊 古第一憐才好色人移恭謹一段作用非惟為初 祖如臨刊一事小小狡循耳而臨印令之深情文 西南夷傳後通西南夷者也皆有深意

先安置一卓王孫文君矣日中不敢嗜食自往迎

語兀然而止悽澹低回有無限交情在內胃中

在臨印命之先此時卓王孫當人也有臨印令此 心出之遂成千古妙事文君心眼之毒識相如又 俗人為之不知多少作態可厭而以憐才篤友之 相如相如不得也强性奏琴酵謝獨鼓一再行使

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此一語從來音書 皆為感激今節友存以之際能如此者我人手 如病免客居茂陵天子日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 天地之間不獨文草奖合志氣相远自不可強 賦沒若人讀之脈怠武帝聽觀有凌雲之氣似 哉干古文士第一知避維節院沒世不怨也大人 文君真自犯對此雖小事讀書者不可被一女子 武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日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 奔也雄響女子作為事事要占先看臨印令之於

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因 於重善為長 卿作群價 語回鄉綠繞無限深情在被用數書字又說得甚 未皆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鄉未 至此不得不然其失在通西南夷而不在於機獨 相如機圖錐延於為主節非然其言實有體事務 **苑時為一卷書日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數** 淮南属王惟殺群陽侯雖不可為訓然為漢源母 泛耳文士氣智以文取刷尚不醉何眼應及身後 相如宛矣封禪文復何所希哉亦不過曾中有此 此文士談功業之流蔽也 通西南夷一節欲貨其縣商相如公案未免毗足 以長卿才情作文士本妙而取以文士自了逐有 臣譴為天下誅城臣 計罪亦千古快事足明淡之失刑 耳數其三罪日 史懷卷第九 篇好文字遇好文知已之主不能自恐不肯自 淮南衙山刻傳 《 种常五 語甚確不能有以李之

> 本文吳楚七國及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然聚兵 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聚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 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聚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 所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此相 中藏不凡亦社稷臣也按此伍被輩不足誅矣 循吏列傳 循吏列傳 進與東治為二漢去古稍遠矣夫吏事不責宰相 建與東治為二漢去古稍遠矣夫吏事不責宰相 史慶傳循吏五人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賽為相 建與東治為二漢去古稍遠矣夫吏事不責宰相

可此宰相必不從史事中出可平哉

汲鄭列傳

為之使職為之其大節不異於光文理固勝之耳 一般我臣獨照一人而也照不如霍光之事當使照 |無與息言抵息罪重斯極矣武帝得人為條所許 之言而大將軍開愈賢點補問國家朝廷所疑 其言曰夫以大將軍有拼各及不重那此語殊帶 照能使天子不冠不見長揖大将軍非難事也 也大將軍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點一知已也准 然漢錐 施仁我一語格君心之非能使天子不冠不見寂 婉轉安置大將軍甚有地少使人可思不似態者 南王及惲縣日好直諫守節處義難惑以非又數 東懷卷彰九 勿用固大臣深達之見息不敢言與湯俱敗上問 國過太行李息言張湯之好所謂開國承家小人 淮南及謀幾於正已而物正者至於出守衛不忘 **死隱然以社 夜臣待職也 誠 並如此青亦目可作** 不自用而 知也也 不能完點之用而莊助言其招之不來應 用人大臣作用已見一 知已也武帝診廣洪覆臣縣一九 少此五 班內多飲 知 面外 基 L **我縱傳言其治敢行少禮精絕精二字順難解而** 一城宣之自殺也讀未終而為酷史與用酷吏者效 也見錯之東市也到都之斬也問陽由之并市也 法也姦更侵漁也取為小治姦益不勝也更民輕 應在目為之惊然失 成湯之自殺也義縱之方市也王温舒之五族此 擬以耗廢也問酷吏之所自得者則曰侯封之 犯法盗贼滋起也上下相匿以交辞避法也官事 即更者則日姦傷萌起上下相遁也事益多 東懷卷第九 因論照表出之 無其誠而效其慈未有不殆者也 辛相其邊功以外 酷吏列傳

張酷吏之氣而惟恐不竟其用至問漢之所得於 心城車盗賊多有二語作 對別上以為能一語 縣錐位直好面折人過然皆有一段至誠達於面 **漢用酷吏務得其力史遷作酷吏傳先引老子法** 目故雖不甚合於主不甚說於時亦未有以害之 戚掩其可作相又以邊功掩故

速矣 郅都為守都尉歩入府寧成直後都出其上都素 更治尚循謹甚原始要終其恨之也深而罪之也 傳云是時民朴畏罪自重周陽由傳云武帝即位 和平之脳隱隱在內點更用而剝落無餘故郅都 安數語可想出經藉二字之意宇宙元氣與國家 網漏於吞舟之魚面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史 天下各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 長安国買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鄉收接 恩絕恭仍為意一片結識精神人不能到也 以掩其罪名足以分其怨乎 史報卷第九八號 **郢都日公康趙禹日康倨張揚之處家產不過五** 甚有妙彩傳序云漢與彼 本文湯為人多許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典 有打製成敢於陵都都望而知其為同論矣不以 聞其聲等遇與結購虧吏臭味如此作惡事亦須 信其氣益堅而酷益深矣况才足以濟其思功足 百金此熙吏之所以護身而奏其膽者也廉則自 而 為圍 断雕 而 為林

告易陰事使少家捕湯左田信等日湯且飲奏請 者問得機警難平置劉湯不謝又詳爲日四宜有 信賴先知之居物致官與湯分之上問湯日吾所 過似為縣語下一注疏亦文中老吏也及三長史 作用誅心察影委曲深至已無道怕不被滑吏職 心此大臣機微洞遠之言也太史公楊摩湯雖踪 為能罪之者以為酷汲驗獨察其內懷許以 東樓卷第九 人 砂帽玉 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張湯東事知之者以 於此樂常釋開即奏事上哲之目臣非知為此 監接史賢者白固為臣藏如上責臣臣弗用思抵 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 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謝決法廷尉絜令 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謝疑事必該先 上方鄉文學過次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事子 為買人極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 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觸者即 **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楊人之善做人之** 熟極矣場慣作此狡猾卒以懷許面欺誅快 土 御主 米

再其所兄事者也酷吏死於酷吏有天道焉 哉而湯 之死始於減宣成於趙禹之手宜無論矣 久之用以要功臣以此愚共君君亦以之自愚幾

其子報鄉者矣義凝之郊能察縱之無行於未肯 之康於身後天子開之盡案誅三長史可謂誓為 騙之湯宛母不肯厚殊載以牛車有帕無柳表湯 張湯之父不如其母何者湯之酷萌於條風父官 之前湯之母理湯於既敗之後識皆不可及也

更造化却運與生民殺氣私於一人之身豈苟然 史懷養第九 之至也在情情不辨四字傳出酷吏精神天生職

史後卷第九

到外化正

王溫舒居廷幣幣不辨至於中刷則心開防問

而已平日重足一班日都中無聲寒氣襲人 大宛列傅

名之路其可以一節盡哉

戰失侯乃有通烏孫一 段枝節絕處途生此輩功

大宛之迹見白張奪二語本末要領既明下華白 耳是大宛始不過為霧所假道原非出使月氏本 氏要領乃歸言大宛之利以自解其使月氏之雖 共所留心人大宛大宛道之人大月氏又不得日 不犯手然張奪本以應募使大月氏道更匈奴為

題而審竟以此作應其結局將錯就錯免罪之必

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為言為然〇 揣摩雄士 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 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溫可以縣過設利朝也日 奇物土著可與中國同業而兵羽貴漢別物其北 本文天子既開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太國多

安想虛願如見故鑿空好奇之士得以其說取之

逐又在作事者之先不能如此下筆 **一分通月氏以攻匈奴之指而总之矣得中却時用** 大月氏方與匈奴為條使月氏欲與■擊匈奴也 見於言外事變既奇文情亦妙非作文者心眼之 匈奴月氏經緯照联在有意無意之間功罪得失

之遠使是古今第一人天授非人力正武帝韶中 所茂才異等可使絕固者驅之戰枉其才來然因 史 287-502 國已絕人矣從古不敢為之事自有一人為之無

而道又更匈奴中此時誰肯出身應蘇者為膽智

於能伐德反以傷其心此越石父所以寧在縲榔悉人困脫在庸人易為感耳若豪傑人及人拔致一群俠列傳 群然列傳 在四夷惟一等庸牖之君不為人所用耳在四夷惟一等庸牖之君不為人所用耳

先為游俠耶写得明白不與豪暴同類正見自家游俠儒者所不言子長為之立傳津津不客口必其能不伐其德為要領之中而不受無禮之順也故史遷傳游俠以不矜之中而不受無禮之順也故史遷傳游俠以不矜

一土且不必計其為召用而先不以之谷敵不爲之若得一敵國云數語非獨愛士熟腸鞋世亂收而不求孟召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

衛將軍為言郭解家食不中徙上日布衣權至使無此特達之識

軍為言此其家不貧此語自應祭杜千古關說

我思即為我用矣此老成謀國遠應也其父絳佐

言非惟無益恐以速解之編矣 部員衛將軍太淺故怨不可以復言就使 後為之之路然衛將軍重解之義為之言未可知 也帝此

佐倖列傳

嗜羅鄧通所以取罷於文帝鑄錢則文帝

所以能

始於當熊所謂好尚不可為而況惡乎倚伏之間。如則時癰者即饿宛之根也傳后之殺為耶儀也、通也然景帝之怒蔵於嗜癰而發於鑄鎌寬以餓

女童至東媚也轉編為了局候等派自是将種乃東機卷第九 天然第三十六

禮樂征伐小人用之為離身媚上之資則亦何所之辱李延年至為樂府新聲郊廟登歌出遊偉手以善騎射智兵中武帝好兵之主巧哉然是引高佐俸至桑媚也韓嬌為月高侯孽孫自是將種乃

下不添一部直接以天道恢恢世不大哉有玩侮得滑稽從六藐說起便自滑雅矣尤妙在六張以

世備若無人之意談言做中可以解於明英經

史 287-503

侵孟非優也益古之義俠為於友者也其於孫叔 数段妙情妙事妙文無意而奏字字人微于載而 園妙借飲酒一事餐之只此可止不須分疏而後 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二語妙在無理那有至 於身死之後其歌與羊舌之泣異事同情異情同 放不在极其干之貧而在表其相楚之功與其象 理從惟酒無量不及亂悟出直是涉世觀變智中 **贊自足不必更有滑稽之人也** 下使人欲見其人而觀其出諸口者 得無謂滑稽精神見於口齒看字之間只一序 威王横行二事不相東合得無謂豈不亦偉哉結 我然叔敖本知其賢屬其子見之始然日吾死友 儒之無用也太史公旦淳 列門の 下 光 仰天大美家 **於二子猶蘇門之於叔夜管略之於何鄧也** 點破非惟二子遇季主難季主遇二子亦難季 以為道在於下當求於下墊之中一間未達特為 史概卷第九 貨殖列傳 日者 刻 傅

中之無人也一見李主之人聽其言業以聖賢待 侵似史逐未清手之書然其論官途危險及士大 之矣所謂居之甲行之汙借此發難耳第二子之 意衙以為至人身隱於下端游於下差之外季主 今吾見三 公九 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分明料此 **夫浮詐亦已刻骨汗顏矣賈詢日吾問古之聖** 不居朝廷必在一醫之中畢竟是高歲人語又日 日者傳止述司馬季主與賈証朱忠議論住

識千古偷安君臣處承平之世何可不念此語 爾有狄難國人受甲者曰使鶴鶴實有禄位余點 能戰出來說得悚然有一陳涉在前便是以秦之 利道之其次教前之其次整所之最下者與之爭 出さ以黄老之學者也今其言曰善者囚之其次 變如指諸掌其本末經權蓋必有管商之才而又

理有妙用有深心今讀其文而天珠地理人事と 貨殖之說防於干資其來歷已不同矣就中有至

冠從東方來令靡鹿網之足矣其說自衛懿公好

也豈以優待之哉知人哉叔敖也

好行其德又回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又日此 又日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那又日貧富之 道蔡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又日君子富 更公情以獨其智中質用又以補平準書之所未 以取予體不能有所完能欲學音術終不告之矣更懷差第九人唯監 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男不足以決斷仁不能 處义借自主一段議論作用發之自主之言曰吾 於國欲川之家此貨殖傳大意也而其通篇節重 略道當世賢人所以富者而以卓任諸人實之告 **颜此便知貨殖非細事貨殖之人非庸人故曰請** 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 皆誠置之所致是何等本領首引范蠡修備 唇而得之令觀平準言利斯向 國生財自有利道教海整齊之理俱可於貨殖傷 衛耳其意若謂平準書中一切言利之人與利之 之說以為計然之策七处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 畢究竟於回計無稱皆所謂最下者與之并而且 時青士體用足以經國不說於時而小用之太 削貨殖言利謝 知物

向條 其心者此之謂也杜用詩有云無富食不必無貴 依天下民情見美則願之故使貧富不相輝以和 東概卷第九 身安巡樂是矣而云心於於勢能之樂何也不知 貨殖傳言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獨祭之味 心也 能自贖而發憤於此何其以細人之腹度君子之 事作一文皆有原委乃云司馬遷遭屬刑家貧不 貨殖亦深見得淺者看治身治國亦沒古人作一 道不分作二 從學問世故中淹送出來將治身治國與貨殖之 本文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原願論議朝廷守信 賤不成其論本此 性所不學而俱後沒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春門 厚也是以廉更久久更富廉賈歸當智者人之情 死節隱居殿穴之士 散為名高者安歸平歸於属 人之恭富而求之其根皆出此一念嚴安所謂觀 卻敢斬将來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 理故日貨殖者所以補平半之所未備也益 事方有此文大抵凡事見得深者看

與懂僕同苦樂一語化來吳起之御兵亦如此用聚之才所謂擇人而任時此其一端也從白圭 也惟刀間收取終得其力必有一種操縱之妙亦 知其看破人情世故亦自是不可易之理鄉從筆 **火〇 今俗人 謂太史公羞貧賤止知看此一段不 水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係力而讓財** 史松左第九一人以明五 騎亦為富貴容也大射漁獵犯展夜日南字城防 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 齊俗賤效處而刀間獨愛貴之禁點效人之所思 作色相於必爭勝者重失負也問方諸食技術之 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捕戲驅逐關雞走狗 形容換鳴琴榆長秧雕利徒目挑心招出不遠千 走苑地如驚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鄉姬設 里不擇老少者奔窩厚也游開公子偷冠鄉連車 華游戲中寫出量漫然無故為此發慎之語和 个遊刀錦之誅者沒於路遊也農工商買商長國 八焦神極能為重精也吏士舞文弄法朝章偽書 攻魁椎 埋劫人 -1:

何有一部史記在內逐俯首流部覺千載而下五 觀太史公執選手而泣曰介先周室之太史也此 因之从而不知耳 史懐巻第八 以木致富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經 學問總不出此 權略正相同豪傑膽識遠出常情之外然任氏更 學以為收室重富獎負以為民物法合所聯習俗 性矣然從商君變法治泰所致令民大小你力本 役萬則僕物之理也說得人生康恥荡然無復血 比綱戸之民宮相任則早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 奇其道其才可以 卓氏合近處求 十餘萬百中字字聲淚且一一本之親命開 莱耕織致栗帛多者復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負者 是聖賢豪傑作用治國創守不易之道也 太史公白序 達遷任氏合金玉容谷果共介 治國量錯貴五穀而暖金玉其 ÷.

居以來至于麟止白黃帝始著書者原委何如而云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終之日於是卒述幽

1 200 av	An explored with a second		2
	25	P 1	心以文字讀之和
			讀之
	神道		利
ŝ.			
	1		
j			
]			

其言有功六經不知建元元年丞相鄉奏所來督 謝之成何紀綱事平又教條侯如終無一可者諸史懷卷第十人及言 良或治申商韓非蘇泰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聽 節合質實近古是义其思愁謹中之一驗也 近於開與蔥如保家之子謹司管輸不安出人厚 之窩强以待武帝之揮斥者益其天資恩怒而微 **發帝德量不及文帝不略不及武帝然能守文帝** 重仲舒謂諸不在六族之科孔子之術勿使並進 處置不當招號有由及事急不知所出殺益錯以 臧爾用卒有內限外侮無以應之上 國之反始既 智戶誦而人不知試思泰火之後諸子之言盈苦 於可能已先仲舒發之父今六經之傳數千年· 漢書一 六經殘斷如神農之前五穀雜於泉草之中 武帝紀 明 景帝紀 景陵鍾惺迹 人時期 修士 晰

索然矣所云野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御之一 甚不易言殊自占地步隱然以高帝自處 畢露於非常二字文景用人必求長者之意至此 本文部關都尉日今豪傑多遠交依東方· 有茂材具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〇武帝雄心 之馬斯強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 奔與而致干埋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 本文部日益有非常之功必符非常之人故馬或 地雖欲中止不可得矣 史懷卷第十人就 王恢以贪躁之徒承之兵端 本以有僻於臣民耳識微之上當於此過其前而 而休息已久臣民習於無事發端甚難此是事句 年部也即位六年矣水文景富强技簽欲有所為 翻路之甚厚軍于待命加嫚侵益亡已邊境被害 朕甚関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〇此武帝元光三 今文春部問公卿日朕飾子女以配單子 初着先為此部講明漢過不先之養為征伐張 辨别表章固不易耳 開為此輩功名之 奉盗世

> 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馬益做之以其所 班史費日如武命之雄付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 武帝雄村大略改文景之恭儉而後能為之者也 為患即為用矣謹察二字恐未遊止亂之義也 此輩自有方縣上之使為我用次之不為我思不 蓝察出入者〇古今承平亂 木不不 出此 語然處置

自處之道在昭帝時已早為之所奏宣帝安得而 稱恐不能待之於宣帝矣光思忠身在疾被之中 年又安能久堪霍氏之事而拱已與之乎電氏之 而不知悲夫然武帝託孤於光用其愚非用其智 官衆之詐以安霍光耳然聪断 愚而後身家之安危不及愿馬使光而智也其 如此使其享 国 *

旦帶綜核名實論者病其刻

不知帝刻於取吏非

之哉

宣帝紀

識

史懷老第十人變形

心

不能也風刺之妙如此

昭帝紀

何等念頭此固綜核人真作用也 察寬恕黄霸等為廷平至幸宣室齊居而快事 精察固不能行其平恕也選千定國為廷尉本明 刻於取民也二年夏五月部日狱者萬民之食所 俗吏情形洞見至隱極平恕之念極精察之言不 必拆律或端深淺不平增節飾非以成其罪懷寫 以禁暴止雅養育學生也今則不然用法或特巧

史核卷第十一 下文夏六月部日前年夏神雀集雍今春五色島 為數雅過属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命三輔

春夏嫡巢探卵彈射飛鳥應之一瑞之與一仁政 仁言生爲真孟子所謂善推其所為者如此惟

之說千古騎主缺臣斯蔽命題也神雀之瑞以禁

得以春夏極巢探明彈射飛鳥具為会心符端

元帝紀

恐其符瑞之不至也

己有聽之甚美而其效足以亡國者如漢元帝之 一時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夷以刑名繩下從客言 一条文雅是也王氏奪漢質元帝釀成之帝為太

无祿大夫劉向校中於書謁者陳於使使永透書

風量掃地失

成帝紀

太子人主智尚上好下甚逐開曹魏以後人主一

妨定問王至以銅九猶或中嚴鼓之節幾用此代 節度躬極初形入主偶有所長游藝所情亦復何

派传爾或至以此與臣下角勝文相於與則帝王

史懷卷第十四級活 如此

元布善史書故琴瑟吹洞篇自殷曲 被歌聲 分州

Ł

生後世以為美談何害於治乃至作色而繼之以 我家者正謂其桑閣耳不然諫持刑太深請用儒 為元帝傳神乃知宣帝所以致歎於太子處其亂 **費所云牵制文義優游不断孝宣之業衰馬數語** 見之言壹似有隱憂者豈肅主腊臣所知讀班回 **題數日亂我家者太子也帝王制世胎謀特誠遠** 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陛下持刑

太深宜用儒

生宣帝作色日漢家自

有

數乎看簡文帝清言玄遠王尊比之懷思其意正

史 287-509

日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色建始出懷悉第十八談書 成帝失德莫大於龍任趙氏王氏二端故班史 否則學者無迷馬為下所輕此部甚有關係可 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 詞臣不讀書者為之悚然 **此者予陽別二年九月卻日儒林之官門海淵源** 於天下 於亡國趙氏為歐溺內龍其失易見也王氏乃尊 由來者漸灰然超氏之關止於絕後王氏之關至 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养逐暴位恭其成顧所 氣塞劉 飲云很以不誦絕之此尚若不傳之根也 至魏文經籍志見古今尚書不傳徒存其日為之 人 耳, 崇易家其失難見也此杜欽谷永之言所以益易 在求得之而學士并云之為下倍上罪既有 刑法志 秦焚書以後 有此 舉動故為奇快管衛史 ぞ 使 발

趣未有不生於可欲者

班氏論刑法從皆欲生養說來甚有原委世間苦 之得失備爲言兵而時代之升降備爲古人為一 大刑 7 語詳古今兵制本末自黄膚以至漢言刑而兵制 秘雅與私錢等則官私已自並行况又過之是官 買誼諫私鑄謂鑄錢之情非赦雜爲巧則不可 謂之折色依然金生而聚死也豈復貴五穀賤 史懷卷第十一次 逐然後歸重以果為質罰終對果務農之說節 **最錯論珠玉五級貴賤之故循環宛轉變幻** 事作一文豈有別無要領別無識力而止以一文 贏因悟私鑄之所以盛者以官錢工本湖官錢 贖罪亦以果為賞罰之意而行之旣久以 甚妙惟其變幻所以明透後世輪栗入太學入 本所以薄者官與更役市而侵盗之也使官錢之 玉之本抗哉 不如私也官錢安得不滯乎試能禁官與吏投之 **伊盗而官錢之工本厚使錢之精良者常在官而** 一事者乎 食貨志 用甲兵兵刑合一之古人米拈 出又因此一 金代之 m 2 H

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官家在東 省關東漕平過半又日增海祖三倍天子皆從其 羅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殺足供京師可以 歲糟關東黎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 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 本文宣帝即位用更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 今邊郡皆樂倉以穀賤時增其質而雜以利農穀 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潛事果便壽昌遂白 民被其災壽自智於商功分錄之事其深計遠歐 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福漕關內之殿 **普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夫陰陽之咸** 來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竹言武帝時 史像老第十八大樓 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 **税雜者常在** 菜倉治船豐直二萬萬餘有動泉之功恐生旱氣 自止矣 [世利其說自耿壽目祭之實做平心之意蕭雜 時減買而輕名日常平倉民便之〇常平倉為 私官錢行而私錢滯則私鑄不禁而 線官

> 之引武帝時縣官自漁海魚不出云云又言集倉治船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上不聽漕事果便則治船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上不聽漕事果便則至之之言原委於理數以天道之消息論也大臣處遠之心壽昌規其顯利望之規其隱憂行壽昌之法當存望之之讓也 整元王博劉向 整元王博劉向 整元王博劉向 於時中秘書誦讀之上言黄金可成未免躁 要懷卷第十一(轉音) 上記書記述

其力固兩次下獄有以鄉之也

飲谷米張馬量爭始終為漢貴戚中社稷臣其識

成帝時王鳳兄弟用事向作洪範五行傳論上之 帝之所以復用堪猛者非即其所以殺之者平至 見常因願白事事決願口堪竟以清死而猛自殺 天子心知向精忠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 中大夫給事中而願幹尚書自若也及使堪看得 堪暴白情形業已豁然徵堪為光祿大夫猛為大 堪猛用事之答抑何其不經也上內重堪又患象 之中而不能自出至夏寒日青無光恭顯等皆言 純望矣向之言日讒邪之所以並進者出上 此則讒邪益無所忌忠直益無所恃而進言者始 恨耳當其迷惑 召謝前言日煙在堪猛者黃問皆稽首謝下部為 傾堪而上益為之疑左遷其条後期嗣災日 稱奏堪上欲以為功已可笑矣與險人也反乘問 口之授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與以材能幸常 開蔽而開開而復蔽精神面目周始循環於一疑 心此元帝胎病所以釀亡漢之禍者不外於此中 **能奪王氏權上無繼嗣** 猶冀其感悟紫已咸悟 政由王氏川向遂上封事 ilii 所為 蝕上 梁公之折武墨也日安有经為天子而附姑 指握一重不以榜养向之言已验而悔無及矣秋 此亦非皇太后之隔也妙於立言王莽之墓元后 而令國於移於外親又日婦人内夫家外父 劉向上封事極官王氏日陛下為人子孫持宗廟 極諒 之亡忠臣欲救國之亡豈以此必無負於國而遂 見漢亡也云爾向之忠無員於漢矣然何故於漢

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惜向也其亦幸向 快而反使人問且恨焉向事元帝因於恭顯事成 帝国於王氏二主世濟其庸以至於亡始終不 百用一人自作一事每一感悟每一收悔不使人 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而卒無所發付似 禪明言之心亦極苦矣天子召 見向數息悲傷其 傳末日遂以亡天下罪斯也漢書劉向 **疑鬼坐其腹掣其手使其席天子之權而不 教字世安知疑之效遂足以亡天下平史記** 至云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篡族之事不 + 史 287-512

種陰城 者益循 所謂取必於萬乗以報私怨後雖亨臨計猶不悔 足以 騎虎 是此輩所以安身立命者也氣盛計酬志高 拘儒委曲是時名儒光游大夫藥勝以飲移書上 破之私意與熱文志所謂碎義逃難俱說透千古 劉歆移書責讓太常博士憫情絕學有一 用之趙太子而效用之貴成而效用之公主而效 漢初定天下洞疑臣下欲鈎其陰故重告變之法 告要君曾下今古老好同一 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即後世大臣被論引咎請 者也後世不講此道久矣所云保殘守缺挟恐見 其古右文之意即章帝部中所謂扶微學廣具義 太子是亦不可以已少日 **首赫華以此封侯武帝雄察之主承之不敗而** 蒯伍江息夫傳江充 動人出於情解之外日義雖相反猶並置 難下操刀必割無已而用之皇太子用 小人如江在者乘之始以逃死終以規 궲 此意以奪問 而 復店云 作用 息大 往至誠

之皇 機 之 使我村躬首越嘉健而首 新四字人亦不能合能 供其用而不之悔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之間 折左將軍公孫縣欲以其大馬齒保目所見曲書 深野自作競身之術俱不出此王嘉謂躬傾 恩夫躬議論無所避衆畏其口此從來小 為精妙自是權略人語小人為惡資本也 足盡其辜夫處賊奴亦快哉 也又以其術亂漢後充死而夷三 然充以其術亂趙先充死而收其父兄卉市者趙 語哉歌窮爲因不得不出於巫過一事以為使 當如是矣充何憚而不用之皇太子以博上此 庸臣途遠 為師以敵為師四字被古者受命不受醉之說面 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日因變制宜以 武帝求斯弛之士小 自出之途而惟察之主至以社稷之重骨內之 日暮帳國情狀正其 俱告 人無才固不能有以中之充 有口 族者漢也 主 可

出無餘光雖强點恐亦英能自必然

上質日、着

此無以自固

於上用之皇大子克盡

着し

要大臣識微應遠之言躬終不能勝正也 等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始終以為不可用 寒心而王嘉謂其淵設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 寒心而王嘉謂其淵設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

求水路

其鍊知其鍊不知其厚也

遠惟其心熱意滿氣盛語透所以人知其館不知

切才士不同競之愈遠愈切愈切血

释灌武人越毀買龍正嗣其文士無用耳龍

少以

繁單于頭一事勝之取以文上自了真著生官氣

更農養第十人樣活」
本人思想見文帝寛容不祥迪達不拘處逐段數來太息想見文帝寛容不祥迪達不拘處逐段數來來息想見文帝寛容不祥迪達不拘處逐段數來陳政事疏君父之前開口便云稲哭云流涕云長

西鄉京師於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准南屬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騎於目前者有驗於易世者故傳末云後十年文有情有理有機有勢識力原委深厚廣遠其言有看往事落落然歷歷然間架節目確成一片說來

真有以自信亦不嫌於排泉而自任者何者國家臣子於國家大事有人所不能而已獨能之者荷臣子於國家大事有人所不能而已獨能之者荷里生邪古人論事見其大體而不及其私如此也然其論敬禮大臣又若為絳灌地者能無愧於

老臣者矣克國七十老人也豈亦浴賜少年乎縣差人之叛上問誰可無其應充國對曰無喻於

者得佐下風叉日使舞馬復生為陛下計無以易國不知其在已與在人也賈誼有言使少知治體含之關於已者輕而成敗之關於國者大起念在大事與其使不能者敗之不若使能者了之葢用

紀綱風俗根本元氣則大儒之養大臣之誠其本

削請侯制匈奴之說愚錯輩猶能言之至其所論相應正明其見之確而處之當也合全文讀之如

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此段結局與前之言先後

史 287-514

士五

里懷卷第十八條古

戰守而非以德上期得募徒之實用而後已其不 蔡民徙塞下使有事時免於調兵蔡兵監洞見來 夷此微倖之計耳当所謂萬全战宋以金亡遼遊 也若中國之長按已失在我本無足恃而一聽於 輔之故日帝王之道出於萬全此以夷攻夷之本 至者如歸安樂而不思故鄉後者相某動往自住 分非可急求而提取也徙之之初既不强其所又 以蠻夷文蠻夷益中國原有長技我為主而用彼 口陳歷歷在目所謂不敢以發事嘗試於上告君 遠而兵事危一有不核非惟難行亦近於欺手書 願而由處匹配城聖器具之扇一一為之所使出 兵之害而思有以代之其道不出此然其極盡地 而不專在以夷攻夷明矣其妙皆在於核盡邊情 九趙也 過也 而朱朝以元亡金金亡而朱亡不修已而時人 懷悉第十

日募民者所以使民漸化而為

論募民徙塞下主於持久則其所恃在募民情要

選置良更明管子什伍教智之法又所以防其在 開强者因而後削之法久而敝初意不復可辜故 則不復可望為兵而不肖將吏弱者與之偷安曹 其善後未盡事宜詳是於第三奏內有節次有情 化為民之漸而終募徙之局也 理門中極透下手自細自妥然每見募從之民有 日之故也 解紛亂功成群官氣類相合獨取其獄中一 以都陽與魯仲連同傳若載此二事猶與其排難 其難而又能超然禍福之外其智亦自過人史遷 心人也亦文士之有品者矣身處危亂之那不避 觀鄉影球吳王當其反謀尚隱出口甚難而危心 自民而化為兵者復自兵而化為民兵再化為民 **西語精誠動人事樂與說勝近樂事敗見王先生 四來問旋事濟而後已益持正而忠於所事不負** 試聊效而不堪再用者由事平之後氣騎體婚 買鄉枚路傳鄉縣 雖以徙為名一 枚乘 都屯田全局藏於其中 路温 青灰

路温 被人場中鎮出慈悲至性道節軍作歌史而卒成 之終宣帝綜核之始所被不小良由身作御更從 舒緩刑疏痛切恐至入管刺必當此帝嚴酷

何間獻王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 長者亦此意也 景十三王傳河間城王德 中 山靖王 勝

土彭祖相非日兄為王專代東治事王者當日聽 金帛即今收藏鑑賞家貴舊板書之意也 文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常典 人服老第十 解

妙甚然中山王是一種作滿王真受用學問觀其 拼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借]王語五作斷 **青樂鄉群色趙王亦日中山王但春種不佐天**

峻北海敬王睦謝絕有客放心音樂處中遣中太 於聲色為全身寄情之地乎明帝永平中法憲領 **岡樂一對甚有戒心安知非處於藩王侵削自晦**

天奉堂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家人大夫粉 何解以對使者日大王忠孝慈仁被賢樂士臣

陵言出而難於自止對以無所事騎上沒然北而 為武帝時自請學何奴者雖一士之徵必加物助 計亦目奇然其機緣際題節節相左益亦有奇數 有以五千人要房之理上日吾發軍多冊騎子女 **陵雖云以少擊衆然中國之師計自應出萬全貴**

長沙定王發即光武六世祖也其母唐兄為程姬 传者上召程姬姬有所避不敢進因飾唐見以應

粉水自試正逢思者之機表豆之悲誠有以自取 色是娱大馬是好此即中山王之意也陳思王於 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華野以來志意養院等

死於此矣然則唐見發祥之奇!'豈自生一長沙 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生子發中與之符

觀江都廣川所為諸淫暴事有絕不近人情者殆 史懷卷第十 王而止哉

李陵願自當一家以分單于兵母合專向既師軍 春武

是陰陽中一種民氣臣民中一段切運也

史 287-516

後湖流需標日嗟采義士慶與衛律之罪上通於 死降房與庸人無異路府無論矣又說蘇武除是 不問轉德以私民國逗避之罪及疑陵海不出而 將兵牛道迎陵軍博德蓋為陵後軍上者不進上 言已挫其銳而孤其心奇數一也已乃使路博德 為國士為名將並有國士名將而降財者且禁己 可馬遷建來冒嫌而故李陵人情所難其誼可取 天良心不死矣 史懷卷第十八帳首 亦不可以已乎日、分爾也以武不降見其至誠而 無後收為之響導奇数三也三者皆可原獨其段 教補德上書奇數二也與單于戰所別殺過當單 無卓議具服的是其人始終輕信亂交未有不因 文士也從來交士耻作文士喜譯奇功通輕俠飢 降房循謂其將欲行當以報漢何其迂而悼乎遷 亦曾梅陵無故以此為言機自相人不宜虛稱陵 而其語近縣運此時只合答漢故之不至耳即上 于将引還諸當戶君長止之管政降廉具官陵軍 使後建 心忍氣目死 一徃以塞其

史家卷第十八縣書

武在房中聞武帝崩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元 可怵以禍福益以一絕大干係推付與律乃可 衛律說蘇武降武屬之旦日者知我不降明 人處名空言而自受質得 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年調武帝園廟正以 以自全其節耳 察其心而塞其說降之路也夫機權作用正武 藏有機權作用在內律庸人也不可晓以是非而 兩國相攻何奴之禍從此始矣非惟語壯氣強亦 且為人 品界者 欲 所 以 始

武霍光彩其奏其得大臣體武精忠為外夷觀聽 武與桑山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延尉奏請逮捕 才二問及就使保全所傷亦多古人不以朋友累)弘羊哉、 不然忠如蘇武一李陵林連足矣又奚待誰反 一种舒 傳

古特

7

典心臣出氣魏將于禁為蜀所虜吳得而歸之亦 報共南鄉哭臨之誠也重其禮且遂其志千

令調武阻廟雄主賞罰過來鉞矣

荷容哉 時裁陽來與民相假質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 本文寫表奏開六輔深定水冷以廣溉田收租稅 廷尉有疑奏使寬為奏奏成以白廷尉張湯屬大 地以養之故其入也亦而其何也遠 結之看來似迁說來甚切古人言語前後皆到餘 文字所謂學問道德之氣鬱鬱辛辛然見於筆愚 必言即張湯亦自不凡士有一言之善大臣與天 問日前奏非俗吏所及此語從學問中出武帝不 為召寬與語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為見上 其原委起止已自不同而以上天之理太古之道 本言富貴者不宜侵民之利却從天人古今發端 仲舒儒者其告君之言寬大春客不急急於指 **丁立知之才者固快於自見昏庸者亦安能一日** 激無電錯之峭而氣運関深波瀾紓廻自是漢人 懷卷的士人願道 事以說理為主然理明而事情自見無買生之 公孫弘卜式見寬傳 兄鬼

比也其輔少主處盛消作用係理之妙實從學問 敬誠易以懲識難非一切書館腹筒行秘書如可 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水得書以相校無所遺 移之以論他事世非古今謀斷定秦哉 年便華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 〇安世能識亡書三篋非獨以敏騰亦以怒騰 之基此三為相如善後耳者不以獻諛之心 極樂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 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領功德言符場足以 此愈奇寬○見寬亦是古今第一知弃取占便宜 家中車小家檐負輪租級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 左内史以負 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日令將奉大事優游 工於寬者乎 人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也惟科之術就有 出與電氏成敗相反者學不學之效其也 上行幸河東曾亡書三篋韶問莫能知唯 張湯傳安世 租 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 技泰

有即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日君之功高明主所 中文初安世長子干秋與霍光子再俱為中那將 中文初安世長子干秋與霍光子再俱為中那將 中文初安世長子干秋與霍光子再俱為中那將 中文初安世長子干秋與霍光子再俱為中那將 於山是賢干秋以禹為不拉數曰霍氏世衰張氏 史懷卷第十一聲 學文書 大山君出 從此者出

史懷老第十

杜周傳承漢書二

景陵鍾

怪述

廣後門人排師修打

王氏取漢序矣惟劉向所見之而頌言之天子錐

崇得無廢者欽也 聚第之鳳又慙說鳳奉直言極深以放其過於是 史懷卷第十一人被打 臣以為誠天遺願陛下省察是其等城王氏已題 見屬方用事陰欲自託有所付而不為思明以申 **華死而不以為冤而漢益不可為矣史称欽深**與 勿退者欽也鳳不慙且退乃遂殺華而不疑華死 生呈其父以衛其夏吁為超者亦苦矣超俊物世 明者痛切者哉都超為桓氏謀主以父脩出於王 以國從故曰人主愛情人才自為社稷計該非其 然不畏人主知猶謂漢有人乎原其本本欽優於 伯指鳳至云願具書所言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 王氏之知已面廿以其身為桀夫耳谷水小人也 莫能知其人又非可以名譽爵禄牧北恒元子雄 室不令之知死至蘇其所與桓氏往及衛計屬門 主好之而私門收之是人主自以士狗私門 之來自見自達未有含人主而先來之私門者人 永然其為土氏取漢而漢不知及其成功一也土 有謀優游不仕以壽終欽何求于王氏哉不過感 與維 得無廢西 心想水退常 一一

|之臣宗室諸族後弱與繫囚無與自佐史以上至 盗父兵别轉一罪名坐之乃可為田脫謀及之地 欽傳之末欽附王氏亡漢公案定矣 何苦而出於此哉若超者固杜欽之流也 愛其名以報所生誠使晉能先桓氏而收之起亦 葵其氣館必有相感者至不愛其身以都所知不 上已俸太子無罪而悔之矣舍其怒而從其悔其 其智和之夫耳雖情不勝禮然在後世亦難行矣 於太子者安知非三老先者之妙哉 凡解紛難立言必須有法者直言太子無罪則 三老茂出身上書是古今第一好膽然其言曰 易事也難在上怒甚将羣下憂懼不知所出盡關 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干秋役訟太子究此 於大吏皆權臣之黨其言危苦愁至班氏者此於 哀帝即位杜業上書言王氏世惟日人朝無骨鞭 運其怒矣上知太子無他意使車千秋得以其 **指離太子日来葢以孫而部本生和也不敢**類 武五子傳及太子 臣巴王曾 M

焚之故因果報應說得懷然太子生長於真與之 巫盡之禍中於骨肉非長 為武帝川兵邦職自

> 官費入左右皆誦讀之〇從古無以許文幣務者 疾平復乃歸太子喜後所為廿泉及洞船領令後

一切妄語葢以聰明之主處父子之間其體恐綱 自宣帝之於太子始乃知枚乘七發陳琳草般非

終始一語天人透悟之言

何乃被微遂之言幾不驗騎主與臣處此益肆然 昌邑王賀在國時數有怪即中今送諫不聽姑無

宣帝即位心內是貨場山陽太守張敞便書祭之 無所是矣其應乃在被微之後災府之即以可以 目前定哉

此知賀不足忌所謂以小察而全大恩出也不然 為賀者危天敞條奏賀起居著其廢下之效上由

質固可憐所傷主德國體多矣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買傳嚴汝 王蒙

不以文士優容之此漢治之所以無敵也 會稽太守數年不問問賜書員問待下綜核如此

之太子宫處侍太子朝夕前讀奇文及所自造作 武帝好文之主也嚴助以文學資俸竹子補外為 本文太子體不安告忽忽善忘不樂路便褒等皆 教韓非之語也例滑稽與商韓似不相人學問官

顯照貴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與其為成

與長安令楊與更相薦引欲得大位復短順與日 買捐之議論文章甚有野槐始短石顯不得進用 護別有異想有至情有妙理出等常食怕之外

題又為奏薦與竟為疑所中下狱死功名熱中及

獨至此身名俱败悔不可及從古縣進之患化· 史懷於新十二人派者二 士最易為劇成之成之

東方朔傳

思辨借條係發之朔陳農戰獨國之計其言縣臨 轉非所謂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從來治國風 武帝雄主使東方朔與侏儒共論機能自然題身 無地明給侏儒以若曹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此

棚直練指揮其大者係皆其游戲之時所謂養其 **臂然以諫立名此朔之所以不妨於游戲也** 全力待時而發也豈屑屑然以諫立名者哉不好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車千以 楊帽

中國用一人外夷觀望以為輕重車十秋以一言 審意拜相封族使者至何奴單于問故使者以上

宠华国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亦是此意與成 書言事對單手目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矣 男子上書即得之矣此單干亦自不凡遼使謂

識相去遠矣然為外夷者未必皆此故中國舉動 帝時單一見董賢為大司馬械賀漢得賢臣者眼 上粮老第十一人

望輕傲米至如長樂所告也惟不死於長樂所告 揮予孫會宗一書遂致極刑愚謂师此書雜形怨 太僕戴長樂告揚惲書備極稚織止兇輝為族人 亦何可自輕邪

此書以實所告此揮之所以免也處疑詢之中在 而死於此書果哉盡人告之者其法尚在疑自此 廢弃之後華墨語言何可不慎

> 腐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 謝謝已皆去萬年獨西昏夜乃歸及吉斯甚上自 本文丞相 西吉病中二千石上揭問疾還家丞出

之之詞也竟代定因為御史大夫婚之為效一至 年婚已薦之任途好諛干古一轍日及萬年者私 年竟代定 國為御史大夫〇 吉篤慎賢相前以萬

楊胡朱柳云傳朱雲 树脂

貫而動以賢者待人望其破俗情以薦巳豈不難 於此人亦何憚而不學始乎今孤直之士簡於權

史大夫及雲請上方劍斬張禹上大怒将抓とた 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薦朱雲以六百石秋試守御

将軍辛嚴总免冠解印級即頭殿下同是干古蓝

米雲欲斬張馬斯其黨王氏者也楊福上書訟王 死則一也國家欲得不二心之臣當於此求之, 尼牧雲於死事難而義正要其義重不遊嫌不具 友為國之人然嘉於無事時萬雲作大官不如磨

華訟其攻王氏者也皆是漢忠臣雲病不呼當飲

察王莽顓攻福一朝并妻子去九江處鎮革之際 雲及福數人而已福之力所王章循為漢南 又有張馬孔光柱飲谷永常以漢之臣子為之要 其役而過之將然未然之際王氏取漢其勢已成 尉必日非所宜言大不敬其意全在訴王章之枉 題乃云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延 異數見羣臣莫敢正言班氏著此一段明編為漢 漢而力不能為病不呼醫即范文子使謝宗祈 曲效死出力定計洞見而欲遏之者劉向王章朱 職主力可內衆全仗一二.膽識不二心之臣洞見 發明王氏篡漢先除與手之由益篡存之人智可 本領主意不出於此上書干言援引古今不緣本 史粮老第十一四次 **兆尹王章素忠直議則與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 之人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 於王氏貪吻毒手中如極溺救焚此豈察身自了 幣傳請行在所條對急政一腔熱心欲完漢此稷 之意福始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 結局皆妙而其志皆有可悲者雲知王氏之必篡 应 金川舜本何奴休居王太子為漢所獲遂與宿光 四字便可族誅魏曹爽正是此一流人 霍爵曰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只我家將軍 聖題人而甚有節奏例霍氏以赎問諸見應之邪 作用已自深妙魏相又白去副封其侵削霍氏咄 然後奏御天子霍氏耐始此不在縣乗也雄祭之 宣帝即位乃歸政上謙讓不爲諸事皆先關白光文熊於為二十八縣進出 主八處隱約豈能堪之光死後霍山輩何等庸人 自若領尚書上令史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英主 郎亦自是一託孤之臣惟光能識之 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部增此即秋二等〇尚輕 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日臣頭可得聖不 本文殿中富有怪一夜華臣相點光召尚得起那 志益以首陽之義報漢云爾今謂雲為達生而為 可為而後弃妻子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以自見其 **高隐非知二于者也** 王氏之人也漏始終血 霍光金日殫傳 誠非為章乃為漢也

領地要領在我然後用去城信別並伏之故雕庫 徐 及後數日先零米及此早开不合於先零之要 也初半开豪康當見使分雕庫來告都尉日先客 平田罕开之要領在我也罕升之要領在我者何 以食學开而誰先等稱不可以含先零而誅學开 蘇使其分者常在羌而合者常在我勿命勝交堅 從來夷状情形合則強分則獨善制夷状者常使 得一日舜為社稷臣奇甚昆邪率泉內附以數萬 何止為慎也當怪武帝連年伐何奴得不償失乃 问受順命上欲內其女後官不肯卓藏過光萬條 先零諸羌解仇交賢合之執也充國始終作用主 之分而不合充國之言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 禄山又是此等嚴解訳之 計所後雖多不可與此並論也然店明是龍信安 **恵全在捐早开開味之過隱而勿車專行先客之 太侠龙第十一人服** 但自有豪數相攻擊熱不壹也看分合二字甚透 《合中國制夷秋之法不出於此然均之羌也可 趙光國主慶思列傳越光國

丁野遺歸分别善惡宣示天子 購斬之令解散其 鄉皆是武賢議天子以書城讓充國令其引兵從 心使早开欲復合於先零而不可得故辛武賢充 降斬之威先帶所餘有幾而猶欲罷騎兵屯田以 充國會早开而擊先零早开內附先零已孤重以 台之或訴之先後之間亦安能了然於心手乎 日漢果不擊我矣此合罕开而計先零之故也 數至甲地令軍毋燔聚落獨牧田中罕先聞之事 於先零之平所復與先寒合哉及擊先零降 於平完堅其約合其黨數語最透充國首使已分 史俊老弟十二人 常欲先赴軍开之急以堅其約適使先歩得死德 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其計 家因陳兵利害其言曰先零雖與罕开解仇約結 武賢深入充國以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 **厕所薦也與充國與意欲擊旱开充國殿之至公** 待其敵如治避者使之熟而自潰老臣爲國久遠 不得甲开所以不合於先零之故則同一先也或 人順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衛充國以孫

道也、 武將籌邊其事之核鍊有若量錯之策匈奴者平 計然其文不期妙而自妙者志氣所至也志氣者 史懷卷第十二人 之語極曲折極直遂以論事為主文之工拙非所 交臣奏事其文之高妙有若充國之條屯田者乎 何也誠也明也 確務求詳妥充國據問係答不敢作一影響皮府 敢料其主之不明而不以忠言自盡真心憂國 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認話前言不便者皆頓 本文充國奏每上輛下公鄉議臣刻是充國計者 君不能以此自盡而日不避嫌疑此朦朧苟且之 古議論功名之士所難在此上前後賜書往返商 上之聽言不以此責其臣而曰不拘文法下之告

> 事如此 魏相一人一言便可破盈庭之議宰相之關係過 盡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〇可見從 首服丞相 藏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此千古會議遊思也 不足亦真心為國者少耳陳湯有言國家與公卿 來會議不公不明朦朧觀望不足特者非惟識應 魏相日臣愚不習兵事利官後將 軍数

片至誠是以格於上下過於始終觀其言目吾問

拘文法所以能成其功然其謄識役精思出有

以威守之明主可獨忠言守之一字是其本領不

7

充國條奏屯田妙在為將者不避嫌疑為上者

不

萬全之計也

有識者以為廣熱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 史懷老第十一人職 人皆以破羌强等出擊多斬首獲降房以被壞然 Ā

即見宜歸功於二解軍出擊非恩臣所及如此将

本文充固振旅而選所善治星賜迎說充國日象

千古不滅乃知人臣以不伐為美街其第二義也復言之者卒以其意鬱○讀充國此議老將血誠 軍計未失也充國日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 於自伐而以為國者充國是也誠之至也誠不如 臣不以餘命重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 不伐之美在一身避嫌之害在天下國家事有近 将事以欺明主哉兵就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

自信之言避嫌之事賢者不為充國固有所不屑 九國未易語此無喻於老臣一 語充國從首徽是

畜之必為西城忠此湯學斬郅支單于本意不獨

宗排月氏山離島七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久

以其殺漢使也其進討郅支用兵機宜有節次有

奏湯無循行物選舉故不以質坐削戶二百食聽 詔刘侯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學喪司隸 本文富平侯張勃與楊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

傳常鄭井陳段傳陳 楊

名徇之此古今人情所難今統務之子無事能結 因赐諡曰繆侯○薦一土而以爵狗之又以身後 少懷卷第十二人傳 十四

名義更正謀應更遠蓋郅支與樓關同為被漢使 議 所人有事能舉所知者有幾況以其身連坐而 陳湯之擊斬郅支較之傳介子誅樓關事勢更雅 而湯之意尤重在郅支負漢之後與康居獨一後

疏日副校尉湯承聖指俯神靈出百死斬郅支之

排擠不至於下獄論死不已善哉乎劉向為湯上 不顧國家利害臣衛經術宰相、甘心為石顯出力 同心羅織惟恐不密機穿惟恐不深灰英雄之心 **郊功者得以嫡制之罪罪之法吏廚儒姦臣合意** 罪者介子之往霍光白道之而湯以便宜行事故 所爾帛書干古快事然在介子則為功在湯則為 紀律謀而後數必勝而後發非掩襲僥倖捷取於 一擊以為奇者斬軍十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

宁寒病兩臂不能訊申已自可憐湯雕謝日將相 好臣之舌而煙其面上召湯見宜室湯擊到支時 爵為士伍千載傷心後西域 都護股會宗為烏孫 所图百僚議數日不決天生此一事為湯耶雪結 可指而湯之功全矣谷永之疏上天子僅出湯奪 首承聖指三字出脫湯煩制之罪甚效湯之罪無

片苦心在內故其與耳延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為邊思難制特以殺漢使為名及今除之多此一

為邊思難制特以殺漢使為名及冷除之多此

盡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 今到支單于威名遠間侵咬為孫大統常獨康右

史 287-526

主

史模彩第十一

一鉞之誅湯此後自可吐氣論功食報無疑而循以 使臣衡華立其前問且見之其視顏汗背何當欽 九鄉皆賢材通明此一語處死好功諸人 案為好臣借口不出於此然前斬郅支後料為孫 總之湯不略絕世而貪之一字是其胎病始終罪 代人作車奏下獄徙邊湯一生動名竟以此結局 敵神妙知鳥 私屏靴大馬 廉料也光武美其清約封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 廷臣中国不能会湯而别尋一不食者代之祭形 衛司馬谷吉送郅支侍子而郅支殺之原情定罪 賞之何其明白正大而壯戾之諡書為王莽行其 相庸主之過也不然湯之功罪甚著一時君相封 萬里功臣至為人代華自潤可憐可恨亦可羞好 亦何苦而貪漢法邊臣功賞極厚獨儉於一治使 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無不悉備如此為將者 無畏却死不避虜殺之不問何以勒遠使死事之 較樓蘭有加不誅何以為溪且古上書詩往所謂 孫尾合不能久攻屈指不五 夫 日而解 至其料

桑勝之為直指才位威名種種自負非傷不疑

氣固不足以奪之然勝之亦自不 可及今上官純

íit

其素服手板以見郡倅况豪衣帶劍而見直以衣服言動責下縣合中有賢如不疑者不

史懷卷第十一人傳書二

※禁少佛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照非

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寓意甚苦立言又妙若

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儒副君師友了而已太子外祖父許伯白使其邪中郎將舜監

二疏教太子有盡心盡力處不徒以保身知幾自

其作用從學問中出難為俗史無本者道也寬威行施之以恩一語所救不小自是對病之藥不疑教勝之氣溫而語不作更自為嚴而教人以

者之利而以家之嗣 乱者益之積也大盗者小益之積也益發更不死 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必有此一片至誠乃可 史被称第十一人 忽語語是處亂世自全之法益亦知天下之將亂 泉之怨也吾既以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 追與盜為市反緊心家以待對解一盜之與捕盜 墨俗吏所能了也 定国迎師就經証是漢一切獄吏舉動乃知将予 **死者與我俱無根其本領未易言也 群於孝婦之死宋歐陽修所謂求其生而不得** 東海孝婦之鬼于定國請之太守不聽乃抱其具 者始終出處固梅福之流亞也 有傷心而雖於明言者記為達生之論耳若二疏 知止了 必豈徒以一身禍福 知有王氏之嗣機不可為而後去所云知足不暴 無此段正 無冤從學問家訓中來刑狱一事關係至重非文 十二頭角巴露根器庸柔二疏已窺見之 論師 傅之道未盡後之徑去亦屬無謂 也以放此家不敢復告益別 論哉觀其言日富者 大 欲自刎、 之所不及察而上洞見之以責其大臣漢世人主 吏負賊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盗贼祭吏不 之蔽養亂由此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上 反使俗吏有盗息民安之迹與名上下相象更治 段廣課吏者不察监之寝廣徒 時作官其地以得一士為喜如疆者可多得邪 之幾然亦士之自賤久為守令所輕有以致之今 李强為益州牧暮日吾真得嚴君平矣寫盡俗史 容容黙黙者不能以溫雅縕精目解也 名爲溫雅繼藉而有此直節固不行復少之且使 而反繫亡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寝廣此等情弊追 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入受部修責以吏事日 是不負心耳昌邑既廢之後上死言得失議論不 王吉事昌邑王潘暴之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只 上幸其泉郊泰時禮罪囚紹射孤廣德上書陳至 抑何其綜核也 王貢兩鍵艦傅 以血汗車輪語態不無過態然廣德為 4

以 不

見亡家

之道也 為人弟之道也既襲爵之後以守成為賢為人子 禹口 亡漢之禍劉向能言之而得君不如禹使其言出 失其意本於出愛其文流於經術而 觀頁禹始終陳言君臣之際亦幾於信而後涼 **贬 點父 爵作詩自刻蓋未襲爵之前以克讓爲美** 廟坐不爲駟馬車騎至廟下削曆為開內侯自傷 常玄成陽狂讓·野於其兄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 擇其大且急者元帝時恭顯 必明其意之為忠愛文之為經術 面目此言之所以多見用 核若以村老家僕口齒出之語未卒而 上直以為迂則失之矣 藥惟其近 至則膽之不足必居一於此矣 或能有所感動藉可言之資而自失之非 **常賢傳** 葪 深厚 迁所以益切蓋宣帝操切故以迁救之 老成 在宣帝强察之時尤為 也人臣言而見用又何 用 **非王氏亂內酸成** 邪、 \$ 但人臣言事 至誠達於 往深至 凶 病之 X

> 官必以我用丞相死不能過其子使當世貨人樣追呼之途不肯選相獨恨日大將軍剛此令 追呼之相之不肯逐令明矣相智人也不欲有威名仕途自有此一等惡智然武庫令去官而 守不深惟國家大策尚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 聚故 我、 自見失父而 本文丞相中干秋死 何淺薄也〇權貴人身死上官侮辱其子孫以 日 始矣武庫今四至長安大将軍霍光果以 以水 4/1 第十二 主新立以為內谷京師之因武庫精兵 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 の教者 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 先是干秋子為維粉武 Ŧ 開此令去 ti 虛 並 非 太 所 過 便

丙

炎冷之迹然觀其自恨數部可見相欲存厚道 是至以此一事街之因事致 丞相 大體 終抑之其 和是 也 粉 不此 相

長者之

心大臣之言相與霍氏有邻而

矣二字不覺露出本情霍光責相非有

過為作官計意在生大將軍而

不 在死

之下獄則過失

乳保分功見定策之意别有所在史懷卷第十二人傳 之絕口不言前事亦以大臣謀國之道自處雖與 曾孫於昭帝其序為孫吉泰記霍光請立之膽識 之美大有作用人史稱吉深厚真不虛也 陽郭徵卿有恩耳毫不以一語自及而一宮婢二 養皇曾孫不謹督管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 **两吉知狀似代為吉自明者吉識謂則日汝皆坐** 生一掖庭宮好則上書自陳皆有阿保之功解引 見邪吉此舉所全甚人其功在保護自係之上吉 過人光陽而聽接立一不得人昌邑之事是堪再 丙吉保護皇孫絕口不言难恩人知之目已死 谷永之託王鳳何異其心迹憶問甚矣 與巧官人課代匈奴與許史何與而云願陛下此 平昌侯樂昌 年前微暗功過口道如昨日則已之保護舊恩 相怨電氏 . 小吏文系不及魏州 明矣何其巧也既有舊恩而又多一不言 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不惜屈身遠意結外 而德量過之其為相 不為私恩耳 主 瓜許 团 事献 更以 姚與 傾 准 天 悠 出矣兩上對事情辭無術張博

又止無乘傅奏事房步步入石顯殼中八十不能 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不許出房為魏郡 其計誠愚而其心誠者元帝采魔作祟房請得通 行其考功之法與石顯作對南經濟於術數之中 慎而進言者不知則進言者危矣房猶欲以占驗 之者亦覺有無數點慎在內面房不知使人主慙 學盡之也然了生死方是學問得力處朝聞道分 其巧以自營官職者也 持大體識見議論又似從學問中出相放時 賢其臣二語庸主精神自家寫出然上之所以 漸切而漸相侵歩步逼人 京房與上論幽厲一段更端語問節次甚妙然語 死可矣此儒家涅槃語霸從何處得之 中受經是干古一定力人能了生死者未可以好 黃霸以夏矣勝被累下衛非惟不怨勝及從霸獄 也後帶險刻巧而善臣然猶能盡力國家非全周 **眭兩夏族京與李傳夏疾**療 使人難堪臨亂之君自 京房

哉 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風正先經之此事甚解可 房上封事引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 快囚鋒房此時方寸亂而手足似矣時虎 **丛园者之戒** 補正史之遺為從來君子攻小人輕發不勝殺身 本文先是賴川豪傑大姓相與為 婚姻吏俗 朋黨 廣漢思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 姓子弟所言其後溫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警姦當 更為歸解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傑大 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於又数 史懷卷第十一人作 近於不厚然居官御下之法不出於此江乙謂於 散落風俗大改○破壞姦黨在於攜之益國不能 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此之謂也姦 無数民而思於数民之合数合則為黨務易得面 黨既散之後此法不可經行為民上者為風俗計 羅難射廣漢絲角之法使其有姦而不得為黨雖 趙尹張韓兩王傳越 近廣漢 尹翁歸 計画 雏 張 下悲 敞

又當有以處之故韓延壽 也富人蘇同為則二人劫之廣漢将吏到家門堂 盗劫質索貨更顧賣不敢并擊此劫質之所以盛 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廣漠聰明全是精神 誠至誠者真精神之謂也又云廣漠聰明肯 **欲歸美正監梯史同一操縱而史云行之發於至** 之教別禮讓非相及也最是廣漢善後之策然改 堂叩頭魏夏矣將為偽降者所劫惇将韓浩叱持 人效者真能及才能可強精神不可強也 之於下曰某林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與張湯誠 不敗露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七事推功善歸 古人用界之道雖權術年龍必以真精神出之乃 前官所為深厚不露形迹不生嫌怨最為有法 戸曉賊日京兆尹趙君謝兩鄉無得殺質釋慎束 持質者惶遠惇得免魏太祖 干因涕泣謂惇日當賴國法何促召兵擊持 質者曰吾受命討贼寧能以一 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脱二人即開戶下 繼廣漢為 開之謂治曰卵此來 將軍之故而縱 i. 太宗欲 所至他 知其 更改 者、汝

宋公子目夷之所以應楚者其作用亦不外此 可為萬世法浩之截不若廣漠之端然所 所恃而我全制之矣處劫質惟此兩法等而上之 确有愛質之意其權與賊某之治則使賊全失其

會可以脫罪此其風已不可長廣漢大臣也事 與勿論魏相為丞相非可以脅劫取勝者正使 傅婢欲以脅之勿令窮正已事此與市井無賴 以殺禁畜一事為丞相所衆驗乃經丞相夫人殺 廣漢精於吏治自其天性而紀網大體有所未知 何

他人猶當禁之別身親行之乎

史懷老第十一

美

果懷卷第十一

受人我間自有許多不妙處尹翁歸拜東海太守 為吏不受于請自謂風力不知人已干請我又不

是第二義晉釋道研有言使治徑將我入青雲無 色子翁歸能使人不敢干請乃知不受人干請自 人命坐後堂特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 過解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

由得論地上事其出之自有本非一味風力所至

揮坐殺智舜天子薄其罪欲命敵自取便利即先 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人知其作

言孫所以能危行也 其無禮亦復何辭孔子日邦無道危行言孫惟其 先自處一無禮之罪人之不堪者会其強直而罪

妙用亦出於此為吏強直人已不堪告雖色縣係 騎人非惟自全之道其所以能行其意行其法者 翁騎為東非不強直史称其溫良敬退不

以行能

言發風易俗非俗更之所能也雖以廣漢之賢未 權術而延壽上禮義好古教化原委不同買註有 韓延壽與趙廣漢同一東治之特然廣漢御民以

位等比皆免而散奏獨寢不下聖主憐才如此及 張敞鄉張十坐與楊惲黨友公鄉奏敝不 若二子者才則有之樂乎未問道也 葢其崇尚總禮原以作吏治學考非真有所本治 其微者其處職壁之與廣漠之於魏相事若一盤 有一番牢籠吏迹如此班史不入循吏亦自有窥 能免此惟延壽茂之然其作用收放進退處 丰 宜處

史 287-532

史张老弟十一人作者二 用之妙不知其轉變保全從 史懷卷第十一終 片苦心 Ŧ H

> 火懷卷第十二 景陵鍾惺述

明

廣談門人等衛

多忠 帷

孫質

於潔已能藉於用人可以麻白待而不可以麻皇 步行自成北邊〇 廉史易廉吏而兼能吏羅廉止 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 本文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食奉錢月 漢書三 葢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蓋寬號

東旗卷第十二 四 漢書三 而能舍康者欲自行其志道不出此又未有不能 月奉数千牛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不苟取

廉吏而欲為能吏者也

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為可一府莫言非士 得甚正足以服剛直者之心而抗其氣、 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言省議論而歸職業責 書日今君不務循職而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区 臣號剛直敢言亦須先修職業王生千益寬饒

安得獨自高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理正

氣強而語特圖妙人已問大有學問權衙深於涉

史 287-533

持卸自治園因文所犀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稱 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為 者大俠與衛尉存于長大鴻臚蕭青等皆厚善雪 其次文日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稱 惡以成嚴霜之誅排部器有其人乎文叩曰無其 本文故 而說它事來口誰譁終身自墮實日受教揮季耳 託寶故 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矣有部自恐見危時 求受署為採進見如賓體數月以立秋日署文事 以恩禮請文欲爲布 人不敢空受職寶日節也文日霸陵杜稱季寶已 郵入見物口今日應年始學當順天氣取姦 支族文以 本友川設酒食妻子 直

有所問如此竟歲更民未敢誣明府也即度揮 因日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得李嵩且機關 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親事而長以 寶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私索知其有故

毒赦機甚秘望之言霍氏在光輔政之時其意隐 柳霍氏不無私鄉總不如魏和白去副封下手甚 而近正相與散排霍氏在光死勢衰之後其詞著 一衛經術儒者然躁刻非大臣器所對詩義歷 近晚望之固君子也 巨張孔獨傳巨衡

張禹.

孔光

ji

相直

甚用儒造衝歸官非不

Ĥ

儒也重大臣其

狐狸千古巧官人色属膽薄以飲奶而博雅 揮李遂不敢犯法實亦克歲無所譴○合針! 將不 治前事 ¢р 更心 但更門戶 適艇 項風 很問

荷

史 287-534

Ξ

權機在我甚為不苟實能用之勝取百稱季矣

懷老第十二 漢書三

蕭望之傳

有心人始稱疾不肯仕後求受署為樣山處之

霍光輔政失魏相張敞蕭望之三賢三人

情理節次寫出如見族文為實始終問旋一毫形

不敢取杜稱季問其次以塞之其病全在重一官

力之名间此作用但不堪一

說破耳

迹不露就中不無違心然善處之道質不

出此文

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矣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 竹善而漢兩失之向之忠以經術掩衡之传亦 火粮旅鄉十二人 言災異之應議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揮變異數見 本文永始元延之間日餘地震尤數更民多上書 經術掩非經術之罪而用經術者之罪也 向匡衡並以經術稱衛作字相而向典文學与地 央製過之鄙夫忠失亦安能保其終不失哉漢劉 上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 問禹以天變個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 意頗然之木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 不去於王尊之劾奏而平陵伯一事竟以欺墨敗 輔政之義痛快干古衡竟以體面慰罪忍取就列、 臣至此已可羞矣王尊劾泰衡附上網上無大臣 賢好功甘為石願私人顯死而追條其罪經術 觀遠用作宰相用枉其才受過其器附權畏勢蔽 對私善之其意自妙若團以典文章禮制必有可 大或為諸矣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 重 經術自是帝王高識時 元帝為皇太子見衛

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基言爲得君如此而以此 私人猶曰鱩生後逃漢不能用而王氏收之禹以 官機局正同王氏無漢始於任飲谷永而成于禹 其罪造可與飲永並論哉史稱上親拜禹林下国 **乐雯請劒斬禹是千古第一討賊妙手飲承王氏** 之別裝一副正論暗爲王氏出脫與谷永移過後 上版米第十二人 漢古三 **塗面在一則字寫出义云陛下宜修改事以菩薦** 看被老好以身家一念斬斷之禹則謂上 日在 第親問以天變人主絕妙機緣漢之存亡全在此 變人言不足警動萬分之一次於一禹市 傷至禹 我由此不疑正氏〇成帝委權工比漢祚將移 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稱善此經義意也新學 **懲之屬不得開何況淺見鄙僑之別言陛下** 速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 小生亂道誤人宣無信用以經術陶之上雅信愛 漢大長與王氏並列而甘心為王氏取漢 奸同朝國家將有易姓之禍雖力不能 Ŧ. 宜修 n 16

遮勝 史懷卷第十二 乞骸骨先退避之禹無為 並 漢裁抑王氏之心自無此等來動矣觀遇與王 時何地便正論在根而曲反在巴乎便再其有 之道當是時根論自正馬無以新根也馬所處 年老治家好平陵肥牛亭地奏請求之帝則曲 於無過之地相時乘勢而徐圖之乃不疑手馬 議與二氏爭及王入鄉後王祖母傅太后欲收其 定問王求為漢嗣趙后與王氏主之孔光能 至此孔子所謂鄉夫不可與事君鱼非以其俗哉 禹始終一 温飽 **族根爭之謂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寇所** 王莽同時運衰而才短精亡而膽薄處難處之地 近帝幷稱尊號光又平之猶有大臣風節不幸與 不俗所以不可奪 寅庭堅有言臨大節而不可紊與不俗人也惟其 |領尚書王氏氣未厚而勢未成事猶可為而 之然使 張禹賣國不 有心人 漢者三 俗骨耳其效遂能亡漢俗之為患 **减此亦須正巴潔好先自** 可以其畏慎與禹同罪心 漢制王氏之心久矣看 何 游

皆在其中且上稱定問王而丹無端忽及皇太子 蓮折其荫而消之有意無意之間甚提其欲至中 丹進四凡所謝材常數而好李温故知新皇太子 之持法行意得美名以固龍者人不知也史稱此 定陶王以好音善掛鼓上数稱其村幾於奪嫡史 訟商之王賁商之公案定矣 商忠直翻罪数請為商昭雪甚有分晓以直臣許 連年日他地震道臣京北尹王南上封事召見 之惡遲之至豈一善人所能爭哉然史稱商 鳳所指至死寫皇生身族必反以爲異類而 亡漢者外成也外戚賢者亦自有一王商卒為王 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 必遠嫌遠嫌必從其弟子始史稱此不結點友養 可言公只是巧於自即耳自固則必畏事段事 居大位於弟子終無所薦舉其公 大臣富 非惟正論其當機應節許多調護太子之妙 王商史州傅喜傳 貴念重市思樹惠受惡名 漢書三 亦其執然也此語得之 如此想謂此 北 固能 者 自除 舵 不 則

謝上 千不京上大恨日安有人不然仁而可奉宗廟為 責太子者正理也私情易折而 謂丹所無辞盡向之稱定陶王者私情也今之 民父母者乎却是為人父兄不易之論上以此責 見太子至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何等至性而 Ш 史懷卷第十二 成屬太子母涕泣感傷陛下上意乃解丹此際設 本文入守左馬湖滿歲稱職為真始高陵令楊湛 臣子對君父而所言者在處人骨內問乎 警可見靈警之詞不出於至誠不足以威人況以 頻首伏青蒲上涕泣為言一片至誠生出許多雲 病数 心發口難於對昔之稱定陶王者百倍矣及上寢 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嗣宣設酒飯與相 機楊令謝游皆會循不遜持郡長短前二千石數 待甚倘已而陰求其罪 泉王薨王帝之少弟與太子游李相長 問尚書以景帝立廖東王故事丹直入卧内 口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臣竊 薛宣朱博傅 正理難邻丹兒冠 所受取宣祭港 大大上 太

改飾 不白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節氣舉 **制作使千人以上城取錢別數十萬給為非** 移書顯賣之日告標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 **|蒸無怨言而標陽令游自以大偏** 語温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 妙甚見上官作用之效益得其嬰領而操縱在 更民罪名椰石告其長吏使自行法晓日府 服人意足以處人非一味滑刻者可比及得郡中 印綬去〇待屬史雖大有操縱然權術中理 力就列不能者止今詳思之方調守游得做亦解 還記得為君分明之湛自 晓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看於後即 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革故密以手書 吏民係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上守盗為 動節節有體故長吏莫不喜惟免冠謝喜惟 案恐員舉者取辱備士故使樣平鍋令孔干日陳 買聽任富吏買數 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 / 漢書日 不可 知證驗以明白欲越更者 知罪滅皆應記而 其姦滅封與湛 有名輕宣宣獨 付吏為記謝宣 無其事、 宣解 復對 州敬 所以 足 V. E

宣為 用人 而不為人 相後反覺索然所謂功名損 所 用

於治郡

宰相器故結厚焉此無論為國善後自全之策亦 莫妙於此今如者身退而惟恐一賢者繼之敗其 常其為丞相而程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名 **暴其短百計巧錮卒之不利於已者不必皆** 儲有

寒以霍光之賢如蕭望之魏相張敞三人卒繼 **区用而倾之何其勞且抽也**

賢者為之而賢者嚮用之途义非巧綱者所能終

朱博随從士大夫不避風雨陳咸為御史中 丞

漏泄省中語下鐵博去吏步至廷尉中俟何成車 **計為醫入微為成調護卒免成罪博以此顯名為** 功曾看來博一片氣俠總是借題目立聲譽為

> 汪汪亦知之乃至都溫喜雕就訪汪錐買投桓 用此法處之晉苑在為桓溫所聽家居溫後飲用 與白巾走出府門無從置辦千古名利中傷

而

故來省視溫不覺虛注之意一時頓盡逐廢在終 凡為吏有時乎用誠但誠者病於不信有時乎用 身此處偶人法也 惡以趣時損名乃曰雄懷朝宗會有亡見感在此

微范遂得衛侍左右配怪其貌類范范堅不

事與華札使自記積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選係 察但察者病於不失博召見功曹閉門具得其陰 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花

雕西太守鄧融功門融為州所舉家范知事雜解 社官地功名路上人自有此一等作用若康范為

於是東至洛陽変姓名求代廷尚禄卒融果徵

若花者吾即以真氣俠許之有此本領事君何思 不作忠臣治民何患不作良吏 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甲 か去就 與才会

本文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操史皆移病

門郡中大為〇處病吏快甚妙在徑認其偽者為 史 287-538

史懷老第十二

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中委出 以此為俗邪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親 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揖抵几日觀齊兒欲 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 辄遣吏

快之爲俱驗者之報此及躁小人不學之過也 越死 博自殺一 念熱中 在心堂面身名俱敗千古 而後官尤其所重引發女薦墳四字風切後宮立 翟義討弄不必以成敗論天地問自不可無此 史被参第十二人養言三 塔進不已力主難玄奏免喜為上所覺石間狀女 公然希指排孔光傳喜師丹正議竟代光為相獨 好反似蕭然無欲者博是也及傅太后求稱尊號 自有此一等宦情深重之人除作官之外一無所 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緩早起妻希見其面古人 **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 用人能得其情又得其力 知其 徐敬業之徒所以不終也 所記遣出就職操舍之間信甚又奏甚所以妙於 學然名義雄正而步骤施為節節皆錯此楊玄威 意為王氏取漢專攻君身與後官解免王氏 一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数自改而已投万使割 程方继伸系 谷呆杜柳傳谷来 +

> 右明城實布與賢士残城吏配作數段而曰此 陸之龍所以為王氏出脫者可謂極淨矣日若且 常耳及日骨肉大臣有中伯之忠無重合安陽 顧明其所指在後宮而不在母后而又日後宮親 忍絕丹姬幽玉點於褒姒魯恒脅於齊女語語 之際王事綱紀其所引證川日舜飭正二女楚莊 脚承之言可以止於是而不及其他矣又將正 屬勿與政事捐妻黨之權日妻黨者惟恐及於母 太盛女不遵道日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日大妻 以指母后至承本皆不檢及此也故其言曰內能 十十八次者三

言甚為微巧不知要女」於一以指後官倒不可

眷注數端則承言為對湖之郭史故聽言不可不

當其時無王氏從中取漢事而獨有君身及後官

不稱不入其報中而已禁其權具小人之雄哉使

而以經術直言出之着着步步皆有經索使人主

聽者不疑若又不專為後宮而發者公然賣國

在王事之綱紀南山之急務又別及諸縣事作

率下故有所謝於法以媚人喜於下之奉已故有 所簡於禮以自尊故耳 時舉奏其餘賢不肯敬之如一益待之以禮而後 大臣之義甚正即臣黜何恨而為王林所發顯成 師丹與傅喜俱以議傅太后稱尊號不肯問順於 容之奈何更治之不衰也所以然者憚於正已以 大儒侵容之武廉得其罪無所發二千石有罪應 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 繩之以法彼亦無辭何武為楊州刺史九江太守 重而不肯輕犯法即犯法矢吾先待之有體而後 土官待屬吏有體在嚴於法而寬於禮則人知自 成文此鈔勝手也有何關係 盡二子與王氏一股交關隱情眼力甚高韻來覺 班氏每於杜欽 有精神作史者於此等處看得不如此深透逐句 蛇足真不幸也 伸吾法也今奴親屬吏而作姦犯科反一切優 何武王嘉師丹傳 ※ 漢書三 谷永陳言處或前或後將數語數

> 到此故代言之此作者苦心也然文章之傳傳 無倫四句極力寫出太玄之妙知後人决不能看 云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合元氣細 投諸江流以吊屈原是何等異想有此胸中 人故輕其書數語為千古著作人寒心雄解嘲 **神凡人 賤近貴速親見楊子雲縣位容貌不能** 作文章以末名於後世是極危不可必之事 論騷推非與人真有性情者烏能知之 身處地告以自全之道故為此無可奈何之事與 府縣同意俗儲紛紛作異同之辨礙甚矣自眠 子雲反離縣日是深好面 卷第十二 漢書 楊 件 原而悲其遇恨 一讀相 能 甲 江 設

> > THE RESERVE OF THE PARTY OF THE

史 287-540

真俗吏眼孔也朝卒以循吏為漢名臣人貨一途,新學律令喜為吏蝎鄉以獨人財為官不署右職

精神精神者最也雄之傳基指神為之於何處得

神寂寞清静是也

循吏傳 黄菊

何曾無賢者基霸性習長於治民故喜為吏三字

是其 天財為官忍而為之所不加 生 真面 目 精神欲 脜 也少文饒之賢又出 其長而 無山 自見故

得以任于掩乎

伎侍傅

韓嫣 手段不然二帝雄王掌門以無故 之宣帝綜 與石顯皆依存也此帝好兵而嫣以習兵中 核吏治 湔 顯以 ŊJ 智法 取邪宣帝 令中之見佞 如 此、体

此千古任官官入骨 九帝不勞餘力矣以廟中人無外黨精專可 |漢字日三 病根泰所以為超高川 世 1 机 11:

近於高而 凝 小用之故泰之亡速而

夷狄之勢合則強分則獨五單干分學是各 亡稍遅耳 題之才亦 匈奴傳

今傳國與另呼韓邪死雕陶英華立為復林祭

之日勢便然也單子弱而漢道益衰其強弱與漢 得之於漠強之時而 始終漢之盛衰不 於漢也呼韓邪然塞武帝不能以 係於軍干之朝不朝也 元成能以安坐得之於漢弱 自水 怔 梁閼氏合其子且莫車而用其言立大關氏之子 豈惟當采人 谷恭王褒知牙斯為右段王〇兩関氏高識如 **諸屠奴矣入侍以且糜胥為左賢王且莫申**

内爱相捉

而論漢之有事

匈奴

其效可

雕胸莫拿益深重之甚於正其子矣雕尚英奉本

賢媛

即作聖明母后可也算于

弱折而入

行行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瓊知 少女為大陽氏生四子長日雕陶英華次日且 女額果關氏生二子長日且英車次日數知不斯 **本文如呼韓** 邪 雙左伊秋替兄呼行王女二八長

斯又它關氏子十餘人顧察関氏貴且英車愛

國氏 日且英車雄少大臣共持國事人合貴立能 危國我與大關民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 史保養第十二人 未久人民創艾戰陽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 胤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 韓那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額深別氏口

匈奴

後世必附罪丁卒從海深開氏計立雕胸英阜約

史 287-541

傳位於且糜胥以致之於且莫車而後已鳴呼 宋太宗之所以報其兄及其母者何如哉

西城傳

處分經緯不出其中乃知不達世務不能作史 本文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 局於智中文甚簡妙問整不亂不板而許多**邊**事 西城傳一序看地界分合車法脈絡并并然有成

深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敦煌西至瞻

有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〇漢出使外國及外 厚往往起亭而輪臺型渠片有田平數百人置使

時地與人之開而為之甚便一至於此後世不能 **與孝貢獻者皆置屯田以給其張不烟縣包想數**

以屯田給戰许之用何古之有餘而今之不足也

以一子質漢未為甚失所謂居大國之間而從於 伊介干誅樓蘭與陳湯誅郅支情法不同郅支有 罪而楼蘭無罪也何以明之樓蘭以一于質匈奴

在漢者立之質于常坐漢法下鐵室官刑漢法是 強合鄭事晉楚之道也撰寫王死國人來前實子

> 歸何奴得勝着淡過益明矣何怪叫漢而歸匈奴 其質子無理極矣後王又死匈奴先開之造質子 可施於質子此王林所為也 樓虧更立王漢復計

哉自介子誅樓陷得封賞速使者利之遂以為例

在王見誅漢法何以信於臣下也且以訴在王為 成則為介子為甘陳不成則魏和意任昌以造刺 名訴之不成而遺斷養親兩失之矣

其訓練之法猶不失古寫其於農之意至桑弘羊 屯田本備邊極安穩之策漢能用屯田士擊車

天教を第十二 大 漢書三 丸

荷有可為不憚勉從之故行險俸功之人得進輪 有以致之也今方內屯田荒不可問建議者盡成 輸臺一議則屯田反為險道矣養漢以屯田為 面餅況輪臺赶險之說手 堂之說其人其言雖不可用亦漢之雷心於屯田

李夫人彌留之際蒙被而謝上悲心達做卓絕干 古正不當以色求之然色哀愛地一語看過世上 男子無一深情人能求於色之外者覺武帝 外戚傳華天从 面皇后

背不驗 腻 俱 索然可廢矣卒之李氏族滅夫人之言何

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日孝武皇后不經之極此為 李夫人昌邑王母也夫人死霍光緣上雅意以本

很大臣不學之害幾危社稷如此 大臣以道事君之義昌已紛紛廢立皆此一念為

題后殺皇子罪通於天乃人定陶王世子為嗣即

京帝也故哀帝立而德趙后司隸解光案驗明白、

史懷老第十二人类古三 耿育復得進其說暫免於殺皇子之罪乃知生而

者不可不知 出脫解免之地也有宗祀之貴及臣子原情定罪 立嗣死而立後是古今妬婦欲絕人配預營此為

兵誅綦后曰何面 **茶敬憚哀傷欲嫁之后大怒鞭告其須侍御及然** 孝平王皇后养之女也自劉氏廢常柳疾不朝命 日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血

而不及於其子邪或生此女表其篡逆之罪耳 獻帝曹后事略同天地 正氣何獨鍾於城臣之女

> 例甚妙 后傳首日孝元皇后王恭之姑也王非傅明日孝 元后自為傳不 元皇后之弟子也合世系而稱姑姓 入外成明王氏代漢 之案也 一變常體義

建議抑之在劉何前風此將辦讓非全出於偽王 王氏之與自鳳始封鳳之後黃務四塞楊典卿勝 氏勢猶未厚故鳳氣飯尚有畏天變畏人言之意

史懷米第十二人 王外仙

漢書三

杜欽谷永陰為王氏地事始不可為矣

跡不同皆各具一種風城之才其膽誠權略 從來盜天下者或權臣或夷狄或女后雖終 £

情則小兒婦女也其來止則問竖也其言

絕人處親王莽始末一在躲縣擾祖中人耳其性

不知何以遂有天下也益其諸父專擅政在其宋 與其身之成敗相爲始終可笑可服可悲者 主而辛衡登攝以往本色畢露其一切不情不經 事也所為婚激妖世止能持之節襲下士証姐女 者之鳴盛夢之魔也其而目則侵伶之杜坐而登

之工而漢之拙也可不畏哉 以後皆是此一班伎師 京而顯奏之芥稽首涕泣因推讓馬門民用馬氏 **恭喜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而從來大盜本領在** 文懷於第十二人演書三 處理勢必然無足怪者恭之取漢漢則于之非恭 共壤之不盡去之不速真主相觀拱手而選其故 4 北色属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 中之所有童替傭販督能負麴而去及其取非 厚騙遼宇堅局深鋪健點者先為之穿次開發具 垂成而於不之如故家傳端干孫府越随 張馬之徒為之羽翼途師使漢之若臣恬不為 L.久元后難老為之主勢深 有處非其地神明失守耳目易位粹裂投擲惟恐 ılii 遭之者非必有深謀大力皆得而拾之又如 漏 飢 原 加州 电地委置, 飲谷水

光武帝紀 後漢書一

明

景陵種惺述

+==

高祖以不治產率大事而光武以勤於稼穑中與 帝王託迹顯晦故自不測若使光武亦效高祖所 不信見光武終表大冠乃曰謹厚者亦復為之衆 不信見光武終表大冠乃曰謹厚者亦復為之衆 不信見光武終表大冠乃曰謹厚者亦復為之衆 不使見光武終本大冠乃曰謹厚者亦復為之衆 不必勝敵敵亦終不能勝我即勝而可以不至於 下必勝敵敵亦終不能勝我即勝而可以不至於 下必勝敵敵亦終不能勝我即勝而可以不至於 正也是賜之役葬以百萬之師團城城中唯有入 工一也是賜之役葬以百萬之師團城城中唯有入 工一人此攻必勝勝必亡之形也光武雖不必求 能而不得不被亡與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 非必以閉城自守為下策救亡之道不得不出於 此耳悉於諸營兵自將俱進合戰斯首數十級諸 即共乘之斬首数百千級所謂禽之制在氣也乃 調伏而又不能不與共功了此思過牛矣然不能 若破敵珍班萬倍如為所敢首領無餘何財物之 有眾乃從從來豪傑舉事此是此 收部管兵部将貪情則貨欲分留中之光武日令 語光武之笑而起正待其憂迫而用之也及出城 劉將軍司之光武復為圖畫成政諸将憂迫皆日 會候騎還三人兵且至城北諸將選相謂回更請 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此 樂之功族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諸將怒日劉 史懷卷第十三八章奏直 歸諸城光武議日今兵殺既少而外短疆大并力 昆陽之團諸将見替兵盛皆惶怖憂念妻拏欲散 而得勝者是陽之戰是也其势然也 必敗我之勢合雖少與劳必勝一不勝則亡放亡 部外援之兵能以勞勝逸也敵之勢分雖果與逸 勢奔兵大潰非城中內應之兵能以少隊聚及營 亂乘銳崩之途殺王華城中亦鼓祿而出中 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 西水上 一笑人張作不 衝 一弥庸人難於 jr. 争 堅學也成 外合

調伏庸人亦何須豪條為邪

濟矣復遣王霸往視之何益帝亦知

者只須一轉至滹沱河候吏業已報河水流渐無 急中追出此段權略圖是如此耳窮則生變善變 天下距可知而閉長者平塞得南山長夜兼行 |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逸語門者閉之門長日 合得過 犯霜雪天時寒面皆被裂至游池河無船適遇水 色光武丹草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日請 其偽乃惟鼓數十通給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 史使老第十三人 使者入傳舍傳更方進食從者機平奪之傳吏好 武十萬戶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即 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 劉將軍見小敵怯見大敵見此諸部之言也蕭王 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為南轅晨夜不敢入 城內侵亂轉相為恐言即即使者方到二千石 本文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動王即移機購光 天下豪傑帝王大闆目妙在借庸人口中寫出之 推赤心置人腹中此諸降城之言也無此不能 未 典數車而陷〇此 鱼有成等子不過惶 城 118 耶 耴

翻學蘇茂賊聚眾挑戰霸堅队不出方變士作倡 水堅益已默會亦意非有所再計而說言之也觀 出於此即徐還坐請邯郸將軍入之意霸還果言 權略正欲 爾言水堅以固果心應變之道不得不

樂茂雨射管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識量如此

自是定衆應變之才光武之造視河水益選擇而

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欽曲惟直奈耳二語合得 有分曉有學問帝王塵埃中遊養妙用被見女子

使之非漫然而已

史陳卷第十三人物 枯出今人則直以飲曲為乘矣帝日吾理天下亦 欲以亲道行之此大怡人轉語也看得來字果用 J.C

中元元年以目后危漢社稷不宜配食高屬而用 冊太后代其高皇后之稱變例甚奇吕后罪惡誰

得希字妙

是委故自不同也 合始弄孫和嘉不能作此退步矣明德大和喜聞

彦大臣不安学

不害物而不可一日不作高宣

有三華攻破城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為 光武於 盆于樊崇之 阵謂日諸卿大為無道然猶 翻支制金子列傳

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

於賊立君祖

天也於是平失刑矣

皇后紀和京都皇后

明德馬皇后

無少傷然使後之讀史者得一快心唐之於或則 想二百年後有此一番奉動雖行之在漢子孫不

> 光武以中興難祖有際后一事不可為則能 始欲立陰后后固僻故述立郭皇后使當時立陰 后之家存沒皆出具數不過為此一事周旋耳而

后不省一廢后事平

后常以皇嗣未廣稱懷曼歎薦遠左右若恐不及

史 287-546

處有心着着有法稱制於身是其主意而不

捏之迹其節約謙謀正其人於權勢者也管之

中快差第十三人物演出 問經術中來而學有 鄧和熹與馬明德明慧略同其恭儉與則皆從 道却不出此兄世間大度量人即大權術人也 此一绝妙宰相可惜作女子然女子自固善後之

一段機權作用進退操縱

終生死之際較然不欺其志當表出之死降以更 問懼訴常緊藥手內奔敗漢兵起問獨完全東郡 朝廷壯之及王恭集位僭忌問乃出為東郡太守 國無嗣中內外框懼因日元后請奪之即帮納至 賢知関必死不敢拒之乃能授壓殺園馳上太后 恩深重當俯伏號並何事久持璽殺以特禍至那 宣德後開舉手比賢日宮車曼駕國嗣未立公受 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〇王周亦是有腑識人始 諫作者哀帝臨崩以與殺付賢口無妄以與人時 史懷老第十二人後漢 為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為大司馬寵愛貴盛関歷 本文王閔者王林叔父平阿侯郡之子也哀帝時 得與更始盆子一例思全亦以此工 頭能勁衆由其始一相小有辯智足以為思郎不 王郎始末較更始盆子梢可觀其稱詞举事影響 作賊亦自有令終善後之道盆子君臣得全以此 語出光武自是仁言一片帝王心腸所發然可見 急皆持其首降諸鄉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此 王劉張李彭副列傳王即一出問

> 判逆之列真無識也 王郎彭龍華同傳徒以其為王莽族屬漫然擠之 始盆于董列漢功臣之前義例已失又以王國與

隗囂公孫述列傳

方望物晚萬勿歸更始亦是有識人類不聽作事

僧知等漢似皆出聖計望去後若着鼠矣 辦去不見萬之敗過荒增遠甚為起手一段施為

光武不學而輕素之者正為更始之敗也此無識 史據兼第十三天發際語 王元之言事光武不堅而輕乘之以至於敗其事

之患也

電具以與公孫遊敵國歌為所臣曾斬其使而歸 際尋復去之去漢可也何至復臣於述予盡以帝 本其奸無所客窮而至此耳則驅之使歸述者帝 不示之以明察而使之有所容惟大度者能之 不示之以明察而使之有所容惟大度者能之 宗室四正三侯列傳,就可能

伯升死庸人手光武外有見陽之功而內有其兄

之痛時 將不在兵合從之道豈易言哉新市平林兵敗將 伯升合新市平林兵而敗合上江兵而勝者新市 大怒此兩人所為正益速伯升之死耳 願得司徒劉公一言先下及宗人劉稷開更始立 正以自為地宜其起更始之忌也至新野字登城 受其言出於公卒皆如其言而其迹似阻更始之 於降亦 居然後舉 華號未晚也宇字老 史概卷第十三四次被提出 先立之乃召仰 **治將議立劉氏豪縣** 出於此也 光武者甚苦而天之處光武兄寡者計亦不得不 也伯升而在能以濟武王終乎更始之殺伯升為 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後從之若無所 不及吳太伯而庸又不能如唐建成文被國真主 定室恐復有所 林之將皆曆人而上江之将乃王常也勝到在 升間下江兵在宜秋即與光武李通俱造 地 甚難然伯 升示其議伯升目 立如此必將內等今且稱王以號 ガオ 成節伯升諸將利更始儒 志識 量店然帝王 赤眉開 、サル詳 ri. 陽立 立破 德既 琢 之矣 豈一 化為元氣兵支在身如刺空虚膽與骨不足以言 抽刃而絕寫出生氣益一片忠誠所 乎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自書表謝上投筆 益延延見飲悲哀飲此处日使者中刺客無以報 史懷松第主 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 不能殺拿有不可死者也攻獨而死於刺飲 以死者也不可死與可以死者誠也飲被刺馳召 常壁日

川又攻蜀凡以終其降囂之局而已質責舊而 帶終不可降則攻之攻之而降而又叛叛而歸 來拿干古鐵人其一生為漢獨神似與限第一 相始終始請使說點降漢置許而 伯之流亞也能可 李通大有學問權術人真知天命所在前不領滅 族之禍後不慕將相之荣其進退取舍之際范少 其承接心手之妙是漢中與紫着也 李王衛來列傳 見下 後後 江 以熟名盡之 李通 賢將議大事 來飲 中變則質賣之 常 歈 悟歸 採 歷

願

史 287-548

可

切極生人可强作邪

結能

使血

肉

禹見光武願效尺寸垂功名於竹帛中與是何等 能者以守其一所守者雖不必據為我有而 天下要紫關目着數也馬西入關雖互有勝攻未 光武欲乘震行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奇以 文像差第十三人物飲書 禹豈惟知諸將先知光武矣 不能兼取其勢必致兩失吾專力取其一而付之 必遂得關中然勝而不驕敗而不亂如物置兩處 **馬沁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遣西入關此取** 个人只以富貴當功名耳 大事止以功名二字了之可見古人看功名甚深 功臣乎任使謝將多訪於禹正謂禹知人耳嗚呼 光武稱馬知人知人二字帝王受用不盡况佐命 引去而歷獨守關連日不肯去歷之志見矣 一廢太子為濟陰王時歷要結十餘人俱前遇 心眾力爭之期於必得不苟為蹇青耳其後眾各 證太子無過此時非有畏禍分罪之意正欲以象 都寇列傳 人亦 都 鸭

不能有之則取彼自可及此光武之遣禹四入

郭禹與亦指戰不聽異言以致於敗異與禹俱敗、

禹實為之罪不在異也既敗而平以勝異實為之

步暗合蕭何非有意效之勢使然也 支母與差戰常以少制衆漢時收其用訓禁護故 意洛陽拒朱鄉皆緊着也漢用怕與何之自處於 用邳馬西入關得一意山東用危怕守河內得 請胡并力破之此刀真以夷攻夷者落得力處也 路諸先使州以以其後任尚等夜馬差所攻義從 得之遂撫養其中少年男者數百人以為義從首 史便老男十三人以版 已被諸胡看破何可再用而皆恃也故師又以 且言日漢家常欲圖我曹觀此則以夷攻夷伎佩 令不得戰大別思信悉內聲胡妻子諸胡即解去 張行為護羌校尉以行失信級畔站羌先是小月 以夷攻夷漢以後邊臣長策有急輕情之馬訓代 不當於戰守勝以中求之 平關中不足定矣禹開回元熟自是蕭何一 不責馬以得關中而在使已得一意山東山東既 馬本買列作馬具 流

之勝敗也。

請失之東門收之桑榆數語功罪并并然褒賞中上之勞異也日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

吳葢陳藏列傅吳漢有駕馭將將之妙如此

更始遺謝躬攻王郎既不能下及光武至躬神將

手殺躬其衆果悉降漢不足實光武何如主哉及意在弁躬聚而有之卒以請殺躬始終負之吳漢史懷卷第十三 解語 上二

知秦以後被一不率而得天下有不為者難矣 手報射主房引張四意不及實外宣布女主電ス

失一非惟謙應出臣下之上其所以為馭驅策之扼要處開出數語使臣下以其從違為成敗萬不開國帝王手取天下其智男不必自己出往往於

都使劉尚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開大營調源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漢不從自將進過成

逗隱然在此如吳漢擊蜀攻廣都技之帝戒以但

出兵合國延等懼因往攻都帝讓之日間欲先赴日可直往擒郑則蘭陵自解延不從先赴救休憲其言董憲將責休舉蘭陵城降憲自鄉團休帝物

漢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别管緩急不復相及卒如

學部馬動造更以開帘帘間使人音行風言為谁至鄉果不能克憲遂接蘭陵殺休馮愔殺宗歆又

史懷養第十三人以降 十三 十三 八條防果執情常觀高帝刻印納印等事若會中 日該軍責防帝因報禹日縛馮愔者必黄防也後 學郅禹禹遺使以開帝帝問使人愔所親信為誰

於治天下者常少故治定功成往往別出一等學思嘗謂自古佐命功臣明於取天下者常多而明

嗚呼此高帝之所以為大度也

於臣下而光武操縱山已鋒不覺盡露似為勝之

憤憤悶悶然絕無分號其線索機關轉動

說不出治天下之道不出此得之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此一語深長功臣問遺術之人吳漢病為帝間所欲言對曰臣思無

本文十九年妖巫維犯弟子**即臣傅鎮等復妖言**

₹ 287-550

似皆聽

不獨兵事爲然然須洞其情形使操縱在我乃可 徹間緩賊賊聚分散逐斬臣鎮等〇此用鬆之妙 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物宫 必有悔欲亡者但外聞急不得走耳宜小提緩令 顯宗為東海王獨對日妖巫祖切就無久立其中 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城殼食多數攻不下土 死傷帝召公卿諸王問方略皆目宜重其購賞時 相聚入原武城却吏人自稱将軍於是遭官將北

行之未易使俸也

史懷老第一三人教 耿弇列傳 古

、聞邮聊兵到將欲南歸弇日今兵從南來不

光武

王常上江兵破恭之意官獨皆不肯光武指命日 是我北道主人也臣主相知庸人不與帝破王郎 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鄰不足定也此即用 可南行漁陽太守彭麗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命

> 光式 兵奔入造床下請問力際其不可光武之或於更 智謀所見自相 始未必非身决之鐵期戰將見亦及此天下大計 王僧偽分界在此是時更始立光武為蕭王令罪 破 王朋 後 同也 始貳於更始其勢亦不得不

然真

龍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 本文四年部介進攻漁陽介以父際上谷本與彭

果麼卷第十三天後漢書 功効尤者何嫌何疑 求請洛陽部報目將軍出身舉宗為國所向陷敵 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派

郡勉思方略況開身來徵亦不自安造舒第國

況遭國人侍帝果善之則帝之本心畢露而介自 倚帝善之〇帝止命求徵所以釋功臣之疑也及 全之遊不得不出於求微可知矣 餘王祭列傳祭蓮

奢者也有志人居亂世 者也會庸家當于財不治家事放別結各不有 **予日今民皆飲奈何獨飽乃共食廳欄不苟為倫** 家衛給而进恭儉惡衣食代湛當王莽時間事 知則非我所得有檢查之

兵破張步定山東介一生作用似取諸人面自不

要看在此至北收例州兵以學網馬亦眉收止谷

奢未可為守財人道也 問皆有 資融列傳 深 心有 妙用遵與湛之儉正 所 以為 崩之 朱勃矩歩能言援見之自失况知具意乃自酌酒 大志其兄况日汝大才當順成良工不示人以 人生知已在骨肉中最起來事亦是難事

援

議棄取關才質融自以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圖 居風世非惟自立為難即依人亦自不易去就 W

英雄宋錢俶靠正祖此 而有以自處進不能成大事退而有以自處即是 看有心人一段規為着着算定進不能成大事 出河西撫結雄然懷輯差虜正為東歸光武之地 一派行藏

實證歸漢而以事已去不在融與實戰之勝負也 史懷卷第十三 縣布歸漢而楚事已去不在布與楚戰之勝負

取天下大關目 漢收此二人便得二人之用不必實用二人此皆

比之孤雛腐鼠正以外 此何等事而為 伐武師為本廣利封侯也伐匈奴為實您贖死 奴立功萬里隱 馬援列傳 權俸功罪地州益龍丁切貴高 然白處衛霍欲出脫此四字 成無用脈游之也憲末传

治城穿梁此非逊臣所能也布置

心境

慰援日朱初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受學

朴 在援之前授管又語人日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時 知之意世祖即位役兄員先前洛陽其識真主 行服林年不離墓亦不是尋常兄弟情分與 勿畏也接有此兄與是門內知已良工不示人以 語深厚真好名真做事人根本如此况至

色置吏治城開導水田勘以耕牧平野南所 林苑中此非游士所能也擊諸羌後還答民反在 伏波之病何樣兄弟間遭遇之幸也 數千頭級數萬船将宋屬縣格陽上書來也 地因留牧畜轉游雕漢間例處田牧業有牛馬羊 再係波高爽人有中無俗物而事事着實口 概多大志此東宇不必注明而有別情別解 俗字而言言者實少解兄欲就追田牧後亡 H

辯前世無比則高帝所不能其不如高帝似即在 此處此好更事動如節度之根也高帝便肯此 觀之言一解便失之援調光武經學博覧或事 是帝後笑日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游戲中大有折 無可無不可五字不必甚確而卒不可易具眼 **地所以風將於也換調帝闊達多大節赂與高衛** 處全在用誕迎笑復笑二美字已奪人氣此周 遺其形若存若亡若滅若没其妙全在於此高帝 同而又云不如高祖看英雄如相馬然得其神 服益來者意與正熱吾冷之節節甚繁吾緣之外 接日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者 帝問今見卿使人大樹此語不可解而發付甚妙 **拨為隗嚣奉書洛陽世祖迎矣謂接日卿邀遊二** 史陳老弟士三八卷 高此史家識力到處 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反修飾邊幅如個人形寫出 干古細人俗人如見一睫字所以處援者地步甚 公孫逃警蹕而見侵接聽之日天下雌雄未定 A

慮、

生只一實字可為空談

經濟者愧

良所以無可無不 鎌自矢馬車最尸藁葬炎方只線得中多却老當 意見於言外性之所近知之而不能易其據盡也 似悔其所為不用少游之言而一種沾沾自喜之 諸君行佩金紫且喜且惭史士皆伏稱萬歲〇撥 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很先 史懷奉第十三人從明出 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成未滅之時下潦上電 毒氣蔥蒸仰視飛鳥站站鹽水中队念少游 粮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來盈餘但 謂官屬日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日土 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 息侯食邑三千戸接乃擊牛騰酒勞饗軍土從客 本文,明年正月斬徵個徵或仍首洛陽封援為新 言外謂不擇日如卿言反覆甚邪則凝人說夢矣 關優労却看得深大要疎與審之分也其意 批四字再 可至謂帝又不喜飲酒此語 十九 自

為所中致有意放之該使後人用為永緣面體後為伏波自以來松父執松拜床下不答松恨之逐

求詣洛陽實融之懼不自安上書求代雖君臣問 馮異之謙退不伐賢復之論功不言耿介之上**書** 遠名勢子孫各中一就寇恂之守河內自求從軍 甚明哲者能之觀伏波誠子雖老人學問閱世之 意往往露於於治之中而流於意言之外為華下 不於此他如李通之避惟勢謝病不視事發馬之 言亦一片戒心處臨浙之時事雄察之主不覺無 所覺一時功臣豫為敏退自全之計者甚多不必 審如家人朋友而其性識精警一 **亦自與韓彭縣布之屬不同益其待臣下溫文桑** 性祖保全功臣無所不至然觀諸臣所以自處者 其拜可乎 妙之地自當悅服不復有校長之嫌矣如此雖受 較長初之節為後生法二語先使拜我者處一絕 吾所畏拜非吾所制也語姓而直只司馬公自欲 生古道湯然可概也思謂待貴介年 林林日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節為後生法貴非 有法音宣正以常林鄉邑書德每為之拜人或 人後漢古 段防範猜 -+ 少之人亦自

> 商是者貴於近情不為已甚厚而已甚亦能愧人 為是者貴於近情不為已甚厚而已甚亦能愧人則反近於刻以厚始以刻終此不近情之過 吃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響解與之晚車去此縣一 吃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響解與之晚車去此縣一 吃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響解與之晚車去此縣一 吃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響解與之晚車去此縣一 吃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響解與之晚車去此縣一 吃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響解與之晚車去此縣一 吃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響解與之晚車去此縣一 吃有馬數年心知其認響解與之晚車去此縣一

平將平居自以恩意造之乎問得盡情復近情人

內間之日亭長為從汝水平為汝有事獨之而受

日往遗之耳此一語言者已內部矣乃晓臂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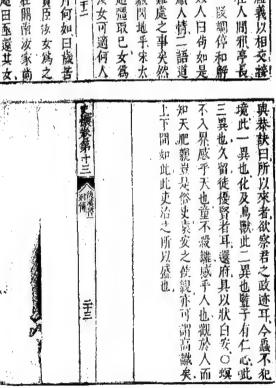
則平平則近情真濕傷有心無必之辨也牛者亦是此意大要為長者傷不得只是

人背有言部亭長受其米內遊者茂辟左右問之

牌左右便有許多細心許多原道許多妙用在

處已不苟亦不遺人以不安劉寬解車中牛與一

須以至誠出之不然不幾為老好藏関地手宋太 術世故中通遊之言了此天下無難處之事矣然 律何故禁之茂美日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二語道 忽尋出一體字替却遺宗何等圓效人日尚如是 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凡人之生有禮義以相交接 能除其財物不貴道之密使諭漢超田極遠其女 妾不能愈爲農婦那且使漢題不在開南次家尚 侵暴今復爾那日無也帝日漢超貴臣汝女為 日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日歲苦 麦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民問日汝女可適何 祖時民有訟開南兵馬都監李漢超疆取已女為 素善吏歲時道之體也責備中国一段調停和 汝獨不然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雅亭長 本此而茂專用情禮二字帝就中以法寓焉 并所貸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一段機權作 本文建初七年-郡國縣傷旅大开終界不入中 文願教第十三天前傳 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探刑親往康 乙恭體行阡陌俱坐桑下有維過止其仿佛 Ŧ



史懷卷第 İ

明 景陵鍾

握述

廣慶門人群

中常侍以其善鼓琴後之恥唇儲者藝之累

不受便可省來主

香後應矣祭已文行

然處亂世用之而善以此自临未可

知也

後漢書

伏族宋蔡馮趙年華列傳 宋弘

本文帝营問弘通博之上弘乃薦沛國桓譯 事中帝每撫無令故尽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 冷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即給

於為學何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

兼衆人而養之王丹每歲段時輕被酒肴於田即 周人之貧不若使人自致富揮賢者而與之不若

亂世身自儉約散財結各亦自為身家計

14, 扯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傅王州

聚相率以致股富其輕點游荡廢業為患者佩 史禄卷年四 候勤者而劳之其情者取不至丹皆兼劝自斷臣 後淡古三

者舜其 助軍有心人步步者實不持為奢儉覺輕財好名 丹助葬止於懷練一足至部馬西征腳麥數 國随處可施不露其迹如此

用世人一段深心妙用不必居位有權一家一鄉 所由者力作所致雖微必喜非理得之怒而選體 其父兄使熙貴之胸士行於人有奉饋者必

之後大會華臣帝使譚鼓奉譚見弘失其常度帝

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平禪頓首附謝良久乃恐 道德也而今數進鄉聲以風雅領非忠正者也

與席而讓之日吾所以萬子者欲令輔國家以

第十四 《後天行》

國干係甚重甚遠不是一萬之後便可了事必此 帝政容謝使及服○觀宋弘讓桓禪可見為賢私 **雄能以忠正尊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 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充冠湖日臣所以薦桓譚者

八終身自愛使國家得一士之用而後已不獨師

問直道古心而已若然紹在來王門坐左右谁

王丹是古今第一篇友人只是順始不 願交丹丹拒而不許疾術近子願交於丹丹日

史 287-556

之其後屬士而所察者陷罪丹坐免客惭懼自絕 察意氣毫不足以動其自中少年深人當用此官 爲日交道之難未易言也真是看透世故之言名 开飲往奔慰結留将行丹怒而健之令皆線以嗣 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 丹之薄也不為該食以罰之非真有交情人能如 丹終無所言葬後官乃呼客嗣以子之自絕何量 有同門 生喪親白 馬敬 墓上荷諫家二千所為過於你而皆不皆為通類

此邓 好學是人生一福有書可讀多良師友時日多聞 史懷春第十四人後漢者

衣食照果又是好學人一福杜林好學家既多書 非真好學人不能知竊麼至此 又外氏張煉父子喜文朵林從受學此好學人一 大脑也那原有言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

無餘其所得俸職盡以予吏民為耳目者原者不 以其身之康實於下也 兄康者不以其身之縣責於上也盖寬饒為東身

桓馬列件馬折

鄭均諫其見受賂不聽即脫身為確得錢帛以子

目大陷穽然觀敬通文詞蹇產亦寒亨通之氣郭 之朦朧一語使文士禁錮清朝此古今好才大題 人中最有品者至照宗珠忌者俏以文過其實短

通

以義事更始為光武所忌然身市病是文

丹曾為更始保平氏不下死為發喪鮑永哭更始

武之故士宜以命自安勿枉作無義人也 可見窮達有命行之不遇不關義事更始脱歸 中暑飽邳列停事解

郵輝以天文曆數知漢必再受命至上背王恭令 北縣卷 第十四人後漢書二 119

選位劉氏意迁事險幾枉入虎只士生斯妹 天命藏真主不過欲以身為佐命及為漢将陳俊 禮請授以軍政所向有功揮形以軍政取位、 明

漢再受命之言而功臣二宗周所夷然不以入其 質之外則其始之上書粉恭終之佐漢但以實其 有李通御尚之高誠而不與共功名、起於佐命封 心者也鴻冥龍變若憚者庶幾近之矣 押里字序沉於縣據功 曹之中,始終以教授自康

甚難只是誠恕感人耳 蘇純性强切持毀譽為士友所揮至相謂曰是蘇 章皆執法人先置身於無怨之地者也 案事者公法也将情法兩字判斷得極分明日齒 不草以父為本昌所我夜則鑿地畫則逃伏經月 歷歷然晉荷晞為撫軍養從母甚厚從弟水為將 今夕蘇 窩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捌史 史懷養第十四人後奏皆二 祖公患其教責久不見又思之強切人能使人思 達其寢所極奇極苦此古今第 不許固請許之後犯法杖節斬之既而素服統弟 殺鄉者克州刺史哭弟者引道將語意出於 刺客也卒不能 £

影龍之反朱浮張別實殿之又非有制龍之能

恃

朱馮虞如周刻傳朱并

不忠莫太手是漢失刑矣矣朝奏浮敗亂幽州機 自快某私慣以賊道君父賊勢勝則道敗則喜馬 夾炭級妻道走懂以身免浮之能已可見矣人臣 帶自將討之以快其私希不自討龍浮神風而

成龍罪徒勞軍師

能死節罪首代誅深得

調護生死可謂躬自厚而海貴於人者矣忠臣良 及身為龍西太守鄧融功曹融下獄范求作獄卒 廉范父死萬里負喪父史張穆持資追把范不受 荣古廉吏不忍以親買名如此 孔奮為吏儉約養母極水珍膳躬率 吏當於此中求之 郭 杜孔 張廉 王蘇 ¥ ij 陛 列傳私當 妻子同 甘 盐 花 得馬而 **对事亦不前矣郭林宗諭之曰官府幽絕埃應所** 破膽至布陳於室以板精地一夕九遇至此生不 首於市昌慎慈感傷順血死若使為死於不華手 如死矣使人生不如死勝於死之又掘其父墓標 殺其妾與小 見不 枉

此 一片 IL)

力乎然為

幸大志而小用之也 不幸所處時地不同血誠則一然觀領事又情不 神動物微動陷了領以父僧辯為陳武帝所 不能過霧點所不能沾二語寫千古俠容手段精 大概卷第十四 依漢書 取康之策從韓擒虎入金陵陳改發家焚骨 教

群不合經事不師古退就重誅維死之出猶生之 陳元與范州駁論欲立左氏春秋前 為患也擬鄭玄書百萬云今存者有幾其效可見 保持難四也始以誦講之苦遂晦其義終以流布 多者鄉印維一也聯水難二也實操難三也收藏 史家老第十四天後漢書三 隨以此真殷鑒也 手宦官以伏其率觑冀父子與宦官扣始終而違 之艱至絕其迹使妙者與不妙者同歸於盡多之 古人著書篇籍之富其中固不必盡妙亦不必盡 庸主騎后強坐以輔弼之名橫加以呂霍之任廢 不妙要其所為必傳之道則利於少而不利於多 非冀之能而漢使之不得不如此也理窮事極假 其志願一者逸公子耳其欲易盈而其性不難馭 立在手生死在心斌主藏國誅動音類城殺無辜 張曹鄭列傳鄭玄 鄭范陳買張列傳惟子太 也雖天資凶後非有傷不高志迹 買達 Ł 闕上姚王云 張斯子楷

於玄最是一種惡智可歐學是变化原質影黃二 師道尊而善人多不在多大沒幅高其城府馬 謂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恭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情 不以一片指肝果安邑立国未易與也 賣直而氣貨平也 其義長抵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從是 华也古人有此實際本領 字量可以為人師乎張指門徒百人風福造門 騎其鄭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 後之復言與嚴者便其可受只在助之以安則直 子然告因獨得愛釜東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二 右文之主體恤文士至此不惟使人感恩亦能 子無人事於外展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 法元之言敞不若造之言婉激則廢婉則成故理 攻擊左氏遂為重讎此語妙甚可悟論事處事之 人自愛孔文舉在北海時下数高密令日志士 二十萬便孤赐奏馬防與之謂防日賈逵母病此 本文達世常有疾而飲加場以按書例多特以錢 後漢古 方與 人爭然實遊條奏 州、鄧

開中 温開大震不能對及久謂玄曰處處非不悅子之 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生酒酣鳴金鼓整 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玄遂去隱居曾陽川 手目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為當然 則為嚴今與公長齡矣即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 言願吾不能行如何玄乃數日事行則為稱 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名 剪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事然後顯 温日天下寇贼雲起豈不以黄門常侍無道故乎 征涼州贼邊章等将行玄自田處被獨帶索要說 温数以禮降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 本文玄字處虚沈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也司空張 馬填街徒從無用止情疾其如此執徒避之非惟 行陣召軍正執有非者訴之引兵還也都原以次 自崇順解亦深見少年浮森奔猶承智望塵學問 得力全在此處不如此無以止其流也 卷第寸四段位英書二 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鄉

機軍雖不受函物不過主部署之史無所畏惧從為上封事官大將軍威振州郡吏人進使貢獻大 之非一切庸人所能聽也 索要說張溫此熱心救世人也若無此 握方師該有罪使官監早伏其華語維無人實為 偶古人服義如此世上好事生一議因可能 垂涕數息乃遇就因 轉紛紜為亡漢之根乎此事 知為上者不能使下勿愧雖不受的第二義也 行非法說不受之害至於如此情事方為痛 居上不受下之質敵自以康靜不擾道在是失 行何至石董卓以誅官官又石諸疾以誅董卓 省事是絕妙機緣漢之存亡關目在此使其說 鴻讓父野於弟盛 於已而害仍在民君子豈可遠以此謝貴那 見不住禮辞不應而已與處士盗虛聲者何具 ·第十四 · 俊美古 桓榮丁鴻列傳 **已疆起至輸氏道病終** 有此一着益見前線國 一為友人鲍駿所貴即 惟曹孟德才膽能行 O 一段止 被 切

詩甚快使敵之懼者化而騎我之騎者化而銳其 轉移之妙全在光有以緩之緩之為言近於懈而 踊尚勒令秣馬遊食明旦徑赴財屯陽鴻等自以卿但不行力耳所以失少少何足介意衆問戚憤 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乗銳遂大破平之〇奪其所 刀以為奮此兵之所以不可測也 不可含而陷之以所未得龍絲顛倒用衆之法甚 人慰勞深自責答因日下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 史像老節十四人後漢書 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 射獵兵士喜悦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 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拜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 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家少未易可進當 關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則逃此乃宣言下陽 寶而陽為等黨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騎雷莫有 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 獨者來還莫不泣涕尚 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

本文柱陽風 張 法 滕馬 賊 深帥 度楊

1 列

陽潘鴻 傳

等畏尚威烈徙

尚

其渠帥郡境以清○兵家用竒前無所因以 **梦克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 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鶩奔突賊陣因使後車 本文是時香棉柱陽衛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 盛石灰於車上繁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殼引 班力弱吏人要恐族乃特制馬車数十乗以排發 史被卷第十四 蒼梧賊 人之幸而豪傑之不幸不足以示德而私足以壞 一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欲方更牢持械節 終不虚出整應受枉尚竟以辟窮受罪以尚將 傳尚請廷尉面對屈直若尚不徵者磐理骨中機 刺史見胡蘭係黨南走若 邊臣皆然尚不幸偶犯對耳若非磐殭直草草 **極以駕罪於人自取罪辱如此况庸庸者乎于** 發征鼓鳴震羣盗波感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果 赦結局功罪賞罰除職者多矣又可見赦者 耿弇所以慎言赦也 入荆州界於是微交趾刺史張磐下 後漢省 福雅 為已 1 負乃為 号将 得視 獄 上言 70 略、 古

則已但可

試而不

可

為求免之法後有點 之歷記數八小有異同機為不甚相遠恐爭死反 孝既為之王琳又為之魏譚又為之原干恭又為 辟 只是 不 近 名 耳 趙孝兄弟遇賊爭死卒獲俱免自是傷行之報然 在鄧伯道前平不開絕後而伯道無兒命數偶然 劉平逃難舍其子而抱持其弟遗腹之女此其事 以財物使人愧非君子之道也况肯內之間乎薛讓而使人不可受居已於康而始人以不安所謂 未必由於合其予也但其事頗不近情荷心安理 也仁之至義之盡所難不在於讓在於讓而善為 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 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 包與弟子分財奴婢取其老者日與我共事久若 行如 加減甚妙且今車戰制房此法安可不講 卷第十四人後其情二 係於見之有無也 田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傅薛包 單火牛是也 璇 制 馬 車用 淳 子劉 春平 火 牛

不肯照例

之難哉 可馬遷自作史記念所欲言而固奉部為漢書不專作了等了一 為 專件文字而已哉 著作本領如此一片 業此孝子之心也司馬逐史記亦受命於父古人 班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情研思以就 救得一分便是一分全副菩薩心 殺哀時化得一人便是一人省得一事便是 班彪作王命論非獨於或 身之道不得不出於此不如是又何以見為君子 愧一使之愧而無所容則其毒益深而焰益烈旣 淳于恭見偷 回護而周旋之小人心腸 因悟君子為小人中傷事見情窮為君子者反宜 一功行者也 逆其所傷而又使之勿愧非不 班彪列 《後漢言 세 禾 者恐其 精神始終元化與六經對學 漢室正以警僧偽者 爏 而日種種異人固不 四 伏草 腸所謂以文字 情也居亂 中流 土 万种

賊倫獨 定力正待此聖主出耳一見而決自非難事光武史依養第十四人行為 第 賴以表章保存其後妹昭又上書歸超於絕域 矣其言似治率易不知倫當王恭末人多爭附盜 成回書班氏非獨家世文武其孝友亦有本矣 見具言固所者述意超以武奮身而其兄之文 恐固為都所聚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 所 多辦職俗吏俗吏上加辦職二字妙有深意人主 倫雖峭 精神朱可以俗格中求之也 見倫即與之特召入與語至夕真君臣相契聲為 人有上 其辦職為之護短不肯盡情說逐也 把柄已失便不墜其雲霧中矣非峭直人未免措 或問倫日公有私乎對白二九子審病一 五倫見光武部書每數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 以用俗吏與為俗更用者全在於此一經點被 卷第十四人後漢書二 第五 依險固築管壁賊至腐衆拒之一 書告固 直然常疾俗吏苛刻上疏言郡國所奉類 一鍾離宋寒列傳第五倫 私改國史者詔收固下 偷自孫極 段定見 固

羽也自請往說降奈山贼叔孫無忌者羽也 知號子然知城是為種 種一生精神只在知人 托出只在一私字彼自謂無私 謂無私乎聖賢慎獨真學問不愧屋漏之言和 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安眠豈 一枚中常侍軍題兄子匡者 八知衛羽 和孫斌 者即自欺人也 知問子 舭 直 種 盤 可

者是也之数子者遂與種身名相始終若步步相 史 287-563

随種於此數子亦若着者布定種人臣耳得

老事十四人後洪山二

於難者斌也藏匿種者子直也子然也上書訟種

之道也而卒皆以免可見從來盗賊

所放非恶人

則庸人也虎欲留人不避豪賢古之為城者不必

觀劉平趙孝及朱輝兩等過城事有以萬誠相感

盖誠有之可惜也

朱樂何列傳

種赦出後他無所見卒於家長言所謂持忠 即收一人之別當時能用種豈不拜此數人

而免者有以氣岸相伏而免者所操者皆非必免

自知以失衣冠 知之未可為泛天讀書作文人道 事非以此為常也令人讀書或個有所忽起或假 財天子萬友如此宜人之底而暴義也 武同學故舊帝即位求問學時已奉乃名耶拜點 及司 與回 下書謂繁壁映舊此古人與到觸都不能自止 陳排二事乃其孫作朱厚論之本也即父本與光 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者此〇 怪之曜日堪當有知已之言吾以信於心也解又 而問日大人 其妻子貧田乃自往候視厚賑贈之罪少子頑怪 以堪先 重之接以友 **袁張韓周列傳** 未竟間亦有此視 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耶子斯為史耶辭 郡陳揖交善揖早平有遺腹子 初 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 雕 十四人後漢皆二 同 不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開子孫 (道乃 顛隊院岸意與此略同負至性 張堪 把 素有 輝 朱公叔所謂或時思至 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 名 哀関 稱 友脚常泉之 **鄆處張堪** 殺不為 史楼卷第十四一後漢書三 安議自非宰相天子主持於上國家大事專 鄭弘第五倫韋彪皆恨之會議之不公不明不 議先持一調停之意自為身各地 日寢嘿抑心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帝竟 大臣卓識真心為國者也豈如後世老姦 還其生口以慰安之部百官議朝堂公卿哲言不 可開許安獨以為還之便司徒桓處改議從安此 元和二年武 人之罪也安至不能自堅上印級謝肅宗部 語不入

自痛納飲食而已且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問 林以母老不宜遠通乃禁土室四周於庭不 **有聚能使人不敢不阿其意豈不殆哉** 本文延惠未黨事将起間逐散發絕世 視毋去便自掩附兄弟妻子莫得見世及 市贼起攻汉郡 制服設位時英能名或以為狂生階身 大姦者私見業已先定借會議 鄉 縣百姓 就 期舗 毌 舳

関

威太守孟

雲上書北

既し

和

哉當

時賢者

獨 如

五十 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解多數因 矣只 巴出如此推之他事何莫不然若以大臣而知 出毫無機講便是斯斯無技休休有容之風且 數語若從他人發之何其可笑而忠不難自家 愚聞而諸郎又多俗吏鮮有雅才每馬都文宣示 尚書陳忠屬局與文解可作尚書取自言臣等 於保身之中又聖賢英雄事也 史懷老第十四天後漢書二 問鄉人就園遊難特得全免別深心妙用傷救世 使然其初非有意為高士也然問能使贼不入其 義皇以前要其本指歸於全身實児亂末世通之 黄巾賊來誦經 大臣於國家部令文章不肯因陋不朴美不 述降志唇身事有絕不近情者皇甫上安至推之 凶於賊鋒所由來矣漢未焦先寒貧輩諸鄉行置 母子間始未本領荷全性命於風世豈庸人事 士恐形已短不顧 是看得好極重耳全身正以安親又當觀 七本於土室〇處亂世自全之道如此亦 不移而至築土室以絕世世情 國體則亦思而監 古 Ž

> 盲孫之法 一先人豈知王氏職乎立言甚妙可為邦無道危行 顧用漢家和臘此忠臣孝子也人問其故答曰我 古今言路有通之中已伏一塞之機者未必皆小 東龍當王恭其位父子解官局鄉 郭陳列傳 龍 龍了 悲 里阴門不出

臣激罪之過或亦大臣處之無術也安帝初部雅

有道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處言事

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老成 班超儒家子報沙書傳而以武自奮別立家門使 史懷老第十四人後漢書二 長慮濟以微權大臣不可不知 班梁列傳班歷

超之投華人皆知之不知超不難干投華而難 始末出處其於家國人已之間處之皆有其道史 稱起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則其原委回自不同非 順書無論題才略絕世不行為此今有交兄作近 一切以膽智立功邊睡而已

史家特為在傳不附父兄之後真有志人也觀

史 287-565

千

配而 切從古小人當利害之際別有身家應處敗人之 能盜與超同心快哉言乎雖知自訟不能如此 貢邑日綠起條嫂妻抱爱子思歸之十千餘人 迎自請往服西城則進李色謹號烏孫使者也配 引人人以隊分其貴成事之後推人出以自專 告怕怕大驚既而色動起知其意舉手口像雖 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領心府知程忠乃切 惟不敢前因上書言西域功不可成又嚴安超檢 功淡深廣俠度量相越甚矣 **談泄死無所名獨與其吏士夜斬虜使明日乃還** 人謀攻虜使泉欲身從事議之超日從事文俗吏 超與從事郭恂同事都善見其正禮意以薄知必 有心用世以此為缺性之資也 已過人矣題居家常執動苦不恥勞辱固家傑 北房便來孤疑未知所從悉會其更士三十六 其子弟為官寫者受直以養冊者乎其志 學道讀者乃有此語然亦四城三十年磨錐出來 也此 段學問便非介子甘陳一往每功之人 知平平二字正題投尚以善徒之策此太前之古 寬小過魏太綱而已數語乃尚所謂冊平者也不

功以自便其私者何限非明主網見至隱臣子

可到

超被徵以戊已校尉任尚代之超謂尚日塞 其私圖處成功與聽毀之計似亦無出於此種之 獨易敗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簡 言遂去其妻超於此不無戒心矣以事遣邑還遂 之人其言動發於至誠絕似趙克國然超始 色毀超故今進之内省不城何恤人言真心為 親致君何不緣部皆留之超日是何言之個也以 超即遭邑將烏孫係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日邑前 身功遇不足情國家大事去矣令色諸題 士本非孝于順孫皆以罪過從補邊也而 術盖從學問中來也 Ī 附門 史 287-566

史懷老第 十五

後漢書三 景陵鍾 惺池 廣陵門人

蒋斯斯 修志

峭

不情觀應百出君子處此直以理勢之常親之非

以神順與孫懿篤好悉以一念珠

進 詭

經術後

楊李雅應霍爰徐列侍楊終 翟 Mi 催 部

華儒集白虎觀論考同與會終坐事緊似因屬終 楊終以諫徒邊與班固議論不合其後以終言機

好形此心於他事作宰相 國家盛典不敢示後人以朴以一念不苟成其不 經學出之於獄引與共事不獨虚心憐才古人於 河也

火粮卷第十五天後漢書三

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院坐言無所及 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醣自恃能高而忌故 本文時尚書有缺部将大夫六百石以上試 對政

> 便取 宋依卷第十五八後漢書三 為房得實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 夷狄耳漢討羌胡欲開募早無冀獲其用應劭 順無敢拒違盖使其權在房面不在我干古款唐 綠帛聚欲燒之邊新恐怖畏其反判醉謝無

為患有事則用其力究共指歸不過曰以夷狄 從古疆場無貧互市之法無事則以之何處使 然讀書學道於此不得力與庸俗人何異哉 惟待物不刻省得許多怨尤亦自家真受用也

能獎属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際不可倉至望也 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叁沈靜有謀必 國害者也又云臣愚以為可募雕西光胡守善不 利病盡此数語此唐天實以後用花門回稅為

人也時年十五為此更難不知辭所以能為此 |形精熟機局圈警不佐草草季用此四字而已 霍爾奏記梁商訟其勇朱光之宠出之於欲此

其處分布置不離以夷攻夷之出别等妙用而

第一拜尚書〇君子居永世待朋友不可不恕多

恩扶懷怜君之禍不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輔制 将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酬 唯游泣流連懿怪而問之輔曰圖書有漢城孫答

之際賣友自便亦理勢之常無足怪者雅酺起家 情二字止可責人於平時若樂利得失必不兩立

麦延為彩尚夫仁化大行人但開商夫不知都縣 為此奉者或難其人矣故世上男於義者非涉世 太深之人所能為也 一以其年十五五十五以後可戀可避者甚多能 處亂

史懷卷第十五以夜漢書 哉君子不欲多上人況以為吏 而掩上官子· **曹而不知有太守漢黨劉之禍遂成於此可不畏 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婚但坐嘯知有功**

為鄉功曹郡諸日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 **此亦非住事君子生亂世誠不宜有此光濟學歷**

王克家貧無者常游洛陽市肆関所致書一見膩 上充王符仲長統列佛 土尤 仲長稅

日麴於多學者益以息玩辦易輕重之分也 能誦憶此非獨警般勝也亦以勒慎得之比物有 充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守則不失失字极分 贈謂三代竹簡漆普而人皆勸學恭漢以後紙牛 繼常敬而重焉得之縣則守之固自是人情蘇子 者知其不去常玩而輕爲借諸人者恐其難

諸し

敗只是好士無着落耳 而不能擇人二語看獅干古浮人幹卒與袁紹同 致四方浙士統謂幹日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 世散財結客須以識為主拜州刺史商幹

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 隱若必待此而後隱世又豈復有能隱者哉統論 得而寄託之群也正不必深求之有此何人不 樂志論所言勝富貴之福萬倍矣亦知其必不

言此讀書人深心用世者也獻帝遜位之歲統卒 文學老第十五 茂州清三

生亂世極妙結局 李陳雕陳橋列傳李拘

网

此學懶為光州刺史常府羊皮服布被領西城副 官之苦故連而難於退退而後求進其原皆出於

士大夫居官厚自奉給見有官之樂則開不堪無

校制買用遺物奴婢宛馬金銀香關之属一無所

優不知有居官受事故免官後能受此清苦乃知 磨自給怕用世人作如此結局最難盖由怕素來 受後以事免官步歸鄉里結草為戲獨與諸生織

字來看得甚深甚妙

試請見之驅由此係憲憲展展迎門美謂驅日吾 文族奉第十五次後漢書 章帝好崔駟文章謂侍中實憲日卿寧知崔駟平 宜其兩失之矣 吏即隐然寓兵於民後世将與吏截然畔為二途 東中出本有民不安富而能從事邊境者寓將於 **受詔交公遂揖為上客天子寫一士於臣下臣下** 見問於太守又以都人言都事自有難於領言者 門恤孤也於是數息而還〇任宗隱者也以部民 以形影和喻法應如此可悟身世語默之道隨奏 也校大本遊者欲吾擊強宗也抱見當戸欲吾開 思其微意良久日家是欲晓太守也水者欲吾尚 觀漢世廳参守邊治民事可見一時良將多從衛 思而得之言外共捷悟又從虛 置戶屏前自抱孫見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俗奏 接参到先候之菜不與言但以難一大本水一孟 本文参為漢陽太守郡人任宗者有奇節隱居数 居官縣儉正 崔 驅列傳 為後來退 少地 钷 心得來 Ī

誅幾坐被斥使從暖之計何至使廢立之事後出 火粮卷第十五 朝終不為私室所有善矣不然將與班固同收命 官賢之手傳挟社稷之功為亡漢之根哉張此種 **豫本敢從孫程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顯兄弟益伏** 氏之禍而驅得脫然二子優劣定於帝之一言矣 謂憲愛班固而忽崔舉此葉公之好龍也图與 奉部而交一士事皆此所後帝幸愿第開明在 開主借此為脫身之地尤上上妙者也 證後開而建止之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處配 求見顯白太后妆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禪德 王閣太后補制問題入本政事發欲與長史陳 安帝以中常侍江京陳達等衛或廢太子為濟陰 之而崩顆卒以直隸憲被疎而出雖不見用於公 至為王氏有也然期見知於憲大是不幸帝欲官 吾能令駟朝夕在伤何必在此此時愈遂欲私駟 膽散草文士可到門生蘇祗欲上書言狀禪請為 而有之為帝看破使元成有此識解杜欽各永何 所欲召見之憲以為天子不宜與白衣合帝悟 後漢書三 H

陳蕃周舉郭林宗師之沒之憲何以使人至此本 足川 **黄憲起牛臂兒年十四耳** 索然亦復凛然人已進退之間較然明白不如此 及政事賢者如此况府人平喜懼皆去一語說得 何以爲高士也 途熟套也疾爾以大臣将一士相見止於劳音不 刻而去○士大夫相遇不該職務一味寒遇此官 統任德政子胤我家者太子也建之說本此 霸之群霸不及政事徒劳苦而已仲权恨日始蒙 宣亦有言漢家自有制度本用王霸雜治之奈何 不敢言盖欲以宣帝之綜核明元帝優柔之失也 本文太原閉仲权 之主其論甚確而謂宣帝侵於孝文此語尤人所 亦命且再且 霸政主於 邪不當時也碎而不問是失人也遂醉出終 周黄徐姜中居列傅 惟今見明公喜惟皆去以仲 後與書三 明賞罰著法術以元帝為漢室基禍 紀綱廢弛作政論以收之其說飲養 者世稱節士建武中應可徒矣 一時名賢如有淑 权 戴艮 為

> 融不及朝服往教之操作以國家之意融日假使 從古級雄遊俱手辣亦必有一 名牧眾此對揮一華人痛察處也操欲殺楊彪孔 **搔其痛癢雖其骸機方癌能進折而使顧受之愛** 爲之讖也、 末清儒名驅太盛幽明所是濫鶥料與而以其自 甚處風世不可不 之謂矣乃絕迹於梁陽之問因樹為屋自同傭 列國之王至為推奪先騙卒有院儒燒書之禍 将與處土後用婚獨數日昔戰國之世處主機 鄉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共風以為文學 幾於無能名矣一言以蔽之日遠 本文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花物等非計朝政自)院儒焚善從處土橫議看出感應至狸職甚確 王殺召公問公可得言不知邪先将一 後漢書三 知因樹為屋白同儲人盖感夢 種痛發爲 問公虚 人所制

曹公其地步國已高矣又云明公輔

誰不解體當時名流

傅不敢一事實錯來

一時

解版之言以見其

殺正 故說姦雄易說庸人難姦雄有痛癢而庸人無痛 緣 老 精胸中先有 此 段 願忌故得 乗此中

養故也 章帝八王列傳清河王声

皇子肇為太子是為安帝慶處廢立之間藏身有 慶放皇太子也以母宋貴人說死廢為清河王立

展 EI 中東川事張湖 德事慶丁祐卒為天子天人之際徽字哉 道是大學問大受享人安布始終友愛自干古盛

> 若大軍到城上稱慶賊至火驚散正從此悟出彼 請採乃密治軍管聚薪城外東炬奉火火然其聚 應若大軍到者妙甚妙甚陳元龍為賊所圍使人

賊所規其日增兩電正作此伎俩暗暗與請兵服

靠此贼分砂兵散乃倍道而進兵少利速緩則為

當發借此為名以息寇而從中取事共妙用全不

虞詡受命討差停車不

進而宣言上書請兵

擁重兵而日望援兵之至真木偶人也

ヤナ五人後淡書三

史懷影第十五人後漢書三 張王种陳列傳張 網以梁其用事 九

張湯湯出山季即者也網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 揚徐間莫諷尚書以網為廣陵太守此即伙山 其輪於都亭此千古雄快更也及廣陵城張嬰宠 漢安元年遣入使狗行風俗 御埋

期與防或死或點即日放謝朝在作小人誠是快 **林而賈朗縉紳中人乃黨防而證謝帝卒明其** ₩然使人主從此輕天下士不如實整死且熟不 馬融列傳

受用遭亂機因乃悔而軟息此 數何具便為絳帳豪後之根失身外成亦 融經師非人師也其一生學問精神全在

一悔與李斯

温飽

此士所以其堅忍也即康成正師其經再

陷之邪真所詞一解不如此解

原傳蓋城

列 傳 足令正人短氣然如此行徑後世權

好不以媚城

造越壘慰棒之埋輸人偏能服賊尤是快事若孜

山馬房所殺因落權茲并中印若顏早卿死賊

翻為常侍張防所誣自緊廷尉宦者孫程張賢力 ★ 287-571

其人

蔡邑

此時死豈不一是忠孝學問完人卒受董卓迫會 使加毒害所略者反以其情戒色故得死爲色 邑為劉部陽球所構兒針徙朔方球又縣其部

貧煎都而死士生亂世求一完名見殺有不可得

吳延史盧雅列傳吳祐

手段聖賢心勝菩薩行徑缺一不能中人後生勿

感鬼故多所全有辱其身以爲

人者也

二事象學

本文吳帕宇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俠為南海太

去 布年十三 随從到官依欲殺者簡以寫經

諫日今大人踰越五領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

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此書若成 則載之非兩首馬援以薏苡與筋王陽以衣樂徼

大家本第十五 後漢書三

史根表第十五四度深書三

自所其言之中而悔其不能先去那王子師沒然 卓必敗欲通逃而不能卓死而数形於色安知非 者與不幸也然已於卓殿有臣正恨言不盡用知

郭玘雖後命所污乎則此死又賢於生矣

殺之誠為由养然使邑此時不死又不将為

李催

di

明感應之言非聽心人所能也以樂召我而有殺 中郎撒焦在添愁心人所能也些鄉向鄉一段

心一語干古殺機深微之人聞之悚然自止

荀韓 鹽東 对件 唯多

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俱也恢**乃止〇十三歲日**

能為此言周懷堅忍至此首人云在官寫書風號 可學而能也杜撰亦年十三人太學貴康恭為 要過輕之一字難施於官生來便是作官之其不

唇鍊出來 皇甫張段列傳出

甚有地步色其身以為人者也當事解張該葬父 黨事連陳宠是日吾不就做果無所持二部自止

各士無往者讓心之定乃獨吊為後復誅縣人職

於壁封護如故

一段身世之應又從處風世間五

带带柳松竹不爱封藏者於壁及逮捕武城母

再規

史 287-572

處藏世品於盛谷本郭齊名而李以收郭以全事 史像卷第十五人後被指三 数目地势合散詳確似題替平可為論邊事之法、 像在自處耳豈以黨人為重耶、 郭林宗是有心人未曾一念忘放世而極自爱其 其後一一如其言彼不先留退避之路也今邊臣 段順為護羌校尉上書言差事寫羌人情形兵糧 (件不可無此一人立哀俗之中 時而有范申都買偉節郭林宗之為人者見雖自 |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婦人好名亦如此當此 附標榜因不足怪亦有才品卓然儘足自信舍已 好名習氣彼聲名未著及盛名之下無其實者引 之使交於華曆府始見華曆曆大奇之融后間也 真大占便宜人也然林宗號的人而符融义先知 士使国家不得一士之用而危行言孫置身事外 身潜用其心目於衆人之中獎調士類惟恐失 奏報含糊非惟胸中無成規亦自留退步耳 而借人者真惑之甚也范汤之母别其子曰子今 郭符許列傳 漢末自有此一 種

文作本第一王四後漢古三 許子將不帳陳定陳番曰太丘道府廣則難周仲 處造可逐擊吹聲因人喪已為依附借名之地来 林宗抗外時流號散安石滿葵虚價頓增漢末東 敏心定正林宗所謂情之基也 之鑑一基字正是漢末好名者對症之藥容之真 以名重林宗林宗取人却不在名此所以爲人倫 林宗見而告人日偕高基下雖得必失可見當時 在於此君子畏大人事其大夫之賢者當法其好 晋自有此一等好名惡點後生處師交不得办全 姓嫂嫂期少班卓哉四話有識有學都彼已帰 古西

高在一定宗二子當時未有名也史叔賓有盛名

已破矣顧之何益林宗異之因勸令遊學敏之高 敏荷歡墮地去而不商林宗見而問其意敏曰歡 日卿賢乎故因物令就學容之高高在一真字范 既而以共其母而以草藏與客同飯林宗迎拜之 林宗寓宿茅农旦日容殺雞為俱林宗謂為已設 能慎而嵇露其才名不能累人顧養與識何 能遜而李露其氣務院齊名而務以

悔阮 以

如耳、

是一碘耳疎之一字是名士本色而經世人來用 自是風塵外物面好談經濟事功名竟無所成只 孔文舉本名士體氣高妙如其花審草雖不結實 身從之善為國者勿使成極重之勢而已 思者留為思因病求藥而藥後為病更數病 **患董卓用諸侯除之而漢隨以亡病漸重則醫漸** 漢思外戚梁氏用官官除之思官官用董早除之 作門外漢耳士亦何苦自取輕於前雖也 響之人正元禮華所輕當所與融談之時此雖方 與符融淡融獨奇之可見當時能門浮幕室塵承 融與絕也賓客融幅中存東府拱手数息仇鬼不 始終君子身世之要物也李府風性高簡每見符 病未可以文華高妙述不賣買而樂以經世許之 不着然又取不能經世勉作經濟事尤是名士大 難醫漸難而醫之用藥有所不暇择一處除面除 司馬彪曰文奉在北海自以澄才命世又自許大 史懷奉第十五四後漢書三 實武列傳 鄭孔有列傳八社 析或 士 面以 萬世物操擁戴天子故奉操征伐皆一以天子之 合操無可事者而又不欲必然為曹氏私人得罪 隱裏若若欲諱之者何也盖或有用世之才之志 天佐命之冠心不可負功不可拖祭其始終一念 可見智謀之士手眼明捷略同或首於此謀為曹 死組讓此先着以資操軍欲爭之而不速有天為 此先着袁曹相拒官渡孫策欲襲許迎天子而黄 久夫當時許攸曾以說袁紹紹不用而使習氏占 史機卷第十五八後與古三

諸族是曹氏取天下妙題寶自或首發之董卓兵 起曹公亦恐其倚王室之重則老聯得中亦與定 甚矣有或之意後而勞也奉迎天子以從人整令 用則又可觀養隱養虎之喻弄一勇夫於掌股之 福之外實其所長者陳元龍具部海氣其經濟官 字中文舉城只須一陳字耳然其原量意氣在禍 皆輕剔之才但能陳網張羅其自型甚來此言字 ·不肯那群如平居郡守事然所在用好奇 上光景在目使吕奉先順喜不得妙舌妙手也 取具

夜調誦自處能忍便是宣離處 養其氣也風節如此置之酷更似太聚然在微點 死請活岑而後已然則湖陽公主一事光或有以 数插廷尉在獄晨夜飄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属 蓝妆其親黨縣之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本宣坐 先相北海時部大姓公孫丹便門下書佐水丘岑 董宣強項人以為雅在處湖陽公主一事不知宣 史樂卷第十五八後漢語三 矣或之意後而勞也 為周文王有為曹之實而又欲不失漢臣之名其 **彧已死而操猶以愚天下後世曰天命在我吾當** 具候厲色不食光武馳使騙騎特於救宣宜又以 以大義思操欲自全其名操即以悲或而取其實 得復為漢臣而或欲不為曹氏功臣其可得乎或 之局取予先後大半自或定之形就勢合操已不 義曰曹公本與兼兵以匡振漢朝不知操取天下 族久亦或與見之及九錫之歌或循恐操以太 儒林列傳到北 酷更列傳並宣 1 僐

> 劉昆吏迹似不宜入儒林然偶然耳三字說得法 大非大學問人說不出 一作生憑以爭蔣遵一事直諫悟主學問有用重五 一作生憑以爭蔣遵一事直諫悟主學問有用重五 一件席不為過也孔信為鄉舍生告其誹謗先帝上 書肅宗雖以自訟却氣疆理直且因以規諫尤是 文苑列傳王逸 文苑列傳王逸 文苑列傳王逸 文苑列傳王逸 文苑列傳王逸 文苑列傳王逸 文苑列傳王逸

白之規追者謝室遂遷者慎絕夫名之未立雖高之過候太守皇甫規不即見查遂班去門史懼以未起因雖然果門下皆為奔入陟乃起與節大時臺以公聊中非陟無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臥避免已受知司徒衰逢往見河南尹平陝不得見

以附驗託身或以冥湖頁商行徑不同其爲文士 以而上堂強通名之既成雖追謝而 退背峻 拒或

名报則一也士之遊大人以成名伎俩雖多其精 縱之術不出此兩路而已

中級名千古亦可謂善自謀身者矣有志之士何

自出脫離晓為良甚為不易辛善以篤義致身都

惮而不為此也然聖賢之心豪傑之才缺一不可

范巨 卿處張元伯及陳平之子朋友問可謂至性 獨行列傳元式 一个一 陸鎖

奇行矣然有一毫為名之念便有心好奇有心好 之根也事績如長君拜茲日菩在此惧獨學問此善氏孤

奇便有败決之特須以至誠出之人以為奇自麼

寒懷我第十五 《後典十三

等常乃可

陸續母被內必方断忽以寸為度此子此母孔子

世間極小技術皆有至理况醫為人之司命予然 乏所謂有恒也 方術列傳華作

華化華下手處皆絕不近理若用人命為戲 史懷恭事十五一成淡書三 其奇者然絕不相干而用之恰好所謂不可以 丰 而此

費者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也將身不謹一 和帝一段所云随氣用巧神存心手之間又云樂 末面至理存為者皆者意也雖言之矣若郭玉對

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數報州组以修祭祀垂 泣日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〇一 独頭欲 巡民列傳

守之官過李元家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组去草 **密行狀光武拜著及續并為太子舎人选日南太** 行之續年十歲善與節本縣修理舊業絕雅意表 雖在孩抱奉之不與長若有事概長跪請自然發 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績逃山中備客與勤績 数旬貴財干萬諸婢於謀殺續分其財產著深傷 本文華善李元茶頭也元家相聽亡殁孤續始生

五光以雕女揮對奇矣日欲得賢如樂尚在嫁之

世窮理之言又可見皆之精神與病者通

也骨節不强不能使樂三也好逃惡勞四也則如

此語故是伯德知已 列女列傳王前妻

使有此惭真情不許亦不害其為高及開妻言而 王新感令狐子伯之子而惭其子之蓬髮歷尚正

固不可則也 念而先發之用觀其意以坚其偕隱之言耳賢者 起笑則此語遊試其要恐其妻婦人愛子或有此

史像卷第十五人後次第三 中大儒老成典刑未可以文之工拙論也

班大家經史腹笥而文調抱哲不及姚好遠甚女

天下將亂安之者其惟君乎又日君未有名可交 于許典之中微帶護玩宜其終身之不忘也玄日 無如之何而橋玄先識之至以妻子相託不若諸 魏武命世姦雄爲名士所輕侮如宗永許防其公

奈豪悲慎詩託命於新人場心自易屬流離 成都

晓常恐後捐廢四部可為才色女人失身不能死 之戒流帰請董礼之死正體貼此四節之

火樓卷第十六 明 景陵鍾惺述

三国志一魏附注

武帝紀

廣陵門人 消刷 修斯

寧我真人勿人員我語雖帶感像然老滿一生受 悉決於此矣嗚呼驅能臣而姦維豈非世使之哉 何進召董卓乃變易姓名問行東歸風世姦維其 臣是後政教日風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表紀 者但說治世能臣決不開而大笑失然亂世茲維 上書言時販東遊精動有志作技世事為治世能 人所不肯明認亦人所不敢先居故魏武靈帝縣 雄本色而老聯得意蕭綦全在於亂世姦雄一語 各不答妙甚公問問之固問先妙各自寫名士華 史懷卷第十六 **許子縣當時名士有權如此樣往問子縣子將不** 勝之注 其語婉氣直對姦雄、一味遜詞發付不得須以氣 IJ 司馬建公曾奉公為財及為王召謂建公田派令 不辨自明者藏在於此 曹侯之墓只本認治世能臣四字而亂世姦雄君 東像巻第十六 奪之另是一副心顏自首至題墓道曰征西將軍 至懸於者山至誠使聽者心雖不以爲然而 下令讓還三縣娓娓千数言字字不情却妙在詳 又豈待兩軍相當哉 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看得深說得透勝貧之數 矣其論袁紹云志大而智小色腐而膽凍忌克而 學雄學事在初处手時局面已定落曹公眼中久 相战 侯攻董卓持疑不進也又云勢利使人爭嗣還自 曹公滿里行日軍合力不齊躊躇而屬行工 川 可復作尉否建公日昔日華大王時通可作尉 4 、則指劉侍橋羽葵紹公孫燮信殺事也犬抵 此 入 字述為千古惡人 口實 茫

晋瞞傳日太

祖為

人他易無威重好

無以 久矣 本文安定太守母丘野州之官公戒之曰羌胡 之事三國人伎佩不與如此強本節用之道不識 以孫吳為首州郡牧亲成共忽恤民之能修將師 世利恐孫劉君臣未逸及此也杜恕謂皆時抗論 名平廣渠又從泊河口整入路河至今消既為 子尚數引房入塞為害盤果自呼池入派水為 便為標本人遠計帝王奉助與草城不同其後 讓紀是歲用康熙韓治等議始與电田 以更遠注 調常自教兒者平然華學王在形迹之外去之所 垂涕刑人之地哉于桓兄弟佻易自其家風,抑所 性情舉動只是不測耳安知不以此為持法峻刻 頭沒杯案中散膽皆治污巾懷其輕易如此 m 侧常以日達 公為大将軍衰紹恥班在公下已自不濟公固 不恨卷第十大 人三因志一 中國通自當遺人來收勿遺人往善人 細物時或冠恰帽以見賓客及歡悅大笑至以 久被服輕納身自佩 1/1 **肇囊以盛手** 初奉事 觏 24: 欲

將教 哉又新城之役懿方典亮 相相滑南帝日惟走春 自有意使帝不死司馬氏豈不終為魏之能臣子 往 明帝識量機略遠出文帝之上親其於軍國 史懷卷第十六 武此論從樂往者一革人看出 傳介子之流俱在其中漢武以大宛絕遠非 陵果放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日百預知當職 亦破膽矣卒如其言則孫劉呼應情形帝觀之審 懿之必克淵者帝也其将将手段特用之於驗九 馬懿堅守勿職者帝也伐公孫淵益軍四萬人 ifii 所樂往海罪厚質以來之卒之不賞而自來不當 弊不獨博望華一往食功冒險之人、行班迎陳湯 非聖人也但更事多耳〇此論中國遺便道夷之 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與至遺校制范陵至羌中 矣若交帝 自來則來者之情可知而國之利害收然矣如 往識其大者臣下多出其後諸葛也渭南朝司 明帝紀 羌 胡妄有 文人公子 **黑田** 地方一 所請求因欲以自 利不從便 핂 為失 事宜

護專朝政讓監奴典護讓家事他任不遂乃監以 之皆迫之以不得不應之勢但親其所棄而 家財路監奴與共結犯債年家業為之被盡衆 得之盡以路讓讓大喜他又以滿桃酒一斛遊藏 於死者也因為将衛出斯群之理是大悟性人且 明日哥教發家取其水以為攻戰具知原幹無益 柳船遠今戒子田吾為將知將不取為也此理甚 不必言天大用之一次难也 在諸奴在得其惭而用之在張簸在得其書 μŢ 他車獨入衆人悉點附他與議善爭以珍物 不得通他最後到衆奴何其至皆迎申而拜徑將 皆惭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思久皆 本文化 為将而發來取木帥此 火中有嚴毛可為布以水沃鼠風死此非協計自 拜凉 語時資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乗或累日 三少帝紀齊王芳 第十六、利三国心 州刺史〇他小小 郎 姓孟名他扶風人經帝時中常侍張 一事將豈可為 **潜謀其作用乘取甚者** 高貴鄉公見 遊他 而 取 奴

筆師者重師安得避之非獨遠心其厚領映日亦 景王議廢芳華臣失色景王流涕又曰諸君所以 是生克生理有有應以火流之物反其所始也強

大祖皆得名增

數具命后自選其

一后取其中

耄立後景王私日何如主也經會日才同陳思武 帝後悲不自勝者也用他為奏首贼臣作用 類太祖二語足以禍髦矣景王曰若如君言社稷 #

彈文又似獄辭君臣二字抹殺久矣司馬孚即勝 自過人無此不成亂賊示寧宮一奏鍛鍊羅織似

之福也殺機已動而是忽與華臣論夏后少康中 文粮参第十六 典是何主意紛紛論易說禮無虛目不知成勝之

孙立其後也

后如傳小后

文帝為太子左右對請實赐后日玉自以不年大 **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兇無数導之過為幸耳亦何**

往苦心妙用而深厚不露其迹彻此則異異畏惧 故是最為難后事太祖雄猜之主終其身應有一 為當重賜遺子太祖問之曰怒不變容喜不失前 念亦目可貌不獨處之有體而已 曹爽庸人與司馬懿共事權已是羊虎同年矣丁

雄主傷不得偽之敗洪甚於食又日吾事武帝四 後人體貼受用不盡然是實歷至理片 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食開國毋戶之言

其下者爲偽一語非學問也故遊逐人說不出其

日取其上者為食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取

公孫湖上魏數書禁監辨慧逐侶多端亦小 二公孫陶四張傳公孫湖

惡之始於此矣且世有上書求免盛自該謝之 果保養第十大 近四志一 者然質吳以自媚於魏如此心術行徑魏之發 EL.

諸將皆眾魏官號悼獨漢官太祖曰區區之魏面 乎乘佞小人験悍置于自取滅亡而已 諸夏庆曹傅夏庆存 曹洪

將軍或之臣於漢也就能聽之。住 為尚者之成然帝以此罪洪且是帝王之節 曹洪以家富不肯假好文帝於少時幾至殺身可 臣足以福君平此語意殊不善停固請乃拜爲前 **缺第九、十**

者愈庸愈疎而懿之所以即夷者愈毒愈冷爽固 能滅人族也夷所交所用盤此雖安得不敗宣王 稱疾避夷而密為之備詳其始未爽之所以應該 **懿何郅諸人後欲使夾據其上甚矣分踩小人之**

李郭入長安買部買為關始盖欲自脫於李郭之 荷買傳買部

武當此或放手未可知也

喪心懿亦過計讀之未半覺懿不被與亦可使魏

手而寄具身於張編因挟 史禄春第十六人三回志一 鄉歸曹公而因以自託

其身耳豈爲李郭活命之計哉 衰張凉國田王邢信傳王麥

郁原

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葵卿屬之何益且吾 准本文裏門人為本縣所役來發為屬农日鄉

送別執手第位而去令即放道請生一縣以爲 乃下道至土牛勢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 者干餘人安丘今以為見已整衣出迎之於門題 不提學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玻門徒從 大有權術是古今第 善關說者然無此則上

而卒不免可見百智不如一誠

之計得失較然矣

實戰爭之術風夜不解而華獨臥車中終不一言 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 ţ, 至本文太祖後購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 濟怪而問之聯谷日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 每舍亭傳米曾不講所以見重内論國邑先賢

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悦 華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 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楊州先賢賊之形 6 F

櫸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者是者

其古趣以為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 臣有四日不可伐非獨謀國全身之道自應如此 **轉後事明帝議伐蜀入與帝言因曰可伐出與朝** 明犯野另有一番光景覺精神炯炯在心目之間 於後坐就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〇五人真是 漢如今諸生臨瘍溫習舊本者精神可學而能乎 語轉非說難中不曾枯出而曹公見時臣主應

劉司馬梁張溫買傳

李平為諸生當種難欲以成計有從索之者亦不

從此看出甚深有管子治國商君行法之意若楊 與一並亦不自食故時人調能行意能行意三字

及其到官遣吏奉践湖尹息又物門下言無常見

欲修主人動外看市買息又除云左惟子弟來為 虎开非德選不足為特點買宜隨中含菜食而已

入府門促收其主辦衛弟頭促取版

既入児尹尹

又不得即今報衛弟皆知之甚悉欲滅諸趙〇上 此無陰兒輩子弟邪川其箋記為通乎晚乃通之

為尚士行之師往 流蓄乾機收登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經濟部署

麵演之叛蘇則請因緊擊之善惡必雖若待大軍 任蘇杜鄭倉傳蘇則 杜哉

順日持久華人無歸必合於惡者惡既合妙難至 聯善惡雕合四字看透古今生亂止亂之由高幹 像卷第十六 人是国艺一

飲為亂也令兵迫之急為善者無主必惟而聽於 反衛固范先與幹通謀杜級日河東三萬戶非皆

囫囵等勢票必以死戰此即并恐雖合之意 李城文呂許典三龍間傳

延惠中衛弟為京光岸才都尉秋比二千石而貌 生本文當漢桓帝時常侍左惟唐衛等權件人里

屬郡衙弟初之官不修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

功曹趙息呵廊下日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

軍内

史俊卷第十六、年日志一 異途激成事變所傷甚多 正至市買通箋二事則太甚矣士大夫有心折唇 官待僚屬君子處小人亦各有道雜息爭持版甚

任城陳蕭王傳

せ

任城王彰召至謂臨舊侯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

也植日不可不見來氏兄弟乎觀此語植無奪鋪

太祖所器與下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惠之 乏志明矣并 本文世語日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

及推驗太子惟告質質目何惠明日復以觀受 以車載廢態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 以就之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

史 287-582

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 舞五椎銀跳九擊如前俳優小說数千言花謂為 熱植因呼當從取水自凍訖傳粉送科頭拍祖胡 建本文 植初得序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 明於天下大計未可以文士掩之也 史限卷第十六人門前志一 皆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衙在我亦不得 不幸而汝曹之幸也骨肉間開繫結然之言文帝 善舒以太祖哀甚文帝 寬愉太祖太祖日此我之 世是吳質對平 業而修自疎験君老不事世子此修之所以死 王粲策袁曹成敗陳琳諫止何進召四方益勇皆 與子選爭甚矣名根之難化也 中山王农恭謹退張極能稍梅而文章 有天下、此語發有深恨於其父 必不得已如那原之正具質之請乃可觀修所為 〇修為陳思連縱欲脫不得誠是交游中宿世愆 武文世王公傳看句 王衛二劉傳至祭 中山王衮 一一四 抽

吾敬華子無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 遠近之論與謂明府騎而自於登日夫国門雅 何鄧求交於傳版版不納居亂世自全之道原自 東東老第十六一大五日志 日ル野 有德有行音敬陳元方兄弟別清玉潔有禮有姓 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選以見詢嬌選日聞 本文太守 陳登請為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諸下為 長令之延磨皆一念名根為之非必其能人勝已 **浮歸對其所知數植之材謂之天人〇雲間都下** 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點然無與仇者及幕 蘇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川武行兵倚伏之 即盛名之下亦當斟酌非深心真識不知 如此不獨擇交而已擇交千古難事勢利不 子建一段沿站自喜之意想其後提諸士表其所 諸文士無文舉正平之流堪與曹氏兄弟對者觀 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領古今文章財 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别之意然後論義皇 生何如形於是乃更着衣順整儀称與海

敬得有眼則所不能敬者自多乃今世之所謂騙 者也沙世人又自有一番局旋 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騙之有餘子張瓊 開強記奇逸卓禁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三重 亦焉足錄哉昼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緣〇敬人者 徐胡二王傳命題 敏操魔清慎如此甚矣醉之難言也魏用人亦在 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質賜皆散與 趣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即使 叛竟柯吾有功到都亭矣也三百戶加建威将軍 行百姓歸 将士無人家者妻子衣食不克〇 熟醉客經濟精 心焉西城 流通荒戎人貢皆邀數

此討

誠帝大笑顧左右日名不虛正遷撫軍大將 昔子反斃於陽殼御权罰於飲酒臣略同二子不 本文軍駕幸許昌問題日頗復中聖人不邀對日 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衛以剛見傳而臣以醉見 共

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那山陇右丁 節明帝以凉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邀為凉州刺史 軍 謀反是何等事司馬太傅是何等人凌身為我首 而猶數通書乞哀向虎口求活不應駁且怯至此 史懷楼第十六一人三国志 間透徹不尚者惟徐遜鄭原二人 王母丘諸离節鍾傳王凌

節艾陳光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此語先見 圖舉大事耶 八十老翁猶然不知與曹夷何異而欲稱兵反正 造主簿承部解稱宣王一生殺人機套着數如此 迎宣王遣椽王或謝罪送印級節鉞後面轉水次 乃已在頭而大傳循先下放放凌為書喻之凌

國之費以漸收效民間私杖藏之府庫然後率以 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大馬通供中

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配進善點惡風化大

廣穀文廣開水田募貧民 仰之家家豐足倉庫於 河右少雨常苦乏穀爽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 那反鄉縣道祭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被之

史 287-584

新士

形迹之外及拜司空題数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 人則缺豈可以老病泰之哉固辭不受古今出處

左。首納五 前之前

大夫不

可與國在心膽以破故也若獨以破遊民

嫡專家好之及好置藥食中夫人覺而吐之或 夫人張氏字昌補太傅妾即會母也貴妾孫氏

何不向公言之答日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此

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耶孫氏果謂成於日妾欲

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勒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 也及會白野艾不軌文王将西常復日鎮會所統 也若作惡祗自滅族耳卿不須受此慎英使人開 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将士各自思歸不可與同

其生男故飲以得男之來成族口得男住事間於

愈變愈可張夫人直是兵機成灰雖判断得痛好 罪事由彼發四字又為先發制人之說下一妙點 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 卿忘前時所言形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

果懷老第十六 三国志一

絕妙獄吏耳

史報卷第十六一人到图志一

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買護軍問我害頗疑 會不我吞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刑買亦無 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義待人但人不當負

見死成如所策○不讀此不知司馬文王所以 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

之矣古帝王於功臣必逆保其不反而後用一人、

驅策衛鍾之故至此不得不以帝王将將權略推

則智勇之士能騎者幾何用其力而聽之自殺其

在文時表微為史印即獨未羽冠往造縣做一 之士知其身終不能出駕取之中則所全者多矣 之如應大而殺之如難豚者何可勝計要在明 郭亦勢之無可奈何者也古帝王於佐命之臣用

令遣會伐蜀必可减蜀滅蜀之後就如鄉所 勇並竭而遭使之適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 泉人皆百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 天下作惠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擎耳面 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蜀廷 遺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調會單身無重任不 本文初文王欲遣會伐蜀西曹屬即悌水見日今

辦耶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男公國之

夜憂之情之非該之也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 平免於今之世矣公明之於何鄧即蘇門之於叔 矣但憂其識不足耳孫登有言吾子十高識寡難 名理清言公明是何等精神二子在其照收中久 不該二語欲哭恨不能身代何即之危山公妻館 不假無終日行世中所見皆白日欲寢之人何都 不知公明有極推重何鄧處而一片苦心惜何如 史懷卷第十六人三國志 管公明不取何强策其必敗児幽思躁涉於輕抵 亦不知耳曾云見何鄧二尚書使人神思清發夜 嗣為戎首耶 神明一段是步步着實學問晉人尚清虚豈是輔 言其所不足〇觀此古今極善推尊孔子惟輔嗣 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 見而異之問 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 一人奉孔子於老子之上久矣觀其各何發茂於 方技停管縣 朔日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

嵇阮亦云君才致不

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中

· 東神亂行八風横起怒氣電飛山崩石飛樹木

爾兴略言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為異若夫列宿不

亦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開幣風之推變乃可 驅使象者時之形表一時其道不足為難王弘直 五本之輕人曰夫風以時動文以象應時者神之

是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異刻期日 推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藏風兆民駭驚於

後知神思過幽靈風可懼①莊示天賴而後又有

軽審調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 二字正與蘇門暗合叔夜不免阮公令終其善敢 亦分於此

士之浮飾不可為務也古今細人多偽細可也偽

軽年十五與哪那太守單子春談自云年少膽 天像春第十六八年四六一 自大膽服人在此子春日吾自欲與鄉旗鼓相當 謂對雄主非以精神不接是也先飲三升清酒 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此精神二字正劉曄 想見前輩之妙注 不可為也公明此論正欲被偽人耳 主 史 287-586

正奇變流激之交亦以洩其胃中不平耳讀列復不守舉神亂行神思遐幽靈風可懼數語想見飲 清酒三升後與單子春旗鼓州當精神 片酒以禮持才以愚此公明檢押作人本領盖其 人負絕才絕情而聞道者也以衝數掩史入方技 晦哉然安知不以方技自晦也 史懷卷第十六數

史懷卷第十七

明

景陵鍾惶地

三国時天下大勢在曹士之欲自效者必先歸曹 非不欲殺備恐失人程耳 主也固其第二義矣 却甚哪操己先知備作此摩止且不更生幾怪操 不為而失精平至於以閉門種藥欲購過哲公此 龍潛暖居而使曹公有此話已先被他看破安得 天樓 的第十七 八三国志二 张松以益州賣於曹公曹公察心而失一松因失 **備出天下分裂日葵下戈事令之來豈有終極乎** 門公征島克玄德勘劉表裝舒表不能用後悔之 學從容謂玄德日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 軍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學大事首思 力食失七著人以為菲非也玄德此時方欲晦約 一益州盖天雷之以待先主也松之送益州於先 三國志二 對所注 先主傳 劉章傳

蜀始終規模大計不出取刑州與益州二者諸葛 肉生同意 失時玄德此語殊有深恨非寬喻表也正典悉排 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日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則

赤壁之役省力甚多是時會肅亦粉孫權取之而 後來與吳借與爭之據曹公不得有之用其資為 亮勒先主攻劉琛荆州可有蜀此時有荆州可免

史像卷第十七人五司志 孫權造使欲共取蜀備方欲自圖蜀堅拒不聽權 忍於琮而獨忍於璋也 為曹公所先先主於益州未督須史忘之何其不

孟獲七橋七縱非好勞示巧也極言事定留外

之各自高手船足之形城矣然當是斯女德雖歌 權知備意乃召喻還親權如此着數玄德如此 植造局瑜率水軍住及口可謂很矣備不 趣平

世用武者不可不知也在

運糧以夷中夷只是善後事 史像卷第十七八三回志二

備以取益州之名也 取蜀而惡無其名迫劉璋教張松絕先主是璋長 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此聖賢語 口中偶然吐出與之暗合是天資高處

先主之時其勢止可鼎足此所謂時務也先主訪

舉動矣馬超已歸先主而循呼其字関羽飲殺之

立終日若臣之禮森然規模固己遠大不是奉雄

為國以禮開張與先主思若兄弟而獨人廣衆侍

関張馬黄趙傳 関羽 張飛

趙雲

· 令人看車轉自祖未得其微處而遠以法家少之 孔明治國質罰之信至通神明只是用申韓入妙

諸為完個

意外事後如養癖然職漏至不可救藥者孔明於 當時後傑寧過先主想其自中自先有此一段部 已先孔明言之孔明出隆中數語不過一相證耳 後世疆場才武之臣於夷狄盗贼有彈指定之而 署是以如魚水之投也 取荆州益州結好於吳已在時務二字中矣德操

之害千古樂夷不出此數語而歸重在不留兵不 宜打算得極明耳後 史 287-588

===

先主 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使刀立 百 人窮歸我殺之何以示於天下張飛口 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 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

住殆不免周瑜之手天

起碩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館明日數日

我今乃知其所以敗有體有識此大學問人作用

这不文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含及城外 人事豈可於戰將中求之、

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 圍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日霍去病以何奴未

下都定各返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

人民

史據老第十七人記回志三 初催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後業然後可 役

局量不獨名將而已先主伐吳雲練日國城赴曹 調得其數心先主即從之〇觀雲本末自是大臣

真算得定即武侯猶當下席謝之 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此等處偏看得

曹孤到吳聞此人客有白事 勒仲謀相留有之乎 在本文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日鄉爲周公理 **雕統法正傳原統**

功

在君為君卿共無隱統對日有之備數息日於時

免於吳也此悔却不可無然前計殊又不錯事有 放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全非萬全之計也〇悔 獨寫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低爲摄 者不為為者不悔先主此言盖深悔其身之幾不

當悔於後而不得不為之於前者此類是也 張飛就劉巴宿巴不與語畢竟是巴心粗作 董劉馬陳董呂傳劉巴 馬護 並恢 漢末

名士智氣主人自處無禮而坐視容之加禮 東懷老第十七十三国心二 I

守靜滿有此舉動抑造涉世全身之道乎 巴輪飛遠矣巴在蜀以歸門非素懼見嫌猜 馬設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冰鐵之語遊為觀人用

寶一至此那 心打五後一役始終用認心或一話又何其首之 上本文實祥使吳孫權皆大醉問韓日楊 人定論我明用機難別自有意然追念斯言能

收豎小人也雖曾有鳴吹之益於時粉然既已在

史 287-589

1

情之言說來絕倒然使真世情人讀之及謂丞相 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看透世 張裔為丞相長史指亮語事送者數百裔因人自 原立李平皆未盡苦而立為也 失反已思過之義武族沒而重法者以虛公誠想 不是而表劾之語似屬護短甚矣聽言容物 推諸為於身後者實是武宗知已親武疾處彰兼 易也立被廢後自處不苟躬率妻子耕植自守不 廖立指切蜀事歷紙蜀州事之人與失事之狀皆 史懷卷第十七八三門志三 中痛養不為無誠而語語犯忌武矣稍抑之未為 一語了之可惜也然孔明之用楊雞正亦如司馬女 之勢不 王之用鄧鍾耳 陽由中達外痛癢相関處一時來使之人以周旋 此論聰明特達雖賣弄其高識買有一段至誠 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贻厭孫謀乎〇權 霍王向張楊貴傳弘為 劉彭康李劉魏楊傅厚立 得輕者一 朝 無諸葛亮必為 禍 風矣諸 之不 25

武矣勸 甲材之主命文有餘而生當衰亂之時與昏暴 庸而投此對 病之藥也其意正與光同當觀後世 調光言為然①光此論深心高識達於時務之言 如博士探京講試以求爵位那當務其急者正 也此諸君讀書學當做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 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體 所議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 談乃目吾好直言無所回 既不得妄有所施為且智調裁於智懷權略應時 夜匪 而發此之有無馬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 權略智調何 光日如君所道皆家戸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 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若日奉親處恭風 本文後進文士秘書郎 長史之不 懷老第十七 解有古世子之風接待華僚舉動出於仁恕 杜周杜許孟來 後主讀申韓書益人智意盖深憂後主之 <u>-</u> 如也正日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 三州志二 F 不 附 尹李熊都傳 都 析 一避每彈 ĪĒ. 数從光豁 財利 Ä 病為世 訪 光問 媝 深

ä 歸 於 **页李吕馬王** ቲ 國 只 權 張 略 智調 傳 權 不 足耳

對口當以天文為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別 吳獨二主平安此其徵也〇吳獨二主至此 14 本文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權

现代 武矣為尚書令院無城容亦無喜色神守 歐陽公以正統子魏此 蔣琬貴韓姜維傳 游琬 亦一證據 費 裤 也

有如平日及禪代碗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 人野阿忠二 Ħ

接待實客飲食燒戲加之博爽每盡人之歌事 **允代禪為尚書令欲效禪** 暫視已究其意古其速數倍於人朝哨聽 不廢當是時碗不兼禪之通敏祥不法碗之鎮 张翼- 宗顶 之所爲失之遠矣 事 其 亦 誾

問治兵等後欲樂蜀

平則權智中原有成第不待

揆其不然日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治今

張雞以計劉肖不免後還以爲代人未至西方鄉 戰傷豈可以熟退而廢公家之務平於是稅攝不 肯後追論討劉博功賜爵關內矣後世賞功 發只是立心不苟耳馬忠因其成基卒 預言而ピアア夫 患之及密至中山主過縣欲求獨支薪蒸衛機引 迁本文中山諸王每過温縣必責求供給温史民 王孝思惟 m. 暴貴人 所未問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〇州也有 過沛賓職老切桑梓之供一無煩損伏惟明 |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 欲勵其 誅水之苦領詞 理宛至足以 舞誅求

代到乃

鄧張宗楊傳

/未有 ψu 此 明允者

魏.

ifit

然似 吳屑

直、

之。 典亦

吳曾巴丘之戊蜀 而 不 屑 預 足以 致問 Ki 相問答得斬截 何其多事也宗預對以 增白帝之守意皆為

憑恃性陛下 别 謂 權 E 與不 可無蜀蜀不 而省力權大笑嘉其抗 此行事勢宜

史懷卷第十七八五國志二 疏言蜀欲背盟與 出預臨別數語又吳黃龍七年步以朱然等各 直自不可無後之 重重 敖曲 魏交 神處又何其款 通多作舟船 然吳蜀始終大計卒不 曲 絲治城 耶有前之抗 可無吳君臣 郭 能

史 287-591

此

冰 祖處之人情亦安有 其 心 味強 項不 行李客於 不好名而慕義者乎 # Ш 諸 王先

三國志三吳附注

何 直得之者朱儁不受董卓太僕之拜而四 處危疑之地遇險暴之人有以婉 有司日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徒事 也們日副 孫破虜計逆傳 相 國非臣 所堪遷 都非計臣之所急 曲失之而 而君陳之 其選都 以

際卓已窮矣問何 美国地名三 所受之日相 國董卓為 E 說

辯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兩路擒從

不留

皆以其能收來心英雄同有此忌至論干

大概卷第十七 《三相志三

負無耳

之臣受之於相國此

也其妙全在於强直故詞有必不可婉曲者此類 以一絕大干係先推之於自

索勒 張 温勒兵誅宦官而温 不 能

是也

足言趾國家不拔之禍 至於召諸矣溫之陷而 處土張玄音帶 以至於召草孫堅又勸溫誅卓溫又不能 雖百死 鈍 至此 事機 何解亡園之罪哉 一失身家不 Ħ

袁術於孫氏父子

在 一破游

则 授 之兵

以計卓而不

行五六里廻遠作

諸特皆以為是挑

部伍也物軍中皆精嚴另弩不得妄發

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票

戰者欲擊之公日此必孫權

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乗輕船從漏

須口入公

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游者亦數十人權數極

者適足以為怨曆人來事往往如此不然哀孫二 而復用劉勒代之所于者不足以為德而其所各 干之糧在計逆又授之父兵堅攻陸康

許之虛

孫策殺高岱干吉未免淫刑且亦有不必殺者 張私一書出告懇款策不可問無情於術也術 氏草不為世好相倚而為他姓所乘平然術幣草 於天下、策雖德術其勢亦不得不與之紀 而

號得罪

送本文曹公出牖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樓 将不復相願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無之其 而其應達未 吳主傳 可以禍福之迹定其是非也

臺手也 操語諸将其詞題却有是伏意皆宜得之言外 情見乎辭矣 結好於聞是孫權始終立國主意其深絕獨而專 智一面受偷的均船平乃送妙想無因是造凌無 致討以怒來來怒而後用之苦心風意勞亦其矣 事魏預像一先早後路之意甲以假龍路以致計 船船偏重將覆權因回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 注本文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風發箭者其 而整各自對手權與曹公緣其語與却有為歌意 足下不死派不得安曹公語諸将三孫權不欺派 鄭泉香酒聞居每日願得美酒滿五百別船以四 乃徹軍送〇濡須夜渡看危險中蒙紀而服曹都 具事魏之不終已定於後雖致討之一念心未當 日忘蜀好也親其與浩馬往反數書心口建都

> 将什 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平發便中一段無理 妻習氏陳不聽休立衛欲奔魏妻勘衛自四表史懷恭弟十七人是隆志三十三 類尤自有意注 也臨終謂同類日必葬我腳家之側應百歲後化 中面諫使人主憚之此與酒人本領徐景山之流 異想出人意外然胃中有於井可易言又能於果 **斯果得免衝每欲治家妻輕不聽衛死動兒種木** 前失此繭相如所以教繆賢也識何减許允婦平 李衡以卒家子由才能為丹陽太年以法絕孫休 而成土取我為酒壺實後我心矣倉干孫而謂同 三嗣主傳孫朱 脆置兩頭反 覆及飲之您即住而啖肴膳酒 孫皓 刻

門然嘆日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

耳權為機與曹公說者水方生公宜速去别紙言

注本文如時字追低時為 誤郭功則 說被收惶逃世工於自全者英世工於自全者英世工於自全者英世工於自全者英

奴干頭歲上稱一匹可以足用衛亡後二十餘日

見以日母母四此當是種甘橘也汝父恒言江陵

請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更上 無以 自明畸進日疇今自在時之事明府何是遂 若平哉視人君相迕是乃禮所謂版慢傲慢則無 於帶則更新則和以禮

疇辭皓怒猶盛疇應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

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 使有之将有何失〇李仁為故主問旋遊醉妄對

視瞻高下不可不慎况

躁歸靜使之自息思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謎屈其 疾其聽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華 實雖家而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横 福今妖訛演典干國亂紀南以尊喈之語本非事 本都勒越婚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 **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閒教道得以門資厠身**

為千古間一處妖言妙法宣荷為死者裁鎮縣驗 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時不情死死又 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為您質由於職謹不敢逃 史懷養第十七二四志三

八字人所甚難此乃晴之所以為知已死也

親士則平面得浙月五歩之内親上於衡則做下 視天子由於以下視諸矣山順以下視大夫由衛 其眼有諸乎仁日亦無此事例之者謬耳曲

使他人成之語原無餘夢中即謂吾家曹精首盡

體日

英臨亡以外權託昭日若仲謀不任事者是便自 取之與邪烈命武侯同意與其使子弟敢之不若

<u>本文</u>又問日云歸命矣乃惡人横睛迎視者数 靜使之自息詞理簡確然照其所是默以相從此 111: 也子曾謂女子全節不專在貞烈而在機管者此 城奴之首於床韓燈燭之下以祭朔墓何其雄快 限造次中安能識此二人子言笑歡悅須史問 張顧諸葛步傳張昭 諸葛槿

史 287-594

取 N 士

意而潛語朔舊將孫高傅娶祭若非平日暗着

史懷卷第十七八三周志三

獨寬戴員般孫翊将倡其妻其妻陽許之以安其

亡時使孫皓得開此言其為長惡不小矣

宗室傳

國亡後以此應敵國之人則為林君之過若吳未 中忽發出一部掌被攀鑿不易可謂辯而核矣然

沒權常令中書即詣在有所公二日假公惟悅是 在有所密陳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宜 以王粲大小不同其低回可憐之意則 一耳

非學術開道人不知 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軍 國得失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雖是仲謀臨 忠介之臣自有恭慎保身之道不專恃批遊而戶 責子彈於上前酒失與金日殫之怒其兒同意古 信老成然事英主亦須有一種至誠感格處其詞

史懷老第十七人三國志三 權欲瑾之勸亮歸吳也瑾日弟之不問猶瑾之不

此此英家先手也 那州恐為操所先正為此其甘寧戰縣見亦自及 訴大事者當取天下大勢始終總計之而後利害

曹公與袁紹非官渡孫策欲襲許奉迎天子如此 之不負于瑜數語干古事人友人定案 是無曹也玄德在吳周瑜規取蜀如此是無劉也 往人言瑾之通於蜀也權白子瑜之不員孤猶孤 周翰晉萬呂蒙傳

計定而策與職皆死三分之形天所定也

見英雄手眼快處如夾家國手其緊着自各看刺

程音以年表數陵海瑜斯節容下鄉大有作用

其立折蔣幹一段醇限風味循可想見不獨氣能 福精有趣醇醪二語亦自妙於形容是公蓮知己 交若飲醉學不覺自醉英雄不必言想其人何等 然真心為國亦不得不如此普後自服日與公蓮

州用劉表水兵東下也表死之時皆肅急意勒取 間成鼎足之形然曹公所以能至赤壁者以特刺 孫劉并力挫曹公於赤壁驅之北歸而後能以其 奪之理能屈之其情詞自出至誠對縱横之上領 用此般之

其本族自蕭發之諸為亮亦已見及之云孫權可 孫劉之交不深,明三分之形不成結孫劉以因曹 連結劉備不可當時勢雖三分而孫劉之形為 以為接而不可圖矣孫之不宜圖劉楷劉之不宜 可是也赤壁柜幣惟周瑜與魯肅所見相 同然非 圖孫蕭以荆州勸借玄德正以孫孫劉之交而厚

十七

更優卷第十七天三國志三

蒙華一特之事,一事之功未之服及也 日并魏之後戰爭方始此諸葛亮與肅之志而日 主及其臣可以相忘乎日非也弥芝對吳丰之言 之成折而入於晉亦勢之所必至也然則異局之 然被壞之氣不可卒復延旦夕之爺以待可馬氏 爾復通陸遊之計終亦歸於和獨與蒙已自與意 權長主也而孔明王佐也微悔其相關之失而吳 班所成者一事之功而天下大勢 永之總計也孫 史懷兼第十七八三回志三 吳之無懼於操無賴於羽破權之所忌以速成其 勢孤而曹氏承共弊曹氏承其弊而吳之計未為 陸逃折玄德於白帝吳之計得而獨之勢孤獨之 都以避之此借荆州之效也呂蒙取關羽於荆州 亦何皆一日忘備哉關羽職採於樊鄧操至欲惡 得也呂蒙功名之士有圖圖羽取荆州方略極言 意不知曹操一日尚在則偷一日未可圖斯之心 其計豈可謂失哉周瑜以劉備人傑常有圖之之 其九其勢不得不然果操開之作曹至落擊於地 程黄韓務周陳董甘凌徐丁潘傳世事

> 死自當理而用之何但放而已 蘇飛之知甘寧其識力自不凡而乃事 處君與友之間兩不相妨如此吳既聽寧免飛於 或祖聽其言不忍去耳然其為寧始終至矣古人 黄祖何也

碎事子 範日不然今拾本土而記将軍者非 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直復屈小職知軍中細 史 287-596

史懷卷第十七人知图志三

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日子衡卿既士大夫加手 士聚日盛館在遠聞綱紀循有不整者範願整 **主本文策從容獨與能恭能日今将軍事業日大**

朱光朱然呂範朱祖傳出乾

虞仲翔用世人未管一日忘天下孫伯符頗知之

後人之沒綱紀二年題目甚正本領甚大

奠陸張松陸百米傳奏翻

無想古人體國忠君是何禁命頭特達真懇私學 傳委以果事由是軍中肅睦城禁大行○每讀此 精著榜相執鞭請閣下於事日稱領都督東乃授 敗此亦範計非但将軍也策笑無以答選烟便奏 于也欲濟世務猶同升涉海一事不生以俱受其

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當以青蠅為用客使天下 鼓之間講論於成馬之上者是也過吳大帝英主 有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雖一肚幽情語語質增 尚不知故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後罪當長 憐才好文漫然以疏直棄之海易至兩土書求以 故為盡力深有 易象自顯而不可得後思其亮直求之海而存以 佐命中之冠見其次則留心經術所謂習經於得 感知自效之意使竟其用當為失

弄聰明之事也

所謂一人知已不能不追感於伯符云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諸葛俗

文苑傅稱學官南都僦泰淮水閣讀史恒至两夜 有所見即筆之名曰史懷即是編也其說雖問 左傳國語下及三國志驗事摘錄斷以已見明史 **创獲而偏駁者多蓋評史者精核義理之事非掉**

史懷十七卷號

明鍾惺撰惺有詩經圖史合考巳著錄是書上自

史 287-597

解矣 一及四字使人悚然於天人剝複之際亦可謂著為

無異禽獸觀乾情反一語不及恪功罪而哀生情 樂極則哀生又云身處台輔中問歷年今之許事 首懸市積日觀者数萬器然成風人情之於品物 諸爲格死後鄉淮城均表乞枚葬格云格父子三 玄羽外編 六種四十六卷 (明)張大龄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張養正刻本

四十六卷》提要

能屈也子過眉中適玄羽抱病不養 非益州刺史李強下強切之任謂雄 平師 圖七 者也其所著、 州張玄羽葢學焉而仕矣不離乎隱 也千承之蜀中尊賢樂道之想不敢 斑也張冏思侍御同學相契刻諸金 曰吾真得君. 质布之授予舟中長江寂莫左 私事有體即君平之不作苟見 阿思之于玄羽朋友也玄 序 一快因歎子雲之于君 冬一日閩中曹學住序 候之門今幸以侍御而序其所著作 已不亦迂闊而遠于事情哉辛亥立 乃可謂真得玄四 Ξ

是 家 興 国 女 隅 種 氽 有 呀 合 爰 其說 也盖 子華子吕 ; 俞 刻 得 里 羡長縣各 自 台七 語 中 玄 軱 六家 合 編 在 張 有 著 羽 馬 恕 捐 名其刻 指 外 為 玄 氏 鄱 載 ナ 俸 宇内余承 掌 書 羽 縞 略 春 種 議 重 陽 序 諸 先 有 一样之 之外 氏 謠 秋 而 在 種 Ł 論 茶 貫之合 矣 而 · 余 先 \$ 有 梓成 盖 載 厥 乏 ?_ 信 1 里 是 成 恒 自 有 陪 î 有 中 因序 議 名 色 京 125) 刻 有 西 Ī 等 部 官 之 屬 南 之 隨 興 1 為 者 Ž 究 愿 横 勝 有 短 為 朋 篫 氏 氏 而 也 舉固 管見 也 也 四 議 レソ 誅 善 史 弔 持 至 官 3, į Z. 12 善 奇 全 Æ 自 孫 而 諸 丘

斷案者子 **外稱** 太 過 太 序 家廢 過 不 史 文 史 氏 刻 長 常 相 各 莊 部 具 論 要 中复 者 者 姓 掩 有 子華 者 者 議 于文定 論 杉 流 枸 長 所 官 則 劉 一颗 孿 固 長 乘: 浪 而 代 压 育 子吕氏 勿 總 王 ħ 不 而 祈 而 有 才 到 多 弇 無 沙 論 -E 剛 之 型 其 失 恩 傅 P 浪 破 而 各 州 き 人 沙 子蘇 利司 近 近 有 近 短 史 氏 迁 不 而 刑 者 箑 部 r 顶 可

隨 而 午 資長 不 經 其 壽 路 名 此 諺 羅 轍 オ 而 何 也 寬 質 亦 穀 亦 格 足 右 抱 RP 中 千載 不 州 不 而 Ŧ 縱 恠 前 子 恢 Ż 至 至 故 不 為 其 宏 乎 之 者 序 経 于 濫 其 于 獄 於 源 之 玄 議 溡 舉 也 委 嚴 為 究 者 識 奫 77 官 調 戀 天ル 數 不 毛 而 綸 矣 之 述 先 Ž 炙 + 集 必 黏 不 正 之 生 失 其 R" 岢 袻 季 擬 朋 訂 場 外 而 本 不 Z 子 不 次 不 1 固 顓 ند 碩 鍾 上 カ 為 動 早 第 而 丰 非 精 矣 溯 绝 無 主 乃 循 竒 挟 恰 足 于 乃 抽 諸 Ż 趋 史 83 좚 途 毫 史 而 次 與 経 幸 家 無 者 史 鳴 倫 季 2 長 外 学小 幸 水 至 因 之鑒以為是子 自 漢 乎新 不 Ż 今言猶 得 先 先 垂 書願 可 子 矣 生 生 4 髫時 杰 _ 都 也 其 之 之 序 有 與 代 屬 謝 不 敢 綸 論 在 用 已柔 先 ひん 而 少 澒 忘 史 史 さ 耳 生 緒 獨 連 為 也 所 嗟 文 辟 ルメ かく 同 論 史 K 集 才 自 為 非 乎 知 咡 地 此 扩 涯 而 哉 色 余 徒 他 文 之 更 非 于 置 之 49 交定 娷 贝 何 託 日 與 1 徒 堆 出 廾 若 能 臣 可 之 疋 先 奇 生 自 于 空言 當 校 許 能 失口 生 然 깱 7 集

通

而

暑

Ξ

₹.

訂

史

淪

敕 調 石卒 Ĭ: 詩 功 JŁ. 史 則 江洋眉州張養 32 者 在 俞美 治 叉 俟 雜 先 南 續 言 生 其 京 共 有 斯 貴 後 叓 則 正撰 HE 市 Ī + 集 五 道 瑣 飢 部 卷 語 之 亦 汗 雄 御 所

治日常多而亂日少三代以 魚臘而冠裳之建山 異建也聲写 系含重熙海天 死離而後 垂五 日少是以后啓少康之 合欲合而復分常數百年而後其 商而我也 才列平中而三光明平 直岩循環然蓋常試 明可配乎問晉宋不得 玄羽外編 明詰甲戊乙 眉州張大齡 張養正引了了

製着 燕雲 间也 如 水矣而劉下邳則幾一海推秦失處姚襄矣謝玄劉 以漢字音而 占占西寧自帝 劉銀據關東未下 一謂晉不如宋可乎守 全卒之杭而廣廣而閩閩而海上 無論漢唐即 桓劉謝狼視虎吞中 漢趙倫 石季龍季龍弗敢抗 煽 晋亦弗及也晋武 如晉武之渾 論也 五胡雲擾而後 未還以晉不 列國恒 件之 復職為三國晉人 想不 へ 擁全燕 八自尊之詞 平心較之周 也既 宋自 平吳之 ķa 而 含品 桓南 白 而 萬 伯租 獨

治統也所以者何 7 學上 以治 弁及 有天 尺為生民請命六年而合之 這字而有天下也素為無道海內產的所以者何蓋禹湯文武德体乾始功 統不知两位 之也且 寂寞開 纖五年而全亦 洛尉聞 國 受亥文皇帝以 下之謂也渾六合之 太祖 月月 以忠厚而待 卷 桓 文七雄之際又何得 是之行 大呼准甸凡 道統之說宋 間必欲并漢 統不相涉此 命實由 臣以禮 也井可牽 旅崛起音陽 合以正也 不人先已自負而并與人謂也不得以差有緊 簷而 旦左在 調 常 蒙古 日月無光 因道統而 強 滴 知所 也 能 櫅 宙 講 間 四 也 者 謂 或 明 天地 樂更 百 史 287-603

倫洋矣至延陵李子則數數致意馬春秋書曰吳札 孔子叔列嘉識上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 馬 然之運也始論之以俟達觀之士不敢爲信耳者道 卷同 得來合而強擠之誠非私意獨見亦竊窺于天地自 īī 代选運若循環然夏商周漢唐明以至無窮皆不 不得以私意曲筆而猶曰漢唐宋也予為之言曰 П 建康臨安地益同也祖逖宗澤俱發慣而死 也彼其間雖有賢君功過僅相準光劉宋元嘉 延陵季子 直亂蓋同也晉有懷数之行宋有微欽之廣聲 子得以蠻夷與中國 時會以札故也檀子曰 祖狄金大定五季顯德即閏統夷統亦有賢 取那有五馬之 為康王有泥馬之應起 八也于睹古今載籍兄弟讓國之事太白白丁之干禮也其今矣乎又為之親題暴養深 **秦數人可謂宇宙間希曠而宋拘攣** 略古令載籍兄弟議國之事太伯伯 合而 離有由也五季寫 國檢 盖同 點

度當時事勢而妄為之說者也夫季子在齊知齊政心順季子畏忌季子也而譚者又謂此時當受此不久矣故闔閭取諸僚而致之致之者不容不致也非非其心也天下知有季子久矣吳人欲得以為君亦體閭逆志成季子無可奈何矣闔閭取而致之季子 與日之變而能為今日之所為故不為福先不為福 延嫁終身不入吳國季子寧得已乎賢者不欲逆揣 子兄弟相殺無已也斯言也蓋亦無可奈何矣躬耕 子兄弟相殺無已也斯言也蓋亦無可奈何矣躬耕 对而次及札何者虎狼之噬蜂喝之螫寧問智愚賢旦致之乎季子季子果且偃然而受之吾懼剽僚之謀所以刃僚取吳散財養客數十年而幸就就而一早滅豈不知闔閭之為人彼闔閭者陰狠而忌日夜 将有歸在晉知晉國必有難聞樂知衛之後亡僧之玄羽外編人卷一五一號 欲潛消闔間之逆志以安吳國豊意其終不可馴哉 未返非讓像也像立不得已至而君之耳君之者亦此語似是而非夫季子讓諸兄其心也事千少月可 札讓諸樊為是至餘祭死夷昧死則 者亦

為名而已以其心揆之人倫天道以其身度之利害福祖是以於於太之如解重負孔子稱夷齊無怨意之人倫天道安也礼豈服為不容不讓也而讓於所以是人者發行內而不惜曰吾欲已禍也不知其之之為名者裁後世睥睨君父稱取大物者往往羽同氣之人倫天道安也礼豈暇處後日之基禍而礼亦豈之為名者裁後世睥睨君父稱取大物者往往羽同氣之人倫天道安也礼豈暇處後日之基禍而礼亦豈之為名者裁後世睥睨君父稱取大物者往往羽同氣之人倫天道安也礼豈暇處後日之基禍而礼亦豈之為不足信也夫矛盾不同用言殊器也無濟不知其極心皆鹽閣之論不足信也夫矛盾不同用言殊器也無濟不知其是心皆鹽閣之論不足信也夫矛盾不同用言殊器也無濟不知其祖孔子未及音及一种之生平义其情之旣而幡然悟官妻子不阻以其身度之利害。

蓋無斯須失禮也孔子宰中都男女異途斑白不提此以往而已而晏子所以事其君與所以聘諸別國懷然有志三代之英而惜文獻之不足尚有用我執 然恐具世而後國其國也公曰善哉奈何晏子此君之言則甚果焉昔齊侯與晏子論陳氏厚施 禮也當散示之若彼矛盾藍循年馬走矣而乃所告 口事故我不能矣吾全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 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 **佐也獨聖智者必在愚也晏子而果佐耶** 所哉薰獲哉馬牛走哉夫害正者必邪也 不能殫其龜信斯言也而晏子果厭禮哉使其果厭事者為晏子阻仲尼之言曰當年不能究其禮累世 靈公曰俎豆之事則 華禮子插相事却萊夷隨三都禮平不用而入衛告 一史日阻仲尼則第之矣孔子自幼以知禮聞而 達禮者也孔子人 明也晏子之所譚亦孔子之所蘊也而好 卷 管聞之禮平然而孔子之 周師柱史之後其道益精 **斯在腦而獨過信傳** 一而果按耶在愚人也 上上 史新 對 2

辨也仲尼管日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國語云排忠任愚之旗聖詰而不遺餘力此不待智者而能 計社稷而欲 七く 在景 何度之以其身度之耳彼固景公心齊之臣也為 育上 况孔氏乎 善其言而卒不用 季孟之間待之既 而善其言而 不遺執蓋而獨阻仲尼反若邪 不力薦者非不知孔子也度其君不能用耳 公詳略不同而肯則 排孔氏之論不足信也且晏子 以禮消其未萌之亂乃猶枘鑿弗相 由此觀之孔子未嘗不知晏子晏子 个日阻無乃所以自阻乎晏子以禮 知禮見阻吾固曰非策士誣平仲 不用者則 而亦不能用也今便孔晏所子之對亦不過曰君君臣臣 也國終歸於陳氏非 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皆 春秋諸賢礼 景公所以待 之害正依之 子所敬慕 一薦賢不 打異親 不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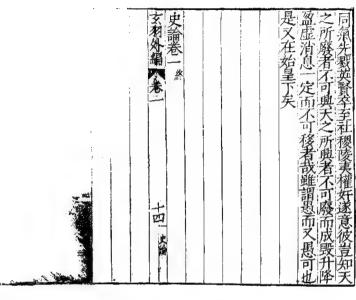
分臣主之義公家美人嘻笑後過即欲被之請而不實非容顧又云民家之行汲者耳下平原有君民之 臨民 君門 逆之 引動型警至於如此想此人亦客中之矯屬者平 跚之夫即欲以竊笑之故奪王子愛¢而取其頭玄羽外編<巻一 九 · ** 太横也即或未從初未嘗以勢臨度者第云唯唯 顰笑喜怒間能關三千俠士之去就也然而躄者 平原君 千珠廢散去過半不知度者何人其聲煽 無乃策士彰勝之賢而爲是過高之談乎 建樓以處姬妄類非佳公子所為而行汲滿 仲與彼哉子西之 而門 而 頭平原君不即殺賓客去者半 前對日客去以君賤士重百 |傷同類而共棄之也予不 赫而 何

民也吾觀請頭而怒諒有所負容去其半京有所望平原嘿嘿不即謝客是以去耶則躄者必非平原之同叔子之干卻克耶殺人重其人而不平干婦人笑 陽夫人之 玄羽外編《卷一十一史》 公子於質於趙者不得歸而趙日苦秦兵趙人 景附耶不然將出於游談者張皇奉謝以為諸 知安國君為太子有子二十人 赤幟而輕信者取而附之史不足信也 子楚羁旅困窮禾見名色邯鄲絶世之姿可以王麟立剖矣華陽之說進而子楚位定矣此一 数金玉山積壓田編天下猶其小者而又陰以 馬以此術取封侯上相食十萬戸家懂萬人名觀不韋居秦公子之事所為散金釣奇者其術 一紫於趙國者重而平原劉愛以請罪士又聞風三吾觀請頭而怒諒有所負容去其半京有所至 呂不幸 堪肯收之他日博大富貴在此矣玄羽逸中 賈人子以居貨為事而身累千 獨無子而其力之能立適也於是千金へ 為帝王如持券而責之無寒焉其六術奈 重其人而不平于 又知所罷幸之 金 孀 日見素

玄羽外編 主流 擾天關者耶夫莫大於天下而可以術取莫貴於 就在席間取之而不遺餘力非所謂智件造化而 之名平密令其客作為八覽六論十二紀號曰呂將相靈爽威命出帝王之右獨不可于此時竊聖 為太后與不幸淫通無厭又進善房中術者燯之生死聽之矣兩君速斃此五竒也子政既立 而盡塗天下之耳目此六奇也六奇運而富貴立 一種已得 百年之疆國數十世之經營是堂一 而趙人不知又私以賓客游說萬端治趙君臣一奇也子楚出而幸姬在趙政循隨毋乃臣置之一之怨其欲坤心于子楚者何限而又以計出之 可以巧奪獨聖賢之名不可假耳不韋曰吾己 相繼物故誰所爲也不韋之金已通神而 □入后絶変之而不韋得脫坐相府以正治國心與不韋淫通無厭又進善房中術者嫪毐假犯聽之矣兩君速斃此五竒也子政旣立邯鄲犯聽之矣兩君速斃此五竒也子政旣立邯鄲 竒也秦趙之兵日構趙知亡在 一成命山帝王之右獨不可于此時寫里賢而巧奪人主從賈人子時有之沒今身都 立機師此四奇也安國君立一年楚立立趙何以仇孺子而速禍不如奉姬與了 紀號日呂氏 旦夕而

賢作述事亦欲稱之自開闢以來稱大盗者吾必以 長生不可得則欲由 **监者必衰泰者必否將來者必進成功者必退自然** 於是始之以泰泰為初春之卦无是两者循環無端 世處夏商周當至今猶存何以今應景命者送起, 軟氏當在有終古何必使攀龍髯者長號使傳可 不幸滅秦秦政方壯而不韋族乃知天道之不可 、矣嗟夫騫滅六國六國未亡而秦先 其身也術雖奇竟何益哉 一世傳於萬世夫使人生可長 一天下又求長生知

盈虚消息之故也高祖震疾呂后召醫至高祖怒口 水活也促去既而與黄金五十斤世祖過南陽給養吾提三尺劍取天下豈非天平而奈何命我就賢子 祖世祖所以得稱為大英雄者以其明於成毀升降 平昭烈臨終謂武侯曰嗣子可



及日 必能正法何以明其然也方帝欲托孤時光讓日臣 同侍武帝武帝 が自 新外編 右呼曰弄兒常坐上懷中抱上頸一日偶在皆 之必能捐私以此也日磾有幼子武帝受 其終始者是赤族之禍。智怿於所蔽達見丘山 一片既逆而護其終平吾蓋試日禪之必能割愛 法而身歸司敗庶幾徽龍於前功而得保其後 妻顯之邪謀既遂而子孟能毅然發露其奸干 人戲日磾見之曰此產亂之漸也取弄兒歸殺 金目 禪遠甚使日禪處光之地必不進女當顯之 弾. 時子孟若無進女之心妻顯必無行毒之 有醉龍於身而借樂於女也者吾蓋試日 日磾曰臣虜也不可使匈奴輕漢力辭 天惋惜而益重日磾夫未逢而 俱重之以為皆可托孤吾以為光了 赤族之禍光自取之昔光與金日 有未梢之私不割之 而 不見目睫吾未覩 愛則 明奪 所謂不割 於所 碓

文夫, 成武不能屈不圖伯喈而一至於斯也董卓旣 車滅族之言一舉而棄之與荀藥同起孟子所稱大 更以厭服海內吾意中郎必死此時矣生平所學者 更以厭服海內吾意中郎必死此時矣生平所學者 董卓入廢主弒后將移漢祚周佖伍瓊勸其舉用賢 董中人廢主弒后將移漢祚周佖伍瓊勸其舉用賢 東白之死則卓之黨也不謂之伎而何等死死于卓貞臣游蹠蹄之門者必非端士也允固以應卓之辟哉其實原於重卓之一從所謂袒禄産之肩者必非哉其實原於重卓之一從所謂袒禄産之肩者必非 珠之後即所謂本末華刺者也死于卓辟之初即所 使传人執筆在少主左右令吾輩受 所寄班馬之後非是莫續允日方今海内多事豈可 幾死而不死逃留受越變名姓雜漁翁釣叟者七 盡善也中郎忠謀正議侃侃立朝愈入 飛亦 早矣當時諸賢敢者皆言禁岂曠世逸才良史 買怨于王甫之弟再遣其黨為陳留太守必欲殺之 我死而不死與妻子同從嚴煌幸而得放又觸怒 **哈學貴天人名滿四海而允以依** 發數王九千坐間收之自請則足以成漢史 余那竟死于欲 指之豈不穿 内豎族之

伯皆儻其死于邊或死於吳越又或死于卓聘之初及李固陳都軍忠矣而才不及以漢庭無出其右之衡王充軍文矣而學不及班固馬融軍學矣而忠不 婚同志卓安敢以本述所不敢行者而悍然行之,他本述雖於竟不敢加非法于二家今伯皆與申恩縣公孫述之於李業亦嘗以死懼之矣而二子弗然無死而伯喈處死若此不亦深可惜哉王莽之於 田孔之黨雖死而人猶謂之逆賢哉閔子處亂世未 召亦号嘗即往耶仲由申有亦一時豪傑之才 **公耶** 有若斯之善者也黨末諸士吾獨以伯喈為賢彼張 不偉哉烈丈夫而若之 比海營稱孔文聚為龍且謂公與操不兩立 孔北海 之羈絆哉一登其升與之隨波上下而已自非奈何耳噫伯皆自揣其德可以絕猛戾之卓而 而輕用其權未有不敗也孔子雖不拒二 安知其意非欲絕權奸而就執物乎漢祚已去不嘗應公山肸奚耶不嘗遜陽虎而唯諾干葉以曾之賢而子高聲議之徒以應卓聘一事耳 好而就執物乎漢作已 程中吾所 邛 史 287-612

位必不與賊俱生元直特幸而苞婚不幸耳元直未溫婚使元直處趙苞之地必不與母俱全居溫粉之 玄羽外編一卷二 忠孝安在故徐元直可以律王陵而不可以律趙有 母遂原死天涯為隴西羞苞若不死是又 不易之論而服其心者也夫古之高強如溫太真者 以存國社而卒冒不孝之名真不幸哉而此心固可 **亦皎皎大節翹楚于晉庭平當天下多難舊不顧見** 為輕而君為重此所謂低品輕重別自言之至當 於天下後世也持論者不以身處其地而原 君為輕而親為重查粉業已許國故 若每懷匡濟以為非操莫可以定海内故欲借其力 關匪細隱而不言竟何意乎漢室陵遲*羣雄競起*文 謀也其於曹氏有魚水之契肺腑之親伏后私書所勸操奉迎以來摧破諸表克定劉表宇内略平皆其 操遞揖而退行至壽春飲樂死玄羽逸史曰文若自 為后操日令朝廷方有伏后吾女何得配上或始以 殺董承帝方為報怨完懼以書不荀彧彧隱而不 曹操殺董承帝不能平伏后私與其父完書云司內 玄羽外編 錫之議彧不可始大疑之 書意生之操幣日若何不早言於是疑彧及養 事洩操密為之備或恐操覺乃求使至都勸操進 以與劉及蓬蒿既安曹氏舉動非常文若業與共 揣百 竹然亦未管頃刻忘漢顧操集點勢力既成 里人張養正問思訂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玄羽外編 其孫級機於豪簡像過其祖俱用殺身滅族永嘉之震之清白二字文可如是乎其子遵邵奢縱過其父後麗厨饌品味過於王者而己蕭何之垣屋不治楊之圖而曾所以謀家示子孫者祗見帷帳衣服窮極 弘遠又非拒諫之主更不聞有一讓言為典午之社 然而談矣荀文若在達 也及何級被誅何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子玄羽逸 其可得乎 大口曾為開國宗臣與司馬氏義同休戚武帝識牌 下法於京其弊猶努曾旣竊歎武帝無經國民而徒與子孫譚於私室屯臣之用心可如 心以為報漢之本圖可對天日事之成敗命統端既開始有易后之言及曹操終疑文若 循可延文若既死蓮 乎能意伏完性怯钱事 絕所謂善子貽謀也者而曾不及也魏史称司馬昭 自過江以來德業相望交映金紫者垂三百年而不其所訓誡子孫俱合聖賢經典而後嗣亦能守之遂太保祥亦位三公而謙儉孝讓門無襍客家無擔石 不上不能可國之亂下了一大博物君子也而蹈連問 **火火が去當可為** 可去而不去世以茂先 馬自古才智之 ~會必勇于爲去不决則身~士何害不遭變故在可去 三五萬三何大鞍哉

自

故同時

讓又悅而服之說以霸王之術養讓遜而不敢始 玄羽外編 作火髪とテートとという人の以東塞剛大之氣事而得天下不為天天下之大可以東塞剛大之氣 聚連戰黎易奪據回各旬日之間有聚百 公孤立欲何為哉昔更始殺劉伯升公孫聯权實維士信程較金華俱號萬人敵各鳥四 恩不為不厚矣一旦聞飛語屠之几席間如雞豚耳 之難逃竄飢終濵死矣翟讓收而禮之數進所策和 之聚死解土崩而莫可收拾勢也亦理也故聖人曾 雖欲振之而人 惟以義生行一 始若两截人者蓋當試論之古人行一不義被 不有天下而此心不可有一毫愧作寧自脫身玄威 公之就全軍而聽之而密乃足以展其才則讓之 公以爲四海可指揮而定矣無何米盡衆散軍敗 江都而風伏諸帥晚東京而被魂傳檄天下折來 命長安鎮望自司復以孤旅造通死於窮山 逃逝上著雄名矣卒以亡命之身驅馬合之 卷三 八不服雖欲伸之而人不信是以百萬 一不辜剛大之氣先飯矣吾 《將如秦

There as at all in

恶而伯今君已納聽去齊秦之主說遠而驟請自將者必逐忿者必誅而二臣始為之委賢是以齊秦暴 臣臣奉精白以德其若上下契合有同魚水間 不知大下曾有君臣著是懷畏而 動君心伊學際自消內外無問主意釋然而後 橋強冠也及質蘭進明邊說已進惟宜積誠意 正君臣智肝之日非坐嘯高談實客酣宴而可 、多稱 暗德器 有王佐才一 所欲為不則奉身而退以全名節而乃自請將 敗而廢恨其用之 丽

本文学、 一大学、
類其無字芳規推節草草在人耳目蓋未可輕議者震動去為國子博士也縫掖傾心出治道州也達民 獨守不婚之義忍令陽氏之桃自我而斷耶仲尼為 中條也董其德而善員者若干人 麥更會計即當為乗田牛羊即茁壯長林月即稱可 可不行問公孔子城之所以為高者乃其不足訓平易之道孔子中庸之學城誠高絕於世天下而 、踪跡詭繳不近人情寫所不解為使天下而無問 年即稱有成當憲宗多事之時居讓淨可言之地 一井為動夏客游談者規切之醉弗聽不幾於中 年結舌而飲醇 能官或死將何以解於天下乎疑公之生平學 一弟俱令不娶可平朝政日有關 日裂麻以塞責假令六七年 也而何 論裴延齡也天 獨以 不娶爲賢 可同

辨則 /遊鄉 則為惡者無乎其息矣玄羽遊史日歐陽公之 朱温 得成其為國亦不得成其為君而獨温成之 公諱匿之天與其不可測之量者也 之器而本傳日至人一則日時事 為相之日侃侃無後故 可知矣區區自朝以 也然而 知惡名不

成國成君不知安禄山朱泚李希烈李懷光亦嘗稱偽而帝之賊而崩之奸雄業已誅滅伏法矣而猶得不謂不没其實而人知惡名之不可逃乃僣而梁之 即為莊宗所滅昭昭乎莊宗可以繼唐而温在 信乎而奈何獨以梁而 不成其為國亦不 **晉豈三人** 史 287-620

P. 7				対人が個人の同語をユベンドラセ大らは記	回外市旦無不敗の赴雙之論既平お君子が上戸	個福	主而托其女異日子孫俱	者其始自謂得計不知福至而禍先萌焉何者其心	則	移輸	施矣回邪于去就之間一湯	而要之正必不可去也若雙也業已知唐祚之衰而	分而一切多之時命焉即其中變通盈縮委曲萬端	其禍責在我視至了盡吾心賣不在我行吾志畢吾	将 清 男 不 下	不可知之福以敬存之志脫不必然之禍不如守正
淮之南北曲端吳玠吳璘出入于雍京梁益之間各韓世忠岳飛張俊劉鎬楊沂中等雄兵於止之東西	與李綱董分夾而治傳變張所經略兩河重其守備人假令高宗納宗澤還京之議獲歸河南使如澤等	或戮或罷收其兵柄自謂廟等 盡誤而拱手揖房而	心太重而奸臣	骨建歩中 原	之的監不下令書之下不可見了之轉作左間翻二一高完涉江党草鎣石學工會初名柳米金火瓦戶里	F -H1	以地而卒不能有其尺	單	以為黨遂雄據交結父子相繼而後朝廷行始息事	者又河北李寶臣等俱以贼將歸正僕固懷恩欲樹	方建立奇功大難削平而諸帥有難以遠奪其兵柄	唐自安史作逆玄宗西幸太子入靈武李郭起於朔	宋高宗	里人張養正冏思訂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史論卷四 玄羽外編四

が表示。 一大学の 一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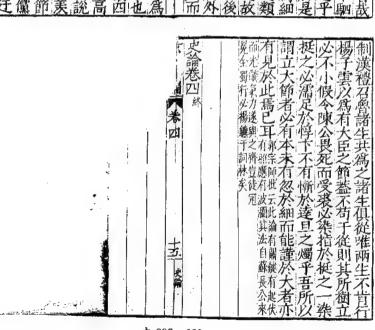
量 而天下俱遊干強弱小大之天是所以為取天下之量,其質容運緩之謂乎我無強弱小大。今天下忘乎我是所以為取天下之志何以謂 天下而不與是真能取天下者也且何以謂取天 付司空播種付司農教付司徒刑付 腎治噎而甘心 操有取天下之 が才語日巍巍平舜禹之 人言出而二 一志豈其陰謀圖大之謂乎計安天下而忘其安公下以為才是所以為取天下之才何以謂取天 才豈其我山舉點之謂乎不自用而用天下 無取天 天下者正坐其志之不立而不關於量者正坐其才之不足而不關於志曹操 用天下而合天下以為 有天下者正坐其量之不 志何以謂取天 下而忘其安并

是而違吾君於君逆子社稷便亦弟敢不違此古大任之由是而從吾君於君順于社稷礙即州敢從由 能死非難善其死為難要死非難不苟要為 社稷不知有君非不知有君也社稷安危吾業以身事是君也知有君不知有身其任是社稷也又知有 一量也無惑乎延祚四百断而復續骤而復起與三 真志真量也如此而可以断古之

象所不與矣而 尚為許其君以立此非智也死無益若承蜩然此固里克之能亦助之者聚也可見美齊 在而召立之封少子奚宵以大邑聽驪姬隨養晉國玄羽外編八巻四 信觀荷息之所以死而竊為斷之夫里克兩紙其君 夫匹婦殘姿賤隸之自經者哉吾當日前息之所謂 堂堂平社稷臣所為而豈至甘於吾君之私昵蹈匹 奚齊曰此邀諸孤辱在大夫息乃曰齊則君之靈也 百息無能為此非所以安少子也公胡不求重 公歲敗晉荀息不諫其失二及寵冠後庭申 難無復作而君臣兩安矣公雖不明亦迫於勢了 鳴國本搖晉社動息又不諫其失四及公委之以 從即不能從以死爭之此時若死重於泰山是 荀息養成之矣當獻公托孤之日息若進言 之出亡人皆以為發自内庭 諫而重之以一要晉國之 也两冲 舌是必 耳所 難雖

即計 奪心不可貳此為真臣而已矣北魏高允隻 可久可暫可常可變可生可死而 两 史 287-626

於已彼以爲吾既與浩同其功安得不與浩同 為大武所誅然則不欺之道允所自信以此教 薦允共事浩於北魏立國之初據事直書 律身是素所蓄積非旦暮之故也當在浩修中 播萬口乃誘議沸騰謂浩等暴揚國惡時則 何物 亦史法當然不意用小人之言勒石衢 一級倖可以不死死亦不娓於心黑子 百太武聞之高九教以實首詞死仗勿欺 乏難至而避 (不及然允云不負霍里子彼其所以) 之友不可賣而賣君不可 間况我初所 且臣皆 而易其 原浩



史 287-629

周太公夏交自が選子 自吾國者其在是子平因名曰昌是爲周文王初士 與者是太伯所見之而遠避武王所聞之而致問 太公望太公望日基言在丹書于是改 者也其後陳倉二童子化而為維秦文公得其雌 玄羽逸史曰 尤多怪異存而不論矣丹書之報則養姬所由 書太公拜受書藏之是日有姓氏誕子 玄羽外編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張養正問思訂 \mathcal{F}_{i} 世祖光武皇帝秀微時隆华日角受尚書于 乎次日以聞帝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帝崩昭帝 沛矣季每匿于芒陽山谷中呂后求而得之曰何 病已方數日亦在緊中望氣者言獄中有天 **入子據以巫蠱之獻男女皆死皇孫納王** 上林偃柳後生蟲嚙柳葉有公孫病 周赧王五十九年秦 無辜死猶不可况帝之曾致 一十八與兄伯立秀在坐乃拂去 六国之

意即棄不學及長長八尺餘 項籍字羽楚將燕之孫與叔父孫殺人避仇吳中吳 周禪受命之夕日下復有一 營亦光統室異香經宿不 問檢校司徒趙弘殷娶杜氏生子匡胤干洛陽灰馬 於苗訓知天文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兵變 受命之初乎然金元夷統亦有積應無怪宋世至 謂偶然也後來偏安江左渡江之時泥馬親送知 世宗皆于文書墨中得木長三尺餘題 香被之瑞微于襁褓哉以匹夫而開三百之基何 丁時張永德為前殿都 玄羽逸史日藝祖微時所至之地紫雲如蓋豈時 工大夫皆出其下籍年十二三見始皇帝東遊車 少儁 可取而代也 阿護迪哲挺生彼肅代二帝俱有 熟檢乃命匡胤代之竟受 散仕周慶官殿前都指揮 梁帝之教以兵法通其 力能打號與权果起丘 日黒光摩湯者久之軍 七一史為

開乗勝獨克師行有紀郡邑豪傑至風降附聚號一葉枚萬民之命奏大悦咨其訓诫以為前将軍遣 萬名震開 玄羽外編 封冠軍侯後屢出塞擊斬前後八九萬級益封三萬 校尉從青出塞擊匈奴將八百騎深入殺首廣過當 不信也年 遂成蘇粉不二年而宰制寓內不謂為天所挺吾 百年極暴窮威混六合而 玄羽逸史曰重瞳英武雄 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秀留宿以生遠來寧飲仕乎禹曰不願也顧明公威德加 十四四 八事說秀勸其延攬英雄務於民心立高祖 為大司馬驃騎大將軍貴龍漢庭無二 · 况之子况道弇歸長安路聞王郎稱成 十四威震天下烏江之刎 十四封侯拜大司馬中與二十八 十謁大司馬秀 鉅鹿

封好時候 丘欲卒取 玄羽逸史日劉元海父子總角遊京師門 益

帝不能興岸戶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文武及 終灌無文隨陸遇高祖不能建封侯之業終 五游太學當謂同門

貀 將來之義平翼改容謝之而私謂堅曰鳳慷慨有 氣然很子野心終不為 蓝壁滅諸部并其聚熊從此殭 八兵與垂共復燕業 玄羽逸史曰慕容自愿晃以來世挺豪僑 · 於家桓之子秦王堅伐燕滅之桓死節燕士 管以穎朗之識發于重儒之齡而恪垂兼資文 欲建忠而不遂此 万以十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屬色日 武宗戚降秦鳳年十 鮮甲泉容廆之 八隋末大亂羣盗各擁數十 **滬歎曰孺子能及** 部忠義彰于本朝私利歸于我 し不若數其罪而討之 少子愿世居遼東民夷歸 八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爽勸 八用也既而即 秦權異見而奇之謂 堅敗于 如翰如 一言于 則與 破 唐李勣既責顯毎請人 有外編 後歸大唐為行軍總管 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意有所不愜則殺之十 認第以全驅命保富貴之心太過 玄羽逸史曰 死非戰 掌盗也見利忘義至老不 言垂李氏無窮之禍彼 **六公忠勤幹濟足爲**

耳

會大雪森王不能救八日城陷士信不屈,在原率號銳潰圍出士信乗之以入黑陸 率號銳濱圍出士信乘之以入黑闥晝夜急君亦不能守士信請代秦王母高以旂招君 略順十萬衆莫敢當自是海戦先登羣城推 士信之勇其猶在叔寶敬德之 立已就淪物嗚乎情哉 將首原 空中以稍 頼됐 右平 史 287-635

毎 拜德公于 林下德公初不今止士元其從子也左 引孔明為臥龍 龍士元為 鳳雛而自號為 水鑑孔明 裝陽 龍德公與司馬德操為 友德操善知人常調諸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也汝南許劭素 張養正冏思 玄羽逸史曰管公明揣何鄧此以其貌知之或唐滅蜀必矣而二子皆不還或問其故寔歎而不荅師師十萬伐蜀或問于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 年温帥師伐志屡勸會稽 明山知平 É 不所

抱跳下 必得則不為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耳已而皆如為憂惟惔以為必克或問其故談曰温善傳者也不漢拜表輕行朝廷以蜀道險遠而溫孤軍深入皆以 **戸後為深武帝** 失精鑑鑑知劉裕則於王之偶中耳遇高祖當與傳粉大家所能畜也恢亦無可奈何儉識蕭郎不 弘與兄弟王皇首等宴集任子孫戲遊僧達 地作虎子狀僧綽正坐来蠟燭珠為屬皇僧兄弟王雲百等宴集任子孫戲適僧達方禮 中刺揚州錄尚書事位已上劉毅等不 史曰劉恢披忠于會稽儻聽其策温豈得 見而奇之曰蕭郎出三 ≖ 駕取固非 之時而鼎又知江東氣盡木星一周而玄羽逸史曰來和韋鼎各以術數知文 玄羽逸史日王 · 贾田宅或問其故鼎曰江東之氣盡干此 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子公 騎常侍韋鼎聘千周遇堅而竒之謂曰公 何其明也予獨睹王氏子孫自晉以來史曰王公以嬉笑遊戲來諸子之生平 謂楊堅白公敗如曙星無所不照當 門一台詞 然恐終危

ĒK 問題德間南唐韓熙載入朝歸唐主私問 其狀貌異常又諫其父勿以馬易漢物他日必為 玄羽逸史曰武惠王嘗薦其子瑋有將帥 玄羽逸史曰 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宋太 自息月ントで見雄勇得聚心下管使人見日君異日當柄用須留意邊防酸目何以教 惠王彬之子為真定總管時王殿使河北往 趙點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及陳橋之變唐 可測 當五代之亂知天下將太平 卯歲五星聚至自此天 同為陳官嚴 固質質也嚴 五星 之交河 蘇洵 起知江室府莽進翰林學士上護前自用所為迁濶萬一 神宗召安石参知政事士大夫相質得人 曾公克薦安石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收監見 行為翰 韓琦蘇洵呂薛張方平李師中數人而已 欺問富備司馬光亦以為賢知其不 果病耶亦有所要耶曾公克口安石真輔相才 繼 日君相旰食莫知所 士大夫恨不識其百神宗謂宰臣日 見歐陽修修甚重之時安石名極盛修勸洵與 公不可及 石力辟石命韓維呂公著歐陽修共推 選敗死璋密奏宜因其養落發兵襲之 林學士則有餘處輔相之地則不可常口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 太宗不從又以元昊瓌 年西部遂無當 安石屢召不 **司馬** 史出 使無遺

琦

輕信 **秦鳳經略使李師中初仕川縣邸報包拯参知政事** 出自是未管與語 河外編 游 仰屈然而已豈其見 維呂金名官納歐陽修司馬光俱時之偉人後有呂海三人之見不謀而同皆所謂卓越之誠也韓 制是改新法安石欲殺之帝止貶 尚一世首發之者蘇加首言之者吳全首彈之 果如其言 王安石眼多白酷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 好回考人 羽逸史日安石木用時敢于矯激以文學行詞 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知鄠 冒 彈文新参政也光愕然曰聚喜得人奈何論之 入朝光審問海曰諫議今日所言何 **芳平日人** 亦為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 万平項知皇祐貢聚或 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為人 人传し若用 稍有魏色恭而初年亦喜安心 八固難知也方平日謂安石乎 種其文學群為考 判汝州過應天 事海 世 亦

孝武帝欲立皇子弗陵而 兵帝所孝景山吳越七國及拜亞大為太尉將三十 漢品祖疾甚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 安國善張沒趙聖皆言其野及拜相禮部侍郎晏敦 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宣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 正上所為哉愚謂安石終于翰林學士奉僧終了欺立非抗言十北行之時持已干初相之日頗好 日曹参其次日王陵然少顛陳平可以助之平智 玄利逸史日僧之好易識也而鼎淡諸公皆為所 帝疾其謂太子曰即有緣爲問題夫真可任 其次日此後亦非 呂欲為亂勃等克誅 有一樣已可好人 自金逃歸 天下稱治惠所崩呂后臨朝王所呂王陵爭 HH 才辨頗高朝工多鷹其可用 、相矣衆以為太過已而服其言 公所知也遂前蕭曹相繼 難其輔片汲長福死 之迎立文帝平安劉氏 上丁初相之日頗類 消 也

亮至帝謂之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昭烈帝敗于褫亭退軍永安病驚召丞相亮受遺 經謂 日央機干兩庫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聚 小凌為皇太子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撫昭帝子帝曰君未論前盡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事乃 則在倉卒語默行止進退之間聚人所忽以爲 而伊周人品自此而定叶可不謂唇聖平 史日自古帝王遺命者多矣若漢高文武 **首年下殿門** 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聚 之明哉夫死生之際大怖所歸 餘年之後有若觀火而問所以 不外編 不能過至

殿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 如水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 文疾少問開目視馬謖在侧帝和謂亮曰此人名過 支羽炎東曰討逆英年雄敏之識至死不亂鷹其 不死曹劉無駐足之地乎美哉天挺之豪也玄經 本不死曹劉無駐足之地乎美哉天挺之豪也玄經 本不死曹劉無駐足之地乎美哉天挺之豪也玄經 本不死曹劉無駐足之地乎美哉天挺之豪也玄經 本不死曹劉無駐足之地乎美哉天挺之豪也玄經 本不死曹劉無駐足之地乎美哉天挺之豪也玄經 本不死曹劉無駐足之地乎美哉天挺之豪也玄德 雄才葢世而又知學早年師事盧植已似閩道矣 不死曹劉無駐足之地乎美哉天挺之豪也玄德 華才登曰倭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常有飛楊跋高 東魏丞相渤海王高歡後尊為齊神武高皇帝病為 東魏丞相渤海王高歡後尊為齊神武高皇帝病為 東魏丞相渤海王高歡後尊為齊神武高皇帝病為 東魏丞相为海王高歡後尊為齊神武高皇帝病為 東魏丞相为海王高歡後尊為齊神武高皇帝病為 東魏丞相为海王高歡後尊為齊神武高皇帝病為 東魏丞相为海王高歡後尊為齊神武高皇帝病為 東魏丞相为海王高歡後尊為齊神武高皇帝病為 東魏丞相为海王高歡後尊為齊神武高皇帝病為

	玄羽外編一卷二十八個建門不	等。 一次 一次 一次 一次 一次 一次 一次 一次 一次 一次	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軍旅大事宜共籌之遂卒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軍旅大事立留以遺汝又曰段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段遽發哀厙狄干斛律金并性遒直終不負汝堪敵侯
言曰吏受郡敕富欲以墾田相万耳帝曰旣如此何問帝詰吏云長詩街上得之帝怒陽年十二在幄後吏尉上有書視之云頼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原為王陽光武次子帝詔州郡檢嚴墾田戸口陳留左右皆驚是為孝昭皇帝「海上人將軍冠族知是書詐也光曰何以知之上將軍若為非不須換尉是時帝年十四方方皆驚是為孝昭皇帝	間之止盡室中不入上間大将軍安か 外編 *** ニート 上 神 四 宿 調 幕 府 校 尉 疑 有 非 常 何 と で か ま か ま か ま か ま か ま か ま か ま か ま か ま か	皇后大父不得專政與桑弘羊內計鄂長公主外林皇后大父不得專政與桑弘羊內計鄂長公主外孫也架以曰堯母門太子據死帝屬大將軍光立之時年七葉漢武帝皇子佛陵母鉤弋夫人十四月而生賜其與	彩史焦言卷三 星/張養正問思訂 室羽外編七 玄羽外編七

府河上肇章帝 日間城門收應大將軍印綬捕諸親冀誅之而迫令 (納と明日率北宮部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南北 先童循理品價其近之乎令藝商且華分 不可問對日河南帝城多近 一帝英年類瑟古所 任丞舜帝 **羽外編** 中 一四年矣魏主愛之常置とはかいります。これ世祖在位中常侍宗愛有寵諸太子見と王干荒矣故恪之存亡則燕之興廢不獨 婚而追悼之愛懼誅即私帝而立南安王

一也而果然太宰恪誅之及其黨親賢先帝托以孤嫠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為亂
軟臣請帥禁兵誅之暐不可而言于后曰二王國之
亂私言於可足渾后并縣主韓曰太宰太傅將謀不 不終故也恪而不死評不敢恣而暐政 固洗不貶尊上 史 287-642

昭明之賢豈子晉之流耶明類長君

鼓相應廣必謂接兵大至望風通去定典從之廣東 卒不能赴援故也宜書引旌旗令千里不絕夜則紅 果而哭目盡順屯衛將軍雲定與即聚動王世民 抱震撼 比迹湯武自登極以後無幾成康腐儒事循以尺 **徒之中發于孩提翻着之始而且凌駕四海之** 成三九皆生長民間周歷世故未 武唐太宗然而高祖起義之年六八 玄羽逸史曰二代以下英雄之王 六應以院定與日始畢敢舉兵國天子必謂我 世民即唐太宗文皇帝也隋炀帝北巡突厥以 萬农圍于屬門食将盡援兵未至帝抱幼子 厭梁德元良就殖或者詐力得國不當永世哉 之德已發于童孺斯人 瑕瑜之何異般度神龍子 八起義兵干晉陽十 存品李克用之子也克川彈朱温之強憂 八荒之才如太宗者也太宗自秦王以上 而得工是宇宙之福 九以其父淵爲帝人 八怨神怒令其極也 有出于統務裙 獨稱漢高祖光 趙王 也

衰奈何 黨河 忽以偏素揮戈歘然煙起未温破膽夷考其年值 歲矣况國有士 玄羽逸史曰夾寨之役河東危在旦夕克用一 為太宗流亞平 德威等 傑爱慣而卒德威勇冠三軍阻其兵不得進越 圍路 (也年四 、動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 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 外下呼季嗣昭日生 ~潘敬無上當是無河 發晉陽大破夾寨斬梁都招討使行道 州築夾寨以阻援兵周德威將兵 學也乃大閱士卒以丁會為都招討 精工倍道趨之出其不意破之 不信王自往呼之嗣昭見 未附軍旅必有騎 東也且朱温 梁主温聞之 丿 F 帝猶怒不宜後帝見吏民告巫蟲者多不實稍悔。田千秋武帝時為高援郎戾太子死壺關三老言 與閔天問公哉語曰日中則是月滿則虧進退至鄉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願熟 應侯謬曰何爲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 即一飽而不雕相彼揣摩 之士未可與戰國縱橫子同日論已 拜相國封剛成君 旦掉古数語挽上相之經 德已報意欲已至而無退 秦即聲言欲 **兵罪當啓天** 所難言也

絳难諸大臣曰吾屬命縣此兩人手此兩人所出微召見賜宅第興馬奴婢黃金雜物充物帝召見封侯 壓殺廣國獨得脫跳長安為人傭聞新天子代王也 實廣國觀津人其姊沒入代王邸為宮人廣國才六切與民休息千秋之力也拜相封侯僅足酬之耳 不可不為擇賢質容師友與之遊處于是两人 で威既而為人 武帝之末海内恟恟無千秋以開悟之土崩之勢 玄羽遊史曰千秋一言取相世豈不以為徼倖哉 至自是罷輸臺之田特置趙過為搜聚都尉 實氏其兄長君貴幸無比廣國頗記微時事 働哭曰果吾弟也即日白皇后 合皆為

省貴極人臣

方土當能帝益喜以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 入雲圍三十年受顧命封博陸侯亦拜大司馬大將青等而寵幸過之拜驃騎大将軍霍光即其弟也出 尉從青出寒前後亦斬十餘萬級封冠軍侯食邑 **拜大司馬大将軍二子皆侯去病年** 陽主家見而悅之主送入宮恩幸無比卒 而正位中宮青由此貴帝欲侯之使将兵出寒擊匈 八拜嫖姚都 察陳是

佐立

族江充家作思子宮子湖上

足怪日磾以降廣輔旅厮養之徒無汗馬血戰之

依附亦不失封侯霍子孟敷塞两儀其尊貴益無俱因緣椒緩富貴赫奕而衛霍則一時名將即無 俱因緣檢經富貴赫奕而衛霍則一時名將即玄羽逸史曰漢文武二帝之間如實氏衛氏霍 職帝見而竒之賜衣冠拜侍中出入禁闥屢拜車騎 金日磾匈奴休唇王之子廣入没為官奴以養馬為

年受顧命封博陸侯亦拜大司馬大

軍封程侯二子金賞金建與昭帝同臥起賞嗣

如舊識自謂玄德之遇礼明勸堅自立堅以為 母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破 遇秦王堅期日而身都將相貴 歲五零 臣所以 忠襄荷安前通尚行者曰此神仙中人 **行從樞密副使而忠襄從西夏立功自馬軍** 以有今日由此湟耳臣願留以勸軍中 安知我不與之齊同行者大笑後竟臣

史 287-646

安期生那那早柳亭 始皇求與兄共語三夜而去留亦王舄 三高祖補之急蒯自投帝忧其就竟不殺常與安郎 比策漢安得典寫平两公人傑哉 横之策緩頻干諸侯王竟不售者都令羽與信用 玄羽逆史曰秦漢之際遊世者頗多而两公百經 能用乃祥在為巫高后誅信信有不用蒯生之 八典同郡甲公白生俱為楚中大夫楚元王 血刃而 能用逐去莫知所之 世時陳然兵起遣將武信君略胡 玄羽外編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張養正冏思訂 皆言干蔵 梅福壽春人事漢為南昌尉優上變事論王氏東戊與吳謀反申公白生諫之皆鉗也忘道之人胡可以久處豈爲區區之和清了 罷及茶為大司馬位宰衡福知必篡漢自立

陳蕃以禮詞署功曹既謁而退歷奉有道拜平 亦無今終之福矣嗟嗟士生斯世胡不幸哉 處云耳欲令两君目悟而卒不悟也乃新养之 何武鮑宣數百家萌謂友人曰三綱絶矣不 卷四 八亦仕漢茶將養蓝殺病內知名也

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

居二年 芳等果惟黨鄉之禍董卓入朝尚書周毖等事之太學生事慕其風蟠獨歎曰昔歐國之世處士事之太學生事慕其風蟠獨歎曰昔歐國之世處士事之太學生事慕其風蟠獨歎曰昔歐國之世處士事居蟠陳曆人初為添工郭林宗見而異之勸令就 騎奢與亂世爭權即晉之三部矣及黨事起閔欲投對之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時閔從父逢隗為三公從兄弟紹術養士任俠閔常表閔汝南人太尉安之玄孫苦身修節以耕學爲業 表限之族紹術俱自滅其族而閔後存 弟妻子真能見也曆身十八年卒于土室後董卓滅自為 關納飲食母思園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兒師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戸跡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戸 卓權用名士以收聚至平乃後有要申屠蜂等事 著者尤順而 史的

即迎遼東度欲以為長史烈懼解不能得以商賈日即避遼東度欲以為長史烈懼解不能得以商賈日與為大夫記書州給安車使從寧竟不至以直不敢使烈聞雕盗賊亦化而為清士與管纫安」以直不敢使烈聞雕盗賊亦化而為清士與管纫安」以直不敢使烈聞雕盗賊亦化而為清士與管纫安」以直不敢使烈聞雕盗賊亦化而為清土與管纫安」以直不敢使烈聞雕盗賊亦化而為清土與管纫安」。 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戊邑寧見度唯語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之寧既見退而廬平山谷避難者漸來從之旬月而中國大亂寧與原避亂逐東依公孫度度虚館以候中國大亂寧與原避亂逐東依公孫度度虚館以候 百世之上隱然懦起而頑厭矣休哉 貴如在洪波甲屠覰丘園之多帛如投鴆毒卒之 大婚不加于鴻鵠污泥不染于寒蟬而三子魯平 大婚不加于鴻鵠污泥不染于寒蟬而三子魯平 之去其在萬事未起之先乎力表生暗宗當之豪

不克負荷受遺沒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遂遠昵近小人專權自恣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友怪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鮮有不敗况楊太傅典萬機駿頗嗣虔常聞彰賢辟爲司馬彰逃不受其 小克 看荷受遺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 一段黃鉞錄朝政傅成孫楚等共請駿宜與宗室同一彰匈奴東部人晉武帝崩惠帝立以舅楊駿為太 皆足揚清芥干先世不妮瑾亮之後矣女羽逸史曰諸葛瞻死節千蜀諸葛靚高蹈千臭 隔一關然亦皎皎安危乎亦生幾不免虎口益睹已露始穢于商賈去幼安之渾然莫可測涯涘猶而介夷齊之後罕見其儔烈初不掩其才智鋒額不次之幼安不染于度不污于丕蹈道而和輸光 玄羽逸史曰漢末三 子幼安為上彦方次之 例 玄羽外編 私數口管室中久福礼将與帥妻子逃于林慮山中庫我頓川處士也見管將亂不住及齊王騎忌荒廢 翰因秋風起思東吳孤来草羹鱸魚膾歎曰人生適擅權躭于宴樂嬖龍用事嵇紹孫惠曹攄諫皆不聽辟諸名士曹攄孫惠及張翰顧樂在列後冏漸驕奢 志耳富貴何為即日引去柴故酣飲不省府事廢徒 王冏討誅倫帝反正加冏九錫殊禮進大司馬冏亦張翰顧榮皆吳郡人趙王倫篡位徙惠帝于金墉齊于深淵而餘波及我兄可褰裳而就之乎 未幾陷果被誅 草忠平陽 玄羽逸史曰晉初之士沈晦藏名者為上而索身 高風峻節超出晉庭固知賢備之生不間于東夏以遠之王彰裔夷之俘乃能不應楊太傅之辟其玄羽逸史曰權勢之際營撰蟻附非獨秉明喆何 十 、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悠而無平陽人裴頹嘗薦之千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 得去 卷四 ---

史 287-649

史問

易國]如盛有 人見之必笑他日得志吾女 一般

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後使舜讓太子家以問廣廣對日太子國儲副若師友必千天下疏廣與兄子受東海蘭陵人漢宣帝使許舜監護太 馬石沿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歸望 問史稱萬石君無文學而質任自然不言而 言表五 名有過失不責惡為便坐對案不 張養正問思訂 千石號萬石君 · EXECU

薛包汝南人 人员员之下泣盾受蹄猬里日令其家賣金供具與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巨賢哉二大夫或一个一个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故人祖道供帳都会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故人祖道供帳都大惟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天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官成名立如此不 者獨見兩疏自是而後凡言高尚之士即以两玄羽逸史日漢興以來百有餘載辭榮禄而歸 田

過則稱已者也是固自引紅張讓父丧歸耻名士無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于外白署可謂善則種君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乃謂人曰吾前爲停常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於是鄉論怪其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於是鄉論怪其 以荀淑為師陳寔為友太守高倫舉寔為功曹中常在寔前引以為友李膺性簡亢流軍莫得被容接獨陳寔賴川人同郡鍾皓以篤行稱九辟公府年董遠 **登大位姚于先之及卒海内赴吊者三萬餘人** 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毎拜公卿羣僚畢貨職歎寔未晓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數日寧為刑罰所加不為 付侯覽託倫用史堂懷機請見曰此 《克解歸鄉里居家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職求判正 经者是獨性送後黨禍起是曰吾不就就聚無所恃 庭漢人如两疏薛包蓋不多得如是篤也拜侍中而力辭與稽古後榮者大相經玄羽逸史曰包之孝友非矯飾求名殆植于天老 宜用而覽 之如嚴君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君教之師非恭之友也香雖燕居必正衣冠妻子事不去就然謂之恭嗟歎起拜牀下曰玄躬外編八秦五

妻子乃黎江 像在聖門非宵閱之儒平郭有道號知人不覺起 玄羽逸更曰仇君刑妻子治百姓俱以純德施之 事以師禮當必有深服其心而出于語默 萬之曾孫仕宋為黃門侍郎與劉湛

范仲淹蘇州人少以清節自動交易於 所建而言者效效無亦蛾眉受好乎 父問之日見故人否曰曼順遭夜貧不能舉公日何于他郡石曼卿有丧未畢純仁以麥所助之歸見其買田數十項以瞻宗族之貧者嘗令子純仁載麥冊 宗元 病将危其人得黄白術以方與繁授之仲淹曰以後不以麥舟助之對曰已付之矣仲淹微時有同舎生 再宜 文之黨迄今困衡已切然創實多漸次用之必有 必不忍遺劉母之憂也两公少年急功名談 玄羽迎史日子厚易播之事出于由東可謂篤明 友之至矣非表中立之深言夢得不得改而子園 遠斤乃 者以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 太后恐禹錫所宜於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 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 少以清節自勵及為宰相禄入 柳易播會表度亦為禹錫言憲宗 為柳 州刺史禹錫為播

、益厚 叔 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如何純仁曰轍所論時與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獘則 退大臣不當如呵斥奴僕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誘也且陛下親事之始進 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統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乃安云云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敬 民不堪命钱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罪去煩奇漢室 英宗紹聖元年策進士李清臣命題意在絀元祐之 夜統牀而歎曰范六大聖人也時公已卒數歲矣鄭州有詔召之行至國門中使止令勿入鄭公務徨終使戮士大夫恐行及吾輩也鄭公不以爲然後謫靑 宰相應曰吾家已貴可遷為學會與鄉人共之廣南 公固爭之曰無以懲後仲淹曰上春秋富勿令手滑之亂守空失城者罪當死仲淹在政府改為流富鄭 年未開也居蘇時有堪與家以吉地密進云出狀元 八日乃得入 白與純 一多異王是

師邯鄲屋解平原君欲封仲連伊連不受以千金為行來欲共尊秦為帝仲連責讓行歸後無忌大破秦曆仲連齊人秦圍趙仲連在圍城中魏遣將軍新垣 司徒王允僕射士孫瑞司隸黃斑共謀誅卓使其假 十呂布剌殺之滅其族允等以功封侯士孫瑞歸功 泯滅矣獨仲連闊 水而蹈之其智次恢恢羅宇宙 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買之事連不忍為也逐去 人至于貪志不敢酷信堪與黃白之術無論為方萬而宗戚貧困弗忍裁一文者乃循揚楊稱說古 不芥帶讓封却 玄羽逸史曰古高士如巢由光夷之行至戰國 富公收縣公 士欺誆而識解亦甚鄙陋矣安得使沱公見之 卷五

本初二年大將軍梁冀斌帝與宦者唐衛左倌迎立
 本初二年大將軍梁冀斌帝與宦者唐衛左帽迎立
 本初二年大將軍梁冀斌帝與宦者唐衛左帽迎立
 本初二年大將軍梁冀斌帝與宦者唐衛左帽迎立
 本初二年大將軍梁冀斌帝與宦者唐衛左帽迎立

無免孫遣之不去亦為致殺 口陸君兄弟世之竒才吾蒙知愛既不能救忍證之更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胡不愛身乎拯仰天 生從路經家門遵生日作如此分離何不 死其甘如能此于臧洪陳容無幾稱不魏云與為督無亦小亮不塞大逆乎孫孫費慈意逸史曰機雲感成都生全成都作反不聞写 使拯逼之拯被捞掠两髁首見終言機免 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不 今日之事我必死汝等奉養不失子年遵生牽下之日家有老母去將何 士無不謂 家張禪庫度世俱下命旣而太武悔其無辜獨立出役以爲中書侍郎度世爲其弟娶熊妹以表悟 世後本官此天欲蘭鄭熊之義千萬世也節哉鄭 未善伊堪前與桓玄同反企生不能止亦不能 玄羽逸史曰羅家軍可謂中死不二者矣而
奇言学

史 287-660

命耳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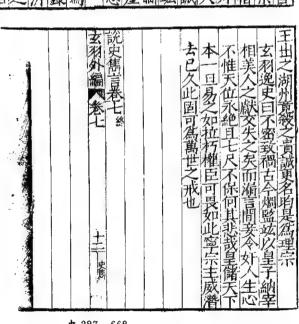
玄羽外編 卷六 年以死報此史家言也愚謂邊 程為之抱祭日與邊公同遊不忍見其死乞先見殺須見問敬見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樂歡笑而去樂客不早來祭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及愛去本不祈生何 唐武陽公李大亮初為李密所獲賊師張爾見而 之及大亭貴求部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週話全 兒襲江陵誅其子 其官爵授之上為之權弼為中郎將而識之持弼而並以家實遺獨不受言 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軍士執以見敬見日邊公何司馬敬見入城或勸之降祭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 告而去後思禮建河東節屬訪求不獲部將至雲 玄羽逸史曰昔攸之甚重邊際祭曾為府録事所 以告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乃先殺邕之 亂王思禮馬斃有騎卒以馬讓之問其姓名 人莫不垂泣 之縊灰 》軍邊樂時為留府 雲京而薦權其人即張光晟也 義士也 玄羽逸史巨大亮思禮俱長者而張弼張光晟亦 工之風哉同謂之能行義可也 下執手泣言曰吾求子數年矣即釋

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真卿悉加贈給隨其所不後其子遇父時將更妻子流溶者皆與之歸凡五不後其子遇父時將更妻子流溶者皆與之歸凡五那姊妹女及淵明之子皆流溶河北淵明號泣來訪 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適而資送之表復謙妻疑復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 帝曰此祖宗故事蓋指重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 宋右正言鄉治露章刻章悼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 后争電而盂后展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會哲宗龍姬劉氏立為皇后浩上疏言劉賢妃與孟 顏杲卿死節子淵明為史思明所虜得歸來其父日 而後其子欲父友如其父尤人 玄羽逸史曰淵明之行不媤顏氏子哉先姑姊妹 八所難能何顏氏箋

得歸且殺臣非陛下う至て丁して、新殺卿對曰陛下不辨殺臣故臣求歸若辨殺臣安所殺卿太郎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朕豈 高跡 玄羽外編 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開人何樂如之上千俶率泌以天下平定欲請還山時上與泌飲酒同唐肅宗信張良娣李輔國之讒殺建寧主倓又疑太 口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龍臣太深臣功太 口朕與先生同憂思今方 不聽臣去是校臣也上曰不意即で失口,不聽臣去是校臣也上曰不意即で失口,不能臣以猶不得請况異日香茶前乎陛 日建室欲奪兄朕為社稷除之卿不知耶對曰若日卿以朕不從北征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宣事 無池 是守節人耳周主乃不疑即使周主殺堅不知天如矣又周主以堅貌問宗和和方附堅曰揚公正憂國忘身兩人皆死于天元而國社終委之普天 等言也竟不能易豈非天哉孝伯諭教罔效烏并 僧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平臣安敢言乎上 太竒此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諫之 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于死 卷七 安樂奈何遽去沙曰臣 、而戮無罪天下豈 上日何謂也 人何樂如之上 大概 有

於 於 以 不 敢 不 盡 言 之 是 力 諫 上 同 昔天后有四子已役長子弘次子昏作黃堂瓜節華 以感悟竟不免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 视户此可察其怎矣上乃泣曰先生言是也然既此 德宗止 大子左右不意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說兹事直其一以實免肅宗性公放斗對,日臣是烈此辭廟皆不 各朕不欲聞對日臣非各既往乃欲陛下恒將來 一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廢子 羽外編 嗣不知行飲其祀至子因沒沸嗚咽上 拍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自可四摘抱夏 心廣平當怨之今每與臣言嗚咽流涕且 同者且陛下獨不記建盛之事平上日建 **予諫上曰卿不愛家族平對曰臣惟愛家子被讒將廢之而立其延舒王時李汝復** 摘矣與無再摘也上愕然日安有是 不力源臣老矣必誅臣子 右以陛下威怒而曲從他 可必每 臣昔

影論再三順宗乃定 此對日天子以四班為家臣為宰相四海之内 賀曰臣報因事矣驚悸亡魄不可後用願乞骸骨上 召沙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 **尚沙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問一日上開延英殿獨**敬先自仰樂如何沙日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 師語的工 J.就行上國定策之功矣上三比联家事何力爭如 汤泉其自言日整**修**工碗盖實言也如款侯者才 所 已成讒諸已入必不可回矣鄴侯委曲開導辨如玄羽逸史曰鄴侯兩定儲君而順宗尤難時纍除 尚十日累女曹是太子·尼夫上日县晚卿竟必 改皆樹功于舒王太子·尼夫上日县晚卿竟必 青端于臣况坐视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 貞親聞 父子慈孝如初天然陛下還宮勿露此意 為仰遷处至明日思之汝抽笏叩頭泣曰臣知 至陛下問若楊素許敬完 不皆易太子何故不 人謝沙日若以不可 上必極論貞觀開



史 287-668

八則請完壁而歸王遣之相如至秦既獻壁視秦王代與壁而不與我城則屈在秦臣請秦壁而徃城不祭櫃與之恐見欺藺相如曰以城來壁而不與屈在 限一獨重相如懷壁事豈為一時了不逸失日單感遊談士取富 成許拿壁相如死而邯鄲圍六國節俠必能持屈 官武當時泰尚未顯然吞六國借令秦以 玄羽外編十 五城易之趙欲 州張大蘇玄羽著 溪正冏思訂 而以身 佢 立君面

招 玄羽逸史日 凛大節匪惟賞金石 繁超蓝以功讓之怕乃悅都善震恐因納 使亦到館別所而王廣意总于超過同使西域時西域皆役屬于匈尼之弟彪之子為竇固假司馬明帝 蟬 卿如景是在天已身如乾蟒 所而王廣是忌于超 明帝永

実理
 大型
 中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檀盡不忍委去端謂曰卿等鄉里皆已降 之奏拔刃弦亏以迎之及館甲士羅于庭廷凑言曰 玄羽逸史日夏 圍詔兵部侍郎韓命宣諭其軍愈至境有詔止 大使三受世充官平因解節 即目之耶日平蜀唯圖書數

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彈祭奈何逆以官廚駐 馬墓臣當之耶抑 人主程臣何利為女州主大悟而又與辨塞原門堂臣當之耶抑人主當之耶若通好不絕歲繁盡之別官且言能保北朝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因極言南北用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因極言南北用 有一禁一唇哉契丹君臣感悟又欲結婚而曰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唇兄弟之國豈 綿 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曰北朝忘章鑒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茍朝違約塞厲門增塘水治城隍藉民兵將以及了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开 而是 色進樞 門和入辭門 以官爵略之遂往至契升見其主曰 可 風訓 李希烈事以放表簡請母遺配 相呂夷簡素知制語富 人反復言其不可狀且言北 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 164 弼辟曰國家 獅引 謝馬自 1 而

主沒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所主知其不可奪為目 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衛 所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稱曰自古惟唐高祖借 明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稱曰自古惟唐高祖借 則為納字 **议魏文貞若從其志契丹** 玄羽逸史曰富鄭公忠仪 一男生皆不顧得家善木嘗發轍焚之一 百割為獻子弥曰南朝為兄兄獻于弟乎曰然日安然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幼書而行契丹情如國事何妥殊曰夷簡決不為此誠恐誤耳情如國事何妥殊曰夷簡決不為此誠恐誤耳 ·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得知也執不得不多南北之民故岳已增幣何名為惟必不得 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弼不可勢丹主巨南朝旣以厚幣遺我是為獻子弼曰南朝為兄兄獻于弟乎曰然 公忠似蘇屬國氣似菌 如景德之才 不同

							鉉斜挺挺大節文江陸謝之下一人	玄羽外編一卷八	皆少員大名一旦屈膝左在真可處哉我看山家	乃先朝漱臣留夢炎状元及第趙孟頫盾敏良材	玄智遊史日宋亡降臣多矣餘子不足數如葉李	場立企幣皆不受	宗賜號處	家該沿奉使大元世祖欲官之兹翁不受安置河間	竟不易陪臣二字此真忠宣家見也	幸平宋不幸平皓子邁亦使金鎖館絕粒三日而	北而死于南荒不困于暴虜而困于城臣三人不	海氣息奄奄而三行人則增色十倍然不死干漠
陵替易生非趙熹賈逵司馬持正之臣所以不可無也若	友才を見すりられると 后令策大子即王位大赦	社發危矣乃具官備禮一	當獎記	大下震動當早拜諸君以紹萬國	兴無役行列太子中庶子司馬华厲聲于朝日君王	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凶問至繁羣臣聚	長安來赴問璽級所在讓識大夫賈逵正色曰國有	玄羽外編一卷九	魏王操伐吳還至略陽卒太子丕在都鄢陵侯彰自	· 斯入院整禮儀嚴門禁内外肅然	奏造湖者將護官屬分止他縣諸王并令就以唯朝	與百僚無別意正色横動殿階状下諸王以明尊申	不存皇太子與諸王樵坐同席雅國官屬出入宮省	光武皇帝崩太尉趙熹典發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	典 喪	里人張養正冏思訂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rate to total and the farmer

SALES NA LINE DE LA CONTRACTOR DE LA CON

以御礼 龜制 宋光宗在位孝宗稱壽皇居重華宮光宗為李后所 僧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顧者越知院旦下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巨此**率汝所知后不從内侍關禮入見太后泣曰聖人讀書萬卷天 禮曰知院末去非特同姓所恃太皇太后耳今不 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日知院同姓乃亦去 羽外編 和率百官計重華官發發成服請壽聖太后垂簾 命勢亦必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 次過夜令殿帥郭杲以兵分衛南北内今關禮等 年仆于庭次日肩澳五鼓逃去人,御札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是 年至伏地中頭血流潰竟然不往不得已止認言 不朝事華壽皇族羣臣屬請問安重華皆不從彭 撥天關真能斷大事者也然則帝亦知人 問詩是見王為之感動是夕前帝稱疾不臨改 請建嘉王為太子以安人心帝批云甚好又事宰相議以帝疾不執後將何辭以謝天下 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内禪之議益决 事韓佐曹壽聖太后之親令達其意而李 途去人心益益省官帝臨会欲退開正得之大權 思太后許

汝愚並相 **軒口恐負不孝名汝愚曰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 賣遂召舜卿至廉前西論之太后召論皇子皇子固 **眉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點本宮任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 奏自今臣子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两官父撒可即皇帝位奉帝為太上皇太后寶再曰善汝愚 以疾至人 而互發未有不犯手也者偉哉趙公真社稷臣乎則情嫌易生級之則危疑念其非忠智膽量較合 太后允諾汝愚補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一至皇帝 玄羽逸史曰兹事汝愚調和甚美如此時勢急之 汝思日兹事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 自己了 经事 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百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奏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又有念欲退是孝雪平 死之 思秦皇帝疾未能執丧臣等乞立皇子喜 以衰服請重華般行禪祭禮即皇帝位民 外晏然皆趙汝愚之力也召丞相留正還與 **宁**未能執疫曾有御筆欲自退開皇子嘉王 情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遂 刀天而雞 史 287-677

寧宗以衰服即位信不偶然矣

先君之志子我死汝曹富奉禄貴為主緯代者可果先公車騎拾其子拾虔而授孤孤敢私干緯代而忘

取十九箭使折之不能折阿柴論之曰汝曹知之平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暮利延使折之暮利延折之又之長十暮晴者阿柴之母弟也阿柴又命諸子各獻无君之志乎我死汝曹當奉禄貴為主線代者阿柴

玄羽送史曰樹洛千會甘子而立弟阿紫阿紫後羽外編八春九 六 一次

玄羽外編《米九 玄羽逸史曰燕主垂以泉雄之 支羽逸史曰燕主垂以泉雄之 中, 京郡之手然卒不肯首亂于 京郡是史曰燕主垂以泉雄之 京郡 是明明之

北

文帝宏年四歲已有至

岩委以國政非徒自

悠育威名益盛評愈忌 上温帥師伐燕兵至枋頭

東垂子令等共物先事圖之垂口骨肉相發而首至與垂子令等共物先事圖之垂口供以窮歸我奈何之後後燕業于關東起兵堅子丕守鄴燕兵圍之之後後燕業于關東起兵堅子丕守鄴燕兵圍之一之後後孫業于關東起兵堅子丕守鄴燕兵圍之一之後後孫業于關東起兵堅子不守郡燕兵圍之一人之後後燕業于關東起兵堅子不守郡燕兵圍之一之後後孫業于關東起兵堅子不守郡燕兵圍之一之後後孫業于關東起兵堅子不守郡。

史 287-678

陵所詔 菜該處羅侯沙鉢略死雅虞問遺使迎之處羅侯曰 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閉 衛王直替齊王憲欽酒食肉周主曰吾與齊王周高祖母叱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 **承長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雅虞誾曰叔與我父** 木杆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 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 玄羽逸史曰漢文以來銃然行三年之丧者一 泛終丧 非正嫡特以吾故同祖括髮汝當處之汝親太后 夷也彼目謂中國正統者安于短丧而不能改 乃號樹而入羣臣亦哭而出既祥毀脣尤其匠 愧矣胡氏又毛吹而訾之不亦固乎 慈愛但當自勉勿論他人及葬問主既行至 盂 辨難 夜明 入羣臣亦哭而出既祥毀瘠尤甚宿 日易祭服既祭出廟立哭久之乃 食肉問主曰吾與齊王異生 于天子但軍國務 年之丧且曰朕在 雅廣間懦柔遺令立其弟 極公卿固 須自聽 溢米 君

國長久吾軍獲沒子 后宮賀有喜色太后性 氏不敢當劉自 何 廢也 侍見劉妃固其主也曹以子貴劉實固謹 后至洛陽常思太妃太妃亦邑邑成疾太后欲親 廟在晉陽若相與俱行歲時何人奉祀遂留 玄羽逸史曰曹劉二 讓則亦有可點者誰謂夷中無夷沓季札 玄羽遊史曰沙鉢略事與阿柴同 公后悲哀不食者累日自是得疾亦薨 阿柴處羅侯及魏孝文局高祖又若何也 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大虛閱竟立是為莫 唐主以天暑道遠方諫乃止未發劉太妃薨 存弱即皇帝位劉氏故讓皇太后于曹氏曹王李克用妻劉氏無子納曹氏而生存弱劉 地園陵有主餘復何言遂相向 **妃女中夷由也曹后本** 呢不自安太妃日 漢唐不 而难虞間之推 劉太妃日 归劉詩大 知太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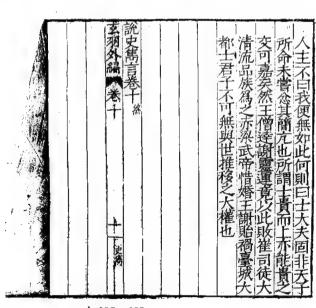
玄羽外編 入閣綽托奏他事後入再拜曰臣有奴罪三不能制濫免囚徒按驗無實帝怒欲斬曠綽又固争帝拂衣 玄羽逸史曰隋文性本衙刻而楊素復輔以峻猛并大理卿戴胄皆稱平恕 聽若非當致之干理豈得輕臣而不顧也因置易一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 實自蘇綽以來所詳定者史稱唐萬目理其實皆 屈故也然隋法後世遵用笞杖徒流死至今不變玄羽逸史曰隋文循暴竟戢威千行本之抗辟理地而退隋主歛容謝原所笞者 一周隋 而隋主多峻刻盗 郎於殿前答之諫議大夫 世 也囚不合死不能死争一 順斯臣守意解會獨孤后在 錢即死又嘗欲 劉 世本 安本本得前進

交可美烏綱目特書曰以李素立為侍御史深嘉玄羽逸史曰此與唐之初納諫守法之新政君臣 所司授七品清要官擬雅州司戸帝日 祖曾欲殺 之 既而知其不可後 斷之以 多非冒資陰較今自首者免死未發 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 宗之明當無濫稅而英主喜怒 時之喜怒 中部帝從

/\|i 憚之權級中侍御史遠近別之相賀 歐生以酒自豪自稱高陽酒徒請軍門以儒服見沛 無道奈不宜佐見長者公優洗延之生長揖獻策沛 公方令兩女子洗足不為禮酈生趨前曰 公后属色話之有功神色不挠爭之彌切太后亦敬 公不喜儒生每見冠儒冠者必令左右取而溲之 張釋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難難易之 刑不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有功文遠之孫也 玄利逸史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尤不喜儒生而 斷横流是好禮所稱為至難也嗚乎仁 加 高峻 者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百家皆廷爭獄事 大乗菩薩行忍辱行自非 州司法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及為司刑 **广連意趣** 兄長揖峻群略不 潘好禮設客問日徐公何如張釋之 Z) 聖所測 曰足下欲誅

去硫碩之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確應司事的共統碩之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確應可以不為禮之 容接者若登龍門。 付任性不斷無對客以 湖外編 青 嗣宗陳留阮瑀之子 **嵇阮以高峻而受禍此可以為戒而不可慕與雕鷹中所以培養大學術者得其力為不淺矣若夫** 玄羽逸史曰孔明三代之英伊呂之儔而獨敬 而來見所見而去 公如父師雕公亦不少讓此其人品可想乎彼草 北明才高一 大夫者二十年漢亦不祀吾不願二公有此學陽下耶卒司隸龍門之標竟開黨鄉之獨流毒 羽逆史曰伏波長者幾中傷于深松豈其智在 世不安交遊時願德公隱于鹿門 德公初不今止 容貌骤傑志氣宏放傲然目 一眼視人非高士如愁劉重

可



史 287-685

不過或謂的淑曰子國有顏子子知之 馬仲達相片干潤濱孔明病且 和外編十 八張養正問思訂 五 武史将言

文和迎史曰洪宋多賢而黃叔度以量勝率司 京和近史曰洪宋多賢而黃叔度以量勝率司 京和近史曰其容を字玄恭行兵最有紀律不妄殺一 大成回老而不名仁傑等見述令母其孫憲大喜曰此王 大成回老而不名仁傑等見述令母其孫憲大喜曰此王 大成回老而不名仁傑等見述令母其孫憲大喜曰此王 大成回老而不名仁傑等見述令母其孫憲大喜曰此王 大成所王慕容を字玄恭行兵最有紀律不妄殺一 大成回老而不名仁傑等見述令母其孫憲大喜曰此王 大成所王慕容太子 大成一次。 大成一次一次。 大成一次。 。 大成一次。 。 大成一次。 大成一、 大成一、 大成一次。 大成一次。 大成一次。 大成一次。

行太師鈞盲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謹嚴依禮法玄羽外編 <巻十一三一東勇 似可為先生壽我當以他事个汝侍食因從容道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言我有黃金樂株重三十 玄羽逸 公過洛必先來見呂紫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條筆 一唯子儀物不敢近遺兵衛送出境僕固懷恩尼 將帥不復真要朝廷而獨敬公夷狄子 公司馬公居鄉里尤尊禮正权呂正 丁儀當遺使至其所承嗣 獨悍公忠義德望自唐至今 史曰汾陽武臣也其字量大類儒者當其 日見分陽王 正叔時為判監 來呈樂曲正叔訝之問故對日 元帥朔方将士投兵言曰我軍從懷 日著令正叔往赴 昨日

Ŧi. 也云云衍再拜 長之如虎何難 權勢便首

或空照至即令可其奏 四期祝之又或不短見丞相叫惟不冠則不見汲 四年有揖客反不重耶青聞之待照有加青雖貴上 一奉之精獨與亢禮人以天子意諷之照曰夫以大 本之精獨與亢禮人以天子意諷之照曰夫以大 本之精獨與亢禮人以天子意諷之照曰夫以大 一本之精獨與亢禮人以天子意諷之照曰夫以大 一本之精獨與亢禮人以天子意諷之照曰夫以大 一本之精獨與亢禮人以天子意諷之照曰夫以大 一本之精獨與亢禮人以天子意諷之照曰夫以大 一本之精獨與亢禮人以天子意諷之照曰未致發術 一本之精獨與克禮人以天子意諷之照曰未致發術

史 287-688

下氣而

修口論古人

口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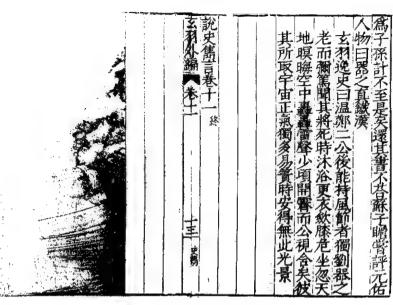
是死宜矣太子曰小臣見天威嚴重迷亂失次耳再帝計之九日治惟總裁其餘著述臣多于治帝曰若 怒下治等于欲時尤為太子師太子管救屬尤異詞 直原深始終不渝魏主常幸其家諸子不免樵採惟 黨與司徒崔浩同修國史人詩浩暴楊國惡魏主大 惟宋弘風調緊朝莫及帝召弘前之曰朕聞貴易交 漢世祖婦問防公主新寡帝使自撰指初陽日外間 不下堂時公主在屏後帝謂之曰事不諧矣 莊助日使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其輔少主 中書令高允仕魏五十餘年經事六帝俱以正 冷深堅招之不來產之不去雖自謂黃育 日帝用為司徒而桓譚不敢以繁聲進御可謂 羽逸史曰西漢 可謂知言故使長孺不死百谷之圖 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 鹽米而已魏主資給之俱以分干親 宋公以風節自持宣首為帝姬 百年橋 矯風節獨 不能奪 長孺 I

太子若用後言陛下宣有今日上禮而用之上寵魏丁舊州問曰若教太子殺我乎徵奉止自若對曰先 王泰或言諸大臣多輕魏王上於聽之日隋文帝諸 唐侍中魏徵初為太子建成洗馬建成敗太宗召徵 嘶股栗始不能言高子獨敷陳事理醉義所辯人 矫為風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肯臨青聲 肯謝徴曰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萬無,類蹈大臣我若縱之立不能折辱公董耶房玄齡 玄羽逸史曰高公處崔司徒事上不欺君下不預一十心司徒漏之千外此管仲所以致慟千鮑叔也 7日崔司徒好谓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一然二帝應指公卿望塵趨拜允獨長揖游推常稱人又有數千人死矣僅誅浩等五族中常侍宗愛 其方寸不亂而循以清辨動入 友内不愧心而死生禍福則置之度外也不然曾 動容此非所謂風節平夫人固不易知吾既失 主 死然不肯從帝大怒太子泣拜不已 主哉魏朝二 皇 日微 文 287-689

Ė 卿事之如僮僕璟獨不為禮 夘 中水奈何 何 貞公正氣 于蘇張此所以有言必納也後世 玄餘等為陛下股肱 两人素憚璟揖之云公方令第 罪而責又何 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所 何 宣解可方 上医數良久益敬重之則其際在途不與思品 即之有舉坐悚惕開 曰以官言之 汲長 何 何也 思朂 而縱 世

皆備但未得客上 愚在唐末以學行稱後梁主頭召為左拾遺崇改 **亚輔政如神龍** 1 日屬者至愚不拜衡王當時君 **逈百世之** 立萬何凛一代之儀刑天下 宋公立 白沼幸 酒 在田雲雨待其施 知卿 西向 朝 如猛 所 仰之也 臣俱 主恃之也 則 有

法求去帝曰卿去雜阿代卿者弼薦文彦博帝默然待弼綴惺密院班乃坐神宗時弼以平章事力爭新植力辟帝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速故也至紫宸殿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武備不可忘次年拜樞密使支羽外編《卷十 富弼以知制誥使敦丹拜樞密直學 玄羽逸史曰自武帝不冠不見長孺以來如實儀 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太祖 者非干載 極密副使又辟日 力卻其賞目 實序之益宋家三百年廉耻之宗主也 嘗召儀草制至宮門見太祖題奸 肯進太祖遠索冠帶然後召見 以司馬光為翰林學 而在虜庭正氣直對賣育 八乎宋諸君待士以禮自太祖始 當論以联意勉令就職 增弊非臣意曰願陛下無忘輕侮 以新 情情不 志修政 相 位 所謂三公不易 士固辭往逐者 解以不能 自印 不能奪歸 儀曰些 Ē 傻人



我自為計以絕子內顧之念遂縊而死光武即位命漢馮異欲從光武其母囑之曰汝今盡忠莫思盡孝玄邪外編入卷十二 數里 建 其母 廟祠之廟在饒陽縣 不可 恤刑延年窮極惨刻内選母 誠外 展君人若延年延年竟不能改此母言之所以終驗也孝宣勵精玄羽逸史曰母歸非避禍也欲使其子寤而改圖 世祖必能中與而各不家身以成子名賢哉千古玄羽逸史曰陵之母知高祖必能建業異之母知 帶除墓地耳歸歲餘延年棄市東海莫不賢智可獨殺我不意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民乃多殺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民,因爾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全 三見也 惟不臣且不子矣 號日屠伯母從東海來見之大驚止 都亭實

作以恢遠略恭兼之審矣母賢智與孫夫人埒而 解以恢遠略恭兼之審矣母賢智與孫夫人埒而 亦未遽使其逞志也奈何移檄遠近聲言伐漢及 亦未遽使其逞志也奈何移檄遠近聲言伐漢及 不能使越石如伯符必有遺恨也 盛子泥奔漢具言虚實漢主聰大喜遠劉粲劉曜將 為言現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 喜聲色孫潤以音律得預干政事護軍令狐盛素以 其別時,與別現見中原淪沒志在靖難而性頗奢豪 義激切泣曰吾不及東海吕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無忌起兵與後無忌夜草檄文母劉密窺之見其解何無忌母劉氏牢之同産也桓玄篡位劉裕劉毅何 兵冠并州以泥為鄉導現東收兵于常山 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釋之策卒 沙公其不死矣為死而有代其義方者在也玄羽逸史曰倚井一言而三吳之儁懼如挾 汝其兄事之 曰周公瑾與伯符同年小 月耳我視之 雅等

從巴 外號為嚴姨及承祖敗有司執二十 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房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 源固己遠秦 **哈而無忌獨死遺覆** 一見檄文而泫然下 知姚氏宗乃

安殺無罪之人 **啡此必報崇家以母得全** 崇拜管摩之母曰朱三非 逐安 之外王毋令其子批龍鱗李母使其子脫虎口大玄羽逸史曰王母以義成子之名李母以縣成子 免以不以母哉夫白龍魚服未易決擇有如母 玄羽逸史曰朱三窮凶極暴被告唇唇而崇宗得 公道豈可效他人求關節平此尤非近日士大河屋被點母輙撻景讓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日朝 大坐之将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久乃釋之軍 门之親含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 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 付汝以方面是得 八賢豆華常婦人所能彷彿也又景讓弟景莊 劉崇母素有識量陽山朱温兄弟貧依崇家 退命推之景議厚達髮已班 以國家刑法為喜怒之資而

諸臣議學曰噫尚可 中之由光乎故知高尚者母而非放矣昔桓玄以此母。本羽逸史曰种放在終南太宗召而不出從母命。本羽逸史曰种放在終南太宗召而不出從母命。本羽逸史曰种放在終南太宗召而不出從母命。故道宗不召而出母已物故也貞介哉母乎非女心之由光乎故知高尚者母而非放矣者桓玄以中之由光乎故知高尚者母而非放矣者桓玄以中之由光乎故知高尚者母而非放矣者桓玄以中之由光乎故知高尚者母而非放矣者桓玄以中之由光乎故知高尚者母而非放矣者桓玄以 帝時加存問母卒徵放乃至及真宗西封 滅用勢利之 隱也盧藏用在終南捷徑隱也并种放母隱也大問質自穢畏隱也韋租思拜赫連勃勃而受誅屠 徵之當時以為充隱子因而廣之王烈在遼東以 藏用勢利之士而最下者希之也 都王烈不得已祖思遇暴勇如中毒放亦能從母 古帝王皆有隱士資給皇前希之風令入 母能安貧樂道薄滋味放隱居終 應進士舉矣順曰子有母在婷歸告其母母母曰噫尚可以干祿平哉不對而出告順曰八師事程願紹聖初皆應聚發策有詩元祐

向决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于心斷之**以獨** 邊防撤備疏奏長流連州 報君而垂白在堂西山景幕淡亦無可奈何矣賢 備偷安為長久之計鼎泼相繼而出鼎欲以點保 玄 利逸 士大夫雷同州和尹氏子義不干祿母實成之利逸史曰惇下蔡京指正為邪欲加屠害而天 目心腹之間 、聰明賢淑凌事之甚孝凌有大 同附和者

玄羽逸史曰智哉傳質羈之妻太史敦之女也能雖貴然自嫁辱吾門也后亦不廢老誠于敫 史氏敫之女齊王法章后齊湣王淖齒之亂子 飛熊姊妹迎入宮大見龍幸皆拜婕好而小漢披香般女博士也時孝成皇帝遊主家悅 虧也顛頡之火父敫之耻良非過哉 八從者皆相國器公子若返國 乏衣

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臣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甚抱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 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别議之耳 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 刺史桓修入朝劉氏見之私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歩 辛惡英毗之女毗仕魏為議郎曹不得立為太子喜 |玄妻劉氏有智鑑玄篡位下邳太守劉裕從徐宠若之流 **自之國不謂之女中聖喆可平管氏嬌女不能過** 綽約遠覽高載出乃父之意表以片鮮之間定新 從及強之去而又教之以脫禍之術明鑒假約出弟敞以從義籌鍾會之有他志而今其子孫之莫 也至于决曹政之必誅料司馬宜王之不遊祭 彼曾一代名士一言偶中且謂之難辛氏女玄羽逸史曰何曾知晉之將亂子孫至引以 大家共産 昌乎後卒如其言 天性從子 以不懼宜戚宜懼 門故鳴乎盛矣 辛枯皆其教道者爲男子當是相 明于知裕而暗于識玄玄大逆 星星

自盡 玄羽逸史曰壯哉實后負老成之識于童 后 後九年而隋公堅廢問自立女聞之自投党突厥方強願舅抑情慰撫以生民為念周書而不肯寵女年四歲一日密言于周主全言 而曾無片言以阻之反欲加害于龍行虎步 日汝勿妄言滅吾族時年 恨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 屏求婚者射之中目乃許 之宇宙然而精率 張氏曰君今拒之後且為患乃以金帛遺之及思 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 日易若勸之歸朝會思維問自全之計薦日公 一見者惜此一才人也武氏一才人也元凱與窮挾額秀之才剛正之操含博大之識是數百年而 玄羽逸史曰漢有班姬唐有徐惠皆以貞淑 幾乎思縮請降于漢漢以為華州留後 賊趙思綰少時嘗水為左驍衛上將軍 制後上善其言其禮重之 一儉其

或 頁 沒 翊覽欲 逼 取 翊妻徐 給之 曰 乞須 晦 目 設祭徐 氏 丹陽 太 守 孫 翊妻 翊 權 之 弟 也 丹陽 督 媯 覽 永 說史語言老十 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 州備立營干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其妹妻之孫氏才 孫氏堅之女策權之妹劉備與孫權破走曹操分荆 以祭翊墓奉軍震駭 八別誓合謀嘛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者八個寬製高涕泣許諾密呼翊特侍養者二十餘人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傳嬰等與 段覽餘人即就外殺直徐氏乃還緩經奉覽官首人人召覽入適得交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 冷言笑歡悅覽密妃無後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内 幺羽遊史曰自古婦人 守節者有矣死節者有矣 玄羽外編 旦人張養正問思訂 并陽督與覽不 西

而夫 人惊男女五萬口登后毛氏美而男兵入營衙彎子所紅然正登為主與長相持義襲安定禽名将数十春后毛民怕安王苻登之后登堅之疏屬堅為姚萇 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為松書求救于周訪訪 史襄城太守石覽女灌年 秀明達有父風聚推領州事秀獎勵戰士嬰城固守 敗松中于宛曾引兵團之松兵少食盡欲求接干故女灌姓荀氏晉荆州都督松之女杜曾叛聞侃爲所 城中糧盡聚冬鼠拔草而食之無叛志何夷稍怠販 出天幸不然幾千自投質子矣人此其壯烈可以意想哉子禪東去飛雲截江實玄羽逸史日左將軍有梟雄之資而祭潔干孫夫 秀也領州事遂為近日上司之權惠矣 秀晉區州刺史教之女五本夷園區州會教病卒 玄羽逸史日秀權二女嬰年閨質而勇冠三 一無帥兵與實共敢松乃遁去 欲將備了禪去張飛趙雲勒云截江 帥男上数 史雋 軍然

而懷之井在城外為深兵所據會天大雨劉氏命出謀叛劉氏斬之與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病危殆劉氏帥厲將士乗城拒戰百餘日城副高景 高略善用共諸洞皆服其信義適高京太守馮寶寶 ·任召寶欲劫其兵以叛冼氏知之以寶稱疾自徃木宗使從民禮由是馮氏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世為方伯而號令不行于蠻中自冼氏妻寶常約 京洗氏女其族世豪蠻中部落十餘萬家洗氏多布絹取水則前所未聞何智男之俱備也玄羽逸史曰劉氏守禦始末雖古長將不是過而那外編 風交當時惠帝羊后為劉雅所得竟生子熙復立 魏梓潼太守苟金龍妻梁将張齊來攻金龍匠)選請實日陳都督非常 毛后不獨勇健節亦矯然有烈丈 行于鮮中自洗氏妻實常約

唐李氏高祖淵之女適柴紹居長安淵起兵晉陽密 帰撤巡下二十餘州遂定嶺表拜盎高州刺史冊洗 徐盐與隋將慕容三藏擊殺仲宣而自披甲介馬張 遺其孫暄救之不敢進夫人大怒勒昕專ィ 達擒允僕歸陳主以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世令不能惜汝而到國也遂發兵拒境與陳將章昭 錦織巡下一 玄羽逸史曰自古婦人賢而多才未有如洗氏 以臨振縣為湯沐邑 覽懿行而景思津津平有餘繁豈不壯哉 一同反僕遺生日子母先 茅土恩澤之盛皆夫人 賜繡應安車鼓吹壓節鹵 今偕行則不可留此 知 則

寶說羣盗李仲文等皆降徇盭屋武功始平俱下衆其奴馬三寶說之令與神通合兵攻陷鄠縣又遺三 後楊子琳為瀘州天將素與寧不協帥輕騎數千乗任氏成都人館度使崔寧妾也寧入朝以弟寬為留 氏 至七萬道使迎淵淵遺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本 守人之矣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守管城不下無忌召高攻管許以封邑高曰父攻子魏公子無忌大被秦兵時有安峻人縮高之子仕秦 會世民十消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 具將帥才况其他也女中英傷自洗氏之後李娘 而其 自有甲兵何必美石龍洗氏 子亦稱流亞云 玄羽逸史曰任氏非俗所傳院花夫 羽逸史曰神武公之女生男雄傑已應天命矣 守死 八自帥以出擊破子琳走之 入司竹園聚聚數萬劫李綱為長史李氏使神通大俠使萬實等起兵應湖有西域商胡 成都留後寬與戰不利任氏出家財募兵得 女亦桓桓有烈丈夫風即斯養馬三寶且能 都人節度使進學妾也寧入朝以弟寬為留 卷主 Ť.

五詩死之遂到丁 與焉今縮高醉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 之所喜敢避信陵君怒使安陵君生束縮局而 使者久立門外欲令勝起迎勝設林干堂加朝服拖太子師友令郡縣長史諸生三老千餘人入里致詔 曰吾受漢恩無以報今年老人 王莽既篡位以安車駟馬爾書品級道使迎襲勝為 不然無忌將十萬之師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 不可縮高日信陵君悍猛自用此醉反必為君獨 · 弑父臣弑君有常不放國有大赦降臣亡子不得 於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大府之憲其上篇曰 節俠而高之所守者似善君子辨之 于流俗者也其時輕生徇義者亦多如侯生以死 使糾安陵君 稱病篤不起使者百方強請不從子弟皆勸之 子倍君非深知名義之重如獨秦之悅口豈能至玄利逸史曰縮高安陵一布衣耳寧死不及使其 令那縣長史諸生三老千餘人 惟知首功野祿禮義為然蹈高者真不染 Ħ 使者会信陵君聞之編素辟合而 台幕人地記宣以 入里致詔

守死之義而 **馬漢李業名徵為博** 何 夾動耳砌

與我皆敗築謂子最日本知一术不能止謀起兵石頭討之淵以謀洩之道成道成 以名義至此道成當自前

深林行至四更五

東蕭斌

明日

然则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後然则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後不可難去雖不肯懷光死乃自殺不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大祥宋丁之後緊無四年來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大祥宋丁之後緊無四年來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大祥宋丁之後緊無四年來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大祥宋丁之後緊無四年來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大祥宋丁之後緊無四年來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大祥宋丁之後緊無四年來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大祥宋丁之後緊無四年來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大祥宋丁之後緊無四年來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大祥宋丁之後緊無四年來少保極密使信國公文大祥宋丁之後緊無四年來 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但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大臣愛子當為朕麥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 御史及懷光中咸陽不進璀密言于帝曰臣父必須李懷光子李唯德宗以懷光解奉天之圍召雖拜侍鳳之于雜純矣 恨然而其就斧確乘志不回視蕭斌豬淵董直麟道成羽翼既定之後何以指手其間說者謂有遺 莫及初天祥開幕府置僚屬及遙清號令種慕府文陽氏遠來收尸靣如生衣帶之贊行刑者秦之帝悔足矣帝猶未必左右力贊乃斬于都城之柴市妻歐為相矣天祥曰天祥為宋宰相安事二姓願得一死 謝妨得皆足稱守死而惟信公也者則揭日月

說史馬言卷十四 趙香曰道險路遠聲如两鼠關于八中將雄者勝乃 必厚積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謹受教歷請刑者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 與五十里而軍泰將聞之悉甲而往趙有軍士許原 争山不得奢縱兵攻之秦師大 省立 斯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恭問入趙軍奢善食有死秦軍鼓謀武安城屋 死盡處有言急收武安者 宋伐趙 圍賜與王石羣臣問之 廉颇樂乗皆不 許復言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即發萬人拒之秦 納諫法世 玄羽逸史曰馬服君持重固密嚴審次斷果良將 **岩子去邯鄲** 人村多伏子 之使遣即卷甲而 軍士耳卒用其言以敗秦師此見當時 卷十四 十里止合令軍中日有以軍事連 玄羽外編 里人 FI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莞如趙奢者國可爲** 夜行三百里距開 張養正問思訂 铁史雋言 彭越及 易燕况以两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以人名為求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 · 下矣羽代乃不 數日乃 其志何 見熊 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從之以待大王今 欲南靣而王顧 〈坑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如此 入無將乃出趙王原 日乃下羽欲盡坑之外黃令舎人兒年十三往說越反楚地外黃為越城守項羽擊退彭越圍外黃其類夷盗奴虜往往有相國之器此亦足以賭矣 欲 王武臣與張耳陳餘略地王間出為燕軍所得 卒者才智論議即策士中亦錚錚而廿二玄羽逸更曰先秦之世張耳陳餘最稱略 去此必大有厭服其心者在也古人 将日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 下羽欲盡坑之外黃今香人 野共等初定且以少長先王武臣へ 付其王耳厮秦卒日君未 李為御而歸 坑外黄 古以來 人也日賢人

史 287-704

趙尚

請

亦

一君賤役

從此以東

餘

所過

東傳會兵樂場至漸上有對波者遮流亞夫曰吳王 素富懷範妃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人于敬澠厄 寒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自行必置人于敬澠厄 有吳伏兵乃請波為護軍遂平七國 文科逸史曰七國之地有天下三分之二蓋謀已 久一旦電餐海內搖心亞夫提孤旅會兵滎陽運 世國固在有掌中矣當時田祿伯桓將軍為吳王 計亦出此王不能從儻從之亞夫提孤旅會兵滎陽鷹 大都執取獨夫號之徒皆遺使附之泰山道士徐洪客致 至羽逸史曰大國之地有天下三分之二蓋謀已 大都執取獨夫之徒皆遺使附之泰山道士徐洪客致 至天北美知所之而密亦不能用也 文羽逸史曰洪客踪外者。 大下未嘗無奇士伏在草亭若越波會兵滎陽鷹 文羽逸史曰洪客。 大下未當無可士伏在草亭若越波是也 文羽逸史曰洪客。 文羽逸史曰大國之地有天下三分之二蓋謀已 大下未當無奇士伏在草亭若越波會兵滎陽鷹 不出莫知所之而密亦不能用也 文羽逸史曰洪客踪跡置安期生之流耶招而不

楚伍貞父奢諫平王而死貞將出奔謂友申包胥日 部進權合州業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 固疑先 我必覆楚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與之後子 成蜀始可守 **茶伯哀之** 茶秦人不許包肾泣于庭牆立七日而水漿不入 當繁劇或變出倉平皆東手待敗者也彼有高世出已右幸而承平養威處尊足以明得意矣一旦 **荀哉子胥憤父非命合怨而出赫赫楚國乃欲以玄羽逸史曰古之君子其倉卒握手之語亦何敢** 名譽之素也而深謀大智超出等夷又恬于進取 之識者睹平日祂能之色將壁之而去肯與共功 玄羽逸史曰天下 輕為售也人 應後群非余制使屈己以下之委宛以探之固 生非淺土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 ~許出師秦人 八郢楚嗣君奔子胥鞭平王尸包胥乞師干 工士大夫嚴然做天下士自以為無 团 何代無才二 **人為之賦** 無衣師出吳人 再蠻羌羇旅非 退昭 口

失匙筋 無所不可 如紹曰五當據河北阻燕代兼夷狄之衆南向以爭若天下事未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以為何秦紹曹操少相友善俱任俠不羈一日紹私語操曰 英雄惟使君與孤耳本初之徒無能為也 劉豫州在許昌操敬禮之嘗與對食操謂之曰天 畏玄德彼見恢廓之 内 河北阻幽并兼烏桓鮮甲南臨大河以天下形勝 玄羽逸史曰表曹私論當時出于偶然既而 善于伍 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 两子初聽之若皆誕也而卒踐其三章非自度其一夫之力覆之耶包胥不誕其三第云我能與之 才氣之有餘乎兩子學學俱不世出之才也而申 人數决之嬉戲之間有如此者然標之校何獨其內智勇而屈之其言各酬而曹氏坐大此其興亡 盡歸于 卷十四 、洛陽沈胡太后魏少帝干河盡殺朝 我自謂無敵矣孟德從容指揭聚字 度酷似龍準耳儻應變更 之智男以道御之 史傳 紹排 1

原殼笑曰中原若用吾爲相取吳如囊中物耳熙載 吳告其友人李縠曰吳若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 韓熙載其父嗣爲唐平盧支度使得罪身死熙載本 稍去密兵勢稍弱不得已降唐後謀反誅傳檄天下數煬帝之罪海内震動後殺翟讓 策讓謝不敢密以其兵取回洛倉據金塘城稱魏公 南唐爲翰林學士者十餘年以酒色自娛屢解相 別外編 于玄感者言大而莫酬未足竒也 首羞見江東至今勃勃潛有生氣豈若俛首降事 有籍百勝而一敗垓下悲歌壯志近千 也彼于賈潤甫徐洪客之策且不能用何驅 其策謂優于玄感則可其實言大而莫酬未 古一人窓不得方也密自謂驅策天下賢俊各申玄羽逸史曰世人多以密比項籍籍雄勇有度亘 工大夫平玄感笑而服之會帝自將 古烏江刎 與死 天下 伐高

			玄羽外編《春十四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	数字公立遭之其剛正如此是人 曾 将巨萬致之韓公公卻他期而受事	だ之子上為文末志文以名姝二人值千金加以 不檢而風流雅致不後于謝安王儉宰相嚴實可 必有所轉彼其沈淳丁 脂粉麥專之間 心	也韓雖不得有為而議論亦甚深長若遇局世宗辨之者矣愚以為所遇有幸不幸非韓真劣于李	文士浮華才人樸茂南方弱脆北土悍勁此已有玄羽逸史曰李韓私許李幾酬而韓英效說者謂
之既而鳴鼓下井陘背水以疑其心拔囐玄羽逸史曰成安淮陰主客異勢廣武之	人而戦之非	五百蓮	走水上車道果空壁出信所遺跡已入壁房	ス以萬人行背水啤趙· ・ ・ ・ ・ ・ ・ ・ ・ ・ ・ ・ ・ ・	之大喜遂下井陘先便為於以奇兵三萬從間	定等定案当及工中亚ゴ李宁事集聚定等	

大清世民追之會軟中馬普讓世民目破竹之勢不大清世民追之會軟中馬普讓世民目破竹之勢不大清世民追之會軟中馬普讓世民目破竹之勢不大清世民追之會軟中馬普讓世民三破竹之勢不大清世民追之會軟中馬普讓世民三破竹之勢不是那一大清世民追之會軟中馬普讓世民三破竹之勢不是那一大清世民追之會軟中馬普讓世民三破竹之勢不是那一大清世民追之會軟中馬普讓世民三破竹之勢不是那一大清世民追之會軟中馬普讓世民三破竹之勢不是那一大清世民追之會軟中馬普讓世民三破竹之勢不是那一大清世民追之會軟中馬普讓世民三破竹之勢不是那一大清世民追之會軟中馬普讓世民三破竹之勢不是那一大清世民追之會軟中馬普讓世民三破竹之勢不是那一大清世民追之會數中馬普讓世民三破竹之勢不是那一大清世民追之會數中馬普讓世民三破竹之勢不是那一大清世民追之會數中馬普讓世民三破竹之勢不是那一大清世民追之會數中馬普讓世民三破竹之勢不是那一大清世民三大時,一大清世民。

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聚奔然州併力困守故存之以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聚奔然州併力困守故存之以為所東城喪事相夏侯孜舉主式爲觀察使討之式發語所東城喪事相夏侯孜舉主式爲觀察使討之式發語所東城喪事相夏侯孜舉主式爲觀察使討之式發語不能變宰相夏侯孜舉主式爲觀察使討之式發語不能變宰相夏侯孜舉主式爲觀察使討之式發語不能變宰相夏侯孜舉主式爲觀察使討之式發語不能變宰相夏侯孜舉主式爲觀察使討之式發語不能變宰相夏侯孜舉主式爲觀察使討之式發語不能變率相夏侯孜舉主式爲觀察使討之式發語不能變率相夏侯孜舉主式爲觀察使討之式發語不能變率相夏侯孜舉主式爲觀察使討之式發語不能變率相夏侯孜舉主式爲觀察使討之式發語不能變率相夏侯孜舉主式爲觀察使討之式發語不能變字之於其一段。

又舉巨木撞其升盡壞泰赴水死諸曹敬 以腐木亂草洋上流而下擇水沒處遺善罵者挑之來飛已盡降其聽將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汉又陸襲則入湖自水攻則登娛常曰欲犯我者除是飛陸襲則入湖自水攻則登娛常曰欲犯我者除是飛 飛以水冠攻水冠則易炎猶不以為然時泰浮射朔敗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厢以王師破水冠則難 易言 且行且属賊怒來追則草木擁積卅輪礙不行形 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宣撫沒至潭州席益疑 飛玩短欲以聞愛日岳侯忠孝人 之城本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乗筏以牛革蔽矢石 欲與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願少留入 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房置撞竿官舟迎之輕碎目 萬俱請降果八日而驛書至潭 益慚而止會朝百召浚送防秋飛袖小圖示之短欲以聞溪日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 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乗者擒之可勸者招 萬聚而泰則百萬且有洞庭之險諸 八日被賊之言量不 台可

韓厥得政為公言宣孟不可以無後嬰以孤至立 盡反其田邑孤立嬰死日我下報宣孟與公孫井日 熟斌起太子男女妻妾皆死病己生数月亦在繁中段衛太子據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巫 兒與杵臼殺之而真孤乃在嬰所 製告諸將曰與我千金我言趙孤處諸將依其言取 晉居奸暫修趙穿之獄趙朔等皆死朔婦成公姊也 有遺腹走公宫生男賈索之夫人祝日趙宗若存五 死者若生炳炳朗明千古常存誰得而難易之 死嬰巧于生两 **苴不能過也有如此才而宋卒不振天耶人耶為大而誕乎已而不出所料智中定算即孫武穰** 玄羽逸史曰當 難哉杯臼日子勉為難者于是取他人 白程學謀日再索奈何且立孤與死熟難嬰日在 時盡謂死易立孤難不 易地則皆然乎卒之生者復死 今走 馬日善士 知俱死孤 出

漢太尉李固為大將軍梁其所疾自知不免遺子基 史氏後有韶養被庭上宗正籍被庭今張賀安世弟擇謹厚女徒胡組等乳養日再視之以付其祖母家不可死况天子之孫平使者以聞上曰天使之也吉 言皇孫之賢及昭帝前昌邑廢丙吉奏記于大將軍 問頑異甚多張質每稱之安世日少主在上無得常 也教以經術欲妻以女安世不可為擇許廣漢女配 輕重皆殺之獄吏內吉抱病已閉門日他人 世之子亦侯 光立之而吉本未當言保抱功也久之乃封侯賀安 表者哉 排雷霆而卒全其孤其難易與嬰臼相上下矣旣而黑勝之自殺內外震憎不敢救丙吉小吏獨欲于上帝聞之大怒以任安為持两端并田仁伏誅 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日田仁二千石吏當請 復依許氏授詩丁東海海中翁高材博學生長民 田仁以父子至親後必悔開闌出太子丞相屈釐玄羽逸史曰巫蠱之獄任安閉門不從太子發兵 而偉哉相業固不由浴日之功也夫豈以 一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 100 無罪猶 節自 葬蕃尸匿其子逸事覺緊獄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 只橋制使張與司武蕃宗親**屬客皆死蕃友朱震收** 乳政武等患之謀誅節等事洩節等反擁帝收五校等皆刻朝堂而宦官曹節王甫與帝乳母趙焼朋比 漢大將軍竇武孝桓皇后竇氏之弟帝崩無子迎亡 河間孝主孫宏是為靈帝徵陳蕃爲太尉李膺尹勲 設上實之位而利馬 與 玄羽外编 無成杵臼嬰童容專美 主成處難以存孤而所存卒踐其諾太尉李不可 兄誹豫臣變託 卷十五

名為酒家備而成賣下于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積就美在君矣成乃將變乗江東下人徐州界變變姓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州郡執基兹皆死獄中文姬以告父門生王成曰君 悲威傍人姊戒奏日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量 非天耶宜杜絕聚人勿妄往來亦不必尤人难引答 而已焚謹受誠後王成卒變為持丧厚葬毎四節為 餘年梁真既誅變乃還鄉里追行丧服姊弟相見 玄羽逸史曰文姬苦心以托弟而所托復得其 還京師人 不之覺有項難作 史例 史 287-713

歲詐以為已子 為超娶其女超恐為秦所錄乃 勒誅約以明逆順于是祖約合族俱誅王安當監 州刺史與蘇峻同反峻敗約奔趙趙程退姚弋仲 之安至趙仕為左衛將軍逖卒弟約代為雅甚愛之一日召語之日石勒是汝種類 更日朱震胡騰信節士哉而王安羯夷 與令史張敞共匿之 而黙啓以數 光叛破瀛州殺死一家趙玉負充十四歲子琦變姓唐末呂克守瀛州幽州人趙玉以里閈客于兖劉守 名巧衣食走晉州後琦仕後唐莊宗為兵部侍郎了 嗣燕亦是苦矣乃不免亡國何也 玄羽遊史日琦以髫幽之齒脱于屠肆非趙 刀平後琦子餘慶往宋太祖為尚書左丞次子始 而不得見其工超又沒干她素陽在行乞僅而

請見君遺之羹考叔曰臣之母盡管臣之食未管君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羣臣無敢諫者賴封人考叔 鄭伯克段于鄢謂姜氏欲段成篡也而置之大 焦徐言曰陛下車裂假父囊撲二弟幽母戮課祭紅 秦始皇所覺嫪毐之好滅其族而遷太后于有陽宮 ~ 美願以奉母鄭伯泣下考 叔因進言遂為母子 如撲燎賴如馴象茅如料虎難易不同而其觸發及秦皇窮暴乃賴权臟納茅焦回折賴如導港茅 以事論之鄭伯怨深秦皇怒極以人論之鄭伯多玄羽逸史曰極茅两君俱以立談之間回天移岳 下殿手接之亦爲母子如初 移矣吾于是而益信孟子格君心之說 所甚欲烈侯好音而公仲 不奪其音而惟易以善人 主惟問所以養之 也不可為納海者法平 三子疊進列侯之視 無以易之故難番吾君 公遇

妲 此耻 帝怪問之弘乃離席 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 困終無一成豈其智弗若奴婢雞大 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等之 相亮管自校簿 公乃動色相戒不少假借彼益盡臣防徵憂漸 而令朝廷班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 主大夫丙吉不問死 體也今公躬校維書流汗終日不亦勞至 遣吏召禪至不與坐而讓 租非聲色之主桓禪非諧 ~以其心而深取 海楊顒諫日為治有體上 論道謂之三公作而 、陳平不對錢穀 臣之體而未亮孔 厢 信 誠達 明

命 而於私室屏處陳孝 能飛速徙 玄羽遊史日 欲以彰君 至淪没哉噫 朝王暮或連日不出語甚痛切魏主 令高允好切諫 門科 看超整排 之短明己 也父有過 不然君有得失不能 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 勿圖晉請漸除鮮里 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 物冷聞 乏直此豈忠臣所為 平言表堅若聽之社稷 日緣無語語誰堅笑 事爲激訐者魏 亂國 能假 N.

望之徵熟視良久曰臣屠吒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 唐魏徵次太宗偃武修文每侍宴奏七德舞 為奴婢者秦聞而問之對曰僕聞克國禮賢古之道 魏宇文恭遣柱國干謹取江陵執梁主經悉俘公卿 而 不視奏九功舞則諦聽之文德皇后期上 文納之如流此所以終就六業也 今郢都覆没其君信有罪矣暗納何咎皆為皂隸 探蛟龍之額忤雷霆之怒者乎如高允非不直 玄羽迎史日匹夫相與面折其短循 言而荆郢仕族遂脫奴廣信仁人之 羽逸史曰庾生所構能幾何意在悟宇文公耳 過也做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深停 成不敢獻言誠獨哀之故私贖之耳泰乃悟 原季才今然掌太史季才散私財構親舊之 八切論使君聞其過而天下不聞 知可 · 苑中作層香觀以望實引後同登使 則諦聽之文德皇后期上悼念不輟 不謂忠乎 女五六萬口以賞將士賜于謹千 固見 動 一言我应 Æ 可為諫者 即 伌 ¥

未足為樂高祖經色既而笑曰在態後發耶對一校儀大複為歌高祖曰今日樂平世長日不滿 不知此發展所為平對日臣實不知臣但見其華後 臣則在于陛下甚忠管侍宴被香殿酒酣謂高 王世充故臣蘇世長與高祖有舊召為諫 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出其姬 為是耶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何問是非對曰桓 毀觀默陵者高 公知郭公之所以亡 之 姬也殺其大而納之 珪避 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不宗皆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 一般場帝之所為耶高祖曰卿言似直而 之心解緊不忘是必好有所陳山人意表非因學 學縱橫故其論議泉湧愚謂此公耻君不如尭舜心而用蘇秦張儀之術則讓無不聽且謂文貞初 祖與實太后陵 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 能以能 尚在左右臣以 實多許豈 十武功县 租 十旬 史 287-717

東、武大大呂海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 妮伯 静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二言朕當熟思 蘇軾原史館議方聚與帝合帝召見問方今政令得 之偏帝令詰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翳徐有可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侵衰尤非朝廷木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正使徼倖小 了川術垂力妄投樂鄉寢成風庫逐襲行步非**祗憚** 失軟對日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動不患 之態及勿輕天下上帝仰躬曰當為卿戒之類每退 **幺**羽外編門卷十六 以り ト局 で 長子 大会 聴言 大廣用 人太鋭願鎮 之以 、偷朝廷也 玄羽逸史曰神宗希慕秦隆夢想野後奈何志大 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 所操之析則管晏不屑為頭賢洞見其非同心納而識層乃為安石所誤安石慨然欲致君堯舜而 少之微固未之恤九族之托良以為<u>憂蓋以身</u> 頻求對欲常常見卿顯又謂自古與治立事 事非一家私議願平無以聽之安石為之

無異太后前中宗後為太子有空不就後優徵 唐武氏改國號周自稱金輪聖神皇帝諸武皆封王 設位行問道之禮以山服見不名 姓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性濟家於東官隱高 密規之見冬居茅椒夏居石室買田使奴 不可乃欲於風優游後俸 后后反以為致已而疎之模憂價而卒 為然將若之何且諸王 適殺之孫秀以趙王倫起兵誅后 無益社稷公二 監國臣官謂太后臨 與

> **姚無地可謂皭然郭釗力勸太后無狗宦官之請** 玄羽逸史曰攸緒隱高山令唐家一 比也爾曹但勿預政國家何患不安何 史 287-721

脆統聚陽人謁左將軍備于 韓信准隆人 識信非帝之度不能聽何偉哉大英雄千古不恒 何不追追信許也何日諸將易得耳至若信者國 玄羽逸史曰非信之才不足與漢非何之明不足 雙王欲久王漢中無所事信欲就天下非信無 亡追亡者耳問誰信也王怒日諸將亡者以至 王得釋蕭何與語大竒之言于漢王不用信 何歸漢王喜且罵曰若何故亡 之俄夫屠創之餘骸也異哉 玄羽外編 八言何亦亡漢王大怒如 公安備以為未陽令終 張養正冏思訂 而前曰此邑中訴訟錢 明子敬各有書付士元士元故不投此所以有了玄羽逸史曰水鑑已薦鳳雛左將軍偶忘之耶

玄羽逸史曰王景略之才管蕭之匹也依亦 因呂尚書以見猛猛與語大悅自謂如玄德之遇 人哉其峽廓之度可與安天下然猛之風心則中華之主固以窺温不臣不得已而就堅堅雖 公哉其恢廓之度可與安天下然猛之風 耳不足以計

能識固非尋常援甲

一門了

紤 と門外福 として こ と 一 と 一 と 一 と 門 外 福 と 作 窓 供 言 差 貞 所 為 且 請 以 し 官 校 さ 張差身浦州 原名臣 汗監察御史權循憲司動郎中當其得人 八后山庆宣無一官自進賢耶因召嘉貞與語大 不能次問行更曰此有住客可與言事者平吏言 深為可異無惑乎鼓動一 薦之天后從若轉圜其才 勵精水治葵程聲傑無足怪者乃循憲竒嘉貞而 - --上即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為知人 古應計行官澤下究爲唐名臣異裁遇平此太宗 玄羽逸史曰馬周羇旅一 秦皇漢武不能過也何物妖怪乃至于此 鄉府張臺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為 百匹後周論事劉切數獻忠益展官中書今為 戶其不洗然循憲因請為奏皆意所不及**及** 怪問之何對日此臣家客馬周為臣且登 八武后遣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有疑 何武 言偶合宸東即時登 世之豪傑哉石生為 /陳便宜

蜀中 先速先獻婦人以求婿宗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士 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兇豎當以撫百姓為 日西川乃宰相廻翔之地崇文豈敢自安屢上表陳 使高崇文另略可用顧陛下男以軍事委之勿置監 反黃裳曰闢在鎮書生取之如於芥耳巨知神策軍之劉開據西川要求在節復欲兼領三川上不許關 王故事從容指協一境皆平關有一妾皆殊色監軍 京師斯其大將那此餘無所問命軍府一依掌南康 選及紹用崇文皆大餐學文時屯長武城練卒五 軍關必可擒上從之時風将甚聚皆自部當征蜀 檢開入城都屯干通衢市肆不繁秋毫無犯機關送 」」

「

」

「

」 一逆旅者折人七筋崇文斬以殉由是所向有功綿 一無妻者詔授四川節度使崇文在蜀期年謂監 皆驚不似准怪在南鄭乎杜平章不魏蕭相國矣 玄羽迎史曰崇文竒才屈在小校一 鹿頭諸將行以城降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克之 如冠至受詔即行器械糗糧 安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座詔鎮が寧以備 無関事軍十 拜大將舉朝 史售 公許關 時檔

由 [4] 小帥頸 知名後屢 約 國家宜 如意 僕 固 懷 思 恃 功 一 業也故 解單 其 京回 輙 平忠勇超 窗 PIC. 深備之枪玉以為然未 斬之 猫 當從 **經請行先遣** 71 北以兵從有 团 P 个者君自裁之 陳鄭節度 騎蹇交結回紀 紇相顧失 不凡矣 說抱工 使 1/1 勸 者 呻. 李抱 抱 II. 賈循之日 國 此 與回 北平 所廣 干

取死因為 所以 師約 欲遣 過 稲銅 **樂**懷 Ŧ. 河 굶 明 與版明 征 約束 蘭聽吾所爲 南 將藉 矣越 帥 宿旨 緒將 不 鼓 洒 諸海 成營棚 可 廣南 西鈴轄陳曙 進次質州 揖 11. 馬

玄羽外編下 写下山急遣告永竒永竒自鄜州出為金兵所害世出城與追騎屢戰皆捷越高原建追者甚多推撒雜 份馬而止兀木以世輔知同州遷即以計執撤離图 **劉豫廢兀木獵淮上** 以昇劉豫永 六戴天之仇夏主曰爾能立功即不斬借兵時有首 度馬處欲執兀木來歸俊還白世輔馳問為竹剌 輔帥馬軍 王庶募間者世輔應募遇敵斬十七狀貌神竒随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 然日東秋不可與共事見固超等夷矣恨不以西 當夫交趾欲助討智高余靖已承制受之青獨 君臣何多忌乎 八生擒撒離喝取峽。四五路歸夏世輔亦得報不倒將二十六騎奔夏為夏主泣言其故願得二十 補隊將自是知名金人門延安授永 康恐 會東都永可密誠世輔乗間歸本朝及 委之此然萬里長城而顧令老京師朱 前聚哭口我宋臣也死當歸宋會豫命 八月唐以水世長蘇尾九族世 世輔從陰遺部將吳俊探准水 八犯郎 、而歸庶大 **奇父子官** 輔星 延經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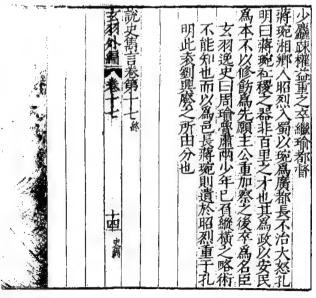
能敵我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校曳 李官遂請招撫使張所所以為中軍統領問之曰爾所之上書請帝率六師北渡以復中原坐越職言事 **害父母弟侄者斬干市以精騎數萬** 橋而 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 師敗其數萬聚于汜水即陸統制 恢復中原耶何般壯士澤奇之配以五百騎使禦金湯陰岳飛在宗澤麾下犯法將刑大呼曰宗公不欲 顯忠立志恢復竟為秦槍所抑 華古良將不能過然野戰非萬全計可授吾陣法 賊所抑又何侈口道中與故常時識者以 嘲之蓋為此等事也 玄羽逆史曰宋之不競非無才也而宋人 列 李顯忠雄勇忠烈與岳武穆伯仲之間皆為槍 見王樞求歸國樞曰奉命取陝西世輔今復歸朝和議已成已有被書因與官 軍数萬來世 萬匹揭榜招集騎勇擒其 至延安總管趙惟 因謂之曰爾智量 「輔揮雙刀所 心澤 自忌甘 爾 東

名同龍 喟然歎曰城可權也蓋以地下于西湖耳淳熙中 王赫然震動欲用种放故事召之宰相曾觀求見喻名同請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錄塘非駐蹕之所壽 官乎即渡江歸屬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 而逃遂相與共阻之待命 報退居發之永康益力學著書皆園視錢塘 宋室有如唐肅宗者御之中原指顧可定不 逸史曰飛之才其循在郭子儀李光弼之上 漢世祖董也奈何所遭者闇而無斷一 班師為秦僧所陷而死 古則孺子能惜之不忍言矣 一成等以

為歸德侯 兵攻之數月城中 世之智勇開恢萬古之心智自謂差有 雨雲雷交發而互至龍蛇虎豹變見而 (割武平人安帝時為即中大将軍發騰議欲長無損益哉乃彭功名事業在史冊無論已 **妃憑堅城扶大義昆陽之捷此為之本曾為棘** 玄羽逸史曰棘陽子漢何損益顧彭方守宛宛 世空談屬儒所能彷彿而 風其不競乎狀元一日而卒迄今生氣猶存 玄羽遊史曰陳同父儁傑也伏龍鳳雛之傳非宋 而王匡等百萬聚來烏合野屯可立盡彭歸 邑長是長最小職耳而東漢 八王森時即為棘陽長使守宛 不得究其所為天乎 日之長諸 没推 倒

HL 弘-兵平彼 能困 1 勢而 团船 羽逸 能縫 使入 詡 背 河去敖 定月 者備 以募壮 隱以詡儒者謂坐談客 贼 成率 知其無能為則 至行純黙妻子事 駭 才智之上無所 誘掠 散縣境皆平 作賊衣以釆線縫 一不遇盤 《斷天 吾近 丁鋒兵不厭 功 日過 伏兵以 素文劫 百里全 温飽 下右臂以是 根錯節 固沛平有餘矣此 秋 康 耳 元 無賴者得 待殺獲甚多又潜遣 權願 偷 元獨 如嚴 其裙有出 耳寧知胸中 不别利器又料量 栗 與母居 慮也 寡爲 知其不 寬假 妙非庸 整剪 太中 賊 百 百 轡 以是新和以 餘 市 耕母 歌 詥 里 有甲 詡 稜 新息長 道驅 罪城南 玄羽 玄羽 吏欲引南 法帝為 个敢救上禄者是一 車北行 和梅 川定 以 過 凌人 俗者也若在 盗劫 曰此非能吏 輕 也 同 服屬 而 獨 脫

靈帝時黨禁甚嚴梅上 彪怒曰賊冠害人常 行案致其罪賊聞之 禄者是武都之最小 、太學諸生 數日此賈父所生 害人者北有婦 郡鍾皓 疏末 禍公卿大臣 孔門不知單父武城之治 九辟 而今黨人錮及五族垂嚴梅上言從祖兄弟别 = 邑也 不敢言諫議 面縛 自首数年 回 相 殘 彪 與 出殺 漢 太 史 287-727



史 287-7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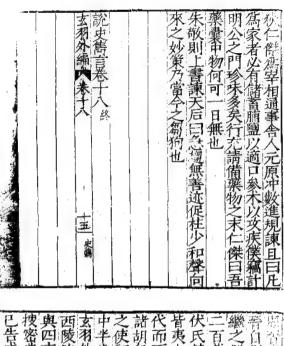
在旦夕見王而說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素得以間滅五國時有即墨大夫亦客也知齊亡素金勸王不修戰備而朝秦又不出兵助五國故秦敬野王不修戰備而朝秦又不出兵助五國故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 說史馬言卷十 餓建白取矣自古亡國之主常以忽佳謀不獨一齊勝負必有辨也為此謀者非客乎然則松柏之秦角立以海内所怨疾之秦而當五國所共推之 與之數萬之聚使收晉故地即臨晉之間 齊王聽之不聽耳如即墨大夫之謀齊 玄羽外編 在阿 鄄之間者百數王 者百数干 問思訂 可 可相無也

里終當匹令龍與友 入無頻色 玄羽逸史曰此孝武時天馬歌也元符三年新 實雄主之餘事而海內亦從此虚耗矣當時漢 電子絕塞代匈奴盡祁連焉支山而止遂有此歌 孝武皇帝使張騫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又使衛 玄羽逸史曰此匈奴失二山至之而悲為此歌也 尺帛之謠聞之若冤其實帝處此良非過也若晉有淮南當時遂為口實然問公不有管慈平主果 一頁今天馬下霑赤汗今沫流赭騁容與今雖萬 暴利長屯田敦煌見羣野馬中 載物極而反數之常也 何在擊匈奴歌凡三言而四窮民之景皆在目 有歌曰小麥青青大麥枯新婦抱姑翁哺雜良 皆王王淮南者名安元符 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士 名雪山 、皆反英布也長也安也 名太白即天山也開拓之功

玉 日切天驕北去晏安自如曾謂江左之主而可語玄羽逸史曰此南宋以來積習也胡騎圍城求言 部寺官所據矣時固有升降平 者亦間燕逐文章之脉竟為北地信陽 觀此謠可知也近 者亦往往羅而入之一 遅速為榮滯惟望登臺閣母禁從然北在取可喜至 邊境日威元昊皆榜得夏妹首者質錢二 外官得因两府應試館職故高才絶學淪落在外 開言路閉城門閉言路開 羽逸史曰宋初進士五人 叶可與可詠矣 年即至輔相除科試者不以官之 有云東南鬼火成何事全仗胡 河天下反此亦 事必過此順帝 十順 一三月果 年買會 所也元 所 李而可

韓非子曰自古有國家者寬則寵名譽之期冠子曰天高不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 鬼谷子谷蘇秦張儀曰一 **集教報燕昭王書曰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 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品 云國不潔其名 小樂忽喬松之承年語云女愛不極席男 准甸大 示異奇渥之亡于是而决其時我 太祖已挺生玄羽逸史曰天厭夷德久矣是以訛言繁與天變生黃瓜民皆無家世亦順帝時民謹地至正女報真点, 汝青 公群公謂公子無忌曰人有德干公子不可忘也 有德 侯門相子李克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 雅草三十三條此史中 兵退天下大 不可不忘也 足下功名赫赫然 可

城為下心戰為上五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從丞相亮南征參軍馬謖言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漢不足效也昭烈疾篤降敕子禪曰勿謂惡小而為之勿謂善小昭烈疾篤降敕子禪曰勿謂惡小而為之勿謂善小在內而亡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悟求出鎮江夏 言出子口而文 正式秋失節之士何足檢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立勝滿武秋耶鑒曰意輔道詠平決敗懷之廢柔而土敦與舒鑒論西朝人物曰樂彦輔短才耳考其實 7.経常為陛下愧之他人能令親者疏臣不能令親后帝召齊讓之旣而曰頗知愧不濟曰尺帛斗栗 利 可以 中王坦之謝安迎于新亭坦之流汗泊衣倒温擁兵來朝都下洶洶言欲誅王認因移晉 我将罵齊而後官之如何屬日齊俊爽恐不 濟尚公主為侍中以諫齊王攸事免官帝謂 **冼馬衛玠當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 吾耳 司 审



關中居馮翊河東北地魏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以 巳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子 を有えて有名なスート 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是以有道之 以為戎伙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其略 那礁胡干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 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強擴歷古為患魏初民少西 因念恨數殺害長吏漸為民患晉武帝太康二 晋五 **君侍之有備禦之有常期令境内養安疆場不侵而** 盡為狄廷矣宜及平吳之後謀臣猛將之略漸從內 自漢魏以來羌胡鮮甲降者多處之塞內諸 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雖 今服從若數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 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馬翊安定上郡 外編巻 胡指掌卷 玄羽外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張養正冏思訂 郡其後

明學士丘瓊山論五胡曰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 勒軍已潜生于東北之郊平當其時晉方全盛劉 長治之策何也豈天厭司馬氏祖許竊國而 胡之禍哉彼武帝功成而驕謂裔夷避亦不足慮 先諸君子亦不聞獎按二子論列而爲國家建久死而不采惠帝閣縣無識吾無責已乃杜元凱張 萌郭欽江統翹然遠覽晉之君臣誠一 充則有遊齒况于夷狄能不爲變此等皆宜申諭發干計并皆聽勇便利夫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 开析支 不能用夫天下之禍每伏于所忽惟智者能睹其 正始中母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于榮陽部戸亦以 机為横逆此必然之势也宜及 于所聞而追之莫及者豈盡無所為點定者在也 諸胡建安中聽其散居六郡今 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氏也 何見賞于王武子之儔上東門 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國于計為長也朝廷 今兵威方盛因 為五部戸至數萬 聽之豈有一 劉淵

為中郎参軍勒以劉翰鎮幽州勒選十餘表鹽米十斛勒曰五不喜得幽 靭 人將勒兵拒之而為游統所前沒日石公來奉戴我 一豈眼襲我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 不收樣乃欲自稱尊平即送襄國斬之中郎荀綽 前數之日公位冠元台手握強兵坐觀本朝頃題 个国修箋子與納質請和崐必喜我之服 月中旬請幽州奉上 頭聲言上禮買欲塞諸街巷勒升其廳事執 進屯难丘恩威大著自河以南多叛勒歸土衛城時劉曜祭漢改國號趙勒亦自稱趙王参軍勒以劉翰鎮幽州勒選翰歸改匹磾匹 待以客禮斬朱碩聚高之亂政戮游統 以待勒展主薊叱開門猶疑有伏先驅 了之遂以火宵行達易水督護孫諱馳白 ~張賀勒勒早解于波又動物 来十斛勒曰五不喜得幽州喜得二佐親戚家實皆巨萬惟裴憲荀綽止 未發張質曰豈非畏劉琨及 · 育號炎益縣息不復設備 二方智勇無及將軍者 而快 者

略過干 然然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孤媚以 駕不足復留種矣咸和五年勒稱皇帝 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 身當矢石成大趙之業使黃吻 四年石虎拔幽州殺段匹磾永昌元年張賓卒 雖修祖父墓通青珠五市 動好與羣臣謀議不合思有則流涕獨日與劉曜 相攻戰成和三年曜自將擊破勒兵裴國大震動 此此 淮手大丈夫行事當獨獨落落如日月皎北 百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 **僧吾惡也自是士雅不納降人邊境休息** 僧士雅將士降趙勒斯共首曰叛臣逃吏 今得失聞者依服其聰明英特蓋性成也太子 下也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意 漢高勒笑曰人豈不知愈言太過朕若遇高 宏為大單于虎以不得大單于望日 入于勒即趙天王位子弘爲太子虎等入洛陽殺劉曜追曜太子熙于上邽又 士雅不我書而許 日大 謀



乎然而早見預防不失為人臣子之道矣也司馬氏手刃其主奪之寡婦之懷安得不生此也司馬氏手刃其主奪之寡婦之懷安得不生此也司馬氏手刃其主奪之寡婦之懷安得不生此一一勒况徐光輩乃欽陰翦中山以安石氏不亦馬法仁厚澤累數十世猶力守臣節不得已而後民深仁厚澤累數十世猶力守臣節不得已而後民深仁厚澤累數十世猶力守臣節不得已而後民深仁厚澤累數十世猶力守臣節不得已而後民深仁厚之。

終

能輔少主平儋喜日汝能為周公吾後何憂以陽為 慕與根及俗輔政乃卒太子暐立年 問豆虚飾耶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重豈不 幻縣殘致治之主也臣安敢干正統備怒曰兄弟之 見之山曰和龍城始不用晉年號四年號卒 玄对外編入卷二

川以霸王之業意將立之羣臣諫而止遂為儁所惡 -月傷稱皇帝恪薦慕容垂有命世之才傷命之守 其管壓馬折齒更名曰無辜以應識文又名曰垂 清圍走馬忽繁為燕兵所執送龍城斬之遂取鄴 霸吳王霸即垂也皝之少子皝竒其才而名曰霸 段以擊燕軍燕人 方未平景茂冲幻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年恪攻段氏定齊地升平四年傷寢疾謂恪曰 而以格爲大司馬錄尚書事封太原王評上庸 時主少國疑誅東很藉内外胸懼恪舉 尸 八灰擊大破之閔衝中軍陣厚不 八年四月與魏主申閔遇

食言児萬 壶

有凌霄之志正宜 謹其條龍豈可解之堅遭之行權翼日養垂如養鷹每聞 冠軍垂所將三萬人獨全 節君侯之言曾 史 287-746

越越 城最招懷流散法令寶簡流民日至垂遂定 重集 点公容冲起兵平陽私逼長安聚十 祭長園守之關東郡縣多附三月暴容泓起兵 **共報營治宮闕又** 将殺弘以中為大弟遂大破秦兵慕容麟亦拔 謝秦王疇昔之恩十年冲稱帝于阿房號西 古晓將相繼敗没泰人騷動立子 溫屯中山歸附者相繼爭送軍糧府 已定關東可速備大駕奉家兄皇帝還 五月攻長安堅出奔西热主入長安 之時密遣使謂弘曰吾龍中之物又燕室 之志賞罰任情時垂子柔與孫盛皆在 年 **之長亦須** 以高陽王農爲幽州 文業聽吾死問即便稱尊上 一方日 當垂濟河有眾三 夜襲飛龍盡被氏五 ÏE 徐萬

奸詐必為編 間公熙通 自立久之乃爲段幾所弑太后丁 治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熱作木盡其在王平 為國患宜早圖之垂日汝欲以我爲晉獻 實代雖為魏主珪所敗垂自将襲魏平其城執以歸斬之時晉太元十八年也 之而燃至是共謀弑皇后無何魏王珪 舒夏丰 **泣而退告其妹范陽王德妃日太** 其城執以歸斬之時晉太元十 留此賊與子 曰司徒意與吾同吾雖老叩囊底智足 山燕主為其臣 熙乃得立熙荒淫無度 十上谷實立先是段后言於垂 孫也遂發中 建國幾 立其將段隨葬又 山出臺閣大 五朝植草 是年 破外 以取

京城近 軍猛 惟以母托劉敬宣歌宣初以桓玄之亂奔南燕超 之孫也五月至下邳抵耶邪舍輜重而進諸 故也裕殺王公以下三 克燕之後息兵三年取關洛今若自送便可 廣固超保小城乞師于 超果盡排臺議欲縱裕入峴以精騎躁之裕 日月也未幾太尉裕抗表伐之以王 不知遠計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敢為諸不宜深入恐燕人堅産清野裕曰吾慮之熟 萬也洛陽晉不還當長驅矣裕曰語汝 不敢收遂執超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 從滑臺稱南燕矣南燕 秦秦遣使謂裕曰

育五 胡指掌卷二 &	也帶土志君子	一个企作原不相容自古而然無足怪者匹嘽文勵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泣龍城中人相食靣縛出降格。 一次推覧之人人感泣龍城中人相食靣縛出降格。 一次在原之妃皆段氏也以強見忌卒期其宗人 一次,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

以此然歸枋頭遺使降晉穆帝元和六年自稱三天 識得名時男多雅略漢王淵拜平遠将軍不受自 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泥漈而光人 德政不修天 了製國洪與姚弋仲同降虎以爲監大 、降淫雨七旬不止霽方二日雖有 種居略陽先姓浦以其家池 玄羽外編 張大齡玄羽著 Ŧ 晋五胡信 个之罪為 田秦兵大敗温進至滿上三輔郡縣皆來降 背 司馬温帥師伐秦自統步騎四

之間日音

東海大魚化為龍男皆為王女為公生乃誅太師魚耳何足怪平升平元年生夢太魚食浦又長安謠曰井有司泰當有暴兵起京師生日太白入井自爲渴 婆樓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辨大事僕里會有翼蓋異等密說宜早爲之計勿使他姓得之堅問呂 王猛者其人謀畧不世出宜請而谷之堅見猛如舊 其子孫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單隻之類犯者必 應天變十二月又殺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 井生殺皇后及太傅毛貴尚書令梁楞僕射梁正且識文有三羊五眼乃立之有星学大角熒惑 僕刀環上人 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則騎射冠絕 大驚鞭之生日性耐 一張信乎生怒引佩 五月古 目性粗暴 日如 自東 為黃門

容言曰遠别將軍何以贈我 質隆農及太原王之子指奔秦堅大喜郊迎以為冠謀然憚吳王垂威名不敢發會垂被讒與其子令之不亦盖早遂被燕温敗歸而燕人割地不至秦乃 禁合兵退溫温退熱亦病矣然後我乗其牧而取之兵引并豫之栗觀兵啃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 以逃 慕容評非温敵也若温舉山東進屯洛邑收鄉華 | 伐我燕不校今温伐燕我何故平主猛 頭燕 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秦王亦難終信聞東陽路垂所親許為垂使者謂今日吾父子來 吾將東還汝可速發令遲疑終日竟梅燕軍 之栗觀兵蛸澠則陛 秦王親臨太學考第諸生經 学心不忘本各遂所志汝何懼為追騎所獲堅待之如初且慰 使者謂今日吾父子 使親物思人垂解佩 主猛動除垂父子 五一五期指軍 日燕難強

後無當滅秦二十年後代當滅燕今鮮里布別朝廷秦分也尾箕熊分也令彗起尾箕而帰東井十年之 域朝貢者六十 逮 復與及孝武寧康元年彗出置尾長十餘大經太如事我也初減燕時申胤黃泓皆言福德在燕縣 人悲哉無復遺捕之不見堅皆不以為意官官的 遣將 權具 終勤勿圖晉請漸除鮮甲西羌太元五年堅遷 日擎 得脂 于外郡氏别其父兄皆慟哭趙整侍宴後奉歌 遊干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人樣室惟見浮雪 物冷 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點尸素顯拔幽滞官必當 必當罪秦國大治堅敕子宏及丕等日汝事主 軍呂光擊西域十月曾建臣于太極四人留鮮甲一日緩急當語誰堅笑而 改容謝之命夫人下遼寧康四年丞相禄 聞善爲誕諌慕容垂夫人 歷夏至冬備不滅太史今張孟言曰東井 得腊博勞舅父是仇級尾長翼短不能 餘國加王 入明光般大呼巨甲申乙酉魚 猛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五 胡 林

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冲為侍中先為起第以張生容垂姚萇勒行遂夹意大舉預以晉帝為尚書在僕不不聽獨某人不了所知堅素性重沙門道安安諫亦不聽獨某 慕容垂等步騎三 宏及幼子就所主張夫人皆諫堅曰 大軍後進帥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說石等降 至顏口部以謝安石謝玄劉年之督聚八萬拒之慕 人卿其勉之實衝曰天子無處言堅嘿然太元八年督梁益諸軍謂之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此官未曾授 安足恃乎且吾己内断于心耳陽平 難知計吾士卒九十 玄羽外編 入傑陛下不記臨終之言乎言且泣下亦不聽· 《鮮早諸羌皆在京畿恐變生肘腋昔王景略 月發長安堅自將戎卒六十餘萬騎 至項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陽平等前鋒三十萬 百千重日主上縣於已甚叔父建中典之業在 公克壽陽深成等电各 **鮮姚夷為龍驤將軍** 中先為起第以張蛙 姚表為龍驤将 可斷其 淵堅留 柑

玄羽外編 ▼卷三	黛非洪徤生堅丕五傳
十二五朔镇	而遂亡哉旰亦神矣

政虚殿下哀臣欲智其生耳帝司直支以及嚴重高九小臣迷亂失次耳帝再對 浩特總裁至 依鉛于 之詰浩惶惑 白吾欲為卿脫死而卿終不從帝 允能之臨死不異詞信也爲臣不欺君 浩請以所 (A) 惟切允堅言罪不至 國 悔而 以彰直 貞也特 情日 雅等同 拜中 月引兵南 一魏主親至其家惟草屋 面言朕聞過 1 **一音朕聞過而天下不知可** 右而追悼景穆太子 立南安王余自為宰相十月又弑 燕巢于林木後及宋平時中 魏百官無 伯死 孔子 不知可不謂忠乎公口高允真忠臣朕有 数間 游生四年矣魏主 可哀 李宣城 六州殺掠甚惨

史 287-758

誅典

所過

何

厨中鹽

徙至是游

過未

易知此乃管 /後懷輯 后 福制引 宏爲太子延與元年遂傳位于宏自無太前點會污干是郡守始有以廉潔著名者 宗太子 百分呈典元年 所謂 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 H 7 外民心復安以 弘即 **瓣親吮之及是悲不自勝魏主** 推羣臣不可乃傳位太子而顯祖好黃老浮屠有遺 馬太后恣淫為人 然及司 上丞相 · 以和 于鮑叔 事威 五年組 風猴 爲治官罰嚴明 - 組 並 文 夫 五萬指穿 公題 問 固 嘶但

都立學置 始皇 採馬 穆陸賀劉樓王嵇尉八 病始必不起天下未平嗣 氏初 年自行 士制禮定樂卓有太平之風彭城一 高祖 之總泣鮮魏主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清規懋子孟諸葛孔明以異姓猶受顧託况汝親賢可 日後宮久垂陰德吾死可 心吾百年後其聽醉蟬晃遂其 族姓范陽盧清河崔榮陽鄭太 為太后姐魏主行三年变羣臣 納其女充後宮初納者皆為妾 **卷四** 同寒素執 三年丧待諸弟始終無問 穀塘原疾其謂司徒魏 賜自盡 愛禮性 同則郡

劉 | 統詔解元 胡后當逼 還養河四 后稱 堂 瑶 安侍用事盗贼蜂起却嚴徐統李神軌為中元义兵柄太后復臨朝 有 有級同 政事皆手筆 **淫淸河王懌使懌專** 制后以其妹 嫌疑 列勸去 果生詡延昌元 宿而 尚書元义妻為女 中朝書發 時征西將軍 高肇伏 亂矣財 劉 P 义與官 中 空 **樺及明恭三帝歲** 晉陽是為 帝以庚午 四 魏皇帝自 周

風矣夫子立母死此雖胡法而亦弗陵句弋之故寬顯祖鎮之以靜至於高祖則彬彬乎有太平之為令主而太武雄才大略威服四夷高宗承之以 鼠状流離瀕死不死是天之所與也者於滅大地 渡奄奄而犍雄代北無乃牛代馬之識乎太祖 十翼犍쭁中餘喘能修椅廬之業代用以強時 平動王之功此爲第一所以開二百餘年之基 智也胡充華何物女子乃獨不畏死 玄羽逸史曰 野血赭壽陽之山 東市 晉五 姚氏羌也居南安赤亭懷帝永嘉六年 榆眉戎夏襁頁隨之 滅石氏國號魏石祗稱帝于 羌姚氏 胡 将軍趙謫成梁續反所向奔潰長驅至長不平然察其誠直亦不之罪永和元年以 謂太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及奪之 [中與蒲洪俱降後趙為六夷左都督 和三年後趙中山公虎滅其主之 、仲稱疾不質累召乃至正色謂虎日 $\overline{\mathbf{L}}$ 者數萬戸遂降干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史 287-761

責讓之因

張養正問思訂

編

、 除今将軍魏懷襲之襄斬惊并其聚而遺參軍 東時股治北伐襄以燕秦方疆未可輙動乃廣東時股治北伐襄以燕秦方疆未可輙動乃廣

秦兵 rli) 竟為其下馬該所紙而苻登則堅之疏屬也亦稱帝 結 自 國璽堅叱之曰五 無 南安與莫相柜養養其后毛氏色美而勇善 外編 納之罵袁而 也堅数陽長求死長遣人 兄者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 也長後遺右司馬尹緯說堅堅問維在 称秦王旬日得來上 也將十 尹許南安雕演等糾媚光豪五萬餘家摊夷爲 八值學子跨馬殺七百餘人以聚寡不敵被執 一尺营外 堅奔五將山萇圍之執堅以歸 令此賊至今陛下将年 人皆死十一 卷五 萬級望摩而進前無横陣 餘而已 死長置酒高會諸將 歎曰卿王景略之鑄而 公谷甚兵多渴死會 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 一也董師 堅曰天亦佑城 人縊之太子弘中山 太過耳 皆曰若 树 人盡 也温古 五明指写 變即位 送晉 值魏 何

次年為 晉義熙十二年太尉裕篡嚴伐泰 果出東井姚弼姚愔作亂伏誅秦王與卒 餘日魏主召名儒議熒感所詣崔浩日春秋記神 為國師奉之如神羅什翻譯經論大營塔寺由是州以文章參機密秦國亦治又以龜茲沙門鳩摩羅什 其後旦而候騎告曰賊營已完矣不知所向登 關太尉裕率諸軍人長安秦主泓出降姚氏 化之奉佛者十至而九與電廣平公弼而結納朝 幸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令機感之亡在庚午 以論事得顯核姜龍等以儒學見尊禮古成 日檀道齊克洛陽王鎮惡大破姚紹沈田子 日之間庚午主秦辛為西夷機感其入 、不名譽以傾東宮國人 秦地椿國 安定長小學自出樂之登駭而還丧夜引兵躡 卷五 族子劉衛宸擁聚漠北魏主 我太元十八年養卒太子與秘不發入我覺謂其將死忽然復至吾與此 月 洗等

磐鎮抱空 為乞伏公府所 自周秦以來世爲帝王所 取統萬昌是 へ魏貢黄 親西秦太國仁更強

前宗張軌鳥民 保排河 威 者西 臣 懷 帝 被 執 遺 宋 配 帥 步一 之徒蓋料之審矣姚氏 中自安閣中安然後據江淮之資引梁益之 五京門 董平乃以河山 可以成敗論弋仲誠直有古人 、不競倫 東向以制天 相圖縱勃勃不 左框者百 百 地付之 雷霆且 亦且飲在况勃 之風輿能守 西平 而

崔浩 **僅死** 總御 1 以不可悖也且 怒曰艾年少 兵使裴垣禦之張耽 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強速近 院総謂駿日 主海湖艾文武兼資可用也乃造艾以五子 趙趙封茂爲京王 背話姑椒 萬進軍臨河艾 殺寔弟茂討弘誅其當 卷五 令日 來軍車 **友忠順著稱晉室雖** 以聚寡 司馬陰

雖悖逆亦陛下友慈未至今弘妻陛下弟婦弘女陛弘欲討之篡竟殺弘以妻子賞將士侍中房譽曰弘將聽之循豫問祭弘已覺乃弑之超奔廣武纂自立縣聽之循豫問祭弘已覺乃弑之超奔廣武纂自立為此不如早除之紹雖好讀書謙恭而文懦無斷 以 粉八出 自超 通取工 平遂自殺楊桓奔河西隆超多殺豪后后日大人賣女與氐以圖富貴一殊色超將納之謂桓日后若自殺禍 姪也杀何使無賴小人唇為婢妾平無改谷謝之 藏大敗凉丘隆嬰城自守人焦朗說秦姚興請討之 氏出宫超遍取玉印曰已碎之矣后楊桓之女而立其兄之子隆超自都督中外錄尚書事纂撫養于宫中隆安四年超自廣武將兵入涼州 日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 一十是西京公高河西 萬東出蒙逐日入吾村中名火司工寺之前門殆將亡國不從宋蘇敦曰大事去矣散將拔騎三首懼不足况蒙遜非汝之敵豈得輕為舉動非但丧 達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見老母更勒急進都督澗蒙遼擊之大敗或勸退保酒泉敢曰吾詐為露布西境云已克浩豐將進攻黃峪歆聞之喜 記以歌為鎮西大將軍歆用刑過當又好治宮室子義熙十二年卒子歌立以宋蘇錄三府事請命于朝京公是為西京元與元年西京公聞呂隆敗降于本之官暑遣宋繇遊擊之嗣敗走甚因表業請誅嗣稱 晉五胡指掌卷 西凉公高姓李氏雕 令温毅有惠政北京改業以為燉煌 馬不可使處燉煙業以嗣代屬使帥

五索 嗣百嗣稱騎言

河 匹羊三萬頭獻秦求鎮姑臧姚惠許之 而勞 宣政堂 河 **選猜忍然實人** 兄弟相代 會者萬餘蒙遊泣謂聚日呂王無道多般 明智敏識

月還矣乃大破乙弗等部熾磐間傉檀出 今年饑饉南逼城磐北憂蒙遜百姓 一知九 五經 史 287-768

不拜之詔順曰齊桓 近矣安用見之握節徑出蒙遜 無比朕動止咨之預陳成敗若合符契魏主遂遣李 殺男成蒙遜泣謂衆曰吾兄何罪遂將兵攻殺段業 勒男成攻段業男成不忍蒙逐許令人 爲鎮西將軍稱北京取晉昌燉煌張掖諸郡蒙遜陷 /獲其母尹氏禮用其舊臣于是河西皆為所有两 已誅之而密使男成討蒙遜茂不 此曳無禮至此不憂復亡而敢陵侮天地寬見 京延和元年復至蒙遊箕坐隱几順正 謂京使日汝聞吾佳公平此則是也才略干 推業爲京州牧而業以男成為輔國將軍蒙遜 行異城蒙遜又遺使稱臣奉貢于魏魏主 稱張掖公義熙十三年蒙遜誘李歆出襲而發 垂亡之國若俯臨 不敢失臣禮登拜受之君優寒若此豈社稷之 皆前蒙遜稱臣奉貢時魏主珪在右甲 匡天下天子致胙命無 鄙州某等願奉以為 止之目 公不如暴男成罪 , 誣男成謀反 朝廷 色言 主業許 面縛請降北京沮渠氏部 魏主自将圍站縣在 壽輔太子監國使將軍嵇敬將精兵二萬屯漠南以李順以為未可浩順詰難于朝卒從浩議魏主使穆壽魏公主魏帝大怒謀千左右崔浩等浩力贊討之玄稱外繼 興卷六 五一 a 爾爾 苦日凉王三十年若七年矣牧桃立之次年有老父 湖循 將有大變 天九主俱能翼載本朝若茂若駿若重華玄羽逸史曰昔晉室多難張軌欲保據河縛請降北凉沮渠氏亡自蒙遼稱王凡二魏于 自將圍姑臧九月城潰牧犍帥文武 幸願陛下 命干 魏魏主謂李順 終其 其父皆云不及 魏太武太延五年牧 曾牧河 牧犍 日卵言皆 **州漬牧犍帥文武五七川西使賀爲鄉導招對** 王凡二

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不然恐 大以世子菩提初弱 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不然恐七者七年張慎曰昔號之將亡神降有老父投書燉煌東門求之不獲 始天所以資聖明乎 機通干其嫂而進 驗朕滅沮渠不遠 立繼蒙遜者必此 立牧犍爲嗣 魏 史 287-769

115

華河忠西

傳 西

玄羽 事兼视分受功 至割数 1111 蜀 排臉魏 11 轍也 **火** 收 险 田 TITT 始小羌死傉平 定郡要于檀何 則 御是移附 河北而 俗 民 歴ッ日 則 土<u>车</u> 整 型 石 荷 徒 石 中道 疾疫 西孫 望 五 姚 從之 **4**0

流玄民羽 崩 襲桁 流 取外民 蓟 獨 其營 5 廞 相 君 非 一班滋後 緩期 質與本兹共白尚 廣漢 思蜀亡攻尚特可铅 流民遣 納 殺歐厚趙 聞待 歐稱遇 能 遂縱 史為法 以尚 面 北 爲野玩 益 自 流民就 特兄弟 州 資以 辛刺 益 五訓指字 史 刺 内非 督史

志輕談 不孫而 株段大臣尤忌李驤之子 父权皆為李特所殺壯欲 李彪武之而立其弟期班有賢行蜀人惜退而流涕日亂自此始矣咸和元年雄死 退而念 清國里 墨問自安之策壯曰 **永和二年** 遺 國之不上以我数人在也今 言見先 贈亦不受建 舊臣信任小 透記并進 水 、國號漢以安車東常, 與福流子孫名 馬當解 植 / 嫡統有 山谷 一刑罰 思明思明當有智略好直 光欲報仇積年不除丧成主期人雄業遠衰初巴西處土襲壯 事師 蜀 元年壽卒太子勢立殺其弟 本音民節 (漢將佐) 牆 東帛徵襲壯為太師壯縊而死壽盡殺特雄子 孫名垂不朽豈 1-1-2 其始矣自是 應聘至是往見 下若能發兵西 以為不可江鄉公羣僚始出 五朝指掌 徒脱禍 [語] 諌臨 自得 于水暉引出而請之至於再三遂以兵遏縱於縱有重名為侯暉所遏欲以為主縱懼而不當攻梁州誅玄自領梁州刺史復兼益州據蜀巴 勢悉衆戰干管橋矢及温馬首聚懼欲退鼓吏誤鳴無選心于是温直指成都三戰三捷督堅聞之亦潰堅不從引兵向犍為表裔勸温棄釜聽亦三日糧示 制朝廷耳温軍至青衣蜀諸將欲設伏以待將軍各知之温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為但恐得蜀之後專多以深入為憂惟劉惔以為必克或問之惔曰以博 梁秦二州刺史豫聞縱反自冷城步選成都造念軍 弘 外紀五十 遂大吸之 <u>| 八百姓以兵逼縱於興上</u>

史 287-771

石資名素淡裕建聚拔之授以麾下之半,越喜松 機而攻之勢必當剋剋平模之後自 困我師吾欲蓋就息兵伺隙而進 一萬自江陵討縱初謀元帥愈難其人斷仍將軍臧喜下邳太守劉鍾蘭陵太守蒯 能守若緩兵相持虚實自見浩 徒已改膽矣

氏再亂旋亡 受之而走道福獨新廣漢廣漢人 我尚在猶足一戰士咸許諾乃散金帛以賜其象吾養爾等正謂今日蜀之存亡實係在我不在誰 不知縱入劒閣者誰也既縱之入又驅之已倒持太阿之柄矣朝議紛紛獨云無使 今欲爲降唐宣司而 其馬鞍縱去之乃自縊道福 人杜瑾執之朱齡石敗金帛以賜其衆聚 司馬



天子意在開邊率林甫竊窺某志極力贊成且欲杜社爾等猶在偏禪及開元以來重賞仙客籠任忠嗣方叔召虎之倫其蕃將雖才勇如契苾何力呵夫那皆用忠厚名臣如英衛諸公出捍戎虜入相王室皆皆用忠厚名臣如英衛諸公出捍戎虜入相王室皆 于都護府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治涼州朔方節城治龜兹城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等國治單 **毕此其亂始乎是時天下聲教之州三百三十一羈按唐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為平廬節度使鳴** 往往盗賊凶人 八百置十節度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臨西 阿諛 大唐全盛之時冠帶四夷威行 沼之者益尾大之漸自天寶元年始也鳴乎後之世昭之代亦晉岐蜀狼據虎吞裂三百年全盛之唐 有五經略府凡鎮兵四十九萬人

你寧娜坊涇原渭北同華與元典平河中天平彭 使無應數十鎮矣今自開元十鎮外又有鳳翔宣 為十禄山戶則冠滿中原隨處有行營制將而節 後置都護府遂名曰經略節度大使至開元始增了 文 有 鳳 翔 宣武 P

下至于武宣中間非無撥亂之主石畫之之清代而下至于武宣中間非無撥亂之主石畫之之,亦謂代而下至于武宣中間非無撥亂之主石畫之之,亦謂代而下至于武宣中間非無撥亂之主石畫之之,亦謂代而下至于武宣中間非無撥亂之,其而則是一切苟且之計召募壯士名曰彍騎其後征伐開邊之計石,其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用之有五經略府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用 史 287-774

江東 原為賊所據又為賊所獻故叛服不常然猛將勁卒沸無暇處及此矣河北如范陽平盧成德魏博澤路 崮 即淄青而又有成德魏博澤路義武徐豪其 李 此所以迄于唐上三 外編 巻 一 武爲別近在肘腋又多委之忠賢動售與西川義乃爲懷光希烈所壞及元齊成擒遂戢而不河東爲沙陀巢穴固已在唐不可爲之時矣河素號忠義偶有譁譹旋即稱順其後朔方分鎮 南浙東西國家不竭之府稱其選者獨韓滉一 大雅一體視之終唐之世最得其用此數鎮耳 西鎮治在凉州雕 則惟安西鎮治在龜兹北庭鎮治在單于 **荆南淮南鎮海江東江西宣潤其在** 其在劒南者曰東川 年而黃巢起及朱温降克用入 道分為三道有之隨義立名亦有之 十吐蕃宣宗建中初克復河湟 亂如光烈此滔者兵脆故也 獻故叛服不常然猛將勁至 右鎮治在鄯州安史亂抗 西川 狸 一門 使百餘人子眾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監虐孔目官李懷瑗因眾怒伺間殺之朱滔兄 希彩等迎謁甚恭縉度終不能制勞軍而還希彩遂希彩為留後縉至幽州希彩盛兵迎之縉晏然而行不克朝廷不得已宥之以宰相王縉領節度使而使 副使朱此朱治共殺之自稱留後成德李寶臣計之凡五載是代宗大曆三年也兵馬使朱希彩及經略 制美共开而設幹部首為之天寶三点龍鎮治幽州其地則幽莫媯檀平 東 仙逐史朝義舉州降仍故地以懷偲爲盧龍節度使 因革之鎮及 战令将各鎮沿革叛服之由如河北五鎮及 涇原其關係獨大者明著于編題 盧 龍 鎮 鏡 瓜翔剱南淮西荆 夏奏朝廷治亂豈 中并河西 可衆 弟潛

泸

者蔡斬雄 二百餘人餘象股栗乃舉兵而南遂與約等皆以甘言喒之象乃定滔後引至深州密訪首謀日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南救田悅滔大懼 更反從而南者無一人還全擊馬燧以水温飽何如皆不 **监治将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士卒** 靖繁治之 言政事多委之 意宰相崔植杜二位之志克融滔之 軍驅 元利

雍等迎朱克融爲留後朱氏凡再亂 討即授以節敬宗實曆二年本鎮後殺朱 朱克融等送京師乞加獎 李載義般之亦授節文宗太和一 而弘靖由平章出鎮自宣武河東俱 不之省羈旅京師 使先是河北節度皆與 也是時上方 無遠略克融革日計中 日久至假匄衣食 幽州 朝 不能 靖 II.

浴点德州東帝天佑四年為其子守光所幽守光稱 戦克用 恭将兵略定巡屬表仁恭為節度使留腹心將將 州軍民數萬以摩蓋歌吹郊迎克用命符存審劉 等領節度使乾寧元年李克用攻殺之遂入 既卒干簡會嗣平州刺史張公素素有成至為此授節在鎮二十三年勤儉恭謹邊鄙無警上下安 節度使宣宗大中三年卒以其子有 一個號 臣威嗣昭宗景福二年為弟匡籌所逐奔鎮州 動 典其機要租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克用 李可 逐動而州 琳請命授 忍暴軍中欲為亂直方舉族逃 後唐莊宗自將入 年牙將李全忠殺可舉而代之二年八 州兵來奔疫簡會懼奔京師詔授公素節李 舉計沙陀李克用大破之克用亡走獎 代之僖宗乾符元年致仕子可舉嗣廣明 飲酒大醉遂為所敗光化元年仁恭取 幽州自安禄山至劉仁恭二 八月卒聚推張允伸留後亦 、幽州執守光并其父仁恭 方嗣 師衆推牙 一百四十 湘湖特算 继 八月本

役即真王武俊方與孝忠等戰自知為惟岳所忌引岳于東鹿邵直勸惟岳奉表請命田院使人讓之遂 **忧與李正已各遺使請惟岳潛謀拒命判官邵直宏** 有勇獨與孝 年忠遺使奉表指闕上公玄羽外編**八老** 州甚至本抱真會武俊于南宫於之與武俊約為一放武俊後其官爵以為恒冀深趙節度使朱治攻 本正已卒子納亦自領部務遂與納同政田悅張利史谷從政皆讓不從而從政語甚切惟岳殺之 李正已至于納亦自領的移遂 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王武俊 鹿邵真勸惟岳奉表請命田院月馬燧等大破田院朱滔張孝 傳首京師改孝忠為易定滄節度使了 忠得全及卒惟岳稱留後朝廷不許田 罪連頸受戮吾懼死不敢 爲季師道

公里 固忌日東甲 **初後與李克用互相攻擊適盧龍節度使李匡威為** 子京宗嗣至僖宗中和三年卒子鎔生十年矣立為一个汝長矣我後以歸汝努力為之勿墜先業言克而 /疾病召兄子景崇告之曰吾兄以汝幼授我軍政 為愈曰神策诸將如牛元異者不少但朝廷顧 不可愈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廷凑曰即當出 級牌 平廷然恐衆心動塵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 九月授節宣示大中九年卒立其子紹鼎十 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為節度使汝曹 魏博歸朝廷子孫後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以來至元濟思道其子孫有令尚存者乎田令太師則善矣大逆順之為禍福豈遠耶自禄山 建見語耶甲 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 功密察趨也匡成曰鎔為晉人所困 州蘇客之而匡威密以恩施悅其將 吉前 馬 八年廷凑平子元達自知 年為政寬簡軍民 藩鎮指掌 有全趙七十餘年而有鎔王鎔重孺建節逼近強武俊之養子耳一旦賊殺賢主拒命朝廷顧乃跨 正忠勤紹懿寬簡王武俊始叛而能改圖卒玄羽逸史曰成德自李寶臣以來四易其姓 **存訪討殺文禮改北都後仍為成德軍大治官室事遊嬉多殺夙將養子張文** 之功廷素聽韓退之之議論亦能感寤彼廷 之梁兵大敗趙王 Ĭ,

史 287-779

王梁

忠移領 尼耶州及河陽其將樂行達殺之詔賜 度使文德元年軍中苦其子從訓之虐逐之 作二年殺其牙兵八千家初田承嗣所置牙兵皆四 磁州是年弘信本子紹威嗣天祐元年進野業王王 三年李克用改之朱全忠道將葛從周往救晉師 維以信知習後事弘信殺方稹父子遂領節 Ti 、盡殺之嬰孺無遺後紹威卒子周分嗣克為全 Itti 逸史曰兵猶火也不敢則當自焚古人不得、他鎮而以楊師厚代之梁亡其地為晉所有 中奶節鐵舊宗乾符元 全與嗣十 相繼親黨膠固史憲臣以來往往被甘 後以拒命 作亂 上順嗣賜 皆河北北勇而承嗣豐以 潜斷其芳學弦全忠 小相 六月後亂殺富 安田承嗣置 克用技名形 簡嗣韓簡 節鎮乾 推步 路節度使先是森山將薛高以相貝洛磁路了 地抱真至鎮以澤路舊兵衛荒亂之 [及欲樹當即奏為節度使與澤路接張俱號 召自來矣上從之果如所言永太元年以抱京方将士思子儀如父兄陛下誠以子儀鎮朝去 從弟也代宗廣德元年僕固慶恩欲反抱真時在其 澤路鎮小號昭義軍治路州其地則懷衛河陽一 光弼神將安抱王屋看戰功耶與賊同姓賜姓 力為鄭陳類毫節度使而邠州別駕李抱真 叢百毒于死中是惟不發發必殺人勢必舉而按 哉不惟不能战且拱手而待之焚也此如蓄鹽者 中間如史憲誠等赤族者凡義家夫非开兵之害 攻取固己享其利矣然自承嗣至紹威經 澤路鎮 壯者免租徭使農所言計 、而族 业

亚

枪真

非細祗以殺張汶自謂不潔淋頭竟至蓋死爾儒 百等沮之竟授節于從課元和六年人 以盧鈞建昭義節招懷五州而王元達破宣務栅二年薨千稹自爲留後李德裕請討之遂調畫機 德王承宗卒詔田弘正代承宗而以承宗弟承元 鎮昭義而以重胤鎮河陽從史段雖州司馬元和 **重胤當軍門叱之** 年卒子從諫匿喪謀以悟遺表求知留 義李絳不可使孟元 州地歸朝廷其

年卒子 百剌元曰人客和師 嗣俱與稱 田懷受 玄羽外編奏卷二 統劉展及敕正盧兵馬使 朝廷即授以節節度由 士因以賜之正已慚服曰朝廷有人德宗建中一欲受之恐見欺欲却之又無辭崔佑甫請慰淄 承嗣承嗣甲許下 五州乃徙治鄆而使子納守青州政嚴承嗣承嗣甲幹下之遂按兵不動又得王所逐懷玉竟得節賜名正已大曆十 劉展因大掠江淮部割鄭充以 泗私通 後去王號上表謝罪以貞元八年卒子和自領使與李惟岳連兵敗田悅三年一 兩節制擊史前義永泰 韓弘從中彈壓之頗懼師古卒 至 軍士廢立自此始於 殺玄志之子而推侯 暴而師道 年侯希逸亦 以神功為節 王玄志所 政嚴賦均帶甲 曹濮徐耶 有弟 師四

被長安上幸俠顔真卿諸帥圍朝義丁莫州賊 明等通去後思明復皆東京魚朝恩強光新與戰不 郭公郭公百口何負于君乎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待僕固懷恩不可康元寶亦以為如此期朝廷必疑 復河北 蔵 以五百騎馳赴其軍時兵馬使張用本屯河陽謀 儀話之曰我餞甲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嗣儿節度使副元帥朔方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風而北朝恩因短子儀乃召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 史朝義殺史思明以僕固懷恩為河北副元帥 七月也十月光弼與史思明戰于河陽大破之思 不外編 舒安 騎突東京逐光解請子儀命將士皆被甲上 明于九門拔趙郡五月復戰于嘉山斬首四萬級 河北節度使四月子儀光弼合蕃漢十萬界又敗 慶緒謂諸將等夷難于立帥以宦官魚朝恩 月收後東京時禄山已死上命子儀等九 餘郡至德二載九月 騎來謁光弼責而斬之時乾元 執賊將安思義大敗史思 各漬于相州官軍漬而南賊 馬以 明遂 年東

屢更而國昌已節度极武矣傳宗時克用平黃 廣不敢犯後朔方分夏銀綏為一鎮振武為一鎮朱希朝為朔方節度使希朝選用沙吃朱邢氏為前鋒 晉王朔方河 邪赤心賜姓名李國昌其子克用勇冠三軍朔方帥 府遂安憲宗元和一 授節初固久廢將士多輕侮之固鎮默毫不 朝晟有疾欲使寧州刺史劉南金領軍政而朝命神 吐 方寧人 成動王退不能釋衆庸肯來平但以子儀代懷恩可 還長安命真卿諭懷恩入 不戰而服也李抱玉亦言朔方思子儀如父兄遂以 儀見靈武周敝馬路嗣恭鎮朔方嗣恭披荆棘立蕃入冠道死回紀受盟吐蕃夜遁皆子儀之功也 不敢犯後朔方分夏銀綏為 儀為河中節度使朔方將士皆曰我董從懷恩為 府威令大行大曆中楊炎與崔寧交惡出寧領朔 無殺人無掠金帛聚曰諾乃共請監軍請之詔李朝宋聚不從遂推高固固逃匿搜得之國與 何 八朝以李懷光兼之懷光叛死授節于楊 面目見汾陽王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引回統 ~使之赴難彼猶可來今陛下還官被進不 年上欲華邊將留後弊特用范 朝對日陛下 在陝臣往以 介意軍 朝晨

玄羽逸史曰玄宗設朔方鎮以經略北胡建館者 三京在開邊思嗣不容不得罪矣部曲如郭子儀 宗意在開邊思嗣不容不得罪矣部曲如郭子儀 字光弼雖忠義知勇天性哉而英拔開拓之力不 可謂不出于王公祿山滔天之逆乗與播遷太子 可謂不出于王公祿山滔天之逆乗與播遷太子 西出卒成返正恢復大物朔方之將士也後來沙 陀亦自此而起使碭山餞虎終無葵地則朔方義 烈終始全唐也乎可為一快

弘站代十四年晉公度為皇甫鎮 德與率終皆以為不可乃止元和十 為患命徒之河東希朝選朱邪曉騎自隨而處其餘 自除行軍司馬以為儲帥特用李景略李說忌之 玄羽外編門卷三 的花希朝為節度使且慮沙陀居靈武近大廣恐 日鶴梅錄入 雖從之而實欲華邊師 耶遂就下坐說益不平乃厚賂實文場仍以爲豐 充炭又進家財三十萬縣欲加鍔平章事李藩權干黃花堆五年以王鍔代鍔在鎮東事精敏故軍 河東面 級自幕僚進奉記其名用爲留後竟授節 鄭不 P 十六年以鄭儋代說而預擇可以代儋者 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日非豐州李端 竟授河 、頁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說 出監軍裴垍元和四年請李獻以自代 東節 自請留後之弊數月以朔 而張建 所是亦由平章事 封亦爲徐濠 時

遣将軍 摩徑 羽 絕朝 學屬其全部 公何惜 带背節制 東節度使 與吐蕃 忠嗣又 騎施 吐蕃 延 可 數稱禄山 連戰責 处城根失 一希逸不 光而命忠嗣分兵助之兵馬 而還 于忠嗣 王忠嗣 汗改領 廷遣 人不能克恐所得不禁 =: | 該罪干 匹絹不 林 官乎光解數曰公能是加責不過貶點忠嗣於 兼領此二 控御萬 河信 于我忠嗣 海積石戶地數千 175 西華時 du 走嗣 里天下 右天寶五 一鎮白朔方 王令協 解河 北庭 功名日 **險固吐蕃舉** 勁兵 節 載 忠 盛 里 度使 125 又計吐 重鎮俱 嗣 雲中 海 惠宗 白狗 目 11 마는

元帥征討問 珠以子 币 鎮 出單 羽 西北 收復 斯年 八般之詔以馬雖 一次荔非元禮代格 外編 業將兵五 鎮俱没 河 'nΪ 死貶 番石堡城兼領河西祿 八而李嗣業爲副 遣 庭 騎編 町 使從回紇 $\overline{\mathcal{L}}$ 京授鎮西北庭節乾元 大 授元忠與 河 主直抵城 領郊寧初李嗣業調行管討安史以 擊俘斬千 房隔絕十% 宣宗大中三年 代射 與昕 賊 吐 餘房大駭引去大 在 餘年元 節欽 至德一 番階長安上幸陝賊圍家竟慢以節寶應元年 幸蜀段秀質 潮亦 未平嗣業常同李郭 表言狀帝嘉之 **邠涇等諸節度** 國多事 忠等閉境拒 唐即鎮 **高業與郭子** 年攻鄴城 तींग 中 各懸 西 雕 右河 年中 業關於載 伊! 庭 使 流 甲 史 287-7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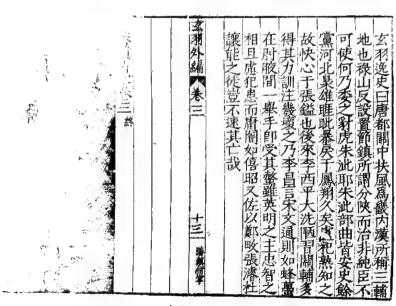
東之所由分也既而中原亂起遂無暇為無我計前势不附立林甫龍固忠嗣不容不退矣此唐盛者一時才勇如郭子儀李光而僕固懷恩哥舒翰者一時才勇如郭子儀李光而僕固懷恩哥舒翰 野哉忠嗣不順吉不邀功不避罪皆古人所難能 之召 · 教之所由: 等鎮治邠州天寶末禄山叛 豫山入 元忠郭昕閉境一十 節皆可想見是亦出 Ž 朝而 八吾固謂唐盛 河雕遂為吐番所 **麗助亂起王** 西北庭 衰之所由分然則林甫用 餘年無内援亦無外附才與右河西自不得不没于房季 仙芝黃巢繼之唐已不後 没干是置鎮五 鎮手邊門外皆

使参候展謂使者 日涇州逼近吐蕃恐州兵難獨禦 出以希鑒鎮照原李晟進爵西平王鎮鳳翔希鑒遭 鑒希鑒開城拒之此謂之日汝之節吾所授也奈何 本民被朱此收復京城此與姚令言上走涇州投希 隔危相須使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曰還汝節此界 布鑒所殺而附于此希鑒亦此鎮涇原時所親厚者兵輸行在詔以爲涇原節度使興元元年爲大將田 簽 原節度使姚今言往收 指賞差薄 聚怒遂縣上 長安上驛召此示之此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 雲名即以代據秀實奉身清儉軍令簡約 分卒幸奉天而此乃令言舊師也乃推朱此為主據 不同謀因留長安厚賜養之初至希烈反攻襄城上 為楊炎所忌徵為司農卿而以李懷光代涇原士至 ※近兵防援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繁果請 安涇原判官馬河清集將士大 入朝也以朱滔遣人齊職書于此為馬燧所獲送 奉韶復請秀實韶改朱此此入朝文改姚今言此 人派殺姚今三三百希鑒降此走其將韓旻恭其首 編卷王

宣節度使馬舜徒鎮涇州十一

聞段秀

朝上以朱滔鎮幽州而改此于鳳翔從此北來將士相為持備初以崔光遠為節度使後朱此白幽州入 支羽 風翔鎮扶風禄山及時內備征討外禦吐蕃與邠涇 飲敢而傷昭以後遂爲岐蜀分割矣 莫敢動身元四年以劉昌鎮涇原昌以後屢更帥俱 之預謂希鑒曰田郎亦不爲無罪引出縊殺艰股栗 姓名丁是得為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 英引涇州諸將士下堂展曰我與汝曹久别可各言 事是成謂之田郎希鑒不疑最伏甲安之既飲彭令 出迎晟與並轡而 待其上也鳴乎情哉 中鸚鵡羣狸日磨牙礪爪其間惟有俛首吞聲而 鑒出入于其間安得不茶毒忠賢而草菅民命也 及黃果之後乃爲王行瑜李茂貞所據天子如籠 **華為之董較安于磐石奈何使朱此姚今言田希** 乃其腹背如此重鎮魔皆以郭子儀段亦實李晟 原都不守則が涇遠為廣衛自中原丧亂則が涇 玄羽逸史曰唐有河西雕右不必置邠寧涇原自 入道書給飲希學妻李 氏以



日昇引 襄陽太守魏仲羣不許頗真卿自河北至固造之行 反上於命諸王分總節制高適諫以為不可上竟以削南鎮治江陵天實十四年以永王璘遙領之禄山 七日我鉅萬子場有勇力薛珍等為之黨陰勸王保舜領四道節度鎮江陵時江陵时賦山積磷召募勇 准南節度使來鎮為淮南西道節度使與江東章略 唇落鎮指掌老四 山南東道治襄陽禄山反以會長為節度使賊將 玄羽外編 卷四 江表如東首故事上聞之召還獨不從遂令高適為 載敗死帥荆南者多忠于朝廷不詳載惟高季昌 天佑四年授荆南館曹上據其地至宋國乃除 **[[八] |] 以下南陽周歲餓死者相枕藉蕭** 山南東道 **繁葬分遣將養安郡廣陵江淮大震肅宗至德** 荆南鎮 十騎馳入賊不敢逼城中大喜吳夜開門 曹日昇宣慰之聞急不得入昇請單騎入 田承嗣等追之不克而還時賊 玄羽外編三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張養正問思訂

朱此奉天圍解懷光欲見上言廬 五萬發辯津時李晟馬燧運城等俱集城下遂大破 支羽外編 烈督諸道兵討之敬崇義傳首京師襄陽平以李承中一年以為同平華事賜鐵券徵之終不至部李希 有大功循不免族誅吾歲久聚積何可往也德宗建命然兵勢禁弱禮數最恭或勸之入朝崇義曰來公 能捲鐵舒鈎沈教察言得聚心與河北諸鎮結盟拒 欲南侵江漢賴見扼其衝要南夏得全後來頑破 刊功軍中號來嚼鐵代魯 具為節度使在鎮數年程 此攻奉天甚急城中糧絕旦暮欲陷李懷光以 年詔懷光討朱滔王武俊等四年朱此反上幸奉 中鎮治補州代宗以李懷光為節度使德宗建 等大體動上止之懷光自以千里赴難咫尺不奉天圍解懷光欲見上言廬也遊費白志貞之 河中鎮 卷 Z 八朝宗義日來

人臣子當為朕委曲彌縫之理對日臣父 非不爱其父與宗族也爾臣 子確指行在謝罪上遣礼集父宣慰其重懷光 功也 則臣節猶未虧功名猶可保頭首懇 理空三 故不忍 四 世但 今日陛 臣父敗臣與俱死 回

非不愛臣 耳上 郡 河 支 南鎮治汴州亦天實未設禄 以為河南都知兵馬使天寶十五載 縣多望風降走唯東平太守 細彼欲面數杞費而誅之豈忠憤之所激之此我宜所素聞况李懷光既解奉天之園 河南鎮亦名宣武軍 來填以自解言蓋宗義之皇 忠義之無消阻矣怨叛何疑然挾不賞之 间 賴也彼河中者固汾陽臨淮治兵往 卷四 死而後陳所遇何其悲哉三 嗣吳王 崇義而 位召 張通 祗 又 起兵柜 還 更 £ ifi 相巨 F ★ 287 - 794

劉玄佐卒玄佐之母雖貴補日織 かこくりを左奔力未能治装児遺鏡二十萬緒遂海節度使兼鹽鐵使韓滉入朝過汴州拜玄佐之母 城城邑 國故始終不失臣節臨終命將吏請帥將吏竟權其 玄羽外 忠臣 烈遂皆汴州滑州守將亦以州降希烈據之與元 入汴州李勉城守月餘外收不至將其張歸宋州希 士寧朝廷不得已從之九年十二月兵馬使李萬 北結田承嗣欲效河北諸鎮詔淮西李 以順計逆何憂不克固留淮西兵同進靈曜 **從來收亦收而潰逐橋靈曜送京師斯之城儿李** 一展奏盡讓其功德宗建中二年記更河南為官 以李勉為節度使建中四年李希烈及十二 編 節度使曲環同入朝遣還鎮貞元八 朝玄佐稱力未能治表浸遺錢二 以冷為宣武節度使賜名玄佐貞元三年鎮 月官軍進逼希烈李登降劉治克汴州希列 陽馬燧討之淮西 卷四 軍 戰而 一綱每誠玄佐報 Ł 忠臣水平 臣將歸嫁 滿頭花草

跨聚飲之餘帥官武繼韓弘嚴猛之後廉謹寬大上 重党衙沈教多斷將兵識其才鄙勇怯指領必 而峻威刑其妻弟竇瑗典宿直頗屬食軍中作亂 玄羽外編八卷四 失勢宣武軍自玄佐卒後凡五亂弘召首倡者及其 循在館公悉驅出斯之選卒三千擊少誠由是少誠 事先是吳少誠遣使約劉逸進去攻陳所使者 謀作亂晉誅其黨械惟恭送京師上又以陸長源為 佐之思推其甥兵馬使韓弘爲留後部授以節弘持 州刺史劉逸準為節度使逸准又卒軍中循思劉 行軍司馬佐之長源性剛率刻急軍中惡之貞元 女之形宗長殿元年以李愿代愿性奢侈薄賞 河 崩 年董晉卒宣武軍亂殺行軍司馬陸長源韶以宋 事又宰相子少有令聞立朝簡 東節度使而以宰相張弘靖的宣武弘靖官平 府庫值充物蓄積無算遂以弘爲司徒中 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干 一百人数而斬之自弘在鎮及入 人敢葬干 城郭者元和十四年弘入 默及帥河東承王 朝二 一十年間 朝上待之 游鏡指掌 書事而 数軍

> 序維州僧孺阻之後西川監軍主踐入知樞密鳥 諫止之文宗時宰相牛僧孺與李德裕有際德裕

日縛送悉但謀以快廣心絕降者非計也上

亦變

完元和中王鍔領節以進奉賄縣水平章事白居易

高適為淮南節度使與來

諫議大夫高適以爲不可上

不聽以辦兼四道

去矣不可留此

為惡者千餘

★ 287—796

諭師鐸鐸始亦望駢遣舊將勞問得以具陳用之 **惮境内遂不知有駢矣光啓二年駢將畢師鐸起兵** 攻揚州聞懷寧軍使鄭漢章素切齒不平師鐸夜與 女羽外編 卷四 異議者極為所陷死不旋踵由是軍府之政成 妖宗上命歸斯斯補以軍職頗言公私利病縣信任 只然妄無所不至遂建道院以候鶴駕間冲舉已近 旅守一諸葛殷共<u>蠱惑駢殷詭辨風生駢以爲神</u>恣 煩玄女一力士耳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 一川之欲專權浸以計去斯舊將孫衛等又引其黨 111 以用之及守一 行既虧貢賦逐絕 勿以我為周侍中駢命用之遺 潛清之 使張神剑遂進攻廣陵城中驚擾用之斷橋軍 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累駢乃悉去姬妾 欲以兵威者制諸將 人事實容皆不得見故用之專行威福無所忌 師鐸之聚思歸爲門 備而不以告駢駢聞追誤聲急召用之話之 漢章大喜發兵千餘人從師鐸鐸又 一領之慮人世其奸謀乃言于斯曰 初駢好神仙有古 請募號勇二萬人號莫邪 衛所遏適已處分不戶 力士呂四 出呂

淮南 破楊州行密走歸廬州慶敗孫儒復取楊州詔以為 亂詔朱全忠兼准南節而以行密為副使後孫儒攻 家機嚴無後人狀行密華西寨米縣之上以淮南久 師鐸等走行密改葬耕及其親黨城中遺民才數 玄羽外編一卷四 同坎座之楊行密舉軍編素大哭三日攻拔其城 兵討師鐸等大敗秦彦彦逐殺高駢并其子弟甥姪 差都原候申及日逆黨不多諸門尚未有守者令 分兵守諸門遺使趣秦彦 拜如賓主之儀承制加師鐸左僕射漢章等遷官有 攻克其羅城用之亡走駢命徹備與師鐸等相見交 宣州觀察使秦彦許克城之 丁道院奉彦將兵三萬入揚州盧州刺史楊行密出 其節制西川摊麾東土其才氣助業始李郭而後 幽田于師鐸魚肉于秦彦三蓋左道能奪 所懂兄者 此夜出發諸鎮兵還取府城此轉禍爲福之 玄羽逸史曰高駢少提 節度使稱吳王 日事定及亦不得在左右矣駢猶豫明日師 一爲用之所靈精神志意消阻畏縮 し虧元精亦耗斯且無可奈何矣獨恨 過江幽駢及親黨十 旅討賊所至無橫風當 日本以為帥 彦遺兵同 上部 一計也 鑑 百

濟分 皆受節制裴度請自行遂以為宣慰招討等使元和 策討賊益急以韓弘為都統李光預局重胤李想等 罷兵而公卿緝緝言休兵亦聚上排臺議獨用裴度 玄羽外編八卷五 元和九年子元濟自領軍務将士 人將吳少陽自為留後時用兵河朔不暇討暫侵之 火中丞装度宣慰行營諸將淄青李師道陰庇吳元以殉而以董重質為謀主十年天子下詔討之以御 **经希烈矣若元濟外迫于強鄰内惑于重質明禁** 邪之盧杞李懷光勤主效節一旦激而成叛不必示之以利器海之以漫藏别猜忌之德宗輔以奸視殺其叔如刈菅楊炎且策其必亂何論他人乃 視殺其叔如刘管楊炎且策其必亂何論他 年雖希烈少陽童習亂哉而亦由朝廷所以處置 又在朝廷肘腋指臂之間乃矯命横行者四五玄羽逸史曰彰義以申光蔡三州彈光黑子之 使御失其道天下祖詐威作敵看烈很戾性成 者未盡其道也法言云御得其道天下祖許成 這刺客切束都焚陵緩殺宰相以恐喝朝廷求 本想雪夜入蔡州擒吳元濟艦送京師准西

廷不問肅宗時改納南為二道曰東川西川以李魚部死者六萬人為國忠所庇後益兵以往又敗汝朝 國忠國忠轉引鮮于仲通竟後剱南節度使當 略揚氏姊妹楊氏姊妹大喜薦到于帝得寵用 至矣理即辟為推官使獻春絲處獨貨直萬緣便 行才氣公厚資而遭之入京游楊 仲通者又為章仇兼瓊所厚遂薦釗干瓊曰閩新 鄙客游梁益與富民鮮干仲通善仲通常資以財而 納南鎮治益州天寶元年設初草仇兼瓊治蜀楊 依之楊釗者貴处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為宗黨所 行才氣公厚資而遭之入京游揚貫人間台於人楊氏龍冠後庭有從兄到者在仲通所其 初外編八卷五 人何以服元濟何必示天下何以勸方來故曰不賣之以重質而有民有社是大奸不死何以謝然荒晉公無乃未思及于此乎先惡而逢之臨危而小不當即係安危商人之言曰不僣不濫不敢怠 剑南鎮後分東 文饒之處郭誼也 而嚴武三建節領 八間台階不難 伐南 改命 倜儻 创

陰暴 兵破走之詔加肝工部尚書賜名空遺還鎮電 (对之詔以隴州為奉義軍加草皇前度使此平即之祭壇盟將士曰李楚琳城虐本使以應賊此宜一請悉去甲兵乃可入雲光易之挺身而進皇伏甲 州黨是不受命以君兵誅之如取孤祀耳雲光從皇中丞王謂雲光日韋舉書生君不如與我俱之是以應此事泄帥聚奔此遇此遣中使蘇玉賣詔去為隨州留後朱此反此將牛雲光方戍隴州欽 羽外編八卷五四八年皇者延賞将也堂前四川延賞不禮 皐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 精騎突入城寬不能禦奔漢州肝妾任氏山家財進肝西川節度使肝以弟寬知留後入朝楊子琳 達意于肝而薦之于朝請以節制讓之大曆三年誠戰獻誠大敗旌節皆為所奪馮斯聞之懼使人 西 道副元帥鎮 日大使苟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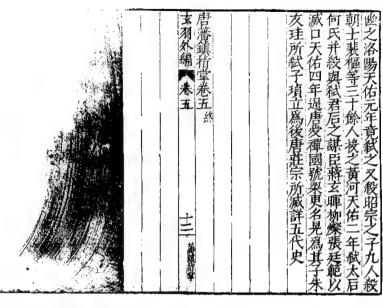
餘無所問命軍府一依章南康故事從容指為一境劉嗣屯于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戮其大將那此東川節度使以敗軍失守斬之元和元年克成都擒 蜀之選及用崇文大驚景文方屯長武練卒五千 玄羽外編 · 養五 策安高崇文以軍事討之時風將甚家皆自謂當征 思宗初嗣位力未能討因授以節復以草丹鎮東 鎮五 · 赵至受詔即行械量俱備 益縣求兼領東川上不許關遂反上獨用杜黃裳 1天子命我計平凶逆當以無百姓為先速獻婦相未敢奉薦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 南股暫將佐皆禮而薦之獨謂段文昌曰君必 公課面 八思之社而稷之至今副使劉嗣自為留後時

遠近皆 **埠能村** 宗乾符元 形南 **冠逼近**萬 後改節干 奺 度使時成 th 郑韶以李 p+ 鎮東 謀以維州來降 春氣可暖數 茶数之境上極其惨酷武宗時德裕入知政 使元額以文雅自高 若身歷練士卒首堡障蜀 效死邊睡遂授 富 年 你畫閉 卷五 田 南詔 李福 华相魏基亦為 贈悉但謀等官野官宗大 西達吐蕃山 德俗代之德俗至 相 寇西 而 單廣 駢 劉 新至劒州馳使問為道以懿宗成 作自高不晓軍 八知政事以军 何駢曰 萬人瘟積城中将成 入逐三年築成都 僧孺阻之詔以悉怛 回孺阻之紹以悉怛謀歸至障蜀人祖安五年吐蕃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 元年 中國我來 鎮作等邊樓圖 何 通六年繼 開城門 綯所忌出鎮 南 公中二 記版成 海 逃 以高 潜随相學 寫或 年 騎為 都

籌即 章昭度為西川節度便與王建計陳敬瑄敬瑄大敗 四年 有詔罷兵建不從逐章昭度遺兵守劒門自攻 玄羽迎史曰唐都闡中與蜀楼壤財賦半資之 師建遺兵奉迎盡有梁州之地唐亡 夘 **厨蜀王時李茂貞王** 校田令孜陳敬瑄自稱留後以周庠綦毋 被關東柱進矣遂與敬瑄相攻表請討之詔以 敬瑄皆令收養子建先從懿宗幸蜀有功勇律 召建于閩州 心方據閩州令孜曰 不為天下所容求西 楊師立以東川及高 節度使光啓二 E 西川館 卷五 建虎 上令四 也奈何延之入 建大喜選精兵千 寓内兼吐 一年爲敬瑄 一行瑜韓建劫奪乗與 一年授西 建五子也可召致麾下遂 川監軍依陳敬 節度使 へ與其子 皇帝 瑄 年 詔 田令孜 以 至 蜀 都

共爲獨中三鎮素不叛文宗太和四年南詔冠成都 一般乎而奈何以擊毬賭節鎮也噫 一州之地與天下抗衡建材固雄也亦誰謂智勇足備逐昭度慶敬瑄是撫膺劒閣之志人士二十一年亨清寧之福從日進中來矣 後租稅至今循思而祠之豈與脧剝

晉又大破之二·柏鄉朱温憂慣而死竟滅深即帝位定伯在此舉也遂進兵大破夾寨梁伐趙求被于晉 前副使賜名全忠三年授宣武節鎮不州黃巢攻 劉崇家崇書台屋之其母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汝梁王朱心忠弱山人初名温少孤行與兄昱依蕭縣 先王耳謂我童子必易我我簡精兵倍道趨之取威 無功克用病卒世子存動立謂諸將曰朱温所惟獨 節封東平王大出兵國晉陽克用以封疆日感憂形 武宣義四鎮克耶執朱瑄克死州逐朱瑾又兼天平 用于上原驛執酒甚恭克用侮慢全忠怒夜襲之克 州急求敢于李克用克用赴之大破果兵全忠館克 曹善過之去從黃果為盗中和二年降以為行營招 切務也朱全忠復攻路 始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何自阻 用大醉幾不免走還逐與全忠為仇全忠兼淮南官 玄羽外編卷五 國號唐存易為後唐莊宗詳五代史 存勗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令其極也 州祭夾寨以中周德威屢收 凼



玄羽外編 西之地進聞吳王而政歸徐氏矣温大殺王故將自之如無人始知瑾匹夫之勇耳隆演既立又盡取江 馬爾犯大敵未管畏備令日對顯不覺流汗公面折求折張賴時朱瑾私謂之曰吾年十六七已横文雄 無懼色盗見其書詞忠壯不忍於可求遂說温密結過當盜刺之可求曰死亦不辭容作書解府主操筆此人誾干機事請見而止之温得不出顏知可求附 君之罪歸公公其何解温曰業已如此奈何可求曰 正不敢學徐温求出鎮潤州可求日君出類必以弑 隆河當立吳貨楊及意詞吉明切蘭等氣阻以其義 聲問口嗣王暴夢軍府維當主之三問真應幕僚嚴 温與嚴可求工其子虛為弘農王建准南節騎虐 可求前密啓顧云今四境多廣公當爲主但今日未 不如立幼主輔之顥黙然求屏左右密書一 照日何故可求日劉威陶雅皆先王等夷必不服 中氏教率同列進使院跪讀之大要言渥夢弟 年顯温弑王欲於楊氏集将吏于庭列白丹厲 鍾泰章殺題 素其私君之罪楊氏乃不廢初可 漸載行足 紙為大

是不從逐其節度使韋昭度而遺守納閣旋克成都 是不從逐其節度使韋昭度而遺守納閣旋克成都 是不從逐其節度使韋昭度而遺守納閣旋克成都 是不從逐其節度使韋昭度而遺守納閣旋克成都 是不從逐其節度使韋昭度而遺守納閣旋克成和 是不從逐其節度使韋昭度而遺守納閣旋克成和 是不從逐其節度使韋昭度而遺守納閣旋克成和 是不從逐其節度使韋昭度而遺守納閣旋克成都 是不從逐其節度使韋昭度而遺守納閣旋克成都 是不從逐其節度使韋昭度而遺守納閣旋克成都 是不從逐其節度使韋昭度而遺守納閣旋克成都 是不從逐其節度使韋昭度而遺守納閣旋克成都 是不從逐其節度使韋昭度而遺守納閣旋克成都 是不從逐其節度使韋昭度而遺守納閣旋克成都 是不從逐其節度使韋昭度而遺守納閣旋克成都 是不從逐其節度使韋昭度而遺守納閣旋克成都 是不從逐其節度使韋昭度而遺守納閣旋克成都 是不從逐其節度使韋昭度而遺守納閣旋克成都 是不從逐其節度使韋昭度而遺守納閣旋克成都 是不從逐其節度使韋昭度而遺守納閣旋克成都 是不從逐其節度使韋昭度而遺守納閣旋克成都 是不從逐其節度使韋昭度而遺守納閣旋克成都

進爵蜀王遣兵奉迎車駕爲鳳所過不得進始立行用出議一天後與此難且略奪輜重請討之乾寧四年克梓州時稱帝自同三鎮化闕王建遣兵人援表東川節度使顏彦暉八英能別

淮南輔政誅李瑾事多密謀于宋齊丘

吳越正 宏取 節道 老請為州将 係盡加金紫一 緒欲殺之将士皆為之請乃得 俱奉資稱潘子 而執緒反縛以殉遂奉潮爲將軍 有王者無緒見勇略可疑者皆殺之 皆有母末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棄法也期犯者死王潮兄弟獨扶母以從緒責之曰軍中 以佐卒弟弘倧嗣吳人逐信弟弘俶 国 E 越州昌人 日幣就母遺書諫之不聽乃以狀聞記録計之 孫善事中國無以易姓廢事大 唐滅遂修職貢子後唐穆病將卒屬其子 心武天福六 川固始 緒欲向泉州以道險糧少命軍中無攜 ~而授杭 中國宋太祖時入 年文穆王元瓘卒子弘佐嗣忠 屠者王緒起兵汀漳轉掠 于绿景福二 授福建觀察使 釋有望氣者謂緒 勢 年遂 嗣歷晉漢 潮以計伏 孫文武官 為城有學 一賦繕兵

郑兼 将破賊有功賜今名僖宗光啓三年詔李茂貞討李 岐下李茂貞姓宋名文通博野人 **改國號閩竟為南唐所取** 其弟繼鵬更名利亦立父 知卒子延翰嗣 玄羽外編 師表誅首場者上不得已發讓能仍以茂貞鎮 國號殷與文進相攻閩 初曦封弟延政爲富沙 而代之自稱大閩皇俄稱帝而議竟為 王行瑜韓建舉兵犯關殺宰相韋昭度李谿 山南西 南 珠之以爲鳳翔節度使景福元年取鳳興洋州 繼鵬更名视亦立父婢李春燕為后叔父王曦娇喜虔僧立父婢陳金鳳為后李做弑之而立 西道節茂貞不奉記杜讓能請討之 河東茂貞驕倨如故天復元年進爵岐 延禀弑之而立其弟延鈞 朝大陳兵數日遣還鎮乾寧二 、月李克用入 工鎮建 、討殺文進傳首建 へ援茂貞等兵敗請 州職遇 傳示時為神策 朱文 爲聞 人茂貞抗 延攻標 進所 扫 可

其子而立之梁開平三 管身審知為副使有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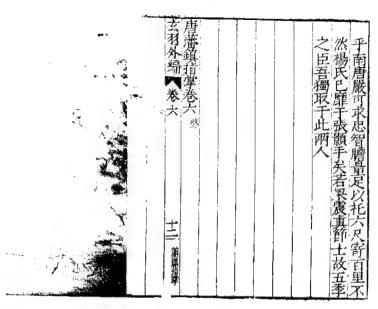
年封閩王後唐同光 猶加捶楚審知無

四年審

怨色

彦章汗德助為丞相其管遺使入**楚楚使許德助錢**營称統印唐封殷為**楚國王殷始建國立宮殿以姚** 里塔酒恣淫聞長直兵陳瞻妻美而私之贈殺建 用晉兵反為所敗天佑四年為其子守光所幽梁以 李匡籌仁恭有功克用表為幽州節度使無何叛克 從以及天平節路王從珂起兵鳳 公果人敗執到存唐滅深因使其子希聲入朝納行公一淮南兵騎而王有懼色五是以知其必勝也男 光為燕王尋稱帝晉王存助兵人 質日我軍勝矢殷問其故定貞日戰懼則勝騎即 常為淮將劉存許玄應等所攻股大懼軍東楊完 郁為謀主盡招楚地附朱全忠全忠受禪便王 仁恭幽州人 久之國除 人其子守光爲燕王初河東李克用 初為劉建封神將時建封鎮武

洞潛計立學校設選舉改國號漢號南漢品卒子襲 越王劉嘉於州人唐清海節度劉陽之弟隱以天司 嗣襲卒子玢嗣弟晟殺玢而自立大宋國除詳五代 玄羽外編一卷大 勢惟淮南嚴可求策其必敗而梁震亦以此勸 之垂盡俱欲為朱温所為顧力有強弱耳當時惟從者百萬两京階没流血千里海内豪傑知唐祚 矣祭室于土洲自稱荆臺際 玄羽逸史日唐自安史以來軍鎮久 委任孫震以兄事之省刑薄賦境内以安震日先 **社宗遇弑两國甚重此两人明宗天成四年** 人權終不能去賦役繁重民不聊生黃果 徐彦若隱卒富立梁貞明三年稱越帝用楊 八以其子從海代之進南平王性明達親賢禮 在藩鎮朝 流内 呼而 福



後為成死之九官稷尚兄弟遠開商周 1/1. 近乎整矣 下稷既為學之嫡子而堯之長兄 時計其年成在墨墨期順之外又越數十 **捨親賢遠求側陋稷尚既尭之見弟當先老舜** 白年既無史官又 長且賢聖乃不得立 子長皆取而實之 二冊况香香洪荒昌意玄譚之派能無能信書不如無書武成當代之典也且 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當代 配天两兄擇 外而有天下周又 而讓之何為不可 人自竄戎翟 在五百年

· 大史公疏略此又一證也 武之德推恩同氣始封康叔于 大封其未立功而地居懿親者 不之思耶當云武王末受命日 生有文在手 者周武 王子成王弟初武王夢天帝謂之 与用火佚之成其戲乎或時 放廣将 手將必國史書之天下傳之明哉 叔 子辨之詳矣據史稱廣未生有夢自 九者皆未議也問公承立門不服給羣公有功者

禹簡狄剖智而生高玄妙左坼而生伯陽摩 熊者為周文王師成王封其孫熊繹世有荆楚東察 常而腐儒往往以耳目所視記為 為鄭五 日参加為韓三日彭祖封於大彭即彭城四生陸終隆終子六人皆城副而生長日昆吾 不問貴願蓋近事之驗也余謂女修坼背而生小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而物乎至引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迭至霸王天將與之必 日曹姓為邾六日季連為楚姓芋氏有 祝融弟吳回代 Ŧ. 生長日昆吾為衛 輕於聽恐非盛 實云六子之世 右所生

一服中伯以大成文:、一一服中伯以大成文:、一一个一个人,对映山朋三年幽王嬖褒奴欲 · 至幽王十一 下而厲王流魂 平王東遷維邑玄羽外史曰武王滅殷服中伯以大茂攻宗馬弒雌王屬褒如 百餘年知天下必合於 儋又於周烈王 百 東而天下不復宗矣似権虚器 上流城稱共和者十四年國無主 尼大都陽九百六循環通互花甲難平 至 中后太子俱廢立褒奴子 **弑幽王唐褒姒故太** 一葉褒姒欲廢申后伯陽一期川竭亡國之徵也是 夏上河竭而殷亡周若 百五十 百五十七年 也而宣子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
 (四人教育)</li

子而順以此顯名天下韓非亦與李斯同學斯常以為魏将順用於齊卒殺亂消於馬陵覆其軍虜魏太 張後得志盡破蘇秦之從特未及殺其身耳孫順**脫**蘇秦張儀同學於鬼谷蘇秦合六國為從以拒秦而 我輔弼忠諫之士欲言而未能者顧於游戲描弄中 彈唇鼓舌捷若轉園此谿徑逈絕楓宸之右矣無亦 大智大辨而隱於伶官者乎 川亦同學於鬼谷消自以不如臏折其足而 百戸假旃者泰倡侏儒也善為笑言始皇書議欲大 到新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莊王籍封叔敖子以四 無為楚相如孫权效盡 與婦司之三日後後來王日婦言問何孟日 前為等在王大驚以為权敖復生 者不足芘也至楚莊立賢相之後秦皇止廣苑之 周東至 百谷關西至雅陳倉優所日至多縱會默 非而是之及非人秦斯先尊龍用事矣非竟以 外編 两事亦大關社稷生民而二優人則瑣瑣弄臣 :外史曰威王輟長夜之飲髡固辨士之雄所優 冠從東方來今麋鹿逐之足矣始皇笑而止 何 忠為廉子無立錐之 國之世 也欲 11 相 、黥之消 地貧困 5 之孟請 至

郸姬全以吕氏丛展氏之宗而其之党全盛一次 **华而**先者又四十餘萬即於此時生一男子曰 秦滅六國趙獨可慘長平之役戰而斬者四十公 臣不見此舉乎鄰治殊未可少之矣 業為之尾解此兩人從內亂之益趙國之冤氣所化 秦城六國楚獨無罪該懷玉而幽囚以死骨方未寒 王朝六十萬人風驟雨至五湖七澤勢 非不敢欺之民三百年後化而爲不忍欺哉魏文 典長史欲合三渠為一橋鄴父老不肯聽曰西門 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 問羣臣鍾繇革散王明等以任德不任刑 賢哉辨治者當能别之後魏文帝不亦以此三不欺 不知西門接巫之後鑿十二県引河水灌民田至 在優單父而多鄰彼謂不忍與不敢不可同目時也 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鄉民不敢欺三子之太史公嘗有問云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 風至是無秋毫在矣可為 乎同門之友反同 相我至私是威都命否也然 更也遂止玄羽外史曰此 一男子曰趙高 女子曰邯 之說對意

去病知之白收敢正其罪而大將軍力止去病竟於將軍終爲諱之諸將問者俱云無是事甥驃騎將軍 長者以此名滿天下召拜大相李將軍廣陽居霸夢 下其年匈奴入塞詔起李將軍出右北平廣請霸 匿安國下 日吾得其人矣韓安國可遂以徒歩為二 死 風此後之所以多不振也廣子敢憤其父之 於北平而薄視大將軍去終不以為確 遊儀飲酒必夜乃歸霸宁吏呵之從者曰故本 公等不足與治星 八日從之上書皇前罪景帝優招答之玄羽外 今日甲不出吾藏其族甲囚首請死安 日然即滿之無何 **(塔又泰大人賦賦旣** 千大說以為孝文園令 且去廣遠太史公口 梁内 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 人完

滋息無極大秦之 夷也而論蜀交導之尚未酷好方士也而大人園游觀之盛以開天子之後心當其時尚未盡 書也玄羽外史曰予讀長鄉諸賦子虚游獵極 其書使所忠性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 大家屋舎以珊瑚為柱 凡武帝毅然爲之而虚 書曰有使者來水書奏之天子發之乃封禪皆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鄉未死時 布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珍怪百餘城皆統於大秦出夜光璧明月珠 秦諸國其國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 巧能化 八截馬之術皆是大秦之南即焦俸之西有脩枝國其俗弄眩今吞刀云巧能化銀爲金有金二枚如爪擲之 書便帝有齊駕黃慶高太義農 琉 言苑 駭

間意相

如既

欲令授子經更為除合設儲待實自刻去忠固還之 孫實鄢陵人以明經為吏御史大夫張忠件實為屬 二婦特其彰明較著者耳吾書此以為末世之戒 拜為郎 飛煙滅女禍至此可為流涕已大凡婦人餘年功再造於社稷淫妬之婦以一朝 貨財鼓唇舌以嫉妬為能者未有不破人 殺皇后竟與子禹侄雲山 乃與家奴私通其奴横行干政女為其人 匹果爲風產竊所不解子卿之節可凝夷齊子孟之 損也予獨怪風際果境性各不移是矣然而摩鏡成 傳當時若無通國將令忠臣絕饗乎即胡婦未爲 即令漢使厚路房庭通國始歸見宣

不封後又 幺 去者飲為島節也今兩府局士俗不為主簿 而大夫君以寶為可 中若不 天而不全之就傳召而致之屬若從之即爲誠道 圖 孔 男欲學文而移實目近禮看來學義無往教道 羽外編 卷一 計身計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况主簿乎忠聞 徒会甚悦何前後 林帝前當能者長子譚次野王沒立奏皆有大 妮 鯆 之似乎部身其質安分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不 | 「新玄羽外史曰所貴士君子者能安分又能守 而往于道不油平寶之意以為遭子相師 子當為委吏皆為東田而孟子不見诸侯官里 使所能 、破叛羌捕斬八千級僅場) 人女四人長女爲元帝昭儀産中 從亦非為貧之初心是有得于孔孟之意 功西城斬叛國城車王首傳請長安 當封蕭望之以爲要功萬里生事夷狄 明經者矣 乃主薄之辟以官相命此泛泛在不知日 問題前 公嘗曰恐後世以我爲私後官 府不言非士安得自高前日 相副也實曰高士不爲 爾内侯而已 が発 (西域 知有

敬通 首就戮 幸矣而 悦民之說褒卓茂崇魯恭訪嚴光下 **鄧諸臣顧碌碌奔走未見收用以樹尺寸** 而黙識之及其有天下也際飛龍雲蒸之 坎而死玄羽外史曰天道茫茫果不可知乎以奉 氏五侯並列正色於嚴王侯敬憚之後以 京都外編 有名當世弟立與野王相代為太 鳳即 通博學高大時惟冠冕天下所共能之士各爭自磨濯禪冠於極治 觀世祖布衣授經於長安一時知名之士皆 功而 事為傅太后 小馬君至比 林近 不得同鄧联冠祭騁 惜哉 一至於此獨遺一衍文學智能不娛中與冠馮立非禮不褒擇地而行何乃父子兄弟駢 不得封侯野王等之賢而不爲三 皆以 之周 女龍貴吾家獨以賤 公康叔云立以王舅封 門死者十七 於極治之朝桓君 客與於列宿之中 人推服吾意 周儻海内 **奥竟不錄用 奥**竟不錄用軻 人其孫衍又發 八歌之 應納 其 雖 ~ 日大馮 侯 華進

裁無切 亞夫總出上目 馬廣印 不爲尚 ·非劉氏不王 (種漢景帝欲侯后見王信周亞夫名為尚可令遵作) 天帝 為侯亞夫因謝病免項之上召亞 如叔 肉 守節者平上日丞相議 亦欲候之亞夫日彼背其主 宅獎 品淵稿為能及切 豆帝欲侯后兄王信周亞夫爭之曰可今漢儒兄哉吾因解桓春卿而筆 而 孫通之阿時楊子雲之美新公孫弘之 食而 以不置節亞夫心 之語附劉歆之黨惡馬融之近 雅嚴窮後歷早 **三死玄羽外史**日五 小失言為笑柄亦過 夫心不平顧謂尚食取頃之上召亞夫賜食獨 亞夫免冠謝 第則介是舊學 **瑣嚴陋市** 亞夫豈以爲 不 市用 m 侯之何必 阻 井少知義者 剑 也 日高皇 太國無上家獨子惜何曰筯置 及此 惟節 有 曲 曲

光武因廢郭 而初 可於 東矢然東海賢而能襲清河廢布在於此所以東矢然東海賢而能襲清河廢而益賢明和二人而并廢太子慶爲清河王祖宗開際後王」との廢郭后而并廢太子慶爲清河王祖宗開際後王」 如此 相為表裏者也玄羽外史日禮禁干 禮又不能齊而逃於政之外 然禮之所不及禁者刑不容不施德在 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 然矣故腎謂問禮儀禮問公之 而陳麗及之可 三石威儀 而德所不能 加力 幾 死 先王之世比八加焉斯之謂 TIT 周 イ 浹者禮 心而 失禮 甫 死 刑 施頭 自

本年者中人而巴本 在於親賢死於非命子桓幽擊子建有戶 於始無間其東平一人而巴本 於始無間其東平一人而巴本 一大令人於悒而獨推殊恩 一大學人於尼而獨相外恩 之利分編 年者皆佩侯 記典馬衣服

亦能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霧超平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善法導達之功難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

皇前規等別在要職股肱朝廷既平并京益咸盡除邊境寧識其八而拜司徒也又推達名士

有色城陷命取杜氏見其美即納之宜祿歸以為關雲長請于曹操求克城之日以杜氏爲妻操疑 妻以漢宗室女其前妻杜氏在下呂布據下邳時使秦宜禄使表術 哭矣乃 呂后在軍中三年而無淫殺之意此足以感高皇計操之心事何殊於紹平漢高哭羽乃其真心太 踵 哀於逆臣之家加惠干發 之出祭紹墓哭之流涕孫城論日昔者先王之 曹操入都慰勞紹妻還其家人 舉豈非百慮之 夫歷怨友人前哲所耶稅縣舊館義無虚於 死干紹 將以懲惡勸善永彰監成紀因世艱允 逆臣之家加惠干黎養之室爲政之道干議神器下干國紀薦社汗宅古之制也而 如 操假仁者也既又慰其妻子還其實物不旋 紹與操工 失也玄羽外 不知探矣 而总心則 有 賣物賜雜繒祭庙 邳曹劉共 史曰盛之說 死 ifii Ë 不 圍 遂懷逆 死 127 其亦而

德望與 利 战 德之於子幹 貀 告休定省 数百两型之北征 慕裔之為 名之士 幹經義過 相 乳明 王之道 死此於裔 外 文 八定省便和高之為人 編 念城有 第 德 何 史故今張裔男子將 **两郡邑趙走一如** 征時奉帝命軍前白 進 也諸公遇 重張衛自吳歸 植 師 於亂世 馬工有餘人大大學學 /前令两 何 百見廬江何<u>尚</u> 仍底崇利如敝号 過走 村 朝 **確** 盛 系 不 郎送送 别 可 者 心神意氣雖 如 郎 而 褒思之典宣虚美哉或曰神意氣雖自懸殊而素葬 胡 死子幹何則 治 帥 能 知生 捋 正論 客各日至 足以中書 徒者 事出成都 、史讀 全者矣 相 الاز 以為丞相府長史 ŦĹ 酬答應接 文同 侃 其時若 更至 則 解深謀 孔 所授業而 百官錢 侍明 而 所掩不所為卷暇親 叔郎 何玄羽 恶 邊

亭綱目馬 可以勢力強力 耳不足為達力 所 間曹丕篡漢稱帝孫權據吳階號玄朔外編八卷三 玄 17 相 否 情質質問用而親 豫 卒衛瓘家 君實作資治 史曰 出公論 是歲晉司馬炎立乃為真禪受明天心 何 來至欲學 舊無 P 石崇家 去就俱是 捕雀而 宗家飯亦以炊飯晴地 始 通鑑 昭 昭 稅者玄 Th 香智而 於 揭書 當局 也 而聚化播之爲 拳或 從陳稿 兆 平蜀乃書漢亡中 外此 可延尉實 化 徙 也豈 螺未 旬 血 東 H 或 易取度 叔 陽 木鬼 被幾為 船 神 位. 囙 去其 狛 告

類讓又消帝短而語人 劒刺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 居端祭少弘止足 風凌雲灰風功草 ~故武帝而未有天 文功名不終其以 不由已出帝聞而譴 日 人而自預高才 非正 以市日 日揣 随筆卷

顧名之時受華生花為豆城能歸之日年踐初蒙實英段杖悲歌憶所謂古內先見者非耶江文通文章 精神聚而文章入妙人亦存精神散而文章無氣 日古不婚臣者有何點何能後雖強之婚而終未當 出天下莫宗精神散矣乃夢莫於兩楹固理之常無 後夢見別公則前此常夢矣及其將死也而兩楹之 日其妻亦自守有非常情可測者其後有劉計顧 怪者 死孔子欲行周公之道正精神之聚鳳不至圖 探懷行五色筆一枝以授之再後為文絶無美句 神郭 漢 詞淹 日吾看筆在 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文 而在進之文遂亞於淹又皆宿於治亭夢一丈夫那得到裁都盡顧見在進謂曰餘此無用今以遺 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 也此豈求治 ~才盡未幾淹亦卒可見文章乃人 、自稱張景陽謂曰前有 神與天皇 之精神 八大志 敬云弟書如騎驟暖暖恒欲度聯腳而便征西景里右軍變古制令領軍猶法鍾張也亡從租中書令三過江為最上曾祖領軍右軍云弟書送不減吾然一天然勝於羊欣工夫猶不及也王平南興右軍权 覽又繼之覽弟又繼之凡三世掌銓衡又如王倫以 數十人其官爵如謝莊爲吏部尚書子瀹繼之瀹子 吏部尚書开陽尹太子少傅兼國子祭酒子陳繼之 王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議者 女內外扇 美 当 以及於子孫并工氏以是首之後有文集行世者各 承又繼之凡三傳國師告近古所未有也 赵 道之倫吾

而 11

百林其蘭毫石至為都東觀於牒填委更倍於 書鄭黙剛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晋氏承 七志至然而於城院孝統分劉裕平姚收其副籍五經子 界造

COLUMN SERVICE LA LA COLUMN SERVICE PARTIES

釋教在東漢始入中國中國人 情為黨人縉紳英賢俱就在在北

那河陰之變朝大扼漢人重經術士非由儒學不得過顯而其後 以炎太上教者十室而九而其廢與亦若 河陰之甚耳元世祖分天下爲十等而以儒列 至與萬乗抗禮而坑焚之禍則開闢以來未自 武廢之周武帝又廢之唐武宗又廢之 武者是也至宋徽宗又廢之雖旋廢而旋轉 武卷四 千餘人唐白馬之禍亦未爲少宋三百年 一些天 当性釋氏 吾道亦有廢與 周末章縫 關將津吏過則斬之而惟恐蔓草之不盡 而中間不能無黨籍道學之禁特未去 安徐陳合而爲 其受污辱比之坑焚為有加是以 子可謂子 人所謂佛 不得 而惡之時沙鉢略染干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 共如此非我獨中名姓 公主因書屏風為詩叙陳下以自寄上醉日盛宴 飄流入廣庭一朝觀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空事寫丹靑杯酒恆無樂絃歌詎有廢余本世道若浮萍樂華實難十池臺終自平富貴 間耳後之有天下者其尚繁此而遠法年而楊氏子孫亦殘於王世充宁文化 以悽楚之情而發之篇什之中焉知有主者方許婿主遂遇害玄羽外史曰公主 **派沙鉢略可汗為可質** 有明妃曲侃伪遠嫁情 孫盡干鋒刃者已無唯

禮或以爲識各日耳目官固當特立賜蕩應聽豈來為能碌碌保妻子耶及爲御史大大見王公未曾曲 晉國公官太常卿 輔為時名臣薛道衡之子收與選部那邁之子元敬 為太常卿從子鈞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鈞子遊薦珥後孫明帝之子入唐為宰相子銳尚裏場 貴嘗曰大丈夫當敢言地要須明日張膽以報天子 上元初拜相次子 相古無有也 曰班列固有差奈何姑息耶子嗣立承慶俱進士 宗朝拜相復子湛湛子寬成通中拜相宜子谦拜相次子悟悟子做懿宗朝拜相尚主衡之子 史灌子嵩開元十七年拜相嵩子華工部侍郎 謙為天官侍郎知政事初為御史禪幼不避權 慶千長安中拜相嗣立繼之父子兄弟相繼字 衡尚新昌公主華子恒 獨不答或以爲 但但子免發 灌倉

皆然子獨謂唐自居杜姚宋而下宰相罕有過必者學自置而為之助也日其傳中往往輕必新舊唐書史臣誤收之乎又云德宗晚好鬼神事乃復用蓋以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嗚乎此當時忌必者之言而也與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玄羽外史曰予讀李長源傳見史臣費曰必之為人 徒易公主中恭尚企堂公主縱尚漢陽公主檢校國子當旦歹視膳何外處乎時稱得元舅體子仲詞尚尚書慮宗滾疾宦豎麥藏廢立者到對||最下為太鐵話鑄襲封代國公釗以代宗外孫歷官檢校兵部 玄材外編 / 作門林 者別點 **写意不類歌家進退** 行身 以來十三朝富貴福澤遂與唐相終始次 節尚西河公主太子詹事玄羽外史日郭 逐折節不以富貴加人有練即毀草人 在都南九勝邊穆宗常幸之置酒甚歡來 於家亦足相好忠義之報豈不彰明較 恩接值 定储君正

苗裔非 棄于時故并皆曰此何足以累長源哉房社之家亦必而總之曰近讀之可為扼腕矣或曰子繁無行見者之不免天刑人禍也功如必智如必忠如必高如 岂求助于鬼怪者相業如都侯而循口言之宜作史 玄羽外編 彭城劉子玄有良史才皆稱史有! 置家焉 國志毀諸葛武侯人多有辨之者長派獨無子乃 不肯子房社之賢不為損也獨 出楚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吳兢亦與差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鬻曾孫居 放史者少管撰劉氏家史及譜推漢為陸終 罪必進君相造命不言命之說而德宗 卷五 一長源平東壽作 長才學識也世 而 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而何所拘閡故議者猶謂不可见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 客等惡之竟格其藏又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 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 **蔥品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為負蔥約無瀴前而叙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 家言上蕭至忠書言五 吳兢撰國史為則天 非劉氏不紀呂后尚誰因 Ħ

可宗姓 能測魏末大臣王陵母丘儉文欽諸葛誕相繼為 不傳常論琴至嵇康廣陵散歎曰此公有深意人好琴書其書法丹青俱入妙品而以爲非急務自財利而寒素自守不為家人生產恪守先相之風 都督咸有與復之謀而皆為司馬戴父子所害 國韓休清儉為唐士第一 知沈既濟先言之矣按唐文章盛於韓柳詩 史曰予幻讀朱元晦孫史篇其云侃侃范太 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皇后云議不行 先青若皇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略崩葬日名配廟皆以后禮而獨承統于帝是有司 子滉判度支藍筦天 古之見受說於伊洛者 元册命

玄利 四席以不及 過 灰弟結果 為醋 自資料人 而 7K 創見洗 飲房耶毎見德秀數 酒館 79 元紫芝也大曆十 德秀字紫芝少孤 知情 /曲托之 知居不為墙 之慟或日 蘇源明常語 然彈琴以自娛人 京師 ·德秀而· 在 無其具惡司馬氏 至大夫生六 既權 而 九吾何要為 之數日童流能 第 言 事 母七鷹墓側 何初兄子 吾不幸生衰俗所 見紫芝眉宇使 以酒肴從之不問 4 芝 詐而! 兆康 襁 称丧親 云此 関 岩 受陸渾 題籍 知禮 瓢而 日或 嗣 卿 九日山 自以 研注 盡醉夢遊 刻 F 3 為工 池 帝老 燭與

玄羽外編《卷五十八前為道士捨宅為觀號干 陸龜家知草一見李白知為謫仙 一安使游于孔子之門皆達者軟然各有病元 一雖多而最著者又有質知草泰系張 底質物磨病貶惡太巫遊能太重若取其節 物不得其正 師也世以爲篤論 心領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恩 不在原也 許之泰系會稽人善詩權德與日 帝居數日乃寤時為禮部侍郎集 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 之不得見張 顏七呼吸折 Ą. 校淡渠執 江湖 時植 起 當賜奴婢 稱煙波釣叟垂 紀天 春

史 287-840

殺盡上官儀被誅其妻沒為宮婢生女名婉兒母游 百女主當王後果有武氏之禍華唐命而殺其子孫 云此龍瞳鳳頸雖女身亦為天子本淳風亦對太宗 西柳谷出石有牛繼馬之象魏收即書晉元帝乃小 玄羽外史曰昔表天綱蜀人 可詰者入之正史古稱天刑人 金與我那正妃通而生子冒姓司馬以著石谷 及卷六 魏史書北魏昭成皇帝名犍繼晉受命遂 嘗撰魏史事詳文約先是曹魏明帝時河 以談論與著指掌符合自以為子 八獨此可以當之余十年前作五胡指掌 中傳自楚湘歸始讀新舊唐書見行 無行人 玄羽外編四 也是武氏干 人張養正問思訂 稱其史爲穢史被 嬰孩大驚 畔防豫不暇時有宮人者宜都人以睡壺武后象既久益放縱姚內智不敬宗廟四 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内之弄臣仰人 大家華天姓改去欽釗襲衮冕服符瑞日至大臣天下事者亦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 末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故唇人 一高祖始循退避不敢至是畏禍不得不

微不可久 日至處大家夫宫尊位其勢陰水陽也陽縣取陽九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 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 亦

陽尊而陰甲雖大家以陰事主天

1

然宜體

朝夕進御者

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歲姥有越出房閣斷年男耶后曰知宮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坐帷下俯檀几與語問四方事宮人曰大家

智不敬宗廟四方日有

裁緣太宗起義時以隋宫女子進其父而齊

、且命之作此等事使亂唐社

而流毒

之其斬可圖也及酬酢既編樽豐半頃內外数治偶備之世雖則近古而不免桎梏於繁文縟節達者病 多京文途爭辨于同異之城不能相摩于渾沌之天 乃杯盤狼藉冠優遊 峥埠之民便便之俗上恬而下熙者爲然猶較計! 語促坐學白飛艇眼花耳熟此身不 酒总之時或放浪自號酒龍每東 **余讀王無功醉鄉記因懷昔年遊京師曾與友** · 吃齊齊蟾艙心恭意俠此如與古人遊子禮明樂 一飲者日用而不知乃為之解謂天賓主即席獻酬 羽外編一卷六 特寄與不忍棄也其解曰玄羽山 / 軍然余好微醺歌詞 小選手 酒德領重打情愫然稍與一豪相就不 如是余將游焉故為之記玄羽外史曰予愛劉伯 切榮辱恩仇升施順逆及抑欝愁苦之接皆以 太古解檢舊稿錄於此不敢與王生比跡亦 醉郷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 過混然身入醉鄉矣豈非 歌襟杏僮僕州睡伯 在中 人喜飲酒 何其淳寂

氏矣後人重其文童故孟韓並稱不知韓子有意於龍門永絕仕宦此三人猶非退之所擬不必論子輿 10月とおこれで、八知王仲淹上太平三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楊子雲三十年不逐官日 聖門諸賢如三省方切宣邊仕進之圖四勿請事何 孟軻之後數百年而有董生楊子雲文數百年而有 信是皆孔氏家法也師也干祿聖諭諄諄吾覩退之暇得君之願求我若後次上不來使仕雖勤吾斯未 不遇 玄羽外火日子讀韓退之感二鳥賦咨嗟慨歎悲迁 安能遊此境界手 默然难此時為然非棄耳目遺形散偷然獨立物表 知有爱憎取含至道之精香香其真至樂之極昏 倘然而忘不知有身安知有人 古者哉夫太古之風君臣上下蕩然而順憂軟苦樂 八中子叉數百年而 īfīi 以爲不脫世俗干進之態此在常士不妨予聞 目不解斯時也的 **祿藩籬屬而未出者董子曰正其**並 的然大 有人不知有天地萬物安 、醉矣其所謂遊子

百多师 重 告節度使悉以聞上甚訝之命具就將盡於碑下 一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倒其碑吏不能止乃 忠度必死也苟虚死則無以明親功乃偽祗畏若 能詳載朝廷乃易其四命改文目為文今段碑不 新校 何吏隊用枷尾拉 平淮西 稻 受節制明年蔡平命史部侍郎韓愈撰平 **兀和中天子** 其文雄古北烈斯類周書獨 功丞相而憩特與光顏重亂等 校五支為何 當 Ē

音而仰六馬之味者入 **企画郊之上** な能下 利尔外如 羽外 而悅之曰吾他日當與謝公為仍鯨厄之後子人太白得罪客淮南害渡牛清至姑熟見謝玄雕 知于馮驩上 **谷片**服義則又**彌縫** 與劉君為意思亦不討後在齊層不知所 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與墓中 而去當必有未當 好奇土則磊落非常如劉义者徒步而 、 變姓名 道去會 赦得出後流 **华**力出入市并殺牛擊大系羅島 · 禁宗師以文自任兒又拜之 · 行歸之及至賦氷柱雪車 义者不知何許 亦足笑也 下若何也 (乞酒食又面道人短長不畏嗔然 子也特人 人觀場少 好力而杠千鈞之鼎者 游 **无聘**胎 拜之後以爭論 若骨肉聞昌和 斯 八遇孟訾 一詩坐盧 الرا

紀遺骸落須遺媳園白生——大聞一人為之經而死宗此都絕故舊交遊滿天下未聞一人為之經高一表之通衢余皆過来石華其祠墓處太白寒落 至称庭 縱縱亦文上 初泡看 之爲墨葬也 間平余過時曾有句 所慮獨其然慕玄暉而欲往依之豈區區在山水 先祖志經青山遺言木遂傳正乃謀之當途令趙 宣池其父堂 於農町傳正召而訊之始知其墳墓所在 之契有非世 為陳雲之室 宅白雲崖不然黃土堪埋骨何必青山 與語二 諦且 傳正訪太自子孫凡三 倜儻乃相與十年青山之陽西去舊墳 德如在儒風 女衣服粗陋形容朴野而 為劉勒之 領之云知已投心異代諸玄雕 天地 而表章之苟有以葬不必 為逆旅古今為夢幻此非 妻两人皆編戸此也 四年乃獲孫女 亦若傳正 始極蒙古 退開都

杜甫審言之孫也審言高宗時詩 氣太白之遺風未冺也 華艷不鄙故陋與人一熊終身不改偉哉有烈士之厚資給二女玄羽外史曰此女安分實為守節不慕 爲法然并言選葬之意選舉聞之朝廷元和十二 稼穑层层两女子衣食何給電干農夫政死而 為鄉間逼迫忍耻來見不勝羞慚言記淚下范君 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率府曹屬會京師亂天子生開未仕開生甫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大 女力解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 利堂范君與諸葛今謀為益具欲改嫁二 成力乃求援他門倫先敗矣義先薄矣生 奪其志為復二夫之身免其徭役而 目見大父於地下改通之事所不忍 官至膳部宜 已昨 耶公與太白才名相将皆為古今之冠公猶有善人之深耶豈文章絕世造物忌其太洩而故 吾人之深耶豈文章絶世造物忌其太洩而故抑之死逆旅四十年始克葬子孫竟無立門戶者天何以 宗武貧不克葬亦發宗武子嗣業 滞爽門下居壤西又歲餘乃入 日水退縣今以酒餚迎 在荆州嗣 更資無以給

甫

孫以

其古要尚不知其責多平哉有以為能所不能無可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鐵玄羽外編《卷七 利外史日李杜之價今猶未定或者以李為詩中之能歷其濟離兄堂與乎此文一出李杜遂有定價玄 至若鋪煉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小或数百詞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白亦以竒文取稱時人謂之率杜余觀其壯浪縱恣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 玄羽小編へ後と 家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比近李白尚不 眉之姊也杜甫客死已久微之見遺集甚嚮慕之適 宮人皆能歌之號元才子為相三月而見點或亦娥李杜嘗對策狀元歷官清要其詩入宮禁以比管於 按元禎字做之與白居易齊名稱為元白十名亞於 隨筆卷七 仁嗣業來見欣然爲作誌銘且為叙其詩文而傳之 、張養正冏思訂 惡就肥而逐香喜傍瘦而蜂貧 蒙餐寶種種枯出絕無煙火又不似人間蹊徑也雖精金美王把玩不忍釋手及讀季詩則仙風道骨服卿雲變幻不常此可以意會於每讀杜詩字字句句 不捨見人贏困日虧虧而逾臻故天下失志之士落 與美錦今交絕托敗絮而情親無營無慮且齧且先 **子讀全唐集見李商隱陸麵索蝨賦文甚簡略不** 未見天日焉知陶鈞蒙合垢而畢集衣久著而錯陳 謂之仁吾筆此以埃明者 **欲軒輊其將能** 不解孕育候然成身常綠督而趁起因漢汗而逡巡 頭李如吳道玄譬之天文杜如五星經緯有

毛髮而即欲掛人毛髮生于人之肌膚而即欲發般索之必屠此亦有深意豆其慘刻乎彼出於人 俱道其種類填裾塞襦然而無貧賤無賢愚得之必完之夫親屬其顧友朋蓋渝而乃周旋終始旦暮與 之肌膚而即欲殘

平所謂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

向率

情也 性質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 於府舎俾與子弟講業鎮好徒步行請府門跪年 安石持其疏讀之手顫遂逐之 士後舉制科慶官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從孫祖 幾拜參知政事卒年 太后崩祖馬 三代叔百禄為翰林學士 之氣所鍾惟黃中得過五 九章卒定英宗神宗時極論安石青苗之 公當以文學名世為諫官首論仁宗繼嗣 編資治通鑑十五年不事進取哲宗 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兄子百禄舉 未萌無智名無勇功而天下 而餘子俱天誠 H 人蜀何所 亦賢 稀

與韓 帝記諸懷姓者人 諸帝皆其系胄請修胎養之今且 著為今臣考尋世次帝八子長則和帝而質安以 、與富公同在政府時農智高階廣南州縣失城境遙爲聲援韓公敗任福死始服范公之先見 釋而富公猶謂曲法及守青州甚 祖之 顧其 這 大 聖此 仁恕韓氏員後之福豈不宜哉范文 都門有古且無入富公大疑駁統 将任福動十萬艰范公聞之即勒陸韓公欲用兵范公欲養民後韓 未有嗣億孫韓宗彦上 手滑行及我華安眾中令以懲方來范公不從富堅 得民和頗 一言亦不 職公之 之心安其子吾将安之而又以最難負荷者累之一也天下大物也其負荷實難以尭舜之聖兢兢業業未始不愛其子其實堯舜不傳子正所謂真愛其子未始不愛其子其實堯舜不傳子正所謂真愛其子 者以爲天命所在堯舜莫之能為又謂堯舜公天 利外史曰竞舜有天下不傳之於子而傳之賢說 大師欲流菊表純仁田此路自乾與以來期間里朝不以言語文字罪人確亦大臣所犯不過有蔡確之獄太后必欲宜之極典而純仁 通於天地矣又蘇氏兄弟俱以發策問得罪 來吾董開之恐自不免事雖不從而純仁一 刀收之平日與轍不協至哲宗怒已巨 測 見

然其尊貴榮富殊絶於世好雄獨有覬鼰而爭奪之中為君夏商之後風氣漸開君享萬方之奉以爲當既勞心焦思干上而奉養不遠於聚庶故人亦無樂亭茨土复穀竈之味在唐虞且猶未改上古可知君 省之惠帝周

玄 莊刘談不盡空玄左馬班楊做不 頓其裁成故天地 則萬物中之 盡古人當先為 地終不能測其涯故五帝二 地終不能測其涯故五帝二 地終不能測其涯故五帝二 也就放道則為 金也故造物必以為 逐日為天下笑者也秦皇帝 懷無涯之憂弗遂則怨尤生 功業周孔程朱統不 高安期生之屬而為神 玄 和外 有萬物焉横目跂趾 桑田盡子孫萬 中之金躍而自 四 萬物終不 故性 亚 而 訂著 而而不 西壅之彼而决於此豈非水失其生而尚而大帥威權既去莫能禁樂強胡夫塞之 而武氏 禹承堯舜無可易复后氏忠版而湯以質收西壅之被而决於此豈非水失其性而禍不 涪陵熊定少學佛後學易干郭曩氏自見乃 質敝而文武周公以文校之此謂以聖人 日崎康時在洛金兵入不山有岩師友遊詠其中出 Ш 師世傳易學定後又學於程頤頤貶涪實定 于郭而 得易已深則德 而所得之深實自伊川後傳於馬時行地曰熊岩稱曰熊夫子而繪像祀之定 易李宗如给芥宋藝祖 名旦讀易洞墨薦

P 人而繼聖 何 也 ★ 287 — 853

玄片

画

東 可

而 鎮

言平 漏 盡能嚴

武 封 致

黃帝得風后力牧此两人 一而問則日 名求而得之即以爲相其後殷高宗亦夢傳說 知所 陽皆失位兄弟為然有所省翌日 冊就視之乃易也欲凝議致詰 程頤頤日易學在蜀滋性 字 易 者 也 商 辛 歌 六 氣 不 。 見此等單个挂冠芒 而 雖暴其若 如五 則師友 臣 自見帝亦何從而 之不謂帝知

一不詢四丘不問左右 下僚無複別門 即 中居嘉何人 史 287-854

魏晉至唐採两焉者二 有外編 為君之道縣所未知假令獲國魏亡 可謂明也已矣 1 于玄羽外史曰 以來選資業唐宋至今由科目不不能遠過自漢至今無比也受不能遠過自漢至今無比也受不能遠過自漢至今無比也受 三之資而已或者又曰漢之武宣明章三浮華君縣臣韶上下春酣则風雲月一得志逞聰明負才藻謂天下不巳若 、章文系害於治而子論子 文章至曹子建豈不敏而贈思 自有道文景恭 回 不已若必熟 前章唐之 論 子 机 力行 露足 徃 者固 或

夫子枚先生之屬各呈其技於是經生學士賦客雲之志久之以補文園令而已相如既幸諸作者 武帝亟召之再奏上林大 獨見此意有人 目不知書如後唐明宗董猶能保死賊手或辱為俘囚曾不若傳粉 漸朝廷而帝所倚以托大尺之 不學少文之霍光副之者養馬 个得與斯人生同其時形 為俘囚曾不若傳粉大家終日不言 諸子燕旦 者亦嗟歎其妙以為不可 此臣鄉 人司馬相如所 **佐南俱有才藻乃** 內庭一降廣也 時蜀人楊得 士賦客詞 史 287-855

个精其用大驟類能禍國又與晉之王衍唐之房琯宋之 **凑也日飲賓客以醇酒上** 公清淨不擾之說進平唱 议征 **昨韓在相位有客袋** 年史無可 為客以 伐推 地寒落而死令學士大夫咸謂賈生、悅慕其言然終謙讓而未遑及實生之治文平時買生陳說制度而絳瓘 X平市已7一行者各 宋之王安石皆美器也其然而國已受病矣此可與智 疏萬有 何必深訾絳灌哉 陽虚 問論治 ut. 其繁言此 £ 事不便大臣必 者言 出 為房柱也然文章遜處 度而絳灌 師 外所 萴 烏江我 名海内

今以六年是成功之易 新進之輩為 **定廣而後驅大元于漠北其平局江我** 太祖先據金陵而空冊定三秦取代取魏取趙下帝一次三秦東代取魏取趙下帝 數也兩主各提三尺納不與我 朝太祖高皇帝耳 之士多不滿於劉公予謂裴行 六一種懷抱也 "不所役多敢" 八再 简仲 世烈日此子能詩的 同 下燕夜 其平 太祖補 也 定两 淮取漢取吳取野衛而後處項氏五 胡元之 1 高 同 祖先據 乏汚穢而 lth1 無見益少年 他 **学**之 计 修 留 廖 四拳 至 而

整肅此 氏海馬 羽 王信 盛 有 呃得 必親行竟殖流矢而 爲外 損益 加 聖后賢明 亦 ū 悼凶虚 八巴過而海宇清寧過漢之 三不如也我 事漢刻 金厩 抵襲秦我 而: 同 述而 有如其面好尚趣舍各有肺腸易牙 百代 干載之長昔漢至元成已 免其獲節 巻ス 即當有卯金四 無站缺 得天 建下卓有姙姒之風家法森嚴 幾危劉宗高 紀綱法度鐵悉備具此二 罔問是杞人之所私 仙高 有成是時信起了 和反是時信起了 亦 其用 · 祖享國長久儒西西祖晚公震極日子 朝與漢同者五漢不如者 即有白登 也 用 貿 百之祀據不如之三 祖明知之而莫可奈何 國長久儒碩登用監視公震極日不暇給規模 而 漢祖 慰 獨斷于是 F 運其後 曆所不必言更 不及 HI 而 全盛之福 國 我 同 祖 無陳 也 艮將 稀 太一祖統 反 没益量 論議而定天下之子奪矣弄舜禹以其身勞天下 玄羽外編 北亂 黑瘦癯胼胝以為戒易曰湯武革命應于天而 之好尚而必天下之 之高翔魚見之深入麋鹿 分 之正 其書當廢至生平不 古以 容不避其子說者 死名於首陽之下 當時以 則 為美談而高 口然言有棄入 仁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禹 之皆從矣又不可入際理見之央問 一談命

之言矯誣之書有披誦盈尺即 **對子無有** 及者而 1楊子雲作太子名用人多以為 所以

一過其目南

亞聖之

美而

徊

艇

所其種於

相

而

可以 縣

夲

固

不可以

盗蹠死利 讓國光於泰伯

陵之 Ti

世之士謂其

何其不

度而無耻 以身殉

夷齊 名

E

E STATE OF THE STA	比面赤干夾塊生人	海軍長へ終
爲難矣予每	諸子弟及諸女	
少蓝多出手绿而延之长紫三十乗與夫惠子五車者何	過ぐ至った延さ乗り間候「萬神張言空」	
だと以進	使取三館闕書三十	
回居臨濠聚書数禹卷景德中	澤者知建州代	于江湖吾安得知希之人而與之論相忘之道哉
一圖書之富無過田氏又有豪州	中秘及編遊文士圖	先隱其的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又曰魚相忘
老無重複者蓋魯直過而數日		言昭昭乎為的于天下誰不彎子而射之欲去其射
人田偉者家于江陵作博	謂盛矣聞朱初有燕人	藏之不生未之有也夫名猶的也自古聖賢懿行佳
餘卷吳縣葉夢得至三萬	鄭頂所藏者幾二萬餘卷吳縣	有
一	本羽外編《卷一	文羽外編《卷八
宋之世而其時錫山尤豪	八十六卷反盛于前宋之	而猶且簸唇舌弄筆墨以致雌黃光生同其時比看
配間中無書目得四萬四千	千五百卷南宋淳即	草程或垂萬古之軌則皆論定於先世昭晰于方來
八卷昭德晁公武家則有	萬三千一百八十六	大以上所論或神聖迪哲或碩輔名賢或立百代之
一卷而邯鄲李若谷家乃	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二	長為淺陋疏略而鄙班氏為蹈襲者固不 一而足也
六百六十九卷其史 信 書	臣所編次者合三萬六	陳壽之談為更甚又有疵左氏非國語點公羊以子
宋氏子考崇文總目學士	自昔稽古好文無如宋	足信崔浩亦一時後傑而甚發之以為不智豪謀比
	書藏	要至段之如虎而陳壽史日将 客 不開此舊務書不
里人張養正問思		也諸葛孔明三代道才司馬仲達一世之雄與之對
眉州張大齡玄羽		剪之為經而到默之曰予讀雕縣方見其在死其宜
玄羽外編四十三	支離漫語卷	吳龙僧王誅有除罪離縣之文三百篇之亞也後已

禍家國 可熱心可寒似亦高識之語既而誠之發遂失 梁秘書監彭城劉孝綽宋僕射 玄羽外編 子當喜李易安詩文 一胡笳十 與草木同麼 女易安雖各具才學而兄弟之言 氏益近古希 漂適徐非者文尤清拔所稱劉三娘者是也奏 彭城劉 /女琰安石之姪道蘊孟堅之妹大家李去非 文君聰慧無比尤善知音文詞傳世 班姬徐婧辛憲英曹大 八拍雖膾炙人口終不可令孟光華 落江湖以死嗚呼令易安 特甚易多當上以詩云灸手 世亦宋之間人初嫁趙丞相 詞更新清倩羅綽約 戸

王王龍原死于酷吏蕭額士死于逆旅顏層公死一青運死于水縣實王宋之問儲光義亦死于刑陳 自不可誣也獨喜去 遊而河洛之源有自松與屏山厚善而考亭之學厥 而清流也此不可以尋常尺寸論矣 更造于处是以獨步一 宋大小文旨是微獨文翰理性亦然珦與孟叔交會也義而有獻也大小米大小鮮于皇朝如大 謝非两朝絕唱平迄今誦之猶今神搖氣 至其青出于藍乃在竿頭百尺要之箕裘所本固 公盛唐詩人 (士命)薄 退福二陸康樂死于刑宣城死于 以獨步一時微獨詩文書翰亦然繇而世昧子嘗爲山壁水怪者山谷祖之而 名庶慶曆二年進士其詩文尚竒、皆知之乃黃山谷亦出于其父亞 、亦多不得其死王子安盧照鄰 一座詩 蓮 m 五

審言眉山

玕山著書名琦玕子中稱方國園國有手無足 元次山結作大唐中興頌一時文士共推之管 幽門對土而已又以疾廢著作五悲文自號幽憂子 無手國氏百國其就甚怪不足傳大 不遇 芝朝江都對天人而渾醇之資終未當乎 哉故楊州

語意不下歐公如云江生突兀揚文風千市百怪難矣近世江孔喝文亦如此王孟澤當者長句嘲之其為已出不剽襲行斷欲學盤庚書讀此可想其玄前獨去無古初窮荒探幽入有無一語詰曲,斤盤紆孰級之云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來宗師文章竒遊人不能句常作絳守居園池記永 李功在安陸州皆給五食于 流俗同讀此半篇繁見竒怪李子鱗人亦 索上遼肯或與神明通求 幽索隱苦不置 類博物豈惟精爾雅識字何止過楊雄古 壁間號為五客堂 過楊雄古心已出 加沙 玄羽外編 各餘者未傳予因而足之 浮意李延平侗友呂東來祖謙張南町為兄時畫八卦靜觀之及長則師劉屏幹故漢人語好學多推邴生朱元誨自賴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逐

亚事

韓退之子衮狀元及第而退之卒不得舉宏詞科 展五岳爭久近彼文甫蛟蝶不啻矣然此其小 識者凍之子與豬講明理學做齋白沙二派皆出其 言寫逐發死而以定難開茅土明道和學官 之司成成化時餘姚王華狀元官大宗伯两公人以 明典尤重科目哉 建文特崇仁吳溥會元 不舉落魄儒生耳今億千萬年老蘇子直欲與三人說明允能在故令天下知有文甫也乃明允則屢明允仲兄渙舉進士歸明允更其字曰文甫而爲 名齊山手而其誰識韓衮何物然此其遠者也 英顧聘太子師友不就華之子守仁由主事首 支離退節

謂無後事學豈知古之學者自少至老称無息有 學受春秋于梁寅兼通五經以弘濟自任靖難夫 鄉黃子登少有重名管受易于歐陽真受誓于周與 峰三謁吳專君不得見是也萍 第便 目解元 立德百世亨之不盡此語度長較短似不脱勢利中 味而用以解其無聊兼作進修 朽之業別有所屬而不係于 而專華以子故時亦及之此其科目 一生學者不盡予亦曰立功立言所屬而不係于科目乎此俗之言 一匹礪云 洗淪

是問有武云概弘箕服實亡周國二物禁甚嚴適而流溢不可收官女遭之有叛産一肉毬棄之野 夏秦龍氏所秦之龍遇有漦夏王命藏之篋中歷百 而商而周近千年未之發周幽王初立欲視之 肉毬棄之野先

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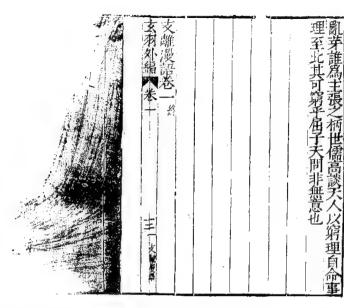
以夫子大成之聖其師不一而足况象人乎

人讀書科知章何即心視前重級倖

帝妃實孝元皇后也姪茶代漢因綠椒寢而王,與地女孫王政君生孝宣帝聘為太子妃太子,孝武時繡衣直指王賀孫翁孺徒居魏郡正當 **杨葵如響幾先若神天有意乎其無意乎以為有意** 亦尊臨三朝夫此两事一在千年外亦在六百年外 進幽王王嬖之國亡東遷又周之中葉沙麓山崩晉自肉毬中出奔往褒城育之長大容色絶世褒君以夫婦鬻此器于市者有司捕之其人逃野拾女孩質 之曰過此六百四十五年有聖母生子 當其時 此後

支盤设施

本羽外編四卷一



支護原語 不識其何名但稱韓木土人視其花之疏密以下登墨花科第兴盛韓文公貶潮管千金城山植一木今王右軍爲臨川内史作宅新城遺有墨池至今池有 科多家看山三蘇祠中有二 名金龍池此 一巨卵歸而育之出一嬰孩字曰橛兒年四歲有神龍不可得也晉太康中平陽有韓媼者常于澤中獲 扶嘉生而通神項王生而勇冠千古高祖生而繼虞爲汝成之一幸而生文帝自古聖賢之生與聚庸異 智劉元海修平陽城不就奏能城者檢兒應募身化 玄羽外編 卷二 夏商周之統孝文義與殷宗周成王埒即不 日妾夜夢黃龍據其腹此何祥也高祖曰有是哉吾俱滅于龍平古今傳記未必盡誣也薄姫言于高祖 以易志在扶翼賜姓扶氏爲廷尉食邑朐肥令 八蛇前行令韓媼以石灰記其迹城成奔入山使者 留瑞 穴有尾數寸在外斬之而泉出遂戍大池 與扶嘉助漢祖意同而身不享其報 一池遇大比蓮開並蒂必

開拓既久頗同腹裏不似性時所謂大法場小法場 相同而諸名公詩記往往符合非有襲也衛南與中衣就惑聲揮扇未應風障得全無按四州之候大略 人著綿此是嶺南天氣候日中常有四時天陳亨伯而襲茂良記端州詩曰晴雲當午僧揮扇晓雨生寒 祖聞而義之賜郡名漢嘉隆準祖 多而不朽之文名世之筆尚不足河之耶天乎抑人乎孰主張是也無亦諸公取造 而義之號其郡爲義陵公孫述據蜀犍爲不肯從 **蚁**炎近日縉紳無速滴之法止于 心稱其地早温畫熱晚凉夜寒一 雖欲不爲帝王不可得也 羽遣英布献義帝武陵人哭于招屈亭下高祖問 一記連州詩館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桂 寒暑而宋唐二君子得罪者悉投之甚于鉄 人可謂浩湯之恩且預外人法止于華職開住雖間有 日之 日而四時之氣 間氣候殊朝 物之氣器 謀 顯聖受五戒其宮字俱神剂造三日而成荆州上 **冝而子由歸又與范吕同在相位果如道士之言更** 玄羽外編 · 元祐諸督受貶制辭又出子廖之手子厚素善謔 門其不幸亦同然吾聞章子原念東坡貶已制辭 東坡擬儋州取儋字與子膽字近也干子由擬 子由其未艾平既而子瞻得量核汝州無直卒王有益棺之象魯直其不歸平軍子有雷雨在田之 世里 一識也 -也有道人言曰儋字有立人 神剏祠宇 六口去作宜州夢竟卒干宜人以為職秦 今梧州府藤縣皆有詞云醉卧古藤陰 今慶遠府也當許琴岩禪師詩

史 287—866

九炭山有九井汲一井而八十 破秦兵等割天下佯尊懷王為義帝務道英布紙故請盟秦末天下共立楚懷王之孫心爲主項羽 道英布者顯伏法似乎有幸不 百里内是亦大報應也獨當時造膠升者開漏誅而 数羽之罪因而滅之蓋弑君之罪無所逃于 外編 事有可以理格 亦楚子沈昭王處高祖納董公之說二 速引之而服楚漢人近仗之而滅項至于 昭楚義 暖井崎督極寒寒水俱水此 数百載前而兩土被禍之慘則在數 知引而責之整雖不服而其心已 八巳弑其君而不能討也至齊恒 者有不可以理解者吾 八井青動林州石地及一井而餘井首 也而亦身 英布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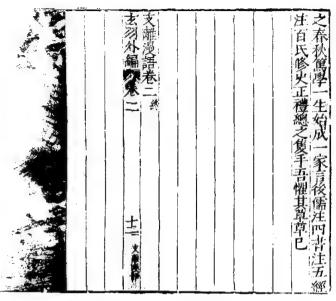
ķ

入字執自即 官是陵鄉井每有世 大量石炭經濟 **本尚存 孟**瓜之 へ事刷子 雅 騰井 中縣曰無地氣其端 國 비 鳳 蜀孔 獨扮 12

卷共計 較河次 集四卷應記 士學官不能 侍郎尚書左丞卒 四丙

獨少讓馬不知地氣有衰旺耶人事有污隆之文蘇氏父子並其美彬彬蔑以加矣在我 发 兵二十三卷杜華老字起華眉州 卷照通鑑本末條例為前集四十 少漢馬不知地氣有衰旺耶 孫官直秘 川子叔融眉州人皆著在你官直秘閣所著石小門 卷行干世任盡言 言逐論 、营著朱朝治迹 魏集 紹典 四 盛自 續集 伯 郭佛 庭

吾太自子瞻復生彼安敢崛強乃爾嗚呼岷峨江 謂愈後古平市卒不聞有一蜀士與之 壁皆置筆視抽思十數年僅而得就古人 仲長統作昌三未竟而亡 修嚴失武耀左旗期以馳騁中原而齊音強 詩書則剛于禮樂則定于 春秋則存之去之不 言左太冲赋三 著作非 九席牆 獨楊且 班孟 國 万且 故



大也而成安以此減身詩書何至于害事而漢高果 大也而成安以此減身詩書何至于害事而漢高果 大也而成安以此減身詩書何至于害事而漢高果 大也而成安以此減身詩書何至于害事而漢高果 大也而成安以此減身詩書何至于害事而漢高果 大也而成安以此減身詩書何至于害事而漢高果 大也而成安以此減身詩書何至于害事而漢高果 大也而成安以此減身詩書何至于害事而漢高果 大也而成安以此減身詩書何至于害事而漢高果 大也而成安以此減身詩書何至于害事而漢高果 大也而成安以此減身詩書何至于害事而漢高果 大也而成安以此減身詩書何至于害事而漢高果 以不事而治安孝武則以表章而虚耗儒術何至于 與文皇未是禮樂光武不任三公皆有展于古道而 與京非才超千法之外者譬之文章有要之春秋傳風平之 與京非才超千法之外者學之文章有更之春秋傳風平之 與京非才超千法之外者學之文章有更之春秋傳風平之 大下有才有法妻輸之明巧才也而规矩法也昇之 不力才也而穀率法也然有才與法而相稱者有 大下有才有法妻輸之明巧才也而规矩法也昇之 大下有才有法妻輸之明巧才也而规矩法也果不得行 要於 與京非才超千法之外子说世作者如片黎宗孟剛 是一大公司, 是一大

支撑及器 後宗右車未有不以書法段其書才者最長史獨 郎等上至干嘔血後二王學鐘梁以下學大令唐以 臻妙境此亦非才超法外而能然乎鍾司徒暴蔡中 知端兒江蓮筆起止或從居落或從足上脂所至即然蓝至顧陸僧蘇入妙矣而吳道玄獨恍惚變幼莫 捷至潭州報張魏公魏公衛日出侯神第也兀木從 戰多不用兵法宗 追望其才欲教之 陣飛辭日 強為如拉枯朽即拔山益世之雄亦竟與倒于第中 斯代王兵家忌常縣忌老師忌深入彼自定三秦以 與之戰亦足使赴水火得地者不敗而彼行背水陣 玄羽外編八卷三 三一文書為楊八據洞庭衆號百萬公定策以八日擒之果如期 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 而具能出來所以曾得面拘之裁後來去武移每 來印詞三萬人滅魏滅趙下燕彼齊兵勝遠關推諸 准陰用之每張為干法外烏合者多敗彼驅市 公為之大働故才超法外古今惟韓岳二人 五百人而王善梁成等各摊數十萬衆望風逃 起即用杨子馬捲南人 人如風掃發葉而亦困于 心當其時所 人技藝亦 庫

个月 央雌雄不知里竟如何予謂終為准陰所靠耳第 程伯子一天心楚霸王與淮監侯各提十萬聚對壘以 出開官嘗試論之秦若無沙丘之記安得有望夷之 坂漢之衰也無大失德唐宋亦然漢以強臣唐以強 下數千年敗亡如出一職餘子口臣官多 以趙后曹節王南仇士良田令及童贯等數 分布天下以制元元之膏血而以瓊林大 刺虎然當准陰 史 287-872

英雄亦林心而破膽不得已遭武陟約共分天下鼎長驅席捲天下乗勝遠關鋒不可當楚羽自謂振古 烏千不亡故羽之命懸于請兵之一言而决于高祖羽之授也手足已削還而絶糧道則又潰其腹心羽兵出楚人之不意取魏滅代仆地下燕而破齊此皆 陽以滅楚皆惠斷數千里外越十數強國如譚無 准除受壇而論天下之勢有如觀火下壇而連百萬 思之亦與之遇者無對手耳彼三秦王皆奴才豹歌 能聽信與高祖謂之千古 家有如破竹 陳餘田橫名雖重亦不足為准陰子身及與為 信無對手 木亡故和之命懸子請兵之 而又卒如其言誰謂提十萬聚相持扛鼎之去 不若留耐敗能忍之高祖以當横流而提輕 非虚語真畏其鋒乃信何以至此哉由今 出而即與楚王角想亦智 秦之後遂請三萬人 舉于飯糜爛而後請兵 六 夫難遏語

後意比管仲取其尊王也比樂数取其後離也春秋 一本性割據問室如將處之灰不足噓起來會三吾皆 一本性割據問室如將處之灰不足噓起來會三吾皆 以拒虎很之養樂生起而輔之彼孔明自比管樂 是有與復漢室之圖乃于比擬間徵示其意而說者 上度才有較量淺深而于古人心事毫未窺其所主 上度才有較量淺深而于古人心事毫未窺其所主 一本性會疾夷三族世皆云無後矣而子會廣中人言曰 在內外人。 在一个大人。 一本性會疾死之後而召公文王子武王弟堪襲之 其於有後 一本性。

秦之上形已次治六籍不焚諸生不坑則扶蘇不去 在右而斯高之邪謀何且發始皇死太子立暴主 世也奈何書焚儒坑扶蘇去始皇病家教遺而斯高之 世也奈何書焚儒坑扶蘇去始皇病家教遺而斯高之 於諸生骨未寒而嬴氏已無唯類且并斯高之族亦 一介士徼倖際會即親 國憲如故紙視民命如草 青龍官猶馬籍經神富厚勢以奪人良田美宅自謂 上天瑣瑣而已有黙等矣 上天瑣瑣而已有黙等矣 上天瑣寶而已有黙等矣 大都外編 本主

由能臣魏之荷文若

亦大矣名果可以死沽耶或者又曰景略忌夫景略雖漢唐定國之士無加嵩或者曰文若沽名夫死生

考終固知魏吳莊齊之不能一天下矣。 忘中國哉吾於二公乎有深悲然是四子俱以 何其主已亂非為身而忌也臨終数語區區 念書

臺下池水皆成血宋文信公遇害其日蓋晦百官秉草至今股紅如血刻之復生齊樂陵王死于凉風臺 以朝者三日元君臣大

傳称長弘死三

爽也世之 長弘血 樂禍皆亂者胡不取鑒於斯 而素宗先滅徐世勤進諛取容以陰助武

石不足怪也漢宋央官鍾室传址乃准除疾死處其 年其血化為碧此精诚之極 可貫金

國南京先是姚廣孝密請克城之日用方孝孺草詔 晌信公精誠固宜如此華除二年 **喜**大主索羅丞相初獻忽霹鏖一聲徹木主于空碎 玄羽外編卷四 封世祖下韶封太師信國公中書左丞相命王積翁 公情誠固宜如此華除二年我 成祖馮難兵索羅大駭伏地韶改宋封二字乃開霽血雨半

世之敢為非常之事者多以天爲茲茲自謂人

於發機秦昭王五十七年滅問是歲漢局祖生深武

天且弗達不知禍福循環每相倚伏善惡之報速

玄利外編八卷四

史 287-877

懼以問張真人真人請加

臣亦有之吾舉其若者吾賈先主弒高貴鄉公以之在外者也隋文帝滅問子廣生朱溫篡唐子友之權初建太平之業而武氏已生二年矣此猶紹 下始平是歲武氏生太宗以丙戌年殺建成元吉

如有苗不戢好禹舞于羽下之不煩兵也自犬戎入而陰陽定位中國居內夷狄居外相安而不相犯即 東晉之世瓜分其地而君之益曠古又 將出塞至漢南無王庭其後呼韓稽額處之內地曹 中國逐幽王葢曠古一大變素一六合蒙恬將三十 中國夷狄其僧天地之有陰陽平聖神在上中和致 等記小傳如范張雞泰王粲登樓信女離砚趙禮談 有天下胃頓蓄銳已久遂有白登之提武帝槍之道 補輯藏經猶存有遺像廣孝才智伯温之亞豈尋常 肥馬丹陽度任風子三氣張飛等曲俱稱絕唱有快 玄羽外編一卷四 意不仕者斷其右指標屠沽中人不能識有高飛遠 招提爲行童燕邸分封北平自請從王仝齊河親王 並 他人從烏道鮮甲等西晉永康中廣乃雲擾中國 禿師耶 俱以褒竒深自藏匿姚廣孝幼亦避亂隱齊河 欲盡滅胡而秦已先亂楚漢之際中國龍鬭漢 中國夷狄 國初稍稍顯見金野峰復見心諸 大變然四 支離波語

古今如所傳天機餘錦陽春白雪等集及琵琶西府

禮如枘鑿而累若符契此惟冥心者得之孔子所指 荷不至德至道不疑馬道德經云失道失德失仁 義而後有禮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兩聖論 玄羽外編 生所深望於今日乎 而陰陽定位者億萬載無替矣嗚乎此泰道也保泰玄羽外編本卷四 爲中國者已二百三十 其九高宗商渡金人入據其八華居其二元世祖至居其四夷居其八周世宗至宋徽宗夷居其一華居居其二隋唐三百餘載純爲中國晉滅承延後晉華 自晉元帝始近千昌明百八十餘歲夷居其七華居 其三劉裕削平僧烈華夷谷半齊梁東夷居其 老子所有之禮從其末流論也衰世之禮也雜道一禮從其本生論也遂古之禮也合道與然而言之 道務使無毫髮之失使夷似 ·莫之為而為耶我 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而絶/地華夷选主此何以故豈其如陰陽二氣來除交帝一百餘載純為夷狄自音以來堯舜三代文物 化老說禮 我 聖 人 之 大學矣嘗試以中國為一 道洋洋發育唆極而有禮又 無毫髮之間可寫

及知已難一点之知已为千克》知民尤難之難 亦有非非國語子雲之書當時以為絕倫後世尊之 亦有非非國語子雲之書當時以為絕倫後世尊之 亦有非非國語子雲之書當時以為絕倫後世尊之 不得孔門表童悉為隨聲附影者突柄予鄉張相高 來少年預音氣尤不信佛晉子招提親金剛般若明 文學一一大文章表為隨聲附影者突柄予鄉張相高 一文書為 無矣何論之有張大悟乃定心內典深勝前事自謂 「大祖、 等學問未必無張相之悔 李學問未必無張相之悔 李學問未必無張相之悔

> 左羽外編四十六卷孫進本 明張大齡撰大齡眉州人凡史論四卷首正統論 言十八卷分二十四類雜采史文斷以已說又晉 言十八卷分二十四類雜采史文斷以已說又晉 十六國指掌六卷唐藩鎮持掌六卷皆抄揚晉書 載記唐書藩鎮傳而成隨筆八卷支離沒語四卷 蔣陳史事大都穿鑿附會無所發明其論正統欲 評應史事大都穿鑿附會無所發明其論正統欲 評應史事大都穿鑿附會無所發明其論正統欲